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

1917年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

简体典藏全本

新青年

第八卷
第一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1920年

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仁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1923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3年

在广州改为季刊，瞿秋白担任主编，
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6年

因故停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第八卷
第一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 / 杨宏峰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7-04748-3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409 号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第八卷(第一至六号)

杨宏峰 主编

责任编辑 刘建英

封面设计 陈冰融 张 宁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1.5 字数 79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685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748-3/Z·147

总定价 8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滥觞，是以1915年《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之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之结集，遂使运动风靡全国。《新青年》是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要阵地。陈独秀创办该杂志时，正值民国初立，北洋军阀窃权，二次革命，袁世凯抓紧称帝，《二十一条》签订，定孔教为国教，等等。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政治状况一团糟糕，如何重建政治基础，并为之作出合法性论证，在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大有市场，《新青年》可谓适逢其时。其中，《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直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入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一代代学者直接运用，被一代代青年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可以说，《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承认，“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基源，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之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我们不妨看看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是怎么说的。他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

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接着说，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又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243页）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两个权威性之话语，说明它们已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非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夜。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天朝大国”之迷梦，对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也造成了致命打击。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向整个世界，在恐慌、震惊、自卑而又自负的不平衡心态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与知识。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外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尚有其内在之根据。事实

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之挑战，而是内部传统之危机。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是在中国历史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外部示范之双重制约下进行的，这必然造成现代性的复杂性。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理性法则建构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主要是在个人主体领域起作用，“民族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外在前提。一旦现代政治民主以假理性之名行使专制，造成对个体空间和文化的戕害，现代性反思者便会站在人性自由之立场予以抨击，以期寻到有效平衡，重新激活现代性的生命力。中国则不同。由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重新论证社会制度与人心制度的正当性，“中国问题”一直左右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这种论证大体涵盖了三个不同层面：在历史层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走向现代化，在国际间不平等竞争中如何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理念如何协调，民族性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之意义层面，个体承担与意义之有效性如何落实与维护。此种“中国问题”之思维，积聚着种种民族性之情绪，一再延宕着“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之转化，在民族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紧张。故，中国之现代性问题就变成“救亡”与“启蒙”（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的双重变奏。民族国家之独立与富强、政治民主化之追求与设计，被当然地置放为现代化之首要目标和考虑一切问题之基本前提与立足点。这种现代性之两难处境伴随着早期现代化的整个历程，从经世致用思潮与洋务运动，一直到维新运动，莫不如此。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逼拶日甚，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新运动。虽然，这些不同阶段的革新运动由于受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之制约，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换句话说，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对中国困局造成之总体因素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改革目标的不够完整。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运动之发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的，如洋务运动追求坚船利炮，是以器物层次为改革目标；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之革新目标，一个又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之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觉悟，才触及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说得清楚点，从洋务运动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历次挫折之反思，中国人对困境之造成，才算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当然，在中国，民主之诉求归根到底仍然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之愿望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之愿望中产生的，因而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目的同时也是在野维新运动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在现代性之根本目标上，这两个革新派是没有分歧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他们的民主理念并不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维新运动推进了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的“科学”观，由以发展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自然科学领域进一步推进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由于其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与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故在其实质的意义上，它仍然是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其主要理路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政治人才进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科学与民主两个概念的极为特殊的错落关系：民主理念是包含在科学理念中而存在与发展的，科学（主要是数学、自然科学的理念）之普及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理念之普及程度。此种关系，改变了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真理性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在维新运动知识分子那里，民主这个概念也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现代政体形式的民主与作为传统的“民贵君轻”意义上的民主。直至今日，中国文化中的民主这个理念，仍然是此两种意义之混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贵君轻”之思想。表面看来，“民贵君轻”较之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更加彻底，但它是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不可动摇性的基础之上的，故传统的“民贵君轻”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可操作性之特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取得胜利的。但当时的“民主”仍然是像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袖人物之思想理念，是他们依照西方政治制度之形式设计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形式，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也只是他们的建国纲领，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公众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中国，以技术为重心的“科学”是国家军事与经济之发展战略，“民主”是国家政权之一种结构形式，它们都是与国家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们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有了很高的权威性，但却与整个中国社会公众之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新青年》所倡导的“科学”，也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

旗帜。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同人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其性质上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科学的”。但是，这种一元化之现代文化观，至少不是鲁迅的现代文化观。我们知道，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已经指出，西方近代文化，不仅仅有“科学”，还有“文艺”。“科学”与“文艺”不但颠覆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也通过“科学”与“文艺”（人文主义）之发展传承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宗教精神。但这分明也是鲁迅自己对中国文化之期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之灵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现代性之两难的深刻性与难以化约：传统与现代、知识与道德、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科学与文化、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救人与自救……历史似乎专门要寻觅一个灵魂，来承担这无边之痛苦。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鲁迅一开始就表现出思想之深邃与超前。作为传统文化浸润哺育的知识分子，鲁迅不可能超越“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话语之界限，其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归宿点不可能溢出《新青年》同人之主体思想，即背后悬着一个大写的民族与国家之目标。所以，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至“文艺救国”之自觉选择与倡导，是他最基本的动力与归宿。以《新青年》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反对科学的，但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科学运动，而是一个崭新之思想文化运动，并且是以文学革命为主体之文化运动。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有《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有《平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提倡的都是文学革命；陈独秀、刘半农同时是诗人、散文家，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家，他们尽管没有像鲁迅那样明确的意识，但却绝对不是科学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科学与文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元价值观绝对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之思想理念，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文化意识。总之，《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之“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之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这次将《新青年》重新排版录入，将原竖排繁体字版改为

横排简体字版，杂志内容全部保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初之心愿。此套典藏横排简体字版共合订为12卷本。真心希望这套横排简体字版的《新青年》能够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也许，当我们重温五四先贤们激扬奋发的言说，感受他们当年那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我们的灵魂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

是为序。

杨宏峰

2010年9月10日

凡 例

《新青年》以简体典藏全本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编辑的总原则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只在字体上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版式上改竖排版为横排版，在内容、语言表述上保持原貌。

二、关于版式的处理原则

1. 竖排版统一改为横排版，双栏统一改为单栏。
2. 栏目标题（无论“目录”还是“正文”）统一用黑体字排在左上方。
3. 独立引文缩进两字，用楷体，其他引文与正文字体一致。
4. 剧本等特殊文体改为横排时遵循目前的通用格式。
5. 原稿中通信落款全部统一改为另起一行，行末空两字。

三、关于用字的处理原则

1. 《新青年》（上海书店影印版，以下简称“原件”）中的繁体字统一改为现行通用的简化字。执行标准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2. 字形用国家标准局公布的相关字体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中的字形，严格杜绝港台字形的混用。

3. 原件中附有《勘误表》的，此次排印按《勘误表》所列内容进行修改。

4. 原件中的错别字，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进行改正。

5. 原件中明显的脱文，用〈 〉补充在相应的字后。

6. 原件中的衍文或明显有疑问的字，在该字后标注“（？）”。

7. 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用□表示，如参考其他文献获得可靠字形的，在□之后用夹注注出。

四、关于句子、词语等的处理原则

1. 未改变原件的句式和语序（即使欧化或文言色彩很浓的句子也不作变更）。
2. 原件中的结构助词统一改为现代汉语通用的“的”“地”“得”，其他虚词不作改动。
3. 原件中的实词（主要是常见双音节词）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准，凡《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有标准词形的，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或《现代汉语词典》中虽有收录但词义与原件所用有出入的，不作改动。
4. 方言词保留原貌，但用夹注的形式加以标注，如“麻雀（即麻将）”。

五、关于标点符号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无标点符号者，须加标点符号。新加标点符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2. 认真阅读原件中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相对照，相同的予以保留，不同的以《标点符号用法》为标准作调整。

六、关于注释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脚注、篇末注、文内夹注一律未作改变。
2. 原件中的双行小字夹注改为横排单行。
3. 原文中人名、地名所用下画线、着重号等全部删除。

七、关于外文词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外文只改为横排，英文书名用斜体字标示。
2. 原件中的外文音译词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八、关于图表、广告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广告一律未收录。
2. 原件中的照片一律未收录。
3. 原件中的普通图表改为横向排列，遵循目前印刷通例；跨页式图表略作处理，使之不跨页，亦不影响内容表达。

目 录

凡 例 1

第一号

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一日发行

谈政治	陈独秀/ 1
社会主义史序	蔡元培/ 8
中学国文的教授	胡适/ 11
新历史	陶孟和/ 19
对于时局的我见	陈独秀/ 25

诗

一个农夫	双明/ 27
泥菩萨	双明/ 28
紫踯躅花之侧	康白情/ 28
庐山纪游（三十七首之二）	康白情/ 29
斗虎五解	康白情/ 31

新闻记者“ <i>The Editer</i> ”	Bjorson 卞尔生著 沈性仁译/ 33
风 波	鲁迅/ 47
小雨点	陈衡哲/ 52
女子将来的地位	汉俊译/ 57

俄罗斯研究

- (一) 俄罗斯苏维埃政府 张慰慈译/ 63
(二) 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 汉俊译/ 67
(三) 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 汉俊译/ 73

社会调查

- (一) 湖北河南间的风俗 马伯援/ 80
(二) 汉口苦力状况 刘云生/ 87

香港罢工风潮始末记 记者/ 89

随感录

- (八四) 虚无主义 / 95
(八五) 俄国精神 / 95
(八六) 男女同校与议员 / 96
(八七) 上海社会 / 96
(八八) 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 / 97

杜威博士讲演录 孙伏园记/ 98

通信 / 113

第二号

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一日发行

- 罗素 张崧年/ 125
梦与事实 罗素著 张崧年译/ 130
工作与报酬 罗素著 凌霜译/ 136
民主与革命 罗素著 张松年译/ 146
游俄之感想 罗素著 雁冰译/ 152
哲学里的科学法 罗素讲演 张松年译/ 168
六时间之劳动 陶履恭/ 170
生存竞争与互助 周建人/ 173

玛加尔的梦（基督降生节的故事）	俄国科罗连珂著 周作人译/ 178
波儿	陈衡哲/ 200

诗

追悼许怡荪 有序	胡适/ 203
牧羊儿的悲哀	刘复/ 204
地中海	刘复/ 205
登香港太平山	刘复/ 207

俄罗斯研究

（四）苏维埃共和国的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

..... Lincoln Eyre 原著 汉俊译自《纽育世界》/ 208

（五）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

中俄通信社来稿/ 211

（六）苏维埃的平民教育

杨明齐译莫斯科苏维埃《年历公报》/ 213

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

俄国高尔基 Gorky 著 郑振铎译/ 219

高尔基在莫斯科万国大会演说

李少穆译/ 225

随感录

（八九）再论上海社会

独秀/ 227

（九〇）学说与装饰品

独秀/ 228

（九一）懒惰的心理

独秀/ 229

通 信

/ 230

第三号

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一日发行

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	张崧年/ 235
罗素的逻辑和宇宙观之概说	王星拱/ 245
能够造成的世界	罗素著 李季译/ 250
自叙（ <i>A Personal Statement</i> ）	罗素作 郑振铎译/ 261

民主与革命（续前）	罗素著 张崧平译/ 263
民族自决	列宁演说 震瀛译 <i>Liberator</i> 本年六月号/ 267
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	

..... 译自 *Soviet Russia* 哈德曼 Jacob Wittmer Hartmann 原著 雁冰译/ 270

国庆纪念的价值	陈独秀/ 276
---------------	----------

诗

题在绍兴柯严照的相片	俞伯平/ 279
绍兴西郭门的半夜	俞伯平/ 280
送缉斋	俞伯平/ 282
《尝试集》集外诗五篇	胡适/ 284

杂译诗二十三首	周作人/ 289
---------------	----------

被幸福忘却的人们	犹太宾斯奇著 周作人译/ 308
----------------	------------------

我们要从哪里做起?	托洛斯基著 震瀛译/ 318
-----------------	----------------

俄罗斯研究

(七) 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 ...	全俄职工联合会代表中央会会长托穆斯基著 杨明齐译/ 320
--------------------	-------------------------------

(八) 全俄职工联合大会	震瀛译自纽约 <i>Soviet Russia</i> 周报/ 328
--------------------	-------------------------------------

(九) 劳农协社	震瀛译自纽约 <i>Soviet Russia</i> 周报/ 330
----------------	-------------------------------------

(十) 俄罗斯的我观	震瀛译/ 334
------------------	----------

(十一) 列宁 最可恶的和最可爱的	震瀛译/ 335
-------------------------	----------

(十二) 克鲁巴特金说“停战罢”	震瀛译/ 338
------------------------	----------

随感录

(九二) 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	独秀/ 341
-------------------------	---------

(九三) 劳动者的知识从哪里来?	独秀/ 341
------------------------	---------

(九四) 三论上海社会	独秀/ 342
-------------------	---------

通 信	/ 343
-----------	-------

第四号

民国九年（1920年）十二月一日发行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 350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大钊/ 367
最近德国政治变迁	张慰慈/ 371
劳工神圣颂	H. M. / 382
儿童的文学	周作人/ 385
做诗的一点经验	俞平伯/ 390

诗

秋 夜	玄庐/ 392
失 眠	玄庐/ 393
儿 歌	周作人/ 393
慈姑的盆	周作人/ 394
秋 风	周作人/ 395

幸 福	俄国阿尔支拔绥夫作 鲁迅译/ 396
深夜的喇叭	日本千家元磨著 周作人译/ 401
反动力怎样帮忙	杜威博士原著/ 406
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会章	汉俊译/ 409
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续前号）	张崧年/ 414
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	震瀛译 <i>Soviet Russia</i> / 418
罗素——一个失望的游客	袁振英译 <i>Soviet Russia</i> / 421

俄罗斯研究

（一三）苏维埃的教育	震瀛译巴黎《人道报》（ <i>L'Humanite</i> ）/ 424
（一四）俄罗斯的教育状况	震瀛译 <i>Soviet Russia</i> / 425
（一五）彼得格拉的写真	震瀛译《巴黎共产报》（ <i>Communiste</i> ）/ 426
（一六）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组织	震瀛译 <i>Soviet Russia</i> / 428
（一七）革命的俄罗斯的学校和学生	震瀛译 <i>Dublin's Watchword</i> / 430

(一八) 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	震瀛译 <i>Soviet-Russia</i> /	432
(一九) 文艺与布尔什维克	震译译 <i>Soviet-Russia</i> /	436
(二十) 赤军教育	震瀛译自纽约 <i>Soviet Russia</i> 周刊/	438
(二一) 中立派大会	震瀛译自纽约 <i>Soviet Russia</i> 周刊/	439
(二二) 俄罗斯的实业问题	美国《国民》杂志莫斯科通信 震瀛译/	441
(二三) 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改造	震瀛译自美国《国民杂志》(<i>The Nation</i>) /	443
(二四) 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	译莫斯科普拉夫报 杨明齐译/	445
(二五) 过渡时代的经济	列宁原著 震瀛译 <i>Soviet Russia</i> /	447

随感录

(九五) 华工	独秀/	453
(九六) 四论上海社会	独秀/	453
(九七) 劳工神圣与罢工	独秀/	454
(九八) 主义与努力	独秀/	455
(九九) 革命与作乱	独秀/	455
(一〇〇) 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	独秀/	456
(一〇一) 民主党与共产党	独秀/	457
(一〇二) 提高与普及	独秀/	458
(一〇三) 无意识的举动	独秀/	459

什么话!	记者/	460
编辑室杂记	记者/	462

第五号

民国十年(1921年)一月一日发行

达尔文主义	周建人/	464
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	周佛海/	470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周作人/	479
到工团主义的路 (<i>The Way To Syndicalism</i>)	英国哈列 (J. H. Harley) 著 李季译/	484
马克思还原	李达/	491

诗

潮 歌	俞伯平/ 497
乐 观	俞伯平/ 500
梦与诗	胡适/ 501
礼	胡适/ 502
十一月二十四夜	胡适/ 503

少年的悲哀	日本国木田独步著 周作人译/ 504
罗素与高尔基 (<i>Russell and Gorky</i>)	震瀛译 <i>Soviet Russia</i> / 510
苏维埃政府的保存艺术	A. Lu acharsky 著 震瀛译/ 512

俄罗斯研究

(二五) 俄国与女子	/ 514
(二六) 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	山川均著 陈望道译/ 523
(二七) 俄国的社会教育	震瀛译 <i>Soviet Russia</i> / 531
(二八) 劳农俄国的农业制度	周佛海/ 532

社会调查

海属社会面面观	朱仲琴/ 541
---------------	----------

随感录

(一〇四) 旧约与恋爱诗	仲密/ 549
(一〇五) 野蛮民族的礼法	仲密/ 550
(一〇六) 个性的文学	仲密/ 551

什么话!	记者/ 552
编辑室杂记	记者/ 553
文学研究会宣言	/ 554

第六号

民国十年 (1921 年) 四月一日发行

新教育是什么	陈独秀/ 556
--------------	----------

社会主义与中国	李季/	563
最近德国政治变迁 (续第四期)	张慰慈/	570
性之生物学 <i>Biologg of sep.</i>	高铨/	584

诗

小孩和小鸽	沈兼士/	593
脑海花	玄庐/	593
浣纱女	玄庐/	594

小说三篇

愿你有福了 (<i>Estu benata</i>)	波兰显克微支著 周作人译/	596
世界的霉 (<i>La shimo de L' mondo</i>)	波兰普路斯著 周作人译/	599
一滴的牛乳 (<i>Guteton da Lakto</i>)	阿美尼亚阿伽洛年著 周作人译/	601

一封公开的信给自由人(月刊)记者	勃拉克女士(Miss Black)著 雁冰译/	604
废止工钱制度	高一涵译/	612

俄罗斯研究

(二九) 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	佐野学著 李达译/	620
(三〇) 劳农俄国的结婚制度	山川菊荣著 李达译/	628
(三一) 俄罗斯	Georg Brandes 著 震瀛译/	636
(三二) 列宁与俄国进步	震瀛译 <i>Sovet Russia</i> /	638

随感录

(一〇七) 性美	陈望道/	641
(一〇八) 女人压迫男人的运动	陈望道/	642
(一〇九) 从收政治的运动向社会的运动	陈望道/	643

什么话!	记者/	645
------------	-----	-----

后 记	/	646
-----------	---	-----

第一号

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一日发行

谈政治

陈独秀

（一）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的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的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政治的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的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刺激，并不是从

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倒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的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倒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 Oppenheimer说：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的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的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 *Christensen'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 72 所引）。Christensen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它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的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见前书七三、七四页）。罗素说：国家的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的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的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的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它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它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的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的法律，惩罚它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它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的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 *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P. 45. 46. 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的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它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它是掠夺机关；反对政

治的人，说它是官僚的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的，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它的用法，并不是它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的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的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它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的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它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的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的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的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的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的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劳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的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哪里？所以

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对于布尔什维克的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得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的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的强力，马上便有复辟的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坚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它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它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它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的事实证明它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的

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的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需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它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经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制裁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它将来发生，抵抗它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的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它，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地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制裁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它，倒算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它，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的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克思修正派，也就是 Bebel 死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激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的

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的政府当局哪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 Liebknecht 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它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它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 *Wilhelm Liebknecht, No Compromise, No Political Trading.*, P. 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的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数多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的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的特权。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的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的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的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的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了。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

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的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 Bebel 死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

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力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的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它，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却有成立的可能性。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社会主义史序

蔡元培

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对内主均贫富，对外不取黠武主义，与殖民政策。《礼运》记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孟子》记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就是“泛劳动”主义。

中国本又有一种社会政策；《周礼》：“小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孟子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汉书食货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女修蚕织。”“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虽是偏着农业一方面，但不能不认为社会政策之一种。后来宋儒常常想恢复井田，但总没有什么机会。

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周刊上。后来有《民声》周刊简单地介绍一点。俄国广义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但是切切实实，把欧洲社会主义发起以来一切经过的情形，叙述出来的，还没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国辟司所增订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用白话译出，可以算是最适用的书了。

克氏此书成于一八九二年，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叙述得颇详。但是社会主义派最近的运动，自然有遗漏的。经辟司于一九一三年增订一回，加入的不少。虽然大战以

后，俄国新政府的设施，国际联盟条约中劳工规约的讨论，各国同盟罢工的勃起，矿山铁道国有问题的要求，这些重大事变还没有包在里面。但是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实，很可以资考证了。

克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于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且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但是他们所叙述的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很多。

在这部书里面说：“现在一般有名的研究家，都承认历史——经济的历史在内——是许多有次序的现象之连续体，凡在连续线内的各种情形，都有种种特别的事实和倾向标明出来。”“一个时代的失败，常指出以后一个时代中成功的路道。”“我们讨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不独当以历史和人类为标准，还须特别参考现在流行的各种势力——工业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势力。”很可以令我们猛省，知要实行这种主义，必要有各种的研究。不是随便拈出几句话头，鼓吹鼓吹，就有希望的。

他说：“差不多没有一国的工界像比国工界一样，受那种难以名状的苦痛。从前比国工人毫无知识，做工的时间极长，工价极廉。他们既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又没有一点组织，所以常被压制。”这不是我们工界的缩影么？但是“最近几十年来比国社会主义运动，以组织坚固和包罗宏富两点著名。”“从英国采入它的协作和自助；从德国采入它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原则；从法国采入种种理想的倾向。”它的特点“是它的协作的大组织。”“比国的协作社会已经使比国的工党根深蒂固，在各国中，除德意志外，没有能和它相比较的。”这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方法么？

他叙工团主义的起源说：“法国人发生三种观念：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得不到救助；二、国会是一群自谋私利的空谈家，他们只要有官做，或有贿得，他们就会牺牲他们向来的主义；三、中央政府是一个仇敌。”因而工团主义的观念：“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己组织团体；二、要制胜资本家不在乎公众所组织之政治性质的团体，而在乎工界所组织之工业性质的团体；三、工人第一是一个作工的人：如做矿工，工程师，或制棉工人，第二才做一个国民。”“工团主义是纯粹工界的产物。不是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它是由许多不著名的人之种种意见相合而成的，它的发生是出乎自然的。”我们中国无论什么组织，总是有政客想利用它，那法国的工团主义不是我们很该注意的么？

他说：“人类发展之中，有两种要素：是脑力的发达，和合群原则的发达。”又说：“从现时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的，必先做一番预备工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的生活。”这就是工人教育问题。第一是学者的加入。如“美国各大学校学生中有许多是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中间

有许多是在德国各大学得过学位的。当一九一〇年，各校社会主义社有十支社，到一九一二年，增至五十二支社。”又如英国“费边会在各地方组织支部……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别的大学里面，都有支部。……近来联成一个大学社会主义同盟会。”第二是特别的教育。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教育委员会“当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时候，对于经济学、历史、文学、美术、社会主义、哲学、协作运动、工联主义、政治学和各种专门学科，共讲演三千五百次。此外，还公开无数的音乐会，欢迎会和演剧等。”“又有一种活动影片也是用作传播社会主义之用的。”“柏林有一种社会主义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每年有三十一一个当选的年龄不同之男子和妇女，教授普通史、社会史、宪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学说、社会和工业的法律、演说术和作文法、新闻事业和别的学科。”“设一个妇女部……预备各种小册子和别种印刷品，在妇女中分发。”“设法使青年和社会主义相接触，组织六百五十个地方委员会，专办这一类事。还办一种特别的新闻纸，名为《劳动少年》。在二百七十四处地方，设有少年图书馆。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举行演讲会四千五百次；开音乐会和欢迎会二千四百零五次；举行旅行会博物院参观会等等共一万四千三百次。他又刊布小册子八十二万五千份，分发国内各青年。”这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么？

我读了这部译稿，发生许多感想。特将重要一点的写出来，表示我介绍此书的诚意。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蔡元培

中学国文的教授

胡 适

我是没有中学国文教授的经验。虽然做过两年中学学生，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已不适用了。况且当这个学制根本动摇的时代，我们全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据，也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我这个完全门外汉居然敢来高谈中学国文的教授，真是不自量力了！但是门外汉有时也有一点用处。“内行”的教育家，因为专做这一项事业，眼光总注射在他的“本行”，跳不出习惯法的范围。他们筹划的改革，总不免被成见拘束住了，很不容易有根本的改革。门外旁观的人，因为思想比较自由些，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意外的参考材料。古人说的“愚者一得”大概也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我这回敢来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的理由了。

（一）中学国文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既没有过去的标准可以依据，应该自己先定一个理想的标准。究竟中学的国文应该做到什么地位？究竟我们期望中学毕业生的国文到什么程度？

民国元年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这一条因为也是理想的，并不曾实行，故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大错误。即如“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一句，在当初不过是欺人的门面话，实在当时中学的国文与“普通语言”是无有关系的。但是到了现在国语通行的时候，这八个字反更有意义了。又如“并使略解高深文字”一句，当日很难定一个界说，现在把国语和古文分开，把古文来解“高深文字”，这句话便更容易解说了。

元年定的理想标准，照这八年的成绩看来，可算得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在理想太高，实在是因为方法大错了。标准定的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但是事实上中学〈校〉教授的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乃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语言更用不着了！标准又定“能自由发表思想”，但是事实上中学教员并不许学生自由发表思想，却硬要

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一只不要自由发表思想！事实上的方法和理想上的标准相差这样远，怪不得要失败了！

我承认元年定的标准不算过高，故斟酌现在情形，暂定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 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一作文、演说、谈话，一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 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 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 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

(二) 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

定了标准，方才可谈中学国文的课程。现行的部定课程是：

第一年：讲读，作文，习字。 共七

第二年：讲读，作文，习字，文字源流。 共七

第三年：讲读，作文，习字，文法要略。 共五

第四年：讲读，作文，文法要略，文学史， 共五

依我们看来，现在中学校各项功课平均每周男校三十四时，女校三十三时，未免太重了。我们主张国文每周至多不能过五时，四年总数应在二十时以下。现在假定每周五时，暂定课程表如下：

年一：国语文一，古文三，语法与作文一。 共五

年二：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 共五

年三：演说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 共五

年四：辩论一，古文三，文法与作文一。 共五

这表里删去的学科是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文法要略四项。写字决不是每周一小时的课堂习字能够教得好的，故可删去。现有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读了无益，反有害（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文法要略》的大错，如谓鸪与猿为本名字，与诸葛亮王猛同一类）！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

又这表上“国语文”只有两时。我的理由是：（1）第二、三年的演说和辩论都是国语与国语文的实习，故这两年可以不用国语文了；（2）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时已有了七年的国语，可以够用了。

(三) 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

先说“国语文”的教材。共分三部。

(1) 看小说。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

(2) 白话的戏剧。此时还不多，将来一定会多的。

(3) 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因为我假定学生在两级小学已有了七年的白话文，故中学只教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如戴季陶的《我的日本观》，如胡汉民的《惯习之打破》。如章太炎的《说六书》之类。

教材一层，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地方，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1) 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由教员指导他们看。举一个极端的例：《金瓶梅》的真本是犯禁的，很不容易得着。但是假的《金瓶梅》——石印的，删去最精彩的部分，只留最淫秽的部分，却仍旧在各地火车站公然出卖！列位热心名教的先生们可知道吗？我虽然不主张用《金瓶梅》作中学课本，但是我反对这种“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办法！(2) 还有一个救弊的办法，就是西洋人所谓“洗净了的版本”(Expurgated edition)，把那些淫秽的部分删节去，专作“学校用本”即如柏拉图的《一夕话》(sgmposium) 有两译本，一是全本，一是节本。商务印书馆新出一种《儒林外史》，比齐省堂本少四回，删去的四回是沈琼枝一段事迹，因为有琼花观求子一节，故删去了。这种办法不碍本书的价值，很可以照办。如《水浒》的潘金莲一段尽可删改一点，便可作中学堂用本了。

次说国语文的教授法。

(1) 小说与戏剧。先由教员指定分量，一自何处起，至何处止一由学生自己阅看。讲堂上只有讨论，不用讲解。

(2) 指定分量之法，须用一件事的始末起结作一次的教材。如《水浒》劫“生辰纲”一件事作一次，闹江州又是一次；《儒林外史》严贡生兄弟作一次，杜少卿作一次，娄家弟兄又作一次；又《西游记》前八回作一次。

(3) 课堂上讨论，须跟着材料交换，不能一定。

例如《镜花缘》上写林之洋在女儿国穿耳缠足一段，是问题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明白作者“设身处地”的意思，借此引起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又如《西游

记》前八回是神话滑稽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懂得作者为什么要写一个庄严的天宫盛会被一个猴子捣乱了。又如《儒林外史》写鲍文卿一段，教员应该使学生把严贡生一段比较着看，使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人类平等，什么叫做衣冠禽兽。

(4) 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教员应该点出布局，描写的技术，文章的体裁等等。

(5) 读戏剧时，可选精彩的部分令学生分任戏里的人物，高声演读。若能在台上演做，那更好了。

(6) 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也由学生自己预备，上课时教员指导学生讨论。讨论应注重。

(甲) 本文的解剖：分段，分小节。

(乙) 本文的材料如何分配使用。

(丙) 本文的论理：看好文章的思想条理，远胜于读一部法式的论理学。

(四) 演说与辩论

须认明这两项是国语与国语文的实用教法。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只是思想有条理，有层次。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

(1) 择题。演说题须避太抽象，太笼统的题目。

如“宗教”，如“爱国”，如“社会改造”等题，最能养成夸大的心理，笼统的思想。从前小学堂国文题如“富国强兵策”等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中学生演说应该选“肥皂何以能去污垢？”“松柏何以能冬青？”“本村绅士某某人卖选举票的可耻”一类的具体题目。辩论题须选两方面都有理可说的题；如“鸦片宜严禁”只有一方面，是不可用的。

(2) 方法。演说辩论的班次不宜人数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每年轮不着几回，也不宜太少，太少了演说的人没有趣味。每班可分作小组，每组不可过十六人。演说不宜太长，十分钟尽够了。演说的人须先一星期就选定题目，先作一个大纲，请教员看过，然后每段发挥，作成全篇演说。辩论须先分组，每组两人，或三人。选定主张或反对的方面后，每组自己去搜集材料，商量分配的方法，发言的先后。

辩论分两步。第一步是“立论”，每组的组员按预定的次序发言。第二步是“驳论”，每组反驳对手的理由。预备辩论时，每组须计算反对党大概要提出什么理由来，须先预备反驳的材料。这种预备有两大益处：(1) 可以养成敏捷精细的思想能力，(2) 可以养成知识上的互助精神。辩论演说时，教员与学生各备铅笔，记录可批评的论点与姿势，下次上课时，大家提出讨论。

(五) 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

先说中学古文的教材。

(1) 第一学年。第一年专读近人的文章。例如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行严、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此外还应该多看小说。林琴南早年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朱树人的稿者传》等书，都可以看。还有著作不多的学者，如蔡子民《答林琴南书》、吴稚晖《上下古今谈序》，又如我的朋友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做的古文，都可以选的。平心而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李守常李剑农高一涵等在内——最没有流弊，文法很精密，论理也好，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

(2) 第二、三、四学年。后三年应该多读古人的古文。我主张分两种教材。

(甲) 选本。不分种类，但依时代的先后，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从《老子》、《论语》、《檀弓》、《左传》，一直到姚鼐曾国藩，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这就是最切实的中国文学史，此外中学堂用不着什么中国文学史了。

(乙) 自修的古文书。最重要的还是学生自己看的书。一个中学堂的毕业生应该看过下列的几部书：

(a) 史书：《资治通鉴》，或《四史》。(或《通鉴纪事本末》)

(b) 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等等。

(c) 文学书：《诗经》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随学生性之所近，选习两三部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陈同甫之类。

我拟的中学国文课程中最容易引起反对的，大概就在古文教材的范围与分量。一定有人说：“从前中学国文只用四本薄薄的古文读本，还教不出什么成绩来。现在你定的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这不是做梦吗？”

我的回答是：

第一，从前的中学国文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我们试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做古文是怎样学的？是单靠八九十篇古文得来的呢？还是靠看小说看古书得来的？我自己从来背不出一篇古文，但是因为自小就爱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所以我还懂得一点古文的文法。古文的选本都是零碎的，没头没脑的，不成系统的，没有趣味的。因此，读古文选本是最没有趣味的事。因为没有趣味，所以没有成效。我可以武断现在中学毕业生能通中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说看杂志看书得来的，决不是靠课堂上几本古文选本得来的。我因此主张用“看书”来

代替“讲读”。与其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如看《史记》的《四公子列传》；与其读苏轼的《范增论》，不如看《史记》的《项羽本纪》；与其读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

第二，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现在各级学堂的课程，都是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所以没有成绩。现在要谈学制革命，第一步就该根本推翻这种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课程学科！

第三，我这个计划是假定两级小学都已采用国语做教科书了。国语代替文言以后，若不能于七年之内使高小毕业生能做通顺的国语文，那便是国语教育的大失败。学生既通国语，又在中学第一年有了国语文法（见下），再来学古文，应该更容易好几倍；成绩应该加快好几倍。譬如已通一国文字的人，再学第二国文字时，成绩要快得多。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所以我觉得我拟的中学古文课程并不是梦想，是可以用地地试验来决定的。

再说古文的教授法。上文说的用看书来代讲读，便是教授法的要点。每周三小时，每年至多不过四十周，合起来不过一百二十点钟，若全靠课堂上的讲读，一年能讲得几篇文章？所以我主张：学校但规定学科内容的范围与程度，教员自己分配每一课的分量，学生自己去预备本日指定的功课。学生须自己翻查字典，自己加句读，自己分章分节。上课时，只有三件事可做。

（1）学生质问疑难，请教员帮助解释。教员可先问本班学生有能解释的没有，如没有人能解释，教员方可替他们解释。

（2）大家讨论所读的书的内容。教员提出论点，引起大家讨论。教员不当把一点钟的时间自己占据去，教员的职务在于指点出讨论的错误或不相干的讨论。

（3）教员可以随时加入一些参考材料。例如读章行严的文章时，教员应该讲民国三四年的政治形势，使学生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主张调和，为什么主张联邦。

此外的方法，上文第三章已讲过，可以参用，不必重说了。

（六）文法与作文

从前教作文的人大概都不懂文法，他们改文章全无标准，只靠机械地读下去，读得顺口便是，不顺口便不是，总讲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可那样做。以后中学堂的国文教员应该有文法学的知识，不懂文法的，决不配做国文教员。所以我把文法与作文并归一个人教授。

先讲文法。

第一年，专讲国语的文法。要在一年之内，把白话文法的要旨都讲完。为什么先

讲国语文法呢？（1）因为学生有了八年的国语文，到中学一年的时候，应该把国语文的“所以然”总括起来讲解一遍，作一个国语教育的结束。（2）因为先有了国语文法的底子，后来讲古文的文法便有了一种参考比较的材料，便更容易懂得了（我现在编一部国语文法草案，不久可以成书，此地不能细说国语文法的怎样编法了）。

第二、三、四年，讲古文的文法。

（1）用书。现在还没有好语法书。最好的书自然还要算《马氏文通》。《文通》有一些错误矛盾的地方，不可盲从；《文通》又太繁了，不合中学堂教本之用。但是《文通》究竟是一部空前的奇书，古文语法学的宝库。教员应该把《文通》仔细研究一遍，懂得了，然后可以另编一部更有条理，更简明易晓的语法书。

（2）教授法。讲古文的文法应该处处同国语文法对照比较，指出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何以变了，变的理由何在，变的长处或短处在什么地方。让我举几个例。

（例一）白话说“我骗谁？”古文要说“吾谁欺？”白话说“你爱什么？你能做什么？”古文要说“客何好？客何能？”这是不同的句法。比较的结果得一条通则：“若外动词的止词是一个疑问代名词，这个疑问代名词在白话里须放在外动词之后，在古文里须在外动词之前主词之后。”

（例二）《论说》阳货欲见孔子一章，阳货在路上教训了孔子一顿，孔子答应道：“诺，吾将仁矣。”同类的例如“原将降矣”，“赵将亡矣”，既用表示未来的“将”字，何以又用表示完了的“矣”字呢？再看白话说：“大哥请回，兄弟去了”，“大哥多喝一杯，我要走了”。这是相同的句法。比较起来，可得一条通则：“凡虚拟（Subjunctive）的将来，白话与古文都用过去的动词，古文用矣，白话用了。”

分得更细一点，可得两式：

甲式

乙式

虽千万人吾往矣。

赵将亡矣。

我去了。

他要死了。

这种比较的教法功效最大。此外还可用批评法：由教员寻出古文中不合文法的例句，使学生指出错在何处，何以错了。我从前曾举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说踣是内动词，不该有“之”字作止词。这种不通的句子古文里极多。前天上海《晶报》上有人举孟子“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一句，以为“兴”是内动词，不可有“之”字作止词。这个例很可为林先生解嘲！这一类的例，使学生批评，可以增长文法的兴趣，可以免去文法的错误。

次讲作文。

（1）应该多做翻译，翻白话作古文，翻古文作白话文。翻译的用处最大：（一）练

习文法的应用。例如讲动词的止词时，可令学生翻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所不能”，“他什么都不”……等句，使他们懂得止词的位置有种种不同的变法。（二）译长篇可使学生练习有材料的文字。做文最忌没有话说。翻译现成的长篇，先有材料作底子，再讲究怎样说法，便容易了。

（2）若是出题目做的文章，应注意几点：（一）最好是令学生自己出题目；（二）千万不可出空泛或抽象的题目；（三）题目的要件是第一要能引起学生的兴味，第二要能引学生去搜集材料，第三要能使学生运用已有的经验学识。

（3）学生平日做的笔记，杂志文章，长篇通信，都可以代替课艺。教员应该极力鼓励学生写长信，作有系统的笔记，自由发表意见。这些著作往往比敷衍的课艺高无数倍。往往有许多学生平日不能做一百字的《汉武帝论》，却能做几千字的白话文通信。这种事实应该使做教员的人起一点自责的觉悟！

（4）作文的时间不可多，至多二周一次。作文都该拿下堂去做。

（5）改文章时，应该根据文法。合文法的才是通，不合文法的便是不通。每改一句，须指出根据那一条文法通则。例如有学生做了“而方姚卒不之踏”，我圈去“之”字，须说明“之”字何以不通。又如学生做了“客好何？”，我改为“客何好？”或“客好何物？”也须说明古文何以不可说“客好何？”

（6）千万不可整篇涂去，由教员重作。如有内容论理上的错误，可由教员批出，但不可代做。

（七）结论

我这篇《中学国文的教授》，完全是理想的。一个人的理想自然是有限的，但我希望现在和将来的中学教育家肯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使我这个理想的计划随时得用试验来证明哪一部分可行，哪一部分不可行，哪一部分应该修正。没有试验的主观批评是不能使我心服的。

我演说之后，有许多人议论我的主张，他们都以为我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有人说：“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这话固然是太过。但我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从国民学校到中学毕业是整整的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北京

新历史

陶孟和

新历史是与旧历史相对的名称。今日讲演新历史的目的有三层：（一）可以得历史的新眼光。（二）可以略知研究历史的方法。（三）可以明研究历史的用处。

（一）

未讲新历史之先，不得不述明旧历史梗概。旧历史记载方法，无论中外皆附于文学之内。历史向来为文学之一部分。试观自古以来之历史，概皆以极佳妙之文词述之。至于与事实相符合与否，反不甚注意。故无论名人传记、政治历史、宗教历史、战争历史，向来皆重在文笔之巧拙。文笔优畅则群推为好历史。艰晦则鄙夷微不足道。其最明显之例如吾国之《史记》《汉书》。其写法为后代历史家之模范。所以历史写法必称班、马。又如英国文学家马哥莱（Macaulay）所著的《英国史》其文体至今为习英文者所模仿。重在写法，即常忽略事实。逞一时之文气，势必至牺牲事实之真相。历史与文学本来是两件事。若必合为一谈，则必将二者之精神全行失去。若以历史附属文学别为一支，则必将历史之真精神全行失去。

历史重在文笔，是历史家历来的通病。但是所记的内容也因各人趣味不同，所注重的不一样。一派的历史家专记骇人听闻的故事。将“天雨血”“兽人立而啼”“凤凰来临”等虚无缥缈的事记在历史上。比这个较胜一筹的是专用大战争或奇怪的事迹做历史变迁的线索。中国的历史演义就是这一派。

又一派历史家取纪年的体裁。按着年代先后做出大事表。《春秋通鉴》都是这一类。西洋称 Aunals 或 Chronicles。历代大事年表的写法在年月日底下列了许多人名地名。表示某种事实曾发现过。

又一派专记载政治的事实。普通称为政治史。政治史占旧历史中最重要之部分。历史家所最注意的就是政治的变化。他们以为历史的用处是做政治家之圭臬、为军事家之参考资料。吾国之《资治通鉴》即属此类。英国史学家佛里曼（Freeman）常说

“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我们把弗里曼的话掉转过来，可以说除法过去的政治的大部分就都不是历史。德国史家兰克（Ranke）曾写了很好的历史，并且会用校勘法选报正当的史料。但是他也是偏重政治一方面。他以为国家是人类发展的继续绵延的基础。所以历史的目的是使我们明白国家的起源及性质。

总之旧历史不过供文学家炫示舞文弄墨的伎俩。所记的都是些耸人听闻的琐碎事或撼动天地的大变乱，或是记些没有关机的年月日人名地名，或是记帝王卿相的行为和政治事迹。常有一种史兼有数派之性质者。我们读了这几类的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们人类是向前进的，我们的眼光是向前看的。过去的事我们读了有什么用处？几千年前在现在曲阜的地方生了一个名叫孔丘的，我们现在知道了于我们有什么关系？又如几千年前希腊人和波斯人在塞毛披雷（Thermopylae）那个地方开了一个大战，打破战车若干辆、掳获俘虏若干人，我们知道了又有什么好处？充其量也不过挂个博学的招牌。因为人家知道，我们也不得不知道。因为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我们要表示我们是受过教育的贵族阶级，所以也不得不知道。但是到底有什么用处呢？这是读旧历史的时候可发生的疑问。

我们对于这个疑问暂缓答复，现在先把各种旧历史的短处批评出来。旧历史是属于文学的。假使我们所研究的是事实，我们就不能牺牲事实专注意文笔。历史家的始祖 Thucydides 在两千年前就看不起那专图“悦耳”不说实话的历史家（但事实上他还脱不了这个习气。他的历史写法也是讲究辞藻愉悦读者的）。历史是记载过去的事实。注意事实，照着事实原原本本用普通言语发表出来，对于事实没有损益、没有夸张、没有贬损，历史家的能事已毕，又何必计较文笔的巧拙。我们读历史为知道过去，不是为的学文学。若以历史为文学之一部那就是认错本题。

骇人听闻的事不能无故而发生。不过因为那事实奇异，是我们所不经见的，所以历史家特别标出来。但是历史家因为注意不经见的，却把那经见的事忽略，是大错的。惊天动地的事不是孤立的。与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的前后都是些有关系的事实。历史家只注意非常之事，竟把所以致非常之事的情形和非常之事所发生的影响一概忽略，可谓不明历史的性质。历史是长久的经过，所有的事实都是相连贯相衔接的。国家的兴亡、朝代的盛衰不过是长久经过中最惹人注意的事。所以发生兴亡、盛衰的事实，是不促人注意的。但是仔细看来那些事实虽然不惹人注意却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自太古以来一直连贯不绝、相衔接的。那衔接的关系不能用年代做枢纽，也不能用枯燥无味的人名、地名、做枢纽。年代、人名、地名联络起来，不能作为历史。

历史记载人群各种的行为，并不限定政治一种。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云：“人为政治动物。”后来德国的政治学者，也以为人类最高的组织是国家，所以人类最

高的活动，也是为国家的活动、政治的活动。但是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人不只是政治的动物，并且是生产的动物、群居的动物、思想的动物、有欲望的动物、求进步的动物。历史所记述的，应该包括全体。政治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也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只有全体可以包括一部分，不能以一部分包括全体。故吾人研究历史之全，最为重要。

总括向来的历史缺点如下：（一）偏重文学的。（二）人名地名过多，于读者无意味，不能促发他的兴趣、思想。（三）偏重政治而排斥其他事实。（四）常注意于骇人听闻的事实，不能判别事实的重要与否，失去正确的历史眼光。

（二）

新历史是因为旧历史不恰意才产出的。但是它的产出也与时代的思想、科学，有密切的关系。（一）思想方面。自从达尔文用自然淘汰的道理说明进化，开思想界的新纪元，我们得到许多益处。今只就历史简单言之，有三层：第一层，我们的眼光不是限于一时一处的，扩充到久远。第二层，使人有连贯的观念，从事于发生的 Genetic 的研究。将人类的历史扩充到有史前的时代。人类自有生以来到现在之进化，久远自远过于有史之时代。第三层，历史是人类的演化嬗变，不是各不相关的片段的事实。人事复杂，所以嬗变的关系，也是复杂。（二）各种科学之发展。以前研究古代历史，只有古代的书籍碑板，材料有限。近来因新科学日有成立，材料大为加增，如人类学发源于十九世纪之初，研究现代之野蛮民族，我们可以取来作为研究历史之参考，现在之文明人类乃古时野蛮民族所化，而古时野蛮民族未发达时之生活状态，今与之非洲、美洲、澳洲诸处土著殆有相近似之点。各民族的生活，不是完全一样的。现在的野蛮民族，实在是已经经过几千年的进化的，更未必与古代半开化的时代相同。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如吾三国代之文明不必全与然昔 Aztecs（古墨西哥族）Incas（古秘鲁族）相同，但其文化状态和宗教思想、社会制度，颇足供研究历史者之考证。又如地理学，不只供给历史上地名的考据并且由地方之形状，可以研究人类之迁移。如古时欧洲罗马文明向北传播，为何只传至于克伦 Koln 而未能深侵入今日北德腹地。此问题若从历史自身，恐不能得完满之解释。今若从地理的情势研究，可以知昔日罗马人北上时，系沿莱茵河而上。河流交通之形势，限定历史上之事实。罗马人为河流所限，没有深侵入日耳曼蛮族的腹地。

近来学者推测人种的历史有若干年，还没有共同见解。有人说人类自初生到现在有十万年。又有人推测为二十万年。单以十万年而论，只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破碎、不完全的记载的。此外尚有九万五千年，是没有一点记载可寻的。而此九万五千年虽

不能考究，然亦不可因为没有记载的历史，就一笔抹杀。这又是人类学、古物学，可以供给历史家参考的材料。

此外更有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都可以帮助历史家考查历史事实，理会那事实的意味，检查事实的关系。

历史是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曾引起了多少的争论。但是看现在的情形，应用各种科学，历史自身已经无形的变为科学了。不过各种科学内容不同，所研究的东西不同，所以应用科学方法研究，也不是一样。历史当然与物理化学不是同种的科学。

我们研究新历史应当：

(一) 取批评疑惑的态度。

(二) 应当权历史事实之轻重，无论其经见，微细，或隐晦，皆须注意。不可以事小而轻忽视之。

(三) 应排斥神学的、怪异的、种种非科学的解释。

今举一例，如煮饭本来是一件小事，不足写在历史上。然而在中古时罗马人何以能如是战争？所向无敌，统一全欧，战胜诸族。其兵士之组织，何以如是之精？煮饭也可以说明其一部分之原因。古时交通不便，运输粮食、极其困难。后罗马人代以麦粉 Polanta。此粉可以在任何地方，随便煮食。不需备制就得大量的粮饷。煮饭之事虽小，对于军事极大。对于历史上的事实，有重大的影响。

(三)

以上所说，都是说方法应该怎样改变。讨论方法与目的和用处是相关联的。现在先用欧洲历史家的见解论研究历史的眼光。

古人对于历史研究之眼光不同。罗马的 Polybius 说历史注意事实。无论事实之重要与否，均以诚恳之态度写出。他以为历史专供政治家及军人的参考。这就是司马光的看法。我们中国史学家用往古鉴来今的意思。及基督教盛行于欧洲，历史家专用历史上的事实，证明宗教，或是用宗教观念说明历史。他们以为历史上所有的事实，都显上帝与魔鬼的关系。例如圣僧奥格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市》就是证明人类历史纯然是上帝的计划。人类受了许多苦痛，都是上帝的意思。等到耶稣再生，末日审判，赏罚分明，人类就没有苦痛了。又如法国的 Bossnet 文章简洁流利，做了一部《世界史》(Historic Universelle) 可称为文学上的美品。可惜他的眼光还是神学的，用历史显明上帝的意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唯理派的思想勃兴，宗教的迷信一时受了大打击，历史家的眼光也随之俱变。福禄特尔谓历史专为寻“有用的真理。”但是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做什么用的，要是叫福禄特尔解释起来恐怕还脱不了十八世纪玄学的思想的窠臼。

及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历史家的眼光受了唯心论的大毒，变出了一种玄而又玄的历史哲学。这一变就变到一种玄学的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讲义，说明历史是显示历史的民族的世界的精神（Weltgeist 英文译为 Universae Spirit）。黑格尔所谓历史的民族，指波斯、希腊、罗马，和当时的日耳曼族。历史的民族都是能够驾驭全世界统制全人类，所以他们具有世界的精神。所以黑格尔一派的历史家都流于一种主观的、国家主义的、狂妄的、骄恣的历史观。这种观念浸入人的脑筋里，人人都要变成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一派，危险不堪言状。后来德国的历史学者大概都沾染了他的思想。Treitschke 可以说是他的高徒。现在还有一位日耳曼化的英国人名叫 Hon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的，也算是黑格尔一派。他做了一部《十九世纪之基础》两大厚册，真是大著作。可惜他苦心孤诣都是为证明德意志民族是历史上最高贵的民族，向来各族伟大的人物都带着条顿族的色彩或血统。以上所说各种历史观都是属于神学的，主观的，玄学的或国家主义的，不是科学的。

我们的新历史观，应该像照相的对光一样。对于所看的应该清楚，正确，不能支离恍惚。把一桩事情，看得畸轻畸重，都是不当。历史上的事实，各有比较的关联的位置。所以我们不能用主观的神学的玄学的或国家主义的观察去研究历史，我们要采用观客的科学的方法考究历史的真相。

（四）

我们研究新历史有什么用处？历史不是为博学的人做广告的。人的知识的价值在乎应用在人生上。假使不能应用，只变为贵族阶级、知识阶级的装饰品，那就没有普遍的价值。历史也不是我们的借鉴。古时之情形与现代不一样。如自然界的花必须有水、有热、有光而后能生长。要素简单，可以推论它的生长变化的情形。人群变化的历史不能如是简单。故不能以古事为今事之榜样。人类之生活状况不同，而生种种之情形，如国会、革命、复辟、文化运动等各国皆有，而现象不完全相同。人类的情形极其复杂，不能以孟子所说的五百年一治一乱之语包括历史上的变象。由此观之，历史于我们不能考鉴，可以不必研究。历史既然不能作考鉴，吾人又何必研究呢？欲解决此问题、必须从进化论的眼光观察，现代与过去相衔接。明古代过去之事，即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同胞。明白人类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希望。简言之历史是与人一种看法。

人类思想的习惯和社会上情形的变迁，速度向来是不一样的。前者永远是比后者迟缓。我们最容易有的，也是最常有的危险，就是用已经陈腐的情绪，观察现在的问题，并且用已经陈腐的思想解决那个问题。我们生活向来不能完全的与所处的环境相

调和适应，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对于现在的问题，用陈腐的脑筋观察，用陈腐的脑筋解决，那永远没有解决之一日。所以改良现在的社会，绝对不能用古时之社会做参考。更不能因袭固有的制度或社会的惯习。应该先求明白现在的情形、现在的思想。但是要求明白现在的情形和现任的思想，需先知道他们有怎样的经过。过去的事实说明现状何以如此。历史所研究的，不是过去的事实若何，是怎样会产出那样的事实。这就叫“历史的观念”。

历史的用处不是供给人类行为的前提。但是我们的行为也应该有根据，有基础，乃不致有盲目的无意识的行动。那个基础就是要对于现状十分明了。要想明白现状，必须对于过去具有充分的知识。杜威博士曾说过：读历史是明白现在不是解决现在。

这是我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的教育研究会的讲演，由该校学生张世泰君笔记后，又加修正增损，成了这一篇文章。愿意研究历史的我介绍读下列各书：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Adams: Historical Literature (参考用)

Pollard: Essential Facts of History

Yooch: 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s

H. G. Wells: Universal History

(现正在刊行中尚未出完。Wells 是当代有名的小说家，小说以外他曾著了许多社会学的论文，都是极有价值的。去年夏间我在梁任公先生席上曾遇见他，他说正在编述世界通史自人类发生直至近代，现在已出了两册，可称为一种模范的“新历史”)

对于时局的我见

陈独秀

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说：中国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时常发出对于政治上有力的舆论。现在安福倾覆后上海方面对于时局的舆论，颇不一致，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下：

（一）总想“不劳而获”，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这次打倒安福派，只是吴佩孚一军的力量，别人都坐观成败。若是事后说便宜话，或是提出过大的要求，这是一定没有效果的。我们想“获”，必须要“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耻。至于左袒安福和假的先生们，正应该闭门思过，若还厚起面皮，拿国民的名义来唱高调，只好请他到假国去做安福国民，中华民国实不能容这样没廉耻的人！

（二）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的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的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

（三）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我们虽然应该承认它的威权，但未可把它看做神圣。因为它不是永远的真理，也不是全国国民总意的表现，它的存废是自然跟着一阶级一党派能够造成国家的权力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法律是强权的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法毁法，都是不懂得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它，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它。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四）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

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一个农夫

双 明

一棵春山似的大树，
撑住火烈烈的太阳。
树下坐着一个抱腿席地的农夫，
喘吁吁地在那里凉凉。
锄头横担在两跨上，
斗笠乱撂在树根旁。
两只精赤的胳膊紫堂堂地拥着宽阔的胸膛。
心头只是辘辘撞：
想！
“今年的收成或许不坏，
却短伊一个人帮着忙！
伊那肚子郎当；
伊那事便在这月头上。”
微微地一阵风，摇曳来清爽；
却带着布机声响。
“唉！伊又闲不惯了！”
忙提起锄头，拾起斗笠，火烈烈的比太阳还要忙。

泥菩萨

双 明

你那伟大的身躯，庄严的相貌，什么也轮不到你消耗。只可惜你满腔抱着的灵苗，反不如料草；料草落肥田，会变黄金似的稻。

你偏偏朝也香花，晚也烛爆。

渠们雕镂你、粉饰你、供养你的，也无非贪图一饱。

但是你要知道，

仰仗你的饱了几个，却饿了多少。

从今后我愿你碎碎纷纷，回到陇上田间，作成些春华秋草！

就算你眼前挨着人家笑，

将来你也免得人家吊。

泥菩萨呵：

渠们替你做成的噩梦，你到几时醒了？

紫踯躅花之侧

康白情

一对赤着脚的小儿女，

（至多不过十六七罢）

搬了满车的稻梗，

慢慢地走过紫踯躅花之侧。
妇人推着；
男子挽着；
曼声歌着；
叽嘎叽嘎的车声，
浅不凌，浅不凌的鸟讴声，
自然成韵地和着。
蓝花的白帕子漾着满田坎的紫踯躅花。
紫踯躅花有什么香，
他们并不觉得。
紫踯躅花有什么色，
他们并不觉得。

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东京访新村作

庐山纪游（三十七首之二）

康白情

一

外湖里的水给夜雨后的凉风淌着。
堤上的草吹得只是拜。
两件单衣都凉透了。
摩托车从新坝上直开到妙智铺，
二十几里的工夫就到了。
过眼的东西都飞也似的过去，
只觉得满眼只是莽苍的。
莽苍苍的之中蜿蜒着几条红的道儿。
莲花洞怕被云迷了。

山邪？
云邪？
哪里看得清楚呵？
却又何必看得清楚呵？

二

无勇莫游山，
我心里常常地这么想着。
十八里的山程远么？
你自己不做工，还要带累几个人跟着你不做工，
还要拿钱买些痛给他们，
这个理出在哪一部经上？
你的脚带来干什么的？
你自己不走，也算你自己游山么？
这时我心里更不断地这么问着。
一个提包一支杖，
更脱下一件单衣，
飞也似的我就往山上走去了。

寺哪，庵哪，洞哪，
我也没有心问他，
只韵着流泉磋，
望白云的深处上着。
饱我有凉透了的粥；
饮我有激流的泉；
润我有霖霖的雨。
——我还有什么不足呢？

究竟他们的担负要重些，
挑担子的也给我赶过了，
抬箱子的也给我赶过了。
我们的衣裳都湿透了。

看看就上到筋竹岭了。

山阿里流泉打得欵里孔窿地响

引得我要洗澡的心好动，

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兰式的茅店，风吹得凉悠悠地，

引得我要歇憩的心好动，

我就去歇憩。

隔座一个挑担子的，

蒲扇不住地扇着，

茶不住地喝着，

周身的汗不住地流着，

眼里带着一种惊诧的神光，不住地把我打量着，

引得我要问他的心好动，

我就问他：

“朋友，好汗呵！

几颗汗换一个钱呢？”

他望着我笑了一笑，

却不曾想出话来答我。

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至十二日

斗虎五解

康白情

一

谁能剪虎的爪，能取他的牙？

不能，就莫如央它们自斗。

二

你真不能剪他们的爪，取他们的牙么？
不要因为你是徒手呵！
赶紧修好你的枪，
装上你的弹。
它们斗的要斗死了，
斗的要斗伤了，
——至少也要两个都倦了。
你一枪就把它们结果了！

三

你不要爱它们，
所以你不要劝它们；
因为它们一天总是要想噬你的。
你不要怕它们，
所以你也不要助它们；
因为你助它哪个斗胜了，它还是要噬你的。

四

斗虎虽不免要糟蹋你些粮食，
但结果了它们，你就永远幸福了。

五

斗呵！虎呵！斗呵！
斗而死诚不若斗而生；
不斗而生又不若斗而死！

一九二〇，七，一三，于九江

新闻记者“The Editor”

Bjorson 卞尔生 著 沈性仁 译

第二幕

(布景) 城内别庄区域里的一条街，和它平行的后面一条街，两街之间有两所房子，都在花园里的，有一所正面的一半突出在戏台右边。戏台左边是第三条街，它和后街相接成一只直角。第三条街的左边就是那树木森森的公园。右边靠前些是一所两层的楼房。宅前有一个极窄极长的花园，四面围着铁栏杆。栏杆的一边开着一扇门。这间房子的正门却对着铁门的后面。正门旁的小窗上点着一盏灯；楼下那些窗都是漆黑的；楼上的窗从那极厚的窗帘里透出些微光线来。那天正是冬天的晚上，街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浓雾包围着，路灯的光蒙蒙眈眈，越远越不清楚。开幕时，一个点灯的从梯子上下来，他正点着那屋角上的灯。

点灯的 (刚下地)。像这样浓雾里这些灯点不点都是一样。(艾薇吉夫人在一窗边拉开窗帘。开了窗往外看。)

艾夫人 我爱，今夜雾真浓，我连对面的街道都看不清楚。

艾 (走到窗边，身上穿着皮外套，头上带着帽子。) 好浓！——这倒更好，我爱！(两人退回来；关了窗，拉好了帘子。街上有两人从右边走来，谈着话。)

行人一 这个雾国——从前的观念以为雾国是知觉昏迷，不分明幻象，能使知识暗昧，蒙眈，如同在雾里这些煤气灯似的。

行人二 是的，人是利令智昏的时候，但是我们有这良心可以明烛，引导，智昏的。你看我们后面这所房子——是蒸白兰地主户的。他把他的知识用在那做魔鬼的事业上——酿出白兰地酒来迷混全地方的人——在这种地方上正用得着引导的明烛呢。

行人一 啊，唔，——从前的观念以为雾国是——。(他们直向左边到公园去，两人谈

话的声音也渐渐听不见了。格脱洛脸上蒙得厚厚的，颈上围着皮领子，慢慢的从公园里出来，走到一个角儿上站住了，望一望前面的街道，遂向右边慢慢的走来，他一边走着一边抬头望那房子。他还没有走开，艾薇吉就从正门里出来）。

艾 这时候他该回来了——我没有这胆量到他家去求他，不知他许我进去不许。我不敢单信那医生。——这种悬念实在可虑！（他看见格脱洛向着他来吓了一跳，不过在雾里看不清楚是谁。格脱洛忽然转身向他来的路上走回去）是谁？在这雾里，真叫我吓了一跳！他的皮领子有点像——不会，不会，这不至于。我能不让一个人看出来才好呢（把他外套的领子扯高些，只露着他的鼻子）。他们两人都骂我懦夫，实在都错了。自尊自重，极力要躲避嫌疑的人决不是懦弱。咳！专好搬弄是非的人的思想当然是不同的！——现在我的行为既不尊重旁人的意思，又不顺从我自己的心愿，也不管人家的笑话——全为着怕闹出丑来——那是勇敢有胆量的人。并且这还可以佩服的，因为为他家庭，为他事业的利益和合乎礼法的起见，这样的作为是可钦佩的。（他看见他家的门一开却吃了一惊。约翰从街上走来进屋去了）。有人从我屋里出来吗？不是，有人进去。哼，哈拉特雷恩这种胡话，因为我反对做党员的缘故，会叫我懦夫！他们现在最高的呼声是——无论哪一个人都得在政党里赞助一方面的。哎！据我说，在现在的时候哪一方面也不赞助才格外勇敢呢。（又吃一惊）是谁？啊，还是那个妇人。她也在那里等人。我想我们两人都要受凉了（走来走去的）。在自己门口这样走来走去守候着，心里觉得很难受似的。懦弱？吁！假使让人在大街上任意凌辱，而自己一点也不抵抗，那才是懦弱呢。我盼望他不会走别条路罢？那条街上来往的人太多，很容易使人家——。我想我还是绕个弯儿向市上那边走去，稍稍走远一点再转回来；这样可以不叫人起疑心。我一定要赶着他，因为他的报纸立刻就要付印去了（向他自家房上一望）。我那可怜的妻子，为了我，惊心吊胆的坐在那里！（往右边走。他刚走开，大门开了，约翰悄悄的出来）。

约 他是出去了！哈，他一定再要进来的！我一定要等在这里捉住他，我一定！脱拉，拉，拉，拉，拉！我可以在这雾里玩着，等他回来；于我没有什损害！最好在街上拿住他；使他不至于麻烦大嚷，并且使他逃不脱我的手！脱拉，拉，拉，拉，拉！（往右边笑了出去。一会儿工夫，哈拉特从公园里出来。他穿得很像艾薇吉穿的，就只没有把领子拉起来）。

哈 他窗里有个灯光！那是他一个人在屋里。现在我怎么样呢？我来此地已经看见两次的灯光；现在我看见——我一定得走了！再会，我的宝贝！要耐心，等着！我

知道现在你想着我；我也知道你心里觉得我也想着你！（他刚回头过来看见格脱洛脸上蒙着纱，将走近的时候就向哈拉特这边扑了过去，去了面纱，落在他怀里紧紧一抱。）

格 我确信你，假使你不能再到这屋里去，你一定会在这外边！吾爱，我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

哈 不会——无论现在，将来，以至于永远。

格 方才我在这雾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想着我们的身外虽然被那些黑暗，惨淡包围着，但是我们的心里，的确存着光明和热情。

哈 是的，我对于我们两人的爱情是最确实相信的！雾也许可以蒙蔽我所求的目的，所走的路，和我站着的地，疑惑的念头有时候也许可以攻击我的信心，但是我爱你的心能够穿破这所有的雾，还是极纯洁光明的！

格 我很感谢你，我的宝贝！假使照这样，那是没有东西我们不能胜过的了！

哈 当然的，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格 我可以猜出来的。

哈 你病是真的吗？你为什么永远没有告诉我？

格 没有病，那医生不说实话；我没有病！即使有，什么妨害？我会活到我可以——并且在没有死之先还要尽我应尽的义务呢！

哈 那才是正当的看法哪！

格 但是我并没有病！我受苦痛，倒是真的——每次你受人家攻击的时候，或是我父母为了我受苦痛的时候，好像受苦痛似的。因为我使他们受这种受不了的苦痛，并且使他们在毫没有预备的时候遇见这种事情，所以使我心痛——他们都是好心为我，总想把这事情隐藏起来。但是我不能把事情改变的。我们是为了一桩事情奋斗，就是你信以为对的，而我也以为对的；为争一件好事情而牺牲也是值得的。

哈 你这又好又忠义的人！——你是我的！（抱住他）

格 你应该听我祖父所说的话！

哈 是的，这位可爱的老人好吗？

格 多谢你，他近来虽然不出来，倒是很好。他现在也在那里做你的事情，他说假使你求上帝引导你，你所求的不会错的。哈拉特，你会永远像现在那样——善心、纯正——吾爱，你可以吗？不会像其余的人——什么也没有，不过愁苦、怨恨，满口的主义和结果，还有种种别的，并且常常攻击别人吗？假使一个人勉强要学那种样子，做政客简直是不幸。

哈 我要做你要我做的人！我想，看这个人在社会里的作为，就可以看出他在家庭里

的作为来了——或是他有个真家庭，或者像是真家庭，或是不过有一个居住之所——意思就是不是真家庭。

格 求上帝的帮助，我要给你造一个光明、愉快、安适的家庭！这雾是非常可爱，因为它使我们想起这样的家庭更为满足、安适、愉快！并且使我们觉得在此地很清静的。没有人出来坐车、散步，我们可以随便高声谈话，因为我们的声音被这浓雾消灭了。啊，我现在又觉得很快乐！你知道我以为稍稍受点窘迫倒使是好，可以我们会面的时候觉得格外宝贵！

哈 但是，吾爱，你要知道这样和你会面——像现在——。

格 （两人一同走来走去）是的，当然的！我把你现在怎样忍受的完全忘记了。我说的闲话太远了——。哇，我真不知道我现在处于这样苦痛的地位，怎么还会这样快乐。但是，你知道，我整天坐在我祖父旁边心里想着，连话也没有工夫说。我常念书给他听，有时他也加几句批评，但是他已经差不多不是今世的人，而是来世的人了。（他们远远的听见一声咳嗽，两人都吓了一跳，因为他们辨别这声音是谁。只见那新闻记者和艾薇吉同在一块儿走来，那条街却和哈拉特和格脱洛所在的地方平行的。艾薇吉说话的神气很恳切的，但是隔着浓雾看，不很清楚。又见约翰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他们都往公园里走去）

哈 我听见仇人的声音！我看见他在雾里一闪，正在那里和另一个人谈话。

格 就是这样的天气，他也常在街上吗？

哈 我们不要让他来搅扰我们。（他们在房子前面来往）

格 你知道我在这里撞见谁？我父亲！

哈 真的吗？果然不出我所料；那一位就是你父亲！

格 你想是吗？可怜的父亲！

哈 是的，他太懦弱。

格 不过你应该好好地待他。他是个好人。只要想我母亲怎样爱他，这样专心待他，因为他是个好人！

哈 他是好人，又是一个能干人。但是，但是，但是——

格 他们过的很平安的生活。我们青年一代负的责任，尽的义务，应当比较上一代重。不过我们不应该跟他们发气。

哈 我怕跟他们发气是很容易的事。

格 不要那样，学我祖父的榜样，他要对于可以劝导的人就平心静气的和他们说，要是不能劝化的，也就很和气的待他们。你懂吗，吾爱？——只要和气。

哈 那么，今天——他们身受的，和待我那种不应该的情形，我该忍受吗？

格 真会那样坏吗？

哈 我可以这样说，那种情形你决计想像不到的！

格（呆立）可怜的父亲！可怜的父亲！（两臂抱住哈拉特的脖子。）吾爱，就是他们有缺点，还得好好待他们！你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孩子，这是上帝的命令，即使我们不是他们的孩子，也得如此。

哈 我现在只要把你从家里抱了出去！你的爱占据在我的心里和我的意志里。并且使我的心，我的意志纯洁。我现在是在厄运之中——所以我愿意你在我身旁！

格 听！——今夜我和你到你的会里去罢！

哈 好，好——我来带你去罢！

格 在这里门边！

哈 好了！

格 还有一个地方，现在我愿意同你上市去。

哈 那么，再要把你送回家里来。

格 你反对吗？

哈 不，不反对！你在路上还可以教导我好多东西！

格 是的，在我们回来之先，你可以做聪明的！（两人往右边走去了）

（那新闻记者和艾薇吉从公园里出来，约翰跟着他们，没有给他们看见，他们两人站定了一息，约翰偷偷的走到他们的右边来。接着听见很急的声音，几次那新闻记者大声说话，都被艾薇吉止住的。他自己说话的声音极轻又极低）

艾 但是我私人的事情于你的——或是公众的有什么关系？我不愿意和政治上生什么关系。

新 那么，你对于他就不应该生什么关系。

艾 我初次见他，他还不是个政客。

新 但是他做了政客之后，你就该和他断绝关系。

艾 你做了政客之后，我也应该和你断绝吗？

新 让我再说一遍，方才我们讨论的并不是我。

艾 吁，吁！你是个什么东西！假使有人嘲笑你，你就要大发其怒。但是你总愿意在你周围的人，一个个的受你攻击！

新 你想我是我自己吗？

艾 要不是你自己，是谁呢？

新 我不过是个公仆。

艾 就是公众的刽子手罢？

新 你要给我这名字也可以的。但是总有一天你要受这句话的报应。

艾 你瞧！嘴里总是报应！——复仇！

新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受这句话的报应！

艾 你完全疯了！——呸！我满身出汗，如同暑伏里大热天气似的！（改变他的声音。）想想我们当时同在学校里的时候——你没有上床睡觉之先，总得要来谢我，因为我们两人同着愉快的时候！

新 胡说，没有那么回事！人家和我说好话，我是最恨，最看轻，不齿，痛心疾首的，我不信那些鬼话！

艾 但是你应该相信我的！

新 不信你——我今天看得极透彻了，假使你遇见困难，你还要靠着我。

艾 谁不依靠他的朋友呢？莫非没有人打算他们的吗？

新 我不，我没有朋友。

艾 我不是你朋友吗？你想你要是遇见了困难，难道说我会不理你吗？

新 那是假君子！就是我用得着帮助的时候，你也想不到给我帮助的。

艾 我没有帮助你过吗？

新 那也是假君子——你以为我要的帮助就是金钱？不是！人家骂我不名誉——虚假——你，是我“老同学”，又是“邻舍”，你也从来没有这个胆量为我出来。

艾 我因为从来没有干涉政治过。

新 （大发雷霆）那更是假君子了！又是你的托词！

艾 嘿呀，嘿呀，嘿呀！

新 你想拿假话来原谅你！你是加倍的不老实！——还想我能够哀怜你！

艾 老老实实，无论多坏，我决没有打算陷害你。

新 你有这脸子，拿他来算你的好处吗？从头到了，都是你的算计！你以为这是最好的法子，使我想起你以先的恩惠，并且因此可以报德你。

艾 这真讨厌！

新 哇，你实在狡猾极了！你代表另外一种财主，其实你的钱财并不是好来的——

艾 你又要讲到那里去了！

新 并且做一个上等社会里的标帜。你所以把一位新闻记者认做你的朋友，为得有时候可以帮你的忙。这话你不承认吗？

艾 无论我们的志愿多少高尚，其中总含有一点点计算的色彩。但是不幸你所能看见的，只有计算。虽然这不过占全体中极微小的部分。

新 啊哈——我领教过你了！

艾 那么，你对于你那政党的团结力也一定领教过了。

新 我的政党的团结力！

艾 总之，唯其有这团结力，所以现在能使你像现在那样。

新 是这团结力使我这样的？

艾 你有朋友在那政党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些朋友宁可立在党外，但是你遇见困苦的时候，他们仍然给你忠告，并且帮助你过。那是不能不承认的。

新 在政党里有我的朋友吗？哇，是的，假使我们的政党失败了，抢着先跑走的就是那些好顾问。他们总是把我往前挤，往前挤，使舆论都厌烦了，就把我排斥在外，谁也不管我了！用这种奸诈的方法在政党里，他们用新的微风吹着那政党的篷帆，向前驶行——但是把我丢开，随便漂流！——虽然我曾经为了这班人用过我的全能全力去奋斗！我看不起我的敌手——他们不是鄙夫，就是盗贼，不是蠢货，就是骄狂的。而拥护我的乃是善于谄媚，呆笨而又懦弱的人。从头到尾，这一班人我一个也看不起他们！假使有人保证我永可以不写文章了，把我右手割去，到一处离此地几千里远的地方去，我预料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个美满的生活，我想我一定要做的！——我看不起这群东西——啊，我实在看不起他们！

艾 这也太利害了！你在宗教里头找不出安慰来吗？或者无论如何，还有你的新闻报纸呢！

新 我的新闻（报）纸，是的，——但是你想那于我有什么好处？你想我的样子是虔诚吗？

艾 那么，你为什么做呢？

新 你也许以为我为你做的？——或是为了国家的昌盛，社会的秩序，或是无论什么你们这班懦弱，自利的人所想的？不是，这全人类把火药子弹拿来互相争斗，那些火药和子弹实在不值得。

艾 你既然以为所有的事情于你都没有一点价值，那么你为什么要来胁迫我，差不多把我逼死呢？

新 你真以为我能迁就，就是饶恕你或是别的商人吗？——所以你才可以得意说，“你看他不敢！他不敢和资本决斗！”——或是“你看他屈服了——他逃走了！”不行；我所要做的就是埋一个地雷在地下，把我和你们，所有的人，一轰而尽，炸得像天那样高！

艾 我和我全家的快乐，生趣，因为你为了一点小事不肯迁就，都要牺牲掉！——哇，我觉得浑身冰冷！

新 哈，哈！很好，你也难得把你的真情说出来了，因为提醒我可以把这段认真的胡

话可以完结了！（看他的表）已经过一刻了，赶快罢！

艾 你真着急吗？

新 我常跟你闹着玩儿，那是真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见了明天早晨这个玩笑，以为怎么样的。

艾 我告诉你，我是要严重拒绝的！我决不解散这婚约的！你要把我登在报上，只好随你便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新 吧！没有人是那样的。那么，你要拒绝吗？再会！（径自去了）

艾（追上去）不要走，不——你上哪儿去？

新（站住了）不上那儿去——就回家了。

艾 你决不会把你所说的办去罢？

新 哈！哈！哈！（往前走）

艾（跟着他后面）不要走，听呀，听我一回！

新（回头）你时时在路上发明你的妄想，或是你心里的恐惧，时时把我打住了，我想我有那么大工夫来答你吗？（走去了）

艾 你这疯子——听我说！（那新闻记者又站住了。）老实告诉我，你到底要怎样办？

新 胡说！（往前走）

艾（追上去）你要登报说我把这婚约解散了吗？

新（站住）比那强些——我要到满城去散布这段新闻，使这新闻到处都传遍了，所有的新闻记者都可以得到这个消息。

艾 再给我一两天的工夫，可以把这事情仔细去想想！

新 那不行——你不能这样按住我！这时选举的时候，所以要使别一方面的人知道，所有的好人都离弃他们了。

艾 不过这是假的，你知道！

新 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但是你辞了证券交易所的职，和你在公众的位置选举不着，绝不是假的，我可以担保的！公众的舆论，不是闹着玩儿的，你知道！

艾 这是由你发生的！

新 罢！舆论是最没有信用的朋友。

艾 但是，舆论毕竟是谁组成的？

新 啊，不好——你不要再引我跌到陷阱里去罢！至于——谁组成舆论这句话，是很难说的。

艾 这是真——！你不会把他登到报上去罢？

新 解散婚约这段新闻，用邮差传送起来是很快的——哈，哈，哈！（咳嗽一声，放出

郑重的声音)但是和一个耻辱你朋友的人认做亲戚,实在是不能的。你究竟出诸本意解放了没有?

艾 这罪当然要加在我身上的!我知道他的头等保证书不久要靠不住了。但是我的女儿——咳,你是不会懂的。这情形实在是和平常不同的,并且——,喂,我们一同上去和我妻子谈一谈,好吗?

新 哈,哈!——你今天早晨把我赶出来的!

艾 哇,你不要把那个记在心里!

新 (看他的表)过半点了!不必再多推诿了——你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

艾 (心里交战着苦痛)不行!我再说一句不行!(新闻记者走了)不错的,不错的!——叫我那么做,简直要我的命了!

新 “资本家安心守着他的地位,他用不着顾虑,”如此,如此——那是“普通的形式”是不是,你那有头等保证书的人?哈,哈!再会。我回家去派我的下人送到印刷局去;他等我好半天了。(走去了)

艾 (跟上去)你这最残忍,最狠心,一无顾忌的——

新 (刚笑着,忽然做得很庄重)嘿呀!你看见吗?

艾 (周围着)什么?哪里?

新 在那边!

艾 是那两人吗?

新 是的——你的令媛和哈拉特雷恩先生。

艾 不过他今天早晨赌誓过永远不再上我家去了!

新 但是他可以在你门外头,如同你现在所看见的!这些反对党,他们虽然声明承认过的,做的时候总要留一点地步!这些卑鄙的人你信不得的!到这边角儿上来。(他们过去了)

艾 在街上浓雾里这种密会!想想我的女儿她,可以让他自己受这种光景!

新 坏的接触可以毁伤好的礼貌!你对于那种细密的事情简直办不了,艾薇吉。你在那一方面实在选择错了!

艾 但是他似乎——

新 不错,不错,我知道!他发展成怎么样的人,一位真真的绅士可以揣摩出来的。他有一位哥哥,你是知道的!(哈拉特和格脱洛臂挽着臂慢慢的走来)

格 在你哥哥病中你得了不少美满的证据,就是城里有许多和你表同情的证据——对不对?

哈 不错,是有的。我没有遇见对于他有什么坏感情的,各方面都是存着好意——除了

一个人当然是特别的。

格 就是他，也有心肝的！我好像听见从他心里发出悲苦，失望的声音——那个声音正在他话说得最利害的时候。

哈 是的，用不着利害的眼光就可以看出来，他所以弄得许多人不乐，实在他自己比旁人尤其不快乐。

新 他们谈的什么鬼神鬼道？

艾 这里我们听不见，有雾挡住他们的声音。

新 那么，稍为走近一点！

艾 不等他们分手之先，你就只明白他！

哈（向格脱洛）你手里拿的什么？

格（脱了他的手套，摘下他手上带的一个戒指）这戒指是我行坚信礼的时候他们给我的。你的手给我！把你的手套脱了！

哈 你要我带带你的戒指吗？我带不上罢？

格 带在你左手的小指头上呢？行！

哈（带上了）这样我可以带。怎么样呢？

格 你不要笑我，这时候我鼓励着我的勇气做的。先前实在为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跟你走得远一点！把我的话说到这里来，你明白！我信服你的快乐，也就是我的，是由于你的仁爱得来的。今天夜里你有这选举会，这是你一生的关键。假使你当着所有的困难，窘迫，能够做一个仁爱，和平的，善心人，你一路可以得着胜利！（拉着他钮子，好像难以为情的样子）所以我要你带上这戒指，可以提醒你。这里头钻石发出来的光，是到你心硬，忘了我们两人的时候代替我掉的眼泪。我知道我是太蠢（赶快擦了擦眼睛）但是现在说到这点上，我不会说我怎么——不过只要你把他带上！

哈（亲她嘴）我把它带上！（缓缓说）这纯洁，明亮的光线使我的生命发生一种光明。

格 多谢你！（两臂伸过去抱住他的颈亲他的嘴）

新 他们现在这种举动是对的吗！哈，哈，哈！

艾 我看了受不了！（新闻记者响咳一声）你做什么？（那新闻记者望那间壁一家的门首按铃，门开了他就笑着进去）

格（被哈拉特正抱着的时候，忽听见咳嗽的声音，吓了一跳）那是——！

哈 这声音很像他！（转过头来看见艾薇吉）

格 父亲！（转身要逃，但又停住了）不好，逃走是懦弱的（回来站在哈拉特身旁，艾薇吉走过来）。

艾 我不想到我的女儿，一个好好教养成的姑娘，会有秘会在街上和……和……

格 和他的未婚夫。

艾 和一个轻慢她父母的男子，并且因为他自己的行为，从我们家里被赶出来的。

哈 从汝们的家里赶出来，是真的；但是没有被我的未婚妻赶出来。

艾 倒是一个很好的解说！你想我们会允许一个侮辱她父母的人做女婿吗？

格 父亲！

艾 不许说话，我的孩子！你自己要知道的。

格 但是，父亲你也决不希望他在我们家里受你这种待遇和羞辱罢？

艾 你倒教训你的父母？

格 （两臂抱住他父亲的颈）我不是要教训你。父亲你自己知道的，哈拉特于我们比方才走的那个人有的价值高的多，高的多了！（在这时候那印刷局里的伙计正从新闻记者的家里出来，在他们身边走过，往城里去了）

艾 （看见这伙计想要走开）进去，格脱洛，我有话要和哈拉特先生谈一谈。

格 你和哈拉特谈的话，我没有不能听的。

艾 是有的。

哈 为什么她不能听呢？你所说的就是解散这婚约。

格 父亲！（从他身边走开了）这是真的吗？

艾 唔——因为不能是别的，现在只好说是真的了。那就是说，为暂时的。（走过一旁）天呀，等到这些事情都完了，他们还可以和好的！

格 （她站在那里，吓得如同听了一声霹雳）我看见你和他在一起！哎，所以是这样的！（望着她父亲，泪如雨下，遂即奔到门口，拉铃进屋去了）

艾 怎么回事？她是怎么回事？

哈 我想我知道。她觉得她一生的快乐被人做买卖（向艾薇吉行一礼）。再会！（往右边走去了）

艾 （不说话站了几分钟）买卖？有些人把事情看得太认真。这不过一种计策——为得可以避去这艰难罢了。为什么我对于这事情摆脱不开呢！他们两个人把事情说得太大了；头一个这疯子和我闹了一顿，现在又是哈拉特对我说“再会”，说话的神气地都塌下去似的！我……我……觉得一个个都离弃我了。我进去到我妻子那里……我宝贝的，贤惠的，妻子，她能明白我。她坐在楼上，替我很担忧。（他转身到他自家屋边；但是到了园门口，他看见约翰站在那里）

约 （恭恭敬敬的举手行一礼）艾薇吉先生，恕我唐突……

艾 汝，约翰！滚开！我不告诉你永远不让你进这扇门吗？

约（很恭敬的）先生，我站在门外也不许吗？

艾 不许！

约（挡住艾薇吉的路，不过还是做得极谦恭的样子）这里门边也不许吗？

艾 挡住我的路干什么，你这混蛋？

约 要我帮你去呼救吗？先生（大声呼），救啊！

艾 不要嚷，你这醉鬼！不要捣乱！你要干什么快些！

约 我要请问你，先生，你为什么辞掉我。

艾 因为你是一只猪，喝醉了之后说那些胡话。你不知道你使我进退两难。悄悄的快走开罢！

约 这件事情的底细我都知道！我一直跟在你和新闻记者的后面，你知道！

艾 什么？

约 这些论说，要登在报上的，那印刷是停着，专等着他们。

艾 嘿呀，嘿呀，约翰！那么你都听见了，是不是？你太聪明；你不该当仆人的。现在，你给我滚出去！这里有一两个先令给你。再见。

约 多谢你先生——原来是这样的，先生。我记得你跟那位好新闻记者整晚在一块儿的时候，有多次我给你们送信到新闻的印刷所去，所以我想这一次也可以照旧送去。

艾（吓得向后仰）什么？你干的什么？

约 就是要报你的德，先生。我去告诉他们，使他们可以把这些论说印刷出来。

艾 什么论说？

约 关于你的论说，先生。我说“印去”他们就印去。哇，他们怎么样印完了，就把这些报纸送到邮局去了！

艾 汝这铁面皮！啊，这话决不是真的！我自己看见那个伙计跑到印刷所去收回那命令了。

约 我在外边把他捉住了，告诉他艾薇吉先生家里已经有信送去了。我又给他六便士，叫他到选举演说会去；我想他一定跑去，赶得上，因为现在已经是七点多钟，正赶上这时候。对不起，先生，现在是过了七点钟了罢？

艾 你这混蛋！你这没有良心的畜生！

约 先生，汝要愿意看的话，你可以看看这张报。

艾 你买了一份吗？

约 是的，先生，每次第一份出来的，总是送给那新闻记者的，所以我自告奋勇给你取了来。先生，你一定急于要看的！（取出来给艾薇吉）

艾（从他那边抢过来。）给我！让我看……（走向门边，但又立停了）不好，一定不能让妻子……这里，煤气灯底下！这肮脏的雾！我看不……（伸手到衣袋里找他的眼镜，把它带上了）啊，好得多！（擎着报在灯底下）真不幸！混账！那论说呢？哇，这里……我看不很清楚，我的心跳！

约 先生，我给你请医生去？

艾 汝给我滚开，你！（先把报纸举上看，又放下看，为得看仔细点。）啊，在这里呢！“证券交易所”——哇！（把报纸渐渐放低了）

约（学他的话）哇！

艾（想要去读）做这多少卑贱的事情！

约 哇，看下去，看下去！

艾 这胜过了我向来经过所有的事情——哇！

约 哇！我们是倒霉！

艾（擦他额际）看人家受骂，和看自己的是多少不同！（接着念下去）哇！哇！真可怕，阴险的奸徒！这里他怎么说？我得从头至尾再读一遍！哇！哇！

约 往日子早晨，你常看着报，你笑得甚至于把你躺着的床震动的声音我都听见的！

艾 是的，我常笑人家的！（读。）不对，这叫人不能信的！我不能再往下念了！这要破坏我在城里的地位的。我可以听见个个人笑我——他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打算好了有意做得非常滑稽的！（还想往下读）啊，这里还有！（读）这里说的比别的更利害！（把报纸沉下点，喘着气，还要往下读）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一定要等着！样样东西好像在那里转——我的心跳得很利害，我知道我一定要发病！我交的朋友是一个坏蛋！一个共患难的是个什么东西！一个没有宗旨的狡贼！并且这个羞辱——羞辱！他们怎么议论那交易所？怎么？我不敢出大门去了，至少总要几个礼拜！那么人家不过说我病在床上！哇，哇！我觉得所有的事情这就完了！

约（惦着的样子）先生，我可以帮你忙吗？

艾 你不要管我！不，我立刻要去报他的仇！我就去叫他的门，到他屋里去骂他混蛋，还要唾他的脸！我带了我的棍子来没有？我的棍子呢？我叫人去取，我要在他自己屋里赶着打他。

约（热心的样子）先生，我去给你拿来！

艾（没有听见他）不好，这样做反而更丑！我怎么样报复他？我一定要伤害他什么，要真害他放毒药在他食物里，使他搅得不安宁。像那样的坏蛋不配睡觉。还要使他家里看了这个，个个都不快乐如同我家读了这个似的；还要使他羞得蒙脸，还

要使他们每次听见门铃响都害怕！羞怕他们的仆人听见了。不好，不好，现在我的良心和他一样坏了！这是可怕的生。种下了罪恶的种子要收祸殃的果！现在我明白哈拉特雷恩说的话，没有人应该帮着做这种事的！天呀，听我起誓！我永远不再帮助这种事情了！我怎么去和我妻子说——我爱的、贤惠的，妻子，她不疑到我会这样丢脸！格脱洛我们的好格脱洛啊，无论如何，我立刻可以给她点喜乐。这件事情我瞒不了她们的，不过我要自己去告诉她们，让她们不必看这个了。

约 先生，我还有什么事可以替你做的？

艾（差不多喊起来）不再多说了，你到底可以不管我吗？

艾夫人（开了窗趴在窗外头）这声音一定是从街上来的，总之，吾爱，你在那边吗？

艾（吓的退缩）她在那里！我要答应她吗？

艾夫人 吾爱，你在那边吗？

艾 是的，宝贝，我在这里！

艾夫人 到底是你！我听见你的声音，望着屋外周围看。怎么回事，宝贝？

艾 哇，我心里难受极了！

艾夫人 真的吗，宝贝？进来？还是我下来到你那边去？

艾 不必下来，我进去罢。把窗关了，怕你受凉。

艾夫人 你知道，格脱洛坐在楼上哭着了？

艾 啊呀，她哭吗？我上去！我上去！

约 我帮他上去，太太！（假做要动手）

艾夫人 是你吗，约翰？

艾（很低的声音）你滚罢！

约 是我，太太。他很不舒服。

艾夫人 他不舒服吗！哎，这是他犯了旧病！扶住他，约翰！

艾（如前状）你敢！

约（按铃极响）先生，我盼望你快点好！（向上边窗口喊。）太太，我现在可以离开他了！（临走向着艾薇吉）这件事情于我稍稍有点运气，但是于你还不止此了！（艾薇吉进屋的时候，他往雾中去了。那两个过路人，就在开幕时见过的，这时候在街上回来）

行人一 从前的祖先以为这雾国是在北方，从那边传来混乱的思想……

行人二（他好像没有话说）但是听我一息……你想这个意思？

闭 幕

风 波

鲁 迅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地收了它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柏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筒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柏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

“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

伊的曾孙女儿六斤捏着一把豆，正从对面跑来，见这情形，便直奔河边，藏在乌柏树后，伸出双丫角的小头，大声说：“这老不死的！”

九斤老太虽然高寿，耳朵却还不很聋，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仍旧自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使用斤数当作小名。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常说伊年轻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总之现在的时世是不对了。何况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亲七斤，又少了一斤，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例。所以伊又用劲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儿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饭篮走到桌边，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愤愤地说：“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六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六斤五两么？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称，十八两秤；用了准十六，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

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

“一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还没有答话，忽然看见七斤从小巷口转出，便移了方向，对他嚷道，“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死到哪里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

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他也照例的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因此很知道些时事：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但夏天吃饭不点灯，却还守着农家习惯，所以回家太迟，是该骂的。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铜斗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低着头，慢慢地走来，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势溜出，坐在他身边，叫他爹爹。七斤没有应。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说。

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说：“皇帝坐了龙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

七斤又叹了一口气，说：“我没有辫子。”

“皇帝要辫子么？”

“皇帝要辫子。”

“你怎么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赶忙地问。

“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

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伊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搥在七斤的面前道：“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么？”

太阳收尽了它最末的光线了，水面暗暗地回复过凉气来，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吃完三碗饭，偶然抬起头，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发跳。伊透过乌桕叶，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而且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汗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

道士，却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伊便知道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而且一定须有辫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因为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和他呕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记得，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斤的危险，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

赵七爷一路走来，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拿筷子点着自己的饭碗说，“七爷，请在我们这里用饭！”七爷也一路点头，说到“请请”，却一径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们连忙招呼，七爷也微笑着说“请请”，一面细细的研究他们的饭菜。

“好香的干菜，听到了风声了么？”赵七爷站在七斤的后面七斤嫂的对面说。

“皇帝坐了龙庭了。”七斤说。

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竭力赔笑道，“皇帝已经坐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七斤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无可挽回，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正在不平，趁这机会，便对赵七爷说，“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从前的长毛，这样的么？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从前的长毛是整匹的红缎子裹头，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脚跟。王爷是黄缎子，拖下去，黄缎子，红缎子，黄缎子，我活够了，七十九岁了。”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语地说：“这怎么好呢？这样的一班老小，都靠他养活的人……”

赵七爷摇头道，“那也没法。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不管他家里有什么人。”

七斤嫂听到书上写着，可真是完全绝望了，自己急得没法，更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

村人看见赵七爷到村，都赶紧吃完饭，聚在七斤家饭桌的周围。七斤自己知道是

出场人物，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很不雅观，便只得抬起头，慢慢地说道：

“你今天说现成话，那时你……”

“你这活死尸的囚徒……”

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抱着伊的两周岁的遗腹子，正在七斤嫂身边看热闹，这时过意不去，连忙解劝说：“七斤嫂，算了罢。人不是神仙，谁知道未来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时不也说，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么？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

七斤嫂没有听完，两个耳朵早通红了，便将筷子转过向来，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说：“阿呀，这是什么话呵！八一嫂，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会说出这样昏诞糊涂话么？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谁都看见，连六斤这小鬼也都哭，……”六斤刚吃完一大碗饭，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没好气，使用筷子在伊的双丫角中间，直扎下去，大喝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

噗的一声，六斤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来，捡起破碗，合上了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连说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发怒，大声说：“七斤嫂，你恨捧打人……”

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绕出桌旁，接着说：“恨捧打人，算什么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

八一嫂正气得抱着孩子发抖，忽然见赵七爷满脸油汗，瞪着眼，准对伊冲过来；便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回身走了。赵七爷也跟着走去，众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让开路，几个剪过辫子重新留起的便赶快躲在人丛后面，怕他看见。赵七爷也不细心察访，通过人丛，忽然转入乌柏树后，说道“你能抵挡他么！”跨上独木桥，扬长去了。

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王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嗡嗡的一阵乱，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柏树下闹。他们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关上门睡觉。七斤嫂咕哝着，也收了家伙和桌子矮凳回家，关上门睡觉了。

七斤将破碗拿回家里，坐在门槛上吸烟，但非常忧愁，忘却了吸烟，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烟管的白铜斗里的火光，渐渐发黑了。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些计划，但总是非常模糊，贯穿不得：“辫子呢辫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龙廷。破的碗须上城才能钉好。谁能抵挡他？书上一条一条写着。人娘的！……”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又拿着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他在晚饭席上，对九斤老太说，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

九斤老太很不高兴地说：“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三文钱一个钉；从前的钉，这样的么？从前的钉是……我活了七十九岁了……”

此后七斤虽然是照例日日进城，但家景总有些黯淡，村人大抵回避着，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七斤嫂也没有好声气，还时常叫他“囚徒”。

过了十多日，七斤从城内回家，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问他说：“你在城里听到些什么么？”

“没有听到些什么。”

“皇帝坐了龙廷没有呢？”

“他们没有说。”

“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么？”

“也没人说。”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廷了。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有穿长衫。”

“……”

“你想，不坐龙廷罢了？”

“我想，不坐了罢。”

现在的七斤，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到夏天，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大家见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颠一拐的往来。

小雨点

陈衡哲

小雨点的家，在一个紫山上面的云里。有一天，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在屋子里游玩，忽然外面来了一阵风，把他卷屋外去了。

小雨点着了急，伸直了喉咙叫道：

“风伯伯，快点放了我呀！”

风伯，一点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卷去。小雨点吓得闭了眼，连气也不敢出。后来觉得风伯伯去了，他才慢慢地把眼睛睁开，四围看了一看。啊呀！他怎的会垂在一个红胸鸟的翅翻上呢？那个红胸鸟此时正扑着他的翅翻，好像要飞上天去的光景。小雨点觉着了，拍着手叫道：

“好了，好了！他就要把我带回我的家去了。”

谁知道那个红胸鸟把他的翅翻扑得太利害了，竟把小雨点掀了下来。

小雨点看见自己跌在一个草叶上面，他便爬了起来，两只手掩了眼睛，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他正哭着忽听见有一个声音叫着他说道：

“小雨点，小雨点，不要哭了，到我这里来罢。”小雨点依着那声音的来处看去，只见有一个泥沼在那里叫他去哩。他心里喜欢，便从那个草叶上面，一跤滚了下来，向着那泥沼跑去。他跑到了那里，把那泥沼看了一看，不觉掀着鼻子说到：

“好齷齪呵！”

泥沼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说道：

“听呀！”

此时小雨点忽听见有流水的声，自远渐渐的近了来。

泥沼便对小雨点说：

“这是涧水哥哥，要到河伯伯那里去，现在凑巧走过这里。我们何不也同他一路去呢？”于是小雨点跟了泥沼，去会见了涧水哥哥，一同到河伯伯那里去。

小雨点见了河伯伯，觉得自己很小，便问道：

“河伯伯，我为什么这样小？”

河伯伯笑着答道：

“好孩子这不打紧，我小的时候，也和你一样。”

小雨点又说道：

“大河伯伯，你现在到哪里去？”

泥沼和涧水哥哥也同声说道：

“不错，不错！大河伯伯，你现在到那里去？”

河伯伯道：

“我到海公公那里去，就永远住在他那里了。”

小雨点，和泥沼，和涧水哥哥，都同声说道：

“好伯伯，你能告诉我们，海公公是怎么一个样子吗？”

河伯伯道：

“海公公吗？他是再慈爱没有的了。他见了什么东西，都要请他去住在他的家里的。”

小雨点道：

“他也请像我一样的小雨点吗！”

河伯伯道：

“只要你愿意，他一定请你的。你可知道他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小雨点吗？”

他们四个一路上有谈有笑，倒也很快活。隔了两天，居然到了海公公的宫里去，只见海公公掀着雪白的胡子，笑着迎了出来。他见了小雨点，十分喜欢，问讯到好多说话。小雨点心里也觉得快活，那天竟没有想到家里。可见是到了来，又想回去了。他便拉着海公公的胡子说：

“海公公，你肯送我回家去吗？”

海公公说：

“好孩子，你若要回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你须要耐心些才是”。

海公公的房子，是一个又大又深的宫。小雨点在他的底下住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他正一人哭着，想回家去，忽听见海公公在屋面上叫着他。小雨点跟着那声音，升了上去。只见白云紫山，可不是他的家吗？他见了喜得手舞脚踏地说道：

“看呀，看呀！海公公，那不是我的家吗？”

海公公摸着他的头说道：

“好孩子，我是留不住你的了，只好让你回去罢”。

小雨点也很不忍心离开这样慈爱的海公公。不过他要回家的心太利害了，所以竟

含了眼泪，辞了海公公，向着天上升去。

说也希奇，此刻小雨点止觉得他的身子，一刻大似一刻。不一会，他已升得很高。他心里喜欢，说道：

“今晚我一定可以到家的了，好不快活呵！”

到了下午，他升到了一个高山的顶上，觉得有些疲倦。他向下一看，只见有一朵小小的青莲花，睡在一堆泥土的旁边。他便对着自己说：

“我今天升得也够了，不如休息一刻再说罢。”

说了这个，他便向着那青莲花进行。忽然他的身子，又缩小起来。他着了慌，再睁眼仔细一看：啊呀！他不在那朵花瓣上，又在哪里呢？他此时不觉又哭起来了。

他正哭着，忽听见那青莲花叫着他的名字，说道：

“小雨点，不要哭了，请你快来救救我的命罢”。

小雨点听了很稀奇，不由得止了哭，把那青莲花细细的看了一看。只见他干枯苍白，怪可怜的。青莲花此时又接着说道：

“我差不得要死了，请你救救我的命罢”。

小雨点听了，心里很不忍，便答道：

“极愿极愿！但是我可不知道，应该怎样的救你。”

青莲花道：

“听着呵！我因为欠了水，所以差不多要死。你若愿意救我的命，你须让我把你吸到我的血管里去。”

小雨点吓了一跳。说道：

“啊呀！那我自己又到哪里去了呢？”

青莲花道：

“小雨点，不要害怕，你将来终究要回家去的，不过现在冒一冒险罢了。你愿意吗？”

小雨点听了，心里安了些。又把青莲花看了一看，不由得又疼又爱。他想了一想，便壮着胆说道：

“青莲花，我为了你的缘故，现在情愿冒这个险了！”

青莲花十分感激，果真的把小雨点吸到他的血管里去了。不到一会，他那干枯苍白的皮肤，忽然变了美丽丰满。他在风中颤着，四处瞻望。忽见有个小女孩儿，走过他的身旁。他便把他身上的香味，送到那女孩的鼻子里，说道：

“女孩子，看我好不美丽。为什么不把我戴在你的发上呢？”

那女孩子果真把它折了，戴在她自己的发上。

但是到了晚上，那女孩子忽然又不喜欢这个青莲花了。她便把他从发里取了下来，丢在她爹爹的园里。

青莲花知道他此次真要死了。他又想到了温柔的小雨点，心里便痛苦，不由得叫道：

“小雨点，小雨点！”

小雨点本来没有死，不过睡着罢了。此刻听了青莲花的声音，便醒了起来，说道：

“我在什么地方呀？”

青莲花答道：

“你在我的血管里。”

小雨点听到这里，才慢慢地把往事记了起来。他叹着气说道：

“青莲花，你自己又在哪里？”

青莲花便把他的经历，一一的去诉了小雨点，他又说道：

“小雨点，现在我可真的要死了”。

小雨点着了急，说道：

“青莲花，青莲花！快快地不要死，我愿意让吸我到血管里去。”

青莲花叹了一口气，说道：

“痴孩子，现在是没用的了。况且你已经在我的血管里，我又怎样能再吸你呢？但是，小雨点，你不必失望，因为我明年春间仍要复活的。你若想念我，应该重来看看我呵！再会了。”

小雨点哭道：

“青莲花，青莲花！快快不要死呀！”

但是青莲花已经听不见他了。小雨点一面哭着，一面看去，好不希奇：他哪里在什么青莲花的血管里，他不是明明在一个死池旁边的草上吗？他把死池看了一眼，央着说道：

“泥沼哥哥……”

死池恶狠狠地说道：

“我不是泥沼，我是死池！”

小雨点便道：

“死池哥哥，你能把我送到海公公家里去吗？”

死池哼着鼻子，说道：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小雨点听了，知道没望了，不由得又哭了起来。他哭得好不伤心，死池听了，也

有些不忍，便问道：

“你要到海公公家去做什么？”

小雨点答道：

“我要他送我回家去。”

死池皱着眉毛，想了一想，说道：

“你可知道，你不必到海公公家，也可以回家去的吗？”

小雨点听了，快活得跳了起来，说道：

“死池哥哥，你的话真吗？你肯告诉我，又怎样的回去吗？”

死池道：

“你且等着，待太阳公公来了，便知道了。”

小雨点不敢再问，只得睡在草上，静待了一夜。明朝太阳公公来了，果然地把小雨点送回了家去。小雨点见了他的哥哥姊姊，自然喜欢得说不出来。他又把他在地上的经历，一一地告诉了他们。后来他还约了他们，明年春间，同到地上去看那复活的青莲花哩！

（完）

女子将来的地位

汉俊 译

德国伯伯尔（Bebel）所著《社会主义与妇女》（*Der Sozialismus und die Frau*）英译本有几种，此文乃是列文（Daniel de Leon）所译题名 *Woman under Socialism* 的第三篇 *Woman is the Future*。一九一七年纽育出版。

这篇只用几句话就可说完，他只是上文的结论，这个结论读者自身都可以引申得出来。

将来社会的女子，在社会上，在经济上，都是独立的，伊是一点都不会再受别人的支配和利用的，伊是自由的，与男子是同等的，是自己的命运的支配者。除了内性的差别和生殖机能所特别需要者外，伊的教育与男子的教育是一样的。伊在自然的环境之下生活，伊是又能够发展又能够锻炼伊的心灵的能力的。伊在伊的愿望、嗜好、实力相当的范围内，选择伊的职业，并且劳动条件是和男子一样的。伊就是在那一界从事实际劳动，伊每天也可以有剩余时间或是做教育者，或是做教习，或是做保姆，又有时间可以学艺术或一种科学，又有时间可以来尽伊所理的任务。伊如果高兴或者有机会，伊可以和别的女子或男子，结合起来讲学问讲游戏讲社交。

在选择情人的时候，伊与男子一样是自由的，是不受拘束的。伊向人求婚或受人求婚和与人结合，除了伊自己的欢喜以外，是没有别的动机的。这个结合是一种私的结合，是不要用什么形式的仪式来举行的。刚与中世纪末尾以前，婚姻是一种私的结合一样。社会主义在这个地方并不创什么新例，不过是将私有财产还没有来支配社会以前，在比较原始社会通行过的东西，在文明程度比较高满新社会之下恢复起来罢了。

在不使别人受损害的条件之下，各个人自己想法子来满足自己的本能。满足性欲，也与满足别的自然本能的一样，是各人的私事。没有一个人对于别人要负责任，也没有裁判官能够不受依赖就来干涉。我如何吃喝，我如何睡觉，我如何穿衣，都是我的私事。我与异性如何交媾也刚刚如此。知识和修养，完全的个人自由，经将来社会的教育和环境迁入正轨了的一切特性，是要来保卫各个人，使足以引起他的损害的命令，

不能施行于他的。将来社会的男女对于自己生存的自修和知识，是要比现在增加到很高的程度的。关于自然事件的一切淑女式的含羞和秘密的虚饰，都是要消失的，这个单纯的事实，就是较之现在所通行的更要自然的性交的一个保障。如果要结合的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不和合或爱情消失或憎恶之事，道德就来命令这个不自然的，因之不伦理的，结合一解散。加之像现在令许多女子不能不守独身，不能不做娼妓的一切环境和条件消灭了，男子就再不能把自己看做比女子尊贵了。又一方面，完全改变了的社会状态，已经把现在碍及婚姻生活，或时常妨碍这生活的有利的解散，甚或完全令他不能改解的那许多障碍铲除了。

现在妇女地位的许多矛盾和许多不自然的状态，在广大的社会里面，继续不断地以加速度暴露出来了。无论是在社会问题的文书上面，无论是在小说的著作上面，都有感觉及此的活跃的发言，往往也许有些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忏悔的。现在的婚姻形式总是与目的不相称的，这个事实，有思索的人已经没有人加以否认了。就是不愿意走到改造现在社会制度所必需的结论的人，也来要求选择情人的自由或婚约的自由解除（有必要的时候）了。不过他们相信，性交的自由只应该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而主张。

在反对为妇女解放努力的纽瓦德（Fanny Lewald）的争论上，莱希哈特，修顿伯希（Mathilde Reichhardt）女士说：

“如果你（纽瓦德）主张女子，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上，与男子完全平等，那么尚德 Geore Sand 只为得到男子向来内他无条件的私有品所得的东西，而作的解放努力，也是正当的了。实在说来，说女子的脑筋（不是心），对于这个平等，能够与男子一样给予和取得，是没有合理的根据的。反之，如果女子一生下来，就有把伊的脑筋组织活用到极点，来与异性的聪明睿智的台坦（Fitans），希腊神话中的人，表示知识极高的人（‘译者注’）相竞争的权利（结果也有这个义务，因为我们不能埋没我们天赋的才能），就有刚刚一样的权力，用尽方法来枯竭心血，以保存伊的平衡。我们不是个个连最微的道德上的侮辱观念都抛弃了，来读格特（Goethe），（为例证最初引用这个最大的伟人），对于一个异样的女子，再三耗费了他心中的至诚和他伟大精神的热情的一段事实么？有理性的人，都以他精神的伟大，和满足这个精神的困难，为理由，把这件事看做完全是自然的。只有度量狭小的道德家，现在还责备他的品行。何等侮辱女中‘伟人’！……‘假如个个女子都是像尚德这样的伟人，个个女子都是弗洛利亚尼（Lucretia Floriani），伊的小孩子都是爱的小孩子，伊又以母的爱情和热诚，同时又以知识和常识，来教育他们。那么世界就要变成怎么样呢？不待说，他刚与今天一样，是能够继续存在，继续进步的，他或许还要在这种配置之下感受特别的安乐的”。注：《妇人的权利和义务》（*Frauenrecht und Franenpflicht*）。这是修顿伯希女士对于纽瓦德的书

简对于女子的可否（Fuer und Widerdie Franen）的覆书。

那么，修顿伯希的意见就是：要个个女子都是弗洛利亚尼，换句话说，都与尚德一样是弗洛利亚尼那样的伟人，伊们才能够有“用尽方法来枯竭心血，以保存伊们的平衡的自由了”。但为什么只有“伟人”才有这个特权，别的不是“伟人”和不能是什么的人，就没有这个特权呢？在我们是这些分别的。如果一个格特和一个尚德，我们现在暂且由与这两个人一样行动，和正在行动中的许多人中，选取这两个人做例子，是随他们心意的趋向而生活的，又关于格特的恋爱经过，全部文书都出了版，使一般男女的赞美者都销魂失魄——为什么断定别人也要将一个格特和一个尚德之所为当做销魂失魄的赞美材料呢？

实在说来，这种选择情人的自由，在有产阶级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是我们上例许多证据的着眼点。但是你们只要把全社会都放到那些在物质上及精神上的选民（合乎神意良民，“译者注”）所享乐的那样社会状态之下，无论什么人马上就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机会了。在驾克（Gacques）上面，尚德描写一个裁判他的妻子与一个男子间的奸淫事件的丈夫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驭恋爱，人只要没有恋爱或恋爱的感觉，就不会有罪。使这个妇人堕落的，就是伊的虚伪，存立伊的通奸的，不是伊耗费于恋爱的时间，乃是伊与伊的丈夫共枕的夜分”。因伊这个批评，驾克就觉得他不能不将他的位置让给他的竞争者波列尔（Borel）的，并且还要进而作哲学的说法：“占了我的位置的波列尔或者是要从从容容地来打他的妻子，又或许于打了之后脸也不红地又请伊上床共枕，也不以打了之后再接吻为羞。有许多男子，学东洋人的法子，不问三七二十一地扣他不忠实的妻子的喉咙，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当做他们法律上的私有品看待的缘故。又有许多男子或者与他们的竞争者争斗，或者杀他，或者驱逐他，闹了之后，他们又假装着恋爱的样子去找妻子接吻，伊是怕他们怕得要死的，或者无法还要甘受的。在夫妇爱情的场合，这些事情是最寻常的，我要说猪犬的爱，都比这些人的爱，还要有价值一点，还要高尚一点。”布兰德（Brandes）批评这段文章说：“在我们知识阶级看来，只是初步的这些真理，只在五十年以前就是‘了不起的邪说’了。”但是“财产和知识界”，在实际上，虽然大部分都是从前就实行尚德的主义，现在却还不敢公然承认这个主义。同在道德上和宗教上一样，资本家在婚姻上也是伪善者。

格特和尚德之所为，已经有数十万人做过，现在也继续不断地有人在做，他们也并没有因此失一点社会上的尊敬，不过没有人把他们拿来和格特比较。人只要有受人敬尊的地位，一有了这个地位，无论什么都不必怕了。无论如何这一个格特和一个尚德的自由，从有产阶级的伦理上看，是不正当的，又是与这阶级的社会原则相矛盾的。

强迫婚姻是有产阶级社会的正例的婚姻，只有这个婚姻是两性间的“伦理”的结合，余外的两性结合，（无论何人都是染了指的）都是非伦理的。有产阶级的婚姻，我们已经证明了他无驳斥的价值——是有产阶级财产关系的结果。与私有财产和相续财产有密切关系的这个婚姻，要求“嫡出”子女来作相续人，这是以得到这些，财产为目的而加上去的。在社会环境的压迫之下，就是无所传授的人也是要受他的强迫不得不如此的，这成了一种社会法律，如果有人犯了这个法律，国家就来行惩罚，将通了奸，离了婚的或男或女监禁数年。注：谢夫列博士 Dr. Schaeffle 在其所著《社会体的组织和生活》（*Bau und Leben des Soziälen*）内说：“把离婚的困难解除了，使夫妇间的结合松懈，的确不是好事。这违反人类配偶的伦理主旨，这对于人口保存，儿童教育也是有害。”他接着又说，我们不但认他为错误，并且还要认他为“不道德”。但是博士对于发生及维持使这个道德观受危害的思想，也是要承认他在文化比现在要高得很多的社会里面，仅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

将来的社会，除了家用器具和个人的物单可以认为相续财产以外，是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的，现今的婚姻形式就要消失它存在的根据而瓦解的。相续的问题也就此解决，社会主义也无需来操废除相续财产的心了。没有私有财产的地方，自然不会有相续权发生。

女子也就自由了，就是伊有子女，伊的子女也不会来损害伊的自由，他们只能够将他们幸福的杯子装满享乐和快乐。保姆，教习，女朋友，女青年等等——只要做母亲的需要帮助，伊们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帮助。

将来的社会，也或许有男子赞成混波尔特（Alexander Von hum boldt）说：“我不是生出来作家庭的父亲的。并且我以结婚为罪恶，以生小孩子为罪恶。”这怎么样呢？自然本能的势力是要来恢复平衡的。一个混波尔特对于婚姻的敌意也吓不着我们，一个萧便好耶尔（Schopenhauer），一个门喇验达尔（Marnlaender），一个哈德满（V. Hartmani）的哲学的厌世主义，使人发生自灭在“理想国家”的预想，也吓不着我们，在这一点，我们赞成喇则尔（Fr, Razel）的正当的说法：

“男子再不会把自己在自然法则上当做特别的人；他终久一定还要认识那作他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基础的法则起来，还要努力在自然法则之下营他的生活。他是要达到一种地步，同他的同伙（即家族）和国家来整理他的社会生活，但并不是依照数世纪前的箴言来整理，乃是依照自然意识的合理的原则来整理的。政治，道德，法律，在现在这些东西都是由一切原因受供给，只是依照自然法则而定。数千年来，人人所梦想的不愧为人类的生存，终是要成为事实的”。注：这一段话，是在吓克尔（Halckel）的自然的天地创造史（*Natuesliche Schopfunge Geschichte*）内引出的。

这个日子踏着大步地要来了。人类社会，在数千年的进程上，经过了许多发达的阶级而达到终点，由这个终点又出发，公共财产和完全的平等与友爱，已经不是只限于同种之间的，乃是全人类间的了。大进步实在就在这个地方。有产阶级的社会所争而未得的，及其所由之而受或将要受破灭的。他们的破灭就是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友爱的恢复社会主义是要来完成的。有产阶级的社会能够提倡了理论，在这个地方，也与别的许多地方一样，他们的实行总是与他们的理论不一致的。使理论与实行一致，是社会主义的任务。

人类虽然是回到他发达的原来出发点去，但是这个回去，是要在比他从前出发的社会程度，更要高得不可以到里计的社会程度上面成就的。原始社会把财产作为氏族和部族之间的共有，并且只是初步最不发达的程度的共有。自此以后经过的发达过程，确是把这个共有财产减到只剩得一点若有若无的痕迹，破碎氏族，最后就将全社会打得粉碎了。但是同时，虽然产出了与社会要求相矛盾的一个状态，将那个社会的生产力，也随各种程度各种方面的社会要求，大大地抬高了，又由氏族和部族造出了国民和大国家。将来的事业，就是在最广大的基础上，回转去使这个矛盾告终，就是将财产和生产力变成集产。

社会将它从前的东西恢复转来，但是依着新造出的生产状态，社会将它的全生活方法置于文化最高的场面上，使从前在比较的原始状态之下，只成了各个人或各特殊阶级的特权的東西，能够为人人享受。

于是女子又将伊在原始社会曾经执行过的固有任务再执行起来。不作男子的私有品，伊与男子是平等的。

“社会发达的极点，与人类之初相像。原有的平等回来。人类的母系又开始，以完成人事的循环道。”这几句话，是巴火防（Bachofen）在他那常为人所引用的著作《母权》（*Das Mutterrecht*）上，预想将来的事件的时候讲的。与巴火防一样，莫尔干（Morgan）也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下了一个判断，他对于社会主义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知识，他的这个判断都与我们的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说：

自从文明发生以来，财产的效果就广大无边了，形式就多种多样了，效用就扩大了，治理就在他所有者的利益上巧妙无比了，于是他对于人就成为了不可制驭的势力了。人的精神在他自己的创造物的面前，已经不能不受扰乱了。但是人的智慧增加到能够支配财产，能够确定国家与其所保护的财产间的关系，和国家与财产所有者的义务及权利限制间的关系，这个日子是要来的。社会的利益较之个人的利益更为重要，这两种利益应该达到合理和相宜的关系。如果进步，与在过

去一样，在未来也是要成自然法则的，仅仅财产的急速增加，还不是决定人类最后的命运的。自从文明开始以来到今天所经过的年月，仅不过是人类生存过去的连续的一片断，又有许多年代的一片断也要来了。社会的分离，是要使财产所引以为最终目的的增加告终的，因为这种增加含得有自灭的要素。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社会上的友爱，权利和特权上的平等，教育的普遍，是将来的社会程度必然加高的征兆，这个程度更高的将来社会，是为经验，智慧，知识所必然招致的。古昔氏族的自由，平等，友爱是要在更高的形式上复活的。注：莫尔干著《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于是我们可以晓得，就是出发点不同的人，他用科学的研究，还是可以得到同一的结论。女子的完全解放，伊对于男子的平等，是我们社会运动的最后目的，地球上没有东西能够妨碍他的实现；只要将社会改造，使人支配人，结果资本家支配劳动者，的事消灭了，就能够实现。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才可以得到最高级的发达。数千年来人所梦想所渴望的“黄金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才出现。阶级的支配要永远消灭，随着他，男子支配女子的事也要永远消灭。

译例

原书上用了草书 (Italic) 以引起读者特别注意的地方，就在旁边加了的符号。

非固有名词，而原书上用了大体字 (Capital)，以表示其有主要的意义，或用如固有名词了的地方，就在旁边加了○的符号。‘ ’ “ ” 都是原有的，或是说话，或是引起读者特别注意的。

（一）俄罗斯苏维埃政府

张慰慈 译

这一篇是美国社会学者洛史（Ross）与伯尔曼（Perlman）合作的，登在美国《政治学报》第十四卷二号。

俄罗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是在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布尔什维克派用武力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后，由第三次全俄罗斯苏维埃议会设立的。八个月以后，第五次全俄罗斯会议制定这个宪法。因为当初的时候，列宁和曲劳斯基的一派极力主张所有职权统归苏维埃，并且把俄罗斯从将来或者有望的民治制度改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所以一般外国人往往误把苏维埃式的政治组织当做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该主义所主张的政策——如无产阶级执政，和经济生活收归国有。但是照所有从俄国出来的人观察，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实在稍有区别。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政党，苏维埃是一种政治制度。例如在第四次工人代表，农人代表，哥萨克代表的特别会议，（这议会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召集来批准和德国订的条约（Brest Litovsk Treaty），一共有一千零八十四个代表，分做九党，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占着多数罢了。我们讨论这种最新的苏维埃式的政治制度，必须从这制度本身着想，万不可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混杂。

苏维埃共和国是一种苏维埃的阶级制度，从乡村苏维埃，城市苏维埃，到全俄罗斯苏维埃会议全包在内。这制度的最小单位，在农人方面，是农村，由农村里边的劳工选举出几个代表，组织一个农村苏维埃。在一区里边所有的农村苏维埃又举出一个区苏维埃。在一县里边所有的区苏维埃又于每一千人之中举出一个代表出来，组织一个县苏维埃。再高一级就是省苏维埃，省苏维埃里边有城市人民的代表，又有乡村人民的代表。乡村人民的代表是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直接举出来的，每一个代表代表一万人民。城市代表是由城市苏维埃举出来的，每一个代表代表二千选举人。城市苏维埃除了在省苏维埃有代表之外，还可以由每二万五千选举人中直接举出一个代表到全俄罗斯苏维埃议会里边去。其余的议员是由省苏维埃举出来的，每一个代表代表十

二万五千人民。全俄罗斯苏维埃议会是俄国政府最高的机关，每年至少须开会二次，这议会又根据于比例代议制度，从各党人员之中，举出二百个人，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这委员会是永久的，在全俄罗斯苏维埃议会开会时，便成为俄国政府最高的机关。所有负责的各部部长也是由这委员会举出来的。

在这苏维埃共和国，工业的劳动者是一种有特权的阶级。但是议员的分配，我们不能说城市代表的数目和乡村代表的数目是一与五之比，因为照宪法的规定，城市的代表是根据于选举人的数目分配的，乡村的代表是根据于全体人民的数目分配的。假设五分之二之人民有选举权（妇人在内），二千个城市人民举出一个代表到省苏维埃，这个代表只不过代表五千人民；但是在乡村里边，一个代表就要代表一万人民。还有一层，城市人民的政治权力，又因在全俄罗斯苏维埃议会中，有两重的代表，所以大大的增加：城市人民有直接举出来的代表，又有间接由省苏维埃举出来的代表。

苏维埃制度，最有趣味的地方，就是拿职业来做代议制度的单位，打破从前以地方做单位的制度。除了最高的一级之外，所有各处的苏维埃，都承认职业是分配代表的单位。如果我们要详细明白城市苏维埃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城，在这个城里所有的劳工或有职业的人均有各种组织，有以工业为单位的，有以工厂为单位的。这许多劳工组织均照他们会员的多少，举出若干代表到一个劳动议会。这劳动议会就是这个城里的政府。这就是城市的苏维埃。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的组织和此刻各国最通行的市议会，有两个最重要的区别：第一，选举权只限于生产的人，这一般从财产所有权得到进款的人完全排斥。第二，所有的代表是代表各种职业的，并不是代表城里各部分的地方的。

乡村苏维埃的组织也是这样的，虽则在乡村里边，职业这一层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乡下人的职业差不多是没有区别的。乡，区，县，苏维埃全是农民的组织。就是这省苏维埃，上文已经说过，是乡村的和城市的代表相遇的地方，也极力想把各项职业的界线分清楚。所以省苏维埃的组织分做几部分：农民、劳工、兵士和哥萨克。这几部分之中，自然是以头两部为重要。每一部分从他们自己的会员之中举出五个职员，管理本部的事务。各部分的职员联合起来，举出省苏维埃的职员。这样举出来的职员和议会全体所举出的执行委员会合并起来，就是省苏维埃的执行部。最高一级，就是全俄罗斯苏维埃议会，这议会的组织是完全以地方为单位，和别国的议会相同。

革命的俄罗斯对于西洋式的民治主义是非常反对，这并不奇怪。我们要晓得，差不多五十年以前，当俄罗斯社会思想正在发生的时候，这种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

一方面有守旧的主张大斯拉夫主义的人，天天自己庆贺自己，以为俄罗斯人民并不是“政治”的人民，并不同西方各腐败民族的人民一样。又一方面有一般的革命党

也同样的害怕西洋式政治的民治主义，所以要求召集农村代表的大会议，把“土地和自由”分给人民。他们很不愿意有宪法会议或西欧式议会，深恐资产阶级利用这种制度，增加该阶级的权利。

以后的革命思想家对于这种观念完全打破，他们对于政治的民治主义非但不害怕，并且极端的赞成。他们第一条的要求，就是根据于议会制度来改良政府，同时又请中级社会的人加入他们的团体，与俄皇战争。但是从一九零五到一九零六年的革命失败后，反对民治主义的趋向又复活起来了。这是有两种原因：第一，因为这两年的经验把中级社会人的本来面目完全表示出来，他们是很容易和专制君主私自调和，所以政府之中有他们在内，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第二，因为在西欧方面，也有许多激烈派的思想家，如工团主义派等，极不满意于民治主义，俄国方面，就受了他们的影响。有许多激烈派的思想家，从前的时候是把民治主义来做他们独一无二的目的物，现在就看出这种制度是很容易被君主和贵族利用，拿来作愚民的利器，并且普通一般人民还没有程度来好好儿利用这种制度。

这许多激烈派的思想家所最注意的，就是现在各民治国的代议制度。他们问，在此刻复杂的社会中，真真的代议政府能否由一群利害不相关的选举人设立，他们稍有一些关系的地方，就是同住在一个区域之内，至于种种重要事实方面，因为职业不同的缘故，他们的观念是完全不相同的。这般思想家又说，此刻的民治主义只能被一般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只有这种人可以从此刻的制度得到种种利益。所以他们提议一种改良的方法，就是执政机关万不能代表同住在各区域利害不相干的人民，执政机关必须代表为公共利益联合起来的团体，如经济的，或同业的团体。苏维埃的宪法就是根据于这种原则。这就是苏维埃制度在学理方面的根据。

大部分的俄罗斯人民还有别的理由不满意于现在西洋式的民治主义。数百年以来，俄国的农民对于他们的土地，有一种自治的组织，这组织是与现今最激烈的思想家所规定的差不多相同。只有农民能干涉农村里边的事务，其余居住在邻居地方的人，如地主、商人或别种职业的人，一概不能预闻农民的事务。这种农村就是农民的小世界，在这小世界之中，农民所晓得的政治制度，自然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地位相同的人民须有一种自治的组织，不能被外边人干预。

在一九零五年到一九零六年的革命时候，彼得堡和莫斯科及其余城市的劳工就组织起苏维埃来，和专制政体争斗，当时所决定的代议制度就以工业和工厂为单位。这一个工厂派定若干代表，那一行工业派定若干代表，诸如此类。一千九百十七年的三月革命后所发生的苏维埃就是根据于这种制度，不过此刻又把兵士的代表加入了。

在最初的时候，人民虽然已经承认这苏维埃是全国最高的机关，但是一般劳工却

把苏维埃当做一种牵制临时政府的组织。临时政府的各部长管理各部的事务，及发出各种命令，但是苏维埃的职务是决定这种命令是否可以实行。就是革命以后，过了六个月的时候，最有势的苏维埃还是情愿等宪法会议去决定采用什么样政体。照原来的计划，这制宪会的会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投票权是非常广泛，不过选举的时候，仍旧以区域为单位，如西欧各民治国选举同样的机关。但是因为当时反对民治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极力鼓吹，他们的主张适合于当时的情形，所以彼得堡的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以及以后全俄罗斯苏维埃议会均反对俄国采用民治主义，极力鼓吹说，“所有职权，均归苏维埃”。在一九一八年的正月，这延期了许久的宪法会议开会不多时，就被苏维埃强迫解散。苏维埃制度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同时得胜了！大概说起来，俄罗斯大部分的人民是向来没有同欧洲人民一样的趋向于民治主义，据我们所能得到的消息看起来，他们的情形是很可以适合于苏维埃制度。俄罗斯的政治地盘是清清白白的，上边一点东西也没有，布尔什维克派就立刻把“苏维埃”这个字写上去。所以此刻就有了苏维埃这制度，这制度暂时很可以存得住。

以上所说，不过把苏维埃制度所以发生的历史及种种事实和趋向，约略叙一叙。我们还没有说到布尔什维克派想利用这苏维埃制度实行他们种种的经济政策。没有一个学者在此刻敢说俄国政治试验的结果，究竟实实在在是什么一种情形。但是下边的几种观察，此刻是可以说的。

苏维埃制度对于执政这一党实有极大的利益，执政这一党可以利用这制度永久维持他们的政权。苏维埃的代表是没有什么任期的，可以由人民随时撤回。这样办法，人民有实权监督议会，但是因为选举不是全国同时举行，执政党尽可以用全力在有选举的地方，把反对党的候选人打败。照此刻各国通行的办法，选举是在一定的日子，全国同时举行，政府是没有这样的便利。因有这一层理由，布尔什维克派此刻所以能维持他们的地位。

苏维埃式的代议制度是没有欧美各国通行的制度来得直接。我们可以把美国来做一个例。美国政府有四个大柱——大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大理院的司法官。这四个大柱之中，三个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只有司法官不是人民直接管理得到的。照俄国此刻的制度，由农民选出农村苏维埃议员，由农村苏维埃举出县苏维埃议员，由县苏维埃举出省苏维埃议员，由省苏维埃举出全俄罗斯苏维埃议员，全俄苏维埃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理论一方面说起来，这样间接又间接的选举制度大可以选择出最有能力的人来当权。为什么最有声望的人可以到华盛顿而不能到莫斯科？这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但是从那一方面想起来，从选举人一直到国会代表须经过四重的间接选举，当时执政的人尽可用他们势力来使最高的机关和人民的意志逐渐隔离。还有一

层，如非在每一次间接选举的时候，严行“比例代表”制度，少数党实不能有一点机会，必至完全消灭，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员必全为多数党占去。

照理论说，苏维埃制度尽可不必排除中级社会的代表。但是这制度和中级社会实在不相容，就是这一般平民不想专权，中级社会人也不能加入。是不是把他们当做一个团体，或者分做几个小团体，如财政家、制造家、包工者、商人和投资者？是不是照他们投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他们分做几个团体，如铁路、银行、钢铁、电器等类？他们虽然也可以照他们各种活动，分配他们的代表，但是他们的代表总须是按照财产分配的。所以在苏维埃制度之下，万不能容纳他们。

中级社会中人虽则不能加入苏维埃制度之中，但是苏维埃宪法已经预备怎样可以利用农工兵三项以外的人才。上文已经说过每一个省苏维埃是分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每部分可以把会员增加到原有的数目五分之一，这种新加入的会员是有点顾问的性质，是从有经验的人之中选择出来的，所以专门家也有门路能用他们的经验来帮助政府影响政治。他们既然可以做苏维埃政府的官吏，因之可以尽他们的能力。无论如何，在这种制度之下，劳工一部分的人自然是最有势力的人，这种空气是否能使有才能的人出来极力为社会服务，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二）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

汉俊译

（伦敦俄罗斯人民通讯社原著）

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发源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的反动期间，暂时受了阻止。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又重整旗鼓。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又受爱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的压制，然而他们还是继续奋斗到一九一七年三月第二次革命的爆发。那时候的组合会员虽不过数百人，但从政治方面看来，我们就晓得他是要日渐强盛的。

在那种不晓得公共生活是什么东西的国家，当那种风声鹤唳的时候，平民又向来不惯于组织，不知道什么独立什么自动的训练，所以同业组合运动，自一九〇五年至

一九〇七年、也没有什么大计划可以施行，他们主要的宗旨就是在极力联络多数的民众，训练他们自治、自动和独立的行动。自此次以后，这些有组织的民众受资本家的压迫，常常起了冲突。因为政界的情势飘摇不定，劳动界所受的压制太重，同业组合不能得到很多数的会员，很有力的势力。所以组合的运动只能限于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和促起劳动界的阶级觉悟罢了。

但是这些组合却成了组织的枢纽，使未加入的工人也受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虽然没有得到大多数工人加入，也成了工人集合的中心，遇有经济争议发生的时候，尤其如是。于是官府的压制态度就一天凶似一天，致令他们不能不为保持在一九〇五年所得的经济上的胜利战。有时并且不能不为组合的存在战。所以种种运动都被警察的走狗和压抑妨碍了，组合的合理的发展和膨胀也于此破碎了。

各组合的性质完全是地方的，他们的组织也很复杂。他们的运动虽然是决定向着组织产业组合方面走的，但是组织的基础大多数都还是立在职业（Craft）上面。这种情形以在无产阶级的先驱者（指铁工和排字工等）之间为尤甚。就是劳动运动的指导者也没有完全了解产业组合的原理。譬如有些组合是包含一种产业部门的全部劳动者（技师，汽炉匠及其他铁路工场的工人等）的，有时也可以包含别种产业部门的同种类的职工。即如金类制造工人组合内中，不独仅包含着金类制造工业内的工人，亦可准别种产业的全部金类制造工人加入。

会员的会费征收法也很复杂，往往同时并用三种方法：百分率捐法，固定捐法，种类捐法。

因同业组合奋斗的性质上，一州的同类组合的联合和全国的联合都成了必要的。为援助同样的经济纷争，为使一切同业组合运动的共同问题易于解决，各组合的地方联合会议于是也发生了。那个时候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同业组合集会（Trade Union Conference）对于这个联合的问题是最努了力的。但是那残忍而且暴虐的专制政府，不仅将这个正在开始的联合破坏了，并且将一切同业组合运动也都压倒了。

同业组合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的光景，也没有什么大进步。干涉和妨碍常常使他们的存在都受危险。领袖的拘捕，家宅的搜索，各机关的压抑等等事，未尝断绝过。但是劳动阶级的情况虽然如此——与幽禁做工的囚犯没有什么分别——虽然不能不常常堕到半非法，甚或完全非法的地位，各同业组合还是为他们建设合法的地位利用了一切的机会的。

三月革命时期的同业组合。

当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月）革命发生的时候，有同业组合的地方不过数城，同业组合的个数也不过十余，各组合的会员也不过数十。

但是战争停止之后，同业组合就到处发展起来了。首先组织组合的就是大工场的工人。有许多新组织，还是以旧时组合留下的组织为模型造成的，但是大多数的新组合差不多都是在数日之间由空造成的。未出一月，前后陆续成立的组合就达到了数万。

“莫斯科金类制造工人，差不多是正在革命的那一天，开始组织组合的。各会员都在他们一个老同伙的一间小房子内报名。在很短很短的期间，他们就达到了能够开大会的地步，三月二十九日就开大会选举了组织委员。到这个大会的时候，会员的数目就达到了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三人。”以上一段话，是前秘书而兼发起的人的波伦斯基，在第五期的《莫斯科铁工杂志》（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行）内，记述金类制造工人同业组合成立的记事内说的。这个简单的记事，虽然与事实略微有点出入，但犹不失其为一九一七年第一次革命时代大多数职工组合的成立历史。当时最特殊的情形，就是同业组合的草率成立与其数量的急速增加。各同业组合从他们开始的日子就不能不继续无组织的经济争斗的方针，又在劳动者与资本家间连续不断的冲突之间，不能不担任调停者的任务。同业组合差不多像军事活动的一班急速的发展起来了，但因为他们收纳失职的劳动者，不管理决定各委员会间的争端和决定调剂工银率的事务，同业组合劳动者的移动也就成了无政府状态。在重要产业，工场委员会就设在工场内。在这种情形之下，组合内的和睦和组合的坚固，自不待说是没有的，就是对于组合应有的策略和训练的原则，也没有人想去用他。这都仅仅是一些没有共同的计划，共同的结束，共同的出发点而开始运动的粗杂的赶快的方法。

在上文曾经指示过的，从前曾经流行的那种职业组合和产业组合的混合原则，我们在这些组织上面也看得出。但是同时都在倾向于产业组合组织原则的趋势很显著。在各地方，各同业组合都以中央会议为中心来集合，这个中央会议管理通信事务，又以政治的见地来统制各组合的活动。这些中央会议的组织法和选举法，有许多种类，用比例选举法，各组合按计各自的会员数实行选举等等！他们都没有一定的预算，他们的财源大概都是靠临时助金（莫斯科会议（Mscow Council）的费用，是由劳农代表苏维埃会议（Sovie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Delegates）资助的，临时集金等等。会员的会费差不多是有的，就是有数额也很少，缴费期也无一定。

这些会议应有的主要目的（如制订共同规则和指南，调查经济情形，援助经济纷争时的组合，组织新组合等等），在同一主义的机关—地方劳农苏维埃会议的劳动局（labour department of the local Soviet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的支配区域内扩张了他很大的范围。这些劳动局，于他固有的特殊事务外，又发起同盟罢工。做仲裁者，组织仲裁裁判所。

组织的形式和互相的关系这样复杂，所以不能发展必需的组织形式的正确概念，

也不能引起各组合间的和睦和稳固。到了六月间，同业组合间才彼此开始往来，各地方的大会才开始召集。因为没有包括全俄罗斯的和能够统一各势力的中央机关，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之各工业中心地的同业组合，就起来将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各州了。各州互相间的关系，渐以调查、物品交换、通讯、临时遣派代表等等方法接近了。

据七月第三次同业组合集会（third Traarde Union Conference）的报告，可以证明同业组合运动达到了可惊奇的兴盛地步，此次到会的有九百六十七个同业组合，有五十一个同业组合联合会，总共会员有一百四十七万五千四百二十九人。

这个可惊奇的人数，虽然可以证实同业组合在数量上的极盛的发达，但是同时也是表示他们的弱点和组织的松粗而且不安定的内容的。自从三月革命以后，会员数虽然在三月之中就增到了极大的地步，但是组合自身，用满意的方法来发展组织的结构的事，还是没有成功的。在这个期间，会员的数量增加不是以月费为基础，是以入会权为基础的。

在第一次劳动者同业组合大会（first Congress of Workers' Trade Unions）以前，选定会员资格的真义就已经施行了，并且不纳会费的人，也不认为会员了。

因为激烈的政争，无联络的同盟罢工，协同合作的缺乏等等原因，在第三次集会前的三个月间，没有充足的时日，足以适当的来利用这些有用的材料。劳动阶级运动的两大党间的激烈纷争——一方面是孟什维克（Menshe Viks）和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一方面是已经占了有利地位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使他们埋头于当日激烈的政治问题，反把经济问题置于脑后了。

第三次集会，是在那个时候发展了的无产者运动的第一次表示，又是他们脱离了临机应变主义的政治家和小资本家社会主义者（petty bourgeoisie socialists）的圈套的第一次表示。“混合”社会主义者在各苏维埃会议虽然占了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大会虽然只有五分一的投票，第三次同业组合集会里面的平衡也现出了不安定。在这个集会通过的各决议案与决议的中央临时委员会（Central Provisional Committee）的组织法，明明白白是表示多数是靠不住的。这些决议案的完全辞令的性质和被采的原则的抽象性质，均可以证明这个运动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地步，又可以证明还没有得到一定的经验，足以将这个集会讨论的各问题，在实行方法上解决；因为这类的练习是在各工场内实行的。

因为都不设法使同业组合在无产阶级政治的重要问题上的运动意见一致，只能叫这个集会担任产业组合运动范围内的两件大事：（1）设立第一中央产业组合会（First Central Trade Union Organisation），（2）树立产业组合组织的主义。

在一九〇六年的集会，结合的原则在同业组合运动上第一显著，但是现在已经有

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的信条“集会奖励工人，不要将产业组合组织再分而为职业组合的小组织”，在这个第三次集会更加确定了，因为大会不能不讨论组织包括数百个同业组合，如金类制造工人，纺织工人等的大组合。此次集会所采取的信条就是：“凡工人都要组织同业组合，但这个同业组合不以团体和职业为基础，须以产业为基础，不问职业的异同，不问是否在一个工场，只要是从事一种产业的工人都须加入同一的同业组合。”这种信条虽然难得称为明了精密的产业组合，但是集会承认了这种组织的新原则，总算是这个集会的名誉。

布尔什维克主义下的同业组合。

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革命之后，各同业组合才能凭借无产阶级政府机关的力量，达到他们最重要的要求，他们也无需不断的同盟罢工和与资本家的争斗了。还没有等到中央会议（Counci）决定采取更统一的形式，无需通讯社借各方面的势力作引导的组织，各同业组合就能以产业为基础开始了改组。为达到这个目的，就有采取定义更鲜明的产业组合原则的必要，又有组织强有力的同业组合委员会，使他对于会员分离的争端之类的问题能够作无偏无私的公平判断的必要，同时又有反对为曾经做过几个劳动者产业团体的动机的，团体和职业的偏见。

在第一次国民同业组合大会（the first 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之后，同业组合运动的事业才严密的实行，这个第一次国民同业组合大会，是采取了以产业为基础的组织原理的明了的定义，作了组织一切国民同业组合大会的方便，结果又作了组织国民同业组合联合会的方便。

使一切零星的小同业组合结合而成——以结合同一产业内的一切工银劳动者而成一个组合为目的的——产业的大联合组织，或者一个组合想联合同一产业内的一切工银劳动者，都遇着了很大的困难。何以呢？因为一方面有工场工人和官厅及铺店工人间的敌视，一方面有国家雇员（tchinovniks）和铺店雇员间的敌视的缘故。这些障碍，都是要候普及了教育的宣传，将往日使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分成种种种类的障碍物，铲除了之后才可以铲除的。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革命，把阶级、等级、特权阶级（他们把国家雇员作为特殊种类了）铲除了，使共和制度进到工场里面了，使工人都能够加入最高国会（the highets State Department）和经济中枢了之后，这些互相敌视的原因才消灭。自此以后这个新劳农共和国的工人和雇员，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就增进平等，他们共同协作的机会也就出现了。但是因为高级官吏反对政府，实行了政治的“萨波达举”，致使这个统一的进行受了许多日子的妨碍，这个妨碍差不多到了一九一八年六七月间才渐渐消灭。在这个“萨波达举”还没有告终，上述这两种类的劳动者间的敌视，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以大计划在产业的基础

上组织团体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的革命，不但为同业组合运动准备了发展的机会，又助成了各种组合的结合和各种国民同业组合的产生。这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照着正规规制劳动者的工银和条件，改良和指导产业。无论是在都会，无论是在地方，同业组合的这些作用，都强迫了弱小的同业组合不能不与别的组合合并，又使他们组织了国民同业组合联合会。

苏维埃政府承认了同业组合会议，是代表在经济上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并且请他们来合政府协力于劳动条件的诸问题消除未用于事业的资金公共保险，修改政府首次规定的工银率。这些事实，都增进了同业组合会议的威信，又使他们不能不力图他们所支配的经济组织的强固和完成。

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内乱继续不断，西欧帝国主义者又以金钱援助保守党使内乱不得平息（在这个战争中各同业组合都是出了很大的力的）。致使阶级争斗弥漫于全俄了。在这个阶级争斗的氛围气中，我们看得出地方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的发展是没有受国民苏维埃会议的直接影响，是自己取了自己的进程的，这个国民苏维埃会议，当时专心致力于国民同业组合联合会，很少注意到地方同业组合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三次集会与第一次大会一标对于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都只涉及了很漠然的条款，就是这个缘故。到了俄罗斯劳动者联合会（Russian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第二国民同业组合大会（second 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的时候，关于这些苏维埃会议组织的原则和目的才决定。第一次委员大会的决议，奖励了地方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尽力设法使联合的或独立同业组合结合而成一个产业组合”，因此又把这些苏维埃会议的这个作用扩张了，余外又使他强固起来作了同业组合运动的地方的中心，都是事实。但是关于各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自身组织的问题，在第二次大会以前，是没有议及的。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在同业组合运动上的地位如何重要，只将第三次集会和第一二次大会的出席数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在第三次集会的时候到会的只有五十一个中央会（Central Bureau）后来称为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Trade Union Soviets），在第一次同业组合大会的时候，只有四十八个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在第二次同业组合委员会的时候就有八十二个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了第一次大会到会的数目之所以比第三次集会的少的，因为第一次大会的代表标准比第三次集会的定得严厉的缘故（第一次大会的数目，是以中央会（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所代表的同业组合的数目计算的），第三次集会的五十一个同业组合苏维埃会议代表一百十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九人，第三次集会的代表一百八十七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人。

在第二次大会以前，同业组合合并的方法，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表示。关于组织问

题的决议，就已经规定了新组织的大体的轮廓，这个新组织，是在纵的或横的方面决定了，管理苏维埃会议（government Soviets）的任务或作用的，又是令地方苏维埃会议（Ueizd Sovreks）从属于管理苏维埃议会的而为其有限制自治权的支部的。这个结果，就是合并许多国民中央会，召集国民大会合同类的团体，以实行大计划的产业组织的有统系的计划。这在各州的结果，就是合并各国民同产业组合（地方同业组合）的各支部，这些支部都是地方同业组合的苏维埃会议所极力主张的，这些地方同业组合都是同业组合中央苏维埃会议（Central Soviet of Trade Unions）的劳动者国民联合会（National Cofederation of Labour）的完全有训练的支部，又是在这个劳动者国民联合会指导之下活动的。

注 第一次大会（first Congress）是在第三次集会（third conference）之前召集的；“大会”（Congress）这名称是指的布尔什维克治下的同业组合大会（T. U. Confernce）

（三）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

汉俊 译

Wilfred K. Humphries 著 The One Big Union Montlly 译

这篇文章，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礼拜四）晚上，洪福利（Milfred RHumphries）在旧金山马克特路一二五六号人民会馆（Peoples Institute），关于俄国问题的第一次讲演。洪福利起初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用人，后来又做美国红十字会的用人，是在俄国情势最激烈的时候到俄国的。他年纪不大，性质诚朴，眼光锐利，模样好像一个校役。他所讲演的，都是他离开俄国以前（四个月以前）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活跃的经过情形。

“我在彼得堡滞住的数月，可以说是在血池中经过的数月。我在这数月之中看的歌剧，比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歌剧还要多。”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一礼拜之中，有三晚上到夜学校去学习俄文。其余的，就到司莫里研究会（Smolny Institute）或别处，参与各种政治集会。每天晚上，都

看见妇女们三五成群的，从剧场里出来，向车辆也没有灯光也没有的街上走过去，并没有男子们跟着走，他们也并没有什么畏惧的样子。”

“在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普遍于俄罗斯了。曾记有一次在彼得堡看见一张幼儿园设立的广告说，供给小孩子们的热餐。这就是诸君在新闻杂志上看见的所谓混乱。”

“这种混乱的话头，我在俄国内也听见了许多。自从在海参崴（Vladivostock）（这个时候红旗正在这里飞扬）登岸之后，在到莫斯科的七千英里的旅程中，遇见许多逃乱的绅士，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恐怖、凶暴、饥馑、疫症、暗杀。他们都讲每天有千数人死于疫症。莫斯科的四分之三都烧成焦土了，莫斯科的卫城（Kremlin）都毁坏了。起初听说克伦斯基（Kerensky）已经把布尔什维克完全打败了。及至渐近莫斯科，又听说战争完了未完，还是疑问。再往前进，布尔什维克又像是暂时得了胜利。直到了莫斯科，才晓得打了六天的仗，克伦斯基已经跑了。”

“我看见了‘被毁坏了’的卫城——打破了的城门上还有点雕像，两个教堂穿了几个洞——还是依然如故。我发现了‘莫斯科的四分之三都烧成焦土了’的真正原因，有五间大房子实在是毁坏了。”

“我真是看见了许多凶暴（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凶暴）。有一次我离开彼得堡的时候，在尼哥利夫车站（Nicolieff Station），看见三个军官（自然是没有肩章的），搬运旅客的行李到火车上。因为另外向客人索茶资是不许的，所以他们就以规定的力钱，将我的行李不误时间的搬上车去了。我看见一位威仪堂堂的俄国绅士，穿着一件极贵重的皮服，在那里叫卖资本家阶级的报纸。下了一回大雪之后，彼得堡苏维埃会议（Petrograd Soviet）就发出命令，叫个个人都出来扫雪，只要是身体能够扫雪的人，都不许雇佣别人来做替代。房屋委员会就执行了这个规则。”

“我还又看见了一个凶暴。苏维埃会议一得了政权，一般受了资本家阶级的鼓动和援助的银行办事员和文官等人，都起了同盟罢工。于是列宁（Lenin）就急速的起来谋严厉的抵抗，没收一切银行，并且指令无论一个人在银行里存得有几百万，每月为他家中各人不准支出一百五十卢布（三英镑）以上。这是要使资本家阶级不能够援助罢工的人，使同盟罢工，自行消灭的。又有一道虐待的侮辱命令出来说，凡是存钱的人来银行里提他月银的时候，都要列队依着次序行事，也不许请人代领。有一个胖妇人，身上穿上一身皮衣，装饰得光辉闪闪，也在那列队里面，满脸涕泪（真眼泪，不是假眼泪），显有难受这种丧失严威的模样。”

“我看足以令在俄国的公平无私的观察者受感动的，就是各苏维埃会议的宽大、体贴、温厚，和一切政策。诸君常常听见他们压制资本家阶级的报纸。但是

被封的，都是那些对于布尔什维克造绝对而无根的谣言的。如果有俄国报纸开章就说布尔什维克杀尽了一切囚犯，又把他们砍成细块了，那或者是要被封的。但是一切新闻纸报纸，对于他们所欢迎的苏维埃制度，都能够加以攻击的言语。我曾看见一队极有秩序毫无骚扰的僧侣，执着许多反对国家与教会分裂的旗帜，在街市上列队游行。”

一般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ists）曾经计划了一个大计划的示威运动，反对应在正月五日召集的宪法会议（Constitute Assembly）的解散。各苏维埃会议就极力劝阻布尔什维克者，避开示威行列所预定通过的街市，以免骚扰激变。因为有暴动的危险，各苏维埃会议就将各公共房所严行戒备了。戒备方法就是请这各房所内的居住者（门房等也在内）帮同防卫。此外苏维埃会议又预备了应急的武装车辆，装上红卫军，安置到周城的要处。

“此外在这个大恐怖之中的一个事实，就是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员曾放手枪谋杀列宁，他们都置之不问。”有一回社会革命党员，当要造出恐怖状态的时候，接了一片警告：“如果杀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我们就要杀一百个社会革命党。这已经就够了。除了一个无政府女党员谋了一回乱子以外，以后就没有事了。”

“无政府党与布尔什维克间的冲突，除了起首在少数城中发生了战斗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战斗了。当布尔什维克握得政权之初，有许多帝制党想反对新政府，又想不劳而食，就宣言他们自己是无政府党，到处抢掠房屋和物品。但是真正无政府党自然也攻击了他们，现在大多数的无政府党都在援助苏维埃政府。

“现在俄国人民约有百分之九十与政府有关系——我不信美国也有这样多的人民参与选举。只要是用脑或用力去做有用的工作的人——这些人现在约居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都有代表在苏维埃会议。教员团体也与看护妇和医生们所组织的医药公会一样，选派代表到苏维埃会议。无产阶级最初的专制——他们的行动，最初自然是不能不以少数的好战者开始——现在就变成了真正的德谟克拉西。”

起初以为这种政府不能支持六个礼拜，实行萨波达举来反对了布尔什维克的人，现在晓得了这个政府是要永远存在的，所以又要抛弃从前反对的态度了。我在撒马拉（Samara）的时候，那地方的教员会正在开会，分成了左右两翼，多数派是承认这个会的，就选派了代表到苏维埃会议，少数派就全体脱离了会。

“知识阶级的大部分，起初就和布尔什维克党一致。这只把布尔什维克的内阁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我想人人都必定是要说这个内阁，是欧洲最开化的内阁。

知识阶级其余的部分，有许多人以后也率直的改变。”

“有少数人反对产业集中，他们说产业集中了就不能有充分的德谟克拉西，应立即将各种产业完全交付劳动者的手中。”

“但是诸君要晓得，布尔什维克不是主张要俄罗斯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他们说协作的公共财产（Co-operative Commonwealth）不是即刻就能够实行的，像俄罗斯这样产业未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是。他们说俄国必须集中产业，组织托拉斯（Trust），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状态。柯龙泰（Kollontai）夫人说：‘我们不能把全俄罗斯马上就弄成完全社会化。你们别国，产业都已经受了部分的社会化，都有比较很好的机会来把你们的国家弄成社会化。我们现在做不到的地方，你们都可开始做’。

“但在无产阶级治下的产业集中，与在有产阶级治下的产业集中，是很有区别的。俄国没有完全把产业归为国有。有许多还是在受工人管理的限制的私有产权下。劳动者的委员会，稽查产业的账目看他有无虚设股本，限制五厘或六厘的利息，要求业主将他所得的大部分提出来扩充产业范围，并规定劳动时间和劳动工银。

“列宁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在收受达到独占地位的的产业，及其他新政府之所能从速并吞的产业。这可以这样说，现在产业不是劳动者所有的。乃是劳动者管理的。

“在工人管理之下，一般小商店或小工场消灭得非常之多，这自然很能够消除竞争。

“工人管理的结果，和农人得到了土地所有权，一般寄生性质的劳动消灭了的结果相合，就促起了‘归田’运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的人口之所以锐减，主因就在出去占有土地的煽动；这个煽动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铁路不灵通，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处最难得到食物。但是就是这种都市，处在铁路最不灵通的期间，生活也不得比旧金山贵。我在莫斯科只费五卢布至十卢布，就可以得到有汤，有肉，有菜蔬，有咖啡，有时亦有点心或有水果的大餐，这五卢布至十卢布，约值美金五十仙至一弗，自后的情形自然又进步了。自从布尔什维克握得政权之后，通最恐慌的期间，莫斯科实在也没有一个人饿死。

“我到俄国的时候，正是一千二百万的大军正在自行解散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以最公平最普遍的方法，开始了物品分配的计划。就是当那有运气的兵士们，背里背着茶壶和防毒气的面具，正在一队一队的回家去的时候，武装卫队还要去发房租延纳令的小纸头。”这个纸头上说：“每月房租在一百五十卢布以内的，三个月可以不缴，过了这个数目的，仍要照常交付。”这种作为和食品的定量

分配，对于平民，真是天赐。

“这些情形，自然都是布尔什维克最初握得政权时代的情形。到了后来我们就不能说工人是穷人了。他们的工钱已经超过相当的程度（所谓超过相当的程度，就是说他们于得到幸福的生活之外，又能够得到储蓄）。当白卫军在西比利亚驱逐了布尔什维克，重建了资本主义的时候，头几个礼拜白卫军都发出怨言说，因为工人储蓄了很多的钱，不能强迫他们再来做工。

“无论何时，无论是糖是面包，无论是什么一告缺乏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就把他收为专卖，发行食物券来行分配，使无论何人都不能买到限制以上的分量。糖在全欧洲都是很缺乏的。苏维埃会议把糖的价钱定在五十仙一磅，酌量各地方的情形，将每人每月应买的分量定在半磅至一磅。起初有一很短的期间，独立市场只有一点很少的糖好买，一般有钱的人以一弗五十仙才能买得一磅。

“我于送塞尔维的一千二百逃乱民，经过西比利亚到美国红十字会的时候，我得了个顶好的机会可以考查苏维埃会议管理食品的有效力的工作。我在三千余英里的境界内，与一百余个苏维埃会议有正规的事务关系。这些逃乱民是经罗马尼亚，德国南部，而到俄国的撒马拉的。罗宾（Roymond Robbins）弄了二十五万美金的经费，把他们弄出来侨居，等到有了机会，再来弄他们回塞尔维，我是受了红十字会的委托，去照料他们的。

“我看见了各地的苏维埃会议，都已经准备帮助这些逃乱民。他们卖食品到我们，与卖到他们自己俄国人，是一样的价钱。我想这个价钱的多少，一定是诸君所愿意听的，他只比在美国的一半略微多一点。牛酪是二卢布至四卢布一磅，这只合美金二仙至四仙。鸡蛋二仙至二仙半一个。面包三仙一磅。我们并且在一个地方只用三十仙至六十仙，就可以买一只烧好了的鸡子。”

“我们在别的去处，也是很受宽待的。在阿木斯克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寺院来安置那些逃乱民，但是因为一切寺院都与全市的房屋一样，已经住满了别的逃乱民，所以得不着（不然我们是一定得到了的）。于是阿木斯克苏维埃会议就派了那城一位有名人物的医生，帮同我们去到邻城寻了一间房子。我因他随同我们帮了十天的忙，就送了点礼物赔偿他的劳力和时间，但是他竟拒绝了。后来，白卫军在阿木斯克驱逐了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我看见他情形大变，将要为人捕去吊起来的时候，现出一种可怜的颜色，于是我就向那捉拿的人说他如何帮助了美国红十字会，请他释放，他也就因此受了释放，这是我很引为满足的。”

“其余可以证明苏维埃会议有显著的能力的，就是他们对于德国革命，继续大计划的宣传运动，蓝史天（Boris Rheinsein）是美国派往斯特克河穆大会（Stock-

kolm Conference) 的社会劳动党 (Social Labor party) 的代表, 他作了外国宣传的英语部的主任, 现在他还在作。苏维埃政府从前要求英国监狱释放两个人, 说他们不放, 我们俄国是不准英国人入境或出境的, 英国因此就把这两个人放了; 这两个人之中, 有一个人叫白特罗夫 (Petroff), 他现在是全宣传首领的有力的辅佐。有两种德文日报现在有五十万读者, 这都是由俄国人印行, 由俄国人或用飞机或由个人, 运到德国前敌的; 从事运送的俄国人, 都是在战前与德国人有认识的。又为未受教育的德国人, 印刷的有一种画报送往德国。”现在我给诸君看的, 就是这个画报上的德国大使馆的照相, 这个上面, 还有点记事, 记事的大意就是: “请看德国大使馆, 上面有一杆旗子写着大德国。那是俾斯麦克么? 不是的。”那是凯撒么? 不是的。那是永远不朽的马克思, 和他的金言: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Workers of the World, Umite!” 现在我们把你们伟大同胞的这句金言送还你们, 请你们团结。我们俄国人把这句话奉若神圣, 一切权利都到了工人手里。德意志社会党的德国大使几时才能到俄国来呢?” 此外又有许多英语的, 法语的, 瑞典语的, 土耳其语的, 回回语的, 中国语的小册子。我从前在美国青年会办事的时候, 就和这些宣传者很相接近, 所以常常将威尔逊总统十四条 (President Wilson's Fourteen Points) 的演说书, 发出去分送他们。俄国人都很喜欢看这个演说书, 他们对于那十四条的大部分, 都表赞同, 但是他们对于协约国能否遵守这个主义, 都有点怀疑。

“我末尾到彼得堡去了, 我同李德 (Tohn Reed), 布利安 (Louise Bryant), 维廉 (Albert rhys Williams), 在那里花了六个礼拜有趣味的时, 看了许多大事件。中央执行委员会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ee) 开会决定召集宪法会议, 以表示阶级准备已成的示威运动的时候, 我也去看过。我又看见一个会议, 早晨还很早, 只有一个水手说了一声, 红卫军已经倦了, 想回家去, 于是就解散了。

“我在莫斯科看见资本家, 时常在礼拜日, 开全天的反对会。这些都很稳静。三两成群的资本阶级的男女的集团, 差不多有两百多个散满全城, 每个集团遇着了兵士就与他们辩论。并没有什么骚扰, 俄国人真是非常讲道理。但是他们都不能使兵士了解自己是做错了, 不应该由‘自然支配者’ (资本阶级取的名称) 的手里, 夺去权力。”有些资本家问一个兵士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任受过教育的人来指导你们, 反去信任那个德国委员列宁?” 那个兵士答道: “我们是愚蠢人, 不晓得什么, 但是有一桩事我们是很晓得的, 就是受过教育的人常常欺瞒我们。”

“我看见许多‘愚蠢的’俄国人做那管理的事务。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一个乡村苏维埃会议, 有五六个呆笨样子的诚实工人和农夫, 在那里商议组织农夫学校的

方法，又用绳子系在铁丝上的一块计算板，在那里帮他们加减。”

“我又在乡村市镇上，到处看见许多苏维埃会议设立的学校，由一两个热心模样的，像妇女的，教员统率的诚实的小孩子们的许多队伍。”

“苏维埃会议是由众意和协和的精神结合的。譬如常有列宁和托洛斯基分裂的风传，都完全是假的。”

“如诸君所闻，布尔什维克将许多军机制造场改作农业机器制造场了。但不是将全体改了的。他们晓得他们不能不帮助起首革命的国民，所以他们就保存了必须数量的军用设备。

“我在撒马拉看见一张告白，宣告妇女公有，并且表明这个计划是由一个无政府团体提出的。苏维埃会议的反对党，是晓得他们不能够使一般人相信苏维埃会议是要认许妇女公有的，他们的目的明明白白是暗指无政府党就要推翻布尔什维克，将这种事情付之有效的实行，因此在大体上仍以回到沙尔主义（Czarism 沙尔俄皇之称）为好。无政府党对此自然出来极力否认了。”我这里有一张否认的告白，上面的文意大略如次：

“撒马拉无政府党员的告白：敌人！你们败了，你们用这种手段，明明白白是表示你们已立于绝地了。全世界的无政府者自始至终都为自由战。我们岂是像你们现在用我们的自由来奴隶妇女的么？”

我看见布塞尔维克的朋友和敌人都很真真率率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一个在莫斯科的美国人，他听见德国人在利加设了一个银行，就说：“此地德国人的银行较之那些由不值钱的布尔什维克管理的银行好。又有一个美国人，在俄国先充万国割禾机器公司（The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的代表，后充美国的领事，他对我说：“我很希望战争早了，庶几德国和协约国能够一同来此推翻布尔什维克。”

湖北河南间的风俗

马伯援

(一)

我虽说住在湖北枣阳县，我离河南却不远。我生性喜欢旅行，并且喜欢徒步旅行。以故我们接近的几县，若湖北的应山县、安陆县、孝感县、襄阳县、谷城县、随县，河南的桐柏县、泌源县、泌阳县、信阳县、确山县，我都到过。我到了一个地方，我总住上两天，同着那地方上的年老人，谈谈他们那里风俗，问问他们那里情形。那些年老人，有几句共同的话，总说“今不及古”“现在人心太坏”“民国的总统，不是‘真龙天子’，终是靠不住的。”有一天我在街上散步，在一“书香人家”门首，看见一副春联，按着“民国总统”四字编的。他说：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须鼎革。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成东西。

照这样看来，我们地方的无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对于现今的社会，国家，人情，总通通是不满足的。诸君，他们为什么不满足呢？就是民国以来，地方秩序大乱，从前的恶风俗，现在成为好风俗，从前的好风俗，现在变成恶风俗。甚至从前没有的事，现在成为风俗，他们摸揣不着，所以说这些无聊的话。

怎么说，从前的恶风俗，现在成为好风俗了呢？例如当兵、做贼、打牌，三件事，在前十年，没有人不说是坏事。我们地方的俗话说：“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又说：“饿死莫做贼，冤死莫告状。”此是轻视当兵、做贼的话，不必解说，是大家知道的。论到“打牌”的事，是流氓的吃饭门路，稍微自好的，决不做的。自民国以后，当兵的都当了官，都很利害，当土匪的，可以行凶，可以投降，可以即刻做官。“麻将牌”是官长的嗜好品。以故地方上人的眼光一变，习尚一变，从前的恶风俗，觉得成为现在的好风俗了。

怎么说从前的好风俗，现在变成恶风俗了呢？节俭、勤劳、安分三件事，在前十年，没有人不说是好事。我们地方的俗语说“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又说“安分守己多自在”。这都是鼓励节俭、勤劳、安分的法子。到了现在，能用钱，是阔人，不做事，是有福的，不安分的人，说是有野心，有冒险心。以故地方上人的眼光一变，习尚一变，从前的好风俗，觉得成了现在的坏风俗了。

怎么说，从前没有的事，现在成为风俗了呢？例如对于军官的纳贿，对于天主教的神甫的服从，从前是没有的，现在成为风俗了。又如吃“纸烟”，戴“金丝眼镜”，从前是没有的，现在成为风俗了。以故地方上人的眼光一变，习尚一变，觉得从前没有的事，现在成为风俗了。

对于以上所说的风俗，是我们地方上的人所说的风俗。我对于他们的说话，他们的见解，暂且不下批评。何以故呢？因为他们所身受的，所眼见的，的确不知道是什么缘因以故这样说。余小子同着他们，住了足足三年，现在用我的眼光，来说说我们地方上的好风俗，坏风俗，同我们地方上的病根所在罢了。

(二)

说到我们地方的坏风俗很多，据我看来，第一的坏风俗，就算“迷信”。“迷信”的种类，大概可分三项。哪三项呢？一是“算命先生”，二是“阴阳先生”，三是“泥菩萨”。

“算命先生”的害人，很普及的，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穷人，是富户，都逃不脱“算命先生”手中。“算命先生”教他东，他们就东走，教他西，他们就西行，如同德意志人民，从前服从他们的德皇一样。因为一般人对于“算命先生”，是绝对的服从，就生出了弊端。在光绪初年，随县的洪山，竖起革命军的（当时说造反）旗子几个月，后来赵氏一族，俱被杀戮的原因，是“算命先生”弄出来的。这假故事，在我们乡间，常说到随县的赵光璧，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他常常欺负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的人，敌他不过，卖尽他的田产、住宅，云游四方去了。哪知这个读书人，贿通一位“算命瞎子”假造“天书”（小说《水浒传》宋江得的天书）四卷，深埋在赵光璧家中后园里。后来叫这“算命的”去同赵算命，又用种种的法子，证明赵是“真龙天子。”赵氏到了这个地位，自然有些相信。恰巧这个读书人，带了位“阴阳先生”回来，声称要复仇、须得改营阴宅，使他后人做大官，再报赵氏的仇。这个“阴阳先生”，暗地的来到赵宅，说“这读书人报不了你的仇，因为他的坟山，是臣子的位分，你先生的后园，像有帝王的气象。”赵氏以“阴阳先生，”合“算命先生”的说话相同，密命人在后园掘土二尺，果然掘出“天书”，就信真了他是“真龙天子”。这位读

书人也来讨封，也来恭敬，并愿甘为臣下。赵氏自此以后，招兵买马，先抢了几家戏箱，在洪山上头，竖起反旗，身着唱戏的蟒袍，自称天子。“算命瞎子”，“阴阳先生”，同这个读书人，封为左右丞相，及军师。闹了两个多月，省城的兵到，“算命的”合“阴阳先生”偷跑了。这个读书的人，给赵光璧写了一封信说，“赵光璧赵光璧呵！你现在还执迷不悟么？我是你的仇人，我们做这圈套，是报你的仇的”。赵氏这个时候，悔也悔不过来、跑也跑不脱，只得自作自受，同着家族，一个一个上“断头台”罢了。

这一段趣事，稍觉古老点，大家或以为现在的风俗，想未必如此地迷呢？诸位，你们要知道我们那个地方人的脑筋，不会变的。虽说现在在二十世纪，我们地方的一部分风俗，还是纪元前的遗产物呢！

民国五年，我住在乡间，有几件奇事，关于迷信的结果，是大家想也想不到的。（1）距吾处四十里的三河店，是随县的境界，该处有一最大绅士，叫做潘光顺，这人虽未多读书，却正直的了不得，以故地方人都佩服他。他遇事敢作敢为，不怕艰难，凡事总说“好搞”，（我们的土话，意思是容易办）以故“好搞”两字，在我们那周围数百里的势力，如同拿破仑的“没有不能”四个字的势力一样。他有个次子，十分相信“算命瞎子”的话。“瞎子”一天在他家里算命，论到那次子的儿子的“八字”，说是非常的强硬，总要“克”他的父亲。那位先生，以为瞎子的话，是“天经地义”，“金条玉律”，不可更改的。私自打算说，“什么是我的儿子，乃是我的对头，与其让他‘克’我，不如我先杀他”。自那瞎子去后，有一天这孩子在这塘边上玩，他那怕“克”的父亲，提着这两条腿，投这孩到堰塘中间，去溺死了。迨后他父亲潘光顺说他，他说，“有了我，还可生孙子，有了那孩子，没得我，你不是没得儿子么”？这事也就完了。你看瞎子害人不害人呢？（2）我们附近，有许多中年妇人，因为没得儿子，怕丈夫纳妾，常常暗地的去问“瞎子”说，“我们命里到底是如何呢？”“瞎子”们借着这个机会，敲他们的“竹杠”，于是说，“你本应有两个儿子，因为你做了某事某事，得罪了‘娘娘’，合‘送子娘娘’，所以他不给你送来。”又说，“你本应生子，因你命中某项，与你丈夫相冲。”这些妇女们望子心殷，只说“命中有时终须有”的话，力请这算命瞎子设法。瞎子们看他们上钩，于是乎调查他们家产多寡，这妇女们的“支配权”大小，行敲诈，欺骗的手段。有许多妇女，被骗得一无所有，有许多妇女，因为“种子”的缘故，信“瞎子”们真是“神通广大”，也有失身的事。（3）民国五年，我自南京返里，在京汉火车上，遇见了张大帅的几个兵，他们横上直下，闹得我十分不了。后来我问他们是向什么方去的？知道他们是河南泌阳县的人，我无奈他们何，照着那地方上的“迷信”，军营中的门面话，说了几句“你的天庭”非常丰

满，非常光明，不久必要“升官发财”。哪知那几个人中，就有一位望升官的“十长”，听了我的话，喜得手舞足蹈，说先生真是“赛神仙”。于是望下问，说官到什么地方呢？我同他胡说了好久，他待我不仅改了以前的态度，并且吩咐其他的兵，服侍我一路。到分手以后，我叹一声，笑一声，说“迷信”害人到这个地方，实在是利害。

“阴阳先生”，在我们地方上，也是害人的东西。但是“阴阳”害人，只限于有钱的人家，比较上比“算命先生”的罪过，稍为轻点。说到他们玩弄枯骨，欺骗愚夫，也是地方上一大毒物。“阴阳”分“阳宅”“阴宅”，阳宅若好，可以即刻“生贵子”，致奇富，“阴宅”较迟。以故我们的地方上人，谋阴宅，搬祖宗的枯骨头，到了清明节，（是搬骨头的好日子）固然是多。为着“阳宅”的争执也不少。有段事实，非常出奇，不得不说来，以供研究社会心理学者参考。距吾家五十里远，有一镇叫阳垱，那里有富户叫罗典九，自他母亲“白手起家”，发到六七十万，人人说他致富的原因，是“阳宅”的关系。以故他虽然成了财主，他不敢照那“富润屋”的话，改造府室。到了今日，客也多了，货也多了，“耳厅”“卫屋”，通通建筑了，独有那“堂屋”，不敢改筑。有位“阴阳”献策，说“阳宅”要保的是气，只要气不走，仍然可以发财”。这财主就问，“怎样气可以不走呢”？这“阴阳”说，“你盖洋楼或是大房子，你要建筑在这原有堂屋的上边，迨上头房子造成，再折毁这故有的‘堂屋’，就是不走气的妙策”。这财主听了这位阴阳先生的话，同他母亲再三商量，再三计划，以为这个法子不错，遵命建筑了七间的高大房屋，在这座老堂屋上面，建筑告竣的日子到了，大宴宾客，共庆落成。这位“阴阳先生”，坐在首席，众宾客都夸奖他，他自己也夸奖自己，竟因此次的成功，添了许多主顾，这不是最奇奇怪怪的事情么？

“泥菩萨”的威灵，在我们地方上是很大的。当人生病，长久不好，就说是鬼缠的，人生了疮，忽红忽青，就说是鬼打的。这种鬼话传出，许多鬼婆来说鬼话，来写生意。这个时候，当家主的顶为难，说信这鬼婆呢？难道医生不及巫婆么？西门豹投巫婆会河神的故事是假的么？说不信这鬼婆呢？病人的妻子，或是女儿，是不赞成的。不赞成的结果，就是争论，争论结果，鬼婆方面，总要奏凯歌。到了这时候，“泥菩萨”出世了，有说某某“仙姑”作祟，某某“五当”管事，只要改筑庙宇，重修法身，这病疮不难立愈。鬼婆如此说，亲朋内眷如此劝，弄得病人的妻女没主意，今日去拜“观音”，明日去求“老母”，奔走道路，不事汤药，结局是催病人速死，真是可怜。

我们地方上的第二件的恶风俗，就是“因循”两个字，由“因循”产生的恶俗，约分捌个。今逐次说明。

（一）泡脚。脚不应包的理由，同那泡脚不便的理由，不待解说，家喻户晓。虽说

家喻户晓，但是能实行的，除了几家大大的觉悟人家，实在不多。以吾县论，能实行不包脚政策的，不过数十家。

(二) 订婚。订婚的法子，是父母于幼时定的，若有钱人生了儿子。一日有十余个媒人来说亲，因此女家羡慕男家资产过度的时候，往往行欺骗入手，以成人之女，配孩提之童，而生讼事的，时常不免。又有男家先富后贫，女家不愿，结果昧亲，而生讼事的，时常亦不免。至婚姻强成后，男家虐待媳妇，至于自杀的，几无日不有，无乡不有。

(三) 闹春酒。我们地方的春酒，由正月初一日起，到三月底方了。中间三个月，天天不能做事，天天只是应酬，已经不经济了。更有一大不经济的事，就是别人请了我，我必还席。别人请我“肉席”，我必还“肉席”，别人请我“海菜席”，我必还“海菜席”，以故中人之家，为着闹春酒，顾局面致穷的，时有所闻。

(四) 吃喜酒。“吃喜酒”是什么事呢？当某家儿子要结婚，某家的亲戚，朋友，都去送礼，去“吃喜酒”。若照现在的样式，送一份礼，吃一次酒，乃人情之常，怎么叫做恶风俗呢？因为我们地方上的吃法，同别处不同，我们地方上要吃就吃几天，送一份礼，能来十几个人吃。在吃者方面，固不利益，（诸事不如在家中方便，且要送礼，更要不做生活）在被吃的方面，更觉苦恼。地方许多中人之产，经过这一吃，吃完的很多。

(五) 过丧事。人若死了父母，自己没得主张，他一定是要穷的。因为丧事用款，不分多寡，有多用多，有少用少。最大的消费，就是酒肉，吃酒肉的人，不限于亲族朋友。“邻居”“讨饭的”只要拿几张纸，来到死人面前磕几个头，就得待他几次酒饭。他们来拼命的吃，吃到生病为止，这是害了他们。这被吃的人家，更是不值。其次消费，是“做斋”“烧纸”“烧檀香”“烧纸货”，总而言之，是以有用的金钱，有用的时间，殉那无灵的枯骨。

(六) 吗啡。吗啡的害处，比较洋烟更大，自湖北禁种“鸦片”以后，每两“鸦片”自三角一两，涨到五十元一两。小户人家，戒吃的固多，拿吗啡针代“鸦片”的也不少。近几年来，吃烟的像减去若干，扎吗啡的则有加无已，就我确实调查，枣阳东北十个镇店，凡人口在三千以上的，总要有三百人扎吗啡针。扎的结果，到夏天时候，周身腥臭。又每个针眼，扎后长成青黑而凸出的小包一个。扎针至两年以上的人，通身上下，无一分完肤。人间最伤心惨目事，莫过于此。

(七) 争讼。“讼则终凶”“冤死莫告状”，虽是我们地方上格言，但人到斗力不过的时候，或是因斗力结果，打伤人，打死人的时候，不能不取决于官，则讼事兴。讼事最惨的事，是人“天主教”，“天主教”的“神甫”，素来同知事往来，惯于利用这

块“招牌”，鱼肉乡愚。我眼见两件事，离奇得很，说来恐大家也要奇怪。(1) 知事韩永成因为强逼一个富户，买民国五年的“内国公债，”这富户不知公债的性质，当是罚他，托“天主教”的“神甫”郭登瀛去求情，“说一千元公债多了，顶好是八百元”。登瀛利用几个机会，向韩求情，韩允减一百元，郭则垫一百元，恰是八百元的数目。这教友某富户，大谢神甫的救恩。哪知那“神甫”用了百元的现洋，买了九百元的公债，已赚了八百元的利息。(2) 吾乡熊某刘某，因事与人争讼，初去见我，我止之不得。他听人话入了“天主教”，后来用钱过多，自愿不再讼。那知被“天主教”的人知道了，设圈套来敲他“竹杠”，引他去一教友家玩玩，方入室陡有“丘八”数人闯进，将熊缚着，硬说他强奸民女。熊因此借债求情，用尽家产而后已，刘事亦仿佛类之。

(八) 团防。因为土匪伙多，办团以求自卫，本是好事。无奈害随利生，一方面看是利益，一方面就是害处。吾处团防，固有利于人民，但最苦的，团勇常变为土匪。不知底，说兵即匪，匪即兵。我们地方团勇变为土匪，确是有个缘故。自袁世凯准投降的革命党做官后，地方长官，往往误会土匪亦革命党，亦可招服。因此发财的土匪，串通“天主教”的神甫，保他投降，并且缴枪械。长官利得报剿平，“神甫”利得枪械，愚民利得太平，这事就成风尚。迨团防成立，购枪无由，团绅等特别请“神甫”让给，“神甫”于让枪的时候，就保投降的土匪当团勇。到土匪抢的钱用完了，仍然携着团防公买底枪去当土匪。当“土匪”发财后，再贿通“神甫”投降。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人不知多少。地方上钱用完了，“天主教”财发够了。记得有一位“神甫”对我说，黎天才在襄阳逃时，“天主堂”里，得了“七生的五底毛瑟”三百支。一支卖大洋一百元或一百五十元，总共得洋四万余元，捐助于意大利的罗马法皇，这是民国七年正月的事。其余“神甫”的私款，不知因为地方办团防，买枪械的缘因，赚了若干万，这是团防的间接害处。至于直接的害处，因为团防的原因，添了许多恶税，一个镇店，只说有了团防，则门面有税，过客有税，货物有税。妨害交通，阻碍贸易，甚至起无味的许多交涉，介绍无味的许多恶习。

(三)

关于恶风俗，虽说说了十几条，觉得还未说完，但只说坏的，不说好的，与我的题目有些不对路。不得已将坏的暂且放下，将好风俗给大家介绍介绍。

我们地方上恶风虽说多，好风俗却不少，我觉得较好的，莫外于下列几种。

(一) 普乐会。普乐会的意思，是农人们于秋收后，大家无事，举出几个头人，按进款的多寡，“写一台戏”来唱唱。有钱的人多，或是会的面积大，就唱好戏。其次

的，唱的戏也要次点。甚至有一孤村，孤村中不过三五家穷人，也要合拢起来，唱三天皮人戏。一以皮相人一到了唱戏时节，该住民的亲友，统要接来。又因敬神的缘故，必须买肉几斤，先祭神，后共餐，我处俗话说“心到神知，刀首一以肉献神的東西一人吃”。诸位想到他们这会的乐境，比所谓“大宴会”“跳舞会”，虽有文化简陋的分别。说到精神快活，恐怕那“大宴会”，“跳舞会”，还远不及他们呢？我处土语，叫这会为“颇乐会”，我考求考求他们的意思，固然是“颇乐”，但是会的组织，不似“颇”字的意思，是个“普”字的意思。后我在一河边，发现一块古碑，碑上说是“普乐会”，我于此更信得过我的方言订正的见解不错。

（二）十月一。我们地方的人民，有了百户以上，就建筑祠堂，供奉先祖。每年到了阴历十月一日，各姓祠中，必演戏敬祖，富豪的捐资，贫穷的食肉，好像共产的日子到了。再祠堂规则，不以贫富分阶级，坐首席的须得老年人，好像无阶级的样子。

（三）老屋会。人到五十多岁，有一样物件，非准备不可。这物件就是“棺材”，俗称“老屋”，言是老人的住宅。为人子不能代父母准备，算是大不孝，若能准备这件东西，纵是“打娘骂老子”，也算孝子。因此恶习，促成用经济的原则，公司的办法，组织“老屋会”。数百年前，在我们地方甚流行。这会的组织，是邀集有老父老母的八家，合资若干，买杉木做棺材。棺木做好，放在庙中，倘有一家不幸，父或母死了，抬这棺木去用。用后从速约集七家，赶急再合资再去买，至八家都用过为止。

（四）年终宴。我地方的农人，一家所耕的田，一家人不能做完，以故非雇工人不可。雇工的法子，分长工，短工，长工是以一年为期，短工以几日为期。平素东家吩咐工人做事，工人不敢不做。到了年终，无论长工短工，东家须得备酒席请工人。东家主人，不论是何等阶级的人，总要来给工人酌酒，以表示敬意。有许多地方，过五月“端阳”，八月“中秋”，“七月七夕”，也是如此。我觉得这个习惯，是平等的表现，万万不可忽视的地方

（五）工帮。凡佣于人当“工人”的，都要入帮。一镇之中，当“厨子的”，有“厨子”同帮的，做“农工”的有“农工”同帮。他们组织“工帮”的意思，始则不过因远佣于人，得病甚苦，借这组织以备不虞，是个互助的意见。到现在生活日高，劳力人少，往往工资增加的要求，强力抵抗的原因，有左右富户的能力。民国六年秋间，我镇因“土著”人打“外来”工人的事发现，惹起个小小的同盟罢工，幸予出而解和，方圆满解决。这不是一件可幸的事么？

（六）吃会。吃会的意思，大致同于“老屋会”。惟范围较宽，手续较繁，带着友爱的精神，同经济的组织，比“老屋会”更周密详审许多。例如某甲，忽遭意外事件，必需之款，超过预算以外。不借债不能敷衍，借债则陷于危难地位，于是请会，以补

其不足，这人称为“会母”。“会母”既定，估计“会母”的需用多少，担保品多少，再定会费。一十元五十元百元不等—会费定后，由“会母”请会友，会友邀会友，一桌十人，两桌二十人，三桌三十人。邀足以后，“会母”备酒席请会友，大凡到的，每人先按规定的会费，纳一份给“会母”，是为第一期。至第二期，若是“乾会”呢？由“会母”席请会众到后，十人逐次用骰子掷点，点多的人，称为得会。得会的人，即刻将“长份洋”一先给会母的洋称“长份洋”一得回，算了一会，迨人人取回“长份洋”，为会的终期。若是过会，会友于得着“会母”送会的请帖时候，按会费多寡，准备洋元一份，到了送会日期，会友咸集“会母”家。当酒席未开以前，由“会母”分送会友纸条各一，各人书洋若干，谓之“拔头”一如十元会费，下洋六七角的“拔头”，会友纳洋十元“给拔会人”时，必扣此六角或七角为利息—会友中想用这款子的多，“拔头”下得大，在会友中比较上下拔头较大的人，算为得会人，其余会友，每人给拔会人会费一份，会母的“长份洋”自然也归彼有。如此相演，至五年方结局。一因为会期，须在经济活动期，每年不得过三次。两次的多，每桌若十人，非五年不可—论到这会的友爱，这会的经济组织，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于此回答说，此事的友爱，非常的大。假如某甲不得这种协助的精神，经济状况，必陷于重围，是一定的结果。“会母”因为得了这种协助，方可自由自在，徐筹偿还方法，他对于会友，当然是感激他们的友爱，俗话说“请会须得三个朋友”，益可证明吃会是一种友爱的表示。又如会友中借此组织，可以储蓄，可以借贷，这不是经济的组织么？以经济的组织，而贯彻友爱的精神，莫过于“吃会”一事。

汉口苦力状况

刘云生

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疾病死亡，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最难堪者。今就其在江岸一隅者之情状记之，可见其一斑矣。

此类苦力皆非人家所雇请者，来去自由，散漫无常，且无头日照管，乃毫无统系。

上自龙王庙，下迄洋火厂，有四千余人，游行靡定。内有一部分专守候各轮船码头，计招商局及周家巷有二百人；太古码头有二百一二十人；怡和码头有二百二三十人；日清宁绍两公司有六百人；鸿安公司亦有一百四五十人。此辈无论晴雨，皆株守一隅，非犯有偷货行为被管货者所驱逐，决不他去。晴天忙时，自不拘此数，皆无嫉妒心，凭各人腰力驮负。做工时间，甚不一致。有力壮者终日背负，一日尚能得钱千文。余则数百文数十文不等。若公司自行起卸货件，则价廉。如遇客帮搬运，则加倍恶索背负。得钱即往围赌，资尽复去力驮，不留隔日粮。饥冻相乘，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膊蓬头，冬以破袋一只覆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破草席一截围其身，奇形怪状，不一而足。河滩，街沿，货棚、船头，皆彼等卧室。上风露而下潮湿，一至来春，十有九病，此致死之原因一。有时得钱即至小饭店狂饮大嚼（不饮酒二百文即可度一日），醉饱后仰在河滩鼾睡，所有地下潮湿不顾也，此致死之原因二。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持回河滩，架起土砖，上承以瓦钵，燃火煮食，此致死之原因三。又或窃取货物，为照货之红头小工等所见，即捕住，将两手反缚于木柱上，尽力饱打，藤鞭所至，血肉横飞，哀号之声，如宰豚豕，路人见之，无由施救，多有经此一击后，奄奄垂毙，此致死之原因四。又有懒惰成性，不欲工作，或无力负驮者，潜将阴沟毒泥涂于下胫，毒发即行溃烂，跛行街市，冀邀人怜，给以钱物以资度日，不久毒往内攻，数日即毙，此致死之原因五。黠者于河滩船头等处，设有赌摊抽头，昼夜不息，遇有警察来捕，即前往说情，或以钱了之；若遇他种事故，除偷窃外亦能代为出首，此辈衣裤尚能完体，不事工作，恃抽头为活，以头目自命，其实非真能代表其类也。以上所纪，皆实地调查所得。夫彼等何流落至此，盖有数因焉：（一）因嗜好甚深，或嫖赌烟倾家，此类多系富家后裔，因不务职业，为亲族所共弃，无以自活，乃流入此途。每年死亡，以此类为多数。（二）因所谋未遂，汉口为中国名区，四方之民，多争集之。年来因南北争斗，商务萧条，市廛间人浮于事，不能容身，则转入此途。若南北相持不决，则此类愈增未已。（三）来自远方，此类以川人为多数，若占全数之四。此辈原在川河挪船（俗名挪索索），因不胜其苦，习闻汉口繁华，钱尤易得，是以抛弃原有执业，单身来汉。詎知汉口谋生实在不易，既无友朋介绍，万难侧身正途，于是不得不向此道讨生活。此辈初来皆力大如牛，肥壮无病，虽三四百斤重物亦能背负而行，得钱则饮酒赌博，无储蓄心。以上所纪不过一部分者之状况。至此类苦力，汉口实有一万余人，火车站街头巷尾，皆有此辈足迹，生活亦大同小异，名称为“背包的”，或“披麻布袋的”，又名“荒气”云。

香港罢工风潮始末记

记 者

一 罢工风潮的原因

凡是一种风潮，决不是少数的人由一时感情冲动的作用可以产生出来的。他有许多原因，忽然碰着了相当的机会，于是就一发而不可遏止的了。我们叙述这一次香港罢工的风潮，当然不能不预先研究他的原因。

这个原因，虽然很是复杂，不过就大体上观察，可以说不外以下的二种：

(一) 生活上的窘迫。

(二) 心理上的变动。

什么是生活上的窘迫哩？1. 香港自从欧战开始以后，百物腾贵，尤以米粮为甚。一般工人，不能够维持生活。广州英文时报云：

“现有由港到省工人约五十名，谓彼等是被迫而罢工者，因港中生计程度高起所致也。彼等只赖手作口食，目下之工金，实不足以度日，故特请东家增工矣。虽经忍耐及设法，以使各东家知彼等之困难，但所请者，并不理会。彼等之原动，实非排外，且亦无伤害外人在中国之事业。罢工常致双方受害，但只因于不得已而行此法而已。彼等甚愿各事如常，唯须得适当之工值，各人虽现寓省城，而仍无鼓吹别人联同以图达彼等之目的，现甚望各东家知各人之困难，而加增工金。若目下之风潮，不能有所解决，则彼等将转别行而另寻事业也。”

2. 室家的担付太重。德臣西报云：

“本港米粮太贵，工人若有家室，而添有一儿女者，则每月之费用，至少需三十九元。但各工人每日所得之工金，平均计之，不满一元，且复有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之休息，所入实难敷所出。又每遇厂中生意非畅盈时，则工人之退留无定，是以间有工人每月只得三星期之工值者，其难以接济日用，益可想见。

故工人皆以为非得工金加四成发给，则无以为养家之费，如不得如其愿，则宁不回港”。

以上的二种关系，都使得工人有不能不要求全体工金增加四成的趋势。但是他们提出这一种要求，那资本家方面总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就是不想罢工也不能够了。

什么是心理上的变动哩？香港是一个交通极便利的地方，所以一般工人，对于国外同盟罢工的事体久已就明白了的。这些时以来，新思潮的鼓荡，使得工人越发有了自觉的倾向。去年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市的大举，公然使得那个冥顽不灵的北政府，也不能不多少让点步儿，他们知道罢工也是很有用的一个护身符了，到了这个不得已的时候，于是就试用起来了。

以上的二种原因，都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一种原因，他们熙熙攘攘的过快活日子，又何必与资本家故意为难哩？没有第二种原因，他们只得做听天由命的想，让资本家的摧残罢了。

但是还有一个近因，就是三月三十号的华民政务司的一种很不懂事的谈话，我且把他录下：“你们要是决意告辞，准可自由。但是港中律例，不准留住闲人，你们好好的预备走吧！”

大家想想，这是什么话？你看工人们听见了，不是火上加油，那还激烈的了得么？于是乎三十一号就全体罢工了。

二 罢工风潮的详情

关于罢工风潮的详情，我可以分项报告如下：

(1) 人数

这次罢工的，全是机器工人。至如确实的数目，没有正式的报告，我们也不能知道。现在就我所调查的，用日记体一天一天的写在下面：

一号，工人离港的约一千四五百名。

二号，铸造工人一千七百余名，都是在三四五六等日离港的。

七号，牛奶雪厂工人继行罢工。

火车上之机器工人及车抹油打磨工人均停工。

九号，电话局之工人，又因要求加给工金四成罢工。

该工人约有二百名。

电车公司之工人已于是晚尽行告退。

电灯局工人罢工。

十三号，后山顶火车头之司机停工。

十四号，九龙电灯局停工。

照上面开列的，大概至多不过七八千名、至少也有四五千名了。

(2) 秩序

我们这次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工人们的秩序。我看见许多闹风潮的，总不免留下一个虎头蛇尾的笑柄，这都是秩序上欠严肃的缘故。这次工人居然把旧弊洗尽了，实在可喜得很呵！

当风潮发生的时候，他们有两个特点：

A. 全体一致的精神 没有一个贪图工资而不肯放手的，这比许多无聊的成天坐在屋子里高谈牺牲，不强得几万倍么？

B. 忍耐的能力 风潮发生时，最贵重的是在风潮里边滚的人，要神志清醒，不可感情用事。你们看工人们受了许多欺侮，事到临头了，他们忍气吞声，没有半点暴戾的举动，这不是我们操奋斗生涯的应该效法的么？——虽然也有一个，就是“北角电局之工头因欲将停工之事告知执事人员故被罢业工人将伊重殴”。但是这还是工人对于工人施以制裁，和资本家并没有这种举动哩！

至如在罢工时期中，也有二个特点：

A. 他们的宣言和谈话，没有一句是指责资本家的，只是声明自家不得已的情形，拿诚恳的态度，去引起舆论和社会的赞助。

B. 没有一个在相持的时间之内，去屈服于资本家的。他们完全听从华人机器会的规约，和几位代表的指令，再不肯做破坏团体行动的罪恶，这很是难能的呵！我录一则新闻于下，请大家看看！

“某日系粮期，各船坞预料各工人必返澳出粮，故约各管工预早齐集一处，藉其识认各停工之工人，想截留于补炉厂处，得强制与工人订定加增工价，使各工人可即开工，唯各工人一见该澳如此布置，相约不入厂出粮，互相滋议，谓必坚持到底，方允到厂出粮开工云。”

大家要知道当时“东家集议，决夺谓本港以两船澳公司并水师船澳，为华人机器工匠最大之东家，须待船澳公司订允如何，则各受影响之较小公司，然后仿照办理”。的情形，设使当船澳这么布置的时候，有一两个不肖之徒，随风使舵起来，那尚堪设想么？

(3) 援助

这次他们很大的援助，就算广州机器公会了。许多离港的工人，都是在那里住着吃着，这一笔费用，概由广州同业由工金内摊派几成出来担负的。而资本家和劳动家磋商，也以广州机器公会为大本营。

其次做他们援助的，就算新闻界了。兹将友人某君来函披露于左，以为佐证。

“当罢工之初，西报尝有感于资本家之议论，而认此次工人求增四成，为过分之要求者。最后华人机器会将机器工人之个人每月用度支出如何？家庭费用每月支出如何？市上物价增高如何？悉数披露。

自是真相大明，乃晓然于工人之实出于无可奈何，而悉本诸良心上之主张为一极有力之援助矣。”

(4) 损失……恐慌

工人罢工，其损失为当然的一种代价，不必说了。现在我专就资本家的损失谈吧。

被影响之外国工厂，计共牵入漩涡者有二六间公司。水师工厂、领牌部、水塘、工务部、牛奶公司、香江黄埔船坞、深水埔船坞、太古船坞、卑利公司、英坭厂、佐顿公司、香港酒店、山顶火车、广九车路、电灯公司、华商电力公司、缆厂、屈臣氏铜锣环支厂、煤气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电车公司、中日电力及电灯公司、香港九龙码头及货仓公司、太古糖房及中国糖房。

但是新闻纸上说得损失尤巨的，有——

(1) 英坭公司 罢工以来，现遭损失最巨者，莫如英坭公司，因该处十三个窑，均已停顿，今合厂内全数西人管工，亦仅开得一窑。其花旗砖窑二个，亦均停顿；但英坭公司全年无一日停工，今一旦停工，则该炉无用，要从新建复。惟日前工人递辞职书时，该厂已有愿意照加，不知后来如何变卦，又未实行，故罹此损失云。

(2) 山顶火车 自机器工人全体罢工后，遂由海陆军兵士暂行代理司机各事，故不致停止往来。唯因此辈对于车，素未十分谙熟，故昨日上午十点钟，几发生意外事。缘有一火车，正驶至附近竖列地道左右，照例暂停一息，俾便于搭客之上落，但一经复开，司机者开掣逾常度，以致其行如飞，至此急欲收回，遂反退数丈，但其铁缆已收缩不及，致遭屈曲，后几经整理，亦属无法，迫得将铁缆割断，另换以新缆为之。驳续历一点余钟之久，方始复行，而费时已不少。

(3) 电车公司 自电车停摆后，商人来往极感不便，乃政府只袖手旁观乎？

此外更有记载当时社会上那种杯弓蛇影的情形，也可以看看的：

“昨日街上，宣传谓礼拜一晚水喉之工人，亦将一律罢工，至人心惶惶。……昨日中环街市有等鱼台，及有小数之居民，咸用琵琶桶或大水缸满贮清水，状极匆忙云”。

照那上边情形，故此社会上的心理，都很愿意资本家能够让步的好。下面二则评论，是由香港报纸上节录下来的。

其一，“罢工风潮，经致电车停止，来往已非常不便；但如各大东家，仍持目下之态度，则不久亦将必受别方面之不便”。

其二，“罢工之事，牵及电车停摆，以致影响于公众，若果各伟大东家接续如此，

而无底止，则其他之事业不久亦受感觉”。

(5) 调停……结束

工人提出了增加四成的要求，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就发现了罢工风潮，这是我已经报告过了的。

最后愈牵愈众，影响极大，我上边记得也很详细，不用说了。因此之故，港政府和华民政务司再三请了华人机器会敦促工人和东家会议，无奈两下的话不投机，不能够成功。

但是华人的资本家方面，已经有许多执拗不过的了，因此资本家团体，起了破裂的表象，港政府与各厂主极为忧虑，才特着本港华人机器会，转达省城机器总会，请各工人举出全权代表数人到港正式谈判。经由省机器总会举出汪敬之，陈耀南，冯次庭，陈耀轮四君为全权代表，于阳历四月十七日上午在渣甸写字楼，与华民政务司及各厂主为长时之讨论。是日各工人代表允减至三成半，因条件的关系，各工人代表，未能满意，仍无结果散会。翌日再会，始行解决，其条件为凡受雇各厂之工人，如在此次罢工之列者，均一律增加三成二五。各管工科文在每月百元以下者亦同样增加。其每月百元以上者，则增加二成。经彼此双方满意签字，并由罗文锦律师在座见证签字。

自从那一天调停了结以后，这一次罢工风潮就算平息了。我照录华人机器会一篇通告于下：

敬启者，昨同人痛惧沉沦，恐遭灭顶，须臾忍痛，用自决心，遂至停工，以求增值，相将罢业，听待维持，幸大众之一心，直前勇往，荷栖留之有院，同气矜怜，事竟全功，天偿人愿，所求以达，不用操心，从此生活改良不至常呼庚癸，自后齐心戮力，同人福利尤多，事已完全，不用迟疑观望，约经签妥，速祈早日返工，兹者四月十九号，乃罢工结束之日，越天二十号，乃同人复业之期，恐未周知，特此布告，九年四月十九晚。

三 罢工风潮的影响到将来的

要想说明这一次罢工的影响到将来怎么样，应该从罢工的根本的意义上着想，才可以找得出一个答案来的。

这一次罢工的原因，我已经说过，就大体上的观察，可以说不外。

(1) 生活上的窘迫；

(2) 心理上的变动；

这二种了。既然如此，这一次罢工风潮以后，可以使得；

(1) 生活上变为优裕的么？

(2) 心理上变为满足的么？

没有仔细考虑一下的人，当然答复道：“这一次劳动界已经得到了最后的胜利！生活上还有什么不优裕，心理上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么”？但是据我的愚见，实在不敢承认，我敢说：

(1) 生活上依然是窘迫的；

(2) 心理上依然是摇动的。

自此以后，罢工的举动，多则三五年一次，少则一两月一次，为什么哩？劳动家生活上的窘迫和心理上的变动，都是社会组织上有病的表象。罢工也是一种医治的方法，但不是一种根本上医治的方法。仿佛一个房屋快要倒塌了，我们应该重新建造一个，才是根本上医治的方法。无奈我们只用许多绳子和棒子将房屋支住，绳子是容易朽的，棒子是容易断的，不但时常要改换新的绳子棒子这个很费事，就是我们住在这个绳子和棒子支住的房屋，也成天的担惊受骇哩！所以这个也是医治的方法，无奈他很靠不住的罢了。

为什么见罢工就是和绳子棒子支住的房屋一样哩？这个很浅近的，我们知道物价是没有一定的，是可以由资本家随便操纵的。劳动家今天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资本家就满口的承认了。但是资本家因为花费的成本比从前的来得大些，马上就把劳动家所生产的物品，抬高价格去卖起来，在资本家依然是没有损失的。可是劳动者就不然哪！譬如现在的工资二十元，但是生活费倒要二十五元，因为感受了这五元的苦痛，就罢起工来了，最后资本家增加了十元，那不但没有不足的，反余出五元了。当然就很心满意足的了。可是资本家他不能白白的就担任这十元的损失，因此就把物价抬高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那生活费又非三十五元维持不可了。那么陈陈相因。资本家依然稳重和泰山似的，而劳动家总不免于感受那五元的苦痛。这并不是我的幻想哩！欧洲社会上的罢工风潮，不简直的是一种家常便饭么？好！好！中国也跟着一个道上走来了！

总而言之，社会上根本的缺憾，就是资本家和劳动家阶级的存在。有了这个阶级的存在，那么劳动家仿佛都是为资本家活着似的，优裕的太优裕，那窘迫的就不能不更加窘迫了；满足的太满足，那摇动的就不能不更加摇动了：这是天然的结果。

根本上医治的方法，惟有用阶级争斗，使劳动家同时兼做资本家，并且除劳动家以外再没有什么资本家。既然如此，那么罢工不罢工，又简直的不成问题了。

(八四) 虚无主义

中国的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的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可怜许多思想幼稚的青年，以为非到一切否定的虚无主义，不能算最高尚最彻底。我恐怕太高尚了要倒下来，太彻底了要漏下去呵！我以为信仰虚无主义的人，不出两种结果：一是性格高尚的人出于发狂，自杀；一是性格卑劣的人出于堕落。一切都否定了，不自杀还做什么？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我盼望笃行好学的青年，要觉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既然不能否定，别的一切事物也都不能否定。对于社会上一切黑暗，罪恶，只有改造，奋斗，单单否定他是无济于事，因为单是否定他，仍不能取消他实际的存在。

独秀

(八五) 俄国精神

黄任之先生说：中国人现在所需要的，是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我以为我们倘能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二为一，就用不着美国资本了。但是中国人此时所最恐怖的是俄国精神，所最冷淡的是德国科学，所最欢迎的只有美国资本！

独秀

（八六）男女同校与议员

男女同校本来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理论上简直用不着讨论。上海大同学院是首先实行的了；北京大学收容女生，就是腐败的教育部也居然许可了；现在南京高等师范也打算收女生（听说“苏社”的首领很反对这件事，南京的教职员因此有点迟疑：我劝南京教职员勿为谣言所惑，因为“苏社”诸君总不至像安福部那样横霸）。可见男女同校，在中国也已经成了事实了。但是广东浙江江苏什么省议会，都提出什么禁止男女同校的议案。哼！议员议员！尔等恶也做够了，人民厌恶尔等也到了极处，何必又闹笑话！

独秀

（八七）上海社会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量力。像上海这种龌龊社会，居然算是全中国舆论的中心，或者更有一班妄人说是文化的中心，上海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它做舆论和文化的中心，那么，中国的舆论和文化可真糟透了。因为此时的上海社会，充满了无知识利用奸诈欺骗的分子，无论什么好事，一到了上海，便有一班冒牌骗钱的东西，出来鬼混。流氓

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会工会的利用手段更是可厌，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

独秀

（八八）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

“不劳而获”，自然是不好的观念；劳而不获，也不是正当办法。最好是用劳力去求那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例如：与其提倡废姓，不如提倡名号统一；与其提倡女子剪发，不如提倡女子放足及解放胸部的束缚；与其邀集朋友办杂志，不如邀集朋友设读书会；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的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的教育和职业。

独秀

杜威博士讲演录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孙伏园记

(十三)

我从前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问题分为经济、政治和知识思想三大组。第一组已经讲过了，第二组的问题，前几次所讲注重在社会应该用法律支配的重要。但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发号施令的法律，是由多数人的公共意志维持公共生活的法律。政治的民治的历史，是人类逐渐做到这个地步的痕迹：就是逐渐把人民公共意志的政治、代替少数人发号施令的政治。

所谓政治的民治，不但用多数人公共意志的法律代替发号施令，还有政治上重要的变迁，是用有意识的立法代替遗传风俗习惯的立法。有许多法律、都是古代堆积下来的旧法，而不是研究讨论的结果。民治的政治，有立法机关；它的法律，是从研究讨论修正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立法（Legislation）。又民治的范围，逐渐推广，即使民选官吏一时不能办到，至少也须办到选出人来立法，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这也是重要的变迁。

我们此刻要讨论的，法律在社会实际上有怎样的作用。简单的回答，只有两件事：（1）使人民有种种权利；（2）使人民有种种义务。

权利是什么？是在行为的规定当中，有权力可以这样做。因为全社会的权力来帮助他，所以他有这样做的权力。换句话说，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社会的权力在法律背后帮助他。有人干涉时，社会和法律，都可以出来代他反抗。所以权利就是全社会的势力在法律背后允许他这样做的一种权力。

这些个人所有的权利，是社会国家所公认的。所以个人在法律政治上的自由，便是种种权利的总数。法律的第二作用，还须维持秩序和共同生活，故归并个人应履行种种义务：消极方面的，如某事为社会所不许，某事为法律所不许；积极方面的，规

定行为的范围，只准这样做，不准那样做：便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都因维持秩序和共同生活来的。

这样看来，每种权利，都连带着义务。例如财产权是个人所有的权利，但也有义务：消极的不许侵害人家财产；积极的则规定种种法律，如纳税，买卖时填写一定契约，中人及律师的证明等。这不过举几个例，说明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就没有所谓权利。

由此可以明白权利不是个人自由行动，是在有社会的全势力在法律后面允许和保护。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权利的三种分别：

第一，个人的权利，或曰天赋的权利（Personal Rights or Natural Rights）；

第二，公民的权利（Civil Rights）；

第三，政治的权利（Political Rights）。

个人的权利就是个人人格的权利，举具体的例、最重要的有四种：

（一）生活的权利。个人生活，总要平安过去、不受人家侵害；倘未经正当判决犯什么罪，不能侵犯他生命上身体上的种种自由。这看去虽似很普通，然历史上不知流了多少的血，才能争到这一点！

（二）行动的权利。这也很重要，有了生命而不能行动，还是没有用的。

（三）财产的权利。这不是有了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算了，还须有所有权，就是社会法律公认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属于这个人那个人的。

（四）契约的权利。与人家有关系的事、非立有契约不可的。

再讲公民的权利，是从人格的权利来的。因为四种人格的权利都须经法律规定，社会公认，决不是理想上道德上的行动自由就够了的。倘能使这些权利变成社会法律的权利，那么随时可以使唤种种机关、如法庭警察等，来替他保护，替他评判曲直、赔偿损失。所以这种权利是民事的权利。

民事的权利，在西洋法律上称为控告与被告的权利。被告也是一种权利吗？因为倘不承认被告的权利、争执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自己执行。所以文明社会里、不但要求控诉权、还要求被告权；因为在不做到法治精神的国家和社会里、人民各分子争执的时候，往往自己动手执行、不承认对手有被告权。所以被告权也是很紧要的。

这个权利不但人民对人民要保持、就是人民对政府、也要保持的。政治的民治不但人与人有法律保障，人与政府，也有法律保障。英国人在历史上为什么占重要的位置，便因他很早的立了宪法；对于法律，看得非常宝贵、对于政府官吏，一点也不肯放松；凡是身体行动等等自由、固然不肯受政府随便支配、就是抽税等各项保护财产的事务，也必由自己举出人來办理；这样与政府奋斗，才能做到这般田地。这是政治

的民治史上一件重要事实。

再讲政治的权利，也是根于第一第二两类来的，因为只有一二两类权利，而没有第三类政治上的权利，则一二两类也不能稳当保持。倘要一二两类权利有法律的保障，非于政治方面有权利不可。故人民应该要求参政：即不能选行政官，至少也须选立法官。这政治权利最重要，因是三种权利的保障、至此则其余二种都是空文。

我们理想中可以想像一个开明专制的国家，既有好的君主，又有好的官吏，政治法律都很修明。只有人民没有政治权，这也未尝不可能。但从人类经验上看来，这种理想，大概是梦想了。好的皇帝和官吏，也许可以有的，但只是暂时的。我们从前讲过，凡人一朝有了大权在手，无论怎样好人，总有自甘堕落，滥用大权的趋势。这是人类一个极大毛病。故无论如何，非有政法权做保障不可。

政治权当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权。从前选举权是有限制的，后来凡是男子都有了，后来不论男女凡是成人都有了。有了选举权，于是可以选举立法行政的官吏。还有被选举权：被选举以后，可以去担任公家事务。古代担任国事只有少数人的，以后逐渐不论男女都可以担任了。

这些虽似不重要，但这是器具不是目的，是个人的和公民的权利的保障。

讲这些权利最应注意之点，就是刚才所讲凡有权利不是独立为个人所有。个人所以能有权利，全赖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国家的一分子。他的权利，要是没有社会国家和法律给他保障，一定不能存立的。这个观念是根本的观念。真讲权利的，不可不承认社会国家的组织。

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不外两种说法：第一，一切政府都是压制的，压制的便是不好的，所以冒险要求自由；第二，人类社会的组织，已经长久了，所受的训练，也很够了。虽把政府法律完全去掉，也仍然能守秩序的。我们看他这两种讲法，都不能不承认社会的组织。

讲到权利的观念，和争权利的历史，自是所谓政治的个人主义（Political Individualism）。但这种权利，并不是离开社会而有的，是有了社会组织才有的。这一层我所以再三声明，因为每每容易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争权利相混。

从前讲过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有了某项事实，或某项社会情形，然后始对他发生某种社会学说与政治学说。权利的问题，现在西洋已经不成问题了。几百年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确争得很利害的。后来争得的结果，几项根本权利已大体都有了。中心的问题，现在渐渐变到别方面去了。

从历史上看来，凡争权利的运动，都因反对坏的政府和官吏侵犯个人的自由而起。这种政府，西方现在已经渐渐减少。政治的组织，也大体都能代表民意，法律的保障，

也都有了。所以现在西方的政治问题，是有权利以后，怎样用他，才可以谋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种政治问题的变迁，可说是从权利的问题变到用权利的机会的问题：不是争某人应该有某项权利，是怎样人人可以有权利的机会。例如没有财产，要财产权有什么用呢？所以政治的种种势力，应该换一个方向，不但使人人有抽象的权利，还要使人人有机会可以用他的权利。

法国一个思想家嘲笑纸上法律和纸上权利说：法律是根于平等的，无论贫人富人，都不准偷面包，无论贫人富人，都不许在露天里住。这话讥刺得很利害。我们可以明白只有纸上的权利是不够的，总须再有实际上享用权利的机会。

西方近来有许多社会和政治的趋向，可以表示这个变迁。不但用法律政治的组织，把不公道的逐渐减少，归于真实的公道，还有一种社会的公道（Social Justice）也逐渐减少从前的不公道。

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如近来有许多国家用势力规定做工的情形，和妇人小孩做工的限制。还有许多并规定最低度的工价，使工人不但可以过活，并且略为宽裕，不至堕落。又如用抽来的租税、辅助年老和疾病残废的人，使他们不做工时也不会受苦。这都可以表示不为权利，而是用社会政治的组织，使人人有享用权利的机会。

还有最明显的趋势，是用纳税的制度，使财产渐趋平均，不但增加岁入而已。例如所得税以级数递进，所得多者抽税多，所得过少者不抽税。又如遗产税，也用级数递进的法子。这并不是为国家增加岁入，是以政治的势力使不公道的逐渐公道，不平等的逐渐平等。这个趋势，也可以在权利的题目底下讲，因为是把权利的范围逐渐推广，使人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

西洋近日最重要的问题，是用国家的势力去平均社会，应该走到什么限度？这是政治学上讨论最切要的：一方是社会主义，一方是个人主义。两派当中，又有许多派别。

据我看来，这个问题，不但西方，就是中国也未始不重要。不过在中国略为不同一点，就是：中国要提倡个人自由发展，还是也须像西方的经过争权夺利的时代，再回到用国家的权力使社会平等呢？还是把两步并作一步做呢？

我们至少可以从理想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三项理由：

第一，中国似可把两步并作一步，同时并做。因为中国本有古代孟子以来的保民政策的学说可以做根基。中国向来的政治学说，没有个人主义麇杂在内，故很可以把他从前父母式的皇帝的保民政策，变为民主的保民政策。

第二，中国今日很可以利用普及教育，使人人的机会平等。普及教育的用处，并

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是使人人有平等的机会。西方发达普及教育，远在工业大革命以后，中国今日正工业革命未兴之时，应从速实行普及教育，预备将来机会平等的能力。

第三，中国此时，可以利用专门知识，研究专门的问题。西方个人主义学说的坏处，就在不大崇拜专门学说，以为人人有了教育，人人都能管自己。不晓得社会政治都是很复杂，就是一小县里面，也有教育、税则等等都非专门不可。此时及早预备，尚可挽救。

这不过几个意见。问题是很重要的，很值得研究的。中国此时，虽有许多特别问题，但是暂时的，将来总要有回到根本问题的一日。工业变迁是不免的，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也是不免的。怎样可以有个人主义的好处，而没有损害社会的坏处，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十四)

今天是第二组政治问题的最后一次。前几次讨论国家的问题，今天从国际方面讨论政治问题与国家的关系。

从前开讲的时候说过：凡是社会政治哲学的起源，由于社会的种种冲突，如群与群的冲突，团体与团体的冲突，利益与利益的冲突。这些冲突，以地理的关系为其中心，对于群外的人，都取仇视的态度，不愿来往。团体逐渐扩大，至于国家，其群内与群外的仇视也愈甚。这些小至部落大至国家的交相仇视，实根据于心理上的理由：人类最怕不知道的人，因为容貌与我不同，谓之外人；文化与我不同，谓之野蛮；道德与我不同，谓之不道德。

这是平常冲突的原因。其后团体要扩张势力，不得不侵害别人的团体，冲突也因而愈大。国际的问题，即起于这个事实。

这个问题，不必详讲，疆界观念，无论何人，都有一点，诸君想都知道的。以地理的根据而言，小而乡土省份，大而国家，都可造成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有两方面：一方对于群内，好恶相投，互相帮助；一方对于群外，好恶相驱，互相仇视。有事的时候，各自合起群来，攻打群外的人。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是很新的，是十九世纪的出产品，从前都根于乡土的观念，没有所谓民族的国家的。

民族的国家固是十九世纪的出产品，但从前也未始没有，不过不甚普通。英国三岛本与欧洲隔绝，故成立民族国家最早；西班牙、荷兰、法兰西，也次第成立，但究系少数。德国本一百多小国，互相侵害，意国也是如此。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他们始渐渐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日本也要到明治的时代，始归统一。自此以后，无国

家的民族，如波兰、波海米亚、亚米尼亚，如印度、爱尔兰等，都要求成为民族的国家。所以民族的国家是很新的。

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这观念发达，自有好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未始没有坏处。国家观念发达，由小群变为大群，乡土眼光，地方界限，都逐渐打破，把共通利益的范围推广，对于大群各分子，都有人类的同情，互相帮助，没有偏私。这是好处。其坏的方面，就是国与国的仇视之见愈深。从前的竞争是没有组织的，当兵是出钱买来的，现在国家即稀罕有组织，一经开战，全国工商学各业都受影响。这次大战以前，欧洲几成为一个武装的大营盘，大家都等着开仗。结果没有一个人不受损失，害处反而更大！

民族的国家发达了，同时又发达一个主权（Sovereignty）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国家对于人民，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自己立法，自己司法，自己行政，不容有旁人的干预。结果成为国际的无政府（International Anarchy）的现状。国际政治发达的历史，与国内恰恰相反：前几次讲演国内的政治，自独裁的变为法治的，对于人民不负责任的变为负责的，权力没有限制的变为有限制的。但对国际，却每国都有最高的权力，所以变为国际的无政府了。

在国际的无政府当中，本来只要有稳妥的国际法。但是现在的国际法，能不能算法律，还是一个问题。法律的最重要观念，在乎有公认的执行的中心机关。国际法没有这个，故平时或尚又用，一到有事的时候，便失了作用了。例如这次大战，这国说那国违背国际法，那国也说这国违背国际法，其实大家都违背了。这并不稀罕，因为此法自身，还没有成为法律。法律不能承认战争：试看国内的法律，那一条是承认人民可以打架的？国际法对于战争并不根本否认，不过定了几条限制的规则，所以自身已失法律的资格，在国际无政府状况当中毫无用处了。再说条约也未始不可补助国际法，但是大半根于均势：彼此都谋势力和利益的平均，反使国际现状格外危险。是则条约也无甚用处了。

这国际的无政府的现状，到近来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了。所以国家主义尽管发展，同时旁的超国家的势力（Transnational Force），也尽量地发展。这些超国家的势力如科学、美术、文学、宗教、旅行、邮政、商业、财政等，都逐渐逐渐地把四分五裂的世界联合起来。例如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一国科学家的发明，也靠别一国科学家的帮助。宗教也没有国界的，基督教各国都有，佛教也行为中国、日本、印度、朝鲜等国。这不过举几个例，说明人类忍不住国际的无政府，故向旁的方面发展，把世界联合起来。

不但精神上宗教等等的联合，生计方面的联合，更为重要。商业发达，使全世界

经济，打成一团。一国中金银棉麦等价，没有不影响于别国的。精神方面和经济方面，都已联合成为超国界的势力，而政治方面，却竭力想拆散他，故大家都更觉忍不住了。

因精神方面经济方面互相联合的理由，都不能不反对国际无政府的现状。但政府方面，却促成战争，愈加利害了。战争的剧烈，大约有两个理由：第一，科学发展的结果，潜艇飞艇，都被战争利用。历史上看来，凡造一种杀人利器，如弓箭枪炮绿气泡等，当初总想不用的，后来不用做不到，只能用了。故要是再有战争，比现在一定还要利害。第二，现在的战争，范围不仅限于战者，其余社会上什么职业都加入的。故一开战，各业都完全停顿，结果费了多少时间心思经费，还不能恢复。

因有这几种缘故，所以大家觉悟国际的无政府是根本要不得的，大家应该想救济方法，把国内的法治制度，推到国际，造成一种国际的负责的组织。但这不是容易的事。这是根本的改革，非使政府彻底觉悟，变为有法律的，互助的政府不可。从前国民对于外交政策是管不住的，所以民主的制度，不能行于外交：国内尽管民主共和，国际还是独裁的。故非大家有彻底觉悟，彻底改革不可。

因为大多数人觉得忍无可忍，所以近几年来威尔逊总统这些人提倡国际联盟，各国也很热心的赞助。这个新提议是把从前无政府的变为有政府，司法、立法、行政都有具体的办法，从前自己做主的制度打破，攻守同盟的协约或联盟也打破，公认立法、司法、行政的机关。其细节兹不详讲，不过说明大家忍无可忍，故有这许少人的赞助。

固然不消说，一年以来，全世界的人，都很失望，不但威尔逊总统提出的种种新组织，都失败了，还闹出种种失望的事来：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对于打败的国家，逞一时快意，大敲竹杠，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是这个失望，不过暂时的，不是永久的，世界不会有永远坏到这般田地之理。

至于国际联盟怎样可以做到，一下也很难希望。但有许多进行的层次，很可以乐观的：

第一，是仲裁的发展。仲裁机关的最重要之处，不但公平评判，而在延缓战争。战争将开，先须经他的研究、调查、评判，时间过去，自然火气也冷下去了。大概战争只有少数人希望的，这样一来，国际战争自然减少了。

第二，是减少军备。从前有一种迷信，以为要和平先应备战，所谓武装的和平。这个迷信，近来没有了，并且知道凡是预备了一定要用的，譬如好的刀，天天修饰，总想用它一用。大部分岁入供养了他们，没有不想试一试的，待一发便难收了，于是国民负担，因之加重。

所以我希望一二年以内，全世界有一个很有力的要求，把军费减少，大家向国际的路上走。

第三，是外交公开。从前的外交，都在暗底下行动，不使人家知道的。所以一百年前的事，到现在还有为人家所不知道的。现在消息灵通，舆论也格外有力，秘密外交，断不能存在于今日。所以外交公开，也是国际改革的一步。

第四，是国民公共干涉外交。这一层最重要。从前的外交，不特不公开，简直与国民无关，完全让少数的外交家和军人去干。近来感受外交成败，不是少数军人政客的关系，是国民公共的关系。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国民，有一种干涉外交的运动。倘国民真能干涉外交，则战争自然减少：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利害相关切的，不愿意战的，要战的只有极少数人罢了。

总结起来，我所希望的不但和平不打仗就算了。和平是消极的观念，不算稀罕。有些是懦夫，有些是金钱的关系，有些以国为不重要，也都希望和平。所以只有和平的消极观念是不够的。国际的和平，须有种种积极的事业，使各国有了这组织以后，解放有用的精力，用在有用的事业上，解放种种无谓的危险，向着有益的方面走，造成真正共同生活的世界，真正共同生活的人类。

(十五)

我从前把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问题分为三大组：（一）经济的问题，（二）政治的问题，（三）知识思想的问题。第一第二两组已经讲完了，这一次与下一次讲第三组知识思想的问题。

这个知识思想精神上的生活，与经济政治生活很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说这三组问题，第一第二两组不能离第三组而独立。他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讲。

第一，知识思想精神上的生活，可以提高社会生活的价值。

第二，知识思想精神上的生活，可以算做社会生活的基础。

我们先讲第一层：人类不像动物的样子，只要饮食男女就够了。人类的生活，尤须有知识思想精神上的一部分混在里面变化他们，使他们的欲望，合于生活的文明标准，不但满足欲望就算了。例如近来全世界的种种劳动风潮，他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许多人都以为只要把物质与资本家平分，就没有问题了。其实仔细看来，这一层固然也重要，但是这经济方面的均分不均分，究竟还在其次，工人得了许多钱，恐怕还是不安的。其尤为重要者，资本家不但垄断金钱，还要垄断知识。凡是工厂中关于知识思想的部分，都用不着工人的管理计划或预算。这很可以做个例，说明知识思想的生活，能够使政治经济的生活格外有价值。

再举个政治的例：何以全世界的人都要争这个民治呢？为生计经济的生活，大家可以多纳税少赚钱吗？其实不然。大家所以要争民治，因为争到了可以让大多数人加

入政治生活，使各人的知识思想感情，有充分发展的余地：推广原来自私自利的范围，去做更大的事业。这是民治的益处。故可说：民治的最大益处是教育的，不仅物质生活的提高便够了的。

以上是第一层，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可以提高政治经济的生活：不但文化的分量加多，还把享受文化的人的分量加多。再讲第二层，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这是很显而易见的。试问社会各方面，那一处没有知识思想精神的基础。工业革命，固然在于机器增多，造成近世文明与古代文明大不同之点，但他的根本问题，却不仅在机器，而在一二百年以前的科学发达。把科学发达的结果，应用到制造出产的工业上去，遂有工业的革命。因此可以推知不是先有知识思想精神的变迁，决不会有工业的革命。故此刻特别注重第二层，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

讲到这里，我先要提出两个道理，大家可以承认的。

(一) 凡是站得住的文明，一定有很可靠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有系统的思想信仰。

(二) 一切社会的重要变迁或改革，一定与思想的变迁改革同时来的。

这两个道理，大家可以公认的。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的大转机，各处都是如此。这个便是表示知识思想的变迁。不但政治制度变迁了，就是许多从前最公认的道理，信仰，或学说，也都动摇了。而同时却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信仰，来代替将倒的基础。所以说是全世界知识思想界的大转机。

现在全世界的第一个社会大问题，就是以科学的“教权 (Authority)”来代替从前旧训成法 (Tradition) 的教权。教权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信仰在人生行为上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把教权完全打破的，不过这个人打破此点，那个人打破彼点罢了。所以问题是怎样以科学的教权代替成法，或曰怎样以科学的思想结晶到从前成法的地位。

人类总离不了两种势力：(一) 物质的环境的势力，(二) 思想的心理的势力。什么是文明？就是人类不但过猪狗等野蛮的生活，只受物质的支配，而在能管理得住外面物质的势力，和里面心理的势力。越管理得多，便是文化越高。人类知识思想，影响社会各方面，到了某个时代，从前支配过的教条信仰，已经成了系统，所以还要用这些东西来支配生活，不但物质方面就完了的。

照近世人类学者的讲法，人类在地上，很稳健的算法，至少已有三十万年了。这三十年当中，肢体官能，没有什么大变迁，大进化。但在社会的出产品方面，如信仰、文化、教育等等，却格外丰富，浓厚了。传播文化的方法，也格外进步了。

照此看来，最文明的人，其耳目肢体，与三十万年前的人大体无甚差别。其不同之处，则在人造的或曰人文的结果。人类三十万年以来，没一处不受思想、知识、习惯、信仰、文化、制度等等教权的支配。因此偶有动摇的时候，与旁的生活，处处都有影响。因为关系太密切了，没有一个变化不影响旁的变化的。

这些就是我们所要讲的知识思想的教权。我们自生下来以至长大，四面八方吸进来许许多多的思想知识习惯教条，积起来成功文化的环境，处处影响于我们的行为。这便是所谓教权。教权既如此普遍，故人无论如何自由，不能逃出他的范围以外。至多也不过教权的性质或方法变了，完全没有是做不到的。

我们可以问问，我们所讲以科学的教权，代替旧训成法，研究性质上怎么样？换句话就是，将来思想改革应该向那一方面走，然后可以成为教权，影响于人生的行为。科学的教权，其性质是什么？明白了这个，然后可以知道趋向。故第一层新的教权，便是以写实主义代替以前的空想主义，以自然主义代替以前的超自然主义。

什么叫做以写实主义代替空想主义，而以自然主义代替超自然主义呢？我们所以反对古训成法，因为他大多数不是从思想上研究观察来的，而从无意识的历史神话崇拜等事造成的。这些超自然的云雾造成以后，堆积起来，不敢侵犯，越便越加神秘，却也越加糊涂了。

我们所讲的科学态度，与这些超自然的云雾完全相反。科学态度注重事实，先观察，继以研究，然后判断批评他应否存在。写实主义便是承认事实的是非，有对于事实的忠信，所以思想革新，只认事实，凡是不能承认的虽是几千年来的东西，也不能承认，因此便有许多冲突。

其重要之点，就是以根于事实的东西代替不根于事实但凭想像的东西。

有许多人以为只重事实，反对想像未免偏重唯物主义，是很危险的。这是错了。只重事实反对想像，未尝不可有精神上的生活。人类外面的事实，自是物质居多，但人类能懂得它，管理它，对付它，已经是超于物质界了，已经是精神生活了。

我们再讲第二层公开的宣传（Publicity），便是以互助的公开的方法宣传文化。人类的进步，全赖他对于宣传真理有一种信仰。越宣传越进步，越秘密越不进步，故宣传是进步的原因。

旧训成法之所以能站得住，全赖秘密不公开，落在少数人的掌握。科学家发明了新东西，立刻传播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让他们大家试验、证明和应用。科学家注重互助，打破国际，用公开的宣传，发明不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有今日的成绩。营业和外交，因为不知道公开宣传的好处，什么事体，只是秘密，所以弊病最多，害处也最大。

营业上所以阻碍进步，就是发明东西，只求专利，严守秘密，不使人知道傲做，以保存他的私利。倘科学家也像这样子发明了不肯告人，只顾私利，或想藏之名山，那里还有进步呢？外交家也有许多也不肯告人，以为知道的人多了，戏法就不灵了，鬼祟的手段就用不成功了。

这样把公开的与黑幕的利害一加比较，我们自然主张公开了。

现在的时代，很有机会可以做互助的宣传事业。先有系统组织的搜集材料，再像科学已经做过的样子，公开宣传出去。现在的时代，物质方面，可以帮助我们。

电话电报海底电无线电都很发达，印刷业进步，短时间内可以出许多印刷品。报纸这样多，便是需要的结果。

但不能像科学家的谨慎，彼此讨论批评。现在的舆论，大半乱七八糟的，不能像科学家的有系统的主张，竟有许多是有作用的宣传事业，或为党派，或为大工厂，或为旁的团体所操纵。这种宣传与我们主张的公开宣传恰相反的。

如说现在人类还不能利用舆论做宣传的机会，觉得太可笑了；如说不能利用交通方便，宣传容易，去做到应该做到的地步，也似不能相信的。但这宣传事业不能用科学的方法采集，研究记载、判断、解说、传播，这个事实，是应该承认的。那么与规规矩矩做真的宣传事业的舆论还相差很远咧。

倘有人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社会将来有条理秩序的进化，我的答案是利用正当的有功效的舆论机关，就是采集研究、记载、判断、解说、传播，都是正确的。舆论能够做到如此，在社会进化上自占一个重要地位。因为国民所依靠的，只是事业的光明，倘能给他们正确的事实，他的反应，自然靠得住。倘或瞒住了，捏造了，变换了，那里会有正当的反应呢？所以民治的国家，宣传事业的机关是很重要的。

再讲第三层是普及教育。这一层用不着什么讨论，只要打破古法，用科学的方法代替它。用事实教育少年，使他们了解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所以我们讲到第三组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不能忘了最重要工具的教育。

从前教育是用灌注的方法的，旧训成法传下来，叫小孩子装下去，这是维持旧训成法的教权。现在看他作改革思想的机关和工具，决不能再用灌注的旧法，应该引出他个人天然的能力，使他充分发展，利用本能，逐渐至于思想判断。这个教育简直是解放，不使他受旧训成法的束缚。

承认教育的功用，自古已然的，但承认教育为社会进化的工具，是很新的。现在既求社会进化，教育自应注重社会种种需要做材料，预备将来社会生活的目的。

(十六)

上次讨论社会生活，全靠有知识思想的生活，然后有价值。人群生活与羊群生活

不同的地方即在于此。羊因为怕冷和保护自己，也有群的生活，但人群有彼此交通知识思想的生活，所以人群的生活有精神上的价值，不与羊群相同。

一切社会组织价值，不但在物质方面，尤其在于教育方面。每种社会组织的最高价值，都是教育的价值。

人家把教育的范围看得太小了，以为教育只有发展学校里面的。其实哪一种社会组织没有教育的影响。若社会的组织渐渐向固定的，死的方面去，则教育的价值低；若社会的组织，能把知识、思想、感情互相交通，格外向变迁的方面走，则教育的价值自高。故社会生活不仅在衣、食、住，而犹在能使社会各分子有精神上的发展，才是社会组织的价值。

这些话不过是个引论，引导到今天要讨论的知识思想的自由的问题。我前几次讲演权利的时候，把人格的、民事的、政治的权利都讲过了，只有知识思想的权利没有讲到，所以留在今天有的。我以为各种权利的重要目的，即在保障知识思想的权利——有了各种权利，然后思想、信仰、言论、集会、出版等权利，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今天讲的，就是知识思想自由的所以重要。

凡是独裁政治，对于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都是很怕的。他们越怕，我们越可证明这些自由的重要。

没有这些自由，则独裁政治可以安然过去，不会变动。

所以我们可以反证争得这些自由，便可帮助我们打破独裁政治的制度。此刻从反面着想，讲到知识思想自由的所以重要。

因此可见知识思想的自由，是民治主义所不可少的。非但民治主义所不可少，独裁政治所最怕，实在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全赖知识思想的自由交通。所以要求知识，思想的自由，并不为个人争夺权利，实在为人类文明进步着想。

有许多人说：思想自由不怕外力干涉的。言论在外面的，可以干涉；思想在内部的，有谁可以干涉？这话其实错了。思想与发表思想很有关系的，没有发表的机会，即有思想也是无用。思想的所以发生，自有它的原因、材料和对象。人必对于外的事理想所不满意，想发表它，然后有所思想。一个人思想不甚重要的。况且思想的进步与否，全视发表思想的机会之多寡，一个人思想是很模糊浅薄的。基督教，孔教的所以成为一种的条理的思想，全是演说作文发表来的。没有经过发表的手续，思想便没有系统的。从此可以知道发表思想比个人关了门思想更为重要了。

换句话说，关于发表思想，如：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的重要，有两个理由：第一，没有发表思想的自由，则社会不能得思想的益处；没有益处，就是思想了没有效

果；没有效果，何必思想。第二，没有发表思想的自由，则思想没有价值。因为思想的价值，都从外人讨论切磋比较出来的。经过这些手续，然后有系统的整理的思想。

从此可知发表思想的重要了。

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胡说，正如行动自由不是可以乱打人一样。行动自由不是可以乱打人，那么言论自由也不是指大庭广众中劝人放火杀人了。岂但大庭广众中，就是家中，言论也应该负责，不能乱用妨碍旁人的自由的。

历史上讲言论自由的大约有两层根据的理由：

第一，平常蒸汽的机器，都有放气管，把它去掉，危险极大。因为里面蒸汽越积越多，倘不把“安全的门”放开，机器便要爆裂了。人类的脑子也是如此，太热了要火烧起来了，不如让他在大庭广众中大演说一番。英国一个大公园里面，有一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去演说，狂人疯子，也可自由发表言论。英国是得到言论自由最早的国家，他的政府，知道与其禁止，不如让他自由，反而没有危险。

第二，所以要言论自由存在，格外积极的一方面。

大凡政治，不外两种：一种是以威权势力压人，一种是不以威权而以劝导。所以提倡言论自由，因为劝导比威权效果格外大。让他们发表，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然后可以看出真假利害来，再经过许多讨论，结果拿来做政策。这个初听不是很危险吗？但是有天然的限制，不要紧的。人无论如何荒谬，不会同时许多人同样荒谬的。

有一部分人荒谬的时候，自然有人出来反对，讨论的结果，自然趋势总把荒谬者修正不少了，对十分荒谬者，也天然淘汰了。这是言论自由的保障，可以帮助劝导政治而没有危险。

在变迁的时代，当局的人最容易采用压制自由的政策，但是这个时代，决不应该采用压制的政策，去压制主张改革的人。主张改革的人一被压制以后，必定趋于阴谋、暗杀或暴动。信仰很深而没有机会可以发泄，自然向这些旁的地方跑了。这个动摇的时候，对于思想，应该因势利导，要是太荒谬的，大多数人也决不会采用的。

人类几千年下来，没有一种思想是被大炮攻破的，刀斩断的，枪打死的。倘能让他发表，或可有大多数人纠正他，越压制反越不中用了。

但是我们要问：社会对于太激烈的主张有什么保障呢？人类大多数大概只有两种性质：（一）总是爱护秩序希望治安，对于十分捣乱的主张，自然而然不会赞成的；（二）习惯的力量比思想为大，故总有惰性，觉得改了不甚方便。人类有这两层保障，无论如何的思想，决不会有危险的。但是历史上看来，有许多思想，其传播之速，竟如火的延烧，疫的传染，那是一定有特别情形或特别理由，不能相提并论的。

激烈思想传播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思想以外的情境。例如：

最近俄国过激派传播这样迅速，我们可以断定许多小百姓决不见得了解他们领袖人物李宁的主义学理，故原因不在他的思想本身，而在俄国人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他们大多数人的衣、食、住都为少数贵族资本家霸占去了，正在饥寒困苦的时候，自然只要几个字就可以使他们了解了。所以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旁的情境造成他传播的机会。

人类的习惯心理，是希望太平爱护秩序的。苟一旦竟欲破坏习惯，为少数人的思想所煽动，其罪过必在经济组织、社会情形、政治状况。当局者恐怕暴动想压制他，实在是一种梦想，因为思想本身决不能造成激烈的。其所以暴动的真原因，在乎缺乏衣食住的一点仇恨的感情，思想不过一小分子罢了。

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希望把全国人的思想信仰归于统一，故主张排除异端邪说。不知事实上实在做不到的。社会是变迁的，至少生老死的变迁一定有的，倘大变迁的动机发生以后，想用一個思想来范围全社会全国是做不到的。捣乱分子不从思想一定从其他的方面来了。故聪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容忍的态度，提倡思想自由。如此还可使人类大家本希望太平爱护秩序的心理，淘汰十分危险思想的分子，而保存其可以采用的分子。倘若注重一致，恐怕反而越不一致了。

一国的思想信仰，大致相同，固然是很好的事；但在这个变迁时代，一致的趋势，只可说是将来逐渐发展的结果，决不能硬求一致的。何以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呢？

只要让大家自由发挥思想，不合的逐渐淘汰，将来自能趋于大致相同的地步。故只可说统一是长进的结果，不能说一切思想定就我的范围。越是硬做，便越不一致，反而产生暗杀暴动阴谋等等的结果了。

譬如举个例：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自然有好些人反对，这因为涉及个人私利，反对却也难怪的。财产均分的问题既有许多人不情愿，但有一种大家都情愿的，就是“知识的社会主义”。财产是越分越少，知识却是越分越多的。知识分散，非但无害，而且有益。提倡知识思想的自由，全在这一点信仰，就是知识思想，越分越向好的方面走，决不会失败的。由此可知“知识的社会主义”，大家可以公认的了。

从前讲过批评社会政治组织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凡能增进共同生活，使各部分的思想感情意志格外互相交通的是好的，阻碍的是坏的。现在关于知识思想自由的问题，也仍旧用这个标准，批评他的价值：知识思想能帮助社会共同生活，使各部分格外流通的是好的，否则是坏的。

有许多人反对民治的主张，如英国文学家喀莱尔（Carlyle）以为民治就是谈话的政治 [因为 Parliament（议会）这个词，是从法文 Parler（谈话）这个词来的]，找数百个人空谈，也可以算的政治吗？这可以代表反对民治的讲法。但是喀莱尔错了，把

言论看得太轻了。言论的所以重要，在乎大家发表思想，互相讨论研究，结果把思想格外改良：越加研究讨论，则事理越加明白；意见越多，则改良的机会也越多。喀莱尔因此看轻他，确实是一种浅薄的成见，没有见到根本观念。

老实说，一个政府越是禁止知识思想的自由，他的政治越成为谈话的政治。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有两种，一种用武力，一种用劝导，倘若不用物质上的武力而用劝导，则研究讨论的结果，越能做到民治主义的理想。谈话就是不专靠武力而靠精神方面知识思想的力向共同生活的目的进行。

现在把这个讲演总结起来，还回到民治和教育的关系。民治的根本观念，便是对于教育有很大的信仰。这个信仰，便是认定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可以教的，不知者可使他们知，不能者可使他们能，这是民治的根本观念。

民治便是教育，便是继续不断的教育，出了学校，在民治社会中服务，处处都得训练，与在学校里一样。个人的见解逐渐推到全社会，全世界，结果教育收功之日，即全世界共同利害的见解成立之日，贵但一国一社会的幸福而已。

全世界共同利害见解的养成，便是精神的解放，这个观念很为重要，到那时候全人类都有此共同心理。我们为民主主义奋斗的人，亦可略为安慰，因为结果不但为了社会经济等等的制度，还替人类的精神大大解放。

(完)

通信

儿童公育

记者足下：

我这篇通信，是对于《新青年》六卷六号“儿童公育”一篇论文，发表一点意见。

“儿童公育”这篇文章，我读了第一遍很高兴，很相信这是解决新世界一切问题的锁钥。不过我仔细研究了一遍，我便有些怀疑了，我不能不质问。

主张儿童公育的理由，我很赞成的。儿童公育的方法，也很完美的。并且我也很相信以后总有儿童公育实现的一天。不过我根本见解和沈先生不同的地方，是沈先生以为要解决社会上一切问题，非先儿童公育不可。儿童公育，方可以打破家族制度方可以实行妇女解放……。我以为儿童公育是妇女问题，家庭问题……解决后的成绩。换句话说，就是：先有各种的革新运动，才可以实行儿童公育，否则万难实现的。

我相信世界的进化，是演进的，而今世上这些文明，都不是忽然来的，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才有今日的成绩。

民治主义是而今人人说好的，但也是由部落、封建、专制……渐渐到了现在。而今的民主政治，只可算政治上几千年来，渐渐蜕化的成绩罢了。不能凭空说在某时代要以民治主义解决政治上一切问题的。我想儿童公育也如此一样，我们人类的历史，当初妇女何尝莫解放？

只因一天一天的受了经济的逼迫，和社会上一切环境的支配，直到现在悲惨的时候。现在经济的状况，和一切社会上的环境，都大变了，自然渐渐地可到快活的理想的未来世界。我很相信而今经济这样的变迁，社会革新运动这样的进步，那人的一切环境一天一天的光明了，人类的文明也自然随着进步。到了那时，沈先主张的儿童公育是一种必要的制度，自然会产出的。所以我说儿童公育，是革新运动的唯一产物，唯一成绩。

若谓儿童公育实行，就可解决一切问题，这话我很怀疑。我想这样做去，不但不能收良好的效果，或者可使革新运动的速率减少，甚且“演出”社会上骚动的惨相。

还有顶困难的，就是即使沈先生的主张可以实行，用来试办解决一切问题。但向国内一看，有没有实行这种组织的程度？有没有实行的能力？沈先生所说儿童公育的种种组织，我国现在有没有这些人才？所说的儿童公育的经费？试问：中国大多数儿童的父母，有没有担负这经费的能力和程度？所以我就退一步，承认了沈先生的主张，我不能再退一步取消我的疑问的；就是这种有组织的制度绝不能施行到这等纷乱的国家，这等污浊的社会，这样知识相差太远之一般儿童的父母。

所以沈先生以为，用儿童来解决旁的问题。我看儿童公育的先决问题。是妇女解放，是家庭改造，而最要紧的是国民的知识相差不宜太远。

沈先生那篇文章，是就理论上的研究。我对于沈先生主张的怀疑，是从事实上着想。我不知沈先生对于儿童公育这事，有没有实行的毅力和计划？若有计划，能不能收完到美的效果？

因为我有以上说过的观念，所以我对于一切激进的个体的及一切革新主张，总免不了怀疑。近来有好几种报纸，都发表过“新村生活”的组织。我对此也有同样的怀疑。而今这种学说已经发生许久了，除了几篇文章以外，何以没有很大的影响？反过说来，近来文化的革新和九月来的排日运动，何以收效很快进步很速？这都是一个从事实上着想，一个只从理论上研究的缘故。

我对于革新运动，很惭愧没有精辟主张发表，这由于我的功课太忙了，也由于我的知识太少了。但我近日对于家庭的改造作了一文名叫“怎样改造中国式的家庭？”预备在《新潮》上发表。大旨是希望我们革新的人要从事实上着想，对症下药，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而今沈先生提出这些问题解决后的成果产物，未免令我怀疑。

我这通信太长了，我的要紧的意见是：

（一）我说“儿童公育，是各种革新运动成功后的自然趋势，自然的产物”这见解不错？

（二）如果我的见解对着哩，那么我的疑问少点了！若是我的意见完全错了，我又提出以下的疑问：

1. 中国现在配不配实行儿童公育？沈先生能观察到实行后使社会秩序不至纷乱，并且很有把握吗？
2. 怎样马上就可以把母子间天然的爱感打消，实行儿童公育？
3. 沈先生儿童公育的主要宗旨在解决沈先生所谓“四级法”的第四点“妇人问题最难解决之点，在于生育之后”。

我按沈先生本意怕是因妇女生育不便，于职业，交际……有碍，所以必须儿童公

育。但我想就是实行儿童公育，有孕的妇人，还免不了进沈先生所拟组织的“胎儿所”“收生所”……。这不是还免不了妨碍职业交际……吗？

这不过是我的三个大疑问，如果我说（一）的问题解决，这儿童公育应讨论的问题还多，只好以后再谈罢！

我是一个正求学问的学生，对于一切问题，见解一定容易错误。我却不敢自弃，只有请教。这是我要请沈先生和《新青年》诸先生的原谅的！

杨钟健上

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

独秀先生：

近一年来新文化的运动，都说是受《新青年》杂志的觉悟，于是新思潮的勃发，就跟着这个云头，改造环境。思想界的变迁，可谓革新中国的好现象了。现在北平、上海及各处地方出版的新杂志很多，高谈主义的，研究问题的，也有讲哲学、文学的……思想都是很新，大体都含有“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意味、还有些抱积极运动者，把“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去直接运动，也是不少——虽然文化运动，红灼灼，热烘烘，极可喜事了。但照我想来，这个交运未必可喜，只可吊呵！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现在这种新思潮杂志不单是出风头，并且还犯一个大毛病就是：“叠床架屋”，“炒冷饭”的令人看了都要摇头了。

现在最足动人听闻的声浪，便是“解放”和“改造”这些名词。试问：这些名词，这些声浪，时时在我们耳朵里经过，要说到底实践了多少，这个怀疑，我实在解决不下——新中国，新社会，固然很好，不道那背后的“军阀”、“政客”、“官僚”和那肮脏的空气，究竟用什么方法能够铲除这种障碍的东西呢？我说现在的国家，只有悲观！

那里有乐观？现在的社会。只有黑暗！那里有光明？现在的小民，只有痛苦难堪！那里有享共和的幸福？我思量了一回，什么解放，什么改造，都觉得麻烦够了。我对于现社会的感触，写在下面：

（一）妇女问题。妇女这个问题，讨论的人也很多了。有一部分为争“妇女的人格”起见，她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很是不少，现在听得广东方面，已经有女权运动发生了，像这种妇女，是已经醒觉的新妇女了。这种运动，成败利钝，都不去论它，但是她们在这个专制的家庭里，觉得很不耐烦，恨不得立刻推翻，解放她们的几千年的束缚，做个自由的新妇女；她们现在最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社交立刻公开，实行她们男女的自由恋爱的主义。我想，社交公开，极容易一桩事，要在这过渡时代的当中，

难保不发生道德上的意外问题吗？

（二）青年问题。现在中学以上的学生和思想活跃的青年，因为受了新思潮的激励，都要和旧社会斗，恨不得立时跳出旧家庭，度他们的简易生活（新生活）；恨不得立刻建设个新社会，过他们的世外桃源。我想，这种青年，这种学生，在这个“新陈代谢”的时期里，或是神经过敏者，往自杀路上去走，这又从哪里去挽救他们呢？

（三）劳动问题。劳工解放，农人解放，商人解放，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也是不少了。但是我国的工人，到底从那里着手——去做解放的运动？我国的农人、商人（店员、学徒包括在内），应该给他们解放不要？解放之后的利益，究竟能够享受不能够享受呢？即使能够享受，到底有几种呢？

上面三个问题，我实在不能圆满解决，现在就请你在《新青年》杂志里给我一个答案，下一个批判，我正感谢你呀！

费哲民

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的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哪里会有纯粹的自由！在国内外两重资本主义压迫之下，青年向何处去寻新生活和世外桃源？即于劳动问题，更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先生说：“劳工解放，农人解放，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也是不少了。”何以我绝对未曾听见看见，这句话先生说得太轻率了。

独秀

工作时间与工资

独秀先生：

五月一号出的新青年里，先生答复我一通信，说是要工人接受补习教育，一定要先从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同时要增加他的工资，不然，开几个义务学校，终究不是长久的办法，的确的确。但是我现在想：减少工作时间和不减少的结果，是一样的，何以呢？譬如：做木匠的，一定要他每日做十三四点钟的工作，那么他初上工的六七点钟，体力和精神都是很愉快的，所以做的东西，都是很好很快的；往下六七点钟，未免比较要疲倦些，越做下去越没精神，体力越疲倦，所做出的东西也就越不好；因此，把那些做得好的东西，都要减色一些，而且头日做事过度了，第二日身上都是疲倦的，越要懒做，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我现在把我走路经验，来和先生谈谈：我从前在徽州师范学校读书，距家有一百一十五里路。我和同学们来去都是跑路的，分作

两日走，头日走五十五里或六十里到徽州府城，次日到家或到学校，很是愉快的。有一次放假，我和几个同学头日跑了九十五里到临溪，预计余下二十里，次日午前就可到家了；哪晓得第二日早上，不曾起床，就叫肢体疲倦，不得已只好睡一觉，后来睡到上十点钟，方才起床，仍旧是疲倦，等到动身的时候，更加不得了，头也疼了，脚也疼，但是又不能不走，那么只好慢慢地走，走几步，停一刻，坐一刻，走几里；你扶我，我扶你，状至狼狈，末了竟被后来的同学追着了，他们只管向前去，我们却不能跟着他们走，他们却比我们先到家。而且不若我们那样狈狼是的，哈！哈！这不是“欲速则不达”吗？我想工人工作过度，他的流弊，也是一样的，先生以为怎样呢？至于增加工资一层，也是很要紧的，现在各处的生活程度，一天高一天，做小工的尽终日之力，所得工资只够全家的人一饱，还是不得好的吃，那么，还有余钱去受补习教育吗？更还有余钱去替子女受教育吗？所以一日不增加工资，教育一日不能普及，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不顾到的。不过我现在有些话要和先生来讨论一下：我前月到南通去考察实业，觉得他们做工的工资是很薄的。就普通一般粗工说，每日只能得工资两三角呵；而当地的生活程度，又是不十分低哩。那么，我就有些疑惑，想他们何以得过去呢？后来我就去请教一位老先生，他说当地的男女，都要从事职业的，只要能够“勤俭”总不怕没饭吃，他又说，现在本地的工人，手艺太差，嗜好太多，所以拿不起工价。要像宁波来到本地的木匠，他们总要五角钱一天，却是他的工艺就来得高些，手续也要快许多，比较的要快三分之一，所以也拿的起工价了。照上面的情形看来，增加工资，很容易的事情的，只要工人的手艺高，嗜好少——如吸烟赌博……都可以侵占他们的研究精力和时间的就是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如何去提高工人的手艺，戒除他们的恶劣嗜好呢？

一九二〇年六月一三日章积和

基督教

独秀先生：

我从《新青年》里（七卷三号）读先生“基督教与中国人”的一篇。领益很多，心中也就不觉十分欢喜。因先生这篇文字，最足发挥基督教的精神，我最佩服的，最欢迎的。

基督教在中国流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大利益，这是什么缘故呢，先生究其原因，第一就是“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遭社会轻视”这是确着的批评，丝毫不错的断语。我曾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这学校的名叫做“乐育”，系德国和瑞士国合办的，眼见一般信教的人，开口“耶稣”，合口“耶稣”，装模作样，好像极有信德的一

般，察其内容，则互相攻击，“自然系争权利所致”极意巴结给他饭吃的人“就是传教牧师”以图牧师的欢心，以固自己的饭碗。长日都颂扬我主耶稣的“恩爱”高谈牧师的“懿旨”。如一旦没有这碗饭吃，试问他还说耶稣的爱情吗？还讲牧师的善举吗？我曾见一传教的中国人，被同事的攻击，遂不能见信于牧师，后这个传道的人，就拔起刀来，寻攻击他的对头并且发誓“愿我子孙，无再吃这传教的饭”。这样的信徒，那么不招人见弃，安得不招社会轻视！大家知道，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就是信与爱；但一般信教的言行，无一不是绝端反对这根本教义的。所以先生说“我看从根本上破坏这基督教的，正是这般愚人，不是反对基督教的科学家。”

先生独具卓识，从科学上解决，自然要抛弃一切“旧信仰”另寻“新信仰”。这是我最赞同的，最希望的。

耶稣有知当认先生为真信徒，一般吃教的当打落七十二层地狱之下。

梅县悠我上

南洋华侨的近状

独秀先生：

这是第一次和你通信。我来南洋二个月，只是到了两处地方，心里很着急，很怕没有一种报告可以作为报告先生的材料。

大约我们所得关于南洋的观察，可分三种：（一）知识阶级的评判；（二）资本劳工现象；（三）殖民政府的政策。

知识阶级内又可分两种：第一舆论机关——在这里的报馆，常见的臭味比国内更甚！但是他们没有一家有正当的主张的，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就是争无谓的意见。我们现在止到了新加坡和槟榔屿两处，在新加坡虽然有《新国民报》（国民党机关）、《叻报》（从前保皇机关）、《总汇报》（旧派报），槟榔屿有《光华日报》（国民党机关）、《槟城新报》（保皇报）等等。但是除了告白和登载吵嘴的新闻外，真是找不出一点新闻的价值来，他们办报的胆子实在是大！我们看了真是莫名其妙！我想国内的大新闻家，能够过来改造一番亦好！至于主笔先生吹大烟的也有，八股老先生更占多数。第二教育事业——南洋的小学是很发达的！但最可惜的，就是都染了大□□主义的色彩。某大教育家到南洋一次就有他的作用一次如：位置教员，运动捐款，都是作用之一种，如今被南洋的人看破了。最近南洋的报纸正向某人尽力攻击，我们旁观的人，煞是伤感！南洋的教育基本上与国内不同的就是：资本家争办的教育是偶像的教育，和某大教育家提倡□□式的教育正遥遥相对。有一天，我遇着一个很有知识的华侨，我问他南洋的教员怎么样？他把头摇一摇说：“都是（middle class）的人物”，往下就不说了。

讲到资本和劳工的现象，很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未到南洋以前，还以为南洋的富人很多，其实不然，贫富阶级的悬殊实是利害！有富至二万万以上的，有贫至一粥不饱的！这种现象，岂不是一种怪物吗？你知道南洋的富豪怎样发达的？他们都是包烟（鸦片）、包赌得来的“冤枉钱（即：横财）。”

至于实业家，更是惨无人道。我听人说过一件采矿的情形：（一）矿山的工人是资本家用钱买来的猪仔；（二）他们做工得了些钱，资本家怕他们赚了钱就不做工，所以用各种方法引诱他们；（三）烟馆，赌局，娼寮，食物馆都是资本家设的陷阱，务使他们穷而不得归，终身为他作矿工。你看资本家的钱，原来是这样得来的！

至于殖民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一言以蔽之：“不外使他们愚而无告便是了”。现今有所谓“议政局”的，现在议出一种干涉华人所办学校的明文已经过二读，不久要就实行的。这宗事完全是妒忌华人近年进步的反映：一方面南洋的华人最多，只愚而无知然后可以驾驭，如果有了知识，就对于他们统治权有碍。一方面因华侨办学日多，而华侨与马来土人最接近，一旦土人也觉悟，将来实在不得了，所以就要采取干涉的政策。但是此事实行，海外数百万的华侨，将来非蠢如鹿豕不可，我看国内的人为他们设些法子也应该。我想最好能够在伦敦及巴黎的报纸，将这些不平事件宣布出来，请他们主持公道，俾打消各种苛待条件。如国内的人能和华侨提携，各方面能够帮助他们，亦是一件很好的事，你以为如何？

先生得闻，不妨多发表些关于南洋方面的意见。

今日到了荷属棉兰地方，经了许多问难和麻烦的检搜，始得登岸，到一块新地方，真是不容易！

六月廿三日 梁绍文上

哲学思想与化学工业

独秀先生：

（前略）我现在译了一编（Lester Ward）《氏的女性中心说》，从日本文译的，改编了一些，分作两编：上编是从一般生物学上说，下编说人类，可以登出么？也想从中国转寄，到先生手里恐怕是下月。我看一般大学者做这思想发源的人（创新学说的人），他们都是很有学识，而且另外还有他们各自的专业。自从科学发达了以后，从科学建造的哲学（自然哲学），更加是得力的。我想我们只来说他的思想，不问这些思想的根源，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学说自身是很有根基，而在我们身上会变成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只剩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在心里。先生说的：现在新青年的大害不是这般顽固老辈，乃是有点新思想而不透彻的少壮学者呵！这话很对。空空洞洞的东西从

那里去透彻！

他们那些老辈，不过是些空空洞洞的思想，我们如果也是空空洞洞，那这个冲突，是没有内容可言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对于真理，没有信仰力，这个都是这些硕学鸿儒害成功的。从那种不合理的推理，不正当的结论造成的。我们自己从自己经验，见到许多言之成理的大文章推论来的大结论、大定律，他们都可以违背，有时且必须违背，造成了一种观念，以为推论是不相干的摆架子，结论是自己想的随便定的。在我观察的狭小范围里，觉得这种人很多，先生以为是怎么？这都是不晓得事物，都有（logical system），这（logical system）是我们的真理。明慧女士的要求选举权一篇话，因是弱者之声，我们要听。我觉得她的见解还没有到。我是主张绝对解放女子的人，人家问我的缘故，我决不说：为女子争利益，为平等这样简单。为什么要平等？说不到时，也不过是空洞洞的话。我的理由是因为全人类的利益，是进化当然的行径。人家反对解放女子的，我去抨击他，也不是说：打抱不平，保护女子这样简单。我是为真理，为全人类的利益的缘故。这个意思，就是我想译“女性中心说”的缘故，先生于我这些话有高明见解教我么？

西南大学的事，我在日本报上时时得到一点消息，我希望他大完成。但日本报上并没有详细报道，内中是些什么科，（想不是单科）还请你有便时告我一点。化学工业实在是一项要紧的东西（并非张扬自己所学先生也说的），做起来却不容易。始基的一个小小化学实验所，就是没有几千元是不能着手的。先生主张西南大学要设这所，我真是佩服先生的见解了。我想我们做事要从根本做起。

他们从前办学校的都只是虚样子。我记得（现在我不甚知）好些学校名字叫做什么工业学校、农学校等，都是一块黑板几支粉笔，这种学校真是害人！我听说德国学生学工的五倍于学法的，我想我们人脱不了物质，我们中国人，一面要把精神革新，一面非立新生计不可。

“工”字是我们人类立足的基础，是改良中国人生计的根本。

先生说是么？我又进一层想，在大学的教习，不只要教学生，教社会，教人类是他重要的责任。如果我们见解到这里，我希望西南大学的化学科的实验所，办得更高、更完备，高过那学生专用的程度。我们中国的天产没有人研究，用这实验所，收集材料，收集人才，做下去我想十年之间一定有大成绩的。这种事，我很愿意做的。我觉自己没有什么学历，恐怕帮不得什么忙。我是今年暑假可以毕业，毕业之后如能够有时间，把这里大学的设备详细一查，大约也有几分可供先生参考。就恐怕没有这余间时闲就是了。试验所的地方何处更好，我于中国情形不熟，不能说出，但这地方有三条件：

一用水充足而且洁净（井水不宜）。

二煤气之供给。

三电力之供给（自备更好）。

如果实验所不在设备较完的市镇，第一没有纯洁水，我们自己要设净制装置，水池，水塔（有时因地形可以不要）费用就大。第二煤气是不能小规模做的，最简单只好用（air gas）来代，也要装置费用。第三我们是规模最小的时候，用市上电流，最好是自备。化学上多用直流，市上电流，许多是交流（除了电炉中利用电热者可用交流，且以变流为便，从交流换直流不要装置）。从经济上，便利上，都是自备为佳。自备直流机，夜间发电，一面点灯，一面立一间蓄电池室，日间又可以用，非常之便。以上三者想早在先生及王先生鉴中，我现在要考，考后再谈罢。

弟高铨上

吴稚晖先生说：“新文化若不竭力发挥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简直是复古的倾向，不是革新的倾向。”汪精卫先生说：“我们天天发理论的空言，闲却了实用的科学，岂不是变相的清谈！”吴、汪两先生的话，实在是我们最近思想界的顶门针。我知道吴、汪两先生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万能，物质文明万能，更不是说思想革新无用。是说离开物质的文明，离开自然科学的思想，容易发生复古的清谈的流弊。既以思想而论，的确是人间超物质以上的财宝。但离开科学的基础和方法——Logical system——便是诗人的想象或妄人的胡思乱想，和思想相大两样。这种胡思乱想，只是空空洞洞为害还小，只怕是东扯西拉弄得材料很丰富，一动笔便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倍根狄卞儿马克思苦鲁巴特金等，“牛头不对马嘴”的横拉一阵，哪怕著书等身，终久是个没条贯的糊涂虫！我晓得有许多青年犯了这种毛病。医这毛病的良药，就是自然科学和（Logical system）说到实用的科学，化学工业更是十分重要。我们当初对于西南大学怀着三个希望：（一）开办费六十万元常年费八万元的理化试验所；（二）开办费三十万元常年费三万元的图书馆；（三）常年费十万元的编译处。图书馆和理化试验所自然都是公开的，供给社会的要求，不为了一校学生所独有。此外实行男女同校，附设工厂实行学生半工半读，也是我们重要的希望。可是为了无名义的私利的政争，把经费破坏了，我们这些希望，都等于一场好梦，几时想起几时便令人心痛。各处来信问西南大学的很多，我因为除免痛苦一概不复，实在对大家不起，附白于此，请诸公原谅。

独秀

挽联 寿联 喜联

记者先生：

我现在有一件事，要请诸位先生指教。先生们如肯费点时候答复我，那我就非常感谢。

有一天，我的朋友为一个死去的同学开追悼会。会场中挂了许多挽联，我周围看了一回，都是说的些无味话，什么“骑鲸”呵，“化鹤”呵，又是什么“修文天上”呵，因为那死的朋友姓申，所以有一个人还用上“秦庭哭师”的典故。真是把甲的帽子给乙戴，不管配不配。

又有一次，一个朋友的父母做七十岁的双寿，兼着他兄弟完婚，很是热闹。大厅里挂了些寿联和喜联，写的是：“鹤龄算永鸠祝欢膺”呵，“德邵古稀福膺繁祉”呵，又是什么“祥开麟定庆衍螽斯”呵，说上许多，也不问粘不粘得上。

我想挽联，寿联和喜联，原是想表情用的。若果堆着许多死典故和陈腐话，而且你用过去，我用过来，有什么意味，又怎样能表情呢？简直说是虚套罢了，我对于这件事，想了许久，不能解决。所以把我的疑点写出来，请诸位先生指教。

(一) 挽联、寿联、和喜联，应不应该存在？

(二) 如果应该存在，要不要讲文言和对仗？

(三) 如果不应该存在，对于死者、寿者和婚者用什么表情呢？

杨重熙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对于死者果有感情，有挽诗可以表现；对于寿者和婚者有什么感情？如此挽联、寿联、喜联等一切虚伪的文字，当然不应该存在。

独秀

劳动问题

其 一

独秀先生：

前上一书，谅邀鉴及。所述劳动状况，异常草率，而关于该问题之吾见，亦未详述，今日稍暇，爰再抒己臆以求正于先生。仆意知识重于钱财，欲解决劳动问题，必须增进工人知识。若对于无知识之工人，实行增给工资，减少工时，而不谋增进工人知识，则于社会于工人均无益而有害。然仆此言决非谓不应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惟仆以为当与增进工人知识并行；且既欲增进工人知识，尤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良以工人之精力有限，若不减工作时间，而更益以补习教育之时间，虽有好学者，亦恐其有害于身体上之健康。故仆以为：与其提倡“罢工”“怠工”，不如提倡工人补习教育。仆闻英国自欧战后，规定凡在工厂或商店作工年在十八岁以下者，一律应受强迫补习教育，其意甚善，大可采取而扩充之。吾国一般社会知识幼稚为世界最之，补习教育之需要，仆实以之为今日吾国第一要事，不仅工人须受补习教育，兹姑就工人补习教

育言之；该问题在此时提出，极为合宜。刻下工商业中高级机关之人颇感受工人无教育之苦。譬如：美国织工，每人可管布机十二部以上，而吾国织工每人仅管布机二部，若有人愿加工资减工时，而改每人管机二部为四部，则工人必群起反对，不可理喻。此外以工人之无知识，而损坏机件，减少出品，种种无形损失，莫可言宣。果能乘此时机，提倡工人补习教育，增进工人知识及生产能力，则减工时增工资为当然之结果。不惟工人得相当之优惠，工业出品且以之而进步，社会亦蒙其利，较之以“罢工”“怠工”等消极方法鼓动工人者，其利害得失为何如，愿先生有以教之。

知耻上 一九二〇年四月廿五晚

其二

独秀先生：

今日读先生复书，谨悉。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应该强迫他们做工，强迫他们做工的唯一善法，就是废止遗产（遗产废止这一事他日再谈），不能作为工人亦可游惰的理由。仆以工人补习教育为重，正为工人设法，非此不能真正造福于工人及社会。仆深信教育平等为人类平等之唯一基础，欲求人类平等之实现，而不以教育为基础，虽以多财与工人，亦难有良善之结果。彼纨绔子弟未尝无钱，而其所受遗产之毒，致不能保留其人类之向上心，较之无钱之人更苦。仆见某君某君即昔日之工人而今日之资本主，其子弟已变为游惰者。无教育而有钱，为害之大，莫可比拟。故仆意工人应当要求有“受教育的权利”，热心劳工问题者，应当鼓吹“工人有要求受教育的权利”。工人教育问题一解决，则工作时间问题，工资问题，其他一切待遇问题，皆当由工人自身为相当的解决，即进而要求工厂管理权，生产由劳工支配，仆亦甚为赞成。由少数幸福而变为多数幸福，固仆积年所梦想者。惟仆之主要意见，必以教育为入手办法，知识平等而后人类平等，增进工人知识，即为达到“生产由劳工支配”必由之途径。照现在大多数工人的程度，想使他们进步，非教育不可。倘然不注重教育，他们连字都不认识，并要求改善待遇都不知道，请问先生用什么法子可以唤醒他们的大梦。即使他们战胜现在的资本家，而拥有现在资本家的财产，不过换一个位置罢了，结果他们的游惰，不善用他们的金钱，还是一样。他们的子孙受遗产之害，还是一样。差不多同推翻了前清政府，换了现在这种民国政府一样，这都不是彻底的办法。仆的意见彻底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无论何人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无论何人应该有受教育的义务（工人当然包括在内）。现在中国什么事都做要好，什么好听的名词都不中用，就因为大多数人民没有知识的缘故。虽自身利害关系最密切的事，因为没有辨别利害的知识，心里要想好好儿做，结果还是一团糟。先生不要看轻

了工人教育问题，先生答复的话，太偏于感情作用，不顾仆夙有的人格。难道先生不知道仆的为人么？现在要免除先生的误解，再明白说一句：仆对于减时加资并无阻止之意，且努力助其成功。全社会的界说，决不是资本家独占，也决不是工人除外。欧美的工业界，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日本与中国，亦不能并论。所以不能并论的缘故，乃以教育为标准。德国不受教育的人，二千五百人中只有一人。英法美各国受教育的人，平均亦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据战后教育调查，英美各国尚努力注重工人补习教育。他们的出品，倘然以时间比例起来，一定比中国工人的出品多而且优美，这是工人教育的成绩。日本所以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因为日本工人教育不及欧美，中国更不及日本。现在中国的社会如此腐败，一般人没有良好的娱乐；倘然不注重工人补习教育及相当娱乐设备，而惟减时加资，其结果必与愚夫愚妇之溺爱子女无异，适足增加工人之游惰，非徒无益而且害之。工厂益利，并无把握，前几年工厂亏本的很多，那时游惰的工人必处于淘汰的地位了。先生所云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时，每年工资一个铜子，真是笑话。仆不料先生如此误会。总之仆意在以建设的方法积极的手段——即平民主义的教育，造成一多数幸福的社会，不欲盲从他人鼓吹消极的破坏。现在青年急于一种虚矫之气，无坚苦拔俗之志，而惟以炎炎大言为能，不耐劳苦，不事工作，而梦想黄金世界之实现，仆愿先生有以启迪之而教诲之。

幸甚祷甚。

知耻上言 一九二〇年五月三日

再仆此函为讨论“工人教育问题为劳工问题之先决问题”而发，仆对于工时工资问题，将来另有意见发表，特此附白。

仆未尝不深知道先生是一位很可敬爱的青年，是一位人格很高尚的人，唯其如此，看见先生和万恶的资本家接近久了，竟然和他同化，说出许多似而非的话来，所以我格外痛恨资本家的魔力，不但掠夺了无数工人的财产，而且弄坏了许多青年的思想！工人财产被掠夺的问题，和工人要求教育平等的问题，理论上本不相联属，先生硬要拿后者做前者的条件，正合一班妄人主张不识字的女子不能放足一样。我并不是看轻了工人教育，而且很希望有强迫工人教育制度出现，但不愿意拿这个做讨论别的问题的条件，丧失了别的问题的独立精神。先生主张“工人教育问题为劳工问题之先决问题”，我且问你：在现在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之下，工银如此之少，时间如此之多，先生有何神通可以使一般工人得着平等的教育？如此看来，又应该拿什么做工人教育问题的先决问题呢？还请赐教。若只拿教育这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加工资减时间的障碍，这句话只应该出在资本家走狗的嘴里，不是有人格、有良心的人应当说的。

独秀

第二号

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一日发行

罗 素

张崧年

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谛科 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本着数学之批评的研究，他在哲学里也成立了一种新方法（言精神是哲学里的科学法，言方式就是“逻辑的和解析的方法”或翻《名理·解析法》）。他的哲学（名叫“名理原子论”或“绝对多元论”，认有种种的个体和关系，而不认有个包括一切的宇宙根基。简单说，是由于“关系”的新研究，而在于“关系在外说”）在现代哲学界思想界，要算最有影响的。最近，他又拿那在数学与哲学已著大效的《名理·解析法》为心理学的新研究，得出与在美发生的“行动主义”（Behaviorism 最新的心理学）与“中立一元论”（即美派的新实在论）大部分相同的结论，认心物的分别不是实质的，只是他两所从的因果律的等级不同。此是一件去年学问界里极可注意的事。

他又是第一流的能文者，有逻辑与作散文的天才，最能解析，最精细，最能析事理入微，他文章的明析透彻，周密锐利，真是一时无比。无论论什么东西总使人容易领悟，论学能使人深入，论事能使人感动。他这种能力，人没有不佩服的，与揭慕斯（W. James）和般迦雷（H. Poincar'e）一样。

罗素是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生于西英蒙卯慈县（Monmouth Shire）之推来克（Trelleck），与巴枯宁，托尔斯泰，克鲁巴特金等同，也出身于贵族。他的祖父罗素伯一世（即 Lord John Russell）是维多利亚时代有名的改进派的政治家，对于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案（男子普选权案）的成立最有影响，曾经两次为首相。父是个子爵。他自己又是他长兄罗素伯二世的假定承嗣（所以名字前头有 Hon. Honorable 的称呼）。罗素的母亲

是斯丹雷男爵二世之女。罗素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虽学的是数学与哲学，原是关心政治的，以后主张社会改造并不为奇，先就尝强烈的主张过女权，主张过自由贸易，竞争过选举。他那个老兄也是富有独立精神的，就由其自号为“彻底主义者”，自号为“不可知论者”（主张除实质的现象以外不可知）也可看出，也研究科学与社会问题，以为游息之所，著有《离婚论》等。

欧战以来，罗素大唱和平论，不抗主义，反抗战争，论英国外交之谬。一九一六年竟因作小册子替因良心上不肯当兵而得罪的人辩护，被政府所加罪（小册子是由当时的反强迫征兵同志会发的，未署名。有六个人因为散布他罚做苦役。罗素因函泰晤士报自认。遂被传审定罪。罗素不肯出金自赎，认了六十一天的徒刑。）剑桥大学的三一书院也把他的数学原理讲席革掉。又不准他出境，破坏了他到美哈佛大学任数理逻辑讲师的宿约。

但是他的勇气却越发旺起来，他的智慧之光越发亮起来，他的头脑越发冷静，心越发热起来，他的学者的良心也越显露出来，他的改革论越发盛起来，他的主张越加公正起来，他的感化力也一天比一天更大起来。他是无论为什么，决不肯屈服一点精神的自由的。政府更慌了，遂由军事当局把他约束，不准到各地做通俗的政治哲学讲演。

前年遂把他下狱六个月（从一九一八年四月起）。但是与于巴枯宁、克鲁巴特金一样，下狱一次也不过使他的意志更坚固一番，使他的见解更透彻一层罢了。所以现在罗素已完全成了光明磊落的根本改造论者，世界改造的指导者。同情于他的人已经到处都有。罢工的工人也多找他去指教。自然，以世界的学者说话是容易使人信的，也实因他的话能够恰合事实，深当人心：本来真理不外与事实相应的说话。

罗素新近表明他的态度：他是无政府主义为终极的理想的；但现在主张的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行会 Guild 社会主义”。要晓得这全是几经思索几经考察而后得的结果，必不可轻轻看过。又要晓得罗素的政治学说社会学说与他的数学学说，哲学学说通是一贯的。他最重视个人，个人的自由，小团的自治，与他哲学里的重视个体与主张绝对多元，实不为无关。因为他是一个头脑极清楚的科学的哲学家，他是很见到科学与艺术的重要的，所以他的社会改造的主张也总照顾这方面。他说世界最好的东西是由内来的，像创造的艺术，爱，思想，这类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上必不可缺的便是自由。所以罗素主张的行会社会主义是偏向无政府主义的，正因无政府主义对于这等物事最为注重最为便当，就是最强于这些事以及人的关系和生活的愉悦。他以为社会主义不过人类发展中的一阶段，大概继之便是无政府主义。但为现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实行。他的社会主义是极端彻底的世界社会主义。不过他同时又是不变的和

平主义者。

他总是个学者，所以人也称他的主义作知识的社会主义，可以与摩里斯 Morris 之美术的社会主义媲美。

罗素是极能洞烛社会之根本，现代的病原的，所以他主张改造要从根本下手，绝不枝枝节节而为之。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之根本便是他常说的“冲动之转变”。他说人的行为多是发于冲动。冲动分两类，一是创造的，一是占据的。学术等都起于创造冲动，而占据冲动是种种恶事之原：财产和国便是这种冲动两个重大的表现。所以改造社会要使占据的冲动变成创造的。最好的制度是最发展创造冲动，最减削占据冲动的。最好的生活是创造冲动居最大的地位，占据冲动居最小的地位的。罗素这种主张便也是关系他的注重思想学术，个人自由，爱情善意的。以至他对于教育，人间关系（如男女关系）的主张也都如此。（在教育上，他极重儿童的思想力，心的冒险。他说教育不外发展本能，发展天才，发展个性，与他的同道怀惕黑 A. N. Whitehead 和南白瑟 T. Percy Nunn 说并同）。

罗素又是很注重中国的，极说中国诗的美为西方所未有。也很喜欢引老庄之书。他那部讲社会改造最近的书《到自由之路》，卷头题有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 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 developmeat without domination）的话。罗素的改造理想，实大致类此。他又引庄子马蹄篇开头的话，以为古代无政府主义的学说，甚称赞之。

罗素本是多方面的，研究数学、名学、哲学（元学与知识论），既高而广，又涉及社会、政治，但还不止于此。伦理、宗教、心理，他也是很有研究的。不过，他虽研究伦理与宗教，而能不为所拘，保持伦理中立的态度。

他现在是一个很新的心理学家了：茹当（P. F. B. Jourdain 1879—1919），曾因他越来越注重心理的重要，恐怕他要尽余生作一部教会史或一部动物动行史；对于后者，可算已作了一点。但这非偶然，罗素原早就称为对于心理学书读得很多。但虽如此，对于名理、心理的分际，他其实看得很清。本来罗素最可注意的就是他所抱持的科学精神。他是最能实行科学法的。他真乃最切实，最重事实的哲学家。读他的书而忽略了这必是心盲。他新近尝论英国现代哲学主要的三趋势。第一派是英国的古传哲学，从事于常识棣他之解析，罗素旧同道穆尔博士（G. E. Moore）是其一个可称赞的代表。罗素自然与此很有关系，但因研究了近代数学能救其弊病。第二批评哲学，即唯心论，是他所反对。第三是最有后望的科学的哲学，这派的人必须娴于物理、数学、与数理名学；因为欲懂得科学最关切哲学的那诸部分，非此不能。罗素便是此派的领袖（此派少壮有 C. D. Broad, A. E. Heath, Miss Dorothy Wrinch. 怀惕黑教授是老一点的健将）。

罗素哲学地位的优上又不但在英而已。今日进步的可靠的哲学者有一不受他的影响么？论他的高深精微，论他的广大洪博，今日全世界的哲学家实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就同现今没有一个英人能胜过他的散文能力一样。

罗素的勤于学事，真可佩服。他说他从没有看过电影，头一次看电影乃为的要印证柏格森的一句关于元学的话（见其一九一五年二月在曼切斯特哲学会的讲演：“物质之终极成分”）。柏格森说数学家想念世界仿照电影的样子：就是，是一片一片的集成的，不是一个囫圇的整体。罗素看了看电影，以为这话完全是对的。本来柏格森所说数学家的主张，就是罗素的主张。罗素相信万物的实在同电影的实在一样。真的人，不论警察怎么发誓地说他的同一，实只是许多仅存在片刻的人之一个连缀，彼此都不相同，结合在一起，并非以数目上的同一，乃以相续和些本然的因果律。桌子椅子日月星宿都如此，都只要以为是许多彼此相继，仅存片刻的东西的连缀，不是一个单一长在的东西。世界是一个“相续体”（Continuum），差不多有些像唯识家所说的阿赖识耶，“为常为断，非常非断”。

罗素的人格与他对于朋友，都是很可敬爱的，毫无可议。就如，他多年的朋友茹当（很宣扬数理名学的，也信实在论）是尝对于他有不当的讥诮的，但罗素于彼却始终如一。

罗素的学位是 M. A.（Master of Arts），是从剑桥大学得的。他以前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这个学校以数学名，英国第一流数学家多半出身于此）。读书是在数学第一班与伦理科学第二部第一班。后曾为此校的特待校友（Fellow），并讲逻辑与数学原理。如前所说，战时，因为他主张公道，三一学院的评议会是把他革职了。但新近出征回来的当兵学生已强迫该校把他请回，而且在大学记录中把免他职的记事抹销。他的受人服膺爱戴没有多少大学教师能赶得上的。

一九零八年，罗素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F. R. S. =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是英国国立的第一个学会，会员虽是比较别的国里国立学会多得多，但选进去也不是容易的。罗素又是亚理士多德学会与伦敦数学会的会员（会任会长）。前一个是英国哲学方面最重要的学会——他的目的是哲学之统系的研究，一方对于他的历史的发展，一方对于他的方法和问题。伦敦数学会是英国数学方面最重要的学会。

一九一五年初夏，罗素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授头一回的巴特洛金奖牌。这个奖牌五年发一次，专送给在前五年内不拘世界什么地方的人对于哲学或对于教育学说或实际，作了最卓异的贡献的。这第一个送给罗素便是因为他对于逻辑学说的贡献。

战前罗素曾数次到美讲演，也到法讲演过。今年五月随英国劳动委员团赴俄观察了一个多月，有极友意的批评。

罗素是一八九四年结的婚。他夫人姓斯密（Smith）名亚丽（Alys），美国费城人，大学出身。曾为研究女工生活状况，亲到伦敦某工厂从事劳役。作有“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的妇人问题”一篇附在罗素的第一部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后边。又是奎克宗 Quakers 即同志会 Society of Friends 的信徒。此宗门人是不当兵的。战时，罗素所极力辩护的从良心不肯从军的人（Conscientious Objectors）多是此宗门人。罗素做这一部讲演，很感谢他夫人的帮忙。

对于罗素之著作，我正在预备试编一个详目，故今不及。现在但欲晓得他的书：可看新潮二卷二号。

至于研究罗素的各种学说应如何下手，也当另作一篇细说。又现在世界的哲学家怎么没一个能比得上他的，也不是一句话可以使人信服的，应别为一文拿现代世界上有名的哲家，如柏格森，杜威，倭铿等等，一个一个的就诸方面来比较。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二，罗素要到“中国”的正前一月

梦与事实

罗素 著 张崧年 译

罗素的人生观

前晚杜威讲百船罗素 (Bertrand Russell) 的哲学，引到他说人在宇宙间的微细的几句话，听者好像是很感趣味似的。但杜威因此说罗素失望悲观，其实罗素是要“伦理中立” (Ethical Neutrality 就是从事我们的研究，不参对于我们或人种的命运的希与惧。罗素论这个在哲学里的重要和稀罕)。澄心观理，切实求个真是，物物现出本来面目，还他本来地位。伦理的字样，价值的判断，是加不上的。说什么悲观乐观，失望得望。罗素一般哲学更是如此的。杜威那晚又曾说罗素哲学是贵族的，这也至少会使人误会。我们并不是因为以为贵族不好民主好，不肯加他那个称号，若如此便也是与罗素学违离；我们只是因为这类字样都与他的学不相应。就退一步，罗素的哲学是一种实在论 Realism——在一九〇六年马良西 J. S. Mackenzie 就叫他做“新实在论”；一九一二年哈德 G. H. Hardy 叫他做“新新实在论”；又或叫做“解析的实在论”，因他以解析 Analysis 为法；“数理实在论”，因他以数学作基，由研究数学哲理而得的；罗素自己叫做“名理原子论”，是因他要得的原子是名理解析之原子，由逻辑的解析得来的，不是物理解析之原子，由物理的解析得来的，就是：是名理的原子的，不是物理的原子，又自叫作“绝对多元论”，是因认有许多个体，而不认有一个由他们组成的总体，就是不认所谓“宇宙” Universe。——他的同道亚历山大教授 S. Alexander 便曾于一九一四年初，讲他们那派新“实在论基础”的一个论文里开端论实在论精神节，说现代的“实在论是元学里的民主的精神”。

因为现代“实在论的癖气是要破除人化 (to de-anthropomorphize) 的：令人与心都归到他们在有穷物的世界里的正当地位；一方去掉物质的东西由心之虚夸骄慢受来的颜色；一方使他们与心们相共得到适度的自存”。不过实在论褫夺的是心的僭妄虚冒，并不是心的真价。而且别的东西既都得受他们的权直，心便也得到他自己的。所以好

像在一个民主的国里一样，人人平等，理论上，人人都可自由达到他天生能力的高顶，由原理上的平等得到优秀上的差异。

其实这一层就看罗素的注重个体，注重普遍，注重凡可能，而不拘于一偏，域于现实；主张多元而不认包括一切的一体——他的普遍是说合于个个个体的，不是个体凑成的另外的一个东西——也可看出。自然，美派的新实在论者，如裴利 R. B. Perry，更要说，“实在论在其伦理上，是属个人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人类主义的。”而且罗素哲学的方法是易知易能，很靠得住的科学法（名理·解析法，就是所谓哲学里的科学法），非没有把握不可靠的直观悬想法，也说不上贵族的。若说罗素哲学重视理性，这也要看理性地位究竟何如，究竟是不是少有的，就令不说这个与贵族不贵族实不相干，但以现世世俗之见，批判一切，究非“究元”所宜。而且罗素这篇文章的结束是：人非敢看他真实在世界的地位，不能解脱恐惧；人非肯看自己的小，不能得他能胜的大。杜威只提了小，没说到大，恐令人误解，吾所以把全文直译出来，登在此地。原文分两章，先登在去年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和二十五两号的伦敦“The Athenaeum”周刊上。新又在今年二月号的纽约的“The Dial”新改月刊转载出来。去年七月的纽约“Current Opinion”月刊也有过介绍（题 *A Philosophical Flight Above the Cloud Banks of Conviction*）。

译者·二月二十二

I

我们的愿望在我们所信上的影响是普通都知得及见得到的事。但是这个影响的性质却很常常被误解。习俗都假设我们的所信大体是由合理的根据出来的，欲望不过偶然的扰乱力。其实恰是这个的反面乃应较近于理真，就是，我们平常所依靠的信念大部分只是欲望的表现，这儿那儿，散散落落的，被事实之粗野的冲突所矫正。人人质上，本是一个做梦的，有时被外界里怪特的闯进的分子惊醒片刻，但很快的便又流入想像力安乐的半醒半睡之境。傅若德（Freud“心解术”之创立者。按罗素之冲动论与傅若德派之新心理说颇多相似地方，均是合事实的真理）曾经证明我们夜间的梦怎样大致是我们欲望之画里的实践（意想的实践）；其实他对于我们叫作信念的白画的梦，也很可一样的这样说，是有同量的真理的。

能够证明我们信念这个非理性的源泉的有三个方法：有心解法，从懂得了疯狂与歇斯特里病者起手，渐渐的弄明白，实质上，这些病患者，与寻常康健的人，差异怎样的小；其次，有怀疑派哲学家法，证明就在我们蓄怀极深的信念上，理性的证据也是怎样的弱；末后，有人之普通的观察之法。吾打算讨论的只是这三个方法的最后

一个。

照由人类学的劳力所得知到的，最低级的蛮族对于他们自知不懂的现象，是不肯以自觉的无知状态去摸索的。

他们实有不可数的信念，执着之坚足以支配其一切较重要的行动。他们相信吃一个动物或一个勇士的肉可以得到被吃者活着时所有的德性。他们多数都信叫出他们首领的名字是个可以立时致死的褻渎；他们直至于把凡含有他们首领的名字那个音的话都改了；例如，我们若有一个王叫 John，我们便要叫 Jonquil 作（比方说）George-Quil，叫 Dungecon 作 Dun-George。在进步到农业的时候，气候对于供给食物是很重要的，他们便信魔咒或燃点小火可以致雨或使太阳著亮。他们又信一个人被杀，他的血或鬼，便追着杀他的人要报仇，不过只用点简单的假冒，如把脸画红或穿上丧服，就能把鬼迷惑（原脚注：看 Franer 的“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里边论“The Mark of Cain”——凶手的记号——章）。这个信念，前半显然是从怕杀的人起的，后半是从曾杀过的人起的。

无理的信念并非限于野蛮人。人种大多数所有的宗教意见是与我们自己的不同的，因此并是没基础的。高与于政治的人，除政治家以外，都对于无数问题有许多为烈情所主宰的信念自无执著的人看来是不能堪理性的判断的。志愿奔走于竞争的选举里的人总相信他那边要赢，不问在期望失败上可以有什么理由。一九一四年之秋，大多数德意志国民都觉着德意志胜利绝对确定，这是可以无疑的。在这件事，事实是已经闯进且把梦驱散了。但若，用种方法，能在未来几百年间防止凡非德意志史家著书，那个梦会要自己恢复起来：要记忆住，初时胜利而忘掉终末的不幸。

礼貌是尊敬人特关于他自己的好处或他戚党的好处的那部分信念的惯法。凡人，不论那儿去，总圈在如云的一大团舒帖的信念中，信念随人而移实同夏日之蝇。这种信念有些是私于其人自己的：告诉他的德性，优点，他朋友对他的爱情，和他认识的人对他的尊敬，他事业的红旺的期望，和他体态是柔弱，精力怎么不疲。其次有对于他家庭的优越的信念：他父怎样有现在这样希有的那种不挠的正直，以一种出乎在现代父母里找得到的以外的严正教导其子；他的儿子们在学校游戏上怎样超群成功，他的女儿也不是那种成无远虑的婚媾的女子。其次有对于他的阶级的信念，随其人的地位，或说他这个阶级，是群合的各阶级中，在社交上最好的，或是极有知识的，或是在道德上极有价值的——却是全体一致以这些优点中第一比第二更要得，第二比第三更要得。论到其人的民族，也是差不多凡人都执着舒帖的妄想的。“外国民族，吾很歉说，就是他们那样做法”。波兹纳普（Podsnap）说的这几个字实表现出人心里最深的情操之一。末后，还有些或绝对的或与“无灵的生物”比较着，把人类一般抬高的学

说。说什么动物虽没灵魂，人是有灵魂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任什么特别残酷或不自然的行动都叫作“野性的”或“兽性的”（纵令这样行动事实上分明是人性的）；（原脚注：对看 Mark Twain 的“Mysterious Stranger”）上帝造人是照他自己的影像的，人之康宁是宇宙的终极目的。（按罗曼罗兰说他连“人类”那个偶像也不喜欢。与罗素意同。——译者）

由此我们得到一串舒服的信念：私于个人的，个人与他家族相共的，通于他的阶级或他的民族的，最后那些为全人类所同样欢喜的。我们若欲与一个人结良好的关系，必须尊敬这些信念；所以，我们当一个人的面说他与在他背后要说的是不同的。他和我们自己的疏远越长大，这个差异便越增加。与兄弟说话，论到他的父母是无需有识觉的礼貌的。与外国人说话，礼貌之需要便到得极大量，那个烦琐直使只熟习于同国人的（即未惯接外国人的）肉麻。我记得一次对一个未出过国的美国人提起英国宪法可能有几小点比较美国宪法好的。他立时动起暴烈感情来；他既从未听见过这样个意见，所以不能想像会有人郑重的主张之。我们两人遂都失了礼貌，弄成不幸的结果。

但是失于礼貌的结果，自社会需要见地看虽坏，自破除神话见地看却是很可称。矫正我们自然的信念的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与事实接触，如当把毒菌误作可食之菌，结果受苦时；又一个，当我们信念非直接与客观的事实，而与别人相反的信念冲突时。一人心想，吃猪肉是合法的，而牛肉不；又一人想牛肉合法，而猪肉不。这种意见的差异通常结果常是流血的，但是渐渐的一个说或者两个实都无罪的合理派的意见遂发生出来。谦虚是礼貌的相关之物，他就在装着不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属想得比正在对谈的人和其家属好。这个技术只在中国是完全懂得的。我听见说，假若你向一个中国官问他妻子的健康，他将答道：“拙荆和贱息均托庇粗安，差堪告慰。”

但是这样经营的做法需要一个高贵闲暇的生活；在事务或政治的接触紧急的时际是不可能的。与别人的关系也，一步一步的，把一切神话除去极有功效的都破除了。个人的妄想被兄弟所破除。家族的妄想被同学所破除，阶级的妄想被政治所破除，民族的妄想被战争里或商业上的失败所破除。但是人类的妄想还留着，且在这个地方，但当论到社交的效果，造神话的官能仍然有自由的活动。

对于这种欺妄，在科学里找着一个部分的矫正；但这个矫正不止于部分多分是永不能的；因为没有些轻信，科学自己也可以会要破碎崩溃。

II

人和人的和团体的梦虽可以荒谬可笑，但他们集合的人类的梦，对于我们不能超出人类圈的，却是可以感动的。照天文学所显示，宇宙本是很广大的。在望远镜所见

的以外，还可以有多么多，我们实不能说，但就我们所能知的已是不可想像的大。在这个可见的世界里，天河不过一个很小的碎片；在这个碎片里，太阳系不过一个无穷小的微点，而我们的地球实只是个微点里的一个小到非在显微镜下不能看得着的小点子。在这个小点子上，不洁的碳气和水的，构造复杂的，带着些有些稀奇的物理和化学的性质的，许多很小的块儿，爬来爬去爬几年，以至于再分解为构成他们的原质。这些块儿把他们的时间分作一部分去营为他们自己延缓分解的时机的劳动，一部分去干发狂的争斗以为他们同类的别个催促这个时机。自然的暴乱既按期的把他们毁坏几千几千，疾病又不到时的扫除得更多。这些事情是以为不幸的。但人当以他们自己的势力，成功于弄出同样的毁坏时，他们却乐起来，而感谢上帝。在太阳系的生命中，人之存在物理上能有的时期，不过全体的一细微的部分；但是却有理由去希望，便在这个时期终了以前，人以他的努力于相互灭绝，就要将把他自己的存在截止住。这种便是从外面看的人生。

但是人告这种人生观，我们是不能容忍的，是要把人所赖以存续的本能精力破坏的。人已找着的逃避法就是由宗教和哲学。不论外面世界可以怎样像是背驰的，不相关的，我们的安慰者却使我们确信表面的冲突之下有谐和。所有从原始星雾以来的长发展，都假设是为引进作此历程之最高点的人预备的。《韩慕雷》（*Hamlet*）是一部很著名的剧本，但却没有几个读者会记得点水三甲那部分，这部分只有四个字：“God bless you, sir!”（上帝佑你）。不过假设有一社会人，他们生活里的唯一事务就是扮演这一部分；假设他们与韩慕雷们，侯瑞秀们，以至葛敦斯屯们（均是《韩慕雷》全剧中的人物）的接触都隔离开、那么他们岂不会要发明些文学批评的制度使水手甲的四个字得据以为全剧之核的？他们岂不会把他们人里边凡要提示这个剧本的别的部分能有同样重要的都加以侮辱或放逐？人类生活在宇宙里所占的分儿实比水手甲的话在《韩慕雷》所占的小得多，但我们却不能私（得知内幕的）听余剧，对于他的人物情节实在知道很少。

我们想念人类时，初总想我们自己作其代表；所以我们把人类想成好的，而以为他的保存重要。不奉国教的杂货店商人，周恩赐君，确信他是值得长生的，不许他这个的宇宙应属不能容忍的坏。但当他想到他那个奉国教的竞争者，掺糖以沙又疏慢礼拜日的饶宾森君，他便觉着宇宙很可以仁慈太多了。欲完成他的幸福，便有为饶宾森君设地狱的需要，照这样子，人之宇宙的重要是保存住了，但是友和敌中间切要的分别，是不为一个懦弱的博爱所抹消的。饶宾森君主张的也只是倒转了分位的同一见解，一般的幸福遂结果出来。

在哥白尼以前的时候，欲主张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还无需用哲学的微渺。天显

然是绕着地转的，人在地上，已经对于一切野兽都有宰辖之权。但当地球失了他的居中地位，人也被褫夺了他的优上，遂必须发明一种元学以正科学之粗野生硬。这个事业已被那些叫作“唯心家”的所成就，他们主张物质世界是不实的表象，实体乃是“心”或“心灵”——其超越于哲学家个人的心或心灵就如哲学家超越平常人一样。这些思想家们不但不说无地像家似的，直至确然无疑的告诉我们遍地同家一样。于一切我们的至善上——就是于所有我们与现在所举的哲学家相共的嗜好上——我们是与宇宙一致的。黑格尔坦然相信的告诉我们宇宙与他那时候的普鲁士国相类，他英国的徒从便以为宇宙更类似一个两院制的富人政治的民主国。

为这种见解提供的理由是很小心文饰的，以使其与人的愿望的关联，虽对于兴起他们的人，也隐藏住：名义上，这些理由是由像逻辑与辞（命题）之解析那种干燥无味的源泉得来的。但是愿望之影响，由所犯的错误已把他指明，这种错误全体都趋向一个方向。一个人算账，大概都要错得有利于己，而非于己有损的；一个人推理，犯有益自己愿望的错误，每比犯妨碍愿望的错误容易。因此得知，在研究名义上抽象的思想家们，解释他们人格的实就在他们的错处。

许多人可以主张，就令人所发明的些系统是不实的，但总是无害又使人安帖的，便应听其自在。但是他们其实不是无害的，而且他们所带的安帖是拿他们引人容忍，而实可以防免的痛苦，很贵的买来的。人生之恶一部分从自然的原因发生，一部分发生自人之互相敌视。以前，食物只能为战胜者所得，为得食物，争与战或是必需的。今日，因为科学已开始给予的自然力之主宰，假若人人都专力于克服自然而不克服彼此，人人所得的安乐幸福，实应较多。于我们与别的人争斗中，把自然表示为友，有时直至表为盟党，这种办法实湮没了人在世界的真地位，而把他的精力不去战获科学力而转到别处去，其实科学力的战获乃唯一能把长久持续的宁于人种的战争。

除去一切讲功用的议论外，寻找一个基于不实的信念的幸福——这件事情实既不很名贵，也不很光荣。不畏缩的知觉我们在世界的真地位，是有确固的愉快的，是有比随便什么对于藏在神话的围墙后的人可能的，更活泼的戏剧的。思想之世界里，实有许多“险海”，只有愿面其自己物质上的无力的乃能航之。而且最要的，恐怖固是消没白日之光，限人格于卑鄙与残酷，由恐怖的专暴是有解脱的。不敢看自己实在在世界里的地位的人解脱不了恐怖；人非至许自己看自己的小不能得到他能胜的大。

此文原于春间译登北京《晨报》，差末三段，以遭慈母之丧，未及译。今罗素不久来此，许多人都想翻他的书，我因将此稿补译齐全，修正一过，重登于此。看本文的最好并看著者先年的《自由人的崇拜》（*A Free Man's Worship*）一篇名作。

一九二〇年九月初十夜分后 译者

工作与报酬

罗素 著 凌霜 译

那想创立一个较善社会的人，有两件事物阻碍着他：第一件是“自然”，第二件是人类。从广义来说：对付“自然”之阻碍的是科学，至于政治和社会的组织，都是战胜人类的阻碍之方法。

经济的最后事实，就是“自然”以劳动的结果，只产生货物。因为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必要有些劳动，这不是政治制度的欺骗，也不是劳动阶级为人所利用；他是由于物质的原则如此，这些原则，那改革家也好像人人一样是必要承认和研究的。于未曾对于各种乐观的经济计划认为容易施行之先，我们必要考察生产的物质条件是不是一个不能变易的阻碍，抑或仗科学和组织能不能够充分把他们改变过来？考察这个问题，有两种相联的学说必要商量：第一就是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第二是那较薄弱的，但十分盛行的见意，以为大多数人类要做很长的孤寂或痛苦之工作，留下很少闲暇，去营文化的生活或理性的享乐，才可以于人生必需品以外，产生若干剩余。

我不相信这两种阻碍乐观主义的理论经过精密的考验还能存在。生产方法上的技术改良之可能性，我相信是这么大，所以无论如何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以同样的增加货物和减少劳动时间，必没有在一般幸福的进步中，有免不了的障栏。

这个问题克鲁泡特金曾专门研究过，姑无论我们对于他的政治之全般理论是怎样想，他所说关于农业的可能力，却特别启发，具体，且令人信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是由工业的生活产生出来，而他们之中很少有关于食物生产问题的实际知识。但克鲁泡特金是例外的，他著的两本书：“面包之战胜”（“Conquest of Bread”）幸德秋水译为（面包略取），以入中文，似为不辞，和“田庄，工厂与手工场”（“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余旧译为（田庄与工厂），取便称谓，今直译。译者附注。有十分圆满的详细信息，虽未免过于乐观，但我不想有人可以否认他指出为多人所不相信的可能力。

马尔萨斯争持以为就实际论，人口常常向着增加到生资的限度，食物生产的量积增加，他的花费越大，所以除了短少例外的时期，有新发现，产生暂时的缓和外，全体人类必定常常在一个最低而与生存和繁殖相容的限度。

把这个学说应用到世界的文明人种上，因为生殖率的锐减反变为不确，但除了这个减缩之外，此外还有许多理由，为什么最少对于较近的将来，不能承认他是确当的。

马尔萨斯著书以后的世纪之经过，幸福标准，在全体的佣工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增加，且因为劳动生产品有一个很大的增加，所以幸福标准，如果建立了一个较为公正的分配制度，更可以做到了一个大得多的增高。从前一个劳动者的生产多过一己糊口所需要的不多，所以不能大减劳动的正当时间，或大增人口的分量，因为这人口享受多过人生的单纯需要。但这种事情的状态，已经被近代生产方法改变了。近年来不特有许多人靠租钱或利息所得到的，享受安乐的幸福。而且世界上大多数的文明国之人口，约有半数所做的工，不是产生货物，但从事打仗或制造战争的军需。在和平的时候，这全体的一半，也许偷懒过活，都不能使其他一半较穷于战争时，设他们不偷活，也从事于生产，他们所产生的全部东西，将可以有一个可分配的剩余，超过如今的工钱之外了。英国现在的劳动生产，即使没有方法上的改良，每家每日可以得到约一磅的入息；然而改良方法，却是显然立即可能的。

但有人将说：人口增加，食物的价钱终极必定增加，何况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各处供给的源流，也越加用尽了吗？悲观的更要说：将来必定有一个时候，食物价格顿贵，那平常的佣工将很少在别的事情上有多余的使费。我们可以承认这话在有些很远的未来，如果人口继续有无限的增加，或会是真的，设使全地球的地皮所住的人数之密度如今日伦敦一样，自然几乎要全体人类在那些留为农事的地方生产必要的食物。可是这样推想人口将来继续有无限的增加，没有什么理由说得通，况且那个预期是怎么远，在一切实际的讨论上，也可以不必管他了。

由这些隐晦的臆测，回到克鲁泡特金所举出的事实，我们见得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证明用极好的种植方法——这是已经在实事上做出来的——在一个指定的田亩生产出来的食物之数量，可以增加至超乎许多不知消息的人测度可能的事件之外。他讲到英国和巴黎附近以及别等处的农业说：

他们已经创立了一种完全新的农业。当我们夸说那循环制度，每年给我们有一回收获，或三年有四回收获，他们实在看不起，因为他们的目的，在十二个月间，由那一样的田亩，要有六回及九回的收获。他们不懂我们说什么好和不好的土壤，因为他们自己制造土壤，并且造得出这样的分量，所以每年不能不卖了些出去。如果不然，每年便会填高他们的园圃半寸。他们目的中的收获，不是每埃卡（acre）五六吨

(Ton) 草，好像我们那样，惟在同样的田土，产生由五十以至一百吨的各种菜蔬，不是仅值五磅的干草，但值一百磅的菜蔬，最好的菜花和黄萝卜。注：克鲁泡特金的（田庄，工厂和手工场）页四七。

至论畜牧，他说及三滨君（Mr. Champion）在滑地（Whilty）每“埃卡”的种植，养活两三头家畜，但反是在英国最好的农业，要两三“埃卡”才养活一头，巴黎四周的种植之效果，尤令人惊服不已，如今想把这些效果通通写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注意他那全般的结论：

现在有经验的农业家敢说，西安（Sene）与圣埃华（Seine et-Oise）两处三百五十万居民所应要的一切食料，以及动物和植物，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三千二百五十方里）种埋，可以不必更要别的种植方法，就已经现用的就够了——这些现用的方法，已试验过，而且证明可以成功。注：原书 页八一。

我们必要记得这两处地方，包括巴黎的全部人口。

克鲁泡特金继续指出许多方法，以为无需很长的劳动时间，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他说有许多的农务，可以由那些从事于不动职业的做去，且以这样的短时间，能使他们身体康健和生出一种有趣味的转换。他反对过度分工的理论。他所主张的是“完成论”（Integration），谓“社会中每个人是手工和智力工作的一个生产者；其中每个健全的人是一个工人，每个工人不特在田庄。而且也在工厂做工”。注：原书□页六。

克鲁泡特金对于生产的这些意见，同他的无政府主义之主张，没有极重要的关联。他的意见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同样的可能做到，和在某种情况之下，甚至处于一个资本家的社会也未尝不可以举办出来。他的意见对于我们现今的目的所以重要的，不因这些特论，能帮助某种经济制度，抵抗别种，乃因这种理论可以除去我们希望的障碍，使我们不复怀疑劳动的生产能力之事实。我对于农业较工业为注意，因为人人以为困难的问题，大多在于农业。从广义来说，工业的范围扩张，生产的东西自然更加便宜，所以在工业上没有理由为什么要求增加，应该引到供给的价格升高。

我们现在由生产问题的纯粹技术和物质方面，说到人类的原动力——引人类做工的动机，有效的生产组织之可能性，和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左袒现在制度的人以为有效的工作如无经济的鼓励是不可能的，如果废了工资制度，人类就不肯做足用的工作，以保持社会的安宁了。因为这种力辩其是的经济动机必要说，生产和分配的问题遂变为纠纷。大多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感动力乃在于世界的货物应有较公正的分配之欲望。我们因此必要商量一下，看他们提出来的分配制度，是不是有致令生产减少的嫌疑。

关于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无论何

种派别，都主张保存工值，做工的人，或愿意做工的，都给以工值，除了因为年龄或身体不好不能操作之外，要使愿意做工为资养的条件，或某种最低度以上的资养条件。无政府主义在另一方面，目的在于用不着什么条件，允许各人消费可以能有的通常货物，至于那稀有的货物，其供给不易有无限的增加，将逐日定量平均分给人人。所以无政府党不主张强迫人去工作，虽然他们相信需要的工作，可能改成充分合意，给大多数的人类，自己乐意去做。社会党在别一方面，则主张强迫做工。他们有些主张使一切工人的入息平等，至于有些则主张留存高价的佣值。酬给那当做价值较高的工作。所有这些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当中有一件相同的，就是土地与资本归为公众所有，虽然他们对于所会建立的社会之种类有很大的差异。

社会主义主师不平等的入息，关于工作的经济鼓励，与我们现今的社会，没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之处，如限制产业的承继，由我们现在社会的眼光看去，自然是好的。在现今的制度下，有许多人单由侥幸，得到土地与资本的承袭权，因而享受富有和懒惰。又有许多因工业或财政上的活动，享受与他们对于社会的功绩差得很远的入息。而他一方面，常有许多创造家和发明家的工作。对于社会很有功劳，而他们应有的报酬，若不是被资本家所掠夺，便为公众在当时所忽视。至于那好一点的工作，只给那些已经能够受过一个花费的练习人去做，而这些位置大概总以侥幸中选，而不以才技高下获进。佣工的人不因为他愿意做工而授以工值，独因为他的工作有利于雇主。所以他一旦遇着意外之事发生，便会沦于穷苦无告的地位。这样的沦落是一个常有的恐慌，及至亲历其境，就免不了一种受不住的困苦，并且使那受难的人在社会的价值，常常为之低落。这是由生产方面看见我们现在制度的罪恶中之几件。所有这些罪恶，我们也许希望无论在任何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有所补救。

我们讨论工作几许是要经济的动机，有两个问题应得研究。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对于精巧的或社会上较有价值的工作，如果这样的工作又要做到充分，要不要给高些工值？第二个问题就是：工作能不能变成很有趣味，使做出来的工作足用，虽懒人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工作之生产品？这些问题的第一个，应为社会党两派的分别：那较和平的社会党，有时承认虽在社会主义之下，保存各种工作的不平等之工值，也是好的。至于那较彻底的社会党则主张一切工人入息平等。第二个问题在另一方面，成为社会党与无政府党的分别，后者以为一个人如果不做工也不应该褫夺他所需的物品，至于前者就不然了。

我们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根本上重要得多，所以必先讨论他，而在这讨论的过程中，那对于第一个问题所要讲的，自然找得他的位置。

给工资还是自由分与？——“废除工资制度”是无政府党和较彻底的社会党之口

语中共同的一句。但就他的最自然之意义，这句口语，唯无政府党才有权利利用他。

无政府党概念中的社会，以为一切较普通的货物，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无限制，如现在用水一样。注：“姑无论我们现在的商业生产，给普通心理以一种利己趋向，那共产的趋势，继续要实现出来，和想进到公众的生活里去。”

现在有公众的桥梁，从前收钱的已经消灭了，现在有自由的道路，从前有栅栏的已经不用了。这样的精神，充满了整千整万的制度。博物院啦，自由图画馆啦，和自由公共的学校啦，公园与游乐场啦，康庄而又有灯光的通衢啦，都任人自由使用；送给私宅的‘水供’（Water-Supply），有了一个各取其所需的趋势；电车和火车，已经开始设立季票或划一税制；设使这些东西一旦归为共有，将必从这个道途，往前进行了：所有这些都是证明我们所希望的往前进步，从那方面走的标志”（见克鲁泡特金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Anarchist Communism*）自由报版 Freedom Press, 127, Ossulston St, N. W.）主张这个制度的，以为从前须要给价的，如桥梁道路之类，现在已经归为公有，那么这种不收钱的制度不难用于电车及地方火车上去。他们还且主张如克鲁泡特金那样，以他的证据，可以使土壤的生产，增加许许多多——所有较普通的食物，其出产既易于应付任何种正当的要求，便可以任人各取他的所需。如果这个制度，能扩充到人类生活上一切的需要，人类单纯的生活，即可稳固，至于人类的时间如何用法，可以不必管他了。关于那些不能产生至无限量的货物，如奢侈的和纤巧的，据无政府党的方法，亦宜分配而无酬报，但依分粮的制度，举凡可以获得的量数，平均分给各人。这种主张，虽然未尝说及物价，但必有类似物价的写在奢侈品之上，使人人可以自由选择他所高兴的一份：一个人愿意好酒，别个心爱那最好的吕宋烟，更有人愿要图画或华美的家具，假使人人既得任意选择他所喜的东西，那就要把相对的价格定起来，使要求得以平均。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那生产的经济上之鼓导，必至于完全消灭，如果工作仍是要继续下去，他就要藉别种动机了。这个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讨论，而由一个有理由与温和的反对无政府主义为立脚点，就是南透著的无政府与集产主义，一九〇四年巴黎出版（*Afred Naquet's "L Anarchie et le Collectivisme"* Paris, 1904）

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实行不可以呢？我们首先要问：如果人人可以由公共的贮藏所，任意取他的所需，那么这样大分量的生活要求，技术上能不能供给呢？

贸易的观念，早已成为习惯，所以有人提议要把他废除，劈头就想到这是虚幻的了。但他虽是貌似虚幻，然而我不相信他究竟是虚幻。如果我们人人获得面包，而无需用钱，我们就不必于所需的有限量数之外，取多过自己的要求。因为实际上，那面包的原价，对于富人的利息，是这么一个微小的比例，所以与他们的消费是没有一毫

障碍；然而他们所消费的面包之数量，以改良的农业方法为之管理，便可以很容易供给全体的人类（我不是说战争的时候）。一个人所要求的食物，有自然的节制，至于那浪费了去的，或断不至于很大。无政府党已经指出，现在各人享受一种无限制的“水供”，但很少有用完了之后，任凭水管自己流注的。况且我们还可以推测公众的意见，必反对这种过度的耗费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点按下不提，我想所有一切物品，他的要求有一定范围的，都可以采用无限制供给主义，就使有缺乏时，也可以很容易产生。这么说来，如果生产都组织得很有效验，人生需要所包括的，不只货物，自然还有这样的事物如教育。如果所有的教育，都是开放到最高的地位，少年人达到一定程度外，亦决无过分的需要，除非他们受无政府党制度的根本改变。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朴素的衣食，及其他供给我们一切不可少的东西。

我想我们可以断说，在无政府党自由分与的计划上，没有技术上的不可能。

但是如果个人虽然不做工，也能享受一般标准的幸福，那必要的工作可以做出来吗？

有许多人回答这个问题，自然是否定；而尤以那些雇主为甚，他们习于斥责佣役是一种懒惰和喝酒的鄙夫，所以觉得若不加以革除和饥饿的恫吓，他们一定做不出工来。但这是不是真如那些偏见者所推想的那么确实呢？

如果将来的工作仍是好像今日许多的工作一样，自然很难引人去做，除非迫于贫乏哩。可是为什么工作应该仍不改今日那种恐慌困苦之可怕情形，这是没有理由说过去的。“背乎人类天性的不是工作，是过度工作。过度工作供给少数的奢侈——工作所以为全体的幸福。工作（Work）、劳动（Labour）是生理的必要，这个必要，所以使费身体的贮蓄能力，并且是康健和生命自身的必要。现在有许多各门的工作，所以使得弛缓的，单因为他们要工人做过度的工作，不然就是缺乏正当的组织。但是我们知道——老樊克林（Old Franklin）早已知道——如果我们人人从事于生产的工作，不像现在那样耗费了我们的生产力，每人每天做四点钟有用的工作，就很可能供给各人以一个适当的安乐，如现在小康的中等阶级家庭所有的一样了。至于五十年来所屡次说过的幼稚问题：‘谁肯去做肮脏的工作？’我诚可惜我们的学问家，总没有做过这种工夫——姑无论仅占他们生命的一天。现在所以仍有肮脏的工作，单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总没有用心想想那令他不要如此肮脏的方法：因为他们常常知道有许多饥饿的人，肯以每日数便士 Pence 的工值去做他”（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要是只须养成人类做工的习惯，摒弃了强迫的性质，那社会显著的事业，就是使工作具有兴趣。工作一日未曾成为有趣之先，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个良好社会。

已经达到了的，试问工作的痛苦，也免不了么？

现在那好一点工值的工作，如那商业和职业的阶级，大半是快乐些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刻都是快乐，不过以为那有这类工作的人之生活，总比那些享受同样的人息而不做事的快乐些。所有身体强壮的人，若想保存他们的健全和生活的热诚，必须有某种量数的“勉行”（effort），和一种继续前进的性质。所以有许多做出来的工作，是不用报酬的。那思想高尚的人，也许以为一个县官的职务，是肮脏事业中的一种，恰如清暗渠一样；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也许以为报仇的快乐，和道德的高超是这么大，所以找那富裕的绅士，愿意遣送那无辜的人到监狱受苦去，没有报酬，也不是难事。除了亲自享受工作的快乐外，希望邻人的赞赏，和盼望效力的感情，也很足以保存许多人的活动。

但有人说，一个人肯愿意拣择的那种工作，必定常是例外，而大部分需要的工作，永远都是痛苦的。如果人类有一种容易的生活，谁还肯去做一个矿工或一个大西洋轮船中的火夫？我想我们必要承认，有许多必要的工作一定常常仍是不合意或最少是痛苦和没趣的，若无政府党的制度可以实行，所有担任这种工作的，必需有些特别的权利允许他们才可。然而施行这样的特别权利，将有害于无政府主义的圆通“逻辑”，这是不错的，但我想断不致使这种制度有若何真正重要的破坏。如果注意研究，有许多工作都可以弄成美术化。今日也常是独因为时间过久，使工作变为讨厌。假使工作的正当时间减为（譬如说）四小时，此外更加以较好的组织和较合科学的方法，有许多现在觉得讨厌的工作，将变成适意了。要是——好像克鲁泡特金献议——农业工作，不专为一个受一世苦痛，几乎沦于下流贫困的愚蠢之工人独有的职业，今成为正式从事于工业或脑力工作者的变换劳动。又如果一切工作不复由旧的遗传的方法为之指导——佣工没有智能参与的可能——今转而能找寻方法和新创造，充满了自由的精神，而且请那些做这种工的之精神和实力的合作，那么，农作可以由讨厌而变为快乐，并且为做他的人康健和生活之源泉了。

无政府党的理论，合于农业的，也合于工业。他们以为如果现在为资本家所把持的大经济组织，不管工人的生活，工联也无可奈何，渐渐转移为自治会社，生产者得以决定一切方法、情形、劳动时间、种种问题，那就可以有无限的改良发生。污秽嘈杂等事，可以几于消灭，工业污恶之区，一变而为美丽之地，那生产的科学方面之兴趣，可以传导到一切的生产在里面，与夫若干天然的智能，和有些艺术家创造的快乐，便可以鼓励工作的全部。

所有这些，现在同实现相去得绝远，将来可以由经济的自治而产生。我们可以承认，用这样的法子，世界有很大部分应要的工作，终久可能使他充分有趣，令人不肯偷懒，甚至有些人的单纯生活，无论他们做工不做，也可以有的，都愿意去做了。至

于那剩余的，我们必须承认，特别的报酬，无论以货物或荣誉或权利，要赏给那担任去做的人。这种方法，当不会招致任何根本上的反对。

人类之中自然有某部分是愿意偷懒的。如果这部分的人为数不多，那还不打紧。那些归在懒人一流的，也许包含艺术家，著作者，和专心在抽象知识上探讨的人——简言之，所有那些生前为社会所不耻，死后而荣名所归的，都是。这样的人，专心一志于自己的工作，不管社会承认他有利与否，也许有无限的价值。我们看见有几个诗人曾有私产，那就晓得有几许诗才。因为贫困而没有发展出来了，如我们以为那富人具天赋较好的诗才，这是不通的。给这样不多的人得享自由，必不算是如那些纯粹偷懒的人之花费。

我们以上所讲的，都赞成无政府党的计划。据我的意见，这些议论，仅足以说明这种计划，也许成功，但不足以证明他立刻可以实行。

无政府党所提议可以实行的分配问题，如同许多别的问题，是一个分量的。无政府党的陈议，包涵两部分：

(一) 所以有的普通物品，应该随意供给所有的需要者。

(二) 不应该强迫做工，亦不得有经济报酬，加诸各人，叫他去做。这两个陈议不必一定是不可分离的，他们也不是继嗣无政府主义的全部制度，然而没有他们，无政府主义恐怕是不可能的。以上所述两种陈议的第一个，虽在现今也可实行于若干货物，和在不很远的将来更可以实行于多些货物。他是一个容易进行的计划，因为这件或那件消费的货物，既可列入自由使用的表目，便可以随时取消。这种计划的利益，有许多和各种，而世界上的实行也向着这方面前进。我想我们可以断说无政府党制度的这一部，可以渐渐的采用，以达到他们希望的圆满扩张。

至于第二个陈议，以不应该有强迫工作，及经济的报酬，这件似乎有可疑之点。无政府党常常推测，以为如果他们的计划见诸实行，人人自然会去做工；但我们对于这个意见，有许多话要说，决不如许多人一样，一见就承认的；所可疑之点，就是他是否已经足以说明他在实行上是适当的。也许在一个社会，以经济的压迫，工业成为习惯，民意可以有充分的力量，使大多数不得不去做。“至于那屡次有人说过的反对，以为如果不用强迫手段，恐怕没人肯做工，我们在美洲黑奴和俄国农奴未解放以前，已经习闻这话了。幸亏现在有机会得以欢迎这话的公正价值。因此我们不必再来破除那些单能以已成事实能够说服的人之疑团。至于有些人推想，他们应该知道，如果有某部最低级的人类，真是这样，——然而我们知道的有什么？——或者有些细小的社会，或孤立的个人是这样，一旦同他们不良的环境奋斗，便不能成功，以至完全失却希望，那文明国的民众，却不是如此的。至于我们呢，做工是习惯，偷懒是人力所

养成的”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页三十。Kropotkin, “Anarchist Communism” P. 30)。可是此外还有些疑惑，是以为这种情形，究竟能不能长久？如果民意真是有效，那就必需有些把社会分为小团体的方法，使每团的消费，等于他所生产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使那经济的动机，在团体中发生效力，这种团体，我们既假定是很小的，如果有一个人偷懒，便影响及于他的集合股份。这样的制度，也许易行，但他会与无政府主义的全般精神背驰，并且会破坏他的经济制度之主要方针。

正宗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与无政府主义很不相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生产既持这种总合的意见，所以不能好像那些集产主义者一样，主张工作的报酬，以每个人工作的时间为比例，可以算是一个理想的，或几于一个理想的社会。”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共产主义页二十）。《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所主张的直接方法中之最要的，是“人人负劳动同等的责任。设立工业军队，尤其为农业计”。社会党的理论，大概是唯有做工才有享受工作生产的权利。这种理论，自然有例外：那老的和那极幼的，那病的和那些他们的工作，暂时不需用，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过处，当然不计。但社会主义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之根本概念，就是所有能做工的都强迫去做，不用饥饿的恫吓，便借刑律的作用。至于那承认为唯一种类的工作，自然是推尊那官吏的工作了。著书反对社会主义，或反抗那时政府所涵有的各种学说，必定不能承认为工作了。绘画的将不能异乎“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式样，而检稿官不高兴的戏剧，也不能产生了。各种新思潮也会遭禁，除非以感化力或压迫力，那个思想家能溜进博学家的好名声之中哩。这种结果，社会主义者不曾预先看到，因为他们设想以为社会党的国家，将来必为如今日鼓吹这种主义的人所统治。

这自然是一种幻想。那时国家的治人者对于现在的社会党，将和君士旦丁（Constantine）后“教会”的威严，对于“使徒”有些少类似了。那些主张非常改革的人，都是特别没有自利之心，且极热心于公众的善。但那些随改革之后而揽权的，大多属于野心行政的一类，这类人在一切时代，占据着各国的政府，并且从来没有不反对自由而肯与他做朋友的。

由此可以知道如果无政府党的计划有危险，社会党的最少也有同样的危险。虽然我们所预见在社会主义下的罪恶，如今也有，但社会主义者的目的是医治世界现有的罪恶，他们不能争持以为他们不会把事情弄糟些就算是完事。

无政府主义对于自由有利，社会主义对于引人做工有利。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方法，把这两种利益联合起来呢？我觉得我们是可能的。

我们见得如果大多数人皆做适度的工作，并且以科学和组织所能做到的，帮助生产。那么人生所需的一切东西，就没有好的理由为什么不能自由供给于一切的需要者。

我们所怀疑的，就是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工作的动机能否防止多数人偷闲的危险。但这种疑难很容易判决，需要虽然应该自由分与，那必然需要以外的东西，就应当单独供给愿意做工的了——不是如现在平常的一样，单给那些随时做工的，就那些非以本人的罪过而偶然停止工作的，也得享受此种利益。我们现在看见一种人，由置业而得有微小入息，仅够维持必然需要的人，几乎常常宁愿找些有工值的工作，供应他的奢侈。这样看来，在我们所设想的社会，也许有此。所以在将来的社会，如果有些不喜游乐，偏爱劳忙的，想在假期之内，做些艺术科学或思想的不被承认为工作的工作，将任他自己的欲望之自由，不加束缚。那比较上少数极怕做工的——这类现在变为江湖漂泊者——也可以度安存的生活，只要他们不变为太多，使那些较勤力的人，负过重的危险就得了。这样子下去，自由的要求，可以同工作上经济鼓励的需要相完成。这种制度，我觉得比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或纯粹的正宗社会主义，较有成功的大机会。

我们所主张的计划，以较确切的话说明他，大要如此：一个若干细小的入息，可以足供需要的，不论做工与否，应该全体都有，而一个大一点的入息——其大以货物生产总额可能有的为限——应该给那些愿意做社会所承认为有用之工作的人。以这个为基础，我们更可以推论下去。我不以为对于那些较精巧的或认为社会上较有用的工作，要常常给以较大的报酬为然，因为这些工作比平常的较有趣味和高贵，所以能做的多愿意做去。但我们也许，比力，对于甘心做平常工作时间之半的人，给他一个中率的入息，至于做那毫无兴趣的工作者，给他一个超过中率以上的入息，这种制度完全同社会主义配合，但是或会同无政府主义有冲突之点。至于他的利益，我们在后面更为详细的说明。现在呢，我以为他合自由与正义为一体，并且避免我们见得无政府党和那些正宗社会党的陈议中隐伏着对于社会的一切危险就够了。

民主与革命

罗素 著 张崧年 译

在讨论我的名义上的题目以前，打算本着“自由所可能”的见地，先把世界现状略为考查。自由终极的可能现在实比从来都大，但危险也大，目前的将来实在困难得很。

人类名义上的信念像哪个强哪个弱已由这次战争得着一个试验。许多传袭下来的东西若不因为这次战争强使人注意的种种令人难堪之事实，大概还应保存很久。又有许多什么可以叫作上品的东西，许多因为不寻根究底，或挑动原始的情欲才能够存在的东西，也都扫除净尽。战争以来的世界实在严厉得多，不柔顺得多，凶野得多。老少之分也比常时大多了，因为年老的已成功把战争做了理想化，并且为了要这样去做，不得不比平常离实际更远；而青年人却已洞察实际为从来所未有。这个结果便是政治不再像先前的可爱，并且为领袖的政治家们就令还可以耽溺于旧的欺骗，但此欺骗已失其把持力，人们投票的动机都是很迫近实际的了。

战争之结果不但自由党，便自由派的许多理想也都受了侵蚀。他们的失败已由威尔逊总统颠覆弄得很分明。真正的自由派理想全靠着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宽容，不愿使一切事情走到极端。宗教的宽容（即信教自由），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及自由贸易，这些都含着“不同的团体间不同之点不是不能相容”之理想。我便是以战争之结果已从自由主义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并非因为我已停止称赞许多自由派的理想，实因为我见得除非社会的经济组织完全变形以后，他们无甚活动之地。

战争已弄出一个富人政治与劳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社会主义已到底成了一个坚强略与资本主义相等的强力。在俄罗斯他正得势，别处也有他得势之可能。那么，这两种相反的信条须提供的是什么？

资本主义，当他与封建制度战斗的时际，原是和几个自由派的理想联合的，即：自由，民主，与和平。他和增加出产也是联合的。封建制度留下的残屑已为这次战争

所扫除：宰辖东欧的三个皇帝都已去掉。在存留的王国里，也但如弥尔顿的话，“国王们瞪着狠狠的眼睛静坐着。”但是资本主义对于过去的战胜却步步都使他越发敌视将来，越发减少宽大。我听说，现在美国自由神像脚下有了一个监狱（我不知这个就是照字面所说的，还是比譬的话。——就是照字面所说的：——“Liberator”月刊记者答）。

现在文明世界的大部都仍在恐怖的治下。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统治自然已常使人发抖，但他的目的是和别不同。我所指不但像匈牙利（此地布尔什维克政制已被压倒）等地方的恐怖，剧烈稍减的同样方法已差不多遍地都有。在法，以赦放谋杀柔来（记者按 Jaures, 1859—1914 年法社会党领袖，欧战将发时运动反抗最力，因此被害。）之凶手，法庭已经使人了解暗杀社会党人不算犯法。在美，随便什么人公然宣说社会主义的意见便会被监禁或放逐，正当选出的社会党议员乃不准出席纽约邦立法院。在爱尔兰，无论何人相信小民族的权利，或自决，或随便什么别的这次战争所为的目的，都会不经审判，便受监禁。至于印度，事实已大昭著，更不须言。通全世界我们都是为赤裸裸的力之冲撞而对抗。社会主义和被压迫的民族主义结盟，被那战胜的民族主义加力的资本主义所反对很是残酷。

在这种情势之下，通资本主义的世界自由是不要想的。但民主怎么样？民主主义原是激励我们从事战争的观念之一。现在布尔什维克派告诉我们，照我们从来所了解的，民主不过是有产阶级的一个诡计。反之，资本家们就告诉我们，打算借直接行动防止复古派的国会侮弄多数意志，这是反民主的。我们试先了解民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是包含什么而成的。从司法及民事起，两者都是富人政治的同盟。国会议员，尤其是公务员，因为他们的社会上地位及收入，遂与占有阶级成了自然的结合，这是我们晓得的事实。资本家的势力比劳动的势力更为集中、迅速、而隐秘；权力之心理每致握有权力之人，对于资本家的工业机械之指挥者，比对于现时阻碍他顺利动作的人更有同情，这也是我们晓得的事实。民主国宪法权力是限于大约五年一次选举的表示，而这种选举常常是行于一班候选者之间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真实表白选举区的政见，这实因为选举费用既大，所以只有大而富的团体、或很富的个人、才能怀着点成功希望去竞争选举。在行使投票以前造成舆论的方术，在全方术中资本主义是有绝大的优势。从学校始，学校里教育是为造就承认现状而计划的，继以报纸，报纸又是资本家的投机事业，偏向资本主义的利益，例外很少。所以经此途术，儿童的心早被学校弄偏曲了；成人的心也充满了妄谬；因此遂致只有有例外的精力与思想独立之人乃能希望对于要立选举上决定的问题，得到一点近似真的见解。初期泉沁派辩护民主的人想像以为一个人现出自己的利益是容易的，又以为人应该一定照着自己的利益去投票，因此

民主的结果应该是一切利益与其人数的力是成比例的公正表示。理论诚可称赞！但若他们曾经研究过，例如，耶稣会人与其影响，便该见到这个学说的谬妄。平常人的意见和他住的房屋一样是别人给他做成的。他固然能够在几个样子里边选择，但样子的范围是确乎为完全出乎他支配以外的强力所限制。诚然，在制造舆论上所能作的事那是有限制的。假若极力鼓吹的舆论引得一大部分人死于不成功的战争，又弄成妇人小儿的饥饿，那么，若干年后，这种产生舆论的常是会失败的。在这种情景，实产生革命。可是未达到这个极顶以前，所受的艰难实在是怕人。所以有产阶级的民主国里号称外数统治，其实不过是支配“制造舆论方法”——尤其是学校里和报馆里——的一班人的统治。给这样制度一种若崇拜妖魔的崇拜，或因为几年前完全为别的问题选出的政府之假设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势，而把“直接行动”的武器之一切用处都以为不对，这实在是荒谬。布尔什维克派以为有产阶级的民主是一种骗局用以诱被騙者自己定自己的罪，以减小实行他所须的强力，这话真是对的。

当前次战争之爆发，资本主义曾错认这灾难是德皇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弄出来的。现在封建制度去了，但资本主义已证明自己不能够造成一点真实的和平。就完全除去对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之敌意，资本主义里固有的贸易上之对敌，已必须苛待德奥，这桩事实使任何稳固的和平都不可能。凡有思想的人必须真实了解资本制度之继续是与文明之继续不相容的。假若这种制度仍然存留，必有许多别的战争继续这次战争而起。而且那些战争将至比照着越是科学的而破坏越激烈，这实昭昭如午昼。只再有不多的几个这样冲突必把所有使欧罗巴种人见重于世界的东西全盘灭绝。

最后。资本主义已开始不配做生产之专门方法了。在生产的重要上，那种有根据而普遍的信仰已不复像从前坚执资本制度之保持了。旧的使人工作的刺激既已破坏，因为蜜蜂（忙碌的工人）已开始去想为他们的所有者作蜜是不值得的。在现刻，以战争的结果，世界方需要空前的迅速出产，但是迅速的出产若要可能，必须找些新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只有由工业自治才能找着。今在大不列颠给行会（Gnild）观念以非常而出乎不意的强力就是这个（译者按英伦新兴的“行会社会主义”根本主张便在以行业分组织，某行工业由某行人自己管理）。曼切斯特建筑行的试验我们都正在看着，彼处，在全体资本家的机械对于处置房屋问题绝望的失败了之后，却是到行会方法实足供一个完全的解决，由出产者见地看，由消费者见地看，都是同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出产方法之来临，现在比任何前代都是不可计算的容易，大致是因为资本主义这种技术上的溃败。在经济的公正上，无论工人决意要求什么，他们都能够得到。除了他们自己要求之缓和以外，没有东西阻挡他们。

照这样子，资本主义已把所有往时他用以求自夸于平常人的优点都失掉了。由于

托拉斯（公司联合）及国的亲密联合，资本主义已成功把差不多一切自由之痕迹都破毁。由于支配学校及报纸，他已使民主成了一种滑稽。由于民族的对敌，他又使和平除非把他覆灭便不可能。因为激起工人的不满足，他已不能做一个出产的方法。这些失败中前三个都是愿望他覆灭的理由。第四个，伐幸，也是期望这个的一个理由。

资本主义已不足获得自由、真正的民主，稳固的和平或世界所需增加的出产了而且无理由去想他这些方面的失败无论如何只是暂时的。反之，这种失败由于他惹起的不足满，会生长得渐次显著。那么，社会主义须提供什么？

所有由这次战争发出来的新事实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实际采用社会主义的大强国之存在。社会主义以前只是一个学说，实行家轻看他是不可能而属于幻想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派不论我们对于他的优点缺点可以怎么想，但至少总已证明社会主义是和一个强有力的成功的国相容的。

外受欧洲联合的敌视，内为内乱所抵抗，又方兴于前未曾有的骚乱饥荒之时，一切外边的援助都被封锁所剥夺，而他们（布尔什维克派）却击退他们的仇敌，克复旧俄罗斯帝国之大半，经过饥馑极恶的时期不为域内的革命所覆没仍然存在，又着手以惊人的强力刷新出产。自从革命时代的法兰西以来，实无可比的东西；且就我而论，我但能以为布尔什维克派人现在正在做的事，对于世界的将来，简直比雅谷班派人（译者按 Jacobins 即一七八九年在巴黎雅各班庵成立，名叫立宪同志会的极端民主主义的革命家的俱乐部人）在法国成就过的重要更大，因为他们的行动规模更大，他们的学说更基本的新。我相信通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扶持他，并和他协同动作。我又以为“行会人”（按即指行会社会主义者）特别应当对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法大加注意，不但因为他们的强力与声势，更因为他们那“议团”（苏维埃）替代地理的基础，而部分的采用工业的基础。不过我非有意提示我们在情形和俄罗斯极不同的英国应盲然模仿布尔什维克。我与别的“行会人”一样认以职工组织的重要，但同时相信地域的议院（巴力门）仍有有用的职分要做，所以我不赞成对于我们（英人），完全压制议院以为他和“议团”的形式相反，我且坚信在社会主义上凡此邦（英）能行的，不用武装的革命就能成就。奴隶的模仿布尔什维克不是我所欲辩护的。我固心以为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大概是在俄罗斯用以成功的唯一方法，但决不因此当他也是我们（英人）的唯一或最好的方法，不过我们的境况是特殊的，若通欧洲大陆和俄国情形相同的很多，社会主义若要得势，需要相同的方法也很多。且看布尔什维克主义打退他的敌人之成功，社会主义之传布于全欧洲大陆已成了一个决不远的可能。

布尔什维克暂时轻侮了两个理想，这两个理想我们的大多数以前都是深信不疑的；我意即指民主与自由。我们因此就要轻视他么？我以为不然。

无产阶级专政原是自认的一个过渡的情形，一个战时的方策，但当旧有产阶级仍在奋力鼓动反革命时，是有正当的理由。列宁，照着马克思，把国家在本质上当作群合中一阶级的权势。但至共产主义把阶级的分别废除了，国家立刻便要消灭。除无产者以外更无什么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专政，在事实上便自然停止；而国家——照列宁用这个字的意思——也将不见。我们要因这个历程可以一时使少数握权的理由就反对他么？或且要因同一理由遂反对在我们国里（英）为达政治目的而用的直接行动么？列宁对于他的行动的辩护，大体不外对共产主义必然是暂时的现象，一旦共产主义建立确定了，他定将博得普遍的扶助。这种的议论是只能拿结局来判断。如若结局证明，像俄罗斯似已证明的，反对者大致是无知识，并且新制度的经验引导民众扶助他，那便可以说使用强力的过渡时期已经证明是正当的。偏袒民主与自由的议论，可以说，是可用于平常的时候，而不可用于四方大乱和世界革命的时候。在这种可怕的时期，人必须准备助成他自己的信仰；这样子做是对是不对，只有结果能证明。我以为把平常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是很妥当的那种议论与原理应用到俄罗斯的境况上，实不免有些学究气。俄罗斯只有强固的意志可以救济，而且若没有或种形式的专政，强固的意志能不能救了他也是可疑的。不过，就令我们对于完全的社会主义之建立比现在还近得多，我并不以为这些议论应用到我们自己。英伦自从一六八八年（按是年英国之革命，历史上称为平和革命）以来，就已有一种爱温和的脾气。像布尔什维克的那些方法应为寻常英民所疏远。而英国复古派之反对，也不是充分的惨忍足以证明这种方法是正当。我们（英）劳动党的温和固常常使人激忿，但无论怎样总和他的反对党的温和相匹配。此在铁路罢工时曾经明白表现了，阶级战争说的巨子马克思尝声言，在英伦，社会主义可以和平手段而来。马克思在许多地方已是一个真预言者，我们望他于此亦然。但在大陆，照我俄罗斯的例所指示我们的，这种希望大概是虚幻。预言自然是很靠不住的等于一种游戏，但我相信，由俄罗斯共产主义抵抗那资本主义的诸大强国联合对敌的成功看来，十来年内，社会主义在德、法、意的胜利，完全是在可能的界限以内。实在很有理由恐怕不经过我们已在俄国看见的战争和恐怖政策之同样实行（纵或是一种很较薄弱的样子），在这几国里他将不会成功。假若他在这样抗争胜利了，我实不相信他会限定他的胜利只在多数人倾向社会主义的民族，特别若社会主义的起事者请他帮助时。例如波兰便很会再属俄罗斯统治之下如俄皇当日。民族主义及宗教会要使波兰人一时敌视社会主义，却不论他是世界性的（国际的）或是复兴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如是会要必须用强力压制波兰人的独立及陷害犹太人之欲望，而且一定要用严厉管理教育手段，拿一种更严格的马克思派见解训练方兴的后辈。同样的麻烦会起于全巴尔干。国际社会主义的政制至少一世（三十年）以内在许多地方

须是一种武力的政制，拿严厉管理报纸及学校为后盾。不论布尔什维克现在的目的里所有帝国主义怎样少，似若以为时候到了，他们也不会有这种行径，这样设想实无理由。他们的世界观，同初期谟哈默德教徒一样，同时是实行的又是狂信的。他们因相信马克思的不可免的经济发展之公式，遂觉着他们终极的胜利是前定的确实。他们以为最要紧的事是军器应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个得到了，他们确信从事宣传便能把仍然为“有产阶级的标语”——如宗教及爱国心所述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引到他们的方面去。他们的这种见解很可以证明是正当的；而且假若他们能统治欧洲几十年，其后对于他们的反对，应该不出于过去的死势力，而出于布尔什维克那时或已忘掉的那种社会主义理想起来的新运动——这也是很可以有的事。

如若我们本着布尔什维克之成功继续不辍的假定，上面说的那样一种发展者是可期，那么，我们应当求促进这些成功呢，还是因为这些成功包含着流血、恐怖，和必然的冲突，至少暂时间文明受损失，便畏缩不去促进他们呢？

照我们的意见，我深信此世界中随便什么重要的进步都以国际社会主义之胜利为依据，假若为这个胜利必须出一个大代价也是值得的。我又深信非至国际社会主义已战胜，世界不会有和平，强固国际社会主义的力量而削弱反对者的力量是终止冲突最快的方法。一言以蔽之，我相信“每个新兵都有加速和平的意思”。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并非指一种水乳似的软滑制度，乃指一种全盘透彻，从根到梢的变形，如列宁所已试行的。假若他的胜利对于和平是不能缺的，我们便须容忍冲突中含带的恶，但只令冲突是资本主义强逼我们起来的。

游俄之感想

罗素 著 雁冰 译

按此篇先登在伦敦出版的“Nation”周刊，连登四期；纽约“Nation”登载的名为Soviet Rnsain-1920连登两期，共六章，章的先后和伦敦“Nation”不同。傅君译过第一二两章登在北京晨报，即是从伦敦“Nation”译的，我现在继续译的便是依着伦敦“Nation”所标次序，共三，四，五（第五国际地位章，纽约“Nation”，列在市镇与乡村章之前，我未及见七月三十一号以后的伦敦“Nation”不知有没有此章，不过看全篇的意思，国际地位一章应在末，所以便移了一下）三章。另有一章“列宁，托洛斯基，高尔基，伦敦“Nation”不列游俄感想之内，另题，我看于全篇文义亦没有什么贯串，故把它放在最后。又纽约“Nation”第一章首尾尚有四五节，话都不重要，傅君原译依伦敦“Nation”无，现在也不替他加上去了。

雁冰记

（一）发端

我于五月十一日入苏维埃的俄罗斯境，于六月十六日出境。俄国当权只准我和英国劳动代表团同游，此种条件我自然很愿意听从，劳动代表团也惠然许多实践。我们从边界上到彼得格勒及以后的游历，都坐在很舒服的专车，车上写着种种关于各国“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格言；我们到处被军队欢迎，军乐队奏着“国际大同”歌，市民脱帽致敬，军人举枪行礼；地方上的领袖演说，表示欢贺，而伴随我们的著名共产党员答之。上车的道上，有穿着闪亮的军服的壮伟巴什克尔 Bashkir 骑兵护卫。总而言之，事事都作得使我们觉着和英国太子出游一样。为我们布置了无数的庆典，如宴会、公共集会、阅兵，等等。

他们假定我们是来证明英国劳动界与俄国共产主义，利害休戚的共同，以此假定，遂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极顶的尽力用我们。但是我们此来，是欲尽我们所能的求出俄国的情形和俄国政治的方法，这个照皇室巡狩的气派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和

他们遂发生了友情的争论，竟有时弄成了捉迷藏的把戏：他们告我们宴会或阅兵将怎么样辉煌，我们却试去解说怎么样宁愿在街上安安静静地走一走。我因不是这个代表团的一分子，所以比我的同伴们自由些，不如他们那么必须去听心里早已晓得的那种宣传主义集会的演说。因此我便能用无常见的翻译者作翻译（多是英人或美人），去与在街头上草地间偶然相遇的人谈许多话，发现平常不涉政治的男女对于现制全体所生的感想。头五天我们是在彼得格勒过的。次在莫斯科住了十一天。在这期间天天和政府要人接触着，所以知道政府对于现制的见解，并无难处。两地的知识界人我也尽我所能的见过。我们都许有去见反对派政客的完全自由，我们自然要尽量行使这个自由。孟什维克派，各样的社会革命党，无政府党，我们都见过，见的时候我们并无布尔什维克派人在旁，他们起头虽有些顾虑，但这个念头息了，后便自由的谈论起来。我和列宁谈了一点钟，实际上可算私谈，我曾遇到托洛斯基，但是同着别人。我在乡间和卡门诺夫谈了一夜。我还见过许多别的人，他们在外国虽不大著名，在他们政府里都很重要的。

我们在住莫斯科的时期将完的时候，全想到乡下看看，去与农民接触接触，因为农民是占俄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政府表示最大的厚意应合我们的想望，遂决定了行程要沿伏尔加河 Volga 而下，从年尼诺格洛 Nijut Novgorod 至沙拉托夫 Saratov，中间逗留了许多大的小的地方，和住民自由的谈话。我觉得这部分时间特别与人以教训，因为这一行对于农民，乡村先生，犹太小贩，和各色人等的生活及见解，所得知道的，初实不料能有这么多。不幸我的朋友爱兰（Clifford Allen 代表之一，属独立劳动党）生了病，我的时间许多用在伴他。但这却发生一个好结果，就是，因他病重不能离船，我却能在这船上直到阿斯多汗 Astrakhan。这不特更给我许多乡间的知识，而且使我认识了代理运输总长斯佛洛夫 Sverdlov，他正在这船上料理运煤油由巴库 Baku 沿伏尔加河上行的事，他又是我在俄罗斯遇见的最能干最仁慈的人之一。

（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

自从我经了苏维埃俄罗斯边界的红旗，在一片原始松林的铁网围络的中间，最先发现的事情的一件，就是布尔什维克实行派所持的理论，和我们国内一般进步的社会主义家间所流行的这个理论的翻本大不相同。此间（英）俄罗斯的朋友们想到无产阶级的专政“狄克推多”，以为不过是代议政府的一个新样子，在其中只有劳动者有投票权，其选举区域之划分，半依据职业为标准，不采用地方选举制。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却不尽是“专政”。此实恰是事实的反面。俄国共产党人讲到“专政”时，他是照这个字的字义用的，但说到无产阶级，他却有一种专门

的意思。他所指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阶级的觉悟”那部分（即是共产党）。他把并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意见对的人，如列宁，提且林，等，也包括在内，而真正依工资生活，但意见不对的人，乃被摈除，乃被呼为有产阶级的跟随。真信共产党党义的人，很觉得私产是万恶的根源；相信之坚，竟至于对于无论何等方法，无论怎样严酷，但似于建设维持共产的国家是必要的，决不畏缩不敢采用。他的不自爱惜直与不爱惜别人一样。他一天做十六小时的工，礼拜六的半天休息也放弃了。凡社会上需要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或危险，例如清理高尔哲（Koltchack）尼金（Denikin）所留下一堆一堆的受传染病而死的尸体，等等事件，他都投效去做。他虽有权位，虽有食粮的管理权在掌握中，他的生活是极刻苦的。他并不为个人的营求，只尽力于创造新社会的秩序。但是使他刻苦的动机也就使他刻薄，马克思说共产党主义是像命运一样前定的要出现的，这种议论，充满俄罗斯人的东方特性，遂造出了一种和摩诃末（Mahomet）的初世教徒的不无相同的心境。他们的人是被残酷的压迫的，而且竟不惜使用以前隶属俄皇的警察的法子，许多这种警察都仍然用来作他们的旧业。因为一切恶都是从私产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改制当他征伐私产的时际所有恶点，一俟他成了功，是要自动的消灭的。

这种见解实狂热的信念之通常结果。对于英人，此实益坚其自一六八八年以来英人生活所依据的那种信仰，便是仁慈与容忍值过世界上一切的教义——固然，这种见解英国人并不把他应用于他种民族或被统治的种族。

我们看见一个很新奇的社会，自然要在历史上去找一个类似的时期。现在俄政府的不好方面，最近法国革命后之统治时 Directoire 好的方面，最近克林威尔的统治。诚信的共产党人（老分子的诚信已由多年受的通罚而不改行证明），很像清教徒的军人，怀抱着严刻的政治，道德的目的。克林威尔对于巴力门（英国会）的处置，不谓不似列宁对于宪法会议的办法。他们两个都是从民主主义与宗教式的信仰之结合发轫，后乃迫于无奈，把民主主义牺牲于以武力的专政厉行的宗教。他们两个都勉力逼着国民为一种高度的道德及勤奋之生活，这种生活实非一般国民所能忍受。新近的俄罗斯生活，和清教徒时的英格兰一样，许多地力，是违人本能的。倘若布尔什维克到了失败了找失败的理由，也要和清教徒失败的理由一样：因为有一个地方人觉得喜乐安闲，比一切别的好处合在一起，都值得多。

俄国现状比与实际历史上的事物更相近的，便是与柏拉图的共和国类似。共产党正当书中的“保护者”Crardian；俄国的兵便是书中的兵；俄国现在这种家族改造的试验，差不多像柏拉图所提议的。我想所有世界上教授柏氏著述的人，都要否认布尔什维克，而个个布尔什维克，也要认柏氏为“有产党”。Bcnrgecis 但是，柏氏的共和国与现在好一流的布尔什维克人，所正在努力创造的制度，竟有极端的密合。

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内是贤人治的（就是少数专擅），对外是黠武的。凡一少壮的贤人政治国的好处坏处，俄国共产党人都有。他们一方〔面〕是勇敢的，富于精力的，能施令的，无时不预备着为国服务；但一方〔面〕，又是很专擅的，对于平民寻常的顾虑也没有；就如对于雇用的人，常使之工作过度，又每非常不留意的骑行摩托车，危及街上人的生命。他们实际上是唯一有权力的人，结果遂享受无数的利益。他们大多数虽决不奢侈，但比别人实吃的好。只有在政治上有些重要的人，才能有摩托车或电话。铁路旅行之许可，在政府商肆中购物之许可（其价只有市价约略五十分之一），往戏园之许可。这一类的事，自然是有权力的人的朋友比常人容易得到。许多方面，共产党的生活比一般人民是较快活的。且最要的就是，他们的行动，不怎么受警察和非常委员团的监视。

共产党关于国际问题的理论是很简单的。以前马克思预言的革命，就是全世界废除资本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虽然在马氏的理论上推来，应该在美国开始，然现在已在俄国爆发了。在革命未动的国家，共产党的唯一职务是快使革命发生。现在共产党及资本主义的国家所订之种种协定，只能作为一时权宜之计，在哪一方面都不能算的真实和平。共产党以为不经流血的革命，无论在什么国，不能有真好的事情出现：英国劳动党虽然妄想和平的进化是可能的，但将来定要见到他们的错误。列宁曾告诉我，他希望看到英国有劳动政府，且愿意那些赞成劳动政府的人急起去做，但做法也只要把巴力门的无用，决绝的暴露于英工人之前。他以为除非无产阶级都有了武器，有产阶级都解除了武装，没有事能做得好。那些不注意鼓吹这一点，而另有举动的人，非为社会之蠹贼，即为被骗之愚人。

就我个人的见解，把上述的理论仔细称量之后，一方面虽然尽承认了他们所攻击有产级阶资本主义之恶迹；但一方面我又很反对他们这个革命论。第三国际会议（Third Internaitiond）乃专为促进阶级战争与革命而设的组织。我的反对，并非谓资本主义不若布尔什维克所说的那么坏，乃谓凡由战争得来的社会主义，不论是何式的，他的好处总要少些。因为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的恶果，是必有而且很大的；而由战胜所得的好处却是一个疑问。拼命战争下去，文化的遗物光景是要失掉的了，而同时怨恨，疑虑，暴虐等等，却渐渐要变为人类关系上的常态。想打胜仗，必须要集中权力，而集中权力所生的恶结果，和资本集中所生的简直绝无差别。我不能赞成世界革命之运动，主要原因就是这一个。一国之内，若因革命而致生文化上的损失，还可以拿没有革命国文化之传播而补足之；要是世界一哄而卷入革命漩涡，文化可就沉落一千年。但我虽不主张世界革命，我却不能不承认现在资本主义领袖国的政府正在尽全力促成世界革命。他们对着法、俄、印度，都滥用权力，（别国暂不提及）这

种行为很可以使世界沦于堕落，而所生出的恶果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人看见了怕的。

真共产党是彻头彻尾世界主义的。例如列宁，照我所能判断的，他关心于俄国的利益，并不比关心于别国的利益更切。俄国在现在固是社会革命的主人翁，因此对于世界是很有价值，但若俄罗斯与世界的革命之间须牺牲一个时，则列宁还是要牺牲俄罗斯的。这便是他们的正宗态度，他们的多数领袖是真这样。但是民族主义本是自然出乎本能的，因革命成功而有得色，虽在共产党的胸中民族思想也不免重复发长起来。因为波兰战争，布尔什维克已得到民族感情做后盾，于是他们（布尔什维克）在国内的地位已非常的坚固，

我只于莫斯科歌院中见托洛斯基（Trotsky）一次。那时英国劳动代表正坐在当年俄皇御用的包厢内。杜民在对面房中和我们谈过之后，随去到我们所坐的包厢前，双挽着手站着，其时全场对着大欢呼。他就说了几句话，又短又锐，如军用语的简切，举手向大众说“为我们在前敌的勇敢伙伴三声欢呼”。于是大家立时三声欢呼，其应声而发就好比一九一四年秋天初开战时伦敦市民的样子。托氏与红军现在实已有很大的民族感情做他们的后盾。亚洲方面俄罗斯之重新征服，不免复活了所谓帝国主义的观念，虽然有许多人，我能指出他们是这样的，听到我这样说，要发怒否认，然终不能讳其实在。对于权力有了经历，不免要改变原来共产主义的理论；掌握一个大政府机关的人对于人生的观念很难得像他流亡时一样。假若布尔什维克仍继续着当权，他们的共产主义恐怕要渐渐褪色，并要渐渐地愈弄愈像一个别的亚洲政府——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政府。

（三）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

赴俄之先，我臆想这次是去看一个新式代议政府的有趣的实验。凡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兴趣的人都晓得与那个自乡村会议起直至全俄苏维埃止的一串选举，这全俄苏维埃便是俄国人民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的权力所托根的。这些制度都告诉我们：有一个新而完备得多而又多的制度可以决定及表示一般意志的，已经被人想出来了。我们曾希望研究的问题便是：在这一方面（决定及表示一般意志）看来，是否苏维埃制真能胜过议院主义。

这个研究，我们到底不曾办到，因为这苏维埃制仅剩一口气罢了。不论是在乡村，或是在市镇，竟没有一个自由选举制度可让共产党得多数。种种方法无非采用来备政府的候补人得胜利。第一，投票是用举手法的，因而只有出头露角的人才投反对政府的票，（即举手）。第二没有一个不属于共产党的候补人能发印刷品，一切印刷工程都

在国家手内。第三，他（反对政府者）不能开会演说，因为一切大会场都在国家手内。全国的报馆自然也都是官办的报纸，不许有独立的新闻日刊。虽然有这些障碍，孟什维克（Mensheviki 少数党即与布党立于反对者）也能在莫斯科苏维埃一千五百名代表中占了四十名，这四十名是靠某，等几个工厂选出，彼处的选举竞争许用口舌。莫斯科苏维埃虽在名义上是莫斯科一地的至高政府，实则只不过是一群选举人担任选出四十个执行委员罢了，四十个中又自选出“Presidium”，就是那日日开会，握有一切权力的九个人。莫斯科苏维埃全体原定是一礼拜开会一次，但我们在莫斯科时，不曾看见他们开会。“Presidium”则相反，是天天开会的。从此可见政府欲实行干涉执行委员的选举以及“Presidium”的选举，当然是极容易。我们一定要记好，因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绝对地完全受禁，所以有效的反抗是不可能的。结果是莫斯科苏维埃的“Presidium”只包含了正统派共产党。

卡满南夫（Kamener）是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他报告我们，说补选（Recall）是常有的事，在莫斯科地方平均每月有三十次。我问他补选根据什么主要理由，他举出四个来：饮酒，调赴前敌（这是自然不能执行职务了），选举人方面政策的改变，还有一个，不能在每两星期与报告于选举人，这件事是苏维埃中一切会员都要做的。以我所见的俄人说，恐怕都要犯这么项的罪。这是显然的，所谓补选正给了政府一个干涉的机会，但是我亦不曾找出证据。

乡村用的方法又略有些不同。我们不能保险说乡村苏维埃会员都是共产党，因为据我所见，无论在哪个村中，照例是没有共产党的。但是当我在乡村时问他们怎样在 Volost（比村大一些的）代表，或是怎样在 Gubernia（比 Volost 大一些的）代表，我得的回答常是：他们简直不曾代表些。这句话我不曾证实真否，或者这是一句过当的话，但是有一句话是众口相同的，便是为果他们举出一个不是共产党的人做代表，这位代表便不能上火车，那就不能列席在 Volost 或在 Gubernia 苏维埃。我曾见 Sarator 地方的 Gubernia 苏维埃开会。议场中代表的座位特排列的使市镇劳工代表占优越的形势，而且在如此一个重要的农业中心地点，竟让农人代表的数目比之工人代表出惊的少。

全俄苏维埃在宪法上是最高机关了，人民委员是对他负责的，开会期却少，而且逐渐地变为形式的会议。现在他唯一的机能，据我所能发现的，是不用讨论即核准共产党所预先决定的事项（大概是关于对外政策），这些事项宪法上明定应归他决定的。

一切实权都在共产党手内，共产党的人数在 120,000,000 人口中占有 600,000 人。我从不曾偶然会见过一个共产党：我在街上或在乡间遇见的人，我和他们谈时，大都是说无党的。唯有几个农人的话不同，他们公然宣称自己是俄皇党。有一句话一定要说一说的，就是农人不喜欢布尔什维克的理由很不正当。据说——而且我所见的

可以证明这句话很确实——农人的情形实在比从前好了些。我在乡时，不曾在一个人——男人女人或是小孩——像是不曾吃饱。大地主是没有了，农人都得了好处。但是市镇和军队仍旧需要粮食供给，政府更无别物，只有用纸币来换农人的出产，农人拿了纸币很后悔的。俄皇所发的卢布要比苏维埃发的贵上十倍，而且在乡间更为通用，这是实情。虽然这些旧币是非法的，然而钱囊里满藏着的人常公然在市场上夸耀。但因此推想到农人们希望俄皇复辟，我也不以为然，他们（农人）只是泥守惯习和不喜新奇罢了。他们从不曾听说封锁；多数人竟不大晓得本国和波兰正开战；因是他们也不懂为什么缘故政府不能拿他们所需要的布匹和农具给他们。他们既已拿到土地了，并不知道他们邻国的事情，他们就想望自己的村子独立，对于无论何种的政府命令都很讨厌。

共产党内当然也逃不了政治组织（Bnreanoracy）的常规分做好几派，虽然外界的压力一向是阻止他们分裂的。我看来似乎可分为三个阶级。第一是老革命党，他们的商标便是受过多年的苦刑。此班人大部占着最高的位子。牢狱和刺配已把他们做到坚强不屈，执著自信，和自己国家宁是不生接触了。他们都是诚实人，深信共产主义将改造出个世界来。他们自以为完全脱离感情作用了，实则他们是最易起感情作用，对于共产主义和他们首创的军队。他们不能觉悟到事实上他们所创的不是共产主义，也不觉这个共产主义为农人诅咒，农人只要自己的地，旁的都不要。他们若找见官吏中有腐败的和饮酒的，他们处罚一点不容情；但是他们建立的制度却很能引人到小小的腐败，他们自己的唯物论（Materialiotic）总也要引他们相信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腐败是一定要蔓延的。

第二是占有极顶之下的政治地位的人，大都是后生新进，热心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看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物质的成功。和他们一起的一定还得算进警察，侦探，和暗探，这班人大都是从俄皇时代传下来的，他们就乘着只有破坏法律方能生活这事实的存在从中取利。这也是布尔什维克的一方面，举个例，就是非常委员会（Extraordinary Commission），这团体实际上是独立的，有它自己的军队，这军队喂养得比红军好。这团体有不经审判即以阴谋或活动于反动革命等等罪名收押任何男女的权力。已有千多个人被它枪毙，不经审判。现在虽然面子上他已经失却判人死刑的权力，实际上可不能说它完全失却。它有侦探在各处地方，没有人不见了心揣的。

第三类不是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在布尔什维克政府固定后才归附的，他们有的是出于爱国心，有的是想借这机会来自由发展他们的理想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这一班人中，也有像已成功的商人一般模样的人，这些人的能力很像美国自做托辣斯（今译作托拉斯）的有名人的能力，不过目的却不在金钱，而在成功与权力。我们

可信布尔什维克已经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一类的有能耐人编进政府，使服务公事，而不许他们得成大财主，像在资本家社会内所做的。这是布尔什维克除了战胜以外的大成功。由是我们可以猜想：如果许了俄国成就和局，一个可惊的工业发展就要做出来，使俄国成了北美合众国的敌手。布尔什维克一切目的都在工业；他们对于近世工业件件都爱，除却过度报酬资本家是不爱的。他们所以要给劳工们以严厉的训练，即在使这班一向缺乏工业上习惯和诚实的人们得到一些工业上习惯和诚实，工业上习惯和诚实的缺乏便是阻止俄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唯一原因。

四 市镇与乡村

劝导农人供给市镇粮食这问题是俄国和中欧共有份的，据传闻的话，俄国对于这问题比诸别国并不更少成功。这问题在苏维埃政府是吃紧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城；其余的市镇都不很大，而且有一大半是位置在富有农产的县份的中心。在北方呢，即乡村地方的人民也要靠南方的粮食来供给，这原是确实的；但是北方人口也是很少。人又常说，供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粮食这问题是一个运输问题，但据我看来，这话只是一半不错。铁道上用的机关车以及车辆等等交通工具诚然是严重地缺乏，尤缺乏修缮完善的机关车。可是莫斯科的四周都是很好的土地。据我坐摩托车周游莫斯科邻近地方这一天的所见，觉得母牛出的奶足以供给莫斯科全城的小儿，虽然我所见有这些牛的地方是儿童病院不是农场，却已有这许多牛了。出了重价，便无论何物都可在市场上买得。我坐俄国火车旅行，走的路着实不少，见有很多的好车辆。就这些理由，我觉得敢信那些说俄国运输问题影响及粮食困难这句话有点过甚其词。自然的，彼得格勒的粮食短缺更甚于莫斯科，其缘故运输问题也占有一大部，因为粮食大半是从莫斯科以南来的。在彼得格勒街上所见的人大部显然有不饱食的神气。在莫斯科就少见此等人了，但可说，虽不至挨饿，总不能饱食，这现象无疑是几于普遍的。

凡在市镇工作的人，受政府供给一定的低值的口粮。公文上虽说是政府有粮食的专卖权，口粮是足够维持生活的。其实呢，口粮是不足的，而且只占莫斯科的粮食供给的一部。据有些人的怨言，我可不知如何的确实，甚至说口粮颁发全无定期；又有些人说，隔日发一次。在这当儿（口粮未发），不论贫富，几乎人人要到市上买食物吃。市上的食物可就要比政府所定的价格大上五十倍左右，一磅重的牛油值到一个月的工钱。人民用尽种种方法以求可得额外的食物。有在额外时间之外专做工的。因为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虽只每日八小时，而这八小时工的工钱却不是能活命的工钱，所以无法可以阻止工人们于正当工作之外另寻工作。但是普通所用谋得额外食物的方法还是所谓“Speculation”这法子，就是“贩卖”。这是从前富有的人出卖衣服家具珠宝

等物换取食物，买者从中赚了几个钱又卖给一个人，为此转辗贩卖，有时竟多至经过二十多人，方到了一个真买主的手里。这买主非富有的农人，便是很富的投机商人。或者，那些有亲戚在乡下的，他们就时常下乡探望，回镇时便带了一大袋面粉回来。私人带着粮食进莫斯科是法律所不许的，所以常在火车上搜查。但是带粮食的都是腐败狡猾的人，便往往能不被查出。市场上卖粮食也是犯法的，警吏时时要来查抄，但也是照例躲过一刻即算了事。所以，禁止私商的结果反使私商买卖大增，比资本主义的国家更甚。须待很久的日子才或者能办得更好些；又因为是犯法的，莫斯科的全体人民简直是常在警察威权之下，仰人鼻息。还有一层，现在是全靠从来富有的人的一点藏货，将来一旦这种藏货一尽（额外粮食便绝对不可得），全制度将立见崩坏，除非到了那时，工业已经再造好，立于不败的基础。

这种情形不无满意很明白的，但是从政府的立脚点看来，便不容易看见什么事是应该做的。都会的工业的人民大部分是在进行政府的工作和制造军需供给军队。这些是最要的功课，开支应在赋税项下支出的。如在农人身上收一笔适中的赋税，便很容易供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粮食。不过农人们对于政府或战争是没有兴味的。俄国土地太大了，此一部受人侵掠，它一部简直觉不到；农人们又太欠缺知识，不能有什么民族的自觉，如英人法人或德人一般。农人不见得肯只为了民族的自卫，便情愿拿出他们出产物的一部分来，唯有为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如布，农业器具等等，——（才能够他们情愿拿出来），这些东西，政府因为受了战争和封锁的亏，是供给不来的了。

当粮食短缺到极点的时候，政府曾强制农人平均摊认输助粮食，红军曾很严厉地执行这法令。现在这方法是已经废弃了，但是农人仍不是情愿地卖他们的粮食来，这是当然的，他们也见得纸币不值钱，况且私商的价格又要比政府定的高得多。

粮食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受人一致反对的主要原因，可是我竟不知还有什么四面玲珑的政策可以采用。布尔什维克不为农人喜欢，因为嫌他们在乡下拿了这许多粮食去；他们又不为镇上人所喜，因为嫌他们拿来的这样少。农人所要的就是所谓自由交易——就是农产物不受（政府）支配。如果这个政策现采用了，市镇就要完全饿死，不单是挨饿忍苦罢了。那猜想农人们对于 Entenle 条约含有敌意的，简直完全误会。七月十三日的《每日新闻》说的“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农人渐渐恨着各协约国了，而对于此邦（英国）尤甚”一段话，要不是说的不对实情，倒是很好的一段评论文章。俄国真正的农人决不会听人说过什么协约国或是英国，他不知道有封锁这一回事，他所知有的只是：他本来有六只牛，现在政府减少他只剩一只，把其余五只给更苦的农人了。此外又知政府用极低的价钱硬买他的米（除了他一家家族所需的米不买他），至于政府此种行动的理由不能使他生兴味，因为他的地平线是限于他自己

一村之内的。说得广泛些，可说每一个村是一个独立的单体。政府只要能得粮食和需用的兵，便可两不相犯，随着这古老的乡村共产主义自己存在，那是异常的不和布尔什维克相像，而且是完全依在极原始的文化阶级的。

政府代表的是都会及工业人民的幸福，他好像是一个营盘扎在农民族的中间，他们中间的关系，与其说是政府的，倒不如说是外交的或军事的。譬如在中欧的经济地位是利于国家而不利于市镇的。如果俄国行使民治主义，依大多数的意见而治国家，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人民只好饿死。因为是如此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有了国中全部的内政权军事权应他们的需要，刚好能够办到生活。俄国庞然巨观的一个大而强有力的帝国，外相是极好看的，但是中心是糟的不可言。那些产业很小的人，权力却很大；他们能够活着，也唯在他们有过度的权力。这个情形，根本上是因两个事实所致：一是因为人民的工业能率几乎全都放在战争身上了，一是因为农人不了解战争的重要，也不知有封锁这回事。

我们若拿布尔什维克所不可能免避不满意而困难的情形来责骂布尔什维克，这话是废话。他们这问题只要在下边的二个方法中取得一个便可解决（而且也唯有如此方能解决），这两个方法是：（一）停止战争与封锁。那就可以使他们能够拿货物供给农人来换粮食；（二）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俄国工业。后一法恐是很慢的，而且也恐有许多困难，不过俄政府中的能干人相信这是可能的。如果竟不得和平，如果我们拒绝和平与通商，迫俄国上这个方法，我们将失却与俄联络友谊的唯一介绍了；这苏维埃国家将得借口以努力煽动各处的革命，我们反无言可以责他挑动革命了。但这是个大问题，最好是留在结论里讲罢。

五 国际的地位

前面尝偶然说到布尔什维克派不满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得常常记好，这是全因为俄国的工业生活除却供给军队需要的工业而外，全都破坏了的缘故，也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得不尽力对付惨苦的国内外战争以及不绝的内乱恫吓的缘故。由于这等困难自然生出剥夺，限制自由等等事来。无论如何，我是很信只要一个方子就可以医治好俄国所受的一切罪，这一个方子便是和平与通商。和平与通商可以止却农人们的仇视心，可以使俄政府立刻弃却武力来依靠民意。政府的品性也会立刻就改变，现在正推行的工业征调便也成为不必要了，那些求有更自由的精神的人们也能够露脸说话不致被疑为帮助反动派或敌国了，粮食困难也就会没有，现在市镇上所用的专制制度也就随之没有了。

普通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都说在俄国建立他种形式的政府是很容易的事，这

句话我们必不可相信他。依我想来凡新近曾到俄国去观察一回的人个个相信现政府的基础是稳固的。如无列宁，或许经过内部的发展之后，便容容易易地变成一个滂拿伯式的军国专制政体。但是这个变换只是内部的变换——或许不是很大的变换——恐怕不大能够改变经济制度。以我所见的俄国人品性以及那些反对派而言，我竟因之很信俄国初无需强有力政府之必要，不用任何式的民治政体。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己宛然是西方急进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这一点是最受人严重批评的。依我的意见，他们并不成国际问题。但是若以一个民族政府，继彼得第一之后的，看他们，他们正干着必要的——虽不为人所喜的——功课。他们正尽其力之所能，引进美国的能率（Efficiency）到懒做而又未经训练的人民中。他们正预备用国家社会主义这方法去开发国中的天然富源，这话在俄国是常听到的。他们在军队中正淘汰不学的人。如果和平成功，他们更要处处大做其教育事业了。

但是如果继续拒绝和平与通商，我也不以为布尔什维克会干不下去。俄国将忍苦耐劳于来日，如过去数年一般。俄国人习于愁苦，西方民族没有一个及得来，他们能在我们所不能忍耐的情形下生活做工。其政府将一日甚一日的由仅仅的自卫政策而进于侵伐政策，Entente 条约逼迫德国解除武装并许波兰卷入不祥的战祸，实是完全把德国赤露出，让他受俄国的侵掠军队的和印刷品宣传的侵掠。亚洲也全部开着等布尔什维克的土耳其。前俄罗斯帝国的亚洲的一部几乎全都在布尔什维克很紧握的手掌中。火车直通到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照常的迅快，我曾见有从那边来的棉花装到 Volga 汽船上。印度和红军接触也不过是几年内的事。如果我们尚欲继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那一个政府能够止住他们在十年之内取了整个亚洲去。

现在俄国政府不是帝国主义为精神的政府，要和平，不要征伐。俄国是倦于战争竭于物品了。但是如果西方列强固执欲战，俄国政府的别一精神，那是已经见有端绪的，便欲变成极有势力。于征伐和降服二者之中挑一个，将只挑征伐来代替降服了。征服亚洲光景不是难事。可是我们完全糟了。大陆上有的，将是革命内乱和经济大变。所以，用武力压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总是又愚笨且不正的政策；这政策现在已成不可能，满储着不祥了。似乎好像我们的政府已经起始实觉着这危险；我们希望他的很真切，足够加强他的见解，去抵抗反对者。如果不然呀，此次大战便只算是将来大决裂的一个引线，比较起来，仅是前哨的小接触罢了。

相信布尔什维克者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助者对于这将来的事，自是很镇静不怕的，因为他们相信终结能建立共产制度，把世界现有的罪恶一齐扫光。这话我却不能相信。我对于共产主义是信仰的，但不能信仰那种集中大权于少数人手内的共产主义。依我意见看来，公平分配权力正和公平分配物质原料一般地重要。一切的经验都指出：可

长托以大权的人是很少的。如果俄国赢得了和平，则自由而得人心的政府在战时被压的自由思想将复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初期的劳工控制工业或者可以再见。但如继续战争，便不得不继续“迪克推多”，那些统治者便迟早终必要用他们的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特殊的经济地位。这事是已经有几分征兆；高位的共产主义者的生活，已比民众略为舒服安适了。不过就通体说来，俄政府委员得到这一些安适也不为不公，他们比诸西欧列强政府诸公自然工作的时间也要长些负担也要重得多。

虽然如此，也恐怕不是能长久的事。虽然现在在俄国握权的人大部是极热心的共产主义者，曾经表示愿为了他们的信仰牺牲一切。但此等人总有一天要让位给其他不甚热心忠于主义而甚能利用机会的人们，他们可就要和一般实行政治家一样，把地位当作实在利益般看待了。此辈如找得了兵队来济恶，便不难以一道命令，给统治者的贵族阶级以大薪俸和特别的私产。他们方在成功，那腐败和掠夺的机会也就继长增高地跟了来。这种的诱惑，我不信会能永久抵挡得住。

布尔什维克有完全的理论包括在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说内。据说，共产主义可拿努力的少数人的（迪克推多制）的手段在各地建立起来，和俄国一样。这理论又补足一句道，当一切鼓吹主义的大兵器——尤以教育及印书馆为最大的——尚落在资本家手内的时候，要转移多数人心是不可能的。这一辩很是有力量，能够切实指出用和平手段以建立共产国家是极端的难事原是不错的。错却错在说的共产主义——任何稳固的或要得的形式共产主义——能够以少数人的“迪克推多制”来建立，这一句话。在政治理论上说来，这是必须顾到所谓心理的动力（Psychological Dynamics），就是说人的目的与信仰的变换是由于外界情形的先变换来的。人既有了掌握权力的习惯，但觉得权力实在可喜舍不得放弃他，这是差不多人人如此的。如果握权者本就不得人心的，他还欲自己怂恿自己，以为他握权在于上实在是为公共幸福所必不可少的。然而问不他确是自己真不明白，或是假借这话来欺人，他一定要牢握这权柄，非到为武力逼迫放手是不肯放手的。共产主义的少数人（如俄国的）如果一旦得到了军事的迪克推多，虽然起意时是不想永握大权的，却终要走到这条路上，不肯放手了。设有几个能奋斗有能耐的人，有大帝国和大军队供他们玩弄，那么他们一定会找个借口说明他不得不大权独揽的缘故。而且权力最大的人，倘然是要钱的，往往又能有最多的财产。他们是迟早要出于此途的，那时，共产主义的可望的好处全都失掉了。

因为这些理由，并因温和主义的理由，我不能跟了布尔什维克的哲学走，也不能使我相信他们所说的放弃民治主义的缓慢方法，信任民众暴动。

俄国是个后进的国，还不配用平等合作的方法，这方法是西方诸国所求以代替政治上和工业上的专断权的。在俄国呢，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或者是多少免不了的；无论

如何，我是不想就他们大体下批评。不过可说这种方法不是合宜于先进国的方法，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者要去看他们样，模仿他们，这可就是不必退化而退化了。如果我们的反动派人冒冒失失地迫使社会主义者去采用这种暴烈的方法，这就是不可恕的大错。我们所有一份的文化遗产和互让精神那是我们所引以为重亦是世界所引以为重的。俄国的生活往常本是可怖的残酷的，和我们的简直相差天渊，然大战之后，这种的恐怖和残酷竟有要变成普遍的样子。这是新来的危险。由于两方面的互让，我看英国希望能免去这危险。但是我们且莫乐着，应知布尔什维克唱的浪漫喜剧不一定能收梢到底；他们既不是被人崇拜的天神，也不是受人驱逐的恶魔，他们只是勇敢有为的“凡人”，方用极大的智巧企图一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业。

六 列宁 托洛斯基 高尔基

我到了莫斯科，立刻就见列宁，用英国话讲谈，列宁说英语说得很好。翻译是有一个的，不过难得用着他。列宁室内很简单，一张大书桌，墙上几幅地图，两架子书，还有一张安乐椅和二三张硬板椅，那是预备来客用的。显然可见列宁不喜奢华，甚至不喜安适。他很和气，显然是率真而全无一丝一毫排场的人。如果不认识他的人碰见了，决不会想到他是握有大权的人，甚至决不会想到他是有一些名声的人。这样谦卑自下的人我从不曾碰到过。他很亲切地对来客看，他看时眨着一只眼，好像是眨了一只便可使他一只的透视力得到可惊地增加。他笑得很多。起初我尚觉得他的笑是出于好客和娱客的意思，但是渐渐儿我觉得他是狞笑。他是专断的，镇静的，不怕并独研不倦一个复合的理论。我觉得唯物的历史观是他的生命血。他在求知一个理论，并怒人误解或不赞成这理论时，好像一位大学教授，他的爱注释，也很像大学教授。我知道他蔑视许多人，他是个知识上的贵族。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他承认英国经济情形和政治情形的特点到如何程度？我急要知道是否鼓吹暴力革命这件事是加入第三国际劳动党者所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因为别人还要正式问，所以我不直接提出这问题。他的答语不能使我满意。他认英国现在很少革命的机会，工人们尚不曾厌恶巴力门政治。但是他希望这结果（革命），或可从一个劳工内阁带出来。他想，如果亨特生君（Mr. Hcnder Bon）（英国劳工党首领）做了首相，一定不会做出什么重要的事来；于是已团结的劳工，他这样想并这样相信，就要转而革命了。据这理由，他愿他的助手在英国者，竭尽能力去弄得一个在巴力门的大多数。他不鼓吹不加入巴力门的竞争，但以为加入应抱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得巴力门成为显然可恶的东西。我们大半的人所见以为暴力革命在英国是不想望他来并且不一定来的理由，他不介意，而且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有产阶级人的成见罢了。我提

起凡英国所可能的都不用流血得到这一句话，他听了时，他一句撇开，以为是妄想罢了。我又知道他全不知英国的心理见解。实在说罢，马克思主义的全体倾向都是违反心理的见解，因为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政治上的事项都归到纯粹的物质原因上去。

其次我又问他，在涵有如此大多数农人的国家内建立共产主义，以他想来，是否稳固。他承认这是很难的事，又笑着讲强迫农人拿出粮食来换纸币去。他看得俄国纸币之不值钱像是一桩可笑的趣事。但是他说——那是不用怀疑是确实的——一到有货物可给予农人的时候，自然一切事都会自己平定起来。要办到这一层，他想要在工业中应用电气，他说，这是俄国最需要，但需十年工夫方可以办得完成。他很高兴地（那是他们大概相同的）讲到用泥炭以生电力的大计划。自然他也看到开放封锁是根本救济法；不过他并不很以为开放封锁能彻底办到或立刻办到，除非别国内有了革命。他说，布尔什维克俄国和资本家的国家间的和平一定是常常不坚固的。列国为了厌倦及相互间的不和，Entente 得可引进和平，不过他觉得这和平只有短期的延长。我看出他对于和平及开放封锁这两件事的热心，不及我们这边热心多了，这是一切共产党领袖相同的。他相信，除非经过了世界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废除，没有一件有真价值的事可以得到。我觉得他看得和资本家的国家重新通商这一件事仅仅是价值无定的缓痛策略而已。

他说明农人中间富者与贫者的分界，政府鼓吹贫者去反抗富者，指导暴烈的行动，他说来很似津津有味。他竟至说，加于农人方面的“迪克推多”或者要继续很久，因为农人们都求自由交易（按自由交易是指不由官买官卖）。他说，他从统计表（那是我很相信的）上晓得农人们在这两年来，吃的东西一天富足一天，这是他们从来不曾享受过的，“但是他们还欲反对我们”，他说这句话时略有些不愉快的神气。我问他如何回答批评家说的他（列宁）建立在农村的，不是共产主义却是“迪克推多”这一句话；他答道那个很不是实情，但他不说出实情是什么。

我最后问他，如果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重新通商这件事办成功了，是否会造成资本家势力的中心而使共产主义更难保持？以我所见到的说，愈热心于主义的共产党都很怕和外边的世界有商业上的往来，因为这件事能引进邪说的浸润，使现存的共产制度几于不能存立。我要晓得他是否也有这个感觉。他说通商后自然要生出难处来，不过比诸战争总要好些。他说，两年之前，他和他的同事都不曾想到他们会在全世界的对敌中长命到现在。他以为这长命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各民族互相妒忌和利益冲突，也靠着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力量。他说，当布尔什维克拿传单（宣传革命的传单）来挡排炮的时候，德国人曾大笑他们，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已经证明传单的力量要比排炮大得多。我不想他会承认劳动党和社会党曾在这件事里出过一分力。他好像不晓得英国劳工的态度确曾阻止对俄大战的可能，这态度实在是使政府不能不秘密做事，并且大声说谎

否认的。

他说起 Lord North Oliffe 的攻击很快乐，他愿意送一个宣传布尔什维克的徽章给他。他又郑重说，掠夺的控诉也许能震慑有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

我想，如果我遇见他时不晓得他是谁人，我决不致猜到他是一个大人物：他的太固执和狭义的正统派社会主义使我大吃一惊。据我的想象，他的勇力都是从他的诚实，勇敢，以及不可摇动的信仰出来——这是马克思福音的宗教般的信仰，代替了基督教殉道者天堂的期望，只除是更少些唯我观罢了。他不大爱自由，正和屈服在狄欧可里淫威之下而一旦得权便欲报仇的教徒一样。光景相信有一个包医百病的药方能把一切人类的病根统治好的人，和爱自由是格格不相入的罢。如果真是如此的，我不得不反觉得西方的王权式的温和是可喜了。我到俄国时自信是共产党；但是既和这些无疑于共产主义的人接触了，我反加多了一千个疑团，不但怀疑共产主义，并怀疑到人们不惜忍受许多愁苦以坚求达到的一切信条。

托洛斯基 (Trotsky)，共产党不当他是和列宁同等的，他的知识和人才（虽然不是他的品性）对我所留的印象更多。不过我见他的次数很少，也许这印象是不中肯綮的。他这人，眼是尖利的，有军人的气概，开明的知识，和磁石一般能感动人的人才。他生得很俊秀，有美丽的卷发，妇人见了没有一个不爱的人。他不受人反对的时候，脾气也是很好的。我看他这人，（也许是我看错）好名甚于好权力——这是艺术家和名优所好的一种名。我不禁将他和拿破仑相比较。可是我并不含有要估量他信仰共产主义坚否的意思，他对于共产主义光景一定是很忠心很坚信的。

和这两个人大相反的便是高尔基，我在彼得格勒时和他见过一面。他卧在床，显然是心绪悲伤而且快要死了。他求我，以后对人说俄国时，不论说什么，总要注重说俄国人受了痛苦了。他是赞助现政府——如果我是俄人，我也欲如此做——并非因为俄政府一无错处，乃是因为若再换上一个一定更要不好。人都可以觉得他是爱俄国人民，很感于俄国现在苦况的难受，很觉得纯粹马克思派信仰之无谓。我觉得所见的俄人当中，他最可爱，最可表同情。我想多听他说些他的见解，但是他说话时很困难而且又咳嗽得利害，所以我也不便久留。我所见的知识阶级人——可怕地受着痛苦的一个阶级——都表示他们对于高尔基的谢意，因为高尔基为他们做了许多事。唯物的历史观到处应用，但对于文明的高等出产物也要留神些，才是个救济。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在艺术上出过大力，但是他们除开保存已有的艺术外，我不能发现他们做的事。我把这问题曾对一个布尔什维克说，他听了发怒道：“我们没有时间顾到新艺术，也没有时间顾到新宗教。”俄国现在的空气不能培植艺术，这是免不得的，因为艺术是“无政府的”而又反抗秩序的。高尔基已把一人所能做的尽力做了，去保存俄国的知识和艺

术之命脉。但是他是快要死了，或者俄国这命脉也快要死了罢。

听说罗素发表了这篇《游俄之感想》以后，受了各方面非常大的反响。守旧党大高兴，他大概很懊丧；英国首相鲁意乔治在下议院宣布对俄政策竟引他的话为据，他的懊丧可知。*Soviet Russia* 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很挖苦他，我们打算译登下期本报。罗素也在七月二十四日的 *Nation* 内有一段附白如下：“上星期六登出我的一篇文章的末句不意生出了一个误解，那就是俄国政府对于艺术不措意或竟有敌意。这不是如此说的。俄国政府善视艺术更甚于我国政府。我在那一句里提起的意思是说俄国人心理上的空气是很难长育艺术的，但我不曾说俄政府对于艺术家不好好看待。”

记者附识

哲学里的科学法

罗素 讲演 张嵩年 译

（“On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一千九十四年的“斯宾塞讲演”。那年十一月十八讲于牛津博物院，寻印为小册。一九一八年刊入“*Mysticism and Logic, and Other Essays.*”）

寻引人研究哲学问题的动机，可见，宽言之，能分为两群，常常是相敌的，弄成很相岐的系统的。这两群动机，一方是那些由宗教与伦理得来的，一方是那些从科学所发生。兴趣主要属于宗教与伦理的哲学家们，可取柏拉图，斯宾诺斯和黑格尔为模范；来本之，洛克和休谟可取为科学派的代表。于亚里士多德，代嘉德和康德，则两群动机并强。

斯宾塞是我们今天为纪念他而集于此的，他自然应列在科学的哲学家里边：他的棣他（data. 所与，今有，已知，所据之意），他的问题的排列，他的方法的概念，他都是主要由绎出来的。但是他强烈的宗教之感在他许多著作中，都是显著的；他伦理上的先入之见又是使他贵视进化概念的——这个概念便是，照整整的一代所信的，科学和道德要结为繁盛、不可解的媾和之所。

吾所信的是，伦理与宗教的动机，不管它们已生出来的什么灿然有影响力的系统，大体总是哲学进步的阻碍，现在实应当为凡想要发现哲学真理的都自觉地把他们推到一边。科学原初也曾为同样的动机所缠累，因此阻碍了进境。吾主张哲学应从科学挹取的灵感，不合从伦理与宗教。

不过，哲学可求以自基于科学的方法也有不同的两个。他可以注重科学之极普遍的“结果”，而求于这些结果加以更大的普遍与一贯。否则他也可研究科学之“方法”，而求加以必须的改作，应用这些方法于他自己的特殊领域。许多为科学所启发的哲学因把片时假设为得到的“结果”作了先入之主，遂入了迷途。从特种科学的范围，能够有益的移到哲学的范围的，实非结果，乃是“方法”。吾所想要使大家晓得的便是

把研究科学问题已著功效的方法的一些广泛原理，应用到哲学问题上的可能与重要。

科学方法所指导的哲学与宗教的与伦理的观念所主宰的哲学，两个间的相反可以哲学家著作中很流行的两个类念喻之。此两类念便于“宇宙”之类念与“善恶”之类念。哲学家常受人期望，对于宇宙全体之性质有所告述，并与人以或乐观或悲观的根据。自吾看来，这两种期望都错了。吾相信“宇宙”之概念。如其语原所指示，（按Univresse一字来自拉丁，“合成一个”、“全体”之意）只是一个歌伯尼（今译作哥白尼）前天文学的遗物：吾又相信乐观悲观的问题是哲学家要以为出乎他的范围以外的问题，或者除主张其不能解外。

在哥白尼以前的时候，“宇宙”的概念是可以科学的根据辩护的：这种科学根据便是，天体们每日的周转把它们结束成一系的各部，而地为其中心。许多人类的欲望都凑集在这个貌似的事实的周旁：如，相信人在万物的策划中的重要的愿望，想领会全体的理论欲望，自然进程可以为一种与我们愿望表同情的心所指导的希望，都是。因此，发生了一种为伦理所启发的元学系统，他的“人中心主义”显然是为天文学的“地中心主义”所保证的。当哥白尼扫灭这个思想系统的天文基础时候，它已长得非常习熟，与人的热望已联合得非常密切，遂仍然存在，不减什么力量，直经过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仍存不灭，现在还是大多数元学系统的不自觉的前提。

世界之一体实大多数元学的一个差不多不讨论的假定。“实在不但是一体而自相洽的，并是一个部。彼此搞定的系统”（Bosanquet，“Logic”卷二，二一一页）这种说辞乃会差不多不注意就认为只是一个真理。

他现在是自由了，总不要忘记工人的奴隶境遇，好像但是吾却信他实体现完全成就“哥白尼革命”的一个失败，而且信世界之表面的一体只是一个单独的旁观者所见的或一个心（人）所领会的东西之一体。批评哲学，虽想注重世界之许多表面的特性里的主观分子，但因把世界自体当作不可知的，遂把注意全集中于主观的表示上，致令其主观性瞬息便忘。批评哲学既认类畴为心的作业，乃被他自己的认识所麻痹，绝望的抛弃了破除主观误表的作业的企图。固然，一部分人他们绝望是很有基础的，但吾以为，不是照绝的或终极的意思。他更不是使人欣喜，或假设那应该由他发生了的无知可以合法的与一个元学的独断相交换的根据。

六时间之劳动

陶履恭

近来有人仿佛把八时间的工作当做天经地义，以为一个人每天有八时间的劳动，八时间的睡眠，八时间的游戏，是最理想的分配时间法，不能更有所修改了。

这种见解有两个谬误：第一，人类界里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不能更改的东西。一个时代的制度，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等等！无论它怎样有价值，及至不能合乎时宜，就应该改变。现在文明国家大概把八时的劳动订在法律上。这个八时间劳动的立法，是从原先十四时间劳动，十二时间劳动，十时间劳动里递次嬗变来的。以先的人也未尝不拿十四时间十二时间或十时间的劳动当做天经地义，以为从种种方面看起，绝无修改之余地。各国因为缩短时间惹起多少争论和反对，读者在各国劳动立法史上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无论争论和反对有多少利害，结果仍然是屡有减缩的倾向。所以八时间的劳动虽然比我们现在十二时间十四时间的劳动合理的多，仍然是可以更改的。将来改为六小时以后，再加机械之发明，工作之分配，仍然可以再减。

第二，文明人的劳动，有许多方法都是省劳力的。例如分工越微细，各人所费的劳力也就是越省。又如机械的种类越多，也就是越省工作。总之，人类因为有发明心，所以时时寻出省时省力的方法和器械。人类发明机械、分配工作的程度日益进步，人类的劳动也就日益省时省力。所以劳动缩短时间是自然的倾向。

近几年来心理学者所研究的疲劳问题，已经扩充到工业界。他们发现长时间的劳动所得到的效果反不若短时间努力的劳动。这并不是空洞的学理，现在办工厂的，明白科学管理法的，大概从经验上都知道这个道理：人在一定时间内可生产最高量。假使让疲劳的人工作，生产量一定减少。

最近鼓吹六时间的劳动最利害的就是英国日光胰皂厂的总裁兼大股东利华勋爵（他本来姓利华，后来英皇赐他勋爵称 Lord Leverhulme），他承认英国的产业情形不同，不能立刻都采用每日六时间的劳动。但是假使采用六时间的劳动制度可以雇用两班工人，因而减少生产费，就应该从速采用。如农业所用的机械不若工业上的多，一时似

尚不能采用六时间的制度。将来耕种的机械都用在农业上，也一定可以雇用两班工人，每班只工作六小时的。

雇用女工的工厂采用六时间劳动的制度更为重要。女工与男工不同，女工不论已嫁的或未嫁的回到家里大概总有缝衣煮饭等家事要做。女工劳动后当然是疲劳的，到家又须整理家事，所以她的工作时间应该缩短到六小时。

上边说假使采用六时间的制度可以低减生产费，那就没有窒碍。假使工厂里关于利息、职员薪水、修缮、消耗、租税等的支出（所得税，利益税不在内）与工资的支出相等，施行六时间制度就没有亏损。有许多的工厂工资不过占利息，职员薪水，修缮，消耗，租税等支出（这类支出英语称 Onerhead Charges）之半，或不及一半。假使这一类工厂的原料与劳动的供给不至缺少，外间对于制造品的要求依然存在，他们施行的时间制度，不特没有损失，还可以低减生产费，获有盈利。

纺织的工厂里，利息、薪水、修缮、消耗等支出与工资相等。利华勋爵为纺织业拟了一个假定的预算如下：

八时间的工作每星期共四十八小时。假定每星期的生产为 1,000 项，共须利息薪水等支出 1,000 镑，工资 1,000 镑，合计共 2,000 镑。那么除去原料及生产相当的费用以外，每项值四十先令（即两镑）。

假使采用六时间制度，雇用两班人工作，每星期共有七十二小时。事实上短缩工作时间，每时间的生产额定然是增加的。今假定生产额与四十八小时相同，没有增加。再假定工资与以前长工作时间的工资相同，（工资事实上是不能低减的）那么生产品共有 1,500 项。利息、薪水、修缮、消耗等支出没有大出入，因为机械须常更换新型，放弃不用将来也是无用，所以反不若常使用它。建筑、机械、器具等都是固定的资本，所以用一班工人与用两班工人以至三四班工人时没有分别。仍然是 1,000 镑。但是工人是两班，共须 2,000 镑。共计 1,500 项，合 3,000 镑。除去原料，仍合每项四十先令。

但是按过去的经验考查起来，工作时间缩短当然减去疲劳。六时间的劳动者，减少疲劳，所以他的出产当然增加。利华勋爵以为两班工人七十二小时的劳动足可以生产 2,000 项。那么每项只合三十先令。这个数目比以先四十八小时劳动的生产费减少四分之一。所以由八小时劳动缩短至六小时实在是获利的。所获之利可用于两途：一增加收入，工人于应得之工资外更分受花红；二低减物价，使消费者以廉价购物品满足需要。

总之六时间制度是于工人最有利的。第一，减少工作时间，可以省出工夫来从事劳动以外的事务。近来科学发达使人类的生活日有进步，使人类思想、眼光日加深远，

但是有大多数的劳动者每日勤苦劳作仍然总不外为些衣食住，没有闲暇发展他的知识思想。劳动者变成机械的奴隶是人类的最不幸。六时间的劳动就是予劳动者以修养身心的机会。第二，工人于工资以外可以得花红，增加他的收入。第三，工人可以用廉价购买物品，使他的生活费低减。这都是工人可以得到的益处。

六时间的劳动制度是一位资本家提倡的。他的提议当然是承认资本制度的基础，一种局部的改革。但是无论将来资本制度存在与否，无论生产是什么样子，利华勋爵所拟定的预算仍然是对的。因为他的目的是（一）增进劳动者的幸福；（二）增进消费者的利益。更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和工人的补习教育问题。

利华勋爵关于六时间劳动的提议见他的演说集，英文原书名 *The Six Honra Day and Othera Industrial Question* 一四至三五页。

此文可与本志劳动纪念号陈独秀论《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参看。

生存竞争与互助

周建人

凡纯粹科学的一种学说，本来只有是非，无所谓什么功罪，然而一经输入中国，便时常无端的定出功罪来，其最甚的，尤莫如“生存竞争”与“互助”。

“生存竞争”即旧译所谓“争存”，输入还在戊戌政变以前。其时的读书人不但心以为然，而且还用作催促革新的方便，所以争存说非常风行。到后来，革新与复旧两俱失败，国人略略自己觉到劣点了，于是对于争存生出恐怖，只有恐怖而不肯努力，于是又变了怨恨，甚且至于怨恨到达尔文，说他提倡争存，便是这回大战的引子。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初版本在一九〇二年。欧战时候，协约国要鼓吹协力，盛行翻印，余波也流到中国——先前的少数人的介绍，是别一事，——才都知道天下有互助这件事。那时候鼓吹的意思，已经与著者的本意不同了，然而中国几个论客，却又以为此说驳倒了达尔文，从此可以从生存竞争里救出，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学说，扶助人类的福音。现在，欧战大略已完，中国却并未得救，牢牢记着中国在协约国之内的人，便又对互助说抱了疑心，露出慨叹了。

其实，自然界中的生物，生活方法原不一律：同一蜂类中，有合群的蜜蜂，也有不合群的蜾蠃，或者生活极其活泼，或者极其简单。各样的生活，只是要有生活的机会，而且能繁殖它们的子孙，所以如何适于生存，它们便如何生活。这并非用了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可以评论功罪的事。

生物究竟如何生活，如何进化，我们应该向自然中去寻，因为进化论不是书卷上的学问。书上所说“生存竞争”与“互助”，也不是著作者私自造作的教条，教人应该如何模仿生活，却是在自然界中研究过许多生物的生活状况，然后得到的一个解释；这解释的当否，只有生在自然中的生物，可以证明，也并非用了“想当然”便可以评论是非的事。

何况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本来并不背驰，也不见有所冲突，自然更无所谓驳倒与否了。这缘故极易了然：就是达尔文所研究的是物种何以繁

变，归结到生存竞争；克鲁泡特金所研究的是何法最利于生存竞争，归结到互助。

我们试略看两人的学说，就更明白了。

物种起源的问题，在希腊哲学家也早说起，直到达尔文少年时代，物种说还有二派：一派是林那（Liuni）学说，说各种生物本来各自化生，并非由别种转变；一派是赖马克（Lamack）学说，说物种能受外缘的影响而起变化，生物又能将从外缘得来的变化遗传下去，于是愈变愈著，愈与外缘适宜，各种物类无不如此变成⁽¹⁾。达尔文到南美洲，目睹地层中化石形状，和 Galapagos Archipalago 岛上生物分布状况，便发生极大的感想，知道生物逐步变迁，并非千古如一。他后来又见园艺家培养动植物，凡留种时候，必将好种拣起，使 px 再出；如是代代选择，果实大的便愈大，花美的也愈美了。他又见家鸽中，有尾羽较多一支的，使与同一的雌鸽相配，那生产的雏鸽，尾羽竟有多出二支或三支的了⁽²⁾。因此他深信生物具有变化的性质。这变化性又能遗传后代。若将起了变化的种类选择起来，自然愈变愈显，能够成一新样的物种。这便是培养下动植物变种的由来。

生物在培养下既如此，在自然中当然也该有变化性和遗传性了。它们能够变出新种也便是因为在变化性和遗传性上，再加选择的作用。但人为的选择物种，是在合用，自然中的选择作用却不同。自然中的选择作用，只是适于生存者当选！

自然何以有选择？便因为自然中有生存竞争。生存竞争这意见，也不始于达尔文，以前的毕封（Buffon）等，早已说过了。达尔文于一八三八年阅读了马勒赛司（今译作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受了极大的影响⁽³⁾。眼见得生物的生殖数，要比能生活的数目多，可知它们虽然各求生存，但其中的一部分不免死亡，只有适宜的能够存活，这便是生存竞争。但生存竞争的事，又并非如现在论客所意料，是自相残杀，或强食弱肉，只是各个挣扎性命。希图生存，竞争的结果，能适合环境的便得存活——便是优胜。所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上说：“我须说明，我用生存竞争这名词，是广大的，比喻的，包括彼此的依赖；而且包括（最重要）不特个体的生存，又在后代的成立。⁽⁴⁾”又说：“如两个食肉动物在饥馑时候，固可以说彼此因为求食而起竞争。但如有一株植物，生在沙漠近旁，可以说它对于旱叹争生存。一株植物生了数千的子，其中一株长大起来，可以说它和密被地上的同类和异类的物种有竞争。”又说：“槲寄生是依赖鸟类传布种子的，它们的生存所以依靠着鸟，倘使鸟类喜吃他的果实，比别种果实更喜欢，因此传布它的种子也多，便可以说槲寄生和别种果树有竞争了。⁽⁵⁾”由此看来，可知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范围本极广大，生物生活一日，即不免有一日广大范围的竞争。罗曼尼司（Romanes）更明白解释说：“生存竞争这名词，应该知道它的意义所指，不但是同种类中同时期的个体争生存；其实也集合一起，争它们种

族的永久。(6)”

生物生存的要因，既在适于自然，则“自然选择”这话，便与斯宾塞所谓“最适者生存”无异；所以达尔文也说，“我称自然选择，便是最适者生存”。物类许多变种都由这理由而来：例如生存寒地的动物，皮毛何以独厚？便因为抵抗寒冷，皮毛薄者即不适于生存，唯有皮毛厚的，生存机会可以较多，所以独得存留；传到后代，依样抵抗，适的生存，不适的淘汰，于是寒地的动物的毛皮，便与热地的不同了。又如牛何以有角呢？便因为当初的牛虽本无角，以常受别种野兽的攻击，群中头部强大体力强壮的，生存机会便比其余的多；若使有牛，头上有发育未全的角，则它的生存的机会自然更多，不但自身生存，又能繁衍他的子孙；不适的渐渐灭亡，以至后代依样竞争，于是自然而然只剩了头上有角的牛了。而且生理上又有发达相称的原理，一部既有不同，别部也起相应的变化，因此全体的形状，便都与从前不同了。诸如此类，便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生存竞争的来由，也便是使物种变化的缘故。达尔文一部《物种起源》，即用了自然选择说，来说明自然界中千变万化的物类，如何由一个祖先变化而来的理由；但其结果，欲对于生物如何存活这问题，也下了一点解释。

达尔文对于生物如何存活这问题，解答是生物经过生存竞争之后，只有最适于生存的才能够存活。至于怎样的才是最适者，却并无说明。克鲁巴特金（今译作克鲁泡特金）便对此下了解答，说最适者便是能互助者；《互助论》中明白说：“我们若用间接的证明，去问自然，——谁是最适者：这些继续战斗的呢，还是互相维持的呢？我们可以即刻看出，这些动物有互助的习性的，是最适者无疑。(7)”

一部《互助论》，便是根据许多事实，反复声明，动物同种里没有自相残杀的情形，只有互相维持的趋势，个个相助，合力抵抗环境的严苛；互助的利于生存，则因少费能力而能保持极大的公益(8)。因此，大概能互助的动物多繁衍，强盛，而且动物愈进步，互助的范围也愈广大，所以动物的互助，也正是进化的公例。至于动物里面，不合群的也很多，据克鲁巴特金（今译作克鲁泡特金）的意见，便是动物之所以离群独生，是环境有以使然。例如印度甘蔗田多，以及欧洲制糖厂多的地方，离群独生的蜜蜂很多；蜜蜂本是富于社交性的昆虫，现在因遇境便利上，使它们变为独立的生活了。但此种生活，能力总不及合群的强，所以将来总要受自然选择而淘汰。

合群的生活，何以便是最适于生存？《互助论》上没有细说，现在从生物学方面讲，便因为合群生活合于生活的经济的缘故。各种生物，生活上都有一种经济的相互关系，个体的生活和种族的生活，都是如此。寄生物的变为简单，也就因为生理上的便利。但生物中愈发育的种类，它们的生活愈复杂，生活上不能一一迁就环境，即不能不设法来应付。有如蜜蜂蚂蚁之类，生活既不如蚱蜢蟋蟀的春生秋死，遗卵土中，

待明年再发，便不能不营过冬的巢穴，贮藏粮食了。它们生活既然复杂，也便不能不协力合作了。所以这种合群的生活，便“少费能力而得极大的公益”，显然是适于生存的一个条件，——是极经济的事情。

《互助论》所引的事实，虽然全是动物，但我们在植物界里，也能发现这情况。人都知道禾本科莎草科等植物，在地上分布最广，种类也极多，最高等的菊类，更不必说了。这种植物的花，都有聚集一处的趋势，菊科的花，合许多小花，变成“头状”。这样生法，在生活上便有极大的便利，因为植物的根叶等是营养用的，生殖部分是消费的。倘使菊类的一个头状中所集合的多数小花，个个离生，而且颜色仍须依旧美丽，即不免每朵花外，须有几片极美而且大的花瓣，此外更须很长的花梗，更大的花萼，消费便增多了。现在它将许多花朵集在一处，花极小，极简单，可以减少许多消耗，然而美丽和作用却并不减少，在生活上极其便宜，也极其经济。

照上文看来，可以知道生存竞争与互助，本只是生物现象的一事的两面，或后者是前者的较为绵密的说明；而且因为有互助，却愈足证明生物界有竞争。达尔文自己也曾举出许多互助的事例，中国的杂志日报都介绍过他⁽⁹⁾。但几个祖述他的进化论者如赫胥黎等，往往侧重竞争，收小范围，去讲个体竞争的事，这是克鲁巴特金（今译作克鲁泡特金）所弹射的。

现在生物学的研究更加精密了。达尔文以自然选择说，于说明物种的起源有些不足，互助说也是一样，于说明最适者有些不足了。但也还不失为见到生物现象的一方面。现在知道生物的变化——因有变化，所以有进化——便起于生物自己，因为它自具变化的性质，所以虽在同一境况之下也能自生变种，并非逐渐而来，且这变种，又非都变复杂，或者反失掉它们祖先原有的性质的一部分（Retrogressive Mutation）。一方面，又能受环境的影响，美国妥惠（Tower）曾在实验室中改造环境，培养甲虫，后来仔虫便发生变化，与原种不同；而且这变种的后代，能保持它所变化的形状⁽¹⁰⁾。至于自然的境界中，使生物发生变化的要素（Factor）如何，却正与生物自起变化的内部要素如何这问题相同，至今不能解析明白。

但因为环境不同，生物自身又有变化的性质，所以物类的生活，极不一致，只要如何适于生存，它便如何生活。动物界里有秩序井然合群的蜜蜂，蚂蚁；也有散生的蜜蜂，有退化到极简单的绦虫，肝蛭，只要有生活的机会，它们都能发育，繁衍它们的子孙。这生活状况愈不一致，便是生活的门路愈广大。若离开生物界，照人意判断，就所谓积极的一方面的生活说，则必生物愈进化，它们的生活便愈活动，与环境的抵抗也愈多，到独力不济的时候，便自然而然的发生合群协力的必要。例如许多鸟类，平时虽然散处，一到迁徙时节，便要合成大群了。

因此合群这一种习性，也只是起于生活上的必要。倘使生活上并无此种需要，它们即不必都营合群生活，就令本是合群的物类，到一新境遇，适于散处，也要离群独生；此后如境遇不变，也便能长久存在。

生物的遗传上，各种的物类，既自具固有的性质，则同种的物类，性质自然相近，这便是一遇必要时候，容易合群的动机，例如相同的分子，结起晶来，自然容易聚成一定形状的晶体。但它们虽因为遗传相似，易于合群，而最重要的原因，却还在生活上的必要，在这时候，便是本不同种，也就有互相维持的了。

克鲁泡特金虽假定散生的蜜蜂，将来不免死灭，但如最近学说，生物能依环境的要素而起变化，则也就仍有生存的希望，必须固执不变，才会灭亡。所以互助固然利于生存，但也只是利于生存的一条件。

互助利于生存，仍不能免去生物的生存竞争，对于团体以内是互助，对于团体以外还是有竞争，所以中国论者之所谓互助说打破了自私自利的进化论这一类话，实在陷于谬误。生物界现象极分歧，关系也很错杂。合群的生物因为习性相同，成为大群，抵抗力因而增强，虽然是利；但习性相同，食物嗜好也就相同，据达尔文的意思，此中却又埋伏着生存竞争了。候鸟迁徙的时候，虽然合成大群，但胸部狭小，翅羽不强的，就容易遇到危险，中途坠死，也就是互助之中，仍行着生存竞争了。所以互助说并不能打破进化论；而克鲁泡特金的本意，也不在打破进化论。

生存竞争与互助两说，在今日不害其并存，谅将来也便如此；至于各有上述的不足，则因达尔文对于研究生物进化，是一个开始者，克鲁泡特金对于观察生物现象，是偏用了人间社会的眼光。至于中国论者的恐怖与怀疑，是在将生存竞争误解为同类相残，互助又误解为受惠！

- (1) Osborn, -From the Greeks to Darwin. Chap. VI
- (2) Weber, -History of Philosophy. P. 565-6.
- (3) Seward, -Darwin and Modern Science. P. 13-5
- (4)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xford Ed.) P. 58.
- (5) do. P. 58-9.
- (6) Romanes, -Darwin and after Darwin. vol. I. P. 267.
- (7) Kropotkin, -Mutual aid. (Popular ed.) P. 14.
- (8) do. P. 14
- (9) 《新群》第三号及《时事新报》
- (10) Castle, Coulter, Davenport, East, Tawer. Heredity and Eugenics. P. 213ff.

玛加尔的梦（基督降生节的故事）

俄国 科罗连珂 著 周作人 译

这梦是可怜的玛加尔（Makar）所见的，就是在阴郁辽远的土地里牧他的小牛，据说一切苦难都曾落在他头上的那个玛加尔。

玛加尔出世的地方是却尔干（Chalgau）的孤独的村庄，裹在耶库支克（Jakutsk）大森林的中间。他的父母与祖父母，从森林夺了一片地；那黑暗的树林仍然站在他们周围，像敌对的城墙一般，到那时候，他们的勇气还没有失去。树篱逐渐的伸过了开辟出的空地；小而多烟的草舍渐渐聚集；干草与稻草的堆也出现了；末了，在聚落中间一个小坡上，教会的尖顶向天空直冲上去，似乎是得胜的旗。

却尔干已经成了一个村落了。

但玛加尔的祖先正在和森林争斗，用火烧他，用铁砍他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慢慢的变成野蛮了。他们娶了耶库支的人，嘴里说耶库支话，采用了他们的风俗，他们自己的大俄罗斯种的特质，渐渐的磨灭消亡了。

但我们的玛加尔却结实的相信，他是在却尔干的俄国农民，并不是一个游牧的耶库支人。他生在却尔干，住在却尔干，他也预备死在却尔干的了。他对于自己的出身与地位，觉得非常傲慢。他若骂别人的时候，便叫他们是“外道的耶库支”，虽然据实说来，他的习惯与生活比着他们的也毫无不同的处所。他不甚说俄国话，便是说，也说的很坏。他身穿皮衣，脚蹬一双妥尔巴（Torba），吃烂面饼，喝砖茶，在礼拜日或特别的期日，倘若面前的桌上有一点溶化了的乳油，他便尽量的吃。他能很巧妙的骑牛。他生了病，大抵去请一个道士来：那人便发狂似的直向他跳来，紧咬牙齿，想将他的病吓走了，驱逐出去。

玛加尔极辛苦的做工，穷苦的度日，受着饥寒。在他想得烂面饼与砖茶的不断的忧虑以外，他可曾有过别的思想么？是的，他有过的。

他酒醉的时候，他便哭了，叫喊说，“啊，我的上帝啊！这是什么生活啊！”有时又接下去说，他要弃掉一切，要到“山”里去了。在那里，他再不用播种收获，也不

用砍树或拉着走，而且也用不着用手磨碾麦子了。总之，他可以“得救”了。他不知道这山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模样；他只晓得有这样一个地方，而且很远，有这样远，连乡的警察也寻不着他了。在那里，他自然更不要纳什么租税了。

他醒的时候，他将这些思想都弃掉了，大约觉得寻到这美丽的山，是一件做不到的事；只是喝醉了酒，他便又胆大起来了。他也防寻不到这一座山，却到了别的山，他常常说，“那时，我只好死了。”但他终于预备动身了。至于他没有实行他的计划，这都因为村里的鞑靼人卖麝杂玛阿尔加（Mahorka，用烟草的叶柄做成的烟末）的下等烧酒，便立刻使他生病，将他摔倒了。

这是耶稣降生的晚上，玛加尔知道明天是一个大大的圣节了。因为这缘故、他非常地想喝酒；但又没有东西可喝。他的方法已经完了。他的粉早都去了，而且他已经欠了村里的商人与鞑靼的钱；明天又是大的圣节，他不能去作工；这样，他如果不喝酒，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思想，很使他扫兴。这是什么生活啊！他在这一个大大的冬节，连一瓶烧酒还不能喝！

他想到一个好方法了。他站起，披上了他的破烂的皮袍。他的妻，一个强壮多力的女人，非常之强，又是非常之丑，平常看透了他的简单的狡计，便立刻猜着了他的心思。

“你到那里去？你这恶人！独自去喝烧酒么？”

“不要吵闹。我去买一瓶来呢。明天我们两人可以一同喝喝。”

他对着伊狡猾的眨眼，又在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伊几乎跌倒了。女人心理，都是如此：虽然明知道他是在欺骗伊，但对于这夫妇间爱抚的魔力，也便降伏了。

他走出屋，捉住了院子里的斑白的老马，抓着鬃毛牵到雪橇旁边，将他驾起。马立刻将玛加尔拉出大门，重行站住，向着主人看，仿佛询问模样，玛加尔却正在坐着想。他于是扯起左边的缰绳，一直到村的边界去了。

在村的边界，有一所小草舍，从这中间，也如别的草舍一样，一堆小火的烟，很高的升上去，将光明的月与白的闪闪的许多星，都蒙住了。这火焰很高兴的爆裂，又在门口垂着的阴暗的冰柱中间，明晃晃地照着。在院子的大门外边，一切都是沉静。

从外国来的生客，住在这里。他们怎样到来，什么大风吹他们到这孤寂的所在，玛加尔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是他喜欢和他们交易，因为他们并不迫压他，在支付上面，也并不固执刻苦。

玛加尔进了草舍，一径走到火堆面前，伸出他冻冷的手在火焰上，喊道，“噎”，意思是表明他被冰冻所苦了。

外国人正在家里，桌上点着一枝蜡烛，虽然他们并没有做事。一个人躺在床上，

喷出烟气的圆圈，沉思着将眼跟住这些盘旋的曲线，似乎想用这圈子联络起他的思想来。一个人坐在火边，也沉思着注视了在燃烧的柴木上爬着的火焰。

玛加尔又喊道，“喂！”心想破坏这迫压的沉默。

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两个外国人心里的悲哀，这晚上，充满脑中的记忆，在火与烟的飞舞中看见的幻景。况且他也正有自己的困难哩。

坐在烟突旁边的少年，抬起头来，迷惑似的向玛加尔看，似乎认不得他。他摇摇头，很快地从椅子站起。

“啊，玛加尔晚上好，晚上好。啊，你肯同我们喝茶么？”

玛加尔接着说道，“茶么？那是好的。那是好的，兄弟，那是妙的。”

他便立刻脱去了他身上的东西。他去了皮袍和帽子之后，觉得较为舒服了，又看见红的煤已经在炊壶里烧着，他对着少年，很夸张的热心的说道，

“我喜欢你，这是真的。我喜欢你这样的很喜欢，我夜里不睡……”

那个生客转过身去，脸上现出一种苦笑。他问道，

“你喜欢我，是不是？你现在有什么事呢？”

玛加尔答道，“买卖。但是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喝了茶，我告诉你。”

因为主人自己开口请他喝茶，玛加尔心想是一个好时机，可以更进一步了。他问道，

“你有炙肉么？我很爱这个。”

“不，我们没有。”

玛加尔安慰他们似的答道，“那不妨事。过几时，我们再可以吃的，可不是么？”他又复述一句说，“不是过几时再可以吃的么？”

“是的。”

玛加尔便记下，这两个外国人欠他一片炙肉，讨这类的债，他是永不会忘掉的。

四个小时之后，他又坐在他的橇上，已经预约卖五担柴，支了一个卢布了。虽然他曾经立誓，非到明天决不再将这钱喝完，但他现在早又决心，赶紧这样做去了。这什么要紧呢？快乐已经使良心沉默；他并且连他的忠实而被欺的妻在那里预备着，要给他的一顿毒打，也忘掉了。

玛加尔的马并不一直走去，却往左转，要到鞑靼人的聚落那方面去的时候，少年人笑着，叫道，“玛加尔，你哪里去呢？”

“哗，哗！你看，这畜生要往哪边去呢？”玛加尔这样说，替自己遮掩；他用力扯住左手的缰绳，然而偷偷地打着马的右边。这伶俐的马很忍耐的，连跌带磕的，向它

主人要去的方向走去，不一刻，马蹄声在一所鞑靼人家的前面停住了。

门外站着几匹马，背上搁着耶库支式的高峰的马鞍。

杂沓的草舍中间，空气非常热闷，辛辣的玛呵尔加烟的浓雾，挂在空中，慢慢的从烟筒里旋转散出。耶库支的客坐在屋里的凳上，或者聚在摆着斟满烧酒的杯子的桌边。小的团体，一群一群的，在那里赌纸牌。他们的脸都发红而且流汗，看去明晃晃的。赌客的眼专注在赌博上，桌上的钱，一转瞬间，从这个衣袋里来，到那个衣袋里去了。屋角里，在一堆稻草上，坐着一个烂醉的耶库支人：将身子左右摇摆，唱一支没有穷尽的歌。他从喉咙里，发出种种怪异的声音，重重叠叠的说一句话，便是明天是一个大节，今天他是喝醉了。

玛加尔放下他的一个卢布，就得了一瓶烧酒。他将瓶子塞在怀中，偷偷的躲到屋角。他急忙一杯一杯的倒了出来，又吞了下去。这酒是劣等，因为圣节，又和上四分之三的水；但烧酒的分量即使少了，玛呵尔加烟却不见减。玛加尔每喝一杯，便咽一口气。紫色的圈子在他的眼前乱转。

这酒便将他征服了。他又便坐倒在稻草上，两只手抱着双膝，将他昏重的头放在膝上。一样的怪异的大声，自然的从他喉咙中迸出。他唱说，明天是大的圣节。他已经将五担柴都喝完了。

这时候，草舍里塞满了耶库支人，都是来到市里，上礼拜堂，喝鞑靼烧酒的。主人知道屋里不久便没有座位了；他从桌上站起，向大众一瞧，这时他的眼光正落在并坐在黑暗的屋角的玛加尔与鞑靼人。他便挤到鞑靼人身边，抓住他的衣领，将他掷出屋外。于是他又走近玛加尔来。

因为他是却尔干的公民，鞑靼人对他，也更加多表一点敬意。他将门开的很大，从后面给他这样用力的一踢，玛加尔便从草舍里直射出去，将他的鼻子埋在雪里。

玛加尔受了这样待遇，生气与否，可是不容易说。他觉得满脸都是雪，又直灌进两袖子里。他好容易挣扎起来，颠长簸着走到他的斑白马站着的地方。

这时分，月亮已经高高的出在天上，大熊星的尾巴向着地平下垂。寒冷更紧起来了。北光的火一般的第一阵，突然从北方的半圆形的暗云中冲出，在空中缓缓地移动。

那马仿佛明白了它主人的景况，便小心谨慎的向家里走去。玛加尔坐在橇上，左右摇动，还接续唱他的歌。他唱说，他喝完了五担柴，到了家里，他的那个老婆将要打死他了。

从他喉咙里出来的声音，在黄昏的空气中，叫唤呻吟的非常可怕，所以他的那外国朋友，正爬上屋顶去堵烟突的口，听了玛加尔的歌声，觉得比平常更不舒服了。

这时候，马已将橇拉到小山的顶上，从这上面可以望见周围的事物，甚是分明，

带雪的平原受了月光，明晃晃的平铺着。但是偶然月光淡了，这白色的田野也渐渐暗了，忽而像电光一闪，北光直射出来，在田野上面流过。那时，带雪的小山与四面的树林，仿佛非常接近似的，再过一刻，才又回到辽远的阴影里去。玛加尔从树干中间，分明看见那小坡的银色的秃顶，在这上面，他装着许多兽犛，等候林中的野客。这所见的山的景象，便将他的思路转变了。他唱说，已经有一只狐狸落在他犛里，早晨他将皮变卖，这就他的妻可以不打死他了。

玛加尔回到他的草舍，礼拜堂的钟，正在冰寒的空气中，第一回发声了。他第一句话，是告诉他的妻说，有一只狐狸落在他犛里。但因为他完全忘掉了他这老婆子没有分喝到他的烧酒，所以伊给他凶狠的一踢，不要听他好消息的时候，他便大大的出了惊。过了一会，他爬到床上，埋脸躺着，伊在他背上，又着实的捶了一下。

同时那庄严的圣节的钟声已经遍满于却尔干，而且很远很远的飞到远地去了。

他躺在床上，头与脏腑正如烧在火里一般。烧酒和烟末的强烈的侵汁，在他血管里奔流；融化的雪水，在他脸和背上一缕一缕的流下。

他的妻以为他睡着了，但他并没有睡着。他的脑里，忘不了那个狐狸的事。他绝对的相信了，有一只狐狸已经落在他的犛里，而且他知道是哪一个犛。

他看见狐狸压在沉重的木材底下，又看见它用脚掘雪，想要逃脱，月光偷偷的照进丛林来，在它金红的皮毛上抚弄。这野兽的眼，见它近前，闪闪的发光了。

他再也忍不住了。他从床上走下，出去寻他忠诚的马，驮他到森林里去。

这是怎的？他的妻的强壮的两臂，不是当真捉住了他皮袄的胸口，将他摔倒在床上么？

不是，他在这里，已经在村外了。他的橇的滚棒在雪上面滑过，吱吱地响。却尔干早已落在后面了。礼拜堂的庄严的钟声，沿着他的踪迹。漂浮而来。在地平线上，背后衬着光明的天空，映出几群头戴尖顶高帽的骑马人的影。耶库支人正赶往礼拜堂去了。

月亮下去了，一块小小的白云，在天末出现，发出布满的磷光般的闪光。它聚集起来，又分散了，它闪烁闪烁的动，虹色的光很快的向各方面散布出去。北面的半圆形的暗云，却更黑了，比玛加尔走近的森林更为阴暗了。

这路曲折折的经过一座浓密而低的丛林，两面都是小山。再往前去，树木渐渐高大了，到后来便包围在太伽（Taiga 是西伯利亚大森林的名称）中间，哑而且充满着神秘。落叶松的裸露的枝干，带了银色的霜，都向下方垂着。北光的柔软的光线从树顶上通过，落在冰雪地上，照出一块冷冻的空地，或倒在地上的树干，一半埋在雪中。

过了一刻，一切又都沉在模糊的阴暗中，满装了秘密与沉默。玛加尔停止了。正在这路旁，就装着复杂组织的兽犷的第一群。他在磷光般的光明里，能够明明白白看出第一犷的落下的栅栏，——这犷是用三棵又长又重的木材，搁在直柱上，用许多杠杆与马尾绳极复杂的支住。

其实这犷并不是他的，但在这里，也说不定有狐狸关在里面。玛加尔赶快下橇，让伶俐的斑马站在路上，自己很用心的听着。

森林里毫没有一些声息。亚略沙（Aljosha），这一组犷的主人，玛加尔的邻舍而且又是深仇，一定在礼拜堂了。新下的雪的光滑的胸膛上，看不见一点足迹。

玛加尔闯进丛林去——没有一个人在那里。

雪在脚底下，瑟瑟的响。木材的犷，站做一排，宛然是一列大炮，张了嘴，静静地等候着。

玛加尔来回了一趟，没有寻到一点东西，便回到路上来。

这是什么？轻轻的瑟瑟的响声！红的毛色的闪光，在近旁的月光里！玛加尔分明看见狐狸的直竖的耳朵，它将蓬松的尾巴左右摇摆，仿佛是招他进树林去，随后向他装犷的方向走去，隐在树身后面，便不见了。立刻便是一种重浊的响声，在林间发出；最初是极清楚的，以后在万树的重幕底下，反响开去，愈加微细了，到后来便慢慢的消灭在大森林的暗黑的深渊里了。

玛加尔的心发了跳，——一个犷落下了。

他直向声音的来处奔去，从丛莽中间冲出一条路来。结冰的树枝，鞭打他眼睛，又将积雪撒在他头上；他屡次绊跌，呼吸也接不上了。

后来，他终于走到他自己开辟出来的那空地上。白色的树绕着这空地的周围，中间有一条小路通过，一个大犷张着嘴守住路的那边的尽头。再几步，……

忽然。一个人影在犷的近旁的路上出现，——出现，随即消灭了。玛加尔认得亚略沙。他清清楚楚的看见他的肥短前屈的身体，他的熊一般的脚步。他的暗黑的脸色，似乎比平常见得更黑了。玛加尔想着，露着阔大的牙齿恶笑，将嘴张得比平常更阔了。

玛加尔当真发怒了。“这畜生！他正看我的犷哩！”

玛加尔方才看过亚略沙的犷来，这原是真的，然而那是不同的。这不同的地方是，他看别人的犷时，他恐怕被人觉察；但在别人看他的犷时，他便发怒，心想捉住了侵犯他权利的那个人了。

他直向落下的那个犷冲过去。狐狸在那里！亚略沙却也用了熊一般的脚步，走近前来了。玛加尔必须先到犷边才好！

落下的木株横在地上，底上显出俘虏的金红的皮毛。那狐狸用脚掘雪，正同玛加

尔在梦中见它掘着一样；又用明亮的眼睛注视他的近前，也同梦中所见一样。

玛加尔对亚略沙叫道，“帝帝玛（Titima，西伯利亚土语，说不要惹他。）！这是我的。”

亚略沙的声音也反响一般的叫道，“帝帝玛！这是我的。”

两个人同时跑上前，两个人急忙举起木材，将下面的狐狸放出。木材才举起，狐狸也起来了。它轻轻一跳，便又站住，用了嘲笑似的眼光看着他们两人，随后低下头去，舐那被木材压过的地方。舐过了，它才欢欢喜喜的蹩着脚跳去，将尾巴一摇，仿佛告别的样子。

亚略沙奋身去追，但玛加尔拉住了他的衣裾，叫道，“帝帝玛，这是我的！”他便抽身赶去，亚略沙也应声道，“帝帝玛，这是我的！”玛加尔觉得这回是他的衣裾给拉住了，便看见亚略沙飞跑上去。

玛加尔怒极了。他忘了狐狸，狂奔去赶亚略沙。这回亚略沙便变了逃的人了。

他们愈跑愈快。落叶松的树枝将亚略沙的帽子从头上撕下了，但他不能够停住去拾。玛加尔大叫一声，几乎捉住他了。但亚略沙向来比玛加尔尤其狡狴。他忽然站定，回过身来，低了头。玛加尔直冲过去，他的肚子正撞着亚略沙的头，便一个筋斗跌到雪里去了。他跌下去时，那可恶的亚略沙便趁势夺了他的帽子，走进森林里不见了。

玛加尔慢慢的站起身。他觉得完全打败了，非常不幸。他的心情真可怜极了。那狐狸本来早在他手里了，但现在——，他恍惚看见狐狸远在暗黑的森林里，很高兴的摇它的尾巴，便从此不见了。

黑暗已经落下来了。那天末的小白云，看不分明了；只有褪色的光线疲倦似的缓缓流散，那时这云也一点点的融化了。

冷的冰水，小河一般的流过玛加尔发热的身体上，雪花灌满了他的两袖，从他背上滴下，流进他的靴子里去了。那可恶的亚略沙又抢去了他的帽子，玛加尔很知道倘若有人不带他的手套和帽子走进大森林里去，那无慈悲的寒冷是决不对他开玩笑的。

他已经走了许多路。照他自己的计算，应该早可以望见礼拜堂的尖顶，但他还在森林里。大森林将他拥抱起来了，好像妖巫一样。那庄严的钟声，远远的到他耳边来，他向着钟声走去，然而那声音又渐渐远去了；玛加尔觉得这钟声的反响，来得更微，一种沉重的绝望，禁不住涌上心头来了。

他困倦极了；他的呼吸塞住了；他的两腿都发抖了。他受伤的身体，非常疼痛，气息几乎扼住了，他的手脚都渐渐麻木，在他露出的头上，似乎有炽热的铁环紧紧束住了。

“我要死了！”这一个念头，时时起来，但他仍旧往前走。

大森林沉默着。他很固执地恶意地将玛加尔围在中间，不给他一点光明与希望。

玛加尔仍是想着，“我要死了！”

他的力气完全没有了。那些小树公然打他的脸，一点都不客气，嘲笑他那落魄的情形。他经过一块空地的时候，走出一只白兔，坐在后脚上，摇动它黑尖的长耳朵，用前脚洗脸，对玛加尔做出最无礼的鬼脸。这兔是表明它熟识他，知道他是那个玛加尔，从前在树林里设了种种狡狴的方法杀害它的玛加尔；但现在却轮到他来嘲弄他了。

玛加尔觉得非常之悲哀。大森林渐渐的有活气了，但是一种恶意的活动。便是那远的树也伸过长的树枝来挡住他的去路，打他的脸和眼睛。雷鸟也从秘密的巢穴里走出，定着好奇的圆眼睛看他；山鸡也夹在中间走，拖着垂下的尾巴与发怒的摊开的翅膀，大声对它的配偶说，讲玛加尔和他的弑的事。末后，有千百狐狸的脸，从远地的丛莽里对他看；它们嗅空气，嘲笑的他，竖起它们的尖耳朵。随后兔也出来，在他面前用后脚站着，互讲玛加尔的不幸，大声地笑。

这可真是当不住了。

玛加尔想道，“我要死了！”他便决计赶快这样的办。

他卧倒在雪上。

寒气更其增加了。北光最后的光线，微微的颤动；沿过天空，从树顶上来窥探玛加尔。却尔干礼拜堂钟声的最后的反响，也远远的飘来，传到他的耳中。

北光炎了一阵，便熄灭了。钟声停止了。

玛加尔死了。

他没有明白这件事是怎样经过的。他知道应该有一件东西从他身体里出去，他便等候着，时时刻刻防他发现，然而终于没有这回事。

但是他知道现在已经死了，所以便很安静的躺着；他睡的很长久，到后来觉得厌倦了。

夜色正是黑暗，玛加尔觉得有人用脚推动他。他回过头来，睁开眼。

落叶松现在是很安静柔和的站着，似乎记得刚才的戏弄，有点惭愧。蓬松的桧树伸开了满盖着冰雪的长臂膊，缓缓动摇；星光般的雪片，轻轻的从空中飘下。

和善的光明的星，从暗蓝的天空，通过了树枝的空隙，往下观望，仿佛说“看啊，一个苦人死了！”

老牧师伊凡站着，看着俯伏的玛加尔，又用脚踢他。他的长的法衣，带着雪变做白色了；雪又积在他的皮帽上，两肩和胡须上。最奇怪的便是原来他正是六年前死了的那个伊凡神父。

他原来是一个好牧师。他没有逼住玛加尔向他要过什一税，也并没有要过礼拜堂

法事的费用；玛加尔向来关于洗礼或葬仪费的数目，是自己随意定的，现在他记起来，有几回定得极少，有几回竟是一文不付，觉得很羞惭。伊凡神父却决不怨恨，他只要一件东西：就是每回一瓶烧酒。倘若玛加尔没有钱，神父便叫他去拿自己的酒来，两人便分喝了。这好神父时时醉得像贵人们一样，但他决不很凶的和人打架，而且他不甚常有的。玛加尔大抵送他回家，将这醉到动弹不得的人交给他的妻神父太太看管。

是的，他原来是一个好牧师，然而他的末路却非常悲惨。

有一天，家里没有人，烂醉的牧师独自卧在床上，忽然他想吸烟了。他站起来，一颠一簸的走到烧着的火炉面前，想从炉火上点他的烟管。但是他太醉了，他向前倾跌、倒进火里去了。待到他家里的人回来的时候，这神父只有了一双脚了。

各人都追悼这好的伊凡神父，但世界上没有医生能救得他，因为他只有一双脚剩下了。所以他们将脚埋葬了；别一个牧师便委任下来，补伊凡神父的缺。

现在这伊凡自己，完全健康，正站在玛加尔身旁，用脚踢他。他说，“玛加鲁式该（Makaruishke，）起来！让我们去罢。”

玛加尔很不高兴的问道，“我该往哪里去呢？”他以为死了便应该可以静卧，更无需再在森林里游行，以至迷路。倘若他仍要这样做，那么，他还死什么呢？

牧师说，“让我们去见大王（Tojon）去。”

玛加尔问道，“我为什么要去见他呢？”

牧师用很悲哀而慈悲的口气答道，“他要审判你呢。”

玛加尔记起来了，人死了之后，的确应当去受一回审判。他曾在礼拜堂里，听得说过。牧师们的话究竟确的；他也不得不起来了。

玛加尔便站起，但暗地里喃喃地说，便是死后，他们还不肯让他安静。

牧师先走，玛加尔在后跟着。他们大抵一直走去，落叶松都很柔和的站在两旁，让他们过去，他们正向东去了。

玛加尔看见伊凡神父过去，雪上并不留下足迹，十分惊奇；他看自己的脚，也不见有足迹；那雪平铺着，新鲜平滑，仿佛一块桌布。

他心里想，现在倘去偷别人的兽羴，那真是便当已极了，他们更不能发现他了。但牧师已经知道他秘密的思想。他回过去说道，“凯比斯（Kabis住了）！你不知道为了这样思想，你要得到怎样的罚呢。”

玛加尔嫌恶地说道，“我说，我单是随意想想，也不能么？这几年来，你怎的变了这样严厉了？你给我住口！”

牧师摇摇头，仍是向前走去。

玛加尔问道，“我们的路很远么？”

牧师悲哀地答道：“是啊，很远呢。”

玛加尔很担心地问道：“那么我们吃什么呢？”

牧师回身对他说道，“你忘记了你已经死了。你现在不再要吃，也不要喝了。”

玛加尔听了十分不喜欢。倘若没有东西吃，那自然也无妨的，但那时人也该得静卧才是，同他才死的时候一样。然而现在要走路，走一条长路，又没有东西吃，这件事从他看来，真是绝对的不法了。他便又喃喃的诉说起来。

牧师道：“不要多说！”

玛加尔怒声答道：“对了！”但他仍旧独自诉苦，说这蠢笨的办法的当。“他们叫人走路，但他是无需吃得的。有谁曾经听到过这样事？”

他跟着牧师走，心里非常不满。他们走了很远。虽然玛加尔不能看见朝阳的光，但照路程计算，大约走了有一个礼拜了。他们走过这许多的溪谷和小山，这许多的河和湖，这许多的森林和平原！玛加尔每一回顾，便见阴黑的大森林直向他们背后飞奔，带雪的高山仿佛融化到蒙眬的夜里去，很快都躲在地平线之下了。

他们似乎愈走愈高了。星也愈大愈明亮了；在他们所在的高度，他们能够看见落月的边际。月亮仿佛赶紧逃走，但玛加尔与牧师终于将他追上了。以后月亮又出在地平线上，他们旅行的两人也到了一个平坦的高原上面。现在已经明亮了，比清早时候更明亮，这因为他们比先前更走近星的旁边了。每个星，都如苹果一般大小，闪闪的发出不灭的光明。月亮大如腰鼓桶的底，借着太阳的光燃烧着。照得大平原全体通明。

平原上的雪花，片片可辨；无数的小路，散布在原野上，都向着东方一点汇集。各种形相各种服饰的人，或骑或步，都沿着这些小路走去。

玛加尔对一个骑马的人，仔细看了一眼，忽然离开自己的路，跑过去追他。牧师叫道，“住了，住了！”但玛加尔并他的叫声，也没有听到。他认识一个鞑靼，是他的老伴侣，曾经偷过他一匹斑马，已在五年前死去了。现在正是那个鞑靼，骑着那匹斑马走哩！那马掠着地面飞跑，带雪的尘土，从蹄底阵阵飞起，马蹄映着明星的虹彩颜色，闪闪的发光。玛加尔步行却容易将狂奔的鞑靼追上，觉得非常惊异。而且鞑靼人看见玛加尔在他后面几步之内，他便很情愿的立住等着了。玛加尔对他大发其怒。他叫道，“你同我见知事去！这是我的马；他的右耳朵上有一条裂纹。你们看这人，坐在偷来的马上，何等威风，马的主人却步行跟着，像乞丐一样！”

鞑靼人说道，“不要吵闹，也不必见知事去！你说这是你的马，你便拿他去，和他落地狱罢了。我骑在他背上，在这同一的地方，上上下下的走，这已经是第五年了！步行的人没一个不将我追上了。这在一个鞑靼好汉是一件羞人的事啊！”

他抬起脚正要跳下鞍来，这时牧师也已经喘吁吁的跑到了，他扯住玛加尔的臂膊，

叫道“你这倒运的人，你干的是什末！你不知道鞑鞑人是骗你么？”

玛加尔挥他的鞑鞑，喊道，“他自然是骗我呢。这是一匹可爱的马，真的绅士的马。它还不到三岁的时候，有人曾经肯出四十卢布向我买呢。兄弟，不用着急。倘你弄坏了我的马，我可以杀了吃它的肉，你只要还我原价就是了。你可不是这样想：因为你是鞑鞑人，便没有法律管得着你么？”

玛加尔发了怒，大声叫喊，想引动一群人，聚集起来，因为他向来习惯是怕鞑鞑人的。但牧师阻住了他。“玛加尔，不要吵闹了。你又忘记了你已经死了！你还要什么马呢？你岂没有看见，你步行走路，比鞑鞑骑马还要快的多么？你是不是喜欢强迫骑在马上，走一千年么？”

玛加尔现在懂得鞑鞑很愿意的交还他那匹马的缘故了。他心里想道：“他们原来都是坏种啊！”他便转身对鞑鞑说：“那很好，兄弟，你拿马去罢，我饶恕你了！”

鞑鞑气愤愤的拉下皮帽来盖住耳朵，用鞭打他的马。那小马狂奔起来，雪的云从蹄底飞起。但是玛加尔与牧师站着看他，那鞑鞑也终于没有上前一寸。他又气愤愤的唾了一口，回过来对玛加尔说道：“朋友，你还有一点玛呵尔加么？我很想吃烟，我的烟在五年前都用完了。”玛加尔大怒答道：“你是狗的朋友，哪里是我的朋友。你偷了我的马，现在却又讨玛呵尔加了！去罢，我一点也不可怜你。”

说着，玛加尔走了。伊凡神父对他说道：“你不肯给他一点玛呵尔加。可是错了。在审判时候，大王为了这事，至少可以赦你一百过呢。”玛加尔大声说道：“那么，你怎么不预先告诉我呢？”牧师道，“啊，到现在告诉你事情，也太迟了。你应该在你活着的时候，从你的牧师去学才是啊。”

玛加尔怒极了。他见牧师只收他的什一税，却并不告诉人在什么时候给鞑鞑人一片玛呵尔加，可以赦免多少罪过，这有什么用处呢？一百过可真不是小事啊！而且只费一片烟草罢了！这一件错误可是损失的不少了！

玛加尔说道：“等一刻！我们两人只要一片烟草，也就够了。让我将这多余的四片给了鞑鞑，这就可以算四百过罢！”牧师答道：“你试看后面罢。”玛加尔回头去看。那白色空虚的原野展开在他们之后；鞑鞑在这上面，只如一个远远的小点。玛加尔仿佛能看出马蹄下的白云，但再过一刻，这小点也不见了。他说道：“也罢，鞑鞑人没有玛呵尔加，大约也可以勉强敷衍过去。你看，他这无赖真将我的马弄坏了！”牧师道：“不，他不曾弄坏你的马。那马是偷来的。你没有听到老人们说，偷来的马不会行远么？”玛加尔确乎听得老人们说过，但平时眼见鞑鞑们常常骑了偷来的马，往市里去，他便不很相信这句话了。现在他才知道，老人们有时却也对的。

他们又赶上许多平原上骑马的人。大家都急急前奔，同第一个人一样；马都像鸟

一般的飞，骑马的人遍身是汗，但玛加尔与牧师都追上，又越过他们了。

骑马的大半是鞑靼人，但有少数，是却尔干的住民，其中几个人横跨在偷来的牛身上，用冰块刺牛，使它们前进。玛加尔每走过鞑靼人面前，很怨恨地看他们，嘴里喃喃的，他们应该受更重的罚。只是遇见却尔干的农夫，他便站住，和他们极亲密的讲话，仿佛朋友一样，虽然他们是窃贼也罢！有时候他更表示他的乡情，拾起冰块，在后面用力的打牛或马；但他自己倘一举步，那马和骑马的人便都落后，只剩了看不分明的一点了。

这原野似乎是无边的。虽然玛加尔和他的同伴时时追上那些骑马和步行的人，周围的地方，都是荒废的，所有旅行的人各各离开，仿佛隔着千万里路。在这许多人中间，玛加尔遇见一个不相识的老人，显然是从却尔干来的，这可以从他面貌衣服和走路的模样看出，但玛加尔却记不起曾在什么时候见过他了。老人着一件破烂皮袄，大的破皮帽，旧破的皮板裤，一双更旧的小牛皮靴。而且他虽然很老，肩上还驮着一个更老的女人，伊的两脚直拖到地面。老人喘着气，一步一颠的走去，全身靠在他的杖上。玛加尔可怜他。他便站住，那老人也站住了。

玛加尔高高兴兴的说道：“亢希！”（Kansi，西伯利亚土人问讯语，意云说罢！）

老人答道：“不！”

“你看见什么？”

“没有。”

“你听到什么？”

“没有。”

玛加尔沉默一会，便问老人是谁，从哪里来的。老人告诉他自己的名字。他说，在一直从前，自己也不知道多少年前了，他离开却尔干，到“山”里去，救他自己。他在那里也不做工，只吃草根与果实过活，他不耕田，不播种，不磨麦，也不纳税。他死后，去受大王的审判。大王问他是谁，做过些什么事。他说他走到“山”里去，救了自己了。大王道，“很好！但你的妻在哪里呢？你去将伊带来！”于是他回来寻他的老婆子。但是因为没有帮助伊的人，伊又没有屋，没有牛，没有面包，所以伊在未死之前，只能求乞度日。伊的力气是完了，到现在伊终于不能动伊脚了。他所以只好驮伊在背上到大王那里去了。

老人说完，便哭了。但那老女人用脚跟踢他，同牛一样，用微弱的不高兴的声音叫道：“前去！”

玛加尔对于老人，更觉得可怜了；他真心的感谢他自己的命宫，不使他到“山”里去。他的妻高大而且强壮，这担子要比老人的更重了。倘若伊又要踢牛一般的踢他，

他必定要死第二回的了。

他可怜他的老朋友，想替他捏住老女人的脚；但还没有走上三步，他又只得放手，不然那脚怕要留在他手里了；再过一刻，那老人与他的负担，也都已看不见了。

以后玛加尔在路上，没有遇见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了。有窃贼们，背着偷来的货物，像驮马一样，一步一步的挨着走；有肥壮的耶库支酋长，骑在高鞍马上，尖顶帽触到天上的云；他们的旁边，穷苦的工人向前奔走，瘦而且轻便，野兔似的；又有阴郁的凶手，满身血污，张着凶悍的亡命的眼，大踏步前行。他屡次投身洁净的雪上，想洗去鲜红的污染，然而终于没有效，他周围的雪立刻染成红色，凶手身上的血，却比先前更加明显；在他眼里，发出恐怖与绝望的光。他向前奔走，竭力闪避着别人的惊怖的注视。

儿童们的小灵魂，时时飞过天空，像鸟一样，成群结队的过去，这在玛加尔看了，却也并不为奇。粗恶的食物，污秽，火炉的热气，草舍里的冷风，单是却尔干一处，也千百为群的驱逐到这里来。他们追上了凶手的时候，各群都惊惶了，急忙飞在一旁；在他们过去之后，空中还弥漫着他们小翅子的急遽张皇的羽声。

玛加尔渐渐觉得自己的走路，和别人比较，要快得很多，他便归功于他自己的善行。他对牧师说道：“亚萨比忒（Asabit 父亲），你听我说。你怎么想，我虽然爱喝酒，还是个好人，可不是么？上帝喜欢我，可不是么？”他疑问样的望着伊凡神父。他问这话，有一个秘密的动因，他想从老牧师侦探出一点事来；但牧师侦探的答道：“你不要自负！我们现在快要到了。你就可以去自己看出来了。”

玛加尔到这时候方才觉得，平原上有光明发现。最初只有几缕炎炎的光，照着地平线，渐渐的展布到天上，将明亮的星都消灭了。星灭了，月亮下去，平原在黑暗中了。

平原上烟雾升起，又围绕着他，像侍卫一般。

东方的一处，烟雾渐渐明亮起来，仿佛一群金甲的武士。

烟雾移动，武士们都伏在地上了。

太阳从他们的中间出来，暂在这黄金色的队伍当中停住，望着平原。

全平原在这炫目的惊异的光明底下，发起光来了。

烟雾得胜似的大队的飞起，在南方分离，动摇了，随即腾上了。

玛加尔似乎听到一种移情的谐调，便是大地每日欢迎朝阳的不可记忆的太古颂歌。他向来对于这歌声，并未相当的注意，现在第一回感到这歌的美。

他站住细听，不想再往前走，他想永远站在这里，听这歌声。

但伊凡神父触他的臂膊，说道：“我们到了。进去罢。”

这时，玛加尔才觉得站在一个大门的前面，这门先前却被烟雾遮住了。

他很不愿意前进，但他也不能不依从了。

他们走进一所广大的草舍，到这时候，玛加尔才记起外面实在很冷。在草舍中间，是一个雕刻精工的纯银的火炉，炉中搁几支烧着的金的木材，发出热气，立刻教人的全身都热透了。这美丽的炉里的火焰，并不炫眼，也不焦灼，只是温暖；所以玛加尔又想永远站在这里，自己取暖。伊凡神父也来了，站在火面前，将冰冻的手伸在火上。

屋内有四个门，其中只有一个通到外边，其余的三个门里，有穿白袍的少年，时常出入。玛加尔猜想，他们一定是这大王的仆人了。他似乎记得以前曾经见过他们；但不能确凿记出什么地方了。他看见他们背上都有一对白的大翅膀，非常吃惊；又想大王一定还有别的仆人，因为他们有这大翅膀，往山里砍柴或竹竿的时候，怎能挤到树林里去呢？

一个仆人走近火边，将背向着火，对伊凡神父说道：“说！”

“没有什么东西说。”

“你听到什么？”

“没有。”

“你看见什么？”

“没有。”

两人都不响了，随后牧师说：“我带了个来了。”

仆人问道：“他是从却尔干来的么？”

“是的，从却尔干来的。”

“那么，我们须得预备大秤才好呢。”

他走出房子，预备天平去了；玛加尔便问牧师为什么要用秤，又为什么须用大秤呢？牧师略略为难，答道，“你知道，秤是拿来称你所做的善恶的。平常的人，善恶大约都相等；但是却尔干的住民，却带着这许多罪过来，所以大王特地给他们做一副天平，一边的盘特别大，可以装下这些罪过。”

玛加尔听了这一节话，忽然垂头丧气，觉得他的心弦抽紧了。

仆人拿进一副天平，装置起来。一边的盘很小，是用黄金做的；一边用木做的，又是很大。在木盘下的地面上，忽然现出一个深黑的洞。

玛加尔走近天平，细细检查，看它有无弊端。天平却是对的；两个盘垂着不动，也不升上，也不下降。

老实说，他不很明了天平的机括，情愿用那简易的提秤算账，在他生前，他用这秤做买卖，都于自己很有利益的。

忽然牧师说道，“大王来了”，急忙扯直他法衣的皱纹。

中间的门开了，走进一个很老很尊严的大王，银色长须，一直垂到腰际。他披着很好的皮毛锦绸，都是玛加尔所不知道的，脚踏天鹅绒里子的暖靴。正同玛加尔在古旧的圣像画版上见过的一样。

玛加尔一眼看去，便认识他就是在礼拜堂的图画上所见的那个白须老人，只是现在没有他的儿子陪着罢了。玛加尔想，他那儿子一定是出外料理事情去了。鸽子飞进屋来，在老人的头上盘旋一回，便歇在他的膝上。老大王坐在特别预备的座上，用一只手抚摩鸽子。

大王的脸色很和善，玛加尔觉得颓唐不堪的时候，他望望大王的脸，便又安心一点了。

他的心很沉重，因为他霎时记起了他过去的一生，下至最为微细的事实、也都记得。他记得他所走的每一步，他的斧头的每一击，他所砍的每棵树，他所行的每件欺诈，他所喝的每杯酒。

他恐慌了，羞了；但他看了老大王的脸，又稍稍安静了。他心里稍安静，他便又想到这里或者还有几件事，可以设法遮瞒过去。

大王搜索似的注视看他，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什么姓名，多大年纪？玛加尔一一回答之后，大王又问道：“你在生前曾经做过什么事？”

玛加尔答道：“这个你自然知道。在你的簿子上谅必统统写着罢！”他想试探大王，看他那里是否都确乎写着。

大王说：“你自己说来。”

玛加尔便胆壮起来了。他列数他所做的工作；虽然他记得他的斧头的每一击，他所砍的每支竿子，所耕的每陇，他却另外加上几千支竿，几百担柴木，几百斤撒下的种子，在他的计算上。

一切说了之后，大王转身向伊凡神父，说道，“拿那簿子来。”玛加尔因此知道伊凡神父原来是大王的秘书，却并不告诉他一点关节，心里非常气愤。

伊凡神父拿出一本大簿子来，翻开便念。大王道，“且看这里写着多少竿子。”伊凡神父看了，忧愁的说道，“他加上整三千支。在他的计算上了。”

玛加尔狠狠地叫道：“这是谎话！他一定错了，因为他先前是一个酒鬼，死了横死的！”

大王命令道：“不准吵闹！他可曾格外的向你需索过洗礼费和结婚费么？他可曾逼你收过什一税么？”

玛加尔道：“说什么废话呢？”

大王道：“我不待你说，也知道他爱喝酒。——”大王生了气了，对伊凡神父说道：“给我从簿子上查他的罪过来。他是骗子，我不能相信他的说话了。”

这时候，仆人们正将玛加尔的竿子木材耕种和一切工作，都堆进金盘里去。这有如此之多，金盘降下，那木盘直升到空中去了。神的少年仆人们展翅飞去，费了几百人的力气，才用索子将它拉回地上来。

却尔干住民的工作，真是沉重啊！

伊凡神父又计算玛加尔的欺诈，总共二万一千三百零三件。他又总算他所喝的烧酒，计四百瓶。牧师还往后读，玛加尔见那木盘正要将金盘拉上去哩；木盘落在洞里，牧师读着，那盘也愈降愈深了。

玛尔玛这时明白，事情有点不妙，他走近天平，偷偷的想用脚将它抵住。但有一个仆人看见了，大家便喧嚷起来。

大王问道：“这是什么事？”

仆人道：“他正想用脚将天平支住哩！”

大王气愤愤的对玛加尔说道：“我知道，你是个骗子，是个懒汉，是个酒鬼。你欠了租税不纳；你欠了牧师的什一税；警察每提起你的名字，便是咒骂，也只为你做下许多罪过。”

大王转过去向着伊凡神父，问道：“却尔干有谁将最重的担给马拉，又有谁使马做工最辛苦呢？”

伊凡神父道：“只有礼拜堂管门的人。他送邮件，又给地方的警察驾车。”

大王道：“将这懒汉交给礼拜堂管门的当马，教他去拉警察，直到跌倒为止，——我们且看以后怎么样。”

大王正说这话的时候，门开了。他的儿子走进草舍，坐在他右边。儿子说道，“我方才听到你宣告的判词了。我长久住在地上，知道世间的情形。教这苦人去替代地方警察的马，未免太苦了。而且他或者还有要说的话：巴拉克三（Baraksan 苦人），你说来！”

这时候，有奇事出现了。玛加尔，这在他生前每次发言，没有说过十句以上的玛加尔，忽然觉得有雄辩的天才了。他开口讲话，自己也很以为奇。这里仿佛有两个玛加尔，一个说着，一个听着诧异着。他几乎不能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了。他的话很流畅热烈的从嘴里流出；言语很快的相逐而来，自然排列成长而优雅的次序。他并不迟疑。偶然他有点混乱了，他便立刻改正，又比先前加倍的大声的嚷。而且他觉得他的话都有确信。

老大王当初听他大胆的说，有点恼了。随后却很注意的听，似乎已经相信玛加尔

并非真是一个愚人了。伊凡神父一时也张皇了，暗地里扯他衣裾，但玛加尔将牧师推开，接连的讲去，老牧师的恐慌也就减少了；他又觉得喜欢，听他教区里的老朋友大胆的宣布出真情来，又看出大王听了这真情，心里也很喜悦的。便是穿长袍，生白翅膀的仆人们也都出来，站在门口，很诧异的听玛加尔的话，用肘互相撑触着。

玛加尔开首说他不要去做礼拜堂管门人的马。这并非因为他怕苦工，只因这判决是不公。因为这判决不公，所以也不愿遵从；他不愿做一点工，也不动一步，任凭他们怎样发付他就是了！任凭他们将他永远交给魔鬼，但是他不愿意拉那警察，因为判他去做这事，是不公平。但他们不要猜想他怕变一匹马。礼拜堂管门的人虽然使他的马做苦工，还给它雀麦吃，但是他玛加尔，终生受人家的鞭打，却没有一个人给他食吃。

大王问道：“谁鞭打你呢？”

是啊，他终生受人家的鞭打。承发吏鞭打他；税吏和警察鞭打他，逼索租税；饥饿与穷困鞭打他；冷热雨旱都鞭打他；冰冻的地与无情的森林，也鞭打他。马往前走，眼向着地，不知道他行程的终点。他也这样的走过了一生。他可明白礼拜堂里牧师所念的意义？或他们何以向他收什一税的缘故么？他可明白他的长男为什么捉去当兵？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他可知道他死在哪里，他的骨头摊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说烧酒喝得太多，他的确喝的，因为他实在心爱这物事。

大王问道：“你说他喝了多少瓶酒呢？”

伊凡神父向簿子上一看，答道，“四百瓶。”

玛加尔申辩说道这或者如此，但里边统统真是烧酒么？四分之三是水，只有四分之一是酒，又属了下等的玛呵尔加呢。这样，他的账目上，三百瓶应该勾销了。

大王问伊凡神父道：“他说的是真的么？”他的怒气因此可见还未全息了。

牧师急忙答道：“完全真的。”玛加尔又续说他的故事。

他在计算上，加了三千支竿子，这也是真的。但这算什么呢？即使他只砍了一万六千支。那又有什么要紧呢？这数目还小么？而且在他砍了二千支的时候，他的先妻生病了。他的心很痛楚，他想坐在伊的床边，然而穷乏驱遣他到森林里去；他在森林里哭泣，眼泪都冻在他的睫毛上了；因了哀愁，寒气直攻他的心，但他还是砍柴没有歇。

这时候，他那女人死了。他须埋葬伊，但他没有钱可付葬仪的费用。所以他只得又将自己租给人去砍柴，拿钱来还他妻的地下住屋的价。商人见他需钱很急，只给他十个戈贝克，——他的女人独自卧在冰冷的草舍里，其时他又在那里砍柴，哭泣。这样的每担柴，的确可以算做四担，或更多一点罢！

老大王的眼里，流出眼泪来了；玛加尔看见天平颤动，金盘降下，木盘升上来了。他仍然接续往下说。

他说，一切事都写在这簿子上，那么，可以翻开一看，是否曾有人给他一点恩惠，或幸福与喜悦么？他的儿子们在哪里呢？倘他们死了。他的心沉重而且悲哀；倘他们活着，长大了，他们也离开他，为了他们痛切的需要，各自战闯去了。所以他只同了他的后妻，渐渐的老了；他觉得力气衰了，知道无情的无家的老境，正寻着了他了。他们两人孤独的存在，好像大野上的两棵孤松，各方面都受无慈悲的风的打击。

大王又问道：“这是真的么？”

牧师赶忙答道：“完全真的。”

天平又颤动了，——但大王沉思着。他问道，“这是怎的？我岂不曾见过许多地上的真的好人么？他们的眼睛是清明的，他们的颜色是快活的，他们的衣服毫没有污染。他们的心都柔软，像耕透的田，其中生着好的种子，长出强壮芳香的芽，他的香气嗅了很愉快。但是你，——你看自己罢！”

众人的眼都向玛加尔，他自己也觉得羞了。他知道他的眼睛昏暗，颜色迟钝，他的须发杂乱，他的衣服破碎了。虽然在他死掉的前几时，他也曾想买一双新靴，穿到了审判那里去，但他总将这钱喝完了，现在站在大王面前，穿一双极坏的皮毛的鞋，像耶库支一样。

大王又道：“你的脸色是迟钝的，你的眼睛是昏暗的，你的衣服是破碎了的。你的心都塞满了杂草，刺苏与苦艾。所以我爱那好人，不愿见你这样的秽恶的人。”

玛加尔的心紧缩了，他惭愧自己的存在，脸红起来了。他暂时垂着头，忽然又仰起来，续讲他的故事。

他问，大王所说的是什么好人呢？倘若指玛加尔在世时，住在美屋子里的那些人们，那么他是知道他们的一切的。他们的眼睛清明，因为他们没有流玛加尔所流过的那些眼泪；他们的颜色快活，因为他们是用香水洗浴的；他们的没有污染的衣服，是别人的手所缝纫的。

玛加尔又垂着头，但他又即仰起来了。

而且大王可曾知道，他来到世间的时候，也同他们一样，有清明坦白的眼，天地都反映在里面的眼么？也知道他生下来时，怀着一个清静的心，能对于世界一切的美而扩张的么？他在此时想将他污辱的头躲到地底下去，那是谁的罪过呢？他不能说。但他知道，他的灵魂的忍耐已经消尽了！

玛加尔倘能看见他的话在大王的影响，或者看见他愤怒的言语，一个一个落在金盘上，像铅块一般，他自然可以略为平静了。但他并没有看见这些事，因为他的心已

经被不暇辨别的绝望压倒。

他又经过了他苦辛的生活的全路。他何以能够忍受这样重担直到现在呢？他忍受了，因为希望的星还在招他前进，像信号的火一样，透过了苦辛与怀疑的烟雾，在那里发光。他活着，所以他或者能够得到较为幸福的命运。但现在他站在路的尽头，那颗星也已经消灭了。

黑暗落在他灵魂上，暴怒发作，仿佛风暴发作，在夜里的大原野上。他忘却了他是什么人，现在站在谁的面前；除了他的愤怒。他一切都忘掉了。

但老大王对他说道：“巴拉克三，略等一等！你现在不是在地上了。在这里，便是为你，也有公道哩！”

玛加尔听到这话，发抖了。他心里觉得有人可怜他，全心都柔软了；只是因为他困苦的生涯，从第一日起直到末日，都展开在他面前，不可忍受的自己哀怜的感情，压倒了他，他哭泣起来了。

老大王同他哭了。老伊凡神父也哭了；神的少年仆人们也都哭，拿起宽大的袖子来揩着眼泪。

天平颤动，木盘高高的升上去了。

“科罗连珂的著作，曾被比拟为‘新鲜的微风，在病院里沉重的空气中吹过。’这病院是现代俄国知识界的悲观文学；新鲜的微风是‘俄罗斯母亲’的心思简单的孩子们的声音。他们大抵是耕田的，征服荒地的人；农民，开荒的人，西伯利亚的流人；他们大抵属于‘被侮辱与损害的’（案这本来是陀思妥夫斯奇所作的一部书名，后来用作成语了）。这一大部类的中间：他们承受着说不出的辛苦，但他们的头是不屈的，他们的心里充满着勇气与对于公道的希求。这大著作家的早年，便在他们的中间过去了。”

符拉迭弥尔科罗连珂（Vladimir Korolenko）在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生于什多弥尔（Zhitomir），是俄国西南——小俄罗斯的一个小镇。在父系上，他是从一个古旧的珂萨克家族出来的，他的母亲是本地的波兰地主的女儿。他少年的生活，在美丽如画的环境里过去。他生长在波兰人，犹太人，乐易的黑眼睛的小俄罗斯农民中间。所以他永远没有失却他在那温暖明亮的天空下养成的，对于自然的诗的爱与健全的滑稽趣味。在他的《恶伴侣》一篇小说里，他活现的画出他幼年时代住过的那个传奇的小镇。小说里的严厉而公正的法官，差不多便是他父亲的模型。老科罗连珂是以不可犯的廉洁出名，在那时的官僚里极少有的，因此他于一八七〇年死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点遗产给他的妻与五个孩子们。但那英雄的母亲的努力，是很可感谢的，符拉迭弥尔在

十七岁时，也就自够进彼得堡的工业学校了。

以后的三年，在他求学以外，还加上对于生计的需要的奋斗；在那期间里，科罗连珂自己说，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免于饥饿。就是十八个戈贝克（案即九分）的廉价的午餐，在那时仿佛是珍品，一年里只能吃到六七回罢了。

一八七四年他往莫斯科去，衣袋里装着苦工挣来的十个卢布，便进了彼得罗夫斯基学校，但不久即被斥退了。因为他与同学们上了一通请愿书给校长。他回到家族所在的彼得堡，他和他的兄弟竭力挣扎。给人家校字，想藉此养活他们自己与弟妹们。他又做了稿件，登在新闻杂志上，因此便发生了第一次的逮捕，这是他为了所谓进步的社会的主义的缘故，所受的多少次逮捕的开头了。他最初被发遣往克朗斯达得（Kronstadt），住了一年，随后又往跋忒加（Vjatka）；他从那地方旅行到沛尔木（Perm），又到汤木斯克（Tomsk）；末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边的辽远的耶库支克（Jakutsk）了。

他在耶库支克过了六年，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时光。那广大的森林，掩盖着东北极边的沼泽，高大，阴暗，永远被捏在酷寒的紧握之中的森林，在这少年艺术家的想象上，加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见了那些住在没有人迹的荒林中的半野蛮的开荒人的悲愁，他的流放的同伴的不可驯服的精神，“游行者”（Brodiagi）——从监狱逃出的犯人，徒步通过西伯利亚大陆全部，秘密回到“俄罗斯母亲”去的人，——的冒险的生活，他很深的受了感动。

一八八五年科罗连珂被放免了。他回到俄国之后，便发表了他的美的《玛加尔的梦》。

这篇小说的成功，非常迅速，作者的声名就立刻确定了。这里面并没有政治，也没有社会上的主张。玛加尔的辩诉是普遍的，进步的与保守的批评家都一样的同声赞美。俄国的读书界见了这体裁的新奇，文体的光明简洁，结末的抒情诗的美，将以前的种种记述都很有深意的照耀着，——他们喜欢得出神了。可怜的玛加尔，西伯利亚森林里最孤独的住民，过了一世几乎不能相信的苦工与困穷的生活，终于死了，在大王的审判那里，因为他的罪孽，被判决到来生去受悲愁与辛苦，比他生前所知道的更凶。这便是陀思妥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所爱的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的模型。然而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的地方：玛加尔并不消极的颓唐的承受不幸，他是反抗。他愤愤的反抗大王的审判的不公平。生活在他是极端的艰辛；所以用了专为大王所喜欢的人——“他们的脸是用香水洗的，他们的衣服是别人的手所缝纫的”——而定的标准来判断他，是不公平的。这个反抗，又加上了对于全人类的温暖的爱，便成为科罗连珂著作的基音。

他的第二篇小说《恶伴侣》也是在这一年内发表的，又增加了少年作者的若干的名望。这在俄国，直到现在，还是一般爱读的作品。文体上虽然带一种波兰华丽丰富的趣味，但那封建时代的废地的描写，充满着诗趣，小孩子们也写的很有同情与观察，那个流浪的土耳其开微支（Turkevitch）在他的先知耶利米的悲喜剧的角色中，也显然露出反抗的声调。

《树林絮絮的说》在一八八六年发表，是一篇南方俄罗斯梦幻的松林里的阴暗的传奇故事，模仿古代传说的体裁写成的。这篇里哥萨克人阿巴那思（Opanas）与看管森林的赖曼（Raman）的反抗，是盲昧而且乱暴的，他们的高贵的迫压者便因此而死，但这件事是发现在封建的时代，农奴的艰苦很重大。树顶的风声主宰着这篇单纯的小说的开展，像一条响亮的弦线；临末对于暴虐的伯爵，那凶猛的公道实现的时候，这件事的进行，似乎必不可免，正如雷雨的发作一样，——这雷雨在讲全篇故事的时候。早已在树林上面酝酿的了。

《净罪日》（*Jom Kippur*）是科罗连珂的最轻妙最愉快的一篇小说。在描写南方愉快的生活里面，将小俄罗斯人的和善的滑稽与他的光辉的想象联络起来，我们能够得到活现的瞥见：安适的草舍，被樱树园围绕住，浴在温暖的月光中；黑眼珠的女儿，怯弱忙碌的犹太人，迷信的镇里的人民，一个干练的磨工；总之，在犹太人范围内的一个市镇的所有忙碌活动的生活。

但是无论庄重或愉快，喜悦或悲哀，科罗连珂在他对于世界的观察上，总是一个乐天家。即使经了艰难忧愁不幸，他小说中的穷苦质朴的英雄都回头向着光明。著者的亲切的心不绝的在那里寻求各人里面的“永久的人性”。他很深的表同情于人类的不可遏的求自由与公道的愿望，因为有这个，才能无畏的与“恶”相对面。他自己在一封信里，曾对朋友说：“宇宙并不是偶然的各势力的游戏。决定论，进化论与其他学说，都使人承认那里有一个定律，牵引我们向着一件事物；这事物，在他一切的表现上。我们称他作‘善’，就是说向着和爱，真理，正直，与公道。”

这便是科罗连珂的装在他一切著作里，对于世界的使命与主旨。

科罗连珂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后，他住在尼什尼诺夫戈罗特（Nizhni Novgored），努力从事于改善他所爱的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的生活。在一个荒年里，他竭力的组织了公共食堂，养活饥饿的穷人，又做了许多有力的论文，发表在报章上。他又继续做短篇小说、小品，几种略长的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盲乐人》。

一八九四年他往英美旅行一次，归国以后，做了一部有趣的旅行记，名叫《没有舌头》。

一八九五年他做了杂志《俄罗斯的富裕》（*Russkoe Bogastvo*）的总编辑，自此以后

这小说家便专心于新闻事业，现在成了俄国最大的新闻家之一了。

俄国人的心，根本上是很慈善的，充满着人类的爱。他们相互的关系，本是民主的，只是不幸而处于欧洲最严酷的政治之下，饱受了苦辛。科罗连珂也和他的多数的同国人一样，现在专为了受苦与被虐的人的缘故，贡献他的一生，帮助那些社会与政治的不公平的牺牲。

以上是英国人斐尔（Marian Fell）的评论，说得很明白，所以便将他全译了。这篇文还是一九一六年所作的。现在俄国情形已经大变，“欧洲最严酷的政治制度”成了会议的民主国，但科罗连珂也于今年二月在南俄死去了。我因此译出这篇小说，为他作纪念。

科罗连珂人道主义的思想，多与陀思妥夫斯奇及托尔斯泰相似，诗一般的自然描写，又有都介涅夫的风趣；但篇中的诙谐味，是他独有的：他的小俄罗斯的温暖的滑稽与波兰的华丽的想象，合成他小说的特色，令人想起果戈理（Nikolai Gogolj）——也是小俄罗斯人——“笑中有泪”的著作。在《玛加尔的梦》里，这特色也极明了。这篇里写自然的美与自然的残酷，人性的罪恶与人性的高贵，两面都到，是写实主义后的理想派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品，在这里面，悲剧喜剧已经分不清界限，便是诗与小说也几乎合而为一了。

篇中叙述西伯利亚农民的言动，也很活现。玛加尔梦里的阴间，一半是拜物教（Shamanism），一半是基督教的；住草舍烧金柴的上帝，又糊涂，又正直；正是农民祈求中的理想的神，也就是农民自己的真的人格影子。因此，这便在小说里，造成一事实，滑稽而且严肃与悲哀。埃及式的用天平来称人魂的罪，在俄国本部的传说里，也复如此。弥里珍那（Militsina）的《老乳母》（译载《新潮》二卷五号）上，也说及这事。玛加尔与老人，天使与神父的问讯“你说！”等六句，大约是西伯利亚土人的风俗，散处大平原中的文化很低的民族。平时没有书报可看，只能在见客的时候，满足他们的喜听新闻的本性，恰与中古时代以及现今偏僻地方的欢迎唱歌说书人一般，这或者便是那风俗的起源了。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记

波 儿

陈衡哲

外面的天色很暗了，波儿的房中，却还没有灯火。波儿睡在床上静听着客厅中的琴声，和一个女孩子的歌声。听了一会琴声歌声都止了。波儿叹着气，自言自语道：“可怜赫克托那样的音乐天才，却须天天的到木行里去做工。爱伦娜那孩子的歌音也不恶，但是哪里有机会去栽培他呢？”

此时波儿的母亲康登太太走了进来，波儿用着很微弱的声音说：

“可是妈妈呀！请你把电灯开了罢。”

康登太太一面开着电灯，一面说：

“波儿你现在觉得怎样？”

波儿：“我现在没有什么——妈妈，你今天太辛苦了，可不要再到菜圃里去罢。”

康登太太：“赫克托方才已经代替我去了。不过我觉得这孩子近来也十分辛苦，我让他去了之后，心中很不好过。”

波儿：“但是赫克托能代你的劳，他一定心里很快活呵！”

康登太太：“爱伦娜今天又接到了她姑母的信，说它可以到她乡里去游玩半个月。它恨不得明天就去啊！”

波儿：（极力的把咳嗽止住了）“啊呀！我现在病着，她去了，又有谁来帮助你烧饭洗衣呢？我巴望她待我好了再去罢。”

康登太太：“是啊！她虽然已经十五岁了，却还和七八岁的孩子差不多。不过她也是一天的做到晚，怪可怜的，让她去玩几天罢。”

波儿叹气不语。忽然大咳，脸上红得和火烧一般。

康登太太一面给他理着被，一面说：

“波儿，我的孩子，你将息些罢，不要管闲事了。爱伦娜今晚左右须把她的裙补好，不能洗碗了。我今去叫她来伴着你做罢。”

康登太太去了。

波儿：“天啊！怎叫我病在床上，一点也不能帮助他们啊！”

爱伦娜走进房来，手里携着破裙和针线，口中嚷着说：

“波儿，妈妈许我后天到姑母家去了。你说快活不快活呀？”

波儿：“好孩子，你愿意听我一句话吗？”

爱伦娜：“什么？”

波儿：“我现在病了。赫克托在木行里一天做到晚，他身体又弱，若是晚上不得休息，也是要病的。妈妈……（大咳）”

爱伦娜：“你可觉得寒呀？我和你把窗子关了，好吗？”波儿摇着头。隔了一会，咳少止了，他方接着说：

“妈妈年纪大了，又是天天哭泣爹爹。爱伦娜你爱妈妈吗？”

爱伦娜：“自然！”

波儿：“那么，你且在家帮助他，待我的病好了，再出去游玩好吗？”

爱伦娜把眼看着地上不做声。隔了半天，她方很低地说道：

“波儿，我一天做到晚，晚上睡的时候，骨节痛得什么似的。你该可怜我呀！”

波儿：“我怎的不可怜你。想你应该知道，自从二月间爹爹死了，妈妈至少老了十岁，头发也白了。你难道不可怜她吗？”

爱伦娜噙着泪，眼看着地上不语。

波儿：“爱伦娜，请你去把那个抽屜开了。把我的针线取了来。”

爱伦娜：“啊呀！波儿，你病得这样，还要做什么针线呀？”

波儿：“你不曾看见妈妈身上的衣服吗？我恨不得今晚把这件衣做好了，好让她明天穿哩！”

爱伦娜走到床边，伏在波儿的身上，一面哭，一面说：

“波儿，我不到姑母家去了，我今晚来做妈妈的衣服罢。”

波儿含着泪，抚摩着爱伦娜的发，说：

“好孩子，我对不住你了！”

爱伦娜揩干了眼泪，把抽屜中的衣服取去，坐在波儿的床边上，且缝且说：

“波儿，今晚鱼行里又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去做工。你知道吗？”

波儿摇头不语。

爱伦娜接着说：“礼拜堂里的洛德太太，也打电话来问妈妈说，若是明天做礼拜的时候，你不能去唱，可有人去代你。波儿，你说我可以代你吗？”

波儿：“妈妈和赫克托的意思怎样？”

爱伦娜：“妈妈说勉强可以。赫克托说，我的歌音，和你的差得尚远，想怕不能

勉强。”

波儿：“你且唱给我听听。”

爱伦娜方欲开唱，忽听见有人在门外轻轻地敲着。

爱伦娜：“请进来。”

此时房门开了，走进了一个又黑又瘦又长的少年。

波儿：（问着那少年）“赫克托，你该辛苦极了。”

赫克托倒身在一个软椅中，摇着头说：

“不打紧，一会儿就好了。波儿，今天医生说些什么？”

波儿：“我不知道。爱伦娜，你知道吗？”

爱伦娜：“他说……”（急把手掩着口不语）

赫克托：“他说些什么？”

爱伦娜：“他说些什么。”

波儿：“我晓得了，他说我这个病是不能好的。”

爱伦娜（自床边跳起）：“啊呀！你怎样知道的？”

波儿：“我不过猜猜罢了。”

爱伦娜（走到赫克托的椅旁）：“赫克托，这如何是好呢？妈妈叫我不要说的，这可算是我说的吗？”

赫克托（未曾听见爱伦娜的话）：“我不信，难道这个医生竟不能医好波儿吗？”

爱伦娜：“哦！他说只有一个法子。”

赫克托：“什么？”

爱伦娜：“他说，除非把波儿送到乡下去，一点闲事都不管，尽量地休息和吃顶好的东西。”

波儿此时叹着气，声音极微的对着赫克托说：

“赫克托，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病是不易好的。不过我若死了，家里又没有人赚钱，真要苦你一人了。”

赫克托泣，爱伦娜也泣。

波儿：“快点不要这个样子，给妈妈听见了，害她心里难过。爱伦娜，你且不必告诉妈妈，说我已经知道医生的话了。你理会得我的意思吗？”

爱伦娜正要开口，忽听见康登太太在房门外低声唤赫克托。赫克托拭着泪走出。爱伦娜取了她妈妈的衣，且缝且唱。波儿闭眼微哭听着。听了一会；他似乎睡着了。爱伦娜却仍旧唱着，一面缝她妈妈的衣。

（完）

追悼许怡荪 有序

胡 适

八月五日，我同张子高过南京中正街，是死友怡荪的住处。那天晚间，诸位朋友请我游秦淮河，船过金陵春的楼下，我想起去年与怡荪在金陵春吃夜饭，子高肇南都在座，我们开窗望见秦淮河，——那是我第一次见秦淮河。现在我第二次来河上，怡荪已死了一年多了！晚间我回寓，再过中正街，凄然堕泪。

人生能得几个好朋友！况怡荪益我最厚。爱我最深，期望我最笃！我此次来南京，已五日了，竟不忍过中正街，今日无意中两次过此，回想去年一月夜话之乐，哪可再得！归寓后作此，以写吾哀。

怡荪！
我想像你此时还在此！
你跑出门来接我，
我知道你心里欢喜。

你夸奖我的成功，
我也爱受你的夸奖：
因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
你夸奖我就同我夸奖你一样。

我把一年来的痛苦也都告诉你，
我觉得心里怪轻松了：
因为有你分去了一半，
这担子自然不同了。

我们谈到半夜，
半夜我还不肯就走。
我记得你临别的话：
“适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车子忽然转弯，
打断了我的梦想。——
怡荪！
你的朋友还同你在时一样！

牧羊儿的悲哀

刘 复

他在山顶上牧羊；
他抚摩着羊颈的柔毛，
说“鲜嫩的草，
你好好的吃罢！”

他看见山下一条小涧，
急水拥着落花，
不住的流去。
他含着眼泪说，
“小宝贝，你上哪里去？”

老鹰在他头顶上说，
“好孩子！我要把戏给你看：

我来在天顶上打个大圈子!”

他远望山下的平原：
他看见礼拜堂的塔尖，
和礼拜堂前的许多墓碣；
他看见白雾里，
隐着许多人家。
天是大亮的了，
人呢？——早咧，早咧！

哇！
他回头过去，放声号哭：
“羊呢？我的羊呢？”
他眼光透出眼泪，
看见白雾中的人家；
看见静的塔尖，
冷的墓碣。
人呢？——早咧！
天是大亮的了！
他还看见许多野草，
开着金黄色的花。

一九二〇，六，七

地中海

刘 复

我乘着新凉天气，

从亚洲来到欧洲，
最先看看的，
便是淡淡的斜阳，
闪动着一片葡萄酒色的地中海。
地中海！
我敬你，爱你；
你是孕育文明的慈母：
你把你的乳汁哺养他，
从最初时直到现在。

但是，唉！
那边水面上，
露出三两个桅杆，
油漆也剥落了，
绳索也断了：
即此一点，
便可想见五六年来，
……

慈母啊！
我想你心中，
一定有无限的悲哀。
但是慈母的心肠，
只是单纯的爱。
我还希望你，
把过去的眼泪，
化成无限的乳汁，
哺养那无限的未来。

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下午三时

登香港太平山

刘 复

香港太平山，高出海面二千尺。
登山四望，丛岚绕足，白云漫漫：
下不能见地，上不能见青天。
山水溅溅，山树摩肩。
偶从云淡树疏处，窥见远海远山：
海大不如镜，山大不如拳。
稚儿欢笑奔我前，
山风吹短发，飘荡白云间。
“尔胡为乎来哉”？
跳舞拍手，中心茫然。
为折山花佩胸前；
下山入海白阿母：“今日阿爹，携我上天。”

一九二〇年二月十日

（四）苏维埃共和国的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

Lincoln Eyre 原著 汉俊译自《纽育世界》

在苏维埃俄罗斯婚姻事件极为简单，政府特设一局以专理其事，凡欲配合之男女只须向该局登记一下。一般人民莫不欢迎这种制度。因为当男女登记的时候，国家就不受代价给以全幅的床铺被帐，亚麻布四十码，面粉八十磅以及厨房紧要用具的缘故。新婚夫妇又能够呈请许可，往苏维埃储藏处，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家中所需要的各种用器。

布尔什维克保护产妇和婴儿，无微不至。俄国子女，无论其母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都是归国家担负教养，直至十六岁才止。国民社会幸福经理部（People's Commissariat of Social Welfare）内，特设一科，专管保护产妇和婴儿的事。在革命期间，产科医院，住宅，幼稚园，儿童移植地，都在其保护之下，普遍于全国了。“儿童为人类之花”的这句格言，现已完全见诸事实，将来时代一定没有再能优过苏维埃俄罗斯今天所作的事的。

产妇保护

法律对于产妇，赋予产前产后各八星期间不做工的权利——实为义务。在这个不工作的期间，产妇又有受取额外食物的特权。在分娩期间就是仍然住在原住所的，也还是受医生及医药无代价的供给。如果是住居在大都市之中的，又有人设备极其完备的“产妇婴儿住宅”的权利。这些“住宅”就是将从前由富豪没收来的壮丽宅邸拿来改充的。在这个“住宅”之中，伊自产前一月至产后年可以任意居住。在这个居住期间，伊都是受特别食物及医药看护无代价的供给的。住在家里的产妇，须要按时将婴儿携往特立药局，检查身体，受养育上所必须的注意指示。

上述的种种事业，不可把它当做慈善事业看待，乃是由苏维埃国公民对于政府的正当要求而然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原理。有一个从事幸福经理部的事务员说：“从

前固然也曾有过保护产妇和婴儿的设备。但这种设备都带得有慈善的性质，不是由于强迫而然，乃是出于偶然的，并且不是最贫困的也不能受其恩惠。我们现在所做的，乃是以扶助不幸的婴儿及“不应有不幸的婴儿存在”为主义的。我们认为一婴儿不应较别一婴儿有较大的特权，我们也应该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尽力扶助他们，就是资本家的子女也应该与工人的子女一样待遇。”在生活程度最高的地方，像莫斯科，每月为婴儿的床铺，襁褓等类所支出的费用，差不多要达到六百卢布之多。

产妇教育

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一个永久的产科展览会作为全国的模范，使社会幸福经理部（Social Welfare Commissariat）都在全国照样设同样的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实在是使人受莫大印象的一个伟观，实在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人类新生者尽了全力的可感可叹的表象。经理部内大厅的一部分的墙壁上，贴满各样的图画，并有极简单的解说，就是最不识字的农夫也可以明白将来产妇所应守的方法。在别处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描画遗传病，酒毒，及其他各种病症的图画，和表示生产各种经过的石膏模型。房子的一角又有一套未来产妇的模范服装，并有这个服装的许多纸制模型无代价地发给出去。以同一详细的方法，将生产时的一切用品都陈列在床边的一张桌子上，这个桌子上并陈列着必需的药品以及其他之物品。

儿童部张贴得有各种儿童疾病的图画，并附以简明的说明，指示如何防御如何医治。又陈设有各种食品，说明何者有利于婴儿，何者有害于婴儿，同时又陈设有儿童玩具，需要用器和衣服等项。又在侧室设有一个活动影戏场，演简单而且有趣的故事，以表明苏维埃会议之所以保护产妇和婴儿的目的。据我所看，关于婴儿生育和成长所必须的事项，就是最细琐的，在这个最宏大的展览会里面，没有一桩遗漏的。

社会幸福经理部对于小国民的事业，就是到了他们离乳之后，也不停止。他又促成了许多以增进国家小后见人的幸福为目的的团体的成立，这种团体在三十六省中现在已经有了一千二百八十个。

新儿童村

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计划的育儿所，这个育儿所设在俄国的维塞尔（Versaille）即距彼得堡约二十英里的前俄皇的沙尔司柯西罗（Tsarskoe Selo）。沙尔司柯西罗就是俄皇村的意思，现在叫做德智柯西罗（Dietskoe Selo）即儿童村。三年前住了皇族及其无数奴婢的那个宫殿，现在却成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数万小朋友的寄身所。不数年前曾经开了最华丽（在近代各宫廷中）的大宴会的金碧辉煌的大食堂中，现在却设列了

许多长排的白色小床，安卧旧都贫民窟地下室的顽童。其余同样华丽的房间，不是作了食堂，就是作了课堂，就是作了操场。全地都为四岁至十二岁的小国民占领了。除了政府请来照料他们的教员医生保姆以外，一个大人也看不见。世界上实在再没有比德智柯西罗的小居民还幸福的儿童。

他们组织少年苏维埃会议，在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自治，这个少年苏维埃会议对于非行者，完全与他们成人的同类者一样的严厉——实在严厉得往往使他们的后见者都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意见。天气温暖的时候，小朋友们就在户外吃饭，游戏场中游戏，这个游戏场是从前罗马诺夫皇室留作皇子皇孙用的。这些小朋友都是绝对无代价取得一切最良物事——食品，教育，医药。彼得堡的人民或许有非常缺乏粮食的时候，但是这个德智柯西罗的儿童是绝对没有的。

规模虽然比较小一点，莫斯科附近也有一个同样的设备。这里并且有几十个夏期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大多数都是沿着弗尔加（Volga）河，都不是像美国各慈善团体在暑天最热的短小期间送都会上的小孩子们去的那样农村。这两者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些苏维埃养息所不是由于慈善而建设的，是布尔什维克为使共产主义不仅止于梦想，要使它得到真正的实现，认为有竭力制造在心身上和道德上都健强的种族的必要了才建设的。

别国有说苏维埃会议主张“儿童国有”。这些话与从前妇女国有的话一样是无稽之谈，不过更无根据罢了。我们相信这些话里面只含得有一点真实，就是社会主义最后的目的是要把儿童弄到这个状态的。但是现时就是宣传的压力都还没有加上为父母的身上，使他们将子女委托于苏维埃会议的设备。产妇能够将其子女引到德智柯西罗或其他之幼儿殖民地，居住一天或一礼拜或一年，无论几久，伊愿意居住几久，就可以住居几久。并且把子女们放到此地之后，伊自己无论什么时候要回家，或取回子女，都完全是自由的。

布尔什维克协助科学家

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努力于人类的改良，一方面不忘记科学。不但没有忘记，他们并且把它与公民教育和公共健康一样看待。科学家，无论他们如何反对共产党的主义，还是受最大的尊重。我在彼得堡的时候，城中的许多科学大家就任意把大公爵福拉丁美儿（Grand Duke Vladimir）它旧邸改成数百万精致光亮温暖的房间了。同时莫斯科地方，也为这些需要清静的人，建筑了一所特别疗养院。政府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将科学家可以认为大学者的列出一个表来，国民委员（People's Commissary）的龙拉查斯基（Lounatcharsky）与高尔基（Maxim Gorki）都是会员。现在已经列入表了的人，差

不多有一千八百之多了。

政府对于他们既然这样表示尊敬，他们的努力也非常显著。如果要将革命时代的科学进步叙述出来，差不多要成很大的一部书。俄罗斯第一连特根（Roetgen）研究会，是在彼得堡设立的，这个研究会里面，并设得有一个实验室和制造所，以为用 X 光线来实验和制造 X 光线器械之用。新立嘉僧大学的实验室，发明了一种以灯用煤气为原料的消毒药；现在这个已经在实地使用。一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工程师，叫做布劳维帝奚（Bentch Brouevitich）的，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无线电话术，我要离开俄国的时候，莫斯科和黎继利罗夫哥罗德（Nijni Novgorod）已经就要用这个无线电话术来连接了。彼得堡苏维埃光学会（Sovidt Optical Institute）会长罗德特范斯基教授，在正月间，报告一件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关于从前认为是物质最低单位的原子的组织的发现。现在又发明了一种制造电线的新金属，用这个金属制造的电线，只要有一股通了电流，就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光可以照耀全城。

高尔基关于这个告了我许多话，又拿了一块问题的金属给我看。他又给我看了一把新刀，说他永用不钝，所以不需磨。我因为没有许多时间，件件事都亲自去研究，所以不能担保件件都是我的直接观察；但是我敢担保科学与苏维埃之间是有和谐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是毫无疑义的。

（五）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

中俄通信社来稿

劳农政府的粮食委员会（Food Committle）的主要问题，就是酬报的分配问题，依照那苏维埃的法令，所有需要的食物出产品，都要归到国家处置。在俄罗斯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的限制底下，谁也不能把食物“私相授受”，当做一种投机的事业，除非是卖给国家。并且所有食物出产品皆从粮食委员会领出来，分配到那些食物馆和点心店里面，再从食物馆和点心店用一种纸片把那食物出产品的精确的分配，写得明明白白，然后卖给民众，可以免掉价格的无限制，和无着落。

在俄罗斯现在有三种点心店：第一种是为那些有储蓄的盈余，足以维持生活，可

以不必去做工的人而设的。在这种的点心店，仅仅发出那些最微小的食物。要是不欢喜已经弄熟的点心，也许领受生的食物。

第二种点心店名叫“苏维埃点心店”，所有那些苏维埃的雇主皆在这里领受他们的食物。这种点心店，不独对于他们的点心有限制，就是早晚两餐，也有限制的。

第三种点心店名叫“小孩点心店”，这种点心店是苏维埃政府最留神的，因为在将来的时候，完全倚靠这些小孩，所以苏维埃政府尽心尽力的料理他们。（莫斯科的小孩点心店是最好的）这种意见不是现在才有的，自从苏维埃刚萌芽的时候，这种“小孩点心店”的意见已经发生了。到了现在，无论什么食物皆先行供给“小孩点心店”，以免那些最有希望的小孩挨饥受饿。

普遍的教育——这个报告再进一层就是讲苏维埃俄罗斯的教育。“教育经理部”（Commissariat of Education）是最完善而且最广大的机关。劳农政府因为要使那些小孩得着一种适宜的教育，所以采取一种“联合劳工学校”的制度。在这种的教育情形之下，那些进学校的小孩非常的乐意，念书啦，用饭啦，都是“熙熙攘攘如登春台”，仿佛连打钟的声音都不挂怀似的。“工人学校”的教员不独是教授文字，并且引导小孩们学习经济上和实业上的各种派别源流的不同。那些小孩同时又念书又写字，而又得着那实业，园艺，鞋工，木匠等等的知识。小孩问教员的问题，通通要详详细细的答出来。因为要养成像这样的教员，所以苏维埃俄罗斯建立些“苏维埃学院”，在这里面，除了学得那教授的方法之外，还可以学得政治上精确的学问。又因为要考核那些当教员的训练小孩适宜与否，所以建立许多特别的“事务局”，以免小孩们得着不正确的知识。要是“事务局”发觉那教授小孩不满意的教员，就遣他到“苏维埃学院”，再念念书，而那些小孩迁到别个较有经验的教员的学校里。

依照劳农政府的法令，所有为人父母的都要把他们的儿女送到学校念书，从八岁到十七岁这八年，一概要强迫入学，男女同校，但可以不交丝毫的学费。

除了小孩们的强迫教育，又要讲求那“红卫军”的教育。因此这种学校皆建设在军营里面。

桑诺维夫（Zinoviev）的命令，限定所有彼得格勒的人民，在六个月之内，不准有一个不认识字的。从这点看来，可以见得劳农政府注重教育的表征。所以彼得格勒分成一区一区的，每区都开有好些学校。

劳动界的教育——苏维埃政府同时又从事于劳动群众的教育。全国最好的建筑通通把它变成“劳工的宫殿”。这种“劳工的宫殿”里面，有“自由图书馆”，“自由阅报室”，“自由喝茶室”和“自由的学校”等等。那些劳工自己又开有戏院在里面，天天请那些政府雇定的戏工来唱戏，政府又替工人建了许多“公众房所”和“劳工俱乐

部”使那些工人有空的时候，在里面休息休息，享些精神上的愉快。至于城市或殖民地就有一种可以迁移的戏院。现在苏维埃俄罗斯的“自由图书馆”已经普及全国了。

劳工经理部——“劳工经理部”（Commissariat of Labor）是监督那分配和普通工程的。所有劳工的力量皆集中于这个经理部。对于那些不做工的分子，现在有一句很流通的格言说：“不做工的人不吃饭”，所以俄罗斯的人通通做工，没有不做工的。要是有不做工的人，“劳工经理部”就可以按照苏维埃政府的“劳工法律”（Code of Labor Laws）来处置他。

公共幸福需应部——“公共幸福经理部”（Commissariat of Public Welfare）是因为料理那些小孩，老人，和不能做工的人而设的。经理部发些可以维持生活的粮食给那些不能做工的和达到五十岁的工人，来替代恤金。

供给，实业，和输运经理部——因为要管理供给和实业，所以设有“供给和实业的经理部”（The Commissariats of Supply and Enduslry）。这种经理部负有最重大的责任，要做那最重要的工作。因要为改造实业，所以里面的人员皆是最能干的，和有专门学识的。至于“转运经理部”则与“供给和实业经理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是很重的一种机关。

（六）苏维埃的平民教育

杨明齐译莫斯科苏维埃《年历公报》

俄国十月社会革命成功后，劳农委员教育团，负有整顿教育的重大责任，然而欲实行其责任，着手整顿教育的时候，又现出许多的困难，第一反对整顿及输入社会教育者就是那些教员老爷们。第二就是那些受教育的官僚们，他们用全俄教员会及前教育部员们的势力，来抵抗劳农委员团的整顿。

于是劳农议会的俄国与教员会及乡间所有的教育事宜决然断了关系，几乎没有教员组织学校了。嗣后教育委员团于一九十八年春间布置教育才有眉目，又遭德军大进，以致半途而废。直至与德“订立布列特斯基”讲和条约后，改编教育部设立教育中央机关，制定教育新制度，然后那些教员逐渐倾向劳农议会制的俄国，其余一部分之反

对者，迫于经济生活，不得已，也就服从新教育制度了，

新教育制度下，立有平民教育委员中央会，在这个中央教育会中，现有七名平民教育委员，并有其替代员及他各科同僚等，此七名平民教育委员按时集会，解决各教育科范围以外的时事，关于教育制度原则的事，须经国家教育委员调查会解决，此委员会的组织，除各教育委员及各教育科长等，并有中央劳农议会政府所派的代表，动工专门代表，文明组织机关代表，赞成及协助劳农议会制的教员代表等。

关于改革新教育制度的重要问题，及制定教育原则等事，须经全俄国民大会解决之。

各乡、镇、县、省的议会执行部中，均设有平民教育科，专管理开导其地方的平民教育事宜。在省县的平民教育科中，亦仿照中央教育委员会之例设立有教育委员会及国家教育委员调查会。平民教育委员的最重大责任，就是筹备彻底的改革教育原则大纲，以备急急的改革帝制时代的那些腐败教育工具。凡从前所有的那些阶级，特权，制限，高中下男女分离，各种普通专门及理科试验等学校，经平民教育委员会全体赞成改为劳工划一学校。这个划一字，有两个意思，（一）表示打破各种阶级特权旧制，化为独一阶级平等而施教育，无论何童子皆可得一律协助，受高等教育。（二）以图男女学生在十六岁以内免去一切专门特异的知識，只领受各种学术技艺统一的教育。

这个办法自然是指望教育根本划一，然而关于学校中的各种内容，也不能迷于类同的形式。满十六岁者，已经领受了普通各种学科的根本知识，再进则可随意升入专门。学校为共有。取消毕业文凭制及文凭之效力。古族音语随意学习不定为必须科。

劳工划一学校分两级修业：第一级定为五年，第二级四年，共计九年教育，这九年教育，是人人应得受的。

学校为公入，教育为分应，因此所有的一切学费，都免除，儿童供膳，并供最穷的儿童衣服靴袜等。凡学校中所用的书籍纸笔等，都是学校供用。

“俄国自战后加以革命，凡学校中所用的书籍，非常的缺乏，不但说那新编的书籍缺乏，就是那旧教科书：如数学、物理、化学、史记等书，也不足用，又加上劳农议会国设立后增加上了许多学校，简直地说罢：有学生无书，于是劳农委员教育团百法千方赶紧的制造书籍，直至一年后才略足分配。”

新教育大纲，规定的是凡儿童无分男女应受九年教育。劳农委员教育团委托各地劳农委员会，切实调查其地的学童男女数目，其中凡体力健壮能入学校者皆入学校，其不能入学校者也都领有凭据，以证该学童实因体力不壮，暂时在家读书，并非其父母不愿其儿女入公学校。这个调查法凡有劳农委员会的地方皆行之。自从调查学童数目后才决定于最近之期须设立第一级学校一万，第二级学校一千，以上之数目，现虽

正能立即如数办到，然而已经设立者不下一半。

劳工学校之目的，就是要以勤劳工作为教育学术的根本，以图唤起学者的劳动生产兴趣。

在第一级劳工划一学校中，备设许多手工艺生活式样使幼童儿女观看，并解说讲演其工作趣味，最要者，就是要取家庭日用及公共学校中所需之物的工作指示讲演与儿童听。所取之工作，又以普通人力所能，及有生产性质者为相当，这种训练，足以启发儿童造物之本能性。在乡间的劳工划一学校所设之造物表样，以近似京城制造局所制造者为相当，在京城劳工学校所设之工造表样，以类似乡间手工艺制造为合式，京城学校于夏时可全部迁于乡间，以图城中学童与乡间学童互相接近交换知识，各采长而补短，各去劣而取良，且借以互相亲友，以巩固平等的观念实行互助的精神。

在第二级劳工划一学校中，广设生产工造式样，所设之工造以有益于共同社会者为相当。此学校中之学生大半已至十三岁可使儿童在校外制造局或工艺厂中略行实地练习（每天一钟或两钟）但是儿童所去练习之制造局及工艺厂，要取补助农民的工艺厂及制造局，或是取公共国民所有之商务制造局或工艺厂为必须。为什么呢？因为要使儿童自小惯于作公共事宜，而且可借以涵养其大同的观念，服务社会的德育。

但是学童所练习的工，务要借以发达其体育唤起前进乐于做工之心，若是不然那儿童幼弱，最容易伤其身体，碍其精神造作之念，这个问题为教员者当负完全任务使学童造作生产之精神发达，体育健壮，公德智育并进。至于选择生活，规定作工细则，唯有有经验的教员和工厂的经验技艺照常做工的有历练的工人，届时认真详细审查编定之；又应时时注意学童所做之工，是否有益智德体育，以便临时改良之，以上种种学童工育问题，唯有共产原理适合其教育的根本。

关于儿童教育及儿童做工问题，马克思每次主张儿童做工，但是万不可使其工作有害于发达智育体育，最紧要的就是要借儿童做工以代体操发达其身体，并造就儿童有科学技艺之教育根基，使其理论与科学相连，美术发达，经验增进，养成实事与理想最调和的人才。

以上诸条是普通公共劳工教育的原则。至于学童之年渐长，自然可以按其天性所好练习专门工艺。就是第二学级的学童，亦应就其地方之特别生产制造以使其练习，并应求以各种特别专门制造，以图使儿童开发其专门的技艺能性。但是现在俄劳农委员教育团所规定的各种专门工艺，归专门工艺学校教授练习。这种专门工艺学校为第三级教育，准十六岁以上的学童入学校受业。

劳农委员教育团已决定免除京城学校于第二级所有的特别组织以免与乡村学校歧异，不但京城学校于夏季迁移于乡村，与乡村学童交换知识敦睦情谊，那乡村学校之

第二学级于冬时即应按照班次轮流派学童，赴城工艺局制造厂及他文明制造机关，以图实际练习。

实行新教育的计划

劳农委员教育团，自全俄教育委员决定新教育制度后，即图谋实行新制度。但是新教育制，最不利于富豪官吏之阶级教育制度，所以那些教员和那些官吏，尽力的抵抗不服从新教育制度，然而委员教育团始终坚持不移之志，决定用以下的法子一面对待旧教员，一面创行新制度。其法如下：（一）设法解散旧全俄教育同盟会的势力，（二）组织专门工艺学术国际等教员会，（三）平均高等大学与小学教员的权力酌量减少大学教员的薪金，增加小学教员的薪金，使其渐就平均。（四）尽力增加教员的薪金。（五）实行扩充学校，推广师范教育，广设预备师范简易科，以图早日养成新教员。最后教员会，于一九一九年八月曾开会于莫斯科，一致赞成广设预备师范科之计划。

全俄教育同盟会终被经济所困，全体解散，其教员多投诚于劳农议会政府。新教员的组织日多一日。教育的薪金较前加数倍，且先付三阅月的薪金，以备维持其生活。据一九一九年，劳农委员教育会的调查，全俄学费较前增加廿倍还多，学生较前已增加十倍有余，所增加的大半是贫民劳工家的子弟。从前俄国只有富豪子弟入学，劳工贫民者多被弃而不受教育；即偶有地方自治局所设免费学校，召集劳工贫民的学生读书，那学生因家贫苦寒，不是忍饿受冻，半途而废，就是不敢起意尝试入校。现在贫穷儿女，皆就公费领受教育。

新俄的教育，是向社会共产全地球各国大同那方面目的，是以旧有之教员应领受新教育，然后才能养成大同社会的人才；因为这个，委员教育团所以才把旧有的师范学校及师范大学校一律改编。其师范各学校所有的宗教经一律废除。增加社会主义历史，社会原理及权利基础的理论等书以代之。

据最近调查劳农议会俄国，自一九一八年十月后，所增加的师范学校之数目如下：师范大学六，师范学校六十一，教育委员研究科二十，教育速成科一百一十。在劳农委员教育团中组织有中央教育科，专养成平民教育教员，其教授员有著名之社会学者布哈林氏列矣斯聂耳氏等。此种社会教育科最发达于欧俄北部，例如圣彼得堡之教育科，每科始有四百学生，继而至三千余学生，由此可见其发达非常的迅速。

劳农委员教育团因劳农贫民人已失教。非广设儿童预备学校，不能急急补助失教，所以决定于各省组织平民预备学校，以二年预备后升入第一级劳工划一学校修业。现圣彼得堡之皇帝村中已设立极大之平民儿童预备学校，其周围所有劳工贫民男女儿童，

皆湊集于此校。此校之规模甚形宽大，其地方之气候亦极清和，于儿童卫生大有益处。该学校之男女儿童的养育甚形周到，每与衣食时，必经卫生医查验而后用。

劳农议会俄国所有的学校无论官私，现皆归委员教育团管理。

一九一九年八月，委员教育团曾召集大学教员大会于莫斯科，讨论改革各工艺及文科大学。起先大学教授自然多数反对委员教育团之计划，嗣后经革命者多数同意，才通过以下之大学新规则：俄国大学为平民公人的学校，凡至十六岁者无分男女皆可入各大学修业或听讲，凡愿入大学听讲科者皆准直接而入勿用什么介绍。但是欲入便入大学实习修业者，须经专门教授习验为不及格者可随便入大学预备科受该大学教授，俟及格即升实习科。大学教授，十年一改选（劳工划一学校之教员也是经劳农委员会及教员按期共同选举）。

大学的管理庶务所，由博士，教员，学生等用比例选举人员执行之。

除各大中学校教员及其学生组织各学科研究会外，凡有志于教育改良者皆应组织学科研究会，以便讨论教育之进行及随时改良事宜，而且由此学科研究会，可随时造就“平民大学”的教员及改良专门各科并可补习各学科知识。

劳农委员教育团拟定各大学互相联络，组织学科研究会，以图讨论解决各专门学校学科之疑问，增长新智，嗣后因各大学教授，各持意见，未能联合，故暂时还没办到。从前各学校中所有的开通风气及有校外教育之性质的事宜，皆经委员教育团逐渐改良，以期合于实行社会共产主义。造就社会共产人才，尤应造就成年者为要紧，诚因现在急用此等人才实行共产主义，至于教育儿童，须尚待时日，才能于实行有济。因此委员教育团决定于京城县乡村之中设立。“平民大学”凡略识字及不识字者，皆可入平民大学，领受各学科知识。并决定多设阅书院图书馆讲演会等于乡村间，以使农民劳工领受知识。此外还组织售卖新书会托各处交通机关代理。

组织有中央图书馆，及其调查会。中央图书馆者为全俄国图书馆的中央机关，专管联络各书局及各书厂互相交换书籍。并用长期规则先给书阅，以图免阅书者苦无书资之患。从前所有的官私藏书院及图书馆皆经委员教育团悉数改良或扩充之。

凡前皇宫教堂及富豪官吏的跳舞厅，今皆作为平民利用，或为博物院陈列所或为文明音乐所，美术技艺馆及平民阅书院等。例如前皇帝的奏乐厅今改为平民音乐大学研究会所，每星期演习音乐一次。前华美的乐宫今改为平民美术技艺大学研究所。并立有改良音乐曲歌科于该大学中，以使省城及乡村中平民皆作有平民性质的音乐及歌曲。各劳工划一学校中有音乐队。

各美术技艺大学和美术造形绘图等科皆为平民共有，随意入科。其大学教授经该校学生选举。近来于美术科中又增加美术商务科，以图提倡美术的生产事业，例如现

在陶器制造厂所制造之器上边多有议会联邦共和的徽号及革命事的记铭图像，都是美术商务科的工造。现美术绘图科多从事于绘造现时提倡革命的图画，散布于乡间农民以期巩固社会革命。是凡前所有的皇帝亲王教士纪念，今皆撤去，或烧毁或存留于博物院中，以作野蛮纪念。在圣彼得堡现已设立拉的这夫氏飞尔地那得氏等的革命纪念肖像，并拟于莫斯科设立道斯札叶夫斯基氏的永远纪念肖像。今又制造了许多铜石板上刻社会共产为真理人道等字样。

劳农委员教育团取消著作出版权，并宣布以国家费用独办印刷五年，以期使平民用最廉之价值购买书籍。第一期出版的，就是新文化的教科书继续出版的条理化算学等书外，有托尔斯泰氏屠尔结涅夫氏齐合夫氏等文学的著作。外国文学书出版的都是关于社会及共产主义者。

最近新设之各种大学如下：理化大学于莫斯科，工艺技术大学于圣彼得堡，矿业大学于鄂洛聂士，美术绘图大学于塔木保夫。并拟定组织平民生活研究会于劳农委员教育团中。并设立了社会共产主义研究大会，以期广造社会大同人才。

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

俄国 高尔基 Gorky 著 郑振铎 译

本篇是登在本年六月四日及十一日两期“*The Athenaeum*”周刊上的。

高尔基 Maxim Gorky 新近在布尔什维克政府庇荫底下，组织了一个伟大的出版社，名“世界文学丛书社”，刊行世界的文学名著。这篇文章就是这个“世界文学丛书社”第一次出版目录上的序言。高尔基的高尚的理想主义，没有别的地方比这个序讲得更详细，更明了的了。所以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高尔基的思想的结晶。

这篇文章不仅是高尔基的重要的著作，也是现在的最紧要的，最伟大的出版宣言。使我们与俄国的文学关系，更增亲切。

这序中所说的要出版一千五百种的三百二十页的书，与三千乃至五千种的三十二——六十四页的小册子，我们相信这实是空前的最伟大的平民教育计划，不仅在俄罗斯没有过，即全部的文明世界里也没有这样的伟大的出版计划。

在俄罗斯革命方在建设的时期，即有这种大规模的出版计划出现，“俄罗斯的人民实有权利以为这种事业是值得起树立纪念碑的”。“他的仇敌所视为‘引起人类的野蛮性的革命’”乃为这样伟大的文化活动，这是不得不使他的仇敌们吃惊并且闭口的。而我们则由此可以更了解布尔什维克，知道他们不是“文化的破坏者”，乃是“文化的拥护者，创造者”。——无论哪一个国家没有比他更具有拥护的热忱，与创造的力量。

我译了这篇东西，我实为他所感动；我知道凡读这篇东西的人，也一定要受他的感动。

我很感谢张崧年先生，因为他借给我这两本的“*The Athenaeum*”使我得译这篇东西。

一九二〇，九，十三，郑振铎于北京

文学的深刻研究，或至少与他有很亲近的必要，是应该要讲的么？文学是世界的心，一切世界上的喜与忧，人类的幻梦与希望，他们的失望与愤怒，他们对于自然的美的尊敬，及他们对于宇宙的神秘的恐怖，多翱翔于其中。这个心因自己知识（Seif-

Knowledge) 的干渴, 激烈的, 永久的颤动; 好像在他里面的一切创造所谓复杂与智慧的最高解释的人格的自然的实质与势力, 渴望去明晰人生的意义与目的似的。

文学也可以说是世界的无所不见的眼, 它的眼光透入于人类精神的最深处。书籍——这样简单, 这样熟知的一件东西——是世界上伟大的, 神秘的奇物之一。我们不认识的一个人, 偶然说出一种不能懂得的话, 在数百里以外, 以一种我们所称为文字的符号或记号的各样联合, 记在纸上面, 我们看见它们时, 我们异地之人, 远隔于这书的创作者, 就能够不可思议的知道所有文字、思想、感情及意像的意义; 我们称赞这天然景色的描写, 喜欢这些话音韵的优美, 与这些文字之音乐的。我们被感动至于哭泣, 愤怒, 幻想, 有时且对这斑驳的印过的纸页而笑, 我们理会得那些接近于或远隔于我们的精神生活。书籍是, 似乎是, 人类在他的到达将来的快乐与势力的路上所创造的一切奇迹中, 最复杂最有力的一个。

我们没有一种世界的文学 (Universal Literature), 因为现在还没有地球通用的文字, 但是所有的文学的创作品, 散文的或诗体的, 却满注着同样的, 一切人们所通有的感情, 思想, 及理想; 同样的, 人的对于精神自由的快乐的神圣的热望; 同样的, 人的生活痛苦的厌恶; 同样的, 他的更高的生活方式之可能的希望; 也还满注着一些不能用文字或思想定义他, 又难能以感觉理会得, 而我们称为美 (Beauty), 能回复永久的, 更光明的, 更快乐的花在世界上, 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的神秘的东西。

无论国家, 种族, 个人的内部怎样的差异, 也无论政府, 宗教, 风俗的外形怎样的不同, 阶级间的冲突怎样的难以调和——在所有这些我们自多少世纪来所创造的差别上, 却翱翔着普遍认识的悲剧性质的人生的黑暗, 与吓迫的幽灵, 及人类在世界上的孤寂的残酷的意义。

起于“生”的神秘, 我们突进于“死”的神秘里。偕同我们的行星, 我们进于神秘的空间中。我们称它为宇宙 (Universe), 但我们对于它还没有正确的概念, 并且我们在它里面的孤寂, 乃有这样一个暗讽的完全 (Such an ironical Perfection), 甚至于我们没有东西去比较它。

人类在宇宙间及在地球上的孤寂, 只有少数的人是实在的承认它, 多数的人都以为“是一个沙漠, 咳! 不是没有人民住的”——在地球上许多最使人苦恼的欲望与可能的冲突中间。但它的微弱的感觉却差不多如恶草似的遍植于每个人的本能里, 并且它也常时囚禁那些好像是完全解脱于那普遍于所有年代, 所有人民的杀人的思乡病的人的生命, 使英国人 Byson, *Ecclesiastes* 一书的著作者意人 Leopardi 及亚洲的大圣人老子同样的受苦痛。

这个从人生的不稳与人生的悲剧的蒙昧意义里所生出的烦闷, 多少的普遍于有张

开眼睛看着人生的勇气的每个人。要是将来有一个时候，人类能够战胜这个烦闷，使那种悲剧的与孤寂的观念自行阻止，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完成这个胜仗者，只有用精神创造的方法，只有由文学与科学的合力协作而已。

除了空气与光的包裹，我们地球的全部还为一个带着我们能力（Energy）的各色虹彩的放射的精神界（A Sphere of Apiritual Creativeness），所有神圣的美（Immortally Beautiful）的组合，熔铸，或成型，都出于此；最有力的思想，及我们的迷人的复杂的机械，惊人的庙宇，及贯穿大山岩石的隧道，书籍，图画，诗歌，及横跨大江，费数百万吨铁所造成，而这样奇怪的，轻便的悬在空中的桥梁——乃至人生所有庄严的及可爱的所有有力的与仁慈的诗歌，也都创造出于此。

人类的心灵与意志战胜他们里面的天然的与兽性的分子，从“未知”（Unknown）的铁墙上，击出永久的，更光明灿烂的希望火星。以此，我们人类乃能以正当的快乐，讲述我们精神的伟大的功能的无定的意义，（Planetary Significance）这种伟大的功能，最辉煌的，最有力的表现在文学及科学的创作上。

文学的大用就在深邃我们的意识，广大我们的生命的承认，给形式与我们的情感，而对我们说如下的话：所有的理想与行为，所有的精神的世界，都是由人类的血与脑筋创造出来的。他告诉我们说，中国人 Hen-Toy 对于妇人爱情的苦闷的不满足，同西班牙人 Don Juan 是一样的；Abyssinia 人也唱同一的爱情乐的歌，如法兰西人所唱的；一个日本人的 Geisha 的爱情与 Manon Lescant 的爱情，也是有同等的激力的。要之，男人们寻求妇人，即他的灵魂的他半的欲望所放出来的火焰，一切地方，一切年代都是同样的。

谋杀者之为人憎恨，在亚洲是与欧洲一样的，俄国的可怜虫 Plushkin 之使人怜悯是与法国的 Grandet 一样的；所有的国家里的伪善者 Tartubes 是一样的；无论什么地方里的愤世者 Misathropes 都是一样的可悲的，而每一地方，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为精神的武士（The Knight of the Spirit）Dno Quixote 的可爱的幻象所喜悦的。要之，所有的人们，说所有的语言的，都常时讲到同样的事情，关于他们自己的，及关于他们的命运的，兽性的人们，无论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其有无限的异点者，唯有智慧的世界而已。

优美的文学给我们以一切这些不可数的同点与无限的异点，这是我们很明白，很坚确的相信的。——文学是人生的颤动的镜子，能够反映出悲苦或愤怒 Dickens 的慈善的笑，或 Dostoevsky 的可怕的皱颜，反映出我们精神生活的一切的复杂，我们欲望的全体，平凡与愚笨的无底的澄静的池子，我们在命运前的勇敢与怯懦，爱情的勇气与嫌恶的强力，也反映出我们的诈伪的一切污秽，及谎言的许多羞耻，我们心中憎厌的停

滞，及我们的无尽的苦楚，我们的搏动的希望，及神圣的幻梦——乃至一切使世界有生气，一切在人们心中颤跳的东西。文学以一个易感动的朋友的眼光，或以一个法官的严厉的视线，看着人们，同情于他，笑他，称赞他的勇敢，咒骂他的无用——文学超越在生命上面，与科学合力协作，为人类，把到达他们目的之完成的道路，到达他们所谓善的东西之发达的道路，照亮着。

有时，文学迷惑于科学的美丽的隔离（Beautiful Alsoness），竟为独断之见解所愚；于是，我们看见 Emile Zola 所谓人类不过是一个“肠胃”（“Belly”）用“可喜悦的粗糙物”（“With Charming Coarseness”）所组成的话，我们也看见 Du Bois Reymond 的冷酷的失望怎样的传染到如此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如 Gustave Flaubert 的身上了。

文学之不能完全脱离于 Turgenev 所谓“时间的印象”是很明白的，这是天然的，“十分接近时代就是坏处”。并且时代的坏处可以说是更常的囚禁美的纯洁精神与我们对于他的“灵感与祈祷”的寻求；而这些灵感祈祷也是被时代的污秽的尘埃所隐蔽的。但是，正如 Eimond Goncourt 所说的，“美是稀有难得的”而我们也常极确实的想到美与琐屑的习惯之物（Insignificant Habitual Things）的缺乏——这些习惯的东西，就是，如退到过去的时候一样，使我们的后代得到所有的真正的，不褪色的，美的号志与性质的。古代希腊的朴素的生活，我们看来不以为善么？文艺复兴时代的流血，骚乱，创造的时期，及它的一切的“习惯”的残忍，不使我们狂喜么？我们现在所经过的社会变动的大时代之将引起我们后嗣的出神，崇敬，与创造品，也是可以决定的。

我们是不要忘掉，Balzac 的穷亲戚“Poor Relations” Gogol 的死灵“Dead Souls”乃至“The Pickwick Papers”（译者按这部书是 Dickens 的名著）等书，虽然他们完全是描写实际生活状况的书，但却含有最好的大学所不能备，平常的人即经过五十年的辛苦工作的生涯也不能知道这样真确，或这样清楚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教训在里面。

习惯不常是平凡的，因为人之消磨于他的虚空的鬼火（Hell fire of hisvocation）里是习惯的，而这个自己消磨又常是美丽的，必要的，足以悬训于那些一生懦弱的气闷，而不能在摧毁人体而照耀他的精神的神秘的绚烂火花里燃着的人的。

人的差误，不常为文字及想像的艺术（Art of word and images）的特质，它包含更多的特质是它的超升人们于外形的存在之上。自由人们于卑下的现实的拘束以外，及使他自己觉得他不是奴隶，乃是环境的主人，生命的自由创造者的愿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永久革命的。

以天才的伟大能力，而超越于一切现实的环境之上，满注着人道的精神，燃着他的由过度的爱恋而生出的憎恶心，优美的文学，散文及诗，乃是我们的伟大的辩护，而非我们的责备者。他知道没有事情是有罪的——虽然一切的事情都在于人类中，一

切的事情都由于人类做出。生活的热烈的冲突，引起国家，阶级，个人间的仇视与嫉忌者，在文学上只算是一个旧的错误，他相信人们的高尚的意志能够，并且一定要摧灭所有这些的错误，所有这些妨碍精神的自由发展，使人们入于兽性的威权之下的东西。

当你密切的看着那显在文字与想像里的创造力的巨大川流时，你觉得，并且相信，这个川流的伟大的目的，就是永久的冲洗去所有的种族、国家、阶级间的隔阂，并且把人们相互竞争的重担取下，使他们直接地用他们所有的力量与自然界那些神秘的势力相竞争。这样说来，那么，那文字与想象的艺术似乎成了，将成了，人类全体的宗教了——这个宗教是吸收所有写在古代印度的圣经里 Zend Avesta（译者按这是波斯古代的经典）里，福音及可兰经（Koran）里的东西的。

以上的简陋肤浅的大概意思，就是“世界文学丛书”（*World Literary*）的一班工作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不损害于个人的偏于一个或其他的方面上——这个丛书的机关，是隶属于“平民教育委员会”（The People's Commissary for Instruction）之下的，它的目的就在刊行英，美，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斯堪德那维亚（Scandinavia）（按即北欧瑞典，挪威，诸国），匈牙利等国的最著名的作家的著作。

由所附的目录上，可以看出那出版的公司，“世界文学丛书社”，现在——它的工作的头一步——正由从十八世纪之末到我们的时代，即从法国大革命之始到俄国大革命的时期内各国所刊行的著作里选出许多书来。因此，俄罗斯的国民将有由欧洲的热烈的精神创造力，自一世纪有半来，所创造出来的所有诗与艺术之文的精华在其手中了。

把这些选出的作品，集在一起，将成一个依年代排列的宏伟的文学选本，使读者能够十分知道这些作品的创造，起源，及文学派别的兴废，诗文技术的发达，各国文学相互的影响，及历代文学进化的全部运动——自 Voltaire 到 Anotole France，自 Richardson 到 Wells，自 Goethe 到 Hauptmann，等等。

这个丛书是为平民教育用的，欲使读者得以研究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的文学创作品的历史。这些书都附以序言，作者传略，那曾生产几个派别或著作的时代的略史，并有一部以年相次的文学史及好些关于传记的注释。这个丛书想刊行这一类的书一千五百种以上，每种大略有三百二十页。

以后，“世界文学丛书”还想以中世纪的文学，俄国及其余斯拉夫国家的文学，以及东方的意象的思想与文学的创作品，印度、波斯、中国、日本及阿拉伯的优美的文学，贡献给俄罗斯的人民。

与这个丛书同时，还要刊行一种小册子的丛书，想要最普遍的散播于民间。这些小册子包含欧洲及美洲的文学中最超萃的东西，而附以传记、注释、社会学上的杂记等等。

因他决定入于欧、亚两洲人民精神联合的道路上，所以俄罗斯人民之读之者，一定要知道这些国家及种族的历史，社会生活及心理学的详细，他现在正渴想着同他们在一起，去造成社会生存的新形式。

文学是我们祖先的功业与错误，超越与失败的活泼的，意象的历史。有伟大的势力，以影响于思想的构成，以妨制本能的残酷，并以教育意志。而到了最后，还一定要完成他的重大的责任——就是那最坚固，最亲切的联合那些人民，用他们的痛苦与愿望的觉悟，用他们想望一个美丽自由的生活的快乐之共有的觉悟、的有力的责任。

这些小册子的目的，就在使读者从中完全得到欧、美人民生活的方法，以示他们的思想、情感、风俗的异同——预备叫俄罗斯的读者去得到世界的及人类知识。这种知识是这样的普遍的、活泼的、在艺术的文学表现出来，并且，由他，而言语不同的各民族乃能最容易的完成他们的互相了解。

文学著作的范围，在精神上是无国界的。于我们现代，人类皆同胞及世界的社会之思想显然的变成现实，变成必要时，我们是不得不尽力的。求世界同胞的有益思想的同化之以极大快度实现，并透入民众的心灵及意志的深处的了。

人的知识愈广，则人愈为完全，人对于他的同人的兴趣，愈锐敏，愈热切，则融合善的创造分子成一个联合势力的历程，完成得愈快。我们经过我们的横断的驿站而达到相互的了解，敬重，友爱的普遍的快乐也愈快——到达我们自己的光荣也愈快。

因欲使未受教育的人养成读书的兴趣，这些小册子的丛书，将包含有一种外面有兴趣的书籍，如情节复杂的故事，娱乐的、滑稽的故事，历史小说，冒险小说等。

这些小册子将依年代的次序刊行，所以即使平民的读者也能够很清楚的去追溯欧洲精神界发展的历程——自大革命到我们的悲惨的日子。这个丛书想刊行三千至五千种，每种包含三十二——六十四页。

以它的质量而论，这个伟大的出版计划，在欧洲实是空前的举动。

实现这个计划的荣誉，乃属于俄国革命的创造力——这个革命即他的仇敌所视为“引起人类的野蛮性者”。在它的活动的很早的时候，在难以叙述的状况底下，去起首做这样的一种负责任的，规模广大的教育事业，俄罗斯的人民实有权利以为这种事业是值得树竖立纪念碑的。

在因人类为他们的肥胖之金钱的黄色魔鬼的热烈崇拜所发狂而招致的罪恶的，可咒诅的杀戮之后，在怨毒与厌恶的流血的骚乱之后，而把精神创作品的宽广的图画表现出来，没有东西是比它更合时宜的了。在野蛮的禽兽的喜乐的时候，令我们回想到所有那些年代所教训我们，智慧与天才所教训于世界的真正的人类的东西。

马克辛·高尔基 (Maxim Gorky)

高尔基在莫斯科万国大会演说

李少穆 译

(Gorky 是一个工人出身热心劳动运动的革命家，文名和托尔斯泰相等。这篇是他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万国大会的演说)

今天是十二月十九，乃万国大会的日子，全俄国的无产者须当它是一个盛节；并且这俄国革命的大纪念日工人们须要永远记在心里，时常记在心里。

并不是这演说本有什么重要，乃是欧洲亚洲各国的代表，对俄国人民所说的话实在是光明而又新鲜；他们对于劳工的俄国有深于相信的感情，又深知俄国历史上的故事，所以二十三位演说者都说的很重要而有意思。

印度人、高丽人、英国人、波斯国人、法国人、中国人、土耳其人及其余的人所说的都大旨相同，题目都是一样，都是批评帝国主义的题目。

我以为这是不必加以恶评了，因为它是旧社会上已过的事，它是工人群众耳朵里听得极熟的事，在这个大会里没有特殊的意思。

这个大会的意思是大家都有一致的感触，要形容起来，好像在过去人的棺前自然发动的哀感；又好像极好听的钟声，声声要叫起全世界的人民帮助革命的少年俄国；又好像声声叫起俄罗斯为了平民主义去帮助全世界的劳动工人奋斗。

现在没有一处演说不听见有信用我们俄国的话，俄国自从做了社会主义的先锋，倒是光荣的顺利的做完他极困苦极难到的功课，并且可以叫别的国家也跟着他的榜样，造成一个新样式的生活。

所演说的可惊骇可佩服的事虽不是同样的语言，却是同样的心理、同样的口气，更证明只有人民的自由意志有了贤明的指导，才能够做成一件神奇的事迹。

这不是神奇的事迹吗？自十八世纪以来，俄帝国的人民在东在西，都用侮辱及流血的方法，压迫各种革命及解放的运动。即如法兰西大革命时代，我们君主派的军人将我们革命军杀败；波兰为争自由的革命也遭他们多次残酷的杀戮；一八四八年又扶助奥国皇帝压迫匈加利亚的革命；一八七八及一八七九两年，又屠杀土耳其的宪法会

议；欺凌波斯国；帮助中国君主政府，陷中国国民运动于血泊之中。总而言之：凡是一切杀人的事，无不经过私心的怯胆的暴君之手。

现在世界各国的工人他们的心，他们的心，均已回过来，对着我们非常的人民了。

存大希望大信用的心看着我们俄国人民，都相信他将要诚恳勇猛的做成一件强大的事业，好决定全世界上的自由，脱去昔日腐锈的镣铐。

信用与希望已由回部及布哈拉代表俞束布夫的演说最强烈地表示出来了。他的热心的演讲对于俄国的革命，确认为全世界大同的意思。

他说：“你们不要怨自己穷乏和困难，你们须要下大大的苦工，朝着牺牲、克己，果断、坦白、勤恳上去做”。

实在俄国的工人已引起全世界注意他们了。他们政治的成熟好像在人类眼前已经毕过业了。他们表现自己于全人类是一个新式生活的创造家。将社会主义的理想见诸实行，并且用大规模的方法做成功，这乃是第一次有确实的经验。

世界工人对于俄国工人注意的事当然都明白了，我们就要行世界大同的主义了。这一次世界上的工人向着俄国社会党得了无穷的益处，感谢他们将义旗树得这么样高，这么样快。历史上必定拿他当做一个教习，教导这许多数千万兆的平民，许多困苦艰难他都尝过，所以他定是胆大、坚决、博爱、无私。

他须要牢记在心，他自己曾被毒蛇液毒过了的，他的主人翁并将此毒液毒遍全球，所以他必须记忆，旧时代对于邻居一切残刻禽兽的种种行为，也要刺到他的血肉之中。牛不要忘了它的轭。因为有热心的无私的工人才能够将旧世界可恼可厌的事从根本扫除干净。

来宾诸君呀！全世界的工人对于诸君都抱了一个大希望。他们的心里要看见你们诚实的无私的人毅然决然去做改造世界的工作。

使全世界看看你们是新的人物。使全世界看看你们所做一切事都至善至美，——你们的爱，你们的义侠，你们的正直及你们做事的能力。

(八九) 再论上海社会

独 秀

从前做《黑幕》一类的小说，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法子很多，做这种小说来弄钱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黑幕》的生意不大好，摇身一变来做新思潮的杂志骗钱，外面挂着新文化的招牌，里面还是卖《黑幕》一类的货。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糟蹋新文化，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

从前贪官奸商合起来运米出洋，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法子很多，运米出洋好叫自己发财穷人吃贵米，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贩米出洋受人唾骂，换一个法子来办平糶局，就由这平糶局运米出洋（详见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本埠时事栏），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造成米荒，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

你们提倡新文化反对《黑幕》，我就挂起新文化招牌来卖《黑幕》；你们提倡办平糶反对运米出洋，我就挂起平糶招牌来运米出洋；这种巧计，可比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先生还要利害。因此推论，打着“毋忘国耻”的招牌卖日货，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拥护军阀官僚，也是意中事。所以什么觉悟，爱国，群利，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呜呼上海社会！

(九〇) 学说与装饰品

独 秀

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它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譬如我们不懂适者生存的道理，社会向着退化的路上走，所以有输入达尔文进化论的需要；我们的文学、美术、都偏于幻想而至于无想了，所以有输入写实主义的需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需要。这些学说的输入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这些学说在社会上有需要一日，我们便应该当做新学说鼓吹一日；比这些更新的学说若在社会上有了输入的需要，我们当然是欢迎它；比这些更旧的学说若是在社会上有存留的需要，我们不应该唾弃它。现在有许多人说，达尔文的学说、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都是几十年前百年前的旧学说，都有比它们更新的，它们此时已经不流行不时髦了。这种论调完全把学说当做装饰品，学说重在需要，装饰品重在时新，这两样大不相同啊！

(九一) 懒惰的心理

独 秀

改造社会自然应该从大处着想，自然应该在改革制度上努力，如此我们的努力才是经济的。但是不可妄想制度改革了样样事便立刻会自然好起来。只可说制度不改，我们的努力恐怕有许多是白费了，却不可说制度改了，我们便不需努力。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文明，都是一点一滴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怀这种妄想的人就是人类懒惰的心理的表现。例如中国辛亥革命后，大家不去努力创造工业，不去努力创造教育，不去努力创造地方自治，不去努力监督选举，不去努力要求宪法上的自由权利，妄想改了共和就会自然有一步登天的幸福。又如俄罗斯十月革命以来，大家不想想他在这短期间，除了抵抗内外仇敌及大饥馑，他所努力创造的只应该到何程度，便无理地责备他的成绩，这都是人类懒惰的心理的表现。我们现在及将来的改革倘不排除这种心理，定会要失败的。据我所知道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以为他们是新思想新制度的产物，便不需照旧式工商业那样努力那样竞争，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某处有一消费合作社，他们以为合作社是新的理想新的制度，不需要从前的营业技术，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有好几处学生贩卖部，他们以为是传播新文化的机关，不必采用营业的麻烦手续，连出入账目都随随便便不去用力弄清楚，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我看照这些同样不努力的懒惰的空想，都没有不失败的。

此外我们时常有“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一些想头，也就是这种懒惰的心理的表现。人类社会的进化决不是懒惰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容易。

通信

男女同校问题

独秀先生：

广东现在没有一间女子高等专门学校，中等学校的女毕业生，除了少数可升岭南大学外，简直没有求高深学问的地方。那么广东高等师范应该男女同学，不是性灵闭塞的人，都没有不承认的。怎想今年广东教育大会通过高师开放案后，即有省会“碍于风化”的沮议，省长“无开放之必要”的批驳，男女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从此就成泡影。我们细想专门以上学校应该男女同学的理由何等充分，数百女生的开放高师的要求何等恳挚，现在竟遭失败，真是可叹！我们见得这样情形，觉得“高师开放”的运动是刻不容缓的，所以立意去干这宗事情。运动的步骤：第一，想十月十号以前，刊行一本《高师男女同学问题号》关于男女同学的利害作具体的研究，想将一般腐物的迷梦唤醒。但我们能力薄弱，恐没有多大的影响，先生平素对社会的运动有很大的同情，故求先生帮助替我们撰一篇文章，最好九月廿五号以前寄到。独秀先生呀！这一宗事情关于社会进化很大，很望先生对于我们这种要求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敬祝先生康健。

人社

接到诸位的来信，一直懒到今天还没有答复，文章更不谈了。只好静候着读诸位的大作，供我懒人的眼福罢。关于男女同校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深的理论值得当个问题去讨论。像这种浅近的事大家还要大惊小怪的起来反对，可见我们中国人的程度还同五六十年前反对铁路时代差不多！我从前和汪精卫先生谈及此事，精卫先生说，中国人把男女防闲看得这样重，只有索惟实行乱交可以破破这固执的空气。精卫先生这话虽未免激烈一点，但对于中国人的迂谬思想和习俗，每每令人发这种感想。前月十五日上海《时事新报》上有一段新闻，真令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录在后面请诸位想想那蔡的是谁？

独秀复

曹张宴客时之趣语

忽谈“姓蔡的”问题

曹张两使濒行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使猝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使亦猝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使曰：“可不是”。曹使即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王未答，幸有某阁员以他语岔开。当时曹张两使一唱一和，大抵猝然而至，且所言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云。

大学教授问题

独秀先生：

阅报悉国中有西南大学之建议，而先生等被任为筹备员，深以为吾国教育界前途贺。大学之组织分科之办法，虽时时于报端见其鳞爪，以未窥全豹，不敢有所妄陈；然愚见所及有一事不敢默然者，则教授之选择是也。考教授二字于英德文为 Professor，法文为 Professeur，乃最高尚最荣誉之职也。其在德国及瑞士更为重视，任其职者均为各界之泰斗，著作等身之士，以数十年之经验导青年后学之士，识途老马，是以无颠蹶之虞。铸昔在巴黎予参观大学开学式，见教授席中均斑白老者，须发皓然之士，归而考其历史，始知皆各界之杰才国中之硕士也。英美教授资格不及德瑞之严，然任其职者亦莫不得博士后积十年以上之研究，给五六次之发明，否则断不敢望此席也。反视吾国，任教授之职者均属青年后学，往往在国外大学初得学士硕士，回国即肩此重任，其得有博士学位者更志高气扬，莫不有大学教席舍我其谁之志。在吾国人才缺乏，固不足深责，然长此不已，岂我国高等教育前途之福哉！今乘我西南大学正在草创之时，聊供一得之愚，如蒙采择，不胜幸甚。铸以为吾国在此过渡时代，大学教授当用外人，前在国时即力主之，今出国后更仍不变我初衷，幸先生等勿笑其洋迷也。铸所谓之外国人，非能说几句外国话如我国以前各校所请之外国人也，亦非但得有硕士博士头衔之外国人也，必其人得博士后更积有十年以上之研究，难志丛报时时见其发明之披露，此等人在其本国人才如林，尚无分于教授席中，设吾国降格以求聘任此等人为教授，以视世界著名各大学之教授固未免稍有逊色，然以视吾今日之本国教授，其相去自有公论矣。回忆初来此间，有德国同学名米思麦者，在此得博士后，又复研究一年，一旦来别，云将归国；铸询以将有何任，彼云将往柏林应中等教员试。铸深以为奇，彼即转询吾国亦有此等考试否，铸答以

中国人得博士后已为万能，任大学教授尚绰有余，更何惜为此中等教员乎！彼答曰，然则君毕业即有 Prof. Dr. 之希望矣。铸闻之不禁赧然，即答曰，后余回国后当再不蹈他人之覆辙，但愿在化学工厂中任一小职。惜在中国工厂尚不发达，如无机会，将来亦拟在中等学校中任一教职，能免此考试已属幸事，若 Prof. Dr. 余所不敢为亦不愿为也。彼云若贵国学生能人人若君，则十年二十年后，中国之大学何难与德国相等。此一席谈，铸深印于脑不敢忘也。又忆及昔在美国每晤吾国同学，辄滋滋问此大教授薪水若干，如何入门。铸答以君等毕业后，何不为耶尔哈佛之 Prof 而愿为北京大学之教授乎？彼乃屈指申数曰，某某吾昔在某大学之同学也，某某与吾同得硕士也，彼等先回国，已在北大掌教矣，吾留此较久，岂反不胜任乎？铸答以君为中国人，亦爱中国乎？答曰，何在而不爱？铸曰。君既爱中国，当希望中国第一之大学将来与世界著名之大学并驾而齐驱，若人人如君，不将沦吾国大学于德国中等学校以下乎？彼乃恍然大悟，不复冀此大学教授矣。先生等闻此琐屑之谈，吾知其必厌然乏味矣。今请简述之曰：（一）中国之教授在此过渡时代，非本国人所能任也。（二）请真有学问之外国人为教授，不足耻也。二十年前之英吉利欧战前之美利坚其著名大学之教授均为德人，是以英美学生闻 German Professor 二字，莫不敬而重之。铸自离北大后，曾在美国功芝哥大学博士院内研究有机化学，所从之教师，非美国人乃瑞士人也；楚材晋用，美国尚如此；在吾国亦何伤。欧战停后，蒙其介绍来此间，从世界著名之化学家 Werner，不幸来此不久，彼即逝世，乃改从继其任之 Karrer 研究有机化学中之 Glycosides，此为近十五年德国化学家所最从事于研究者。前柏林大学教授 E. Fischer 为此界之泰斗，今此间了 Karrer 则其后起者。英美各大学，对于此类化学尚少研究，铸不自量力，肩此重任，在此研究已逾一载，虽不敢谓有所发明；然积一年三百日一日八小时之成绩，亦不敢谓毫无心得，预计明年二三月间可得一小结束，应试后或往德国明兴 Muchen 或往法国曩西 Nancy，二处之教授非但为德法二国化学界之泰斗，抑亦世界学者所景从也。（后略）

赵仁铸寄自瑞士

增高一国学术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程度不可；增高大学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教授程度不可；此时中国要增高大学教授程度，非多多聘请外国学者不可；这是一定的道理。章行严先生前在北京大学时，即力说北京大学教授的程度已和学生的需要不相应，非改聘外国学者不可。王抚五先生也主张西南大学教授只用外国专门学者，他自己情愿辞去北京大学的教授来当助教。章王二先生的见解都和尊论一致。我也极端赞成这个主张，但附有两个条件：（一）图书馆及科学实验室有相当的设备；（二）学生外国语有充分的听讲力；否则就是延聘外国学者来也无甚益处。

独秀复

工人教育问题

独秀先生：

读八卷一号《新青年》，知道先生对于我的意见还有误解之处，现在再略加说明如下：劳工问题之解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所以我虽没有“神通”使他们立刻受平等的教育，但是我的意见仍希望一般热心劳工问题的人，以全副精神注重工人教育这一点，因为我身居工厂，实在觉得一般工人知识的饥荒，比无论什么痛苦都要深一些。他们肚饥知道要食，身上寒冷知道添衣，唯有没有知识的痛苦他们完全不觉得，所以若不想法增加他们一些知识，即使先生们天天为劳工问题做文章，还是不中用，于他们身上还是不能发生效力。如此情形，试问先生有何方法可以解决劳工问题。

先生最置疑于我的，以为是“拿教育这句话来搪塞好做加工资减时间的障碍”，我不能不说这是先生的武断。我三次通信俱在，明明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与先生无异，但不以此二事——减时增资——为满足，力主实施工人补习教育及储蓄与减时增资同时实行，所以免工人耗费时间金钱及习于游惰之弊，而谋增进改善工人之地位。即使他们的知识能力经济能力逐渐增进，成为工厂股东之一分子，股东即是劳工，劳工即是股东，这就是我的希望，不知先生何以看不明白。至于如何入手，我们都是“人”，没有“神通”，只好于就所能去做就是了。

一九二〇年九月八日 知耻白

先生也主张要加工资减时间，那便好极了；先生又主张不以减时增资为满足，更力主实施教育，那便更好极了。但先生是主张拿教育做减时增资的条件，我以为减时增资是工人应得权利，若加上条件便是搪塞的话。我主张拿减时增资做教育的条件，先生以为怎么样？每日做工十二点钟，上海现在的生活必需品这样昂贵，每月只有十元八元的工资，试问先生若处到这种境遇，哪里会有时间力量去受教育，哪里会感觉没有知识的痛苦？人类生活的欲望是由物质的进到精神的，断没有丢开物质的便进到精神的。饥寒救死不暇的人还说什么知识不知识！

先生自己说是主张减时增资的，说我“还有误解之处”先生说我“武断”；先生说“三次通信俱在”现在把屡次通信里关于主要争点的话录在后面，请先生及读者诸君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误解，武断。

先生第一次信上说：

“总之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

先生第二次信上说：

“若对于无知识之工人实行增给工资，减少时间，而不谋增进工人知识，则于社会于工人均无益而有害”。

先生第三次信上说：

“仆深信教育平等为人类平等之唯一基础，欲求人类平等之实现，而不以教育为基础，虽以多财与工人，亦难有善良之结果”。

先生这次信上说：

“所以我虽没有神通使他们立刻受平等的教育……”把四次信上的话综合起来，先生是竖了一块教育平等的大招牌，随即自认没有神通使它实现，这便是只有招牌而无货卖了；但是先生一方面又力说没有教育是不能减时增资的，那么，先生所主张的减时增资，在逻辑上是不是已经自己取消了呢？换句话说，就是：先生明明晓得教育是不容易实现的，然而偏要拿它来做减时增资的条件，这不是拿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减时增资的障碍是什么？

独秀

第三号

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一日发行

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

(*A Tentative Bibl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s Published Writings.*)

张崧年

引：这个目录分五部，（1）书，（2）小册，（3）论文，（4）书评，（5）其他。每部之中以公布先后为叙。

吾自己很晓得这个目录并未能把罗素著作尽包无遗。但问到罗素自己，他自己一时也不能记起共作了多少文字，所以只得待吾到欧洲图书馆里再考索再增补罢了。（1920年十月中在上海）

I

1. 1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February and March 1896, with an *Appendix o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Germany*, by Alys Russell. pp. (页数) 14 + 204. (出版者)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今归 King&Son.) (出版年) 1896.
1. 2 *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 pp. 16 + 20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7. (绝版)
1. 3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with an *Appendix of Leading Passages*. pp. 18 + 31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0.
1. 4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Vol. 1
pp. 29 + 53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3. (绝版)
1. 5 *Philosophical Essays*. pp. 6 + 185. London&New York: Longmans. Green&Co. 1910 (绝版) 内容如次：——

- I. Elements of Ethics.
- II. A Free Man's Worship.
- III.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
- IV. Pragmatism.
- V. James' Concept of Truth.
- VI. The Monistic Theory of Truth.
- VII. On the Nature of Truth & Falsehood.
- 1.6 *Principia Mathematica* (in cooperation with A. N. Whitehead).
 vol. 1, pp. 43 + 666, 1910;
 vol. 2, pp. 34 + 772, 1912;
 vol. 3, pp. 10 + 492, 19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尚有第四册〔未册〕未出)
- 1.7 *Problems of Philosophy*.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 No. 40.)
 pp. 255.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1912.
- 1.8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Field for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Delivered as Lowell Lectures in Boston, in March & April 1914 pp 9 + 245. Chicago
 & London: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14.
- 1.9 *Justice in War Time*. (Portrait,) First Edition, pp. 12 + 243. 1916 (二月); Second
 Edition, with Publisher's Preface. pp. 19 + 229. 1917.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
 lishing Co.
 (1915冬, 曾经 The National Labour Press, London 出版。此版今绝)。
- 1.10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pp. 252. London: Gorge Allen & Unwin, 1916.
 (十一月) (此书今有廉价版, 即第六版。又 The Century Co, New York, 翻印本
 改题 *Why Men Fight: A Method of Abo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Duel*, 1917 正月
 出。pp. 272.)
- 1.11 *Potitical Ideals*. pp. 172.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7 (九月)
- 1.12 *Mysticism & Logic, and Other Essays*. pp. 7 + 234.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18.
 (此册所集文是: ——
 I. Mysticism & Logic.
 II.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a Liberal Education .

- III. A Free Man's Worship.
- IV.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
- V. Mathematics & The Metaphysicians.
- VI. On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 VII. The Ultimate Constituents of Matter.
- VIII. The Relation of Sense-Data to Physics.
- IX. On the Notion of Cause.
- X. 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 & Knowledge by Description.

1. 13 *Roads To Freedom; Socialism, Anarchism, & Syndicalism*, pp. 215. First Ed, 1918 (十一月); Second Ed, 1919 (七月); Third Ed. (廉价版), 1920 (正月).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此书 Henry Holt & Co. New York, 翻印本, 1919 三月出。题目于 Roads 加一“Proposed”字。)

1. 14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Library of Philosophy.) pp. 8 + 208.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19 (三月)

[以上是罗素已出版的成本书。此外快要出的书有他去年至今年在伦敦讲过两次(第一次讲八回, 第二次十六回), 又将在中国讲的“心之解析”“Analysis of Mind”一是他的新研究。他的俄罗斯观察已同他女友黑女士 Miss Dora W. Black (也可翻白乐) 合作一本书, 书名“实行上与理论上的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 in Practice and Theory.), 明年正二月可以出版。]

II

2. 1 *The Philosophy of Bergson*. with a Reply by H. Wildon Carr, & a Rejoinder by Russell. pp. 36. Cambridge: Bowes & Bowes. 1914.

2. 2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The Herbert Spencer Lecture delivered at muscum (oxford) 18 Nov. , 1914 pp. 30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14.

2. 3 *War The offspring of Fear*.
London: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1915.

2. 4 *Democracy & Direct Action*.
London: The National Labour Press; New York: The Dial Publishing Co. 1919.

III (不全)

3. 1 *The Logic of Geometry, Mind*. (A Quarterly Review of Psychology & Philosophy, Lon-

- don & New York,) N. S. (New Series 新集), Vol. (卷) 6. No. (号) 17, (1896 正月号), pp. 1-23.
- 3.2 *The a Priori in Geometry.* (Read before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896 罗素选为此会会员, 1911-13 为其会长)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年刊, London), 1895-96. Old Series, Vol. 3, No. 2. (1896 出版), pp. 135.
- 3.3 *On The Relations of Number & Quantity.* (Read before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Mind*, N, S, vol. 6. No. 23, (1897 七月号), pp. 326-41.
- 3.4 *Les axiomes propres a Euclide Sont-ils empiriques? 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 (两月刊 Paris), T. (卷) 6, No. 6 (1898 十一月号), pp. 759—
- 3.5 *Sur les axiomes de la Geometrie*, T. 7, No. 6 (1899 十一月号), pp 684—.
- 3.6 *On the Notion of Order.* *Mind*, N. S. vol. 10. No. 37 (1901 正月号), pp. 30-51.
- 3.7 *Sur la logique des relations……Revue de mathematiques* (意大利数理名学家柏诺 G. Peano 所办, 专为数理逻辑的, 在屈林 Turin 出版), Tom. 7 (1901), pp. 115-148.
- 3.8 *Is Position in Time & Space Absolute or Relative?* *Mind*, N. S. vol, 10, no. 39 (1901 七月号), pp. 293—
- 3.9 *Recent work on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The International Monthly* (New York 今停), vol. 4, no. 1 (1901 七月号), pp. 83-101.
[此文登时, 曾经编辑者妄改了几个字; 今改回; 改名 “*Mathematics & the Metaphysicians*” 并加注印入 “*Mysticism & Logic, & Other Essays*” 中.]
- 3.10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séries bien ordonnées.* *Revue demathématiques*, T. 8 (1902), pp. 12-43.
- 3.11 *Recent work on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L. Couturat, *La Logique de Leibniz d'apre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 1901. E. Cassirer, *Leibniz' System in S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Grundlagen.* Marburg, 1902), *Mind*. N. S. vol. 12, no. 46 (1903 四月号), pp 177-201.
- 3.12 *A Free Man's Worship.* *The Independent Review*, 1903, 十二月号, [此文今印入 “*Mysticism & Logic, & Other Essays.*”]
- 3.13 *Booth's Proposals for Eiscal Reform.* *Contemporary Review* (London), vol. 85, no. 2 (1904 二月号), pp. 198-206.
- 3.14 *The Existential Import of Propositions* (Discussion with MacColl), *Mind*, N. S. vol. 14, no. 55 (1905 七月号), pp. 398-401.

3. 15 *On Denoting*. *Mind*, N. S. vol. 14, no. 56 (1905 十月号), pp. 479-93.
3. 16 *Sur la relation des mathematiques a la logistiquie* (avec une note de M. Whitehead). *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 13 no. 6 (1905 十一月号) pp. 906-17.
3. 17 *The Theory of Impl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Quarterly, Baltimore), vol. 28 (1906), pp. 159-202.
3. 18 *Les Paradoxes de la logique*. *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 14, no. 5 (1906 九月号), pp. 627-50.
3. 19 *On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Theory of Transfinite Numbers and Order Typss*. *Proceedings of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Quarterly, London), Series 2, vol. 4 (1906), pp. 29-53.
3. 20 *The Nature of Truth* (Discussion), *Mind*, N. S. vol. 15, no. 60 (1906 十月号) pp. 527-33.
3. 21 *On The Nature of Truth*.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06-7, N. S. vol. 7. 1907).
- [此文后稍修改, 易名 “*The Monistic Theory of Truth*,” 印入 ‘*Philosophical Essays*’ 书中。]
3. 22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 *The New Quarterly*, (1907 十一月号). [此文今印入 “*Mysticism & Logic*”]
3. 23 *Mathematical Logic 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ypes*.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vol. 30 (1908), pp. 222-62.
3. 24 Mr. Haldane (R. B.) *On Infinity (Discussion)* *Mind*, N. S. vol. 17, no. 66 (1908 四月号), pp. 238-42.
3. 25 ‘*If*’ and ‘*Imply*,’ *A Reply to Mr. McColl*. *Mind*, N. S. vol. 17, no. 66 (1908 四月号), pp. 300-1.
3. 26 *Liberalism & Women’s Suffrag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94, no. 11-6 (1908 七月号) . pp. 11-6.
3. 27 *Determinism and Morals*, *Hibbert Journal* (a Quarterly Review of Religio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London & New York), vol. 7. no. 1 (1908 十月号), pp. 113-21. 4
3. 28 *La Théorie des types logiques*. *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 18, no. 3 (1910 五月号) pp. 263-301.
3. 29 *Some Explanations in Reply to Mr. Bradley*. (Discussion) *Mind*, N. S. 19, no. 75

- (1910 七月号), pp. 373-378.
3. 30 *Philosophy of William James*. Living Age (Weekly, New York) vol. 267 (1910 十月初一日号), pp. 52-5.
3. 31 *The Basis of Re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 Scientific Methods (Fortnightly, New York), vol. 8, no. 6 (1911 五月十六日号), pp. 158-61
3. 32 *L'importance Philosophique de la Logistique*. (Lecture delivered at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Sociales on March 22. 1911.) 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 19, No. 3 (1911 五月号) pp. 281-91.
3. 33 *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 & Knowledge by Description*. (Read before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on March 6. 1911.)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10-1, N. S. vol. 11. (1911), pp. 108-28.
〔此文今刊入 ‘Mysticism & Logic.’〕
3. 34 *The Philosophy of Bergson* (read before “The Heretics” in Trinity College, on March 11. 1912), *The Monist* (a Quarterly Magazine devoted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22, no. 3 (1912 七月号), pp. 321-47.
3. 35 *On the Relations of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l Address to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delivered on October 30. 1911.)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11-12, N. S. vol. 12 (1912), pp. 1-24.
3. 36 *Essence of Religion*. Hibbert Journal. vol. 11, no. 1 (1912 十月号), pp. 46-62.
3. 37 *Response a M. Koyre*. 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 20, no. 6 (1912 十一月号) pp. 725-26.
3. 38 *The Nature of Sense-Data—A Reply to Dr. Dawes Hicks*. Mind, N. S. vol. 22, no. 85 (1913 正月号), pp. 76—
3. 39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a Liberal Education*, The New Statesman (Weekly, London), 1913 五月二十四及三十一日两号。
〔此文今印入 ‘Mysticism & Logic.’〕
3. 40 *On the Notion of Cause*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l Address to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delivered on November 4. 1912).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12-13, N. S. vol. 13 (1913), pp. 1-26.
3. 41 *The Philosophical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al Logic* (The late P. E. B. Jourdain's Translation, with notes, of 3. 32—*L'importance Philosophique de la Logistique*). The Monist, vol. 23, no. 4 (1913 十月号) pp. 481-93.

- 3.42.1 *On the Nature of Acquaintance*. I Preliminary Discription of Experience. *The Monist*, vol 24, no. 1 (1914 正月号), pp. 1-16.
- 3.42.2 *On the Nature of Acquaintance*. II. Neutral Monism. *The Monist*, vol. 24, no. 2 (1914 四月号), pp. 161-87.
- 3.42.3 *On the Nature of Acquaintance*. III. Analysis of Experience. *The Monist*, vol. 24, no. 3 (1914 七月号), pp. 435-53.
- 3.43 *The Relat on of Sense-Data to Physics*. *Scientia*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cientific Synthesis, M. Eugenio Rignano 所编辑, 在意大利 Bologna 出版, 现在月刊, 彼时隔月刊). T. 15, no 4 (1914 七月号).
- 3.44 *Mysticism & Logic*, *Hibbert Journal*, vol. 12, no. 4 (1914 七月号), pp. 780-803.
- 3.45 *Definitions &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in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Monist*, vol. 25, no 4 (1914 十月号), pp. 584-93.
- 3.46 *Why Nations Love War*. *War and Peace*, 1914 十一月号.
- 3.47 *Preface to Francis Maitland's Translation of Henri Poincare's Science and Method* (London: T. Nelson and Sons, 1914), pp. 5-8.
- 3.48 *Sensation and Imagination*. *The Monist*, vol. 25' no. 1 (1915 正月号), pp. 28-44.
- 3.49 *The Ethics of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Quarterly, Chicago), vol. 25, no. 2 (1915 正月号), pp. 127-42.
〔此稿后印入 *Justice in War Time*.〕
- 3.50 *Can England & Germany be reconciled after the War?* *Cambridge Review* (Weekly, Cambridge), 1915 二月十日号, pp. 185-6. 〔此稿曾受许多答词见同志次号 pp. 201-3. 罗素的重答见又次号 pp. 218-9.〕
- 3.51 *Is a Permanent Peace Possible?* *The Atlantic Monthly* (New York), vol. 115, no. 3 (1915 三月号), pp. 367-76. 〔此稿后归入 *Justice in War Time* 中。〕
- 3.52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The Monist*, vol. 25, no. 2 (1915 四月号), pp. 212-233.
- 3.53 *Ultimate Constitution of Matter*. (An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Monchester in February, 1915.) *The Monist*, vol. 25, no. 3 (1915 七月号), pp. 399-417. 〔此文今印入 “*Mysticism & Logic*”.〕
- 3.54 *The Future of Anglo-German Rivalry*.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116, no. 1 (1915 七月号), pp, 127-33. 〔此文后印入 “*Justice in War Time*.”〕
- 3.55 *War & Non-Resistance*.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116, no. 2 (1915 八月号),

- pp. 266-74. [此文亦印入“Justice in War Time,” 又曾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1915 年十月号即 vol. 26, no. 1. pp. 23-30.]
3. 56 *Justice in War-Time*, International Review (在瑞士楚里西 Zurich 城出版), no. 4 (1915 八月十日号), pp. 145-51; no. 5 (九月一日号), pp. 223-30.
[“Justice in War Time” 中第一篇‘An Appeal to the Intellectuals of Europe’ 为此文之原稿.]
3. 57 *The Danger to Civilization*. The Open Court (An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 devoted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the Religion of Science……Chicago), vol. 30, no. 3 (1916 三月号), pp. 170-80. [此文已刊入“Justice in War Time.”]
3. 58 *Religion & The Churches*. Unpopular Review (Quarterly, 今改名 *Unpartisan Review*, New York), vol. 5. no. 2 (1916 四月号) pp. 392-409.
[此文后印入“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3. 59 *War as an Institution*. Atlantic Monthly, vol. 117, no. 5 (1916 五月号), pp. 603-13. [此文后印入“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3. 60 *Education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117. no. 6 (1916 六月号), pp. 750-7 [此文后印入“Pr. of Soc. Reconstructi-on” 稍有更改。]
3. 61 *Marriage & The Polulatio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es. vol. 26. no. 4 (1916 七月号), pp. 443-61.
[此文也印为“Principles of Soeial Reconstruction” 一章。]
3. 62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in view of its External Re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15-16, N. S. vol. 16 (1916), pp. 301-310.
此文是 1916 五月十五日在牛津满切斯特学院举行的一个会论 Symposium 中的一篇。]
3. 63 *Political Ideals*, Noith American Review (Monthly, New York), vol. 205, no. 2 (1917 二月号), pp. 248-59 [此稿后印为“Poltical Ideals” 第一篇。]
3. 64 *National Independence & Internationalism*.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119, no. 5 (1917 五月号). pp. 622-8.
[此文已入“Political Ideals” 中。]
3. 65 *Individual Liberty and Public Control*.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120, no. 1 (1917 七月号), pp. 112-20.
3. 66 *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A Course of eight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first months of 1918): ——

1. Facts and Propositions.
 2. Particulars, Predicates, and Relations.
The Monist, vol. 27, no. 4 (1918 十月号), pp. 495-527.
 3. Atomic and Molecular Propositions.
 4. Propositions and Facts with more than one Verb; Beliefs, etc.
同志, vol. 29, No. 1 (1919 正月号), pp. 32-63
 5. General Propositions and Existence.
 6. Descriptions and Incomplete Symbols.
同志, vol. 29, No. 2 (1919 四月号), pp. 190-222.
 7. The Theory of Types and Symbolism: Classes.
 8. Excursus Into Metaphysics: What There is.
同志, vol. 29, No. 3 (1919 七月号), pp. 345-80.
3. 66 Prol. Dewey's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 16. No. 1 (1919 正月二日号), pp. 5-26.
3. 67 *Dreams and Facts*. The Athenaeum (A Journal of English & Foreign Literature, Science, The Fine Arts, Music, & The Drama. Weekly, London), No. 4642 (1919 四月十八日号), pp. 198-9; No. 4643 (四月二十五日号), pp. 232-3.
〔此文又登于 The Dial (原两周刊, 今年起改为月刊, New York), vol. 68, No. 2 (1920 二月号), pp. 214-20.〕
3. 68 *Democracy and Direct Action*. English Review (Monthly, London), vol. 28, No. 5 (1919 五月号), pp. 396-403.〕
〔此文又载于 The Dial, vol. 66, No. 789 (1919 五月三日号), pp. 445-8. 并已印为小册, 又被选两种社会问题文选中。〕
3. 69 *New Powers and Old Frontiers*. The Nation (Weekly, London), vol. 25, No. 10 (1919, 六月七日号).
〔此文又登 The Dial, vol. 66, No. 793 (1919 六月二十八日号), pp. 629-31, 改题 Economic Units and Political Division.〕
3. 70 *Why I am a guildsman*. The Guildsman (a journal of Social and Industrial Freedom, Monthly. Official organ of the National Guilds League, edited by G. D. H. & Margaret Cole.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Guilds League, 39 Cursitor St, London, E. C. 4.) No. 33 (1916 九月号), p. 3.
〔罗素说他作一个“行会家”因为行会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并期免除战争,

免除集权国的，和排集权的无政府的危险，能拿去鼓励创意，增加自由。]

3. 71 *On Propositions; What They are and How They Mean.* (Read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Joint Session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 the 'Mind Association, Held at Bedford College, London, July 11-14. 1919.) *Problems of Science & Philosophy*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II. 1919), pp. 1-43.

[此篇表示罗素之新研究。今年九月在牛津所开的哲学公会有个题为“‘意思’之意思”的会论，罗素也加入一篇，也是关系这个心理学之研究的。]

3. 72 *The Anatomy of Desire; —*

I. Desire in Animals. *The Athenaeum*, No. 4676 (1919 十二月十二日号), pp. 1340-41.

II. Primitive Desire in Human Beings,

同志, No. 4677 (1919 十二月十九日号), pp. 1372-73.

III. Conscions & Unconscions Desire. 同志, no. 4678 (1919 十二月二十六日号), pp. 1402-03.

3. 73 *The Relativity Theory of Gravitation.* *English Review*, vol. 30, No. 1 (1920 正月号), pp. 11-18.

[通俗的评述安斯坦 Einstein 的吸力新说。]

3. 74 *Why & Wherefore of Wishing for Things.* *Living Age.* (Weekly New York), vol. 304 (1920 二月二十八日号), pp. 326-34.

3. 75 *Socialism & Liberal Ideals.* (A lecture delivered for the National Guilds League at the Kingsway Hall, London, on February 26. evening, 1920. 原题“行会与自由” Guilds & Freedom.) *English Review*, vol. 30, nos 5 & 6 (1920 五月六月两号.)

[此文又改题“*Democracy & Revolution*”登 *The Liberator* (& *Journal of Revolutionary Progress*, Monthly, New York), vol. vol. 3, nos, 5 (pp. 10-4) & 6 (pp. 23-5) (Serial Nos. 26, 27, 1920 五月, 六月号), 又 *Living Age* 亦转登。]

3. 76 *Impressions of Bolshevik Russia*, *The Nation* (London), 1920 七月十日号至八月七日号, 共五号.

[此稿, 纽约 *The Nation* 周刊也登载, 题“*Soviet Russia——1920*,” 登两号 (七月三十一日号, vol, 111, Ne. 2874, pp. 121-126 八月七日号, No. 2875 pp. 152-154.) 此稿共分六节, 两报所登, 次序不同, 此外繁简尚有小异。此稿很惹起些误会, 与批评罗素将有答复]

罗素的逻辑和宇宙观之概说

王星拱

我们都知道宇宙间有两种东西：一是物质 Matter，二是形式 Form。换一句话说，一是原质 Elements 一是关系 Relation。二者缺一，不能成其为宇宙。这两样东西都是实在的。依罗素的意思，哲学之精髓就是逻辑；逻辑和算学一样，是专门研究形式——关系——的学术，至于物质，有各行专门科学去研究它，不是哲学所应研究的。形式是普遍的，所以哲学的目标是普遍的。哲学不藉科学的材料为基础，而哲学的结论，也不因科学理论为转移。它有它自己的范围，若懂得这个范围里的东西，就可以懂得宇宙之普遍的模样。General aspects of the universe.

我们首先举一个例，来说明这个形式——关系——之实在。（哲学问题中所举的。）譬如我说：“我是在这间居里”。“我”和“屋”固然是实在的，“这间”是表明这屋的性质的。然而“在里”二字，也必定代表一个实在的东西，这个实在的东西，就是我和这间屋的关系。若是“在里”二字，不能代表这个实在的东西，则“我是在这间屋里”这一句话，——这一个命辞——是没有意义的，是不能为人所了解的。所以我们的了解 Understanding 之中，不但隐含着物质及其性质，并且隐含着关系，即此一层，已经可以证明关系是实在的了。

因为要承认关系之实在，所以罗素反对经院派的逻辑。经院派的逻辑，自亚里士多德传下来，乃是类之逻辑：——把宇宙间的所有，汇成一——的类，本是亚里士多德的野心。这个逻辑，即以主词 Subject 和谓词 Predicate 之关系为起点。例如：在“牛是有角的”这个命辞之中，“牛”是主词，“是有角的”是谓词；在“人是能笑的动物”这个命题之中，“人”是主词，“是能笑的动物”，是谓词。依经院逻辑说来，所有的命题，都可以归于主谓词的形式 Subject-predicate form 之下；换一句话说：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简约而成一个主词的性质。以上所举的二例，原是说主词“牛”和“人”的性质，当然是主谓词的形式所能收纳得下的。若把这个理论，应用到我们在上节所举的例子“我是在这间屋里”上去，就有点不大好说了。因为这个命题之中，含有两个项

Tesms——两个物件；这两个物件，是相对的——是有相对的关系的。若必以此项不过为彼项之性质，未免是抑制原来敌辑之妻，而为丈夫的附属品了。然而这还不算是经院逻辑之致命椎。我们再看看中含“比较的等级”（Comparative degree）的命题，这种命题中所隐含的关系，就是罗素所叫做的反相称的关系。Asymmetrical relation 这个关系，是无论如何不能简约而成一个主词的性质的。试看他所说如何。

今有一个命题“此物是较大于彼物”。在此命题之中，我们不但知道它俩有不同的体量，我们并且知道：其一的体量是较大于其他的分量。这个关系，是完全无法可以简约而成一个主词的性质的。倘若我们知道：此物是与彼物相同的，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命题“此物是与彼物相同的”变成“这两个物件是相同的”一个命题；在这个新命题中，以“这两个物件”为主词，以“是相同的”为谓词，那就是说：以“是相同的”为“这两个物件”这一个主词的性质；换一句话说：我们把它俩的关系，简约而成它俩的共同性质了。倘若我们仅仅知道：此物是与彼物不同的，我们也还可以把这个命题“此物是与彼物不同的”变成“这两个物件是不同的”一个命题；在这个新命题中，以“这两个物件”为主词，以“是不同的”为谓词，那就是说：以“是不同的”为“这两个物件”这一个主词的性质；换一句话说：我们把它俩的关系，简约两成它俩的不同性质了，但是现在我们不但知道此物是与彼物不同，并且知道此物是较大于彼物，则它俩的不同性质，在形式方面，完全不能够解释这个事实。质说起来，“此物是较大于彼物”这个命题之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它俩的不同性质；倘若此命题中所包含的，仅仅是它俩的不同性质，则“此物是较大于彼物”，和“彼物是较大于此物”，毫无分别之可言了。我们须得说：此物的体量是较大于彼物的体量；我们无论如何，驱逐不掉“较大”这个关系。因为关系不同，所以形式不同。所以：“此物是较大于彼物”这个命题，和“这两个物件是相同的”和“这两个物件是不同的”这两个命题，各有形式不同。这个反相称的关系，既是无论如何，驱逐不掉的——是无论如何，不能简约而成一个主词的性质的。由此更可见关系是实在的，我们必得承认它。

“较大”的关系是如此，较小，较先，较后，在左，在右，在内，在外，诸关系，都是如此。以上所举的例，不过是两项之间之关系；我们须知道：有这种关系的项，可以为三，为四，为五，以至无限，例如：一排中之单位，一直线中之点都是的。

经院逻辑既相信主谓词（见第三段）的形式之普遍，所以它相信“天下”只有一个主词；这个主词，就是绝对。它以为，凡当判断 Judgement 而发结命题之时，我们都是描写一个共总的同一的主词之性质；如果“天下”可以有两个主词，则“两个主词是在这里”这一个命题（此命题之中，以“两个主词”四字为主词，以“是在这里”四字为谓词）。也不能描写二主词中此主词之性质，也不能描写二主词中彼主词之性

质。所以赫格爾的道理，是哲學的命題之形式，必定是“絕對是如此如此”（見羅素的《哲學》中之《科學方法》）。這個道理，是羅素所極端反對的。他以為命題之形式，不止這一個，（主謂詞的形式。）不但不止這一個，並且是多得很——無限地多咧！如上節可舉的例，已經可以表明：命題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其餘如凡一命題中有“與”“或”“除非”“倘若”“如果”“加”“每”“不”“非”，沒有，以及其他否定的字，等等字樣的，都各有不同的形式。因為這些字樣，都介紹進來各自特別的關係。羅素這個道理，若應用於含有否定字如：“不”“非”“沒有”的命辭之中，最為明了。這些字都是代表關係——形式的。若不以形式為實在，而把這些否定字表明實現的物質，是說不通的。因為沒有一樣實現的物質——如日月桌椅——可以有消極的——“沒有”的性質。有許些哲學家，因為這一層說不通的道理，而主張：天下沒有“沒有”。你不能設想“沒有”*Thou canst not conceive nothing* 就是他們的偈言。但是我們每日判斷了解之中，幾乎無時不碰着“沒有”，足見“沒有”也是實在的。但是它這個實在，是一個消極的形式；凡形式之實在，都和物質之實在不同罷了。所以羅素說：“從前的人以為心理的世界和物理的世界之外，別無其他世界。現在我們知道：這兩個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形式的世界；這個形式的世界，和物理的世界一般也是客觀的，但是不像物理的世界之可為器官所感觸的。”邏輯之職務，就是要研究這個形式的世界。在這個形式的世界上，也有各種類之不同，可以用物理世界里的“光怪陸離”的草木鳥獸來比喻它們，不是像在經院邏輯之中只有一個以一概百的形式。所以邏輯的機能，就是分析；邏輯形式之“字典”，必須充足，才不至於發生“屈眾就一之下”的毛病。這樣邏輯之第一步，就是承認關係之實在。

由這樣分析的邏輯所發生出來的宇宙觀，概括起來說，有以下四個特點：（一）多元，（二）人類渺小，（三）唯實，（四）中立。

（一）多元 這個實現的世界，是許多的物帶着許多的性質和許多的關係所成的。這個關係，从不比物質還重要——依羅素說其實在哲學的方面，只有這個關係是重要的。——至少也和物質是一樣的重要。譬如：我和你有友誼，其中有一項之關係；我因為她而嫉妒你，其中有三項之關係；我希望你把這本書送給他，其中有一項之關係；世上所有的人，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中有無限項之關係。我們可以用一個粗淺的——我希望不是誤引的——推敲來說：物質是磚，關係是泥，二者缺一，不能成牆。但是這個泥，也是占據空間的，我們切不能因此而把關係當做占據空間的東西。許多項在一道，如何因為連接的關係集合而成世界，其中又要牽引到聯續和無限之觀念。羅素的連續和無限之理論，是從算學中得來，帶有專門的色彩的，此處也不便說及它了。

(二) 人类渺小 希腊哲学家信徒和“一”，以为宇宙就是一个“一”。中古宗教哲学家以为人是宇宙之主。依罗素说：这都把宇宙太看小了。希腊哲学家所以信从和一，是因为他们过于尊崇理性而不重经验，他们依理性推论起来，宇宙必是一的，不能够是多的。中古哲学家日居战争扰乱之中，所以他们的理想，就是一个么小整齐的宇宙。罗素以为如此的宇宙观，是把宇宙之所有，——已知的和未知的——都当做书案上的地球仪，晤言一室之内了。依罗素逻辑说来，我们只能因彼此之关系，由此推彼，因彼与又彼之关系，而由彼推又彼；再往前推，关系复杂，也许就无从推了，何以见得是和一呢？所以我们不能在未知的区域以内，设一个和一的范围界线。若说这个宇宙是完备的，所以是和一，则“天下”也许有许多宇宙，每个宇宙都似乎是完备的。这就是算学中无限之外可以有有限的道理，何以见得是不可能的呢？所以：这个宇宙，也许在许多宇宙中之一个；太阳系是这个宇宙中之微尘；地球又不过太阳系中之一部分；人类又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生物。若以为人类之欲望，与宇宙之进行相符，那真是井蛙不可语海了（这个道理和第四特点中立，自然也是相符的）。

(三) 唯实 逻辑是研究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的张本，就是感触（亦译感觉）。这个感触的张本，是实在的，不是像唯心论家所说：它是因心神而存在的，也不是像唯物家所说；它就是外界的物体的本身。凡感触都是真的，即梦中之感触，也是真的。因为梦中之感触和醒时之感触，不能连接起来而不相冲突，所以我们说梦不是真的。足见梦之不真，并不是感触之分子不真，是这些分子之关系不真（科学的真实，是系统的真实，也是这个意思）。这个感触，既是实在的张本，则物理学中之“物”，都是由这个感触建设起来的。换一句话说，物理学中之物，和感触张本有一定的关系，物理学中之物，就是感触张本之函数 Function。譬如：我绕一个桌子而走，看见桌子之连续为眼所感触的颜色；这些颜色之联合的级系，是实在的，至于桌子本身之存在，乃是经由各感触（视官的感触和筋肉的感触）之互组，而建设起来的。所有几何学中之点 Point 力学中之瞬，Instant 都是由感触张本建设起来的。

(四) 中立 哲学所研究的普遍的形式，是不受人类欲望之驱使的。二加三得五，不能因为我们望它为六而即变为六。罗素以为宇宙之行动，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不是哲学所应答的问题。凡进化论中自不善而进于善之观念，乃是人类欲望的出产品（科学的进化论之本身，本不过是内界的组织，随外界环境而变迁，是一种机械的动作，自不善进化于善之观念，乃是带着伦理学的色彩的）。但是我们不要惧怕：普遍的形式，既是中立的，则人类之生死存亡，全凭命运支配。我们若要直接的寻快乐，往往不如经由别的途径间接的寻快乐者所得之多；星卜学是直接的求趋福避祸的，然而不如中立的天文学之有益于人类，点金化学是直接的求发财的，然而不如

中立的近代化学之有益于人类。求善亦是如此：哲学尽管不以善为目标，然而如果我们懂得宇宙之普遍的模样，则所得的结果，比拘拘守财奴式的求善者所得的结果，大得多啊。

能够造成的世界

罗素 著 李季 译

译自《到自由之路》第八章

在多数男子和妇女的日常生活中，恐惧心占据一大部分而希望心只居一小部分：他们总时常顾念他们的可以为别人夺去的财产，不甚想及他们的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及和他们相接触之人的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愉悦。

人的生活不是应当这样度过的。

有些人的生活对于自己，朋友和世界，都有益处，这种人是受了希望的鼓励和快乐的营养：他们的脑子里面，知道世间可以发生的事件，和这些事件实现的方法。在他们私人的关系上，他们是不惦念着怕失去世人对于他们的敬爱的，他们乃一心敬爱世人，酬报不待求而自来。在他们的工作上，他们是不为妒忌竞争者的之念所扰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应当做的实在事件。在政治上，他们不枉费时间和热情去拥护他们阶级或民族之不正当的特权，他们的志愿是在使全世界更加快乐，减少社会中的暴行和各对敌团体间因贪婪所起的冲突，使世界得遂自由生长（未被压制妨碍发达）的人日加增多。

在这种精神中过的生活——就是志在创造不志在占据的精神——是有一种根本上的快乐的，这种快乐是横逆的环境所不能完全打消的。这种生活方法便是《福音书》（*Gospels*）和世上各大教主所赞美奖劝的生活方法。凡曾经遇着他的人，都是不受制于恐惧心的专暴，因为他们生活中所最宝贵的东西，是不受制于外力的。如果人类都能不顾障碍和失意的事件，振起他们的勇气，洗刷他们的眼光，生活于这种方法之中，那么，就用不着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去着手世界的再造了：由个人道德的再造，凡改革上必须的事件，都会自动无阻的实现出来。但是耶稣的教义为世界所遵信，在虚名上虽有了好几世纪，然一般实行这种教义的人，和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以前的时代一样，仍受惩罚。经验已经证明，世界没有几个人能从一个游荡者的生活表面上的恶点里看到那种由诚信和创造的希望所生之精神上的快乐。如果要推翻恐惧心的宰制，就普通人民而论，单靠叫他们具一鼓勇气，对于患难存一种冷淡之心，是不够的；必

须要除去恐惧的原因，使善良的生活不复为世俗所谓不成功的生活，并减少那种加于一般不知自卫者的损伤。

论我们所知道的世间生活里的恶点，大概可以把他分为三种。第一种起于物质上的性质：凡死亡，痛苦和使田地生出养生品的困难，都属此类。这种恶点今称之曰“物质上的恶”（Physical evils）。第二种起于受苦者性格上的缺点或他的自然嗜好；凡痴愚无知，无志意，和暴烈的脾气，都属此。这种恶点今叫做“性格上的恶”（evils of character）。第三种起于一人或一团体压制别人或别团体的权力；不仅公然的专暴属此，就是以强力或以过度的精神上的影响——如教育上可以有的——去干涉别人的自由发达，也属于此。这种恶点今叫做“权力上的恶”（evile of power）。一种社会制度的好坏，便可照他在这三种恶点上的关系去判断。

这三种恶点的界限并不能严格划分出来。纯粹物质上的恶本是一种极限，这种极限我们决不能相信已经达到：我们虽不能铲除死亡，我们固常能应用科学将死亡延迟，到后来，并可能使大多数的人都得高寿；我们虽不能完全防住痛苦，我们固能使人类都得康健的生活，因此把痛苦无阻的减少；我们虽不能不劳动，便使地球产出丰盛的收获，我们固须减少劳动的分量，改良劳动的境况，以至于使他不复是一种恶。性格上的恶常是病的样子的物质上的恶之结果，更常是权力上的恶之结果，因为专暴是使行他的人和受他的人（就大体而论）都堕落的。权力上的恶，是为有权力者性格上的恶，和无权力者物质上的恶——这种物质上的恶每成无权力的人的命运——所生的恐惧，愈加利害的。因有这些理由，故三种恶点实互相牵绕。但泛言之，我们固可把我们的患难分为一种起于物质界的一种大体由我们自己的缺点而起的，和一种因我们的受别人的支配而生的。

和这些恶点决斗的主要方法是：对于物质上的恶用科学；对于性格上的恶用教育（最广义的）和各种不含专制的冲动之自由发挥；对于权力上的恶则由把社会之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改革，得使一个人干涉别人生活之事降至最低限度。我们今先讨论第三种恶，因为权力上的恶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特别力求补救的。他们对于财富不平均的抗议大半是以他们对于由财富所具的权力发生出来的恶点的见解为基础。寇尔已将这一点说得很好，他说：

我要斗，在近世社会中，我们应当指明，铲除的根本恶点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是有两种答案的，我确信很多很想好的人会要答出那个错的来。他们应答“奴役”的时候，他们会答是贫穷，他们每天逢着巨富和赤贫，高红利和低工银，这些可耻的对照，他们痛心疾首的知道借公私慈善事业的方法去调剂贫富，使之

平均，是无效的，他们遂会毫不迟疑答说，他们是赞助铲除贫穷的。

也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个个社会主义者都和他们一致。但是他们对于我的问题的答案也绝不得错差一点。

贫穷不过病象，奴役乃是实病。束缚与放纵达于极端，贫富不可免的也要随着达于极端。多数人并非因其贫而被奴，乃因其被奴而贫。但一班社会主义者乃太常常注目于贫民物质上的困苦，而不知道这种困苦是基于奴隶之精神上的堕落的。见《工业自治》的第一百十页和第一百十一页。

我以为凡有理性的人必相信现制度中权力上的恶实过大，于必须的，并相信可以用一种适当的社会主义将他们大大地减削，少数幸运的人现在诚能依赖租金或利息自由生活，他们如在别种制度之下，殆不能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不仅大多数赤贫的人民，须为着赚钱过活做奴隶，就是各种佣工甚至于各种专业阶级（Professional classes）也须为着赚钱过活作奴隶。他们作工差不多都是十分着力的，他们简直没有娱乐和做别种事业的闲暇工夫。一般能于中年以后休养的人，又是索然无趣的，因为他们未曾学得闲暇的时候怎样消遣，而他们以前工作以外所有的兴趣，又不复存在了。但这些人已是非常幸运了。至于大多数人都须苦工到老年为止，常常存着怕穷的心理，稍微富足点的怕无力使子孙受教育，或无力供给子孙疾病时必需的医药，贫穷点的就时常不免于饥饿的祸患了。对于工作的管理，差不多所有作工的人都无发言的权利，当工作之时，他们不过是些机器，专完成主人的意志罢了。他们时常在种种不合意的条件之下实行作工，精神上感受痛苦，而身体上复疲劳不堪。工作之唯一的动机是工银：说工作是一种乐趣，如艺术家的工作一样，这种意见时常被人嘲笑，称为一种完全乌托邦的理想。

但是这些恶点大部分都不是不能免除的。如果能够使人类的文明分子只希求自己的幸福，而不存加人以痛苦的心思，如果能够使他们从事于与天下共享之建设的改革事业，而不出于妨碍别种阶级或国家进步之破坏的行动，那么，在三十年之内现在世界的全部制度定可完全改了。

从自由见地看起来，什么制度会是最好的呢？我们应愿意进步的势力往什么方向进行呢？

如暂时将所有别种思虑都丢开，单从这个见地去观察，我深信一种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和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制度相差不远，而由采取行会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弄得更可实行的。因为不论什么论点都可以生出争论，我今姑不加议论，只把似乎最好的那种事业，组织说明出来。

教育应当是强迫的，直到十六岁为止，或更长一点。从此以后，是不是还应教育，当随学生自己的意思，如果愿意再受教育，尽可自由继续下去，至少至二十一岁。当教育期限已满之时，没有一个人当被强迫去作工，凡不愿意作工的人当得到一种仅够维持生活的生活费，并且当听其完全自由。但是社会上有偏袒作工的一种有力的舆论，也或者是很有要得的，因此使喜欢懒惰的人在比较上不过极少数。使懒惰在经济上成为一种可能的事，一种大益处，就是，他会在使工作不是不可乐的上头，供给一个有力的动机；在大部分工作都不合人意的社会中，他的经济问题不能算是已经解决了。现在那些每年从投资收入（假定）一百镑的人，十个之中至少有九个愿意从事于有偿的工作，借以增加他们的收入，从这种事实看起来，我以为假定喜欢懒惰的人只居极少数，这种说法是合理的。

讲到大多数不喜欢懒惰的人，我以为一方面利用科学，一方面除去国内和国际竞争中大堆不生产的工作，我们可假定每人每天作工四点钟，就可使社会全体的生活十分舒服。一班有经验的雇主现在已经力言他们的佣工在六点钟的工作时间内所产的物产竟能够和在八点钟工作时间内所产的相等。在一个技术教育的程度比较现在更高的世界中，这种工作力增进的倾向将更迅速。对于普通一般人民将不和现在一样，仅教以一种艺术，或一种艺术中的一小部分，但将教以几种艺术，使得因气候和需要的变迁，随时改业。凡关于各种工业内部之事，将由他自理，就是各种分立的工厂对于只和厂内工人有关系的各问题，都将由他们自己决定。工厂的管理权，将不和现在一样，操在资本家的手中，但将操于被选举的代表之手，恰和在政治界一样。凡生产者相异的团体间各种关系，将由行会议会决定，而关于社会中某一处居民的事件，将仍由国会决定，同时国会和行会议会间各种争端，将由这两种机关选派人数相等的代表，组织一个团体，共同解决。

凡报酬的法则，不是和现在一样，仅对于需要的和已经履行的工作，才给予报酬，将来凡愿意作工的人都能取得报酬。这种制度在好些薪水优厚的工作中已经采用：一个人据有某种位置，当没有多少事做的时候，他仍然保持这种位置。赋闲和失去生路的恐慌将不复和梦魇一样，时常来扰人了。所有愿意作工的人所得的报酬都是相等的，或是非常的技艺仍将取得非常的报酬，这桩事可听各行会自己去决定。一个乐剧唱演人所得的报酬如果不多于舞台上一个布景的人之报酬，他或愿意去当一个布景的人，一直到这种制度变更为止。既有这样的情形，更大的报酬一事，或将觉得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制度如果是由行会自由投票决定的，也总不会发生一种隐痛出来。

对于使工作适合人意的事无论如何尽力，据一般的推测，总有几种职业是大家所不乐为的。一般工人既不受穷困的压迫，去从事这种职业，就只能为更大的工银或更

短的工作时间两桩事所诱动，去做此等事业。那时社会为想设法减少这种职业中不适合人意之点，会有一种强大的经济动力。

在我们现在所想像的会社中，仍须有货币，或和货币相似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自由平均分配工作全体产物的计划，不足以除去一种交换价值的标准之需要，因为各人的嗜好都不相同，一个人愿意取得某种物品当作他所应得的分子，而别人又愿意取得别一种货物当作他所应得的分子。到了分配奢侈品的时候，年老的太太们就不愿意取得雪茄烟当他们应得的分子；年少的男子们也不愿意取得叭儿犬（Lap-day）当他们应得的分子。有了这种情形，知道多少支雪茄等于一只叭儿犬是必要的。一种极简单的方法就是和现在一样，付人以一种进项，并照着需要规定各物相关的价值，使相调剂。但是付出时如果用一种实在的现金，一人或可将把这种东西储藏起来，历时既久，就变成资本家。要阻止这桩事的发生，最好付给一种证券，只于一定期限之内有效，例如从证券发出之日起，以一年为有效期限。这种方法能使一个人储蓄证券为过年节之用，但不能永久存储。

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是，凡日常生活品和一切很容易产出的无论如何足可应需各种物品，都无需收价，自由给予一般要求这些物品的人，至于分量的多寡，也不加限制。现在要批评这种计划，议论是很长的。据我的意见，这种计划是否应当采用，纯粹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采用这种计划对于必需品的生产，在事实上能够不浪费有用的劳力么？我没有法子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以为因生产方法继续改良，无政府主义者这种计划迟早将可以适用，当他可以适用的时候，固然就应当采用。

在家中做事的妇女，无论已嫁未嫁，将得到报酬，恰和他们在工业中作工一样。这种方法将使为人之妻的人在经济上得完全独立，这桩事是用别种方法所难成功的，因为有小孩子的妇女不应期其做家庭以外的工作，

小孩子的费用将不和现在一样，由父母担任。小孩子和成年人一样，都可取得他们所应得的必需品，他们的教育是不收费的。有些人或怕这种结果定使人口有一种不适当的增加，但我以为这样的恐惧是无理由的。参看本书第四章《工作和报酬》。又可参看《社会改造之原理》的第六章。在一班能力更大的儿童中，将不复和现在一样，因想得学校津贴而起竞争。任教育的人将不作他们从小便养成一种竞争的精神，也将不强迫他们使用脑力，用到一种不自然的程度，致使后半生精神疲敝，体质衰弱。教育的分类将远过于现在。此后当更加注意，使教育适合于性分不同的青年之需要。对于初学的青年学生，将努力奖励他们的创造，不复想把国家所好的许多信条和知识上的惯例去灌入他们脑筋中，国家好这些东西印入青年脑筋中的主因，就在这些东西能够帮助维持社会的现状。对于大部分的小孩子，或将觉得须有更多的乡村中的户外教

育。至对于一般觉得学术或美术无趣味之年长的男女孩子，一种具有自由精神的技术教育，于启发他们心智上的活动，比较书本上的知识当更加有益，因为他们以为（无论如何不真）这种书本上的知识除掉用作达到试验的目的外，完全是没有用的。真正有用的教育是在能随儿童本能上兴味的趋势为转移，能供给他以他所要求的知识，不在供给他以一种干燥无味，而又和他的自然意志完全无关系的知识。

在我们的社会中，政府和法律将仍是存在的，不过二者的权力都将降至最小限度罢了。被禁止的行动将仍有的——例如暗杀之类。但是刑法中关于保护财产的部分差不多全体将成废物，而现在发生暗杀的种种动机有许多将不复出现。那些仍旧犯罪的人将不被视为坏人，将被视为一种不幸的人，他们将被关在一种治心病的病院中，真等到大家承认他们不复为一种危险为止。犯罪的行为，藉教育，自由，和铲除私有资本之力，能减至极少的数目。凡待遇一个犯罪的人，应用一种个人疗治法，除掉疯癫和心志薄弱的人外，此法大概可使一个人第一次的犯罪行为，就是他末次的犯罪行为，至对于疯癫和心志薄弱的人自然要有一种长期的拘留。

政府可以看做由两部分成立的：一部分是社会或其所承认的各种机关的各种决议；他部分是对反对这种决议的人加以压力使之遵从。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第一部分并不反对。而在一个平常的文明国家中，第二部分也可完全不表现出来。当一种新法律正在讨论时持反对论的人，到了这种法律通过之后，大概就将服从，因为在一个安定有秩序的社会中，抵抗法律多半是无效的。但是政府用武力的可能仍然存在，并就是使武力不必须的那种服从的理由（因有武力可行故不得不服从，既服从武力便又无用了）。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所心想的一样，政府无需使用武力，大多数人仍能够结合拢来，用武力欺凌少数人。他们的军队或警察的武力与政府武力唯一不同之点就是，他们以武力是有特别目的，并不是永久的和专业的。然此事的结果将使人人须练习战术，因恐训练纯熟的少数人将袭据国家权力，组织一种旧式寡头政治的国家。照这样看起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似乎不能够用他们所主张的方法实现出来。

如我们所见的不错，则阻止国内或国外人事中所出现的暴力，只有依赖一种能够宣布使用各种武力，并且能够压服各种武力的权力，不过这种权力也有限制。当自己行为不法之时，无力宣布使用各种武力。当对手方的武力是拥护自由，或抵抗强暴，得了舆论的赞助时，他也无力压服这种武力。这样的权力是存在一个地方里的，他就是所谓国家。但是在国际事务中，这种权力尚待创造。创造这种权力的困难非常之大，但是要把世界从隔若干时一发，发就必较前更惨烈的战争中拯救出来，不可不将这些困难设法除去。此次大战之后，国际联盟是否可以告成，是否能履行这种任务，现在尚不能预先言明。然不管此事的成败如何，在我们的乌托邦能够出现之前，一种防止

战争的方法，是必须创造出来的。人类一旦相信世界是免掉战争而得安的，全部困难将都解决：那时解散各国海陆军队，另代以一种小小的国际武力以为防御各未开化的民族之用，这桩事将不复遇着很重大的阻力。一到这种时期，实际的和平就将确定了。

大多数人专政的政府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指摘的，在实际上，这种政府实不免为他们大部分的反对论所言中。还有一桩更可反对的事，就是行政部对于关系全体人民幸福的事件所具的权力，如媾和及宣战之类。但这两桩事都是不能够骤然不要的。然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少他们所弄出的损害：（一）大多数人专政的政府可用转落他的权力之法，去减少他的压迫，凡只和社会中一部分人有重要关系的问题，当由那一部分人议决，不由一个中央议院议决。因此一般人民不复被迫服从那些多半不知道事件内容与不和这种事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仓促所通过的决议。内部事件的自决权不独应当给予各地方，并且应当给予各团体，如各工业或教会之类，因为这些团体有重要的公共利害关系，是和社会中他部分无关系的。（二）近世国家行政部所以得到很大的权力，大概是由于敏捷的决断之必要，而关于外交事件这种决断尤非常重要。如果战争的危险在实际上不复存在了，那么，较繁重但较少专制的方法一定可以实行，而立法部或可以恢复好些被行政部夺去的权力。用以上两个法子，政府对于人民自由的严厉干涉能够逐渐减少。有种干涉，甚至于有种未有保证和强暴的干涉之危险原是政府的本质，政府一日存在，这种干涉也一日不会消灭。但是非到人类横暴的倾向比现在减少了，政府一点武力，似乎还是两种坏处中的较少那一个。然战争的危险一经告終了，我们可希望人类横暴的冲动，将渐次不大发现，当大大地减少那种使政府当局因压服反对者不惜流于任何种专制行动的个人权力之事，能够见诸实行，这种冲动将愈加减少了。虽政府的武力（除掉防御疯癫外）也成为无用的东西，这种世界的发展必是渐渐而然的。以作一种逐渐发达的历程，这个是十分可能的。当这种历程已经完成，我们便可望看见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实行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中。

我们已约略说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于性格上的恶，将发生一种如何的效果呢？我相信他的效果是非常有益的。

引导人类的思想离开使用武力一途，这桩事的进行因铲除资本主义的制度，将愈迅速，不过继承这种制度的要不是那种使官吏具有绝大权力的国家社会主义才成。现在资本家支配别人生命的权限比无论何人所应有的权限还大；他们的朋友在国内有权力；他们经济上的势力就是政治上势力的榜样。在一个男女享有经济自由世界中，将没有这样命令的习惯，因此，也将没有这样喜欢专制的心理。而一种比现在人性更柔和的性情将逐渐陶养出来。人类是由环境造成的，不是生下来就是这样或那样的。现在经济制度对于人性之恶影响，和要由共产制期望的极好的影响，实属主张改革最强固的理由。

在我们所想象的世界中，经济上的恐慌和大部分经济上的希望，将一样地，不复存在，没有一个人将为贫穷的恐惧念头所烦扰，没有一个人将为发财的希望所驱策，而出于残忍的行动。在现在的生活中，社会阶级的分别关系非常重大，到了将来就没有这种分别了。凡不成功的专业家将不致在恐怖中生活，怕他的子孙要陷于苦境；一个渴想作工的人将不汲汲盼望他也输到能为雇主。怀抱野心的青年，将须作别种幻想，不复再做使竞争者失败和劳动界堕落来成就自己发财事业的梦了。在这样的世界中，伏在人心中的梦魇之大部分将不复存在了；反之，人类的野心和好胜心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比较一个商业社会鼓励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将更加高尚。所有真正有益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不独对于少数气运好的人是公开的，对于一般有野心和能力的人都是公开的。凡科学，节省劳力的发明，以及各种技术上的进步，一定可希望远胜于现在，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走向荣誉的道路，而在一般志在有所成就的青年中，荣誉将要代替金钱。至于美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是否能够发达全靠所采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社会主义。如果国家或任何公共机关（不论什么机关）主张管理艺术，并且主张只对于他所认为造诣很深的人就予以特许权，此事的结果一定是不幸的。但是如果有一种真正的自由，允许每个愿意从事美术事业的人，宁甘牺牲一点快乐，去研究这种东西，那么希望心和不受经济的压迫这两点将使浪费才能之事，比在我们的现制度中要少得多，并且将使因生存竞争而压制冲动之事，也要少得多。

当多数人初等的需要已经满足之时，他们真正的快乐就在两桩事上面：他们工作和他们的人间关系。在我们所描写的世界中，工作是自由的，不至于过度的，凡进步迅速的，集合企业虽位置最低的单位也有创造的快乐的，这种企业的乐趣。有的一定充满于将来的工作中。在人间的关系利益将与在工作上恰恰是一样大的。唯一有价值的人间关系，是以彼此自由为根据的，既没有压制，也没有屈服，除掉爱情之外，没有互相维系之物，当内部的精神关系已经断绝之时，也没有经济上或习俗上的必要，去保持外表的形式。商业制度遗害于男女间的关系，是他所产出的最可恐怖的事件中之一。卖淫的坏处是普通所承认的，但是据我看起来，这种坏处虽大，然经济上的情形及于婚姻的影响简直更加利害。婚姻上常常有一种买卖的暗示，以某种程度的物质上之愉快供养她为条件，获得一个妇人的暗示。婚姻关系除掉更难脱逃外，和卖淫行为常常是没有区别的。这些坏处全基础都在经济。经济使婚姻成为一种买卖的事件，在这上头爱情完全居于附属地位，没有爱情遂并不成解放的公认的理由。婚姻应当是男女彼此本能的自由的自发的结合，充满以幸福，而又不杂以一种近于敬畏的感情：婚姻应当具有那种彼此互相尊重的意思，足令稍微干涉自由之事，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足令一方面违反他方面意志的强迫共通生活成为一种不可设想之极可迫的事件。这种

婚姻不是订婚约的律师所想到的，也不是对于一种假装在一个法定丈夫的兽欲或昏暴中觉为庄严的法式，而予以“圣典”（Sacrament）名称的牧师所念及的。现在大多数男女所想念的婚姻并不照着一种自由的精神：现在的法律使干涉自由的意志，得一种尽量发挥的机会，男女因喜欢断绝彼此的自由，遂使各人都失去自己一部分的自由。而私有财产制的空气使婚姻更不容易发生一种优美的理想。

当经济上的奴役之恶遗传不复能铸造我们本能时，大家所怀想的人间关系将不和现在一样。夫妻亲子的关系将单由爱情结合：爱情断绝，便可认这种关系无复保存的价值。因为爱情是要自由的，凡男女在私人生活中，将不致有引导喜欢专制的心理的道路与刺激，但凡他们爱情上有创造性的东西，都将有更自由的发展之地。凡尊重被爱者心神之事将不和现在一样，不可多见：现今许多人爱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爱羊肉一般，只当作一件吃嚼糟蹋的东西。但是在一种具有尊重意味的爱情中，有一种快乐和带着专制意味的爱情中任何种快乐都迥然不相同，这种快乐不独使一个人的本能满足，并且使他的精神满足：本能和精神的一齐满足，是一种快乐的生涯所必需的，也真正是发扬男女最好的冲动之生活所必需的。

在我们所愿意看见的世界中，生活的快乐将比近世日常生活所演的悲剧中所有快乐多得多。就现时情状讲起来，大多数人一过了幼年时代，便有一种预先筹谋生活的思想挠着心头，为此低头不复能有一种心神泰然的欢乐，只有一种按时的强乐罢了。“变成小孩子一样”（to become as little children）这句箴言在好些方面对于许多人是有益的，但是和他相似的还有一句，就是“不要想及明朝的事”（take no thought for the morrow），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这种规则是不容易遵守的。凡科学家就是到了老年，常还具有几分小孩子似的天真烂漫的样子：他们因一心注意于抽象的思想，遂得和世俗分离，世人因尊重他们的事业遂供养他们，初不因他们不谙世故，加以欺凌。这种人是已作成，凡人类都应当能有的生活；但是在现今的情形中，因经济上的竞争遂使他们的生活方法为大多数人所不能企及。

末了，我们对于我们所设想的世界及于物质上的恶点的效果将怎样说呢？将来的疾病将比较现在少些么？将来一定分量的劳力所生产的物品将比现在多些么？或是将来的人口将超过生活必需品限度之上，和马尔萨斯（Malthus）为驳高德文（Godwin）的乐观主义所说的一样么？

我想这些问题的回答在结局上只靠扫除了经济竞争的刺激物之社会，在知识上努力的程度如何。在这种世界中人类将流于懒惰和冷淡么？他们将不复运用他们的思想么？那些运用思想的人将觉得遇着保守主义牢不可破的壁垒，比较现在挡着他们的壁垒还更难穿过么？这此都是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要制胜物质上的恶点，终久必须借

助于科学。

我们前假定的别的许多条件如果能够实现，将来的疾病似乎定比现在要少些。一般人民将不复密集于陋巷之中；小孩子将得到充分的新鲜空气和野外运动；作工的时间将以适合卫生为止，必不和现在一样，一直做到精疲力竭。

讲到科学的进步，全靠新社会中知识上自由的程度如何而决定。如果各种科学都受国家的指导和监督，他不久将变成板滞的和死的东西。科学中根本上的进步将不能实现，因为当这种进步尚未实现之时，他的效果似乎可疑，好像不能补偿公家因他所耗的款项。关于监督科学上的权力将操于老年人的手中，尤其将操于一班科学上素著名誉之人的手中；这种人对于青年中那些不用表同意于他们的学说去谄媚他们的人，将抱一种仇视的意思。在一种官僚制的国家社会主义之下，恐怕科学将即刻归于停滞，不复进步，并且得一种中古式的对于权势的尊敬。

但是在一种较为自由的制度之下，在一种能使各种团体随意任用多少科学家，并且对于那些愿意研究一种完全未通行的新学问之人，肯许予以“游士的工钱”（Vagabond's wage）的制度之下，科学之发达，定为从来所未有，这样想法是很有理由的。参看本书第七章中讨论这种问题的议论。如果这个能办到，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制度中物质上的可能，必定没有什么别的阻碍。

对于生产充足的品物，使大家能享物质上的安乐的，必须的工作时间的数目，这个问题一半是属于技术方面的，一半是属于组织方面的。我们可以大胆说，将来一定没有不生产的劳力，如制造军器，筹划国防，散布广告，制造富人的奢侈品，以及附着我们的竞争制度而起的别种无用物品之类。每个工业的行会对于他所发明的新物品或他所引用的新法子如果能够享有全部或一部的专利特权至若干年之久，则大家对于技术的进步，必竭力奖励，这是一定的。一个发现家或发明家的生涯是很有趣味的：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一般操这种生涯的人大概不起于经济上的动机，多由于他们的事业，富于趣味，而他们心中又存有一种享荣誉的希望；这种动机在将来必比现时更加发达，因为没有几个人会再被经济上的必要所遏制，不能从心所欲。在一个世界中，如果人类的本能不和现在一样横被阻遏，他们生活上的快活更大，他们的生气也因此更盛，那么，他们的才智一定更敏锐，更富于创造力，这是毫无疑义的。

现在还剩了一个人口问题要讨论的，自从马尔萨斯的时代以来，这个问题就是一般不表同意于一个更好的世界可能之人最后的护符。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和百年以前大不相同了。在各文明国中，人口的出生率逐渐下降，这种趋势无论采一种什么经济制度，一定是会继续下去的，有了这种趋势，又加以战争的影响，则西欧的人口似乎不敢十分超过现在的等级以上，而美国人口的增加似乎只由于移民的关系。在热带地方之黑种人的人口或将继续增加，

但是这桩事对于温带地力的白种居民未必是一种很重大的恫吓。自然还有黄祸，但是在亚洲的各民族中，当人口问题开始变成重大问题的时候，人口的出生率也将逐渐下降。如果不是这样，也有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慎重的把这桩事当作我们的希望之障碍物，实未免太武断。我的结论是，我们对于人口问题虽不能有一种确实的先见，然以人口可能的增加当作社会主义重大的阻力，实无妥当的理由。

我们所讨论的事件已经使我们相信构成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之特别教义的土地和资本共有制对于除去现今世界所受的恶，和创造各仁人君子所愿意实现的社会，是一种必要的步骤。但这种步骤虽是必要的，然单靠社会主义是决不够用的，社会主义有种种样子：那种以国家为雇主而使作工的人领受工银的社会主义，实含有专制和阻碍进步的危险，这种危险能力所及之处，甚至于使国家比现制度还要坏些。反之，无政府主义虽免去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他自己也有种种危险和困难，因此在一种相当的时期中，他就是见诸实行了，恐怕也难得长久。然这种主义是我们愿意极力趋近的一种理想，我们希望在一种久远的时期中，能够完全达到他的面前。工团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的许多缺点，他和无政府主义一样，现在都是不稳固的，因为他如得势，一定即刻自觉得一种中央政府是必要的。

我们所已主张的制度，是一种行会社会主义倾向无政府主义的程度或更较正式行会人所完全认可的为甚。一般政治家通常所忽略的事件——科学，美术，人间的关系，和生活的愉悦——是无政府主义所极力注重的，我们多少加入无政府主义的提议，如“游士的工银”之类，主要就是为这些事件的缘故。凡对于一种社会制度，至少应当以他在经济及政治以外的效果，和他在经济及政治以内的效果，同时并重，加以评判。假如社会主义一朝实现，大家重视，并且自觉的从事于非经济的事业，将只见为有益。

我们必要的世界是一种世界，在这种世界中，人类创造的精神是活泼的，他们的生活是一种富于快乐和希望之进取的生活，而这种进取心是基于建设的冲动，不是基于保持自己所有物或袭据别人所有物的欲望。他必是一种世界在他里边，情感有自由动作之余地，爱情是除去喜欢揽权之本能的，而幸福和创造生活，予生活以知识上乐趣之种种的本能自由发达，是已经驱除了残暴和嫉妒之心的。这样的世界是可能的；只待人类愿意去创造，他就会出现的。

这当儿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有别的目的的。但他定将消灭焚化于他自己热烈的欲火中！从他的灰烬里将生出一个富于新鲜希望，晨光满目的新而青年世界。

这种稿子本是吾友李懋猷所译，经吾对原文草草改了一过，所以与原译有些不一样。说明，以明责任。

张崧年。十月十七

自叙(A Personal Statement)

罗素作 郑振铎译

自 The Open Court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号

罗素反对战争之活动，及他在战时之正义一书中所表现的和平主义，竟结果在他的表兄弟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所发布的军事命令，禁止他人一切限制区域及警备区域。罗素为自卫的缘故发表这篇自叙。

九月一日礼拜五那一天，有两个人从苏格兰场（伦敦街名）来，为战争事务局（War Office）送一道命令给我，禁止我没有军事当局之特许，而进一切的限制区域。（限制区域，包括所有近海的地方及许多乡村的全部）。九月十一日为答复议员的缘故，陆军军事会议又送一封公函给我，包含下面的一段话：

“我还要同你说，如果你的一方面能够保证不再继续一种宣传运动，那么，陆军军事会议很想发布一个训令，撤回以前所发的命令，因为你这种宣传如果成功，在他们的意见，实于战事的执行，大有妨碍。”

那时我正在讲数理名学。政府禁止我履行在哈佛的这个讲演的契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之校务会议也禁止我在剑桥举行。在这些情形底下，我有取较普通的题目来讲演的必要，因此，我就预备了一门《政治之哲学原理》，往各省城去讲。有三个城在限制区域之内，我没有得着战争事务局的特许证是不能去的。在请求这个特许的回信里说，我一定要把讲演稿送给战争事务局检查。我回他们说，这是不能够的，因为我的这些演讲是口说的，不是读的；但我仍将这个演讲的大纲给他们。

我收到九月十三日（一九一六年）的一封信，声明讲演大纲已经收到，并说，“因为没有更详的叙述”，这是“不能劝告陆军军事会议许在战时讲演”。又说“如‘善良政府之强迫的事业’及‘忠于国家之限度’等题目，讲时尤宜特别谨慎，不然就会误会为含反抗意思的结论之宣传了”。信末说，如我能给“一个诚实的保证”，不“以那些的宣传的工具”，就可以去讲演。

我预定讲演，“能够造成的世界”，并不想讲到战争所发生之直接的结果，也不想讲到战前之外交，本于良心的反对者，及所希望的是那一种的和平，或竟连战争的普通道理也不想讲到。所有这些题目，我都曾发表过。我的意思就在要使听我讲演的人的心，离开现时的问题，而拟议一种战后之改造的理想与希望。

但军事当局对我的讲演，而要求我给“一个诚实的保证”，不要“以那些为宣传的工具”。我却实在办不到，这因为有下面的几层理由：

第一，因为我不承认战争事务局有权力来禁止我发表关于政治的问题。如果我有讲到妨碍战争的进行的话，他们尽可以按照《地方保卫法》（*Defence of the Realm Act*）囚禁我，但这件诉讼我却不是当事人，也没有一些责任。然如我干一宗交易换得一个允许之利益，我就从此以后不能再反对他们的专制了。我现在正有一个不可避的责任，去反对国内的专制，如同别的人去反抗国外的德意志一样，我决不放弃我一丝一毫精神的自由。物质的自由可以由一个人身上剥夺去，但是精神的自由是生来的权利，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得他的协作，都是没有力量去剥夺他。

除了这个理论不说，这些话和军人是讲不通的，还有别的更切实的理由不能给他们所要求的这样一个保证。当一个人临时的说话要预先绝对确定他，这是不可能的；回答一个古怪的问题而说：“我是在一个诚实的保证底下，不能答复这个问题”，也是显然的不合理的。即使这些困难能够免掉，而这个保证所包含的范围怎样，也是完全不能知道的，因为所要避免的宣传既没有精确的定义，而是不是仅只有一些结论是禁止的，或是不是有一些允许，是他们所能推断的，也都没有讲明白。我可以说我以为故杀常是可恨的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在战争中所发生的最大多数的故杀，我就要讲出一种和平主义者的议论来了。我可以说我是崇拜基督的伦理训条的么？如果我说是，那么战争事务局就要告诉我说，我是赞美本于良心的反对者了。我可以说我并不因为他们破坏法律，便以拉底麦（Latimer 十六世纪英国宗教改革者）与李特莱（Ridle 十六世纪英国异教徒受火刑而死）为犯严肃的道德堕落之罪么？或这个陈述是有害于英王权力内之惩罚么？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结果的，

战争事务局的当局者如果有哲学的反省，他们一定知道军国主义者所信一些平和主义者鼓吹的危险是一个有趣味的论驳。他们在他们那方面有武力，有法律，有报馆，并有最大多数的国民。我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人执著着，而能把他发表出来的，更是少数中之少数了。与他们的物质的势力相抗，我们只有言语或著作之能力，只有由感情而至理性，由忧惧而至希望，由憎恨而至相爱的请求之能力而已。然而他们终是怕我们——这就是精神为物之权力，纵然在现时残忍的强力之波动中。

民主与革命(续前)

罗素 著 张崧平 译

但有几件事是这结论的？条件应该记在心里的。

最重要的便是社会主义不应该丢了世界主义。我们想像几个强大的国，仍在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组织，为了占领原料互相竞争，这完全是可能的。譬如高加索之油矿很可成为这种的竞争地。因为社会主义若只是国家的，那么和一种新的排外主义（Chauvinism）不是不相容的。布尔什维克派力持当革命时代不取多数统治，并且他们的信条在由少数觉悟阶级的？暂时的狄克推多化导多数，明明以为为传播社会主义而战争是对的，而这种战争起于社会主义国和资本主义国之间，很容易变成国家化。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废除掠夺，掠夺废除才不至再生战争；国家的掠夺要是仍旧继续，那掠夺自然不曾完全废除。所以要社会主义确立，须得把世界的原料归一个世界的政府处置。社会主义有没有力量能够把民族的利害及感情完全压平得用这种方法处置，却是个疑问，这一层如能做到，那么防止战争一定不费什么力了。（参看列宁之《民族自决》演说 The Riberator 记者附注）

除原料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足以使共产主义的国家间发生战争：这就是移民之权利问题。将来好多年之内，在澳洲和通南北美洲这问题关系恐怕很重要。

除美国外，还有一种强大的民众势力，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反对，这就是民族主义之势力。民族主义的意义，就是不管人家怎样只图己国利益的一种决心，就是相信利害不同的民族本来是不相容的，或者仇怨他种民族更以为这种信念是一个合理的表示。在和约造成的各新国中，这种民族主义大概绝对占有势力。有许多国家情愿忍着饥饿去屠杀邻人，却不愿意和他们所仇视的邻国照友谊的关系过太平日子。这种心理一部分是出于本能，一部分是教育和宣传的结果，除非用强力防止争斗，鼓励贸易自由，建设一种新的教育，恐怕不能把这种心理快快铲除。国际联盟是一种战争仇怨的产物，教他去遏止民族争执，是万万不胜任的。在现在世界各种势力当中，只有世界的社会主义，才真能把人民好战的心理完全改变。我不敢说世界的社会主义能够立刻做成此

事，但我敢说若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握权之后，几十年内一定做得成的；因为世界的社会主义必须克服本能，因袭和利己心，而另建一种普遍的理想，使大多数民众可以得到物质的幸福。

无论社会主义实行以后必遇着何种困难引起何项问题，我总以为若是西方文化有点存留，在世界的进步上他是必须的一个阶级。我又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做成的好事程度如何，要看那创造社会主义者一般的希望之程度如何。要是大家都了解由经济的掠夺流出之罪恶，大家都希望把这种罪恶完全消灭，好另建一个新世界，那时一定有一种新势力生出来，把深入人心的民族主义尽情拔去，现在欧洲及亚洲，只有那国家主义帮同资本主义作恶，一旦国家主义除去，理想和自利会同时唤起世界多数文明的人采用世界的社会主义；这种新制度一旦采用，因为他的许多便利，而且没有显然的阶级利害，所以一定很稳固，不是轻易推得翻的。

自由，民治，平和，生产效率的增加，以及经济的公平，只有从世界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做到；据我所见，没有别的法子能够做到。但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做到这些，将来究竟做得到否，却并不一定。将来做得到这些或做不到这些，却要看那先驱者之态度如何，奋斗的勇气如何，胜利者的性情如何了。

我想我国（英国）在这过渡时期内——尤其是为基尔特主义——应该有一定的贡献。我想我们能够不用暴力成就改革，我们在奋斗中比较他国更容易维持个人的自由之理想，没有这种理想，便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造成之后，也是呆板的，无进步的，无生气的。自由和战争势不两立，可是扩张自由之范围，可是社会党所公认的目的之一。社会党的目的：在工作中拿工业自治来谋群合的自由；在工作外拿缩短工作时间来谋个人的自由。社会主义的形式有多种，谋达到社会主义的策略也有多种，判断他的价值，是看他能不能达到那些目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是人类发展之一个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社会主义之后，继承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无从推测，或者是无政府主义也未可知。若是社会主义和迁到君士坦丁以后的教会一样，把自己当做正统，束缚人类的心灵，阻止思想的发展，到千余年之久，那么对于世界未来的进步阻碍是很大了。若社会主义之胜利，是用武力经过长久的战争得来的，那么这种结局并不是不可能的。单是这个理由——不要说别的——已可见社会主义之胜利，应该用平和方法博取了。

每个人类生活上之强有力的主义，大概总要经过三个阶段。初起的时候，他总是很可亲爱，很合于人道，很能使人信服，用辩论使人信服多过用武力。到了第二阶段主义自身有了相当的势力，反对的也凶恶起来了，他便变为战争的不是可爱的了，拿信仰做战争之辩护，接着可爱的阶级，以为他的胜利可以弄来千万年的幸福。等到第

三阶段主义得了权，便变为压制的及暴虐的。基督教迁到君士坦丁之前是在第一阶段；到了十字军兴起，便入第二阶段；等到后来屠戮异教徒，已是第三阶段了。资本主义也经过同样的阶段。在斯密亚丹，谷伯顿（Cobden）伯赖（Bright）时代，是他的可爱的阶段。他推翻封建制度的时候，到了战争的阶段。等到掠夺再下的阶级，施行反社会主义的恐怖政策时，便是他的第三专制阶段了。民族主义之发展虽在各国有强弱大小之分，可是也经过同一的阶段。马志尼表示可爱的阶段，毕士麦表示战争的阶段，近代帝国主义便是专制的阶段了。

自从列宁得势，社会主义已从可爱的阶段走到战争的阶段。因此他已失去许多娱悦人心之爱娇。有些人觉得现存的世界有许多恶罪，并很热切地希望另有一个脱离这些恶罪之世界，可是在排除这些罪恶之严酷的战斗中，他们畏缩着不敢出头。我对这些人却很表同情。我看不论哪种主义，在争斗之际，免不了逐渐退化的；往往一个党派用强力得胜之后，反将所以要希望得胜的那种精神，大半失去。而且暴力的争斗，尤其是长久的范围广大的争斗，往往使社会退化。我不能相信社会主义可以成就胜利于长久的及广延世界的战争之后，要是遗留些一个幸福的进步的社会所必要的性质。他的胜利后之进步差不多要靠着一班人在他的胜利的形式上反抗他，要自由增加一点，要制度的铁板减少一点，要旧的自由主义之理想再现出来——这是社会的理想，确实不是如自由竞争那样经济的理想，而智力的自由没有哪一党能够出死力竞争的。

社会主义有各种的形式，将来各国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各采各的形式，那不是不可能的。凡社会主义的制度最主要的目的是自由，这个比秩序和增加生率能率更为重要。国家基尔特主义者比集产主义者把自由更看得着重。

基尔特制度主张巴力门和基尔特议会权力均衡，目的是在巩固政治的自由。基尔特制度主张工业自治，恰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办制度相反，目的是在巩固各种产业工人之自由，产业的（一般总问）归国家的基尔特，地方上能够决定的问题归地方的基尔特，基尔特的移转制度办法都是一样（System of devolution）不单是以地理为本位，而且是以产业为本位的，对于创造自由之意识，个人创意权的可能性，有益的试验之机会，这几点是极重要的。

工作中的自治制是人类所争的一切自由当中最重要的，因为和人关系最切的便是工作，而且这是引起政治自觉之最好的方法。工作的自由本是工团主义之主要目的，也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之目的。我相信用国家基尔特之方法比用别种生产之经济组织更稳固。我相信用了工作自治制，使劳动者可以独立，可以自己管理，那么一定能把平常劳动者对于工作之观念完全改变，而且一定能够激发生产能力比旧时资本家单用恐怖政策鞭策劳动者，自然要好得多。

除工作中的自由之外，自然也应该有工作外的自由，就是休息时的自由。要求得这种自由，须把劳动时间减少，因此效率方法增大将来是能够做到的。在现在采用效率较大的工作方法，不过使资本家得利益罢了。但在新的制度之下，那全利益当然是劳动者的，所以改革之后，生产能率一定比现在进步得多。只看布尔什维克采用泰劳（Taylor）的科学管理法就可想见了（参看列宁之 *The Soviets at Work.*）。

但此外还有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只和少数个人有关，在人类进步上却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便是在社会组织中应该有拒绝加入任何职业的自由。譬如一个人有的喜欢传播新宗教，有的志在发明新科学，有的情愿创造新艺术，这些人当然没有相当的行会（基尔特）可入。那么社会要把他们当作游民或是流氓了。不论经济制度是怎样，凡是根本的革新，必须和社会意志反对的。为这等人想法，总得使自愿耐苦的人不至于受新制度束缚才好。例外的待遇也许是有点害处，但也可以很有益处（像图画这件事专门家觉得无价值）。于志在牺牲百折不回的人要是希望社会进步，特殊和例外待遇是应该绝对注重的。在我们英国若竟要采用社会主义，总得逐段的不板定的采用才好，这样比布尔什维克采用板定的式样使特殊和例外的分子都忍受苦痛总要好得多了。我们希望大陆的社会主义一旦稳固了，能够补救这种板定式的缺憾。在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对于终极的结局有些重要的贡献。

资本主义在今日已不容于世界，我们文化的遗产，已不是资本制度所能保存的了。假如世界的社会主义能够不经长期的残酷的战斗便告成功，那一定能保全文化。反对社会主义进行的人，自己要负重大的责任。旧制度的保存，是不能相信的了；反对派费了许多气力，只不过使新制度失却许多价值罢了。我们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必须记着我们打败敌人却没有像打败自己那样容易；若是我们努力创造的新社会中，人类创造精神的自由，平常男女的生活自由不比以前的社会多些，那么就好像我们自己打败自己了。我虽然相信在我国不用暴烈的革命能得着些必要的强力，但我却不相信全然不用强力是可能的。强力是达终极目的之工具，应该和宣传相附而行。强力应该用了使人心归附，不应该用了使人民厌弃。而且无论何时无论何事都应该弄清楚用强力乃是暂时的，这目标在造成一个不需要强力的社会。只有由大希望心的鼓舞，由我们所求的较善的世界的实现，才可使我们的目的不在争斗中退化，才可得着胜利，不单是吾党的胜利，而且也是各种理想的胜利。自由主义，经济的公平，世界的协力合作，这些理想却是世界所需要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成。

（完）

民族自决

列宁演说 震瀛译 *Liberator* 本年六月号

“有许多 Scheidemannists 人说我们要克服德意志。这固然是非常可笑，但有产阶级这样说于他们总有些利益。——有产阶级的报纸出版千万册，传播全世界，威尔逊为自利计，也不能不帮助这种谣言。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有很大的军队，想着拿武力来战胜德意志，撒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种子。”

德意志最善良的人民 Sparticides 曾经告诉我们说德国的工人已经被诱来反对共产党了。他们说“你们看罢！俄罗斯的事情不是弄得很坏么！（我们也不能说事情进行的很好）！但我们的敌人在德意志拿种种辩论来蛊惑平民，以为德国平民革命必弄到像俄国无秩序的结果。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的扰乱，是俄国的心腹大患。我们千辛万苦来奋斗，要在国内产生一个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如果德意志的有产阶级或可鄙的有产阶级，甚或有一部分的德意志工人，为这种谣言所恐吓：“布尔什维克派想用武力施行苏维埃制度”——这桩事情如果属实，那个格言“工人自决”还是不能拯救世界咧。（这几段是去年三月十八至二十三在莫斯科第八次共产党大会列宁布告中撮出来的。Bonkharin 也提议拿“工人自决”来替“民族自决”）。

这种提议非常困难，有许多讨论的地方。方法也非常复杂，各国阶级的不平已经明白了。德意志的手段和我们不同，——有些地方，比较快一点，也有慢一点，并流血多一点。在俄国想把苏维埃和宪法会议联合的大愿，不容易为各派所明了。但我们的邻国德意志已经明白到这个田地了。

我们所以一定要把德国社会党的汉奸（和平派的社会党）的黑幕宣布出来。他们不是说布尔什维克派想拿武力来施行普遍的制度于国，只说我们想拿赤军的武力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传播到柏林，那是不成功的。——这种推论以为我们是违反“民族自决”的原理。

“各国劳动界的手段能够脱离有产阶级的关系，是各有各不同；但对于承认民族自决和工人自决是没有矛盾的地方，这是殊途同归。在芬兰阶级战争的进行，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但那里的事情一定和我们不同。如果我们说不承认有什么芬兰，只承认劳

动界，这是荒谬绝伦的。我们不能不实事求是。不承认那桩事是实在的，也是不成功，因为这是不能不承认的。我还要讲讲各国现在有阶级战争，那些无产阶级有产阶级脱离关系，——每事都有个人独立的态度——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桩事就是：邻国的劳动界误会大俄罗斯人是一个专制国。我们必须解释那种误会。有一个芬兰的代表告诉我说：芬兰有产阶级当中，由来是很憎恶大俄罗斯人的，现在已经有许多人说‘德国人实在是兽类；协约国尤是更大的兽类。我们不妨欢迎布尔什维克派’我们对待芬兰的有产阶级是有很大的胜利，也是我们民族政策的胜利。这种政策对于我们和芬兰有产阶级的战争，没有什么冲突。我们对待阶级的敌人，只用他在战争中一种最完善的工具罢了。

“我记得在 Smolny 地方有一桩怪事，当我把一张证书给予芬兰有产阶级的代表 Svinhuvud，保证芬兰独立；翻译成俄文，实是绝无意识；他后来在芬兰工界中很活跃，并很亲诚的向我们握手，我们也还礼。我以为这件事是不大得意！但也没有旁的法子，——因为当时芬兰的有产阶级欺骗人民和劳动界，并说我们——Muscovites Chauvinist，大俄罗斯人——想侵犯芬兰。我们已经把这种谣言打消了。

“苏维埃共和国所改组的帝政，是压制波兰的，现在当然要光明磊落，声明尊重各国的独立权利。否则他们必猜疑我们——不是绝对荒谬的。赤芬兰的政府成立不久，我们曾同他订约，拿些属地给他，俄人便有反对的声浪说：‘那里便于渔业，为什么抛弃他呢？’对于这种抗议，我便说：‘帮忙些共产党，这才是大俄罗斯人咧！’”

（一个 Ukrain 共产党 Skripnik 鼓掌呼：“很对！”）

对于芬兰人的榜样，并对于 Bashkirs 人，我们不妨声明不在经济上有什么组合。经济的组合本来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必要有自由的组合。Bashkirs 人现在正要怀疑大俄罗斯人，因为恐怕我们拿着高深的教化来劫掠他们，所以感情隔膜，Bashkirs 人当大俄罗斯人是一种治人者，和劫掠者。我们要计及这桩事，把他来消灭。这种情形，不能一朝消灭，只得逐渐进行。这样大的俄罗斯民族，更当要小心谨慎，因为各国恨已的事实已发生。我们只得设法来应付这桩可怜的事。比方现在我们共产党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世界共同的教育制度了，除了俄文以外，他国言语用不着’了。我以为这样的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大俄罗斯人。他同我们住在一块，应该指导他。

“所以我们要告诉各国，我们于芬兰人是国际的同胞，我们的目的在于纯粹的世界工农之自由结合。

“这不是一定能够免了战端。战争是别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的性质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如果威尔逊想和我们宣战，拿小国来做一个工具，我们说：我们与他的工具战争。我们并不愿有这一桩事。我们没有说过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不要

军队可以成立。看看战争的情形怎么样，也许是必要的。

“同志 Piatakov 是很对，我们要团结；我们要拿主义来战争，拿党势来战争，拿结合多数或少数的职工组合来战争。虽在于这一件事，一个标准也不成功。比方拿德意志为证。我们自己已经战胜职工组合了。但德国的同志说：‘我们有这些黄色的领袖在一切职工组合里头，我们的战声便消灭全体职工同盟的事业。’我们解答他们：‘你们对于自己的特别问题，不要怀疑，你们不要模仿我们的解决方法，这是很对的。’

“我们不要宣布，波兰之平民已经发生自决了。这里有华沙苏维埃工人代表之最近的统计：波兰社会的奸细（社会民主党）有三百五十三人；共产党二百九十七人。这些数目可以表明，根据我们的革命时期，已离十月不远了，——现在波兰很像一九一七年八九月的俄国！但我们要知道各国的革命，不必一定要依着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期；我们虽然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要各国来遵从。我们必须证明现在大多数的波兰工人——虽然他们比我们较进步些，开化些，——还是萎靡不进，做社会的守护主义，社会党的奸细主义。这还是慢要一步咧。

“劳动界之阶级区别，这是毋庸宣布的。我们要拿主义来宣传阶级区别。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但现在我们不管怎样，一定要承认波兰民族之自决，虽然他是有产阶级的。波兰无产阶级的运动，趋向无产阶级之狄克推多制，但不是完全和俄国一个样子。我们要研究，如果我们的效力促进他们太快，反弄到他们恐怕。他们听说我们是 m. scovites 人，常常压制波人的，又要侵犯波兰是拿着大俄罗斯主义的共产主义！我们所以要知道共产主义不是用强力之方法可以进行的。

“我要告诉波兰共产党中最好的同志‘你们的进行，可以不必像我们一个样子’。他答道：‘不对，我们要同你们一样进行，但我们要比你们做得更好。’这个情形，我绝对赞成。须要给他们这机会好发育他们的正当理想，成立一个比我们较好的苏维埃政府。我们不必从莫斯科颁布革命的进行史。”

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

译自 *Soviet Russia* 哈德曼 Jacob Wittmer Hartmann 原著 雁冰 译

外来的观察者对于一新宗教或新艺术的第一个面目，不一定常能辨别他的真相而不误会。初期的基督教，显然无疑是真真的宗教势力，而且一定早含着许多艺术的久远发展的胚子的，在罗马人看来，便简直是扰乱的寇仇，不得不用全力扑灭他。甚至如奥古斯都时代最和平而有同情心的罗马人——他们很悲怜于基督教徒之被屠戮，而且要给他们一个和其他人民一样的公平待遇的——我们也疑他们是否真懂得罗马帝国生活形式的巨大转变的未成熟的表示，即在基督教最初的派里和最初的（原始的）艺术作品中找到来的。那些自身即是基督教徒的罗马人（他们对于那信托新生命的被压阶级也有同情心）自然一定晓得正在前进的事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盼望外边人也有同样的了解。

上了年纪的人逼得去听着青年人讲那狂悖而兴奋的无神论，他常觉得是很好玩的笑话，因为如此坚信无神而能不成宗教，想来是不可能的。罗素君在俄时有人对他说艺术和宗教在俄国是无暇顾及的事，这几句话，罗素君如何可以照字面直解说呢？照他的原句写出来是“我们无暇讲究新艺术，亦无暇讲究新宗教”。罗素君实在是不信这人的话，因为他已把辩证这句话的材料供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只要引罗素君的话：

真信共产党党义的人，很觉得私产是万恶的根源；相信之坚，竟至于对于无论何等方法，无论怎样严酷，但似于建设维持共产的国家是必要的，决不畏缩不敢采用。他的不自爱惜，直与不爱惜别人一样。他一天做十六小时的工，礼拜六的半天休息也放弃了。凡社会上需要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或危险，例如清理高尔哲台尼金所留下一堆一堆的受腐烂有毒的体尸，等等事件，他都投放去做。他虽有权位，虽有食粮的管理权在掌握中，他的生活是极刻苦的。并不为个人的营求，只尽力于创造新社会的秩序。但是使他刻苦的动机也就使他刻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像命运一样坚定地要出现的，这种议论，充满以俄罗斯人的东方特性，

遂造出了一种和默哈谟德的初世教徒的不无相同的心境。

上面这一段话似已表明一个人和他所不了解的宗教及接触后所生的感想。并且指出如何他的好奇的努力引他企图从种族上说明，从俄国的或东方的真情说明，从与默哈谟德教徒出惊的类似（指领袖者而言）上说明（后文又以清教徒代默哈谟德教徒比喻）；总算罗素还没有将欧洲民族某部人民当大战之前及正在战时所传布的盲目的民族主义的迷信拿来作比较，找出些类似来。俄国人民对于一民族的理想之坚信，就是全体人民共有所有的理想（这不仅是俄国人或东方人所特有的坚信，似乎俄国而外，也很流行，足使一切国的民众十二分明白他们必得尽其力之所能以阻止他们的统治者破坏俄国的革命）几乎成为一个宗教的信仰，如在过去数世纪中所发生的任何事一般，而且这样一个完成而自己牺牲的信仰很难找得一个类似。罗素喜把现在的俄国情形和一六四八年英国革命后的克林威尔时代相比。他说：

诚信的共产党人（老分子的诚信已由多年受的谴责而不改行证明）很像清教徒的军人，怀抱着严刻的政治道德的目的。克林威尔对于巴力门（英国会）的处置，不为不似列宁对于宪法会议的办法。

俄国现状和克林威尔时代何曾完全地相像。克林威尔对付反对革命的巴力门之坚决而严厉或许是能与列宁相并，但列宁之坚持宗旨与不可挠的坦直心径便非克林威尔所能及。克林威尔是马丁路德一类的得时机的革命者，对于那能危害及于最出力助成覆颠帝制的一部分人民之利益之让步，是不反对的（原注：Eduard Bernstein,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in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 1d ed, 1908）。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的党徒，就是所谓俄国的共产党，却是始终忠于那使革命成为可能的些阶级，即如俄国现当权者有时为欲保存革命的成绩迫不得已而行使的严厉手段也不是针对那竭力想把革命成绩奠于极端稳固的党派而发，却是针对那抱有危及新国家之存在的调和政策与让步政策的分子而发的。克林威尔对于 Gerard Winstanley 式等 John Lillburne 式等真共产党的政策是反对的，压制的，虐待的政策，和俄国苏维埃政府以及现握苏维埃政府大权的党派的政策是全不相同的。

不过罗素君应该不是反对俄国之形近似无宗教与艺术的第一人，因为罗素君好像是个全然无宗教思想的人。他自喜“自从一六八八年以来英人生活所依据的根蒂”常在“仁慈与容忍；那是值过世界上一切的教义的”，虽则他亦自认他的本国人“并没有把这仁慈与容忍应用到他种民族或被统治的种族”。此因罗素君实是英国及他国中无宗

教亦无教义的阶级中之一员，所以，他当需要教义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把那个阶级的阅历——这阅历即是使得该阶级的生活式在彼生活于是中者看来是可喜而且光辉的——升一层成为他的教义。凡大学院的教授——罗素君是一位有名的数学学者，在剑桥（记者按：原文作牛津，误，今改）占个讲座，我们自可称他为大学院的教授——因为他自己是有许多法子保护着使不至如常人一般受粗鲁接触的，便往往把自己一阶级的私权利认作是全体人民的公有物。他因所遇见的人都是有文化的有礼貌的，不能说粗俗的英语的，便陷入了一个严重的谬误，以为美言辞，以及“审判官态度似”的修饰，仅为自身利益的生活之鬻弃等等都是身体政治的善配置者所可几于达到的设备，只有那本性粗俗没有理解这等设备的天赋的人，才是除外的。因为他常常和谦逊而有娱乐与评鹭的优长识力像他自己一般的人相接触，他忘却有多数人是爱进这个可爱的圈子而被驱逐出来，（他曾读过 *Jude the Obscure*）更有许多人，几乎是人民的全体，从来不曾想欲进去，从来不曾想过分离的生活，可是时常热心追求那较之仅仅论评事物时仁慈而容忍的利益更为急迫些的利益。实在呢，罗素君一定也知道，虽然“仁慈与容忍”是“世界上一切教义中最可贵的”，岂但不能应用到他民族或被统治的民族，实到在英国国内除开一小群之外，也是不能应用的。

英国真正的生活，亦非常是知识阶级中间的温雅的讨论；也有很粗武的怨恨与暴动的遗俗，他们常有的苛刻的少年竞技和一切阶级中人的动辄奋拳，便是明明白白的证据。罗素君的风雅遗习完全把他自己和国人分开，他错代表了英人生活的真正的粗武风调，那是常常远于仁慈与容忍的。

俄国革命亦是不“容忍”。凡曾插一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大成功的人，自身都曾忍受过暴君的打击和经济的掠夺。经过长年月的预备，政治团体才组织成了，颠覆沙俄的政府这个大谋划完全靠在他身上。因有假的领袖掺杂进来，故有十一月之前的六个月内，民众的后先继起其结果都等于零，因为这些假的领袖早预备着把圆融而晦暗的调和政策联合政策来冲淡人民的要求。十一月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显然是因为要用温和手段及好意的同情心来革命的种种企图全归失败，也因为布尔什维克派已经宣称用不调和联合的手段去进行革命。民众都视布尔什维克如救主，望和平，望面包，土地，这些东西，他人曾允给民众，因为到底不曾真给，故被民众驱逐。

世界上都晓得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政府，实行他们允许给人民以和平、面包、土地的话，如何之周到；世界上人又晓得苏维埃政府与其当权之党派能继续握有大权不被推翻，即在他能如此这般地服役于俄国人民。而且世界上人也晓得，苏维埃政府为欲把掠夺于人民者仍还之人民这件事办得成功，不恤和国内国外各方的反动势力做对头。和这些反动势力争斗，都用温和手段是行不去的，虽则一般人都知

道他们不采用温和手段，其实还是用温和手段时居多。然如对于第七军的军官们，如何能用温和手段？他们本是派出抵御 Yudenich，保卫彼得格勒的，他们却反与敌人联络，打算献城呢？又如和实力活动的反动革命党争斗安能不用武力呢？不要忘记：权柄在手的人觉得放弃权柄是难堪的；罗素君曾宣称看到共产党也是如此的；那么，他可曾看见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前统治俄国的一大群革命元勋和高等游民更能应用这条原理啊？

“人既有了掌握大权的习惯，便觉得大权实在可喜舍不得自行放弃了，这是差不多人人如此的。如果握权者本就是不得人心的，他还欲自己怂恿自己，以为他握权在上实在是为公共幸福所必不可少的；然而不问他是确实自己真不明白呢，或是想假借这话来欺人，他一定要牢握这权柄，直到被武力逼得放手才罢休”。

这样有权力的分子或者也肯静着不骚动，仁慈而容忍地讨论他们所见以为是公事的罢；他们既得保留“分离”与“不相干”辩论的私权利，他们就常常愿意任凭一切暗探的恐怖、下狱、刺杀，身体上的痛苦和死的罚加在这不幸的民族罢。他们就以这样的黏性和他们的温和私权紧紧抱着，只有武力，坚决的武力，能劈开他们。

至于旧日在俄国权贵门下讨生活的知识分子又将如何说，他们亦许立刻觉到他们的“仁慈而容忍”讨论的私权要跟着他们所倚靠的阶级之推到而受胁迫罢？他们不是很出力帮助反动派冀保那批人仍在权位么？他们不是在反动革命的报纸上做文攻击苏维埃当权，参加于反动革命的阴谋，指挥在外国的反动革命的宣传么？

革命的第一本务即是保护自己。要保护自己就得用武力在必要的地方。革命是以武力的行动为主要——推翻现有的政府——其后又须以武力抵抗旧制度余毒之尚继续为反对活动者，因以保护新政府。每一个小贵族，他能招集一小队的兵，并从外国当权者那里得到财源以养这一点点兵，便可起来急奔上前攻击新政府；全世界的资本家也要联合起来，愈联人数愈多，都来压迫这新组织，残废他的转运事业，折断他的桥梁，烧毁他的工厂和无线电台，馁败热心做工的人们的志气，毁坏他所储藏的食物。欲扑灭如此样的变叛行动，无一法可说是太严厉的，如果罗素式的分散的不主战者在此中也曾费过一点时间，那我们只可说没有一个革命是曾做来讨好和平论者的，恐怕罗素君决不能找到一个正合着口味的革命了。

一个绅士，常和上等人住在一起，并喜欢惯他们的可爱的行径的（这行径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没有严重的利害冲突），一旦忽然投入到质朴人们中间去了，他们正有大问题待决，自然他们尤关心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方法之精美。罗素君却在这里弄错了。但是他一定懂得石乐 Schiller 的话 Wallenstein 说的，心理有空位给许多东西，即使是相反的思想，但是空间却是被实物充满的，若不好好儿排列整齐，就有许多东西欲冲

突了：

Eng ist die Welt und das Gehirn ist Weit

Leich bai einander liegen die Gedanken'

Doch hart im Raume stossen sich die Sachen.

罗素君从他目睹的事实推想得的该是：应用的社会主义者已经生在俄国了，有一切物质生活的粗鲁与兽性，将没有愚事可容忍。

* * * * *

罗素君还认孟什维克（Mensheviki）在“布尔什维克的容忍”之下不曾受到甚至完全不得染指于选举的恶待遇。他证实在莫斯科苏维埃一千五百个代表之中有四十个是孟什维克，虽然有种种可能的阻碍物横在反对党当选之前途。罗素君数示这阻碍物的几个道：

“第一，投票是用举手法的，因而只有出头露角的人才投反对政府的票。第二，没有一个不属于共产党的候选人能发印刷品，一切印刷工程都在国家手内。第三，他不能开会演说，因为一切大会场都在国家手内”。

罗素君这抗议就是中产的民主党之印板式的抗议。但是罗素君也很明白凡在一个政府有倾注全力以御外敌以保自存之必要的时候——如当世界大战时的英国，及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许多所谓民主主义的“平安保障”，一定得丢开不顾。我们不能一定说罗素君的推诿是正确的：我们与苏维埃俄国之直接交通太不完备，不能许我们正式（受原人审定而许可的）说到选举的专门法；但是罗素君的描写中也有说到某种回到最“民主的”手续的新回向，即民族全体重复挑着那直接，公开，正大光明的口宣意见法了。苏维埃政府自然一定要禁止被疑为与外国联盟或与反动革命的仇敌联盟的政党有出版自由权；但是一切纯正的工人，却有苏维埃政府的宪法保障他们的出版自由与集会自由。不过，如罗素君所说，苏维埃政府的那样专断，很难相信，即令未曾看见我们顷间所发的报告的人听了，也难信。关于选举机关布告的原文不在我们手中，而我们无奈只得依靠曾在苏维埃俄国目击选举者的口里报告，这原是的的确的；却是我们已不止一次想要在美国与俄国之间有完全的邮政交通和电报交通。但是局部地考虑这问题是有法的，虽然许多不要的详目不在手里。专断的政府总觉得压制讨论的必要，否认集会权的必要，驱居民使分离的必要。我们先看俄国是否曾设法阻止人民之集会讨论。全俄议会；成立不到三年，已经开过七次大会，现在正筹备召集第八次的会，其余地方的苏维埃自然也是常开会的。本周刊中亦常常刊载工人集会的进行，大家都可以从本刊的无线电官报中得到一个印象，知道这些集会是在续继进行而且办到很好；本刊上期曾印有这些开会情形的摄影多张。列宁对于纺织工人议会的演说；无线电生

的全俄议会（All-Russian Congren of Wirelesoperators）发给全世界的无线电生的信；俄国贫些的农人的议会在莫斯科一个光明辉煌的大厅内开会；教习与图书馆员常常开会，或为地方的事或为全国的事；此等事若给一个不习惯于俄国现状的人看了，他对于这过度活动的政治生活所生的或然的感想，恐怕反是觉得政治热过甚，开会过多，公共事业的参与过多罢，而且我们一定可信若有罗素君式的绅士，早厌弃一切政治事业的，到了俄国，目击这爱讨论与思虑的普遍现象们是据满全国的，他回来时将说一个地方将成为狗国的可悲的故事，因为太过于民主主义了，太多说话，太多注意于每个人的意见了。

* * * * *

最后，让我们讲到罗素君对于重要俄人的感想。他特对于列宁、托洛斯基高尔基有兴味。他在列宁，找到宗教：“马克思福音的宗教般的信仰，代替了基督教殉道者天堂的期望，只除是更少些唯我观罢了”。却是我们正在列宁身上看见马克思的方法不杂着宗教的元质。我们宁设想这是俄国的民众，他们要把马克思教义变成宗教。罗素君说托洛斯基比列宁更多给予他一个可喜的印象，这话是有趣的；自然有许多美国人赞同不上三岁的个人观察说托洛斯基“眼是光明的，有军人的气概，开明的知识，和磁石一般能感动人的人才”。罗素君在彼得格勒遇见高尔基，并见他卧床剧病。“高尔基已把一人所能做的尽力做了，去保存俄国的知识和艺术之命脉。但是他是快要死了，或者俄国这命脉也快要死了罢”。可是或者这是不然的。高尔基他自己有他自己对于这题目的理想，那是见得没有成功把来交给罗素君。我们新近看见瑞典文译的高尔基的近作（*Smobaren och Revolutionen*, Translated by Tnre Nerma）一篇小中产阶级（Petit bourgeois）精神与革命之关系的研究，我们虽是不喜欢将罗素君这样一个人的自己牺牲的精神和知识的精神当做小中产阶级的精神看待，却是在这本新的高尔基著作中，看来罗素君竟像是个小人，只图和上流人做安稳而有趣的讨论，却不想在创造的热呼吸中，在社会转移的风暴中，那是庄严的，却较为不可喜些——但是这庄严只有那看得生命比任何外在的形式更重要些的人才能看见哩。

国庆纪念的价值

陈独秀

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的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的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

我们中华民国双十节是建设共和国的国庆纪念日，从元年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了；其间受反革命的帝制派的压迫几乎不成个纪念日的景况曾有好几次，最明目张胆地强行禁止开会纪念的，就是去年反革命的帝制派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今年反革命的帝制派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在这班反革命的帝制派仇视共和禁止国庆日的纪念，本是当然的事，我们不去论他；但是信仰共和趋赴共和的人，也要确乎明白纪念这共和国庆日有什么价值。

讨论这个问题当分两层：一是共和的价值，一是中国共和的价值。

我们对于共和价值的批评，固然不像反革命的帝制派及无政府党人把共和看得一文不值，也不像一班空想的政论家迷信共和真能够造成多数幸福。我们十分承认却只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打倒封建主义不能说不是他的功劳。但是封建主义倒了，资本主义代之而兴，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份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的学说及习惯的，因此这时代的青年自幼便养成了崇拜资本主义的迷信，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资本家是社会不可少的中枢。共和国里当然要尊重舆论，但舆论每每随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为转移，试问世界各共和国的报纸哪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那一个共和国的舆论不是如此？共和国里表示民意的最具体的方法就是选举投票，以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国里不必说了，就是施行普通选举的国里，也没有穷人可以当选的道理，花几十万元才得着议员这是很平常的事。最穷的日本国，最近

的议员运动费也必须十万元左右；相传有一位极有名望的人主张“理想的选举”，决计不出运动费，不过他的朋友亲戚代他用了酒席车马费七千元，到处传为美谈；试问这种美谈没有人帮助的穷人得的着吗？全国的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的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份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

我们对于中国共和价值的批评，并不觉得他比别的国共和格外无价值；对于他在中国将来并无希望，也和在别的国一样或者还要更甚一点。过去的纪念像黄花岗壮烈的牺牲，接着就是十月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我以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发的，太没有持续性（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点。）以至于多数人得不着幸福固属当然（上面曾说过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数幸福。），即次少数人也没有像欧美中产阶级都得着了幸福，自由权利与幸福还是为最少人所独占，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复恢了固有的势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据，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的明证。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的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的毅力和远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致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的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哪有不流产的道理。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看起来，除追怀先烈以外，这国庆纪念日已没有可以令人狂信的价值了。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的岁月的原因：一是西欧的代议制度来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较容易支持；一是他们社会主义的思想刚与共和同时发生，当时都还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数幸福。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

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至于说中国只须政治革命不必经济革命，我便有七个疑问：（一）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用政治革命手段，是否可以免得由甲派武人官僚手里的资本转到乙派武人官僚手里，是否可以使社会的资本归社会公有？（二）中国士大夫的人格是否已与封建式的武人同化，他们的政治道德是否可以适用代议制不需人民直接行动，除了多数人的援助他们的力量是否能够打倒封建式的武人建设共和政治？（三）共和政治是否能够造成多数幸福？（四）抛弃多数的幸福是否能够使人心安定共和巩固？（五）中国此时资本家生产制还未十分发达的时候，是否应该乘机创设社会的工业，是否应该提倡私人的工厂酿成经济不平行之危机？（六）中国除了劳动界有了阶级的觉悟，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绝对打破资本家生产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国由经济的侵略进而为政治的侵略？（七）单是政治革命，能否解决官，匪，政客，游民兵过多的问题？我不但不反对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实现；但我断然不能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说中国此时只须政治革命不需经济革命，我便要请他解答上面的七个疑问。

以上所讨论的共和的价值和中国共和的价值，似乎都是我们在国庆纪念日应有的觉悟。

题在绍兴柯严照的相片

俞平伯

1.

她含着所谓的我；
我却藏住另外一个她。
有我没有？是她不是？
那个，可知吗？
这个，可识吗？
谁耐烦管这些，
怕还夹点不愿意，
只会扭扭捏捏推托着。
“唉！愿了——什么不能？”
“是！暂恕我这现在！”

2.

“看！羞！
这样，像这样的一双；
真好个匀和的排合！”
“是羞我罢？”
“早咧！没够上这个羞！”

3.

依然冷笑着宠着手罢；
依然拿“无力”去躲着罢！

机会可是最后了！
怎样一个最后的你？

绍兴西郭门的半夜

俞平伯

1.

乌篷推起，没遮拦的踞在船头上。
三里——五里——如画的土墙傍在眼前；
臃肿的山，那瘦怯的塔，
也悄悄的各自移动。
月光——今朝遍满，
画就的分明，
厮对着个画不成的荡漾。
一切所有一切，
深深浸在清寒里边。
死乡的寂寞！
只胜啾呀啾呀橹枝打水声。
呵的！倦意浓，凉意足，
那衣角儿几时的又湿滋滋沿透！
灯火骤黄，十里了！西郭门：

2.

夜幕张开，睡魔醒来，
热烘烘一座闹市，
竟留不下一些儿声息。
铺门下闭了，

门缝里的火光更蒙眛了；
只粉墙垛儿夹着屋角檐，
尖尖戳着那天。
我踱来踱去痴痴的：
这怕是坟堆呢？
将来的罢？
不是啊！正现在呢！
死乡的寂寞，
不仅是人们，谁得不去！
这该心悸么？
当得你的赏玩呀！
去——先试试去爱着罢。
万万的金星直上的蹿，
从很远的屋顶，
马上吓跑了这弄人的撒旦。

3.

墙缺处偷双眼睛，
两人忙着做俩自己的工。
风炉抽动，蓬蓬涌起一股火柱，
一上一下耀着四围，——
酱赭的皮肉，蓝紫的筋脉，
都在血黄的芒角下赤裸裸地。
流铁红满了勺子，猛然间泻出；
银电的一溜，花筒也似的喷溅。
眩人的光呀！劳人的工呀！
沉凝的空气，终不受一些一滴的震荡。
死乡的寂寞，重新回到；
将要更深呢！
相信那自然的，人的，人配自然的，
开着形形色色的花朵。
烂漫上这灰色的土泥。

背转脸的美和爱，
两重的恩惠，
裹着脚就可欣然吗？
他总已经给了你们哩！

送 缉 斋

俞平伯

1.

满天只是腾腾的湿云，
晓先减了一半；
行客们磨蚁般打旋，
等候着什么似的。
我俩还在 Bench 靠着，
东南西北的瞎搭。
当！当！两声，
忙的空气更露着浓厚。
这不能再谈了，坐了；
走的人回他的头！
送的人挥他的手呀！

2.

既然我回忆着，
你或者该想着罢。
白银的重雾里，
一个十二月的大早，
依然眼前的光景！

可不也是——
走的人回他的头！
送的人挥他的手呀！

3.

从点点的痕迹上，
我留些是什么？
怕你也觉得惭愧说啊！
碧云寺，淋着脚的雨；
锦带桥打着头的风；
去年北京的雾哪；
今年杭州的云哪；
走的送的的情意哪：
却都不需要这个，
于现在的我和你。

4.

远远远远的——
呼哨声应着；脚步响乱着；
行列的火炬，
向乌黑的去处连续地冲着。
既不颂你的平安；
不欢欣你的胜利；
千千的真心
在你冲锋者的前路。

《尝试集》集外诗五篇

胡 适

我们三个朋友

(九，八，二二，赠任叔永与陈莎菲。)

(上)

雪全消了，
春将到了，
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
万松狂啸，
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
人将别了，——
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
溪桥人语，——
此会何时重有？

(下)

别三年了！
月半圆了，
照着一湖荷叶；
照着钟山，
照着台城，
照着高楼清绝。

别三年了，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湖 上

九，八，二四，夜游后湖——即玄武湖，——主人王伯秋要我作诗，我竟做不出诗来，只好写一时所见，作了这首小诗。

水上一个萤火，
水里一个萤火，
平排着，
轻轻地，
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
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译张籍的《节妇吟》有跋

（原文）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

你知道我有丈夫，
你送我两颗明珠。
我感激你的厚意，
把明珠郑重收起。
但我低头一想，
忍不住泪流脸上：

我虽知道你没有一毫私意，
但我总觉得有点对他不起。

我噙着眼泪把明珠还了，——
只恨我们相逢太晚了！

中唐的诗人很有几个注意社会问题的。元微之，白乐天的乐府自然是人人都认为有“社会文学”的价值的，不用说了。当时还有许多“社会诗人”，为元稹自序里说的李绅，李余，刘猛，都有讨论社会问题的乐府。只可惜这三个人的乐府都不传了。但是当时做这种社会乐府的许多诗人之中，最有文学天才的要算张籍。张籍的乐府在唐代文学里要算是第一人了。他的《贾客乐》《将军行》《少年行》《董逃行》《牧童词》《筑城词》《山农词》《别离曲》《妾薄命》《促促词》《山头鹿》《离妇》，都是极好的社会文学。我最爱的是《乌夜啼引》和《节妇吟》两篇，这两篇都是中国文学里绝无仅有的“哀剧”。我在病中读了他的全集，译了这两篇解闷；可惜《乌夜啼》引译的不好，不值得存稿；现在只存这一篇。

这首诗中间“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两句，还不能完全脱去古诗《陌上桑》“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等话的俗套，所以我把他们删去了。

此诗的长处在于有哀剧“Tragedy”的意味。《陌上桑》的好处在于天真烂漫，但没有哀剧意味。我译的《老洛伯》诗的末段：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
哪有心肠纺纱？
我又不敢想着他：
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
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
我家老洛伯并不曾待差了我。

与张籍这篇的末段是同样的哀剧。张籍写了这种境地，却题做“节妇吟”，便可见他的卓识。张籍做“妇人问题”的诗，用意都比别人深一层。

如《妾薄命》云：

……君爱龙城征战功，妾愿青楼歌乐同。

人生各个有所欲，讵得将心入君腹？

又如《离妇》云：

十载来夫家，闺门无疵瑕。薄命不生子，
古制有分离。……有子未必荣，无子坐生悲。为人莫作女，作女实难为！
这竟是痛骂孔二先生了。

九，八，三〇

艺 术

报载英国第一“莎翁剧家”福北洛柏臣（Forbes-Robertson）（复姓）现在不登台了，他最后的“告别辞”说他自己做戏的秘诀只是一句话：“我做戏要做的我自己充分愉快”。这句话不单可适用于做戏；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病中无事，戏引申这话，做成一首诗。

我忍着一副眼泪，
扮演了几场苦戏？
一会儿替人伤心，
一会儿替人着急。
我是一个多情的人，
这副眼泪如何忍得？
做到了最伤心处，
我的眼泪热滚滚地直滴。
台下的人看见了，
不住地拍手叫好。——
他们看他们的戏，
那懂得我的烦恼？

九，九，二二

例 外

自从我闭门谢客，
果然客渐稀疏。
最顽皮的是诗神，

挡驾也挡他不住。
我把酒和茶都戒了，
近来戒到淡巴菰，
本来还想戒新诗，
只怕我赶诗神不去。

诗神含笑说：
“我来决不累先生，
谢大夫不许你劳神，
他不能禁你偶然高兴。”
他又涎着脸劝我：
“新诗做做何妨？
做得一首好诗成，
抵得吃人参半磅！”

九，十，六，病中

杂译诗二十三首

周作人

九月里我从世界语会借到几本世界语（*Esperanto*）的文选，随意译读，见有几篇诗歌，颇有趣味，便将他们写下。以后又从别处译出若干，合起来共得二十三首，且在《新青年》上发表一回。我选译这些诗歌，只因为他们的思想美妙，趣味普遍，而且也还比较的可以翻译，并非说诗歌中只有这几篇是最好。又这二十三首的种类及思想，也很不一律，所以我特地标明是杂译诗。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记。

一 囚人

列忒伐（Litva）民歌

在那绿的绿的树林里，
有一所阴暗的牢狱。
在那牢狱里面，
关着一个小小的小兄弟。
他在那里永不会知道，
冬天来了呢，还是春天？
他又看不见光明的太阳，——
初升的，或是下降的太阳。
我愿将这金环放在墙上，
或者可以在那里做成一个窗门，
使那兄弟能够看见太阳。
我将放上一片白雪，
使他能够知道冰冻的冬天；
我将在墙上放上许多鲜花，

使他知道夏天已经到了。

这首诗据同勃罗夫斯奇（A. Dombrowski）的世界语译本，从柴孟呵夫（L. Zsmenhof）所编的《模范文选》译出。

二 赤杨树

波兰民歌

“赤杨树，赤杨树！美丽的赤杨树！

你为什么这样悲戚？

莫不是那老而且白的水冻，使你的汁僵了；还是恶风吹你呢？

或者是那小河，他从你的柔嫩的根上洗去了泥土么”？

赤杨说道，“阿里伽姊，老而且白的冰冻，以及那风与小河，都不伤害着我。

但从远的地方来了鞑鞞，折断我的枝条，点起大的火堆；踏倒我的周围的草，那美丽的绿草。

他们生过火的地方，草便永远不生了。

他们骑马走过稻田的时候，稻便都像秋天的残株了。

他们的马徒涉过小河的地方，没有野兽来饮水了。

他们的箭射着的地方，要到坟墓里去了，伤痕才能再愈合了”。

遽勃阑兑思（G. Brandes）著《波兰十九世纪文学论》中所引。

三 牧歌

波思尼亚民歌

啊！美丽的小姑娘，

你为甚见了我躲过了呢？

你不要隐藏了你的眼睛；

我还可以认识你，

因了你的绵羊。

你的绵羊是白的，

白地里带记号的。

啊，美丽的小姑娘，
你不要隐藏了你的眼睛；
我还可以认识你，
因了你的小羊。
你的小羊是白的，
白地里带记号的。
啊！美丽的小姑娘，
你不要隐藏了你的眼睛；
我还可以认识你，
因了你白的手巾。
你的白手巾是
用紫线刺绣的。
啊！美丽的小姑娘，
你不要隐藏了你的眼睛；
我还可以认识你，
因了你刺绣的长袍。
你的长袍是刺绣的，
用金扣做装饰，
啊！美丽的小姑娘，
你不要隐藏了你的眼睛；
我还可以认识你，
因了你高的身材，——
又细又高，
像一枯绿的棕榈树。
啊！美丽的小姑娘，
你不要隐藏你的眼睛；
我还可以认识你，
因了你白的面庞，——
你的面是白的，
白上带红。
我将揭去你的手巾，
对看你的黑的眼睛，

接吻在你白的面庞。

英国靡菲尔（W. R. Morfill）著《古代斯拉夫文学史》第六章引波戈鲁勃（Bogolub）编的《塞尔维亚民歌集》。

四 云雀

捷克（Cech）民歌

一个女孩儿在主人的园里，
拔苜麻里的野草，
一双云雀问伊，
伊为甚这样悲戚呢？
“我怎能高兴呢？
小小的云雀。
他们捉了我的爱人，
到一座石头城里去了。
我若是有一管笔，
我将写一封信，——
你可爱的小云雀，
给我飞着带了去。
我没有纸笔，
不然我将写一封信，
你可爱的小云雀，
给我飞着带了去。
我没有纸笔，
不然我将写一封信。
现在你去，唱歌问讯我的爱人，
告诉他说，我是悲伤死了”。

洛伦支（F. Lorenc）世界语译本，在《模范文选》中，无第四节，今据《古代斯拉夫文学史》第八章所引补入。

以下四章（四至七）是《皇后村古写本》的一部分。一八一七年汉凯（Hanka）在皇后村礼拜堂所得，共十二纸，是十三世纪时的抄本。

五 蔷薇

捷克民歌

你蔷薇，你红蔷薇，
你为甚这样早开？
开了，又为甚被霜打呢？
霜打了，又为甚谢呢？
谢了，又为甚落呢？
我夜里坐着——坐了很长久，
我坐到鸡叫了；
我不再能够醒着了；
所有的松明都点尽了。
我睡了：在我的梦里看见，
怎样的从我这可怜的女儿——
从我右手的指上，
金的指环落下了；
宝石失掉了：
我不复寻得那宝石，——
我不复遇见我的爱人。

六 被弃的人

捷克民歌

啊，你树林，你阴沉的树林，
密勒丁地方的树林！
你为甚总是碧绿的，
在冬天或在夏天？
我也将喜欢，也不再哭泣，
倘若我的心不苦恼。
但是你们好人们告诉我，

谁不要这样哭泣呢？
我的父亲在哪里呢，我的亲爱的父亲？
埋在地里了。
我的母亲在哪里呢，我的好的母亲？
草长在伊的上面了。
我没有兄弟，又没有姊妹，——
他们捉了我的爱人去了。

七 鹧鸪

捷克民歌

大野里有一棵栎树，
栎树上有一双鹧鸪，
他啼叫而且悲欢：
怨春天不常在。
但春天如常在，
田里的谷怎能成熟呢？
夏天如常在，
园里的苹果怎能成熟呢？
秋天如常在，
堆里的麦怎能冰冻呢？
女儿如常孤独，
伊怎能不悲戚呢？

以上三首据《古代斯拉夫文学史》第八章所引

八 鹧鸪

英国古代民歌

夏天来了，
鹧鸪，高声地唱呵！

种子出了，原野开花了，
树木发生了，——
鹧鸪唱呵！
羊跟着羔叫，
牛跟着犊叫；
公牛跳跃，公羊奔跑，
鹧鸪，愉快地唱呵！
鹧鸪，鹧鸪，你唱得好：
你莫停住了；
鹧鸪唱呵，鹧鸪！
鹧鸪，鹧鸪，你唱呵！

这一首是十三世纪时的歌，据圭勒高支（A. Qbeller Couch）编的奥斯福大学本英国诗集所载译出。

勃路克（S. Brooke）著《英国文学史略》第三十三节论抒情诗里，曾说：“千三百年顷，我们遇见少数抒情诗，殊多风趣。他们所歌的是春天的物色；树林，其中充满着夜莺画眉的声音；花与太阳，乡村的工作；恋爱的悲欢，与其他愉快的事物。他们都染有法国传奇色彩，然而背景是英国的背景。这抒情的倾向，始于圣处女与耶稣的颂歌，含着拉丁诺曼恋歌的情绪。这种颂歌在浪游学子的手中，变成了质直的恋爱诗。有许多歌谣起于威尔士沼泽中，多具开尔忒（Celt）民族的感情。有几篇确系英国民歌经人录下的，如《夏天来了》《北风吹呵》皆是；内中都满具对于妇人的爱与对于自然的爱”。

九 鹧鸪

英国民歌

鹧鸪是美丽的鸟，
他且飞且唱；
他带来好消息，
他不会说谎；
他吸一切的好花，
使他声音清亮；

他叫道“郭公”的时候，
夏天近来了。
啊，会见虽然自欢乐，
离别却是苦恼；
不诚实的情人，
比窃贼更不好。
贼来偷去我的
一切所有的物事；
不诚实的情人，
断送人到坟墓里去。
坟墓里容得我住，
将我化成了灰尘。
女儿们只莫相信，
那不诚实的情人。
他来殷勤地奉承你，
欺侮可怜的女儿；
二十个男子中间，
可相信的没有一人，
你们好女儿，任在那里住，
都来听我说：
你莫将你的心，
挂在无花的果树上。
他的叶要干枯，
他的根要朽烂，——
唉，我也被人弃舍，
就要憔悴死了。

据贝林戈尔特（S. Baring-Gould）编《英国民歌集》所载。原注云，“此歌通行全国。……寓意有二，一以不诚实的情人比游行的鹧鸪，又以比无花果，因其叶早落云”。

十 鹧鸪

贝林戈尔特原作

鹧鸪是美丽的鸟，
他且飞且唱；
他带来好消息，
他不会说谎；
他吸一切的好花，
使他声音清亮；
他叫这“郭公”的时候，
夏天近来了。
鹧鸪是轻佻的鸟，
没有别的可以比得他；
他在大野上飞舞，
在各树上歌唱。
他永不作窠，
他只是游行像一个流人；
他的声音很悲哀，——郭公——郭公——郭公——
“我到处没有家”
鹧鸪是聪明的鸟，
同春天一齐来。
夏日衰退的时候，
他便展开轻巧的翅子。
他逃避将来的冬天，
他恨雨和雪；
我愿像他的唱，——郭公——郭公——郭公，
还同他一齐飞去。

这一首也是《英国民歌集》所载，是编者按了民歌的声调而仿作的。以上三章是前年旧译。

十一 不安的坟墓

英国叙事的民歌

“今天起了风，
又有几点的小雨；
我只有过一个真爱；
伊已经睡在冰冷的坟里了。
我将同世上的少年人一般，
去为我的真爱尽我的心；
我将在伊坟上坐了哀悼，
过十二个月零一日”。

十二个月零一日已经过了，
死人开口说道：
“谁坐在我的坟上哭泣，
不给我安睡呢？”

“这是我坐在你的坟上，
不给你安睡；
因为我愿一接你土冷的嘴唇，
这是我的唯一的愿心”。

“你愿一按我土冷的嘴唇；
但是我的呼吸有土气息；
倘若你一接我土冷的嘴唇，
你的命便不久长。

在那边绿的园里，
我们先前散步的地方，
见过的最美的花，
已经干枯了剩了枝条了。
枝条也干枯了，
我们的心也一样的衰萎了；
你且聊自消遣，
等到神来叫你去罢”。

叙事的民歌（Ballad）的内容，多述故事，且带点神异的色彩，与普通言情的民歌不同。这一篇据圭勒高支编的奥斯福大学本《英国叙事的民歌集》卷二所载译出。从前曾用古文译过一遍，附加说明，今抄录于下：“俗谓生人过于哀悼，令死者不安。一歌云，有兄见形于其妹，语之曰，汝泪湿吾葬衣，永不干燥，令吾寒冷不得安卧。又有儿乞母勿哭，谓在冥间以一壶贮泪，今量太重，不便挈之与群儿戏云。神怪之事，多以十二月一日为期，盖由于奇数之神秘，犹中国之言七七四十九日也”。

美国庚弥耳（F. B. Gummere）在他的《民歌论》（*The Popular Ballad*）第二章中挽歌与超自然的民歌项下说，“有三首民歌，其中一首最好，都是说精灵世界与死后鬼魂的行事；还有第四首，虽然残缺了，却仍是所有现在的鬼诗里最有名的一篇。《不安的坟墓》是一首简短却是美丽的诗；他的内容与北欧《亚陀》（*Edda*）里的海尔该（Helgi）第二诗相似；是在色西克斯（Sussex）地方从口传抄录下来的”。所说的最好的歌是《威廉的鬼》，其余两首便是《不安的坟墓》与《色勿克的奇迹》，便第四首有名的歌是《门子井的妻》。

十二 燕子

希腊民歌

燕子又来了，
横过了广阔的海，
伊在雨中坐着歌唱：
“啊，三月，我所爱的三月！
你，悲戚的二月，
虽然你还可以用雪封了平原，
但你总当嗅到了春天的香味”。

据法国福列亚（M. Fauriel）编《希腊俗歌集》。

十三 燕子

希腊古代儿歌

伊来了，伊来了，那燕子！
带来好时节，好年岁！

伊的肚子是白的，
伊的背是夜一般黑！
从你的富有的家里，
旋转着出来给我们，
馒头，干酪，葡萄酒；
倘若不是这些，——
雀麦粉，大麦饼，
也都是燕子要吃的。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还是须得走去呢？
你给了，多谢你；你不给，我们叫你好担受！
我们要拿去你的门户，
也不让你留下门楣！
我们要夺了你的妻离开家和灶；
伊是这样的小，
驮伊去是很容易呵！
你给什么，请你爽快地给。
起来，听了燕子的呼唤，开你的门呵！
并非庄重的老人，我们却都是愉快的小孩呵！

希腊古代每当春时，小孩们拿着木刻燕子，沿门歌唱，乞得果饵，大家分食。这时所唱的歌名《燕子歌》(Kheledonisma)，这一首经雅典那思(Athenae-us)书中徵引，保存至今。现在据英国西蒙士(J. A. Symonds)著《希腊诗人研究》卷一第十章所引译出。

十四 木燕

法国 须华勃原作

小孩，给我们开门！小孩，给我们开门！看这木燕的雏儿呵！伊的头是涂红的，伊的翅子是蓝的。我们知道活的燕子不是这样的；而且凭了菲罗美拉的名，就是现在还有一只，飞过天空；但我们的是用木头刻成的。小孩，给我们开门，给我们开门，小孩！

我们这里是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人，给你拿了涂画的燕子来，报告春天回来了。

现在还没有花，你收了这白而红晕的棕榈罢。

我们知道你煮着一个包肚，填满了蜜甜的甜菜；昨天你的奴子买了小栗鼠做蜜煎。你看好了自己的筵席，我们要的是不多的。一点炒熟的壳果，一点炒熟的壳果！小孩，给我们一点壳果，给我们一点壳果，小孩！

燕子的头是同新的曙光一样的红，伊的翅子是同新月的天色一样的蓝。你行乐罢！柱廊散给阴凉，树木将在原野上画出他们的影子。我们的燕子预告你葡萄酒与橄榄油的丰收。倒你去年的油在我们的瓶里，倒酒在我们的壶里；因为——听呵，小孩！——那燕子说伊要尝尝呢。倾出你的酒和油给我们的木燕罢！

先前你还幼小的时候，你或者也同我们一样，拿了木燕沿门走过。燕子示意，说伊还记得呢。所以请你不要叫我们在你门口等候，直到火把都点着了。给我们果子和干酪。倘若你是豪爽，我们将到隔壁的家被，那里住着红眉毛的守财奴。燕子将问他要他的兔肉，他的黄包子与烧画眉，我们还要请他投给几片银钱。他将轩起他的眉毛，摇他的头。那时我们将教燕子唱一只歌，你听了要发笑。伊将遍城的去唱那红眉毛的守财奴的妻的故事。

须华勃（M. Schwob）一八六八年生，是现代法国的一个有名的文人。所著在小说及文学研究之外，有《拟曲》（*Mimes*）一卷二十一章，一八九四年出版；模仿古希腊拟曲（*Mimiamboi*）的结构，却能得到希腊精神，所以仍是独立的文艺作品。这一篇据英国勒那理（A. Lenalie）译本译出，是原书的第三章。

菲罗美拉（*Philomela*）在希腊神话中，本是王女，为其姊报仇，触了主神的怒，将伊变了燕子，其姊变了夜莺。

十五 死叶

法国 果尔蒙原作

西蒙尼，我们往树林里去罢；叶正落下了；
他们遮盖了青苔，石头和小路了。
西蒙尼，你爱死叶上的脚步声么？
他们有这样柔和的色彩，这样暗淡的渲染，
他们是这样孱弱的地上的游子。
西蒙尼，你爱死叶上的脚步声么？
他们对着曙光这样悲哀地看；

他们这样凄恻地哭，在风来撒散他们的时候。
西蒙尼，你爱死叶上的脚步声么？
他们被踏碎在脚下的时候，他们鬼魂一般的哀哭。
他们做出翅子的声音，或是女人衣服的声音。
西蒙尼，你爱死叶上的脚步声么；
来呵：有时我们也将成了可怜的死叶。
来呵：夜已经落下来了，风吹我们去了。
西蒙尼，你爱死叶上的脚步声么？

果尔蒙（Remy de Gourmont 1858-1915）著诗文小说甚多，西蒙尼（Simone）一卷，尤为美妙，一千九百年出版，共十一篇。今据美国洛威尔（Amy Lowell）著《法国六诗人》第三章所引，译其一篇。

十六 秋天

耶戈洛夫原作

多云的秋天！裸体的树林！
因了风喧闹，他好似悼叹，
想念着艳冶的春天，美丽的夏天。……
地面上遮满了污泥。
困倦的蓝的天色都阴沉了，
地上的太阳隐藏在云里；
无人的田野，孤独沉寂，
只有风在上面飞号了。

耶戈洛夫（D. Jegorov）不知道是哪里人，——或者是俄国人，——这一篇原是他用了世界语所作的，载在柴孟呵夫编的《模范文选》里。

十七 我说

凡贝尔格原作

我对着无边的海，
说我心中的大的苦痛，——
他用了轻轻的波声，
很亲切地回答我。
我对着急速的风，
说我不能自由地呼吸，——
他即从神异的国土，
送给我新鲜的空气。
我对着绿的树林，
说生活的阴郁的愁苦，——
他即使我熟睡在树阴里，
摇动他的叶与花朵。
我对着热的太阳，
说我只见过阴暗的日子，——
他即大度地送给我，
温暖的明亮的光线。
我对着人间的同伴，
说我悲哀的生活，——
但是他异样地耸他的肩头，
急忙地走去。

凡贝尔格（Vejnberg）也不知道是哪里人，这篇诗经哈勒尔（E. Haller）用世界语译出，载在《模范文选》里。

十八 莫说

俄国 那特孙原作

莫说“他死了”，

他还活着哩！
倘若人毁坏了祭坛，——
火总还是烧着；
倘若人摘了薇薔，——
他还永远地会开；
即使立琴撞碎了，——
和音也还是呜咽的奏着。

《那特孙》(S. Nadson 1862—1986)多病早卒，又生当于亚历山大二世反动的时代，故诗多忧郁的气味。这一篇也在《模范文选》内，沙都诺夫斯奇(S. Shatunovski)世界语译本。

十九 梦想

波兰达尔曼原作

雪风在山坳上，
不断地吹着；
我的炉中的火，
周围毕剥地爆响。
烟都打着圈子，
从烟突里出去。……
我的一切的记忆，
也同他一齐飞去了。
那里是花和希望，
和黄金的少年时呢？
正如吹着的风一般，
他们都已经飞去了！
没有目的的风，没有目的的我，
和你烟，生三个……
三个世上无目的的，
我们一同飞去罢！

格拉波夫斯奇(A. Grabowski)世界语译本，载在所编《万国文选》中，只注云波兰

短歌，无作者名字。《模范文选》里也有这一篇，署名达尔曼（P. Dalman）作。二本译文相同，但第三节首句，《模范文选》作“那里是希望”，今依《万国文选》本补足。

二十 诗

印度 什勃温尼萨原作

啊，你这闲懒的臂膊，
你不曾拥抱那失却的爱人：
还不如折断了罢，
像这样空的冷的，永久地休息着。
啊，你这无用的眼睛，
你长久不见那失却的爱人：
还不如盲瞽了罢，
像这样空被我徒劳的眼泪所遮住了。
啊，你这愚蠢的春天，
你不带我的爱人到家里来；
少年的朋友都离我去了，
各自出发，上他前定的道路去了。
啊，你这垂谢的蔷薇，
你寂寞地生，也孤独地死了；
我心里的花也落在尘土里，
不得作他头巾上的装饰了。

二一 又

前 人

我不是回教徒，
只是拜偶像的人：
我崇拜伊，
我俯伏在我爱人的像前。

我也不是波罗门，
我弃去我的神圣的线；
围绕着我的颈项的，
我只带着伊的一缕编发。

什勃温尼萨（Zeb-un-Nissa 1639—1989）是印度莫卧儿朝的一个公主，曾因事被幽禁了好几年，留下一卷波斯文的诗集，凡四百二十一首。英国《东方的智慧》丛书里有玛干拉耳（Magan Lal）译的诗五十首，今从这书里转译了两篇。

二二 你为什么爱我？

拉忒伐亚库拉台尔原作

你为什么爱我——一个狂乱的人呢？我知道那里有蔷薇开着，将他们来装饰你的头发，或者插在你的胸前么？我知道甜美的言语，当你正在梦想的时候，独自来到你的耳边私语么？

我一点都没有：也没有花，也没有抚爱，也没有接吻。……

你为什么爱我呢？你正梦见在平静的一角里的旧巢，与安适而充满爱抚的生活，——仿佛沉寂的黄色的秋日一般，徐徐飞过去的生活么？没有，——我是一点都没有！我所知道的，只是火岩深渊中间的道路；我所爱的是暗黑，夜与孤独：我愿永久地游行，我想永久的战争。那战争或迟或早总会将我葬在战死的尸首中间；我会在那里朽腐了，孤独而且被忘却。……那时有谁抚爱你的头，那时有谁对你说爱呢？

你为什么爱我——一个生病的人呢？你可以往那边去，——那边的世界都开着花，那边的人对于生活都满足，又渴望着爱，摘下花来，唱着歌，——在那边你可以得到你的春天。

拉忒伐（Latva）人是列忒伐的一个分支，住在波罗的海湾的一带，他们的言语也属于斯拉夫系，但因为历史的关系，很受了日耳曼的影响了。这一首绝申沙耶夫（A. Sensajev）用世界语译出，载在爱斯普列忒（Ajpurit）编的《万国小文选》里。

二三 鹰的羽毛

勃加利亚遏林沛林原作

那时我是一个小孩子。有一天，我在草原上跑过，看一支鹰的羽毛。好一支大而

且美的鹰的羽毛！还有谁比我更幸福呢？我将他高高地擎在手中，尽力地跑去；我觉得我仿佛飞着，同鹰一般便捷。

我变成少年了。那时我将羽毛插在帽上做装饰，恋爱着世界上一个最好的女儿。这时候，还有谁比我更幸福呢？

我很穷；除却这鹰的羽毛之外，更没有别的东西：我所爱的女儿变了心了。别人对伊说，只有一支鹰的羽毛的人，不能在世上过什么好生活。伊的女性的灵魂很容易的理会了这件事，伊便将我弃舍了。

更没有人比我更不幸的了。

我将这鹰的羽毛收藏起来，我的心不许我再拿着这东西了。我的灵魂里住下了悲哀，我没有方法能够将他赶出。从这时候，我又看出人类的多数都同我一样的受苦，或者还要更加多。

人生为什么这样的悲哀呢？

我于是又拿出我的鹰的羽毛来；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可以拿他玩耍，也不是少年，可以拿来作装饰了。这回我将他削尖了，做成一支笔。

我想写出愉乐的东西，——但他只有悲哀地涌出。

这一首也在《万国小文选》里，是伊凡诺夫（A. Ivanov）译的。遏林沛林（Elin-Pelin）与亚库拉台尔（S. Akurater）二人的年代事迹，皆无可考。

被幸福忘却的人们

犹太宾斯奇 著 周作人 译

人物

番尼绥伽尔 (Fanny Segal) 制衣场的女主人。

理什遏尔列息 (Lizzie Ehrlich) 女琴师。

辛台斯 (Hindes) 教师。

以上两人是寄寓绥伽尔家里的客。

地点 俄国乡镇。

时代 现代。

布景 番尼的工作室。一门在看客的左边，一门在后面。一张大桌子，上置各种衣料，桌子两旁各放缝衣机一台。右边墙上挂着三格的镜子一面，墙角置大衣橱。离衣橱不远，两个成衣的模型，上披外套。中间一把大安乐椅。晚上。

番尼 (从后面的门跑出去，随即回来，拿着一封信。神经质地将信撕开，专心看信。忽然发一声喜欢的喊声) 啊，啊! (将手抚面和头发，看信，又叫喊，呼吸艰难。又看信，艰难地说) 你! 我的爱，我的爱! (暂时沉思，叫道) 理什，理什!

理什 (上，盛装像将要赴会模样，正在帽上插针。模仿番尼的声音) 什么事? 什么事?

番 读这个! 快呵! 这是从贝尔曼 (Berman) 来的。

理 (拿信) 啊，我们正说着他呢。他们当真收了他的剧本么? (看信)

番 (也很激动地看着)

理 (一面看) 这很好呀! (翻过一页，又往下看) 呀，我的番尼，这是一个真的结婚的请求呀!

番 (喜欢的呼吸短促) 你也是这样解释么?

理 (仍看着信) 此外还有什么解法呢? (将要高声地读信) 呵哼! (庄重地念) “我的

剧本被他们收下了，这冬季将要上场。合同的条件，是第一等得好；剧场监督说，可以得大大的成功，或者还可以得大大的名誉。”（用了不清楚的鼻音读过几节，又接着念）“你现在可以看我了。——我歌舞了这许多，倘不再叫我动，那是奇事了。我现在觉得如此强了。现在要去著作，去创造，去做事！”（又用鼻音读，旋即比先前更庄重而且柔和地念）“现在我希望我们的更好的日子将到了，这一种性质的幸福，想你也不能觉得冷淡的。”（止读）这有点隐晦，但总是一样的明白的话。（将信还给番尼。深情地说）幸运的女人！我的可爱的番尼！（拥抱伊）你，亲爱的。（和伊接吻）

番 你也是这样解释么？（喘息说，全身颤着）啊，啊！（用信遮住伊的脸，又将信拿到唇边，很艰难地呼吸。从右边袖内，取出一块手巾，揩伊的眼）

理（感动，两手抱伊）我的亲爱的番尼！我怎样喜悦呵！你，你亲爱的！（迷蒙地说）我知道，我今晚在庚斯堡（Ginsberg）那里，将怎样的奏乐！我将我的全灵魂，都放进音乐里去；他将为生在世上的最高兴最喜悦的灵魂。

番（屈身，在伊额上接吻）我的诚实的朋友呵！

理 到底！我的梦终于实现了！

番（倒在安乐椅中）你的梦？

理（从桌上取一块布，摊地板上，跪在番尼面前）你听罢！我替你梦想一个英雄，在他面前，全世界的人，虽然在未曾见过之前，都要取下帽来。我替你梦想一个伟大合奏的得胜的进行曲，一个天才，一个超人，只有你当得起的。

番 嘘，嘘！不要这样说。

理 不，不。你不能叫我改变；我活一天，便佩服你一天。世上像你这样的姊妹，当真是少有的。你不曾想到自己的事，也不看一看，只是尽力地做事，想将你的妹子造成一个人物。我告诉你真话罢。我对于你的妹子阿里伽（Olga），实在时常怀着反感。伊在彼得格拉那样安适，你却——

番（柔和的）你是个顽皮的女孩。

理 我只是不能坐视你这样的下去，——看你将自己劳作到死。

番 但这是我的幸福，而且现在我已经十足的了得报偿了，眼见阿里伽能够独立了，有一个远大的画家的前程在伊面前。

理 这种幸福，是不大中我的意的。我替你要求的，是别一种幸福，——是为妻，为母，爱，又被爱的幸福。

番（幻想的）我早已经断念，不将恋爱和家庭生活当做唯一的幸福了。

理 你可怜的人呵！

番 我的母亲死去的时候，我的路就明明白白的画出给我了：就是给我的妹子——比我小八岁，——兼做父亲和母亲。这事在我是伟大而且神圣。我不曾想到别的事情。只有在二十岁初期，二十二到二十五岁的时候，才发生了一种别的希求。这并非我的妹子变了我的系累，不过我另外还要求别的事物，充实的生活，幸福与——恋爱。那时候，我常常哭，将眼泪湿了我的枕头，我很是不幸。我又很容易发怒，你知道我远不是天使哩。

理 （拉番尼近前，接吻）你可爱的，你！

番 但后来这希求也去了，像是用符咒驱遣去了似的。阿里伽长大了，伊的才能渐渐成熟了。那时我完全忘了自己，伊又成了我的唯一的目的地了。

理 就是这样了么？

番 此外还有什么呢？我的妹子往彼得格拉以后，伊不再在我直接管理之下，我又只剩了一个人了。从前的希求，又在我的胸中觉醒过来，但我对自己说，我这样年纪的人，更没有希望幸福与恋爱的权利了。所以我决计从我的心里，拔去掘去那一切的希求。我努力说服自己：我一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已经将一个稚弱的孩子确实地站住了——

理 但是你仍爱贝尔曼，可不是么？

番 是的，我仍然爱他，但我抗拒我的感情。生活已经教我检束制止我的欲望了。我自己说，他于我太高了。

理 于你太高了？

番 （继续说）而且我也于他太老了。我又努力使自己相信，他每日的访问，只是偶然的；并非为我，但是为他的朋友他的表侄辛台斯来的，因为他适值寄寓在我这里。

理 但是你怎么不觉察，他对你不是无意么？你应该从他的眼睛里，察真出来呵。

番 （微笑）你看这是怎样的。这或者因为我已经弃舍了一切的恋爱的心念，相信自己已经是生命树上的一支枯枝，——

理 （跳起）啊，你怎样地冒犯你自己呵！

番 （起立）但现在精气与活力又在我身内流通了，——现在我又年轻了。唉，人生呵，人生呵！享乐人生，大口地饮下去，每脉搏中都觉得生活的活动，——啊，理什，你给我弹一回得胜的进行曲，欢乐喜悦的歌……

理 这样，就是墙壁也将跳舞，天界也合唱相和。（走向左手的门，唱着）“悦乐呵，你神女，极乐的美丽长生的女儿，狂喜……”（突然停住）嘘！辛台斯来了！（听着）

番 （站着，像出神一样；觉醒过来的时候，全身颤动。将手指加在鼻上，警告似的）

不要对他提起这事！

理 我要说！他应该知道这事，他也应该愉快。倘如他真爱你，他听了要喜悦的。而且他也可以因此将想要得你的念头，永远打消了。

番 不要这样轻率！

理 由我去办罢！……辛台斯，辛台斯！

辛台斯（由后面的门上。戴眼镜；左臂下支着一枝拐杖，右臂挟书数册，两手拿着各种食物的纸袋）

番（从左边的门偷偷走出）

辛 晚上好。有什么新闻呢？

理 来这里！快呵？番——

辛 你不准我先拿这些包裹到房里去么？

理 就是一秒钟也不准。番尼是——

辛（从纸袋内拿出一个苹果）请吃一个苹果。

理（拒绝他）你让我说！番——

辛 我可以坐下么？

理（大声说）番尼收到了贝尔曼寄来的一封信！

辛（坐下）说他的剧本已经收下了。我也正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

理 这不算什么。要紧的是他想对番尼求婚。他当真对伊有了求婚的话呢。

辛（出惊）求婚？对番尼么？

理 是的。番尼进来的时候，你应该给伊一个正当的亲切的祝贺，而且你不可——（突然止住）哼！我几乎说出极笨的话来了。——啊，我是这样愉快，愿意全世界和我一同愉快呢。你听见了么，你应该帮助伊庆祝，你知道了么？现在，愿你晚安，我须得跑到庚斯堡那里去了。（向左边的门走去，唱着，“悦乐呵，你神女，你美丽长生的……”）

辛（叫伊）但是——那魔鬼。遏尔列息姑娘！

理（在门口）我便是为了魔鬼，也没有一点工夫了。（下。）

辛（气忿忿地大声呻呼，将拐杖投在地上，在椅上放下书籍和包裹，喃喃地说）这是怎么回事？（从里面衣袋内取出一封信，读了几遍。又大声呻呼。很沉重的将头靠在手上，茫然向前注视，像十分迷惑模样。）

番（上。惶窘着）辛台斯，晚上好！

辛（不动，喃喃地说）晚上好！

番（惶窘地看着他，随即很忙地整理模型上的外套）

辛（仍是先前的姿势。神经质地用脚点地。旋即停止，没有看着番尼，说道）绥伽尔姑娘，你肯将贝尔曼的信给我一看么？

番（神经质的笑）这有点轻率，——不像是绅士了。

辛（同样的姿势和声音）你肯将贝尔曼的信给我一看么？

番（惶恐的笑，将袖内的信投给他）看罢，你如果这样地想看。

辛（缓缓弯身下去，拾起信来，读了，又忿忿地说）哼，这样么！（他将信放在膝上，茫然向前看。神经质地摇他的脚，喃喃对自己说）好一个痴子！

番（惊异地看他）

辛（略柔和）好一个痴子！

番（笑着，仍是惶恐）谁呢？

辛不是我。（拾起拐杖，书籍和包裹，起立，将信还给番尼）

番（请求似的）辛台斯，不要这样见怪。你使我很悲哀呢。

辛我到我的房里去，你就可以不再见我了。

番（同前）辛台斯，不要这样地对我说。仍是我的好朋友，同先前一样。（低声，惶恐地说）而且请你不要怪贝尔曼。你知道，在我们中间，在你和我的中间，决不会有友情以上的事情发生的。

辛无需你告诉我这个。我自知道我所知道的事，并没有什么怨你。

番那么，你为什么这样颓唐，为什么责你自己呢？

辛因为……

番因为什么？

辛（暂时心中抛扎之后，暴烈地说）因为我正暴怒哩！试想他写出这样隐晦的暧昧的绝对拙劣的句子，酿成这样的扰乱！

番你这话怎么讲呢？

辛你知道，绥伽尔姑娘，我对你的感情是怎样，又知道我愿你一切的幸福。我告诉你，我当深深地埋掉了我的一切哀愁与愿望，而且还要全心的欣喜，倘使事实真如你从贝尔曼信里推测的情形。

番如我从贝尔曼信里所推测的情形？

辛那使我生气又使我踌躇的，是你遇见了这样的事，我又正是那外科医生，来割去你眼里的翳障。

番（出惊）去了那些修辞学的文藻。作完了你的工罢。你已经动手割了，割去了罢。

辛（并不看番尼，很激动地）贝尔曼说的并不是你。

番不是我？

辛 不是你，却是你的妹子。

番 (大叫) 啊! ——

辛 他写信给我，说他初次和伊遇见的时候，仿佛神的荣光忽然照在他上面，——又说他被猛烈的爱情所主宰，希望他还得被爱，又说……

番 (倒在椅子上，面向桌子。呻吟) 伊把我的一切都拿去了! (极端的绝望，从心里发出来的叫喊，拔自己的头发)

辛 (将书籍和包裹落在地上。蹙到番尼近傍，从伊的头上拿下手来。) 你很有理由可以哭，但不能伤害自己。

番 (歇斯底里状的) 伊把我的一切都拿去了。我求学问的大志，我的青年，我的最喜欢的希望，现在又……

辛 现在呢? ——并无什么。你知道，贝尔曼本不曾爱你。倘不是为了那不幸的，暧昧的，绝对拙劣，全然蠢笨的那句子……

番 (柔和的) 辛台斯，我觉得不再想活了。

辛 呆话!

番 我觉得我的心仿佛裂成两半了。我的灵魂空虚，孤独……好像深渊出现在我面前了。……我现在还活什么呢? 我不能再活着了。

辛 呆话! 不成话!

番 我已经活过了，我的一生……

辛 荒唐!

番 (决绝地) 我知道我所说的话，我知道做什么事。(沉默)

辛 (注意地看伊。直接地用力地说) 你现在正想选择那一种的死。

番 (不动)

辛 (坐下) 让我告诉你一件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他——并非因为怀疑和不幸，倒是因为幸运与欢乐，觉得人生不值得生活。所以他出门，去买一支手枪。在他路上，一条街上忽然起了纷扰。一所房屋着了火，立刻延烧起来了。忽然在楼顶的窗口，现出一个女人来。救火队靠着房屋架起最长的梯子，一个人攀援上去。这人非他，正是那个自杀的候补者。他从窗内救出女人，交给了跟着上来的救火夫，便又从窗口走进屋内去了。围着观看的大众都吓得发抖，怕房屋正在这时候坍下去。火焰已经到了窗口，大家相信这英雄必定烧死在里面了。但他并没有烧死；他又便在屋顶上出现，手里抱着一个小孩。梯子达不到这样高的地方，所以救火夫掷给他一条绳子。他用绳子缚了小孩，放下来给救火夫。但他自己却已无可救了。他在胸前拱着两手，眼泪从他的眼里流下。他刚才正去寻死的人，现在却不愿死了。

不，他还想生活，因为在这时候他已经寻到一个目的：就是生活和行善。

番（气愤愤的）行善！我已经厌了行善了！

辛 番尼，你不要冒犯你自己！

番 行善！我行过善了；我为别人而生活，并不为我自己；现在你也看见，我却不曾充足了我的生活。我自己觉得不幸，同最困穷的人一样，同最邪恶的人一样；我的慕死，又同最薄命的人一样。

辛（从眼镜底下看伊）阿里伽知道你对于贝尔曼的感情么？

番（气愤愤的）我不知道伊所知道的事情。

辛 你不能更好地给我一句答话么？

番 我怎能知道呢？——我常常寄信给伊，都写满了贝尔曼的话。

辛 阿里伽可不能从这些信里，看出你对于他并非无意么？

番 你这样的审问，是什么意思呢？

辛 我有一个意见：倘若你做了你现在心里所想的事，——一件事，我自己不敢说他的名字，——那时阿里伽便不承受贝尔曼的爱了。或者伊还要毁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伊将自认是你的死的原因。

番 这你所想出来的，是什么呢？

辛 刚才你所听见的便是。

番 你的意思是？

辛 便是：你知道你的妹子，应该理会得伊将怎样做。

番（发怒）当初伊拿去了我的生命，现在又不容我死。（头垂到桌上）

辛 那才是真的番尼，先前的番尼的话了。

番（痛哭）

辛 你好好地哭罢。番尼，你哭，直哭到眼泪不再出来了。但哭了之后，揩干你的眼睛。不要再哭了。永远地揩干你的眼泪的源泉罢。这正是我所行过的事，你懂得么？像你和我，个人的幸福被夺的人，应当永远哭，或者永远不哭。我选定了第二条路。番尼，你将自己炼得坚卓，那时拱手胸前，无畏地对着人生看去，依着你心的指示，充足你自己的生活。

番（哭不止）

辛（看见桌上贝尔曼的信，拿了起来，又愤愤地摔下）这样的拙劣的蠢笨的句子！而且他还是一个诗人呢！

番（举起头来）倘一切如你所说，阿里伽无论如何，一定拒绝贝尔曼了。便会想象到伊从我这里夺去了他，这样的事伊是决定不做的。

辛 或者如此。(突然，直截地) 这事于你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番 (断续地) 谁想到自己呢？我只说我愿意伊得到他就是了。

辛 这又是旧的番尼了。

番 唉，这些话也够了。还不如帮助我，给我一点指教罢。

辛 一点指教么？给伊做媒人去。

番 假如伊转过来，要给我做媒人，又怎样呢？

辛 我们还得细想才是呢。

(沉默)

番 (断续地) 辛台斯！

辛 什么事？

番 我有一个意见。

辛 好。

番 但我需你的帮助。

辛 可以，只要我能够做。

番 你答应么？

辛 盲从的么？

番 盲从的。

辛 为什么我应该盲从地答应你呢？只要我能够做，你可以相信我总是帮助你的。

番 (断续地，又惶窘地) 娶了我……娶了我。

辛 (暂时看伊，随后拾起拐杖书籍和包裹)

番 (请求似的) 辛台斯，倘若我结了婚，阿里伽便没有什么障碍了。

辛 绥伽尔姑娘，我向来爱你，现在也仍爱你。但我不愿做你自己牺牲的祭坛。

番 刚才你阻止我死。现在又要逼我回过去么？

辛 你的妹子即使没有贝尔曼，也会寻得幸福。

番 但倘若伊爱他呢？——

辛 那时，伊也受苦，正同我们一样。

番 不，阿里伽不应当受苦！你听见么！我不愿意这事！

辛 那是很好呵。

番 (落泪) 辛台斯，我不复知道你了。

辛 (转向门口) 晚上好。

番 (啜泣)

辛 (蹙向门，旋又停住。向下看，又张眼对看番尼) 绥伽尔姑娘，我寄住在你这里的

时期，不曾宣言恋爱，又不曾求婚，这是什么缘故呢？

番（哭）

辛 我告诉你罢。这岂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不爱我，因为我不但要你的尊敬，还要你的爱么？

番（坚决地）不。你不那样做，只因为你知道我将拒绝你。

辛 假如我期望你答应说“可”呢？

番 那时你将求婚了。

辛 而且没有你的爱，也和你结婚么？

番 是的。

辛 到那时我并没有知道你爱着别人呢。

番（断续的，）那个别人现在更不存在了。

辛（又向下看。沉默）

番 辛台斯！

辛 唔？

番 你走过来，

辛 我脚踏呢。

番 放下你所有的包儿。

辛（暂时迟疑，随后将书籍和包裹放下）

番（仿佛惶窘）一切……一切……

辛（直接地）不要害羞。直说出你的意思来罢：也放下那拐杖！（将拐杖放下）

番（起立，握他的手）辛台斯，你知道我对你的态度。你知道我怎样尊重你，我得到你这样一个真实的好朋友，我怎样的喜悦。……（将头靠着他，羞涩地说）抱我，给我接吻，热的真情的接吻。将你的全个爱情放在中间，使他表示你全个的真心。（断续地，哭着）我告诉你，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我们被幸福所忘却的人们，也还能寻着他，依了我们自己的路，尽了我们的力。（稍高兴）你就会知道，这就可以做到。理什便要回来，伊将给我们奏喜悦的进行曲，欢乐的进行曲。……（断续地）伊欠我这个呢。……我将跳舞，我说；我将为两人跳舞。你看罢。我也将唱歌。我将使一切都颠倒过来。辛台斯，热烈地给我接吻。

辛（热情的，流着泪）你……你……（给伊长久的接吻，仿佛出神一般）
（缓缓的幕下）

大卫宾斯奇（David Pinski）于一八七二年生在俄国，二十岁的时候，住在莫斯科，

因为遇着放逐犹太人，移居波兰。后来他到德美留学，曾在纽约办过社会党的日报。宾斯奇著有短篇小说许多，但戏剧尤其有名，有 *Abigail* 等数篇，叙古代大卫王的恋爱，德国路易孙教授（L. Lewisohn）批评他说，“这些剧本，都用宾斯奇独创的韵律的散文所写。散文的美妙，仿佛美忒林（Maeterlinck）或冶支（Yeats）一样；但在热情与事实上，这犹太的作家又超出两人之上了。”

犹太人的古文是希伯来文，但还有一种变形的德文，当作现代通用语，称 *Yiddisch*，便是德文的 *Judisch* 之转，犹太现代作家大抵用这种文字著作。宾斯奇这篇剧本，原名 *Gluecks-Oergessene*，经 Goldberg 博士译成英文，载在《犹太戏剧六篇》中。他在序中说，“自己牺牲的姊妹的题目，在犹太剧场上是很普通的，正如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在犹太生活中也很常见的一样。剧的发展上，他用了戏剧的能力，节制，人生的信实，使他完成；宾斯奇在犹太戏剧家中间，占第一的位置，就是为此。”六篇中有阿胥（Sholom Ash）的一篇《冬天》，也是描写同一的题目的，但不及这篇精彩了。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记

我们要从哪里做起？

托洛斯基 著 震瀛 译

城里头的工人——苏维埃的先驱——捱饥抵饿，寒风砭骨。但是我们的大地是很肥美，有许多面包和煤炭。我们又有不断的劳动力量来供给。我们欠缺什么呢？就是欠缺劳动的组织。

在有产阶级制之下，劳动是由于资本家的雇主和总理来组织。他们管辖生产的法子（工厂，机器，和原料），他们垄断劳动，劫夺权利，变为私人的财产。工人被饥寒所迫，和祖父遗传的习惯，便要到工厂里卖气力给资本家了，所以生产得很快。

现在的工厂已经由资本家手里拿回来，成为劳动界公共的产业。原料已经有了，劳动的力量也有了，但没有一种新劳动的组织来适宜于新生产的制度，——没有资本家，没有主人，没有工头的鞭子。

这种劳动的新组织，——用新社会同志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各方面都要建设了。

始初是帝政，后来是内乱，扰害本国，斩绝经济的生机。所以我们的经济生机回复，只有共同工作一个方法。全俄要变为一个最大的工厂，男女全体都要变为生产者；全国工人都是主人。

我们要从根本上做起——谷和煤。

工厂要煤柴供给。实业和铁道的工人不要再捱饥抵饿。我们的实业，回复生机，农民才找得不可少的生产，——织具、钉子、盐和农具。

我们要从根本做起——用麦，煤的生产。

这种职务，人人应该担任一份责任。——农和工——男和女——不要战争的赤军，及从前有产阶级一切不做工的无业游民，处于苏维埃制度之下，也要从事工作了，

苏维埃的俄罗斯是生产者的产业。工人全体都属于苏维埃的俄罗斯。苏维埃的俄罗斯应该保护全体工人。所以要工人全体保护苏维埃的俄罗斯，这事才能够实现。村落不独为自己生产，也应该为城市生产。城市也有工作来报酬村落。铁道工人要联络

城市与村落，利便生产的交换。

从前资本家自私自利的制度——（各顾各）的格言，已经用不着了。国家只能由人民全体诚实不断地努力工作，才能够免于饥寒。

这是普遍的劳动义务。人人应该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来劳心，劳力；至必要的时候，也要牺牲生命来维持大端。

从前根据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已经永远消灭。新社会主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立了。

我们要人人有觉悟，做一个无私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的、生机的建设家。这是解决困难独一无二的法门，这是唯一的救济，这才是独一无二的共和政体。

（七）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

全俄职工联合会代表中央会会长托穆斯基 著 杨明齐 译

俄国的职工联合会发源于一九〇五年，（俄国初次大革命时代）中被挫折于一九〇八及一九一〇年间的反革命派。该会于一九一一年至十四年间复又发生组织，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又受了爱国战事运动的淘汰。由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该会之不亡纯然赖乎其会中之有力分子行其稳健之计划，得以维持之，此时全俄职工盟会之数不过十，会员不过百余。

职工联合会既生于狂风暴雨之际（革命时代）又加上俄国劳动工人于平日不问政治，不作公共事宜，不惯于独立和组织，不但不知凡组织当有纪律，并且不知在会中当负责和义务。因此职工联合会由一九〇五年发生，直至一九〇七年不能创立广开组织的根本大计和将来发达的前途。为先导者亦不能开导劳动工人，使其热心组织有纪律的工会抵抗资本家的经济压制和反革命者的蹂躏。观察他这种种弱点，就知道俄国的政治太暴虐了，劳动工人里压制得太痛苦可怜了。因以上种种情形，职工联合会发生数年之久，只能召集最少数的劳工组织工会，并且连这个最少数的劳工组织还不充分的认真去进行。

别看职工联合会这样的笨拙软弱，却是实实在在的为职工盟会的中心，并为那些无组织的劳工先导。该会于此时并没推广了劳工组织，却应负解决劳工的生活重大问题，重要的就是在起经济冲突的时机。在这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该会既没构造了坚固的根基和发展的余力，那反革命派自然是乘着革命失败急调其巡警宪兵来尽力地攻击，于是职工联合会只好撤去一切的进行计划，急急的设法苟存，不肯使一九〇五年流血创造的职工联合会付于东流。但是该会既处于巡警宪兵制度之下，又系幼年身弱，只好寻路藏避而已。

职工联合会因其会员混杂，以致只有地方的作用性质。职工联合会的组织本是按照各行的技艺工人而要组织成会，同时于不得已之中而生出按照产业工厂的工人而组

织之的必要。于是又按产业工厂而组织，（例如五金工匠会及印刷工匠会等）但是那职工联合会的组织法甚是不适用，而且未曾将按照技艺工人组织法和按照产业工人组织法构造清楚，例如那规条上本是规定按照技艺工人而组织，同时又联络那技艺工厂中各种差人劳工及于该技艺工厂有关系的商业雇工差人等。这样的组织法直令那些提倡组织党也无从按其次序了。就这么着那五金工匠同盟会不但是同艺的工人及在该工厂里的各部分劳工可加入该会，就是在那工厂里的各差人亦可加入该会。

在这个时候的会员费也是很复杂的，同时各会中的会费共有三种：（一）按薪金多少交纳的，（二）一律的，（三）分等级的。劳动工人的生活经济竞争在这个时候急需省县各职工同盟会联络各地方职工同盟会，联合以后再联为一全俄职工联合会，以备与经济竞争，并可借以解决工会发达进行的前途的各问题，于是急急地召集了第一次第二次筹备联络大会，这二次的大会就今观之虽不属胜举，然而在当时可为注意的一件劳动工人的大举动。那强权暴虐政府遂决定干涉，于是用最严酷的手段不但是把县市地方的工会与省城地方的工会的联络关系断绝了，并且阻止各本会的进行。

职工联合会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虽略略的有了生机，然而那帝制政府仍是派巡警检查宪兵防范，侦探暗探，禁止集会，搜查会所，封闭会场，监押逮捕干事员及其他种种野蛮手段。而职工各会却是，一方面任政府捉捕监押，一方面寻找机会或公开，或半公开，或秘密开，或今日封闭，明日再开，总之职工联合会非政府之力可能完全灭亡的，就这么前仆后继阳灭阴起的直闹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在这个时候调查那工会虽不发达，而某省城中却有工会十数会员数百名。

一九一七年初时帝政府虽当军事旁午之际，而对于劳动工人的结社组织，仍是严酷干涉不稍让步，监押捉捕无日无之。而劳动工人鉴于战事之失败，恨政府之不良，受久战之痛苦，人人脑筋中有舍命组织工会大破专制的感想。就这么着那些工人才积极的专于从事组织。不用说那些旧工会相继的进行发展，连那些新组织的工会于成立月后其会员有增至数百及数千者。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不数日莫斯科之五金职工同盟会即施行组织。该会的前书记博里斯托夫氏曾亲理其组织的事宜，据云：该五金职工同盟会在莫斯科街中一个小房中收集会员，每日自己来会记录者非常的拥挤。自开始收录会员后没有三星期，于三月廿九日就开了建设大会，到会的会员已经有了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名。全俄的工会的发达多者是在二月革命后的时候。

职工联合会于革命后可算成立，并可自由发达及推广其范围。但是甫成立后就担负指导工会各团体筹备计划与经济间竞争及解决各工会的劳工与其雇主之冲突的种种各责任。就这么着职工联合会急急然展开了他的联合会的力量，施行他的公共的工具，

组织职工介绍所，调查无工作者，设立调和事务所，组织委员调查商务会，于各大贸易公司，以便调查货物实价以定标准价出售，组织调查实业局于各大制造工厂中。在这个忙乱情形状况之间职工联合会把会中应筹备进行联络的计划，巩固联络团体的根基，维持团体的纪律疏忽了，而且把构造不完全的组织法和无规律计划及系统的联络法都置之不理了。那职工联合会的组织法所定的本是按各行技艺工人而组织，同时又生出按产业工厂而组织的必要，于是又按产业工厂而组织。这个混杂不清的组织法前期已说过，而今则其组织的进行完全倾向于按产业工厂而组织了。

职工联合会的地方机关虽与其中央局有关系，然而不过只有互相通信的性质，其此以外就是唯有政治举动的时候，那地方机关应听从中央局的指挥。那中央局的章程也是无统一的制度，他自己并没有总系的样子。例如其选举法不按会员额数多少而定，以各会为本位用分摊法。其中央局之经费绝无预算表，进款无着落，会员无交纳会费之必要，其交纳者也是至微，并且不如期交纳。会中的消费维持津贴和捐助，例如莫斯科的职工联合会专仗着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代表的津贴以作费用。

职工联合会于此时期的最要急务就是内部的组织：第一应当把各工会联络为有统系的大会，第二应当召集全体会员筹备进行计划和规则；调查经济状况，协助工会竞争经济，组织新工会等，第三应派代表加入地方的劳兵农代表会，以备参与解决各经济问题及受理各工会之罢工事和组织仲裁判调和事务所。

以上这些应办的复杂组织，该会于最短之时期又无经验自然是不能办到，就是办到也是无条理无根基。直至本年（一九一七年）六月地方同类工会与工会的关系有点儿亲近，才召集了省城的职工联合会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的指挥机关为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会及他商务实业中央工会等，诚因在此大会以前既没有全俄中央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又没有省城联合会的工会组织，自然是就得归圣彼得堡及莫斯科的工会为临时主体了。其联络的法子：或用互相交换意见书，或用委托地方会员办理，到了不得已才派代表疏通解说。到了七月开第三次职工联合的大会才把该会的前途具体地发展起来。这次大会到会的工会有九百六十七团体，有五十一联合局的代表，其会员共计一百四十七万五千四百二十九名。

职工联合会于最短之时期有这样多的团体互相联络，可证其前途有莫大之希望。但是一方面不能不证出他们的弱点来，他们的弱点：就是职工联合会不能乘此机会构造一有纪律的组织法和联络工会的工具。其联络会的会员也不按照交纳会费者为正额计算，按照记名录上所记者为实数，职工联合会直至召集第一次正式代表联合会才以交纳会费者为会员。在召集第三次大会前职工联合会发生了许多急应筹备的事和急应解决的问题，诚因该会组织了三阅（？）月，并未能设立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的相当的

计划，连工会与工会互相的关系并未创造灵通，在这个时期劳工团体有二大政治竞争派（一）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与反革命派（二）布尔什维克与反革命派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派等。第二派（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竞争的计划较第一派多得劳动工人的同意，因此职工联合会差不多全体协助第二派，（布尔什维克）那第二派在经济竞争上占最有势力的地位。

第三次大会职工联合会的纯粹劳工分子就表示与现政界的政治计划绝对不相容，并极力的反对小产业的社会主义派。此时劳兵农的代表会由混合各派组织的，自然是多数维持社会主义派，布尔什维克派（职工联合会的纯粹分子）既是反对产业的社会主义派，所以到了劳兵农代表会集会时，该派只派五分之一的代表去集会。职工联合会开第三次大会，所到会的党派分子甚是复杂，观察第三次大会的宣言和临时全俄中央职工联合会的组织，就可证出职工联合会的缺乏经验和知识来了，并可证出该会的组织法和办事的细则的缺点来了。

总观第三次的职工联合会虽其组织不良，及起了内争以致略略的妨碍工会的发展和进行，然而也不可一笔抹去他召集大会的功及必有的经验历史。今举他的功和他的经验如下：（一）创造了普通职工联合会的中央机关。（二）立下了按照产业工厂组织工会的根基。

职工联合会的中央集权大纲又怯弱又杂乱，这个污点是一九一五年开第二次大会的时候留下的。诚因当时多数会员主张不将全体联合会分为部分进行组织以致混乱无纲领。直至第三次大会才将前之弱点更正，分为部分进行组织，但是进行以后仍是不能分按照各界技艺组织或按照各产业工厂组织。就这么的，嗣后又决定无论按技艺或按产业，只用劳工热心组织就好，换一句话说就是劳工怎么组织得力就怎么入手，勿被形式拘束，以致阻碍进行。于是按照产业组织法去组织，及至实行以后又似乎按照技艺组织而易于进行，而且新组织法不易流行。

十月革命后职工联合会借着劳工权可直接达其所欲扩充的劳动工人的生活经济，脱离了时常筹备罢工及与资本家的各种经济冲突。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中央机关也大加改良实行统一的计划，并把从前只可当作新闻传说的事，今则一一实行付诸事实。职工联合会于此时亦可从容整顿其前失，修改其组织法，完全改为按照产业工厂组织工会法。但是该会欲构造产业组织工会法，务须先详细调查按照产业组织的各种情形编成具体的大纲和细则以便易于遵行，并须预先审查此法，是否妨碍将来的互相联络，无则顺从，有则改之。至于那些反对该会组织的特别劳工和差人，该会尤应预先筹划计策以抵抗之，其抵抗之计更不可过于暴烈，诚因彼等也是劳动工人不过一时被经济诱惑不觉悟罢了。可惜该会生在忙乱之中长在旁午之时，对于以上种种应办的事均未

办到。

直至全俄职工联合会集大会后，才创立了完全的按照产业组织工会法，换言之就是全俄职工联合会的产业工会组织法在此大会产生的。此法产生以后那职工联合会算是立下了根基，广开了光明前途。其组织法的大旨就是凡在产业工厂及其他机关内的工仆者无论劳动工人或是差员工人等，皆可联为一体组成工会。及至实行此法时又现出两种困难：（一）在同一工厂或同一公司内的劳工和差人不相协和，（二）在各种国家政治机关内的高等差人和下等差人难联络。这两种困难无论在何时何国何工会是免不了的，诚因他们的生活利益及其环境家眷的生活利益各有不同之故。例如上等差人往往有种种特权利益而下等则无之。这种困难直至劳农政府打破了各种阶级，取消了各等官衔特权，把旧有不平等那些商务实业制度一概免用；另换了社会主义的平等新制度后才渐渐儿的免去了。但是那些昔得特权利益的上等雇差，今虽被劳农政府夺除其特别利益，而彼等尚久持观望待机之念一时不肯归化为平民。自劳农政府专权后渐渐地把国家各机关使劳动工人占重要地位，那些向之持观望待机者今则迫于经济，无奈也就渐渐儿的与劳工结合了。

在一九一八年的上半年间那些上等雇差或暗中怂恿劳工，或自己从中作梗，或明明的尽力抵抗，或登高观望设法种种妨碍职工联合会，实行其按照产业组织工会的计划。一九一八年的下半期那些上等雇差的阶级完全消灭后，其阶级余波渐化为乌有，职工联合会才能完全实行其产业组织工会制度。

十月革命不但是免除了以上的阶级制度，并创立了二种大激能力，使职工会及职工联合会有能力发达其自由组织，并使职工联合会的中央集权立下了坚固的根基；就是全俄职工联合会也借着成立的。这二大激能力是什么？（一）就是调和国家的工价金和工作时，（二）整顿商务及其管理法。这二大激能力实行于地方分会及中央联络会后，才促成那些素日薄弱不振的工会互相联络起来，并创造了全俄职工联合会的中央。

劳农政府承认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为唯一的劳工经济组织，并指导此组织解决一切的整顿劳工生活问题，（例如设立无工作的补助储蓄银行，实行社会主义的保护，调查及整顿国家机关的各种工价金及其工作时）汇集增加其联合会的代表会的权力，使其创造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竞争能力，并使其行合理的建设。

而一方面最可叹的是职工联合会正在急用各种新政时候，国内那些大地主和资本家受亚欧强国的辅助，汇集全力来攻击他们，他们只得忍痛撤弃了那有益生活的建设，去作那互相残杀的国内战争。就这么着职工联合会一方面只去筹备国内战争，而他方面就把那种种建设和巩固全俄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的种种法则撤弃了。因此职工联合会于开第三大会（筹备会）及第一次召集代表会所议决的事，非常少而且无具体的形

式。直至一九一九年一月召集全俄职工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会才完全决定了代表会的制度。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委任其地方的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尽力将各工会组成按产业组织的统一工会，而此举竟能具体的实行，这是第一次代表会所得的效果。至于那代表会的制度第一次代表会未曾顾及。

今把职工联合会的第三次大会和第一次及第二次的代表会中所到会的团体写出来一看，就知道职工联合会发达的大概了。

在第三次大会中到会者有五十一一个职工联合会的中央局（嗣后改中央局为代表会）

第一次召集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到会者有四十八个代表会。

第二次召集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到会者有八十二个代表会。

第三次大会到会者的团体比较第一次第二次召集代表会虽多，而其团体的总数会员较第一次及第二次的代表会中的团体的会员反少，推原其故，即知原来是职工联合会开了第三次大会以后那些工会互相联合为一团体之故。今将其工会及会员数目列在下边：

第三职工联合会到会者的团体五一，其会员共计一百一十二万零八百一十九名；

第一次代表会到会者的团体四八，其会员共计一百八十七万八千名；

第二次代表会到会者的团体四三，其会员共计一百七十五万七千一百八十一名

联络全俄职工会的办法直至第二次代表会才能够完全创立根基，观以上所列之到会的工会数目即知之；其中经许多之试探经验或顺直线形而进，或按平线形而办，终则用中央集权渐化其阶级余波，于是各州县市的职工会才能联络起来。州县市的职工联合会只有一部分权办理其当地事务，其余的权悉属于省县地方联络的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

其联络的进行效果幸亏了创立了有条理的按照产业组织工会及联合会的规则，按照这个规则，把全俄各职工会联络为职工联合会，再把地方的各联合会与省城的各联合会联络起来为全俄职工联合会，于是组织全俄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设立中央机关按时期召集之。今举其联络的情形表以示之：

第一表

这是圣彼得堡的职工联合会工会及其联合的形式。

在未联合以前（一九一七年末一九一八年初）

1. 五金工人同盟会
2. 汽机司火夫工……
3. 冶工……
4. 锻炼工及火截工……
5. 造型工……
6. 金银工匠……

联合以后（一九一九年八月间）

1. 五金工匠同盟会联合了一部分全俄五金工匠联合会
2. 织机工人会联合了各纺线工人会
3. 化学工同盟会联络了：（一）香料工作会（二）火柴工会
4. 印刷工人联合会

7. 钟表匠工……
8. 电力工……
9. 掌车机者……
10. 验货工……
11. 化学工……
12. 香料工造工……
13. 制皮工……
14. 印刷工……
15. 建筑工……
16. 造石灰石工……
17. 筑房工……
18. 渠沟工……
19. 修理建筑工……
20. 树木工……
21. 市自治局的差工……
22. 药铺差工……
23. 面粉工……
24. 制肉食工……
25. 造糖食物工……
26. 造汽水工……
27. 各种马车夫……
28. 排字工……
29. 转运夫……
30. 掌汽车夫……
31. 输车夫……
32. 病院差人……
33. 副医生与收生妇……
34. 造药工……
35. 修牙技艺工……
36. 看院夫……
37. 守门夫……
38. 寓所差人……
39. 商务各局中的所用的差人
40. 药铺差人……
41. 在制造工厂里的差人……
42. 树木厂中的差人……
43. 转运保险局的差人……
44. 货场机关中的差人……
45. 游戏场的工人……
46. 汽船及非汽船上的工人…
47. 商务转运机关的工人……
48. 造饭夫……
49. 制造信件纸工……
5. 建筑工人联合了（一）修理营造物工会（二）渠沟工会（三）筑房工会
6. 木厂工会……
7. 地方自治局的差人……
8. 药铺工人……
9. 造食物工会联合了（一）面包工会（二）造糖食物工会（三）造肉食工会（四）造汽水工会
10. 转运工人会联合了（一）转运夫会（二）车运夫会（三）汽车夫会（四）马车夫会
11. 病院工人会联合了卫生及同系等会
12. 家庭差人会联合了看院夫守门夫及其同系等
13. 商业的差人会联合了其同系等
14. 游戏场差人会
15. 水路转运工人会
16. 公共食物局工会
17. 印刷工会
18. 同
19. 同
20. 同
21. 同
22. 同
23. 土工会
24. 美术技艺工会联络了各画图工会及其同类
25. 全俄劳工会
26. 教育工人同盟会
27. 木厂工会联合其同系
28. 渔业工会（新组织的）
29. 财政机关及税务机关的工人会联合全俄的税局工人及赋税局的工人等
30. 造石灰工会
31. 调查货物工会（一九一八年组织的）

50. 寄宿所工……
51. 烟草工……
52. 造玻璃及陶器工……
53. 铁路工人……
54. 电报局及邮局的工……
55. 池堂洗垢夫……
56. 洗衣服的工……
57. 理发工……
58. 摄影像工……
59. 教堂及莹地的工……
60. 花园工人……
61. 戏园工……
62. 纸币工人……
63. 储蓄银行工人……
64. 国库的差人……
65. 教员……

注意：这个工会表是最近士米特氏调查的。但是在当时组织工会盛兴的时候，一定是比这个表所开还多。诚因这个表上所列的并没有那些小工会和那些专门小组织。

这个工会表是表示由按照技艺同类工组织工会改为按照产业组织工联合会而开列的。这是圣彼得堡的职工联合会特创出来作为模范的。自这个制度提倡后，经许多的经验才普遍适用了全俄。及至实行全俄以后，于是组织了全俄职工联合会。其中于组织全俄职工联合会之最有作用协助者除圣彼得堡之职工联合会之代表会外，不能不首推莫斯科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诚因莫斯科为全俄商务之中心，而且该处之工会也较别处为多。今把全俄职工联合会的联络形式开列如下。

第二表

下列各职工联合会是全俄职工联合会，在第一次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的互相联络的形式（一九一八年一月）

职工联合会的名称：

- 1 全俄五金劳工联合会
- 2……炮兵工厂劳工
- 3……海军工厂劳工
- 4……织机工人
- 5……游戏场工人……
- 6……咖啡馆工人……
- 7……海江船工……
- 8……玻璃及陶器工……
- 9……信文纸工人……
- 10 全俄化学职工联合会
- 11……电报及邮局联合会

下列各全俄联合会是加入全俄职工联合会的代表会的各团体。（一九一九年八月间）

全俄联合会的名称：

- 1 全俄五金劳工联合会
- 2……织机工人……
- 3……游戏场……
- 4……制皮……
- 5……水路转运……
- 6……玻璃及陶器……
- 7……信文纸制造……
- 8……化学工人……
- 9……卫生工作……
- 10……医工……
- 11……印刷生产工人……
- 12……药铺劳工及差人……

- | | |
|------------------|----------------|
| 12……制糖工人…… | 13……债票所工差…… |
| 13……印刷工人…… | 14……商业机关差人…… |
| 14……药铺职工…… | 15……病院差人…… |
| 15……银行差人…… | 16 同 |
| 16……债票机关工差…… | 17 同 |
| 17 商务事业职工联络会 | 18 全俄铁工职工联合会 |
| 18 全俄交易所工差联合会 | 19……营造工人…… |
| 19 全俄商业职工联合会的联合会 | 20……造石灰…… |
| 20……副医生联合会 | 21……木厂…… |
| 21……病院看护妇…… | 22……食物制造…… |
| 22……食物制造工人…… | 23……税务财政机关工人…… |
| 23……水火会工人…… | 24……烟草…… |
| 24……煤油劳工…… | 25……美术技艺…… |
| 25……技艺工师…… | 26……土工…… |
| 26……技师及工艺…… | 27……理发…… |
| 27……染色工匠…… | 28……家庭差人…… |
| 28……铁路工人…… | 29……市自治局的差人…… |
| 31……社会主义教育工人…… | 30……树林工人…… |
| 32……矿产工人…… | |
| 33……转运工人…… | |

注意：这个全俄铁路工人联合会是一九一八年组成的。在政治及经济上有左右权势之力。

总观以上所列的俄国职工联合会的进行及其逐渐的发达可分为三期前进组织的：（一）按照技艺工界进行，（二）按照技艺并生产工业前进，（三）完全按照生产工业前进。

（八）全俄职工联合大会

震瀛译自纽约 *Soviet Russia* 周报

本年四月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开幕于旧贵族院。这院是在革命以后为职工联合运动所占领。改造为职工联合的总会。这院的装潢，应有尽有。贵族拿来作他们的俱乐部。自从贵族脱离关系以后，发现十四箱赌具。当中的大会堂，又有他们的球场。晚上七

星烛台，光耀夺目。从前俄皇及皇后也常常到这里。现在便是最普通工人的寄宿舍和俱乐部了。工人由各处到来的代表，共有一千六百人。北部的 Murmansk 城，及南部的 Baku 城都有代表。他们齐集来讨论国家大事：他们不是为庆祝而来的，乃是为办事而来的。讲台的后方，是职工联合会各秘书聚集的地方。这次的代表，许多都是从前的罪犯，或长期监禁，或永远流于西伯利亚的……主席宣布革命以后职工联合的历史。他说“俄国的职工联合运动，有特别的情形，因为俄国的职工联合会不甚多。在法国有六十三处。德国四十八处。英国数百处。但是在俄国只有三十一处。现在这次大会，只有二十五处到会。我们的联合，不是普通的工业联合，乃是一个劳工的联合。工人之属于五金的，便为金匠的职工联合会。俄国职工联合的运动，发生不久。虽是经过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初期，尚复有职工联合。至是年六月，便有联合的工人一百四十万；一九一八年正月，已有二百五十万人；一九一九年二月，已有三百五十万人。现在一千六百人，代表四百万会员了。南北各处都有代表。虽然是南部 Baku 城代表是不合法的，因为那城还在英人手里。波兰和芬兰各属地，是没有代表。这一千六百代表中，一千三百人有选举权。其余三百人，处于顾问地位。这三百人中，有三十个是少数派；F (Mensheviks) 二十五人是表同情的；（内有共产党）二百人是没有党派的；其余为共产党了”。他又发表职工联合会对于共产主义的主旨。他说“处于无产阶级狄克推多制度之下的职工联合，与处于资本制度之下的职工联合，是完全不同的。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度呢？这是由工界管理的政体。如果在无产阶级狄克推多制度之下的职工联合想着保存他们的独立，那是变成什么样子呢？必至保存一种阶级，在于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当中，如工人的情形了。这种阶级是不可能的。劳动界执行国家的势力，所以弄到职工联合会不能保存独立的情形。但是职工联合会现在已变为苏维埃的基础了。是苏维埃势力中最大的工具。从前的职工联合会是阶级战争的组织，现在是国家建立的组织了。那个问题“怎么样来消灭资本制度”？是用不着了。现在是“怎么样职工联合会来操纵生产的事业呢”？

有人问苏维埃和职工联合会没有抵触的地方么？答，没有。革命后头几个月有些不同的地方。那是职工联合会的反动力，抵抗苏维埃政府。现在苏维埃与职工联合会共同工作。

问，职工联合的运动，对于雇佣制度的态度怎样呢？雇佣制度应该废除么？

答，应该废除雇佣制度；但一时做不到。工人依着生产的多寡而给值，不是给金钱的。只有税则还用金钱。但税则是职工联合会自己定的。这是和别国大大不同的地方了。

问，职工联合运动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少数派想维持职工联合会脱离国家而“独立”。但我们已经讲过：在工人的国家是不可能的。职工联合的运动，只有这一种反对的趋势。这种少数派，人数极少。

问，职工联合会对于共产党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答，共产党指导职工联合的。职工联合会的领袖便是共产党的领袖。

问，职工联合在俄国是一种政治运动么？

答，这是一种政治运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职工联合会要加入第三世界劳动大同盟。职工联合运动与国际政治运动是同样的重要。如果十年后欧洲还保存资本制度，俄国的工人决不能保存他们的势力了。

（九）劳农协社

震瀛译自纽约 *Soviet Russia* 周报

农会成立的历史，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其中经历许多理论的解释，功效非常明显。至于渔猎等会，自从十三世纪已经成立了，最近有一个考察团员马氏落夫 Maslov 说“农会成立的历史，已很久了，农人在农会做工的，常要执兵役，建筑教堂，又当农奴制度的时期，常常为地主执役。未改革以前，我们已经有农会。当时普通的工作最显著的是代牧师做工。他们的待遇，是惨无人道。

当农奴制度实行的时期，有许多地主也试行这种会社。虽然是不多，实在奇怪得很了，前人的著作，已经论及这种组织了。

自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解放了农奴，这种会社才能够独立。宗旨也纯正，当时的改革家，都视为逋逃藪，如现在新农村一般，统同愿意把社会生活来改造，人生的真美，也明白许多了。

虽然是农会的历史是很久，但他们的势力，还是很微薄。农会的总数也不多。虽然是共同工作，经济协助，但遇有小小的经济变动或困难的地方，会员便如散沙一般。农会也因是而解散。普通的农会，会员是很少的，常常几个同志，便成立一个会所。或由十人至十二人，都是各家的家长。会中没有什么经济，往昔的迷梦，还未能打破。他们没有专门的学识，所以纯正的社会运动，自然不能有重要的发达。

马氏落夫是一个纯正的社会革命家，他的著作，描写这些社会，惟妙惟肖，表白他们进行的性质，确当无伦。他说“俄国农会的性质，拿来做一个模范，可以概括几句话，他们的弱点，极可明显，如果稍为小心考察他们，便能明白。他们对于正大的社会事业，还没有一毫表示。无科学的眼光，无良善的工具，纯粹的俄国式生产，和劳动，非常微少。相互的关系，还未能团结。章程也不完备。会中经费也没有来源。会员团体不坚固，组织不完善，很容易散没”。

马氏虽然想为这种会社来辩护，但良心上又做不到。

所以常常有许多小地主试办生产协社，农会便易于失败。由经济或其他方面考察起来，从来没有一毫社会彩色，或利益。

近来新发生的农会，是很有价值的。新世纪的产儿所以非常发达，并可以自由独立。由十九世纪的末季至二十世纪的初叶。

农会由各方面考察起来，协助的精神，弥漫全国，能够产生将来新学理的乌托邦的基础。并且能够产生一理想的协助制度：适合于经济变迁的原则。或联合许多小地主，或由于组织一新社会制度。

现在除了上头所讲的，还有各种彻底劳农协社，（一）债务协社，（二）买卖协社，（三）保险社会等。

村中消费的社会，基础非常稳健。普通都不是附属于农会的。因为他们不是直接联属于农会，所以就联属于普通的工业了。

俄国协社，非常之多。农会是其明证。自从一九零五年以来，极为发达。十年以来。各种协社，非常发达。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战争，不独不能阻碍协社的进行，反足以促其发展。一九一八年正月一日，俄国共有协社五千四百四十所。各种协社调查如下：

（一）债务协社	一六·五〇〇
（二）消费协社	二五·〇〇〇
（三）农务协会	六·〇〇〇
（四）农务总会	二·四〇〇
（五）日用社会	三·〇〇〇
（六）美术、家庭制造各种协会	一·五〇〇
总数	五四·四〇〇

照上表看来，可以知道俄国协社发达的速度。各种协社，难以尽述。我们并可以明白，除了债务协社以外，便算消费协会为最多了。

农务协社联合成一大总会，也是消费协社的总会。农务协社中一大部分也联属于

一种团体如“麻工总会”及牛油总会。西伯利亚等处都有。

当着这个新社会时期，农务协社，应占何种地位。他们的将来又怎么样？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改造社会的事业，非常重要。从前我们听见社会党协社会的布告，完全由协助者自己解释，极端根据于私人的经济。

处于资本制度之下，协社不独对于经济方面非常重要，并且对于社会方面，还是同一趋势。各种协社不独对于会员有无限利益，并且对于非会员的人，也得很大的利益。又可以发生一种竞争——经济和理想两方面都有——来反对资本制度。这必然是头一种反对资本制度的利器。资本制度实行的时期发生一种竞争，就是个人抵敌全体，全体又抵敌个人。当着他经济和活动的时期，协社可以尽量发展。所以竞争便不能免了。不独对于资本家起了竞争，就是个人对于个人也要竞争了。

但除了这种竞争以外，是根据于生存竞争，协社又要联合各种团体之受大资本支配的，起而反抗资本制度。劳动界的协社，为阶级的组织。这种原质非常坚固和明白。其他协社之有小资本臭味，势力便不大了。最后一种协社，断不能对于政治的竞争，有彻底的觉悟，打破资本制度的桎梏是最紧要的。他们竞争的范围，限于改革经济的组织，或会员的地位，又或纯粹理想宣传他们的主义和道德。许多想解释协助的性质。如马氏落夫的解释，可以拿来作榜样。他说：

“协社是工团最初的组织。这种团体是产生工人全体的势力。专注于经济的组织或发展。协社的宗旨，在于解放工人的损失和痛苦。固为近代资本制度压逼工人的势力，四方八面都有的。协社对于经济活动，可以自由组织。宗旨在于增加劳动的工值。并且要摆脱资本家由工人取得的权利”。

这种解释，非常明了，协社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很确当的。而农务协社，尤为显著。这种经济组织，宗旨在于增加入息，抬高生活的程度。但对于改造社会和政治的根本问题，不大注意。

这种协社的性质，是反对资本制度的，许多人已经明白了。但现在俄国劳农政府的现状，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完全的势力，握于劳农手里。——协社的现状，已经完全失了本来的意义了。因而没有竞争的余地了。世界的竞争，已经完全消灭。只替代以社会经济组织的活动。

反对俄国劳农政府的势力已经失了本来的彩色，因为这种国家是工人组织的，无反对的必要，不独是没有利益，并发生很大的反抗力，反要扶助资本家及大地主的势力了。

由这种新发生的社会状况而言，协社断没有反对劳农政府的理由。

社会私人团体的发生，不独于劳农政府没有什么利益，并有很大的祸害，还有一种不能前进的，以为从前阶级社会是很有价值，死守往昔的迷梦，决意保存社会的劳

工和资本阶级。其中有许多小地主和中等社会理想家的团体。

其中虽然有很明确的理由，想着保存中等社会的财产，成立社会的关系，是较为明了。自从旧制度消灭以后，新制度产生，还有一些旧人物，想从中破坏。但新陈代谢之一定不易的原理，社会发达，非至心满意足不可，凡受劳农政府统治之下，私人的组织，也应该划一，所以一切协社都应该同样进行，农会也不能独异。

农会的经济事业，依着劳农政府经济的方法，越为发达。

农会的事业，处于村与城市之间。专从事于生产原料，售于他乡，世人不大注意这种事业，其实这是协社最纯正的性质。因为农会是生产的：其他如麻业，牛油等协社，虽然是很重要，但不是生产的，他们的性质，不过类于贸易罢了。生产的事业，依然在农民私人手里，不过他们的团体，指导进行的方法，生产由总会搜罗。所以原料都是由农会得来，因为农会自己不会制造，只有售于他人，虽然其中有些是自己制造的，但没有什么大价值，无讨论的余地。俄国的贸易法子，不是像外国的大商家，不过是全数发卖到一个地方罢。

由现在农会的发展看起来，从前资本制度的组织是很可怜的，比较现在是大大不同了。

农会的交换事件，完全是为着农民的需要，这种办法很可以保证他们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全靠土地才可以生存。农会的色彩，全在这里。

农会的发展越大，人民的信仰越大。经济活动，顽固社会也不能有反对的口实。生产虽然有些盈余，当由国家管理，不得由私人团体来专利。

资本完全由国家管理，协社无竞争的必要。所以农会从前的进行，当看现在劳农新制度产生以后，有许多部分已经用不着了，这个过渡时期，国家当然要统一经济。

如果我们要发展工业，加增国库，应该从高处着想，完全由国家办理。分发各种原料到工厂里头。而私人的团体，不能妨碍国家的财源。劳农政府，用这种办法已经实行两年了。

农会的进行，当着资本制度的时候，很有功效，但现在村乡中，已失了本来的势力了。经济方面和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大发展，因为国家替代他们办理了。个人独立的组织，功效当然不大明了。新陈代谢，旧的渐渐消灭，新的渐渐发生。不久这种私人的团体，定变为苏维埃式的公共团体。这种结果是不能免的。

各村的联合，将来定可以成为事实，但不是由于农会的结合，因为农会本来是没有这种办法。他们的直接组合，不过是农地处置和生产方法。势力不甚大，不足以联络各村。又因为他们的团体，都是农民分立的。所以他们的利益，常常与全体冲突。并且他们的交换方法，已由国家办理。还有一层，他们的教育法度，也由国家收回。

由种种方面考察起来，乡村的联络，不能通用于从前的旧式。必要依着国家经济原则的需要。将来只有苏维埃的共产村。因为从前农会有许多很大的价值，我不愿阻碍他们的进行，我们只有诚恳地告诉他们：

“革除了旧式，变作新式的生活。”

（十） 俄罗斯的我观

震瀛 译

这篇文章是登在美国纽约出版的《苏维埃的俄罗斯》(Soviet Russia)，作者是英国劳工赴俄视察团团员威廉氏 R. Williams，我把他翻译出来，尽能够供国人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真相的材料。

译者志

我从前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希望，自从和俄国的实情接触以后，实现的越多，都是由我的经验得来的，俄国经历了无限艰辛，内忧外患，两重革命，对于社会改造方面，成功甚大，

我参观战务局，军队，器械，工程，飞机，输运等事，及波兰战域中的活动，足以证明劳农政府的势，决不能摇动；根深蒂固，在世界上很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国难虽然是非常剧烈，而工业的发展，很有希望。

平民各本互助的精神，利用科学的实用，成绩甚为昭著。职工组合会员，联络专门学者，对于农工各部，非常活动，劳农政府和他的人民协助起来，现状很完善。但欧洲还是处于资本制度之下。资本与劳工，还是相持不下。人类不分男女，该请为社会大多数幸福着想不应该为少数资本家及政府党所利用，为私人的牺牲。因为现在的劳动，为私人的利用，是无价值的。

我在 Putilov 和 Somora 地方，看见的大机器工厂：近在 Nizhni-Novgorod。其中工人管理的协助，热心得很。现在劳农政府，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统同承认是世界上最适宜的政体。红军齐赴前敌，勇敢无伦，都因为解放劳动阶级及协和万邦起见。劳农

政府的国歌，叫做“大同”“The Suternational”全国军乐同颂此曲。

我们的视察团，受各方面的欢迎，视为打破资本制度仇视的藩篱了。俄国人民，很盼望英国“三角工业同盟，‘British Tsiple Industrial Wlliance’阻止英国政府侵犯俄国要恢复前日的平和，及从前各国商务的关系。俄国的平民，只愿联络世界工人，同享和平及进步的幸福。

视察团在俄国各事都可以自由行动，随意所之。对于经济，政治，和工业的情形，可以自由质问。劳农政府的执政者之设施，较之各国的政治家，不可同日语。

民食的状况，逐渐改良，虽然是经过六年的战争，交通和输运，也觉灵敏，实在已半过于从前。当我们经过 Valga 河的时候，看见其中的输运，比从前经历哥萨克兵及几次革命，已大有进步。柴油等件，转运也非常灵敏。每月可以输运三千五百万吨。煤炭也足用。冬天的柴料，水陆并进，以为御寒的用度。北方粮食不足用，由南方运麦接济。五谷不忧缺乏。虽然人生的用品，未得十分完备，农具也不足用，但对于劳农政府，同抱乐观。他们的希望在于改造工业，才能够足用。

我经过许多严密的视察，以为俄国劳农政府很有存在的价值。

英国反对和俄国通商，必至失败。俄国东方的政策，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犯，不过盼望英国不要联合各国来攻击劳农政府。

我深信列宁、托洛斯基等辈，和各国的陈腐外交家用脑力来战争，列宁等辈，终必占优胜咧。

（十一）列宁 最可恶的和最可爱的

震瀛 译

列宁五十寿辰，纽约《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周刊特出一册《列宁寿辰号》，当中有好几篇文章是很有价值的：批评列宁的为人和功业，头一篇是伦敦《每日新闻》（*London Daily Herald*）的记者 George Lansbury 所著的：叫做 *Lenin: Best Hated and Best Loved* 批评得很确当，所以我要把他翻译出来，给大家知道。

译者志

当我生辰的时候，我找些时间来探访列宁，他是第一个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内阁总理。我拿着个人的意见来批评他——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和最可爱的——因为当着这一次革命，他的人格就是常常受人家这样的批评。我慢一点把列宁告诉我对于政治和工业的意见，详细发表出来。

各国的政治家，我都认识，尤以本国的更知交。但没有一个能够像现在俄国指导者的智能、忠诚、和刚毅。

我和他头一次相见，便能肝胆相示，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完全把他的个人政策和社会政策，完全表白出来，没有一毫隐讳。

他不像普通的政客，所讲的话，多是半吞半吐。他住在 Kremlin 城一个旧法庭里头，是一所很大的房子。但他的布置，非常简略。其中没有男仆，只有几个书记和打字者来料理部务。我敢信他从朝至晚，没有一个时间停息的，电话的连续，最多停不过两三分钟。

他的装束，很像一个简陋的艺术家。至于资本家的报纸所讲的话，完全是不对。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也未见他有什么珍宝、钻石带出来。那些相传有许多也不像列宁的真像。

他大约是五十岁，普通人的高度，行动时露出一些伛偻的状态。他的眼睛很明了，注视别人，很像知道人家有不可告人的隐衷。他的言语很温柔，谅他一定很爱儿童的。

但由他的外表看出来，也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大丈夫，他对于和平与激烈的人，有两种态度。他希望和平，以为由于国际的社会主义，最容易达到。他的宗旨，是能知必能行。他是言行相符的。我觉得他在内阁开会的时候，态度非常冷静，很像一个临死的人。虽然他是这般温柔的，但到了必要的时候，他必然要愤怒。

法国 Sadoul 大佐因为对于苏维埃的俄罗斯非常热心赞助，致被政府处以死刑，他曾告诉我说：“俄国的共产党对于社会党的运动，很像耶稣教对于罗马教一样——即是他们愿为宗旨牺牲。”

现在人类的精神，在于实行。列宁是社会主义的真指导者。如耶稣教的 St. I. Loyola。他的宗旨，完全想着援救工人脱离雇佣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势力。并成立一个国际劳动同盟会。他现在实验那种格言：“世界是我的祖国，人类是我的兄弟，为善便是我的宗教。”（转一句语就是：我们无祖国——无宗教）世人以为列宁是好杀的，真是笑话。

这两年战争，革命的首领已经不少的痛苦。身中还中了两个枪弹，幸而他不死。虽然是很痛苦，但他还是像一个少年人的英勇。他常常拿来讲笑话，曾不以为意。他

讲英国的进行，并讨论平民及国会的狄克推多制度，将来和现在的战争，及他们的领袖；有许多相同的意见。

我们没有谈过凶暴的事情。有许多人以为我在俄国日子很久，一定知道其中有很多残酷的事情，这是很不对的。我也曾遇见一个牧师，他告诉我列宁是极力保存秩序的人，并肯负责任。他非常赞赏列宁为人。他讲的英语，非常娴熟；当时我们可以自由言论，因为没有旁的人。

所以我说列宁是世界上同时是最可恶的及最可爱的。我现在明白俄国的工人为什么和怎么样他们要革命，虽然经历了许多痛苦，战争和饥荒。他们信任执政者的行为，不致为武力所损害。要反对不平的阶级，奴隶的生活，及陈腐的习惯。他们统同备尝过其中的痛苦。

他们的领袖如列宁等辈，无不是农夫的相貌。经历无限艰巨，为平民谋幸福。所以人民都仰望他们。

我这样批评他，不是完全赞成他的意见——有一点重要地方，是我们不能赞同的——不过我很喜欢他是一个言行相符的人。

列宁自己已经说明是一个无经验的军人和领袖。不过想为社会谋幸福，才愿这样牺牲——建设真正的国际同盟，拿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制度。

从前的专制沙（即俄皇）自命为（俄民的小父）“Little Father of the Russian People”（也是中国“民之父母”的意义）。列宁现在是俄国新自由神的榜样，不是专制的。男女都爱敬他，愿为他牺牲。不是因为他是他们的元首（字义完全不是元首的解释）但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同志。为他们争社会和经济的自由。又因为他改造俄国完全是尽瘁同胞，不是为个人的私利起见。

我临走的时候，他要我转达英国运动的朋友和同志。并要告诉他们不久决能产生全世界一个国际劳动大同盟。

（十二）克鲁巴特金说“停战罢”

震瀛译

这篇文章是登在英国无政府共产党机关报《自由》月刊的，由英国赴俄视察团员 Margaret Bonfield 女士在莫斯科地方会见克氏。托他把这篇文章带回英国，忠告英国工人，停止攻击俄国并批评俄国苏维埃制度，很有趣味。我们也可以拿来做研究俄国新制度的一种材料。

译者志

有许多人质问我，为什么没有一点消息给西方的工人。这是很对，因为俄罗斯的现状，有许多讨论的地方。这种消息太多了。但我只能够说些大略。

头一件是文明国的工人及他们各界的朋友应该劝导本国的政府，不要拿武力来攻击俄国的事情。不管是光明的还是秘密的，不管是形式的还是实际的。

现在的俄国革命，其重要有类于英国一六三九年至一六四八年的革命，及法国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革命。各国不应该再有卑劣的行为，如从前英，俄，普，奥，之干涉法国大革命。

还有一层，要明白俄国革命的真相，是实验建筑一个新社会；工人的实地试验及科学知识，联合起来，所出产的物件，全归社会公共享用，这次革命，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乃是实在有经验的。自从欧文 R. Owen、圣西门 St. Siinon、福利耶（今译作傅立叶）Fourier 一世纪以来，共产党与社会党的传播，功效卓著，虽然是一个新社会由于一部分狄克推多制度 Dictatovship 的指导，多归于失败，但不能不承认这次革命是介绍一种新思潮，改造我们日常的生活，有尊重劳动的新思想，明白劳动在社会上的真价值，及平民应尽的义务。

所以不独工人应该阻止俄国这次革命的仇敌，并且各文明国的先进，也要有同一的行动。不是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应该有所限制。但各国的武力侵犯，反足以增加这种狄克推多的势力，并消灭许多俄国人离政府而独立的，要改造俄国社会新

生活的志趣。

因为战争越剧烈，狄克推多的罪恶越增加。这是自然的道理。因为他们借口外国的侵犯，不得不增加战争的程度。并采用中央政府集权制，弄到全国社会普通的活动，都要停止。因为外力的侵犯，弄到共产主义的国家，产生许多罪恶。人民的生活，还是困难得很。更有不利的地方，就是协约国若还继续攻击俄国，俄民对于西方各国，必发生大大的恶感，将来世界又发生战争，敌国必用为借口。现在这种恶感，已经发生了。

欧西各国，简直要直接联络俄国的和好。这种进行，我们工人及先觉应该有正当的主张。

我们还要讲讲这件事的大略。恢复欧、美各国与俄国的友谊，不是像从前俄国沙要居于头等国，而驾驭大多数的小邦。俄罗斯王国已死了，决不能复生。将来各省的联合，成为一大团体。从前的属地，都应该像本国一样。各有各的自治，如芬兰、波尔忒各省，及西伯利亚等处，不必为一中央统属，因为这种制度现在已不适用了。将来俄国采用地方自治制度，联合起来，便成一大团体。人类学的关系和经济生活，比前不同。我以为欧西各国，应该承认俄国各部分地方自治，像从前一样，不要有什么歧视。

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还要多几句话，我希望这个大团体，将来变为许多自由市府和新共产村。我更希望欧西各国也有同一的趋势。

以现在的经济和政治的状况而论，俄国的革命，是英法两国前次革命的接续，——俄国现在要继续法国未竟之成功，必能够实验所谓经济的真正平等（*égalité de fait*）。不幸这种进行，在于一部分极端狄克推多制度的社会民主的马克斯（今译马克思）派；实行中央集权制。我不妨明白宣布，据我的意见以为成立一个共产的共和国，拿极端中央集权的国家共产主义，是一部分狄克推多制的强权，结果必至于失败。我们知道在俄国为什么共产主义不能实行，就因为这个缘故。虽然是平民苦于旧政府的专制，而心悦诚服任由新执政者来自由设施。

劳农议会的苏维埃主义实酝酿于一九零五年的革命，而实验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俄国帝政推翻，劳农议会来管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生活，这种理想是非常高尚。议会是完全由劳农自己管理，因为国家的生产，是由他们自己力量搏得来的。

但国家依然是由一派人的狄克推多制度管理，劳农议会便失了本来的价值。比较从前的议会制度，由于国王指使的差不多。国内的出版界不能自由，劳农议会也不能自由独立，都因为这两年来借口于战争，才有这种现象。并且议会的选举，预先也不能自由独立，不过由于一派人的压制。虽然是借口于战胜旧势力，狄克推多制所以少

不可。但是这种制度便是一个大缺点，革命以后，产生新社会的新经济现象，但于新建设方面，必受大大的打击。

推翻旧政府，而代以新的，不管是古还是今，历史上都是如此。但当着发生一种新生活的时候，如输运，生产各事，还没有一个正当的模范，若是人民的生活依然是由政府各部来供给，是不中用的，不过是社会的赘疣，如法国的分部政治，现在俄国的情形也相等。这是你们西方工人要注意的地方，不要步他的后尘。你这要知道社会改造的功业，便应该派人来这里视察社会革命的实行方法。

社会革命大部分的地方，不能由一个中央政府来建设，虽然指导的功效，比社会党或无政府党的小册子实用一点，还要有那些知识来产生经济问题的正当观念。若要推翻合作制度，而信任狄克推多制度，便是推翻独立的职工组合及协助制度，变为分部的政治，这是俄国现在的趋势。但这不是革命的好现象，恐怕许多工业还不能实现。所以我不能不忠诚来告诉你们，不要像这样的进行。欧西各国希望俄国依然是有不好的现象，弄到俄国不能生产，然后由他们可以输入制造品到俄国来吸收俄国的经济。欧美的工人和有识的人也知道各国想拿武力来压制俄国。但这种革命可以传播到欧美各国，你们也可以欢迎他，成为世界上一个很好的国际同志。也要知道俄国现象的进步，便是世界各工人的利益咧。

还有几句话要讲的，是前次战争，在文明世界中发生一种新生活。社会主义当然有很大的进步。新自由独立的生活，当然发生，而根据于地方自治及社会改造的原理，不管是用和平手段，还是革命运动，各国的趋势，必不能免改造的工夫了。

但这种改造的功效，要靠着各国广义的协助实行。因为各国劳动界的协助要密切联络，国际劳动大同盟也应该恢复。但第二次的大会是由一派人管理，第三次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有很充分的理由，但不能联络全世界的职工组合为一大团体。他们是生产世界富源的人物，应该联合世界的自由生产，而推翻现在资本的奴隶制度。

(九二) 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

独 秀

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的改革才得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中国急需学者，但同时必须学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学者才能够造成社会上真正多数人的幸福；我们敬爱一个诚实的农夫或工人过于敬爱一个没良心的学者，这班学者脑子里充满了权门及富豪的肮脏东西，他们不以为耻辱还要把那些肮脏东西列入学理之内，他们那曲学阿世底罪恶助成了权门富豪的罪恶都一件一件写在历史上，我们不曾忘记呵！

(九三) 劳动者的知识从哪里来？

独 秀

日本贺川丰彦先生（贺川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他住在神户的贫民窟里十几年，专门出力帮助贫民，前两个月曾来上海调查中国之贫民窟）。在大阪劳动问题讲演会曾说：“在今日资本家制度的社会，金钱比生命还要贵重。资本家因为致富不惜牺牲劳动者的生命。大正六年算是最隆盛时代，然全国增加了医生五万人，看护妇六万人，而人口死亡率还是增加。”又说：“据文部省研究调查，十五万小学生中，贫民子弟的平均生长，男的矮一寸，女的矮一寸五分；食物不足的人身长及知识都不能发达。第

一要叫他们食物充足呵！社会若不叫他们的食物充足，有非难劳动者无知识的权力吗？”我盼望主张工人缺乏知识不能增加工资之人，都注意贺川先生所举的事实！”

（九四）三论上海社会

独 秀

上海社会除了齷齪分子以外，好的部分也充满了戴季陶先生所谓曼彻斯特的臭味。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都是算盘声铜钱臭。近来不但是曼彻斯特的臭味充满了，拜金主义的国里纽约的臭味也加进来了。而且这种纽约的臭味在上海大时髦而特时髦；他们分明是不过为自己、为资本家弄了几个铜钱，而偏偏自谓是在中国实业上贡献了许多文化。杜威、罗素来了，他们都当做福开森朱尔典拉门德一样欢迎，而且引为同调（硬说罗素劝中国人保存国粹），大出风头（屡次声明罗素是某人请来的），但是杜威反对形式教育的话和罗素反对资本主义的话，他们都充耳不闻，却和杜威、罗素这班书迂子谈起什么中美中英邦交问题来了。罗素初到上海，在大东欢迎席上就有人在演说中替商务印书馆登了一段卖书的广告。我们一方面固然赞叹商务印书馆的广告术十分神奇，一方面可是觉得曼彻斯特、纽约两种臭味合璧的上海社会实在唐突学者！

通信

国家、政治、法律

独秀先生：

读新青年八卷一号上“谈政治”一篇后，很有些意见；现在拉杂写在下面，以质之先生可乎？

先生以为无政府党反对国家、政治、法律等，所反对及者，只是过去的与现在的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不能反对及将来的不是上面所说的国家、政府、法律。因为他们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据我所见可就不然。无政府党反对国家有两个最大的理由：（一）国家是进化道上所经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共同生活历史中某时期的一个制度；并不是天经地义不可磨灭的东西。先生常说世间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难道国家是万古不易的么？无政府党以为国家的作用，国家的出风头期，已经过了；要是再不废掉它，就要变成进化道上的障碍物，所以大声疾呼的打破它。从原始时代的无国家到有国家是进化；从有国家到无国家独非进化吗？这是一层。（二）无政府党主张大地众生应当互相亲爱，视地球上一切人类都是兄弟，不当有什么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自有了那国家之后，于是把地球上同样的人类，划了不知多少堆数：什么“支那人”，“日本人”，“美国人”……于是而“博爱”这个名词的意义，至多不能超越国界了；国家以外的人，就视同仇敌，大家坚甲利兵，互相防御；从此战争呀，并吞呀，杀人如山，血流成河；号为万物之灵的人，其凶暴乃远出一切动物之上；这是谁为厉阶呢？而且人生的目的不外求快乐，像这样惨无人道的世界，有什么快乐之可言？这是第二层。无政府党的反对国家，既是根据于上面两层理由，所以反对及者，倒不是先生所说的过去与现在，乃是现在与未来；因为过去的国家，无政府党承认它是应当有的——他是进化轨道上所应当经历的一种形式，而且已经过去了，何用反对？未来的国家，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只要它可以受上面所说的两个理由的攻击，一切都在反对之列。

至于政治与法律，都是随国家而来的，于人类生活上只是有害无利；无政府党反对了国家，当然一并反对之，这是毋庸置疑的。说官僚政治，拥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不好，难道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就会好了么？

先生又说强权如水火一样，有善用与恶用之两方面，所以只要善用之就是了。无政府党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但这是无政府社会实现后的事，非所以语于今日。因此近代的有名无政府党，除开了托尔斯泰先生之外，没有不主张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的。先生说他们“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未免有些武断罢！

关于达到改造社会的方法，先生主张与无政府党略近——同样主张用强力来破坏旧社会，但是破坏后，先生主张用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以代之。这我可不敢苟同。先生所以主张无产者独裁的缘故，有两个理由：（一）恐怕资本家死灰复燃，有复辟的运动；（二）将来渐渐地又要生出资本家来。这两个理由据我看来都不十分充足。何以故呢？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金钱给予他们的，一旦金钱没有了，他们那里再有实力来复辟？康有为何以自己不能独自把溥仪牵出来做皇帝，一定要靠张勋的丘八太爷来帮助？要是张勋没有许多丘八太爷在手里，他怎么敢谋复辟？可见复辟不复辟完全是自己造出来的，复辟在本身一点没有力量。我们把资产阶级的财产一齐归了公，断不怕他们再有什么阴谋做出来。就是不然，因为有特别情形不能不照先生所说的办法行，但我承认它是过渡时代的一种临时办法，要“久假不归”的维持下去，成为一种新政治，我是死反对的。至于先生所说的第二个理由，我也很是怀疑。先生所举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的自治都市一段来证明，我不敢妄下批评；因为克先生的国家论我没有读过（从前《星期评论》曾译登过，但我没有读；现在又寻不到那《星期评论》，只好不说这件事了）。但据我的意思，这一层似乎是先生的杞忧，与无政府党的主张无干；因为无政府党是主张共产主义，主张废止金钱，不但生产机关公有，就是消费机关也属之公有的，那么资本再何由而来呢？

末后先生又说：“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我不知先生何以敢下此断语？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据我的观察，他老先生这几句话确是不错的。“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能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的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先生既承认了它是一时的现象，那么施之以强迫劳动——暂时的——自然可以；若因此一时的现象，而遽立永久的法律，我死不赞成。人类有劳动的天性，先生也承认的；那么决不会因一时的反动而失去他的天性，法律何为哉！

先生又说：“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所以先生主张非规定法律以强迫不可。我以为劳动无论其是否为人类基本生活的，没有不可使之艺术化的理；而劳动时间能减少至最短程度，也就不会觉得十分苦；至于不洁的劳动，自然不是大家所欢喜，但终能设法用机械代之以的。就是不能代，我以为可以减少其劳动时间：譬如普通人每日劳动三小时，那么这不洁的劳动减少至两小时，就不愁没人干了。反之，如先生所说规定法律来强迫，我倒要请教这法律如何规定？一切人类同样都是圆颅方趾，哪一个人应该做洁的劳动，哪一个人应当做不洁的劳动？若说以受教育的高下为标准，社会上既然有教育不平等，这个社会决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还须改革过！倘然这法律上规定“陈独秀做大学教务长，郑贤宗做挑粪夫”，我便要不服：陈独秀何以要规定他做大学教务长？我何以规定我做挑粪夫？这个问题请先生解决才是！

最后先生所说的男女问题，我以为也不是法律所可以解决的事。要防止这种罪恶，唯有从教育方面着眼，而且实行自由恋爱后，这种问题终可减少。还有一层，人类的理性与本能是互相消长的。恋爱是一种本能，他日人类的理性因为不受政治法律经济等的牵制，一定能够充分的发达起来，那么这男女问题，自然不致扰乱社会的安宁了。

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律只能束缚人的自由，不能禁止罪恶的发生！

先生鉴于现在政治的罪恶，对于俄罗斯的劳农政府不禁油然而生欣慕之心，这也是人情所常有的事。当它一种过渡时代的暂时办法，我也很赞成；但我所主张的终极目的，总在于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这便是我不敢苟同先生的所在。倘有意见，幸请赐教！

郑贤宗

我前次文章发表之后，言论界未曾有赞同或反对的表示，我很为失望；现在接到先生的辩论，并且是很有价值的辩论，我非常快慰。我的意思还有一些和先生不同的地方，不得不写出来请先生指教。

在答复先生的辩论之前，我有几种信念必须明白发表出来：（一）我以为在社会的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的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的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二）世间有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说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固然不对，一定说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在逻辑上也有毛病），终极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似乎不必作此无

益的推敲；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有益事业只有说明现在社会里已有的毛病，建设最近的将来比较善良的社会；倘若迷信很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社会才算彻底，而对于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之改造以为不彻底不去努力，这种人只算是“候补改造者”，可惜他来到这世界上太早了一点。我们若单单空想最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努力放弃了，那么世界终极是或者要毁坏的，个人终极也都要死亡的，我们未到终极期间的一切努力岂不是无意识么？（三）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它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叫它立时消灭的；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笼统的否认他，他便会自然消灭的。譬如医治多年的疾病，纵然有药到病除的仙丹妙药，也要有这药才能够治病，断不是在理论上否认这病，这病便自然会好的。因为要治致命的病，有时必须用毒药，甚至于须用点必然发生副作用的毒药，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这三条信念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所举无政府党反对国家的两个最大的理由，在第一个理由，我那篇文章里面明明说“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又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我实未曾说过国家是万古不易的东西。无政府党既然承认“国家是进化道上所经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共同生活历史中某时期的一个制度”，而在现社会实际的共同生活的需要上，是否真实证明国家这种形式这个制度（不是国家主义）的时期已经过去？在第二个理由，像那些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最甚的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拿国家主义做招牌争商场弄出来的，不全是国家本身的罪恶。像这种侵略的国家主义即帝国主义，我也是绝对厌恶的；至于普通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言语相同的，或是历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共同生活的政治组织。这种组织有时不免现出狭隘的情感，但它是成立在自然的障碍（如言语，历史，宗教，利害等）的基础上，根深蒂固，它成立的基础不消灭，它是不容易消灭的；若单是消灭了“国家”这个名义，在实质上人类但凡有组织，那因为自然的障碍而发生民族的冲突，就在无国家无政府时代仍然是不能免的；所以要想免除这种冲突，非先在事实上免除造成冲突的各项自然的障碍不可，各项障碍中以言语和利害关系最重要，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

政治与法律也和国家一样，是有人拿他作恶（一部分无政府党所主张的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也有人用这些事作恶），他本身并不一定就有罪恶。在无政府党以为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是根本解决，在我以为是因噎废食。譬如国家法律政治是个人身，他到了自然死的时候，那是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若只是疾病便当医治，用“人死病断根”的方法来解决病的问题，未免有点笑话。在我那篇文章内，并没有

说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是好的，只说过要有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要有强迫劳动的法律，要有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先生既然相信无政府主义，请你要将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的人民分别一下，不要说些笼统话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

先生一方面以为我说他们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未免有些武断，一方面又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我实在有点不解。我对于国家政治法律，只承认它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个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的工具，并不是把它们当做个主义来信仰，先生一定说他们于人类生活只是有害无利，难道先生所主张的无政府社会未实现以前之暗杀，暴动，炸弹，手枪，是于人类生活只有利而无害吗？

我那篇文章内是说旧党势力恢复推论到复辟，并非专门拿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来防备复辟。先生说“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这种理论说说很容易，先生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的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先生既然承认过渡时代应有一种临时办法，这便和我的意见相差不远；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绝非很短的期间！

孟子“人性皆善”的话，只看见性的一面，已为常识所不能承认的了。主张人性皆恶的人，也可以说：“独占之心，人皆有之；残杀之心，人皆有之；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填忿之心，人皆有之；自利之心，人皆有之……”或者有人说这些都是习不是性，我第一要问，何以善的现象是性，恶的现象就不是性呢？第二要问，习惯是不是第二天性，佛教所谓开始以来的薰习是不是和性有同等的力量或者更强一些？让一步说，恶是习不是性，可以改正的；但长久期间造成的恶习惯恶心理，是不是短少期间可以洗刷净尽的？在这恶习惯恶心理未曾洗刷净尽期间，自由放任主义是否行之有利无害？性善是无政府主义一个重要的基础，要请先生用科学的方法仔细研究一下。我所谓一时也绝非很短的期间，大概要以疲劳恢复了并且有了新的刺激普及人心为限度。我所谓强迫劳动的法律决不是永久的，这件事用不着先生死不赞成，我敢说不但现在及将来不会有永久的法律，就是过去的历史上也未曾有过永久的法律。

我以为关于人类基本生活劳动的规定，有二种方法：（一）由人类平均担负，（二）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时间可以较别的劳动时间减少。我所谓用法律强迫劳动，是不许有人不劳动，是不许大家都不肯从事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因为若没有法律强迫，在这机器完全代做和劳动的艺术化未成功以前，我敢说无一人或只极少的人情愿去做；

并不是说用法律来规定“哪一个人应该做洁的劳动，哪一个人应该做不洁的劳动。”我不知道先生这种疑问是从何处想起？

我看人类无论理性如何发展，本能是不会衰减的；假定日后依教育的成绩，理性充分发展能够抑制本能，指望这个来解决男女问题，又不知在何时代。先生持论的通病是注目在远的将来，而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亟待解决之问题放下不管。

恶的自由是应该束缚的，请问先生什么东西可以禁止罪恶发生？

事实是道理的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

最后我要忠告先生的，就是先生所说“这个社会决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还须改革过！”这句话。先生能断定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便不需改革了吗？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劳永逸的改革！

独 秀

劳动专政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它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它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

但是既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同心协力，想一个法子，把这些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不过中国的青年，受毒太深了；把那创造活动诸本能，虽不能说他已经消灭得干净，可是已经被他消灭去一大半。所以我们不说改造则可，一说改造，则必先设法把青年们创造活动的本能，培养起来。但是究竟如何培养，还要请先生指教！

先生在谈政治文里，说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及由劳动者执政权的一段文章，实在说得透彻。国家政府法律，自身本没有什么能力，何用废除！至于资本家推倒以后，却非劳动家执政权不可；不然，则资本家必然要重行发威。但是我想劳动家执政若干年，资本家都变为劳动化了；而且他们的野心，都已平服了，那时只要经济组织完善，则国家政府法律，自然变成无用。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国家——法律，我们现在不必想法废除它；我们现在只要设法改造经济组织，征服资本家。待这些事情都办好了，天下没有一个“吃饭不做事”的人了，那么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我们不去废它，它自会变成无用的。

我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所受的感触，也不知多少。今天随便写了些，

特求先生指教。

柯庆施上

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的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

独 秀

第四号

民国九年（1920年）十二月一日发行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

（一）东荪先生“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

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舒新城君尝对我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我也觉得这句话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筑山君自美来信，他说美国农夫比中国中等人家还要好得多，可见得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教训我以为是切实的，好高骛远的人不可不三思之。

（二）正报记者爱世先生“人的生活”

某记者说，游历内地所得的教训，就是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振兴实业一途，此外一切主义，现在的中国都不配讲。

我们游历内地也不止一次，某记者所得的教训，我们未尝无同感。中国多数人

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句话确是不错；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上着手，这句话更是不错。但是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要用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某报记者从前主张现在却自己说不配主张的社会主义。所谓人的生活，就狭义的说，总不外衣食住三者能够充分享用，不至于缺乏；就广义的说，如个性的伸张，美感的满足，艺术的享乐等，都包括在人的生活范围内。现时中国多数人欲求狭义的生活且不可得，自然说不到广义的生活上去，所以最要紧的在使多数人得着狭义的生活。这个问题绝非简单的开发物质文明所能解决，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现今官僚的豪华，武人的纵侈，绅士土豪的骄奢淫逸，多数人所以得不着人的生活，都是吃了他们的亏。假如再听他们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多数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奴隶牛马外，别无生活门径，恐怕还有求为奴隶牛马而不得的。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利害。人的生活得不着，到底仍然免不了社会革命。若说中国人不配讲社会主义，倒不如向资本主义去讨生活，正如有人说中国民智不够共和还是复辟的好。某报记者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头求实业发达，离了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

（三）望道先生“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

昨天《时事新报》第二张上，载着东荪君“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个时评，他开头就说：“有一部分人住在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同。”

我们看了他这段话，极想问他，——你东荪是不是这一部分里的一个人？如果说不是，那么，《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底下，为什么写着“东荪”两个字？

《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这篇文，固然有些地方不明白；但也有许多地方很显明地表示出他的态度。譬如第六段里，有：

“……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第七段又说：

“……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凡是改造人生而合于社会主义的原则的，社会主义无不把它综合起来。……”

这样看来，可见东荪君认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一切方法的总名了。既然认社会主义四个字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那便只可说，要得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为什么时评上却说：

“……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无结果。”

这话怎讲？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你同情于舒君的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又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你难道以为必须处处都成通商口岸和都会，才可得上人的生活，才有谈论主义的资格吗？你竟想造成了“文明”，再来改造“文明”吗？东荪！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现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晓得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什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反而忍心诅咒呢？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你旧路了吗？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该过于责备“贤者”；但假使我们都如此，社会将来更要沉静下去，使你灰心的机会，不是更多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四）力子先生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

前天东荪君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已有望道，江春两君批评过。两君有一相同之点，即都根据东荪君平日主张社会主义的论文，施以反诘，并非凭空掎击。我不知东荪君何以自解？或者东荪君要说：“我那个题目，写得明白，是由内地旅行而得的；我从前住在通商口岸，不知道内地情形，所以主张社会主义；现在我到内地旅

行了一趟，受了教训，所以我又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照这样说，便只可算是东荪君受了教训而忏悔了。但我有两层意思要请问东荪君：

一、做新闻记者的人要有怎样的常识？对于社会有所主张，应当先有怎样的审察。

新闻记者，负有指导社会的天职，不但全国的情形应当处处留意，就是全世界的大势也没一处可以疏忽。所以新闻记者虽然坐在编辑室里，而眼光直须注射到世界全部分，即使各种详细的情形不能尽知，而大体总应了如指掌。东荪君既为新闻记者，虽然“住在通商口岸”而对于“内地的状态”，总不应全无审察。我在东荪君这个时评里面，细心寻觅他叙述旅行内地所得的状态，只有两句话：一，“中国人穷到极点了”；二，“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单讲这两句话，真是“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东荪君从前竟全没知道么？难道住在通商口岸的时候，眼光只注射到高大的洋房，宽敞的商店；而对于民穷财尽的景象，一定要旅行内地以后方才明白么？其次：我再在东荪君的时评里面，细心寻觅他旅行内地所得教训的自体，也只有两句话：一，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这两句话实在只是一句，是一般小学生作文时摇笔即来的陈言，更是一般通商口岸的富商大贾人人常说的门面话，东荪君竟非到了内地旅行以后全不觉得么？东荪君果真如此，便来做新闻记者，便毅然对于社会有所主张，东荪君真太胆大了！我不相信东荪君如此，所以我也不能相信东荪君现在是真感触到内地的贫乏，才有这样一个时评。

二、中国贫乏的原因在那里，谈论什么社会主义等是否足为开发实业的障碍？

这一层的讨论最关重要。因为“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在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并且也认为必要；不但认为救现在的中国应当如此，并且认为谋人类的幸福本须如此。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者，都能预想到社会主义实行以后工业怎样普遍发展的情形，并且深信要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的精髓。货不弃于地，力尽出于身，富力还愁不增加么？实业还愁不开发么？社会主义，只反对“货藏于己……”的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者当然不免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这不是资本的愚昧，便是资本家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说法；东荪君难道也认定谈了社会主义便不能开发实业么？中国穷到极点，原因在那里，是由于谈了社会主义缘故么？振兴实业的话，也不知说了多少年，东荪君不去推求所以至今贫乏的原因，偏要归罪于一二年来谈论主义的人么？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这是小学生也知道的，用不着引用罗素先生的话。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开发实业，

而开发实业必不可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东荪君不要只采用他半截话啊！舒君新城的话，很足代表现在一般企业家的思想；但我们即使让步，也承认“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但到了实业开发以后，中国有没有这资格呢？罗素先生教训我们不要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正是恐怕“有了这资格”以后已是焦头烂额感受十分痛苦。那么，现在谈论社会主义，至少也可算得“曲突徙薪”，怎能说是“必定无结果”呢？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的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的方法。现在中国穷到极点，和谈论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谈论社会主义者也正急欲救穷，这种很浅显的道理，我敢断定东荪君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东荪君即使真是到了内地才觉得开发实业的必要，也不必牵连到社会主义说是必无结果。

以上两层意思，假使东荪君无法解释，那么，他这个时评的真正动机究在哪里呢？还有一句话，要请教东荪君。“人的生活”四个字究竟怎样解释？

我以为“人的生活”的严格解释，一定要兼顾到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东荪君似乎专注重在物质一方，其实，那些“饱暖思淫欲”的人，何尝能得着“人的生活”？东荪君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绝不能知道这少数得着人的生活者究在那里？如果单讲丰衣足食，难道乡村间就没有这种人么？通商口岸与都会中有多少贫民窟，东荪君也知道么？陈独秀先生说日本贺川丰彦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他曾来上海调查贫民窟……东荪君也能发一发良心么？内地的农夫固然很苦，通商口岸的工人何尝不苦？东荪君区别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拿是否通商口岸与都会做标准，东荪君真太迷信“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了。开发实业，不用社会主义做基础，我敢断言都会的表面愈发达而内幕愈愁惨，得着东荪君所谓“人的生活”者愈是少数，而腹地也愈要穷到极点。在资本主义下面，都会实是罪恶的渊藪。吸收乡村间的血汗，来装点都会的文明；被掠夺的人因物质上的贫乏，固然要陷于牛马似的境遇，即掠夺阶级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尝不成了逸居无教的禽兽！所以我承认现在的中国人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却不承认通商口岸和内地有分别——而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明知中国人现在未得着“人的生活”而又要阻断中国人将来能得着“人的生活”的途径，这未免太忍心啊？请东荪君再仔细想想！

（五）东荪先生“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

罗素先生的人格，我觉得真可佩服到百二十分了。我于数天中静察他的言行，觉得他不单有真学问还有真性情，我方明白必定有真学问乃能有真性情。他到中国以后零星讲演虽有好几次，他对于不十分研究的东西决不乱讲。他不愿住阔旅馆，他怕应

酬，他不说敷衍话，他每天非读书不可，所以他此次在京所讲都是他最近研究有得的科目。他不愿拿常识来对付中国人。他在俄国很受劳农政府的优待，但是他为真理的缘故，他仍旧说劳农政府的办法是不合理的。他真是个学者，真是有个良心的学者。

因他不说敷衍话，所以报载他在讲学会的答辞我觉得很像他的话。他好像是说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我以为罗素先生观察中国虽没有多久的日子，然而已得其诀窍，区区的这几句话就非常的中肯。我对于教育与实业两层自然是完全赞同，至于劳农主义，我以为不患它不实现，而只患它实现得太早，故很以罗素先生的话为然。但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主张就贵在实行，若不实行则和高论又有何区别呢？所以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的这番话而要去切实地实行啊。

（六）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

罗素先生：中国人的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七）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

（前略）至于中国今日之所急者乃在救贫，以中国除少数区域外，本物产不丰，在锁国时代犹足自给，近则每况愈下。弟尝究其贫乏之由来，以为有大二原因：第一为远因，曰物产未开发，而物产未开发之原因则由于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而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则有数因，曰民力本不甚丰，曰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而其最大之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工商业之经理人即所谓企业者也，而中国之企业者于一方面虐待劳工，于他方面则侵吞股本，故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苟非资本家自兼经理人，则未有不失本者也。以此之故，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加以连年

兵祸，百业俱停，致实业无法发展。第二为近因，曰外货之压迫，夫外货挟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势而来，自不可抗。盖自近世资本主义兴，欧洲各国遂为资本之阶级国家。此种资本家利用国力以征服弱种，俾达其商战上营利之目的。中国经济力本不足抗衡，而加国力之弱，遂尽为其所蚕食。中国至今日所以愈加贫困者，尤在近因。弟尝言欧美之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永无翻身之日。至于中国现有一二资本家，虽寥若晨星，然尚不得谓为真正之资本家，以彼等或借外债，或中外合办，次则买外国机器，用外国资料，盖在此种外国资本主义大力之压迫下，中国资本家极不易产生。我侪对于此种非纯正之中国资本家只能认为拾外国资本家之余剩，补外国资本力之空隙，设有人攻击中国资本家，弟则以为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为太忍。须知即使尽打倒中国资本家，亦不过如在烈日下熄二三盏电灯耳，其结果则外国资本势力更为侵入。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况外国资本势力已占优势，更进一层，易如反掌。一班贫民但求得目前之生活，遑论将来之利害。故吾知中国资本家倒后外国资本立即侵入，则一班贫民必欢迎之不暇也。可知问题不在中国资本家，苟中国物力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前途必不堪问。然二者互为因果，即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物力不易发达，中国物力不发达，则无丝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之力。弟以为联络各国社会党谋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固为上策。然吾民能力甚微，能补助于人者究有若干，未敢自信，则于不得已中唯有在外国资本势力下乘其空隙以开发实业耳。特吾之开发实业非欲造成雄厚之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与外国对抗，吾人固知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绝对不能造成，不过吾人之意在培养民力使稍有抵抗之能而已。吴稚晖先生言，人类只有两种，一种坐轿的，一种抬轿的，吾以为中国阶级果能如此，则社会主义宜可兴矣。顾中国现状犹未到此，乃尚有多数人求为抬轿的而不得者在焉。弟以为第一步当使社会上无此种求生不得之人，则始有抵抗能力。他日尽归类于资本劳动之两阶级，而有阶级战争，则进一步矣。须知使求生不得之贫民为劳工，乃进步之现象也。夫在未演成资本劳动之两大阶级之社会，易言之，即在未发生阶级战争之社会（或稍稍发生而不成形），社会主义之说决不能入人耳而动其心。可以日本之例证之，日本之有社会主义数十年矣，当时如堺利彦等恒为社会所轻视，今则此辈偶出一书，辄风行全国，获利颇厚，此无他，实因日本利用欧战期间大扩充实业，实业大发达之结果演成两极端之阶级，同时因教育之普及，受教育者亦降为劳工，劳动阶级遂自觉矣。工人能读此类书籍，故销行乃广。若夫中国不但虽价廉至一文，工人亦无钱买，且学生教员之购买力亦有限。近来因杂志书籍之渐渐增加，而学生之家庭亦多有担负不起者，则中国一班人民之贫困可想见也。即以马克思而论，彼之著述不过预料资本主义自身之必倒，然资本主义

若未至推车撞壁恐亦未能即倒。今日欧洲资本主义已推车撞壁，故始呈此末路之现象。以此之故，弟确信中国将来必演成资本与劳动之两大阶级。弟尝见日人所办之某杂志，有调查中国劳动状态一篇，其结论曰：中国所要求者，非改良劳动，乃创造劳动也，其言殊当。盖中国资本家不出，外国资本家必入而取代，故弟认中国资本家之有无不成问题。唯中国贫困至此，对于一切皆无力抵抗为可忧耳。故为救急起见，宜设法养成抵抗能力，则莫急于开发实业以增加物产，先救济物质生活。而开实业之法不外私人企业（即资本家）与共同企业（即协社 Coopeative society）。弟以为对于私人企业可不加妨碍，对于共同企业宜设法创造，而不必拘于理论，当以地方情势为衡。弟以为近来鼓吹之诸新说，只协社于现在之中国有实现之可能性，其余概为空谈。弟向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近则以为人类原理而普泛言之固属最善。而在中国则不知须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即以劳农而言，决不能实现。第一，以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若举全国而奉行一种主义，势所不能，则唯有各地自决，各地自决必于劳农主义有妨碍。第二，纵各地可以自决，然以人民之狃于历史上无政府思想之惯习，亦决不能借政权以贯彻主义，势必听社会自动，社会自动则与劳动主义之贫民专制相冲突矣。弟默察中国近十年间之趋势必为地方自决与社会自动二者。故真正之劳农主义决不能实行。所可虑者，在此民不聊生之际，将有一种伪过激主义出现。弟觉今之青年中大多数以感情上之刺激与经济上之压迫，已倾向于此主义，纵不甚了解，而已成一种空气。若此种空气渐渐流入兵界则祸必发作。现在国内遍地皆兵，而无人有裁兵之权，兵一日不安顿则祸一日潜伏。彼时所呈现状必有非吾人所能料者。此种观察或弟之神经过敏亦未可知。唯弟既见到此，即不愿自欺欺人。此后有教育事业可办，则拟专心于教育。否则译书著书，专研究一二门哲学，决不为政论，亦不为社会运动，颇思静观世变也，未识兄何以教之？

东荪顿首

（八）东荪先生“长期的忍耐”

颂华兄鉴：来函论旨颇有可商榷处，请为公陈之：须知现在中国之内地遍地皆兵遍地皆匪，以言建设劳动者阶级的国家，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此乃事实，愿公特别注意者也。至谓保障平民之政治与法律，则现在一班人民不求政治与法律，但求得食与得衣。其故有二：一曰不知衣食与政法有关，二曰饥寒交迫，实无暇远虑，彼野蛮人之无高远观念者非不为也，实来不及也。公谓有二问题曰开发实业是否采集产主义。曰应否暂时采用 Dictatorship。吾以为两问题即一问题，盖所谓集产机关归诸公共管辖之下。而所谓

公共管辖即为政权之行使。欲以政权行使于经济方面，则政治方面必有强有力之组织与组织的分子。故肯定第一问题，即同时肯定第二问题。唯中国目前之情形则与第二问题大相矛盾。夫做 Dictator 不难，而难于得其拥护者。中国之老实的百姓决不知何为拥护，即拥护焉亦无丝毫之力。然则以兵为拥护者乎？果尔则非 Dictator 乃傀儡耳。今中国无人有 Dictator 之资格，固亦难矣，而况绝无拥护者。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则第二问题不能成立也明矣。第二问题不能肯定，则第一问题必随之而倒。公谓开发实业必借外资，将来人民受两重乃至三重之压迫，与吾所见相同。唯吾以为此乃无可幸免。公谓社会革命将莫由兴，吾则以为不然。唯其如此，方有社会革命。第一，社会革命必起于富之分配不均，而不能起于富之一班的缺乏。盖贫乏太甚，则一切举动皆不能实行。譬如直接行动之罢工等，绝非十分贫乏之工人所能为。第二，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时间内救正之，而贫乏则非短期所能救济。俄劳农政府之办法对于不均固完全解决矣，而对于贫乏则尚在试办。罗素所不满于彼者或亦在此。盖两相异之问题，不能用一相同之方法为之解决。故吾敢预言中国真正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进于不均之时代。在此贫乏与知识幼稚之时代，纵有事件发生，必为假借名义此不可不预知者也。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只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公此行宜以国内情形时时徘徊于脑际，于是乃能以国内情形与彼土情形相较，又与彼辈主义及政策相较，若将本土情形完全忘却，则纵考察得彼中办法与主义，亦只适于彼地而已，未必遽能移用于我也。匆匆敬复。

东 荪上

（九）东荪先生“再答颂华兄”

颂华吾兄惠鉴：昨上一缄，所述犹有未尽，今再续陈。兄读室伏高信论列宁之《乌托邦》一文，当知列宁之思想为梯阶之三段。曰贵族国家至中产国家，曰由中产国家至无产国家，曰无产国家至无国家。又曰原始经济至资本主义，曰资本主义至共产主义，曰共产主义至无产主义。其是非姑不论，若以中国言，则 Bourgeois 之政治迄今未成，资本主义之经济迄今未成，比者自治运动开始，谓 Bourgeoisie 方在发端可也。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谓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可也。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今日中国之大患，一曰无知识（Ignorance），二曰贫乏（Poverty）。内地大多数人民，大抵蠢然一物，较原始人类之状态所差未必甚大。即以此次旱灾而论，平日不知植树，荒已经年不知呼救，且数百年来难得间年不荒而绝不思丝毫

之挽回，对于关系生命之食粮问题尚不动念如此，则此种但知伸手取食之人民何事可为。须知无知与贫乏互相因果，即因无知而致贫乏，又因贫乏而愈无知，二者双轨并行，竟陷吾民于求生不得之境，可悲也已。罗素先生观察中国未久，即已洞见症结。其言曰，中国目下之所急者只在教育，次则实业。弟向以为救中国不在轰轰烈烈之事业，而在坚忍冷静之事业，意亦在此。特教育与实业有关，盖人之精神生活必待其物质生活在最小限度以上而始能维持，衣布衣者与衣绸衣者可同等发挥其精神生活，而不得衣者则不能焉。何也，超过最小限度以下故也。管子云：衣食足知礼义，即此之谓矣。今中国人大多数所以不能发挥其精神生活者实由于物质生活之太不堪。故教育所以救济精神生活，而实业所以救济其物质生活，要在巧为联络以各尽其利。今当局不可恃，各界不可恃，则唯有约少数同志自办，而前有学校之工场化一篇，即本此旨也。恽君代英撰《未来之梦》一篇，述其一生之志，在乡村教育与乡村实业，而于实业之兴办则采资本主义之方法以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可谓独具只眼。弟以为苟此种人士而能多，各分头进行，既不问中央政治，复不问地方政治，亦不谈何种主义，行之数年以后，再谋大同盟，以商定一种具体之主义，不为迟也。此时吾辈若为出风头计，为将来卷土重来计，未尝不可自标为劳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究其实不过个人之招牌，于中国之实际丝毫无关也。弟已看破此层，以为世人之目吾为社会主义者与否乃另一问题。若以为社会主义是新潮也吾安可不使人以此目我，此乃好名之事，吾辈必不屑为。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弟自信对于经济学无甚研究，唯对于 Guild Socialism 则信之甚笃，以其兼摄 A. archism 之长处故也。此种新制度彼先进民族尚未实行，况论吾国。故此制之在中国，吾辈子孙能否见之尚属问题。弟之所信既在辽远，则于现在不能不筹有事业可办，夫吾辈既誓不为资本家，不助资本家，不佣于资本家，则实业一途断矣，唯有从事于教育而已。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然不以资本主义之方法决不能竞存于现在经济制度之下，现在经济制度既无法颠覆，即颠覆亦与民生无利，故只有协社为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惜吾辈亦无此种才能。弟日昨致函君励虞裳，谓弟以前常觉有制定一种吾辈所托命之主义之必要，近来觉此必要实不甚急迫；盖吾辈所必要者乃寻常之事业而非新奇之主张，主张愈新奇其去实际愈远。雁冰君谓抄近路或许可能，弟则以为抄近路绝不可能，吾人当万分无赖之时，必择一种主义而信为灵药，此特精神上之安慰耳。弟向为詹姆士所说之硬心肠人，绝不愿持绝对论以自慰，须知此乃环境太坏之一种反动，此太坏之环境实为问题之根，吾辈当硬着心肠以向此问题之根而求逐渐改造也。于此之际，苟目睹资本主义兴焉，Bourgeois 兴焉，皆当认为当然之阶级，与其拒之不如希其速来。

人谓中国之问题即世界之问题，此言是也。此谓世界自解决其问题而能致影响于中国问题之解决，而非谓中国自解决其问题而能致影响于世界。曩者吾等以为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以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今则知其为梦想矣。盖吾国于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若夫伪劳农国则三五年内或将出现。意在造真而竟成伪，此计必仍归泡影。至于十年以后则欧美之资本主义或即自倒，亦未可知。故曰欲以中国问题而解决世界问题必无是处。至于伪劳农国之危险，兄可以想象得之。罗素谓俄国政界第二流人物皆为旧日帝政时代之官吏，令人可厌。兄试思念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书至此已觉太长，不复缕述。总之，弟之意在静观世变，先筑基础，而兄之职在平情研究，以拓将来，二者实相待相成也。

东荪上言

（十）东荪先生“他们与我们”

我读了“继军阀而起者谁？”一篇，使我冥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这种观察真是透彻。

须知人民愈不聊生，而对于财阀的兴起必愈以好感迎之。我今天骂财阀，人民将骂我们太捣乱了。平心论之，我们果真有捣乱的能力倒也罢了，无奈我们实在没有捣乱的能力。须知现在捣乱的乃是军阀，阻挠资本主义的发生乃是武力主义。将来必有一天资本主义与武力主义大斗法，而武力主义又必败在资本主义手里。至于我们却没有丝毫的本领。我们骂军阀提倡自治，这班绅阀而要做财阀的便借了来大吹大擂，得其所哉。我们骂资本主义，一班丘八先生也会借了实行他的“抢产主义”。可怜啊，我们说来说去是供人傀儡罢了。不过我们须知丘八先生的抢产主义，不问他假借何种名义，总是要实现一次的。而绅阀的资本主义挟了外国的力量在其后面，也是不问如何总是要成功的。所以我们要睁开眼睛自己认一条安身立命的路去慢慢地走。

但我们的走，须得是做事。若专是发言，便无办法。

我个人在这种预测中看出一条路来，就是觅一个基础事业而不供双方利用的，忽着寂寞而实地去干。

（十一）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

（前略）他对于资本制度，我问他要反对呢？还是提倡呢？要反对又怎样反对呢？并且我还问他，要如何方能把社会弄好，不致有大危险。他说：“只有发展实业。”但是他又说要有三个办法：一，由资本家发展实业。二，由国家发展实业。三，由劳动阶级自身发展实业。他还说这三个法子，最好由国家来发展。因为资本制度会演出欧

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若归劳动阶级，又恐怕程度太低，不能得良好的结果。但我接着告知他道，中国政府如此腐败，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思想，天天在那里添招军队，争权位，还争不清，哪有闲工来发展实业呢？他说这样看来国家既靠不住，结果仍归到资本家。看你赞成中国的资本家，还是赞成外国的资本家？不过将来要想平均经济，外国资本家很难处置，中国的还容易商量。我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他说：那么，可输入外国劳动阶级。但中国工业程度又如此低下，亦必须中国资本组合起来，才能容纳。

我可以参一句话，无论用资本制度或劳动阶级，还是要从教育下手。要使人人都明了这种道理，将来才可以处置一切。

但又有人说：与其实业发达之后，劳动阶级与资本家必生猜忌，弄出乱子来，不如不发展实业，还可以过安全日子咧。但我可有两个答案：

一，发达实业，才有收入，才有经费创办其他各事业。比如湖南现在倘若实业发达了，收入必充足，必不致创办一种事，都没有钱。

二，如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失败的原因，就是俄国原来实业不发达，一旦外人封锁，不供给货物，就难支持。并且中国地大物博，东西洋的原料渐渐不够用了。中国人自己不赶快把实业开发，别人须来开发，那是阻不住的。

这样讲来，资本家必定要经过的。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此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本来，因此我就问及罗素，新银团对于我国投资的事情。他说这是些资本家的野心，想垄断中国政权，束缚中国政权，束缚中国生死，真是将来不好办的一件事。（后略）

（十二）东荪先生致独秀的信

独秀先生：得你的质问，具答如下：

我以为中国现在贫穷到极点了，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至于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 Cooperation 或用资本主义，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而不能强有力，则劳农主义永远不能实行。所以我们不能拿欧洲何种现成的主义来无条件地应用。

至于说不是抬轿的人即是坐轿的人，以现状论，抬轿的人不以为苦，而反以不得抬轿为忧，则其穷苦可知。今我们执抬轿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为迂了。而此种穷困实为一般物力缺乏的结果，换言之，即国民经济全般的不足，而非仅由资本家的榨压。所以我们的注眼处宜广及经济界全体。总之，我的意见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广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国，能实行一种主义。我以为中国以后总不外乎地方自决。

二、勿论地方如何自决，而以中国民族的根性与时代的趋势，决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无强有力的政府，则劳农主义不能全部实行。

三、中国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也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若以倒国内资本主义而为倒外国资本主义之手段，其间是否有密切的关系，我尚未敢断言。

东荪上

（十三）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

东荪先生：前次质问先生的信有两个要点：（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此较好的生活？先生来信对于我质问的这两要点没有回答一字，却把论点移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上去，我实在有点失望。

我见了几篇驳先生的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资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说的三句话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话是什么？就是：

（1）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

（2）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

（3）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通观先生前后几篇文章，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的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的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即以此时中国而论，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的结果，中产

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因为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由外国资本家用机器制造的输入商品包含在内）打倒手工业的缘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先生所谓中国人除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正是因为机器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真是先生所谓除少数外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所谓少数就是掠夺阶级的资本家（合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闸北或营盘口贫民窟里去看看那些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内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训。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若说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榨压，我便有两个质问：（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那里来的？当真他们的运命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二）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的公例？即让一步说中国一般的贫乏是完全由外国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造成的，于中国资本家丝毫无涉（其实国内资本主义的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绝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资本和资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一段短评上说得清清楚楚，兹录如下：

教不变的蠢材。无论怎样蠢的小孩子，教他识字，总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着读，唯一一班新第一阶级和旧日好男不当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教变。五日报载淞沪护军使的布告上说：“国家实业之发达，全赖资本与劳力的调剂；资本家与劳动家须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对抗之态度。”到今天还是持这种态度，真可谓教不变的蠢材。等着！我

再教训你们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唯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唯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后略）

以先生的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的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的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的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中，也说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但杨端六先生罗素先生虽然不相信资本主义完全是好，同时又觉得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结果仍归到资本家，仍只有希望资本家来开发实业，好补救国民一般的贫困；而且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先生的意见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种意见有三个质问：（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训练劳动阶级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马上便主张仍归到资本家呢？改造事业是要经过万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像政客猎官利用权门不费事便可得现成的。民国以来，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创作改造，专想利用权门得现成的，这种人实在可鄙，真的改造家应该不应该作此苟且的思想？（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 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 Evoluton 呢？（三）诸君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杨端六先生所谓“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先生也说“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大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来，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先生等又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将以何法来开发中国的实业呢？

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

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

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的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的主人翁了。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小规模机器工业遇着大规模的也是要失败的；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强大的欧美资本家，哪能够不失败，将来哪能够不降入劳动阶级。所以我曾说过，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我又说过，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耦初、虞洽卿先生们。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前文所论三项，虽然不过是就先生的立论添点蛇足，却是我们重要的争点。此外还有几句枝叶上的话也要请教于先生：

中国的贫困在先生办《解放与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湖南听了罗素观察未久几句主观的说话，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谈而特谈什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什么协社主义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什么资本主义呢？

先生屡说不赞成采用欧美现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现成的？

先生说：“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请先生去问问招商局，开滦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纱厂，商务印书馆，他们的股票是否都归经理人所有？

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先生既然觉得资本家可怜，何必更教他们推车撞壁，而不教他们曲突徙薪呢？

先生说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一主义，请问俄国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变的吗！

先生既主张“唯有各地自决”，又主张“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则全国中大的工业都陷于无政府的生产状况，岂不和先生倒外国资本主义的主张相冲突吗？

先生预料十年内不能实行劳农主义，便取不赞成态度，不知先生所谓“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作何解说？

先生一方面预断伪过激主义必然发生，一方面又主张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请问

既是必然发生，宣传还有何坏处呢？先生所反对我们所赞成两方所争论都是指那真的，于伪的有什么相干呢？果然如先生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传那真的来纠正它，岂是颀预官僚的闭关政策所能了事的吗？

先生说：“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又说：“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我以为先生若欲在理论上拥护非劳动者的先生们专政，反对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还可说彼此各有一是非；至于显然的事实却不可以任意颠倒，请问怎样才是真正之劳动者？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

先生以为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应该先经过 Bourgeois 的政治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才说得社会主义，然这样完全听着自然的 Evolution 而不加人力之 Revolntio，马上在中国成立的 Bourgeosi 阶级的是不是中国人？

在全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绝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试问傅立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既然还没有何种主义的区别，全中国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谋什么大同盟呢？

先生说：“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这话说得真痛快，但请先生自省已否犯了这个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还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为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抛弃从前“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不是太想得现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学生的速成思想也传染给先生了呢？

先生说，“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我要请问先生：今中国之主张资本主义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同是旧日党派，究竟哪一个进步的？

我今总问先生几句话：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要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是不是要自己努力，是不是可以指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说：“中国无人有 Dictator 之资格……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请问先生指望何人来做出现成的 Dictator，做出现成的兵和帅，好供给先生解决中国的问题？

通观先生的议论，是不是处处都犯了“指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两大毛病？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上的价值

李大钊

“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又 Karl Marx 和 Hrederick Engels 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c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calism），（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s），（4）经济的决定论（Econmic Detirminism）在（1）（2）两词，泛称物质，殊与此说的真相不甚相符；因为此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例如历史上生物的考察，乃至因风土，气候，一时一地的动植物的影响所生的社会变动，均应论及了。第（4）一词，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词妥当些。Seligman 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且仍之不易。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它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是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按着思想界的新倾向去观察，人类的历史，乃是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含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于此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

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它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此种学说，发源于德，次及于意俄英法等国。

唯物史观的名称意义，已如上述，现在要论它在史学上的价值了。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好，全靠所论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原因的问题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时代天才说解释这些史实的，还算是你一层的研究。Lessing 在他的《人类教育论》与 Herder 在他的《历史哲学概论》里所论述的，都过受神学观念的支配，很与思想界的新运动以阻力。像 Herder 这样的人，他在德国与 Ferguson 在苏格兰一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他的思想，犹且如此，其他更可知了。康德在他的《通史概论》里，早已窥见关于社会进化的近代学说，是 Huxley 与许多德国学者所公认的，然亦不能由当时的神学思想完全解放出来，而直为严正的科学的批评。到了 Hegel 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极点，但是 Hegel 限的“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

有些主张宗教是进化的关键的人，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长，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固然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稣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可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解释，未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它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它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遽的变动相适合的道理。这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就是 Benjamin Kidd 的修正学说，亦只有很少的信徒。

此外还有历史的政治的解释。其说可以溯源于 Aristotle，有些公法学者右之。此派主张通全历史可以看出由君主制到贵族制由贵族制到民主制的一定的运动；在理想上，在制度上，都有个由专制到自由之不断的进步。但是有许多哲学家，并 Aristotle 亦包在内，指出民主制有时亦弄到专制的地步；而且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结果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马前一样的倒置。

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

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综观以上所举历史的解释方法，新旧之间截然不同。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记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好一点的，亦只在夸耀自国的尊荣。凡他所记的事实，都是适合此等目的的，否则屏而不载；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此辈史家把所有表现于历史中特权阶级的全名表，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藉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

这种历史给予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既已认定配境遇的艰苦，都是天命所确定的，都是超越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出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这个样子，那些永居高位握有权势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并且有增加这些权利的机会；而一般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掠夺。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它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给予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学神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

斯时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也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像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现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的生活虽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

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活轮前，推之提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但是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桎梏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

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

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序的变动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愉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连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

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无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给予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旧历史的纂著和它的教训的虚伪既是那样荒陋，并且那样明显，而于文化上又那样无力；除了少数在神学校的，几乎没有几多教授再做这种陈腐而且陋劣的事业了。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只有出之学校的初级史学教员，尚未觉察到这样程度的变动；因为在那里的教训，全为成见与习惯所拘束，那些教员又没有那样卓越的天才，足以激励他们文化进步上的自高心；而现今的公立学校又过受政治和教科书事务局的限制。

唯物史现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它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快赶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最近德国政治变迁

张慰慈

一 德国政治中的横流

我们要想晓得德国现在的政治状况，必须先要晓得德国在欧战以前的大概情形。在欧战以前，德国政治上的状况是很特别的：从一千八百七十年到现在，德国的人口是从四千万增加到六千七百万；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都不是别国所能赶得上的；财产的增加，也是特别的快；至于农业及制造方面，也超出于各国之上；关于提倡劳动法，和各种保护社会的法律，也是德国最先实行。学术方面，别国固然很难比得上它；就是音乐，艺术，文学方面能力，也都为别国所佩服。这是德国文化及各方面的进步；但是在政治方面，德国却有一个陈旧不堪的政府。德国政府也许是很有秩序的，易于发生效力的，并且合于科学的；但是这个政府、并不是德国人民自己所设立的，并不在德国人民管理权之下。德国人在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所得到的利益，果然比别国人来得多，但是他们所出的代价，也未尝不大，他们所出的代价，就是专制政体。这样的代价，在一千九百十四年，欧战发生后，德国人自己也就觉得太大一些。

在文化这样发达的德国，在民治主义极盛的时期，专制政体怎样可以成在？如要讲明这里面的理由，我们须要晓得德国最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情形。这是不能用几句话说得清楚的，只得简单说个大概罢。自历史上看来，德国的自由主义，没有一次不是失败的。在拿破仑时代，德国自由主义，初失败于法国的帝国主义；在俾斯麦时代，又失败于普鲁士帝国主义。德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结果，就是把优秀分子驱逐到英国或美国去。他们在英美两国，成了极有用的国民，英美两国近来这样的发达，这一班从德国驱逐出来的人，功劳居其大半。这一班人，如果能在本国出死力为本国人争自由，组织一个真正民治的德国政府，这一次欧洲的大战争，也许不致发生起来。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的时候，德国的两种势力——旧的专制制度，和新的自由主义——不相上下。自由主义很有机会战胜专制制度，但是当时富兰克（Frankeat）议会中的重要分子，因为没有政治的经验，所以非常大意，到末了反而被专制制度战胜。

这一班主张自由的人，在本国就没有容身之地，只得亡命到外国去了。

德国的自由主义和议会的政治，所以失败的原因，大概有四种：

（一）这种自由主义，在德国得到势力的时候，时期已经过了，机会已经失了，所以往往不能支持下去。

（二）这种主义初发生的时候，往往没有什么大阻力，所以这班提倡自由主义的人，太趋重于理想一方面，他们的主张就不能施之于事实。

（三）他们的领袖均是中年以上的人，这一班人未得势力以前，所过的只不过是亡命的生活，所以没有能力和经验来做人民的领袖。

（四）德国的自由主义是由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合并而成的，提倡的人往往不能有共同的意见，共同的主张，这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

因为有上列的种种理由，德国统一是由最旧的分子统一成的，德国的宪法是由最守旧的人制定的。这班守旧分子，以俾斯麦为领袖，有了极完善的组织，有政治的能力和经历，又有军事上的势力，所以很容易把德国统一起来，使德国政府的组织适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在德国社会上占了势力之后，就用种种法子来巩固他们的地位。他们能够维持德国的专制制度到四十多年，完全靠下列的几种保障。

（一）提倡神权说的普鲁士王室。德国联邦所以成立，全靠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普鲁士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战胜奥国后，就成日耳曼北部诸国之领袖，再经过一千八百七零年普法战争，就能联络日耳曼全部，组织德意志联邦。所以普鲁士在联邦中所占的地位和势力，自然高出于别国之上。这几年来德国的政策完全是普鲁士的政策；德意志联邦的历史完全是普鲁士两朝皇帝的历史——威廉第一和威廉第二。普鲁士王室 Hohenzollen 成立于第十七世纪，当时只不过是封建时代的一公爵在一个小山上，占据了一个小城堡。到了十五世纪的初期，他们说被封为皇帝选举人（Elector），所以他们的地位说渐重要起来。过了一百年，他们说入了新教（Luttmran），靠这新教的势力，说做了欧洲北部新教的领袖。再过一百年，他们用了种种法子，得了许多新领土、包括现在普鲁士的领土，他们的势力从莱茵河向东推出去，直到俄罗斯边境。在十七世纪，他们总封为主。以后继续的人均是很利害的很狡猾的君主，所以他们的势力逐渐增加，他们的领土逐渐推广。他们完全是铁石心肠的人，对于朋友，对于仇敌，均用最利害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的思想是中世纪的神权主义，对于近来发生的民权主义，只有藐视的态度，所以必须用军阀主义来做他们政治制度的基础。不过到了拿破仑时代，普鲁士也曾受过极大的痛苦，他们的领土失了许多，他们的势力也退了。经过五十多年，他们都不能恢复从前的地位。就是威廉第一的势力也远在俾斯麦之下。到了威廉第一死的时候——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普鲁士大有改革的希望。继位的人是菲

立第三，(MedneckIII)他是趋向新派的，并且最羡慕英国式的政府。如果他能当权数十年，德国政府势必趋重政治解放及种种改革。可惜他登位的时候，已经病得不堪，只做了九十九天的德国皇帝就死了。承继他的是一个年轻的人，威廉第二。当时正值德国战胜奥法之后，德国兵士凯旋的时候，德意志各国因之而统一，德国的地位增高数十倍，这年轻的德皇自然受了这种事实的影响，趾高气扬，把德国皇室(Hohenzollerns)的特质和习惯一起表示出来，做德国政治的基础。他的政治哲学，说是为众人所共弃的神权说，他极端相信他自己，所以他的政策均照他自己的独断意思去做。人民这方面，除了民主社会党之外，没有发展一种政治哲学来反对他。所以这种神权说在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早已推翻，在德国却继续存在。直到革命发生后，威廉第二退位的时候才推翻。

(二) 陆军。德国所以能维持这种专制政体，德皇之所以可维持他的威权，全靠兵权在他手里。因为兵权在手，所以德皇能为所欲为，不怕人民反对。有一位德国学者曾经说过：“如果要晓得一国的实在性质，只需看这一国的兵权在什么人手里。”直到一千九百十八年，德国下议院是没有节制陆军的权，各联邦已经把他们的兵权交付于中央政府，得以一切兵权完全在德皇一个人手里。就是这个军事预算案也以五年为期，不像英美法各国每年由议会决定一次。

(三) 地主。在德国社会中最占势力的人是普鲁士东部和东北部的大地主。在农事方面，德国可以分成三部分，在西南一部分，差不多没有大地主，所以土地是分散在小地主手里，只有在这一部分地方，农民在政治方面稍微有一些势力。在西北一部分有一种中等的地主，同时有许多农民也有土地所有权。但是在东部和东北部，所有土地早已为大地主占去，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土地的。在这四十多年中，这一班普鲁士的骄横的地主贵族在德国社会上政治上占了极大的势力，所有陆海军的军官，均是这一班人的子弟，所有政府里的各种位置，也被这一班人占去。普鲁士政府的职权完全在这一班人手里，德意志全国的政权间接也在这一班人手里。

(四) 文化。(Kultur) 德文之中 Kultur 这一个字是差不多不能译的，英文中 Culture 这一个字是意义觉得太狭，Civilization 这字的意义又觉太广。今译作文化是很牵强的，但是没有别字的可用，这 Kultur 的意义是指所有一切学问，态度，精神，作用等而言。德国文化能发生政治上的影响，是有几种理由：第一，德国文化由国家制造出来的，是国立学校国立大学的最高等出产品。第二，德国文化和军阀主义有极密切的关系。这府年来德国教育的基础就是建筑在这文化和军阀主义之上的。第三，德国文化不是个人的，是全国的。因为由国家制造出来的，由国家宣传出来的，所有人民均受同样的感化，所有德国人所知的事实，所持的态度，均是同样的。第四，这德国式

的文化是靠了武力才支持下去。照德国人的眼光看起来：将来的世界就是一个永久战争的世界——各国文化的竞争。各国总是承认他们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最高的文化，只有用武力推广，才可使这一国的文化胜过那一国的文化。所以各国的文化是不能合并的，不能同化的，不能调和的。

德国的文化如此，所以就变成专制政体的利器。文化能收这样大的功效，完全是因为德国人服从的天性。德国人受了封建时代的余毒，又受了卑斯麦的铁血主义和专制政策的影响，再加上他们自己的爱国心和骄傲性，所以他们对于政府所提倡的文化，只知服从而不知评判。

二 德国的政党

(A) 德国政党的大概情形。上边所说的几种势力和制度，使德国专制政体能积极支持下去，不致为人民所推翻。但是在消极方面，人民也没有能力去翻推专制政体，因为德国中级及下级社会分子不能并合起来，提倡政体的改革。我们要晓得英国民治主义所以发达的缘故，就是因为中级社会人能与劳动界一致进行，强迫贵族的议会通过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的选举改革法律。法国人也有这样的联合，所以就发生一千八百三十年的革命。如果想推翻一个阶级霸占政权，须要将社会上两个阶级合并起来一致进行，才能发生效果，各国民治制度的发达，均是这样的。这是历史上的证据。德国的劳动界不愿意与中级社会合并起来，推翻贵族政治，恐怕这种运动的利益，全被中级社会人得去，他们自己一点也得不到，英法的结果均是这样的。中级社会人当然是极端反对专制政体，但是也不愿意联络劳动分子，深恐这一班劳动分子（大半是社会党党员）设立社会的共和国，如法国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的结果，及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度的社会共产政体。德国的中下级的社会分子这样的分散，所以这专制制度，靠了这一班地主贵族，能维持了这许多时候，没有发生反动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想明白德国现在政变的情形，须得先要晓得德国政党的历史及其性质。德国人民对于政治生活虽则也有几方面是很热心的，但是德国政党在政府中所占的地位，远不及英法意等国的政党。这理由是很明了的。在英法各国，国家的政策是由人民选举时候决定的，人民组织了政党，就能由政党去组织政府，所以这种政府就叫做政党政府。德国人民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们为自卫起见，为传布他们所提倡的主义起见，也组织了许多政党，但是这种政党是管不到国家大政方针的。政府在政党之上，并不受政党的拘束。虽然也有几个政党帮助德皇做了许多事务，但是对于国家的政策，他们全不与闻，全不负责的。

德国的政党并不是两党制，是多数党制，所以没有一个政党能在下议院里占了极

大的势力，能牵制行政方面的事务。德国的政体是总统制，不是内阁制，所以国务总理和各行政长官的任期无需靠多数议员的拥护，才能支持下去。在实际方面，政府所提出的议案，预算案等类，必须得多数议员的同意方可通过，这种赞助政府的多数议员也须组织起来，叫做“政府的多数党”，这是由两个以上的政党并合而成的。

德国政党是局部的，不是普遍的或全国的。德国政党并不是全国各种人民联合起来而组织的，是由各地方各阶级或各民族各自组织的。所以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的时候，有一个政党叫做 Guells，他们的宗旨只不过是反对普鲁士合并 Hanoveri；丹麦人所组织的政党要求 Schleswig 合并于丹麦；波兰人所组织的政党反对普鲁士合并波兰，及在波兰所实行之德国化政策；Alsations 所要求的是 Alsace-Lorraine 独立；反对犹太党 Anti-Semites 极力想打破犹太人在政治上商业上所占的势力。至于较大的政党也不是可以代表全国，也不是可以代表社会上各部分人民。只有一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可以算得是代表一部分人民，所有党员均是劳动阶级的人，均是城里的人。

(B) 欧战发生时的德国政党。欧战发生的时候，德国有五大政党：守旧党，中央党，民主党，激烈党，和社会党。守旧党的党员是普鲁士东部和东北部的大地主，该处的农夫和所有在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均赞助这一党。德国选举时候的最大弊端，就是由政府压力来强迫机关中人选举这守旧党的候选人，如这一党没有候选人，就选举中央党的候选人。有人曾经计算过，每次全国选举的时候，总有百万以上的选举票，在政府势力范围之下。这党的党员虽则不多，但是在德国政治上所占的地位，是极其重要，势力又是非常之大；因为这一党和普鲁士政府最为接近，德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大半是这一党的党员，德国政府之所以有这种特质，未始非守旧党的力量。这守旧党向以增加德皇的威权，贵族的权利为目的，所以极端反对政治方面的改良。他们又主张增加进口税，增加海陆军军费，推广殖民地，提倡大德国主义；所以近几年来德国在外交上的侵犯政策，均是这一党主持的。

中央党是天主教党。这党的宗旨是为保全天主教民的利益，党员之中，贵族分子也有，平民分子也有。在德国政党之中，这一党总要算是代表全国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他们的领袖是 Tlesia 和 Bavaria 地方的贵族天主教民，他们的党员大半是 Bavaria 的天主教农民，和沿莱茵河几省的天主教工人。所以在地理上，这一党的势力是在南部和西南部。但是这党没有很确实的党纲，当初组织这党的动机，就因为俾斯麦的反对天主教政策，以后俾斯麦变改了他的政策，这党原来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这党的政策总以保护天主教利益，为唯一的目的，无论哪方面有反对天主教的趋向、这党总是出死力来相争。所以这党对于社会主义是非常反对的；因为要使劳动界不信服社会主义。这党叫做中央党，因为它在右边的守旧派和左边的激烈党之间，他们取一种中

立的态度，但是在实际方面，他们是常与守旧派联合的，一半因为他们自己本性的守旧态度，一半因为他们党员的利益大部分究竟还是属于农事一方面。

民主党是中等社会阶级的政党，是工业领袖和工业经理的政党。这一势力是以中部和西部的工业为中心。从历史方面说起来，这一党是主张政治改良的政党，他们最近的主张是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法制度，重新分配德国下议院议员的议席，减少天主教在教育方面在政府里边所占的势力，禁止政府干涉各机关人员选举时的投票权利等类。但是这党最大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这班人在经济方面种种的利益，所以他们又主张减轻农业出产品的进口税而不愿意减轻农业出产品的进口税。他们又主张增加军备，扩充殖民地，和进取的对外政策。他们的领袖对于地主贵族阶级在军事方面和政府里边所占的各种优等位置是非常不平的。

急进派或进步党也是中等社会阶级的政党，大部分党员是属于工业方面的。他们的宗旨和民主党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对于关税一层，他们主张全国取消保护政策，采用英国式的关税政策。他们也是主张议会议席重新分配，平等的选举权，打破天主教的势力。但党他们的主张比民主党更进一层，他们又要求完全议会式的政府，把军权放在民权之下。

(C) 社会民主党。在欧战以前，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政府立于对敌的地位，差不多是各不相容的。德国政府把这一党看做一群暴烈分子，以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政府，推翻社会上一切制度，所以非想法子把这一党灭绝不可。社会民主党党员也以为他们在这种国家之中，是一些利益也没有，即使哄起来，他们也不能失去什么，因为他们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大半的德国人均把社会民主党员看做无国的人民。但是实在说起来，社会民主党是很有秩序很有组织的一个政党，他们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党外的人也十分赞成的。这几年来，他们的主张渐渐从理论方面，趋向到实际方面，他们的手段，也从激烈变到和平。他们对于社会改良也不见得反对，他们并不要立时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几年来他们总是趋重于能做得到的事件上，至于他们的目的——组织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不见得十分注重。在德国政党之中，这一党的组织是最完备最坚实，有些像英美各政党的组织。他们的总机关是一个大议会，由各区代表（每区六人），下议院里边社会党议员，和该党的行政部人员组织的。这样的会议是每年召集一次，其职务是管理该党的组织，讨论该党的政策，和党员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大概抱起来，这一党所存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党的党纲是一八九一年社会党大会所规定的大纲，叫做 Erfurt Program，就是要推翻阶级制度和阶级政府，取消各种劳工酷待法，打破资本制度，组织一个经济制度，由国家管理经济方面的各种生产和分配事务。但是这党党员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从极右边到极左边，大约可以分出

五派。极右边这一派是很激烈的，没有调和的余地，极左边这一派是很和平的，同民主党没有什么大区别。

(1) 激烈派。主张阶级战争。主张在街上示威运动。反对和非社会党人联络。领袖是 Karl Liebknecht, Paul Lensch, Rosa Luxemburg, Clara Ketkin。

(2) 中右派 (Left-Centre)。趋重于议会方面的举动。反对街上的示威运动。反对和非社会党人联络。领袖是 Hugo Haase 和 Ledebour。

(3) 中左派 (Right-Center)。趋重于该党向来所抱的主张，但是很愿意和调和派 Rerisionists 联络。领袖是 Philipp Soheidemann 和 Richard Fischer。

(2) 和 (3) 两派的人占全体社会党员的最多数。

(4) 调和派 (Moderate Rerisionists)。主张弃绝阶级战争。赞成和非社会党人联络。想用和平方法，逐渐改革社会上种种事务，达到社会民治主义的目的。领袖是 Eduard Bernstein, Ednard Darid, Ludwig Frank。

(5) 帝国社会主义派 (Imperial Socialists)。主张扩充海陆军备，扩充殖民地，和关税保护主义。领袖 Kolb, Quessel, Edmund Fischer, Woefgang Heine。

欧战发生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是德国最大的最有组织的政党。在一千九百十四年的三月三十一号，他们的党员共有一，〇八五，九〇五人，内中有一七四，七五四个妇人。一千九百十二年下议院选举的时候，他们得票占选举票全数三分之二。下议员三百九十七个议员之中，他们的党员占了一百一十个。

三 欧战时的德国政局

在欧战以前，德国人民对于德国政府的组织，也未必见得满意。社会党和各派激烈分子对于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和不负责任的国务总理，反对得非常利害。从一千九百年后，德国政治改革的大问题就是组织对于下议院负责的内阁，和废止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民治运动是现代的潮流，世界各国没有能免这潮流的影响，德国也当然不能作为一个例外。普鲁士政府在一千九百十年曾经在议会提出一条修改选举法的议案。国务总理对于议会负责问题，也在议会里边经过了好几次的辩论。所以在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时候，就是德国也是向政治改革这一条路上走。当时正值欧战发生，政治上的趋向，当然受了极大的影响。欧战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全国一致对外，共同赞助政府。在未战以前，社会民主党极力反对政府，战事发生后，他们立即改变了态度，极力赞助政府。他们对于战事预期案，也投了同意的票。这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要算破天荒的事。

无论是守旧党，自由党，天主教党，激烈派，均弃除他们平时党派的意见，并弃

他们平时对于政府的意见，共同来维持 Bethmann-Hollweg 的政府。从大战发生后，直到一千九百十七年七月十四号 Bethmann-Hollweg 除职的时候，德国政府的人员完全没有更动，德国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改变。

但是同时反对政府的人就渐渐增加起来了！社会民主党的多数党员虽则是赞助政府，对于政府在议会里所提出的战费预算案，屡次投了同意票，不过该党里边有少数党员是很反对政府的，是很不赞成他们多数党员的举动。以后他们就与本党脱离关系，独立一派，叫做独立社会党。同时又有几个激烈分子如 Liebknecht 等发出许多宣言，这种宣言均用 Spartacns 这个字具名的，所以这派激烈分子就叫做 Spartacists，其宗旨和手段均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差不多。

到了俄罗斯革命和美国加入战争的时候，德国反对党的势力变了非常之大。德国人民的公意大约想取两种方法：一方面愿意停止战争，订一个不割地的及没有赔款的和平条约，又一方面想要求政府修改宪法，使人民能有监督政府的实权。这两种要求是有连带关系的。人民所以极力要求修改宪法，就是因为政府是在军阀派势力之下，所以政府和人民往往处于对敌的地位，政府对于人民往往取一种不可调和的态度。下议院受了人民公意的影响，在欧战正在剧烈的时候，提出修改宪法的要求。

上边已经说过，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激烈派早已要求修改宪法，使政府能对于人民负责。它这要求之中最重要的几条是：（一）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二）普鲁士议会议员须由普通选举制度选出。如能做到这样，普鲁士政府就有一种对于人民负责的性质；再由普鲁士政府举出德国上议院议员，德国上议院议员也须承认对于人民代表负责。德国上议院是德国政府政权的中心点，普鲁士在德国上议院的代表是德国专制政权的保障。德皇之所以能指挥普鲁士代表，全靠这三级选举制度。普鲁士选举制度改良后，德国政府就可以从专制的变成民治的。

还有一层，德国下议院议员的议席分配得非常不公，所以社会民主党要求重新分配。自从德国联邦政府成立到现在，选举议员的区域永没有修改过，但是同时各处的人口均大有更动。这个时期却是德国工业发达的时期，人民从乡间移入城市者，不计其数。但是城市在议会的代表还是照从前城市未发达时候的人口分配的，所以城市的代表实在太少，乡间的代表觉得太多。大概社会党和激烈派的势力是在城市之中，守旧派的势力是在乡间，不照人口的数目来分配各处的代表，德国政府就可以大大减少社会党和激烈派在议院里所占的势力。

这两种改革如果能实行，德国就可以有责任内阁制度。在一千九百十七年三月十四号，大约是受了俄罗斯革命的影响，德国国务总理就宣布他对于改革普鲁士议会的决心。两星期后，他又在下议院宣布，这种改革须俟战场上的人民回国后，方能实行。

下议院根据于国务总理的宣言，就于三月三十号设立一个修改宪法委员会。设立这委员会的法律是由大多数议员通过的——二百七十七票赞成，三十三票反对。由此可见大多数议员对于当时德国政府的组织均有一种不满意的表示。这议案通过后一日，在议会里的讨论，均是非常激烈，加以这委员会的委员长是社会民主党员，所以政府就把议会延期，延到四月二十四号，以免立即发生意外之事。但是在报纸上讨论修改宪法的议论，反而有增无减。在四月七号，德皇也承认修改宪法的必要。从四月二十四号到五月十七号，下议院又开一个短期会议，修改宪法委员会讨论种种监督政府，和分配议席的方法，但是没有具体解决办法。到了六月三十号，就是守旧党的党员也主张平等的选举权，和直接的无记名选举票，所以普鲁士选举制度改革运动又得新的鼓励。

在七月六号 Matthias Erzbergér 天主教党的领袖在议会宣布，天主教党主张不割地的和平条约，与宪法修改，所以这中央派（天主教党）也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和各派激烈分子，共同组织一个民主的联合团体（Democratic Bloc）反对政府。这个联合团体，在议会里占了大多数，所以 Bethmann-Hollweg 的国务总理就干不下去了！在这一星期内，政治上边非常不安静，谣言是非常之多。德皇，皇太子，阁员，军阀领袖等开了多次的秘密会议。七月十一号，德皇就出了一条命令，承认普鲁士选举制度改革的必要。三天后政府就宣布国务总理，外交总长，陆军总长辞职。Dr. Georg Michaelis 任命为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做了八年国务总理，在这八年任期之内，德皇是非常信任他的。所以这次辞职，实在有不得已的原因。照当时的情形，政府有两种办法：（一）牺牲一个国务总理；（二）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大政方针，减少军阀派的势力。但是德国军阀领袖实在不愿意改变政策，因之减少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就牺牲一个国务总理来对付当时人民的要求。新国务总理 Michaelis 一个没有名望又没有经验的人。他从前曾经做过几次下级官吏，是一个很有用的中等人物。他的出身不是贵族，是中等社会人，所以政府想利用他的出身来得人民的赞助。但是他的思想较之他前任更加守旧，他的倚靠军阀派更加利害。

新国务总理接任后，全国人民均非常注意他在议会里第一次的发言。他说德国的潜艇政策怎样有效，德国的地位是怎样稳当。他又说德国是不愿意为侵夺而战争，但是很愿意与敌国订一个公平的和平条约，能不侵犯德国的土地。他承认任命行政部人员须得下议院各重要政党的同意和信任，但是同时他又说在宪法上政府决定政策的权力不因之而减少。这一篇宣言完全是空空洞洞的，他的宗旨是要藏匿政府的具体政策。同日议会里民治的联合派又通过一个议案，宣言德国人民愿意与各国订一个没有强迫

割地的和平条约，但是敌国如欲以武力来威吓，则德国人民万众一心愿出死力来抵抗。下一日议会又宣告延期，延到九月二十六号。

Michaelis 的国务总理，不过是一种过渡的总理。起初的时候，大家还盼望他也许能趋向于人民一方面，但是他接任几天后，从他的宣言，从他的举动看来，人民就知道他不过是军阀派的一个傀儡罢了。在政府这方面，当时曾有人提及解散议会，从新选举。但是这样办法，政府也未必能得胜。德国人民早已厌战，他们很知道德国没有全胜的能力。他们所希望的是和平，所以他们必定举出主张和平的代表。

Michaelis 的国务总理只做了三个月。一千九百十七年的十月德国海军里边发生反叛事情，所以海军总长 Adwiral Von Copelle 不得不辞职。此事又牵及国务总理，因之他也免了职。继任的是属于中央派的 Hertling，是一个 Berarian。自一千九百十七年到十八年的冬天，普鲁士发生了许多大罢工，这是因为政府无意改革选举法，人民对于政府反抗的表示。但是罢工的结果只不过多捉入几个有名的社会民主党员罢了。在一千九百十八年的春天，这选举改革运动差不多全归失败。当时正值德国在西部得了胜仗，又与俄国订了 *Brest-Litorsk* 条约，又可以无需顾虑东部，普鲁士守旧党有这种好机会，就把德国从前所允许的修改宪法案取消，并且在普鲁士下议院里边通过一条最可笑的六级选举制度。还有一层，又可以见得当时政府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样：在七月里边，外交总长 Von-Kuehlmann 免职，免职的理由是因为他曾在公共地方宣言：德国是没有机会可以得军事上的胜利。接他的任的是一个主张大德国主义的 Admiral Von Hintze。

德国自由运动历史的末一章是最有趣味的。在战场上边，联军处处得胜，德国的执政者，在不知不觉中，觉得他们的末日将到，所以极力想使世界各国知道，德国政府正在改组之中，将来结果定能把德国政府变成一个民治的政府。在九月初旬，国务总理 Hertling 在普鲁士上议院发言，极力主张改革选举法，并说到德国皇室正在存亡危急的时候。九月底德国下议院开会时候，他又说：德国政府已决定去实行改革的议程，但是从根本上去改革普鲁士的和德意志的组织，须俟之异日。这一篇宣言受了多数人的攻击，到了九月二十九号，他就倒了。二天后，马克思 Prince Maximillian of Baden，一个和平派的人并且反对大德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被任为国务总理。马克思总理就组织一个联合内阁，内中有三个社会民治主党员（Pchilipp Scheidemann, Ednarl Darid, Bauer），但是独立社会党员和守旧派或主张大德国主义的人物均没有在内。

在形式上看起来，德国的政治是完全更新了！在九月三十号德皇宣布了一条命令说德国人须和衷共济保卫祖国，并说执政者受了人民的委托，所有政府权力和政府职权，亦须与人民共同享受，共同负责。十月二号普鲁士上议院通过一条选举法议案，规定直接和普通选举权利。三天后新国务总理又在下议院宣言：普鲁士的选举改革须

立即实行，并说德意志联邦中各国亦须仿照普鲁士的例，又说德意志宪法亦须修改，使下议院议员能同时加入阁员之中，如英国的责任内阁制。这几条宣言就变了议会里多数议员（Majvrity Bloc）的党纲。

我们要晓得德国政府之所以愿意改革政体，另有别的原因。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七月四号德国独立纪念日这一天，在 Monnt Vomon 地方演说，说德国政府非得要从根本上改革不可，像当时德国的专制政体，实不能与民治的德国订立和平条约。这个宣言于十月十四号传达到柏林。所以在柏林一方面极力要证明德国的政体已经从根本上改革过了，将来与协约国订立和平条约的德国，并不是威尔逊所说的德国。十月二十一号德国外交总长 Soef 答复美国通牒，说德国宪法已经修改了，将来的政府，非得有下议院多数议员的信任，不能存在。他又说国务总理须对于议院负责任，已得有法律上的保障。末了他又提及政府就要提出一条修改宪法案，将下议院职权推广，对于和平战争问题，非得该院同意不可。十月二十三号美国总统又宣言：“这许多宪法上的修改果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责任政府制度还没有完全实行，并且德国政府所允许的局部修改，究竟能否有永久的性质，也不能有的确的保障。”五天以后德皇就宣告宪法修改，设立责任内阁，并说照这新制度，德皇个人的权力是转移到全国人民了。

同时德国在外交方面，军事方面，没有一处不失败。各处的德国兵士都退却下来了！联军打进德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德国政府想离间协约国的种种计划也全归失败。至于国内，就在下议院议席上，由社会民主党员主张设立一个共和国。陆军海军也不受政府的节制了！反叛了！有许多联邦国也宣告独立了！到了十一月初，革命的现象已经成功。德皇就于十一月九号宣告退位逃入荷兰国。国务总理马克思离职的时候，委托社会民主党领袖爱白忒 Ebert 做国务总理，组织一个临时联合政府，阁员之中，多数社会党员和独立社会党员占了同等的数目。

这欧战期内，德国政治改选运动有三个目的：（一）中央政府的责任内阁，（二）宣战和对外政策须由人民决定，（三）普鲁士选举法的改革。第一个目的在形式上是已经达到了。关于第二个目的，德国上议院已经通过一条宪法修改案：除了德国领土被敌国侵入的时候，宣战权是在议院。到了革命发生的时候，第三个目的虽然有一条议案，已经通过普鲁士上议院，但是还没做得到。

（未完）

劳工神圣颂

H. M.

一

有剥地皮的人就是资本家。他枯灭中国的山，伐倒南洋诸岛的森林，热带的风土，为了这个缘故，变成了赤土的沙漠。埃及为此亡了国，巴比伦、西利亚为此亡了国。资本家为着金子，把地球卖了。他虏获了人类当奴隶卖了。他是地球不肖的儿子。生产的劳动者，或耕或种，把地球装饰了。所以劳动者是地球的宠儿。他到了野外的時候，空中的鸟唱歌，兽类嬉笑来赞美他。劳动者是地球的奴续，礼拜一切东西之先，不可不礼拜劳动者。他与神灵一样，在地面上走动，随在什么地方为人类祝福，不贪，不吝，忍耐，克己，勤勉，勇敢，为人制面包。他与神是一样的宽容。劳动者不夸口，不在街上说功劳。新闻纸上虽不揭载他的相片，可是他有和太阳一般大的原动力，投热于地面上，没有他的时候，人类一天都不能生存。他是幸福的源泉。

劳动者和神一样，彻夜走动的。人虽瞧不着他的姿体，可是工场中高壁的那一边，生产的神的儿子们，正在那里为我们通宵纺织。

他是普照世界的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见他的。地之下有凿坑道的矿夫；天之上空中劳动者；海底有潜水夫。毒气中有背负着酸素吸入器劳动的；烈火中有飞走的消防夫。这样看来，劳动者实有与神灵一样的热心。

二

单单一个人是神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是劳工神圣的时代了。古时的人尊敬消费的人，今日是崇拜生产者的时候了。

他是一个平常的人，然而他是圣人。他是一个平常的人，然而无论何人，不能学他的样儿。他处于困苦的境中，一个人在那里这努力。他有他的使命，虽是做帝王的人，也不能代他行使职务。

劳动者是平常的人，是不想做那无用的帝王总统的平常人，是一个可以对人夸口

的平常人。他的胆子和神一样大。他是平常的人，他是崇拜他人的。他解放众人，他把王者的权能付给众人。他使众人夸口，他崇拜众人，喜好众人，侍奉众人。他自己独是与神一样守沉默的至圣。

做了牺牲的劳动者，他常常在爱和义务和责任上粉碎他自己的身子。他的坟墓，人是不肯睬的，可是他也不悲切，与神是一样的他，一切都守沉默。平常的人的天下，是这样的平静支配的，一切都是神的支配的时代。

三

劳动者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无论什么他都有的。他造房子织布制面包。无论什么有不是劳动者造出来的么？土地是劳动者耕种的，利息是劳动者生出来的。劳动者是生金蛋的母鸡，然而他自己没有见过他此生的金蛋。资本家借口给了他黄金的饵，什么东西都被他抢去了。

劳动者是创造利息的人，他创造了他被人买了。劳动者对于一百元钱的东西，他只用五十元就造成了。百元的东西在市场中卖得五百元。一切贵东西便宜卖，便宜东西用高价买的都是劳动者。资本家把劳动者当做是生乳的牛，天天榨取他的牛乳。都市的人乡村的人，大部分都是劳动者，所以卖劳力的是这个阶级，买商品的也是这些人。总之，劳动者为着买高价的东西，把自己的劳力便宜的卖了。所以劳动者是利息的创造主。

四

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地面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不由劳动者手创造出来的。土地，资本，银行，军队，纸币，等等，都是劳动者造的。无论哪一件，不借劳动者的手造的东西是没有的。然而他的态度和神一样宽容，所以从来没有主张过这一切东西的所有权的。他一切都没有的，就是他一切都有的确实证据。他为资本家生产，他比主人更富于同情和怜惜。主人用钱计算他的爱情和勤勉，然而他忘却金钱，为主人尽力。他不主张万物所有权，就是他与神一样宽容的缘故。一切资本家不可不知他自己是由劳动者的同情和慈悲才能够生存的事情。

五

依这样看来，万物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劳动者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一样，可是无论什么他都有的。资本家的头，资本家的命，资本家的妆奁，资本家的恋爱，都是徒在穷屋子里的那些卑贱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所以劳动者对于那个头，那条命

那种妆奁那样恋爱，都可以主张所有权的。资本家对于这些事，不可不有觉悟。

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资本利息土地货币，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对于这些东西，都可以主张所有权的。只是他以前太宽容了，所以没有主张过的。他爱秩序重平和。资本家那样掠夺虚伪秘密外交战争的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他是割股饲狮的圣人，神造狮子和羊，所以劳动者造出资本家和食饵。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他有万物他是资本家的创造主。资本家自身的所有权，劳动者都可以主张的。他有宇宙万物的所有权，资本土地银行货币面包都归他所有。无论什么，不经他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这其中神也是劳动者的第一人。

只是神和劳动者，现在都休息着的。次回的生产和整理的时代来了的时候，资本家决不能那样傲慢，他会知道他是劳动者的寄生虫。

神和劳动者正在睡觉万物的所有权也正在睡觉，所以资本家得以为所欲为。总之所有权是不生产的人所主张的。

儿童的文学

周作人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孔德学校所讲

今天所讲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的文学”。美国的斯喀特尔（H. E. Scudder）麦克林托克（P. L. Maclintock）诸人都有这样名称的书，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他们以为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这话原是不错，我也想用同一的标题，但是怕要误会，以为是主张叫小学儿童读高深的文学作品，所以改作今称，表明这所谓文学，是单指“儿童的”文学。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的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即生命。我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恰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至于因了这供给的材料与方法而发生的效果，那是当然有的副产物，不必是供给时的唯一目的物。换一句话说，因为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我们供给他，便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于儿童将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或习性，当作副产物，并不因为要得这效果，便不管儿童的需要如何，供给一种食料，强迫他吞下去。所以小学校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

儿童生活上何以有文学的需要？这个问题，只要看文学的起源的情形，便可以明白。儿童哪里有自己的文学？这个问题，只要看原始社会的文学的情形，便可以明白。照进化说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儿童学（Paidologie）上的许多事项，可以借了人类学（Anthropologie）上的事项来作说明。文学的起源，本由于原人的对于自然的畏惧的好奇，凭了想象，构成一种感情思想，借了言语行动表现出来，总称是歌舞，分起来是歌，赋予戏曲小说。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儿童与原人的比较，儿童的文学与原始的文学的比较，现在已有定论，可以不必多说；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在于怎样能够适当的将“儿童的”文学供给予儿童。

近来有许多人对于儿童的文学，不免怀疑，因为他们觉得儿歌童话里多有荒唐乖谬的思想，恐于儿童有害。这个疑惧本也不为无理，但我们有这两种根据，可以解释它。

第一，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婴儿不会吃饭，只能给他乳吃；不会走路，只好抱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精神上的情形，也正同这个一样。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我们要纠正他，说草木是植物猫狗是动物，不会思想或说话，这事不但没有什么益处，反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使他们的生活受了伤了。即使不说儿童的权利那些话，但不自然的阻遏了儿童的想象力，也就所失很大了。

第二，我们又知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因为这一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不必愁他有什么坏的影响，但因此我们又更须细心斟酌，不要使他停滞，脱了正当的轨道。譬如婴儿生了牙齿可以吃饭，脚力强了可以走路了，却还是哺乳提抱，便将使他的胃肠与脚的筋肉反变衰弱了。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们喜悦，也因为知道这过程是跳不过的——然而又自然的会推移过去的，所以相当的对付了，等到儿童要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来，我们再可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倘若不问儿童生活的转变如何，只是始终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事，那时这些荒唐乖谬的弊害才真要出来了。

据麦克林托克说，儿童的想象如被迫压，他将失了一切的兴味，变成枯燥的唯物的人；但如被放纵，又将变成梦想家，他的心力都不中用了。所以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

导那些趣味，(3) 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这(1) 便是我们所说的供给儿童文学的本意，(2) 与(3) 是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但怎样才能恰当的办到呢？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于教材选择与教授方法上，加以注意，当然可以得到若干效果。教授方法的话可以不必多说了，现在只就教材选择上，略略说明以备参考。

儿童学上的分期，大约分作四期，一婴儿期（一至三岁），二幼儿期（三至十岁），三少年期（十至十五岁），四青年期（十五至二十岁）。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学校里一年至六年的儿童，便是幼儿期及少年期的前半，至于七年以上所谓中学程度的儿童，这回不暇说及，当俟另外有机会再讲了。

幼儿期普通又分作前后两期，三至六岁为前期，又称幼稚园时期，六至十岁为后期，又称初等小学时期。前期的儿童，心理的发达上最旺盛的是感觉作用，其他感情意志的发动也多以感觉为本，带着冲动的性质。这时期的想象，也只是所动的，就联想的及模仿的两种，对于现实与虚幻，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到了后期，观察与记忆作用逐渐发达，得了各种现实的经验，想象作用也就受了限制，须与现实不相冲突，才能容纳；若表现上面，也变了主动的，就是所谓构成的想象了。少年期的前半大抵也是这样，不过自我意识更为发达，关于社会道德等的观念，也渐明白了。

约略根据了这个程序，我们将各期的儿童的文学分配起来，大略如下——

幼儿前期

(1) 诗歌。这时期的诗歌，第一要注意的是声调。最好是用现有的儿歌，如北京的“水牛儿”“小耗子”都可以用，就是那趁韵而成的如“忽听门外人咬狗”，咒语一般的决择歌如“猩猩斑斑”，只要音节有趣，也是一样可用的。因为幼儿唱歌只为好听，内容意义不甚紧要，但是粗俗的歌词也应该排斥，所以选择诗歌不必积极的罗致名著，只须消极加以别择便好了。古今诗里有适宜的，当然可用；但特别新做的儿歌，我反不大赞成，因为这是极难的，难得成功的。

(2) 寓言。寓言实在只是童话的一种，不过略为简短，又多含着教训的意思，普通就称作寓言。在幼儿教育上，他的价值单在故事的内容，教训实是可有可无；倘这意义是自明的。儿童自己能够理会，原也很好，如借此去教修身的大道理，便不免谬了。这不但因为在这时期教了不能了解，且恐要养成曲解的癖，于将来颇有弊病。象征的著作须得在少年期的后期（第六七学年）去读，才有益处。

(3) 童话。童话也最好利用原有的材料，但现在的尚未有人收集，古书里的须待修订，没有恰好的童话集可用。翻译别国的东西，也是一法，只须稍加审择便好。本来在童话里，保存着原始的野蛮的思想制度，比别处更多。虽然我们说过儿童是小野

蛮，喜欢荒唐乖谬的故事，本是当然，但有几种也不能不注意：就是凡过于悲哀，苦痛，残酷的，不宜采用。神怪的事只要不过恐怖的程度，总还无妨；因为将来理智发达，儿童自然会不再相信这些，若是过于悲哀或痛苦，便永远在脑里留下一个印象，不会消灭，于后来思想上很有影响；至于残酷的害，更不用说了。

幼儿后期

(1) 诗歌。这期间的诗歌，不只是形式重要，内容也很重要了；读了固然要好听，还要有意思，有趣味。儿歌也可应用，前期读过的还可以重读，前回听它的音，现在认他的文字与意义，别有一种兴趣。文学的作品倘有可采用的，极为适宜，但恐不很多。如选取新诗，须择叶韵而声调和谐的；但有词调小曲调的不取，抽象描写或讲道理的也不取。儿童是最能创造而又最是保守的；他们所喜欢的诗歌，恐怕还是五七言以前的声调，所以普通的诗难得受他们的赏鉴；将来的新诗人能够超越时代，重新寻到自然的音节，那时真正的新的儿歌才能出现了。

(2) 童话。小学的初年还可以用普通的童话，但是以后儿童辨别力渐强，对于现实与虚幻已经分出界限，所以童话里的想象也不可太与现实分离；丹麦（Hans C. Andersen）安徒生作的童话集里，有许多适用的材料。传说也可以应用，但应当注意，不可过量的鼓动崇拜英雄的心思，或助长粗暴残酷的行为。中国小说里的《西游记》讲神怪的事，却与《封神传》不同，也算纯朴率真，有几节可以当童话用。《今古奇观》等书里边，也有可取的地方，不过须加以修订才能适用罢了。

(3) 天然故事。这是寓言的一个变相；以前读寓言是为它的故事，现在却是为它所讲的动物生活。儿童在这时期，好奇心很是旺盛，又对于牧畜及园艺极热心，所以给他读这些故事，随后引到记述天然的著作，便很容易了。但中国这类著作非常缺少，不得不取材于译书，如《万物一览》等书了。

少年期

(1) 诗歌。浅近的文言可以应用，如唐代的乐府及古诗里多有好的材料；中国缺少叙事的民歌（Ballad），只有《孔雀东南飞》等几篇可以算得佳作，《木兰行》便不大适用。这时期的儿童对于普通的儿歌，大抵已经没有什么趣味了。

(2) 传说。传说与童话相似，只是所记的是有名英雄，虽然也含有空想的分子，比较的近于现实。在自我意识，团体精神渐渐发达的时期，这类故事，颇为合宜；但容易引起不适当的英雄崇拜与爱国心，亟须注意，最好采用各国的材料，使儿童知道人性里共通的地方，可以免去许多偏见。奇异而有趣味的，或真切而合于人情的，都可采用；但讲明太祖，拿破仑等的故事，还以不用为宜。

(3) 写实的故事。这与现代的写实小说不同，单指多含现实分子的故事，如欧洲

的《鲁滨逊》(Robinson Crusoe)或《唐·吉珂德》(Don Quixote)而言。中国的所谓社会小说里,也有可取的地方,如《儒林外史》及《老残游记》之类,纪事叙景都可,只不要有玩世的口气,也不可有夸张或感伤的“杂剧的”气味。《官场现形记》与《广陵潮》没有什么可取,便因为这个缘故。

(4) 寓言。这时期的教寓言,可以注重在意义,助成儿童理智的发达。希腊及此外欧洲寓言作家的作品,都可选用;中国古文及佛经里也有许多很好的譬喻。但寓言的教训,多是从经验出来,不是凭理论的,所以尽有顽固或悖谬的话,用时应当注意;又篇末大抵附有训语,可以删去,让儿童自己去想,指定了反妨害他们的活动了。滑稽故事此时也可以用,童话里本有这一部类,不过用在此刻也偏重意义罢了。古书如《韩非子》等的里边,颇有可用的材料,大都是属于理智的滑稽,就是所谓机智。感情的滑稽实例很少;世俗大多数的滑稽都是感觉的,没有文学的价值了。

(5) 戏曲。儿童的游戏本含有戏曲的原质,现在不过伸张综合了,适应他们的需要。在这里边,他们能够发扬模仿的及构成的想象作用,得到团体游戏的快乐。这虽然是指实演而言,但诵读也别有兴趣;不过这类著作,中国一点都没有,还须等人去研究创作:能将所读的传说去戏剧化,原是最好,却又极难,所以也只好先从翻译入手了。

以上约略就儿童的各期,分配应用的文学种类,还只是理论上的空谈,须经过实验,才能确实的编成一个详表。以前所说多偏重“儿童的”,但关于“文学的”这一层,也不可将它看轻;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并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所以选用的时候还应当注意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却也并非要引了文学批评的条例,细细的推敲,只是说须有文学趣味罢了。文章单纯,明了,匀整;思想真实,普遍,这条件便已完备了。麦克林托克说,小学校里的文学有两种重要的作用,(1)表现具体的影象,(2)造成组织的全体。文学之所以能培养指导及唤起儿童的新的兴趣与趣味,大抵当于这个作用:所以这两条件,差不多就可以用作儿童文学的艺术上的标准了。

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又因为偏重文学,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但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也还不少,古书中也有可用的材料,不过没有人采集或修订了,拿来应用。坊间有几种唱歌和童话,却多是不合条件,不适于用。我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编成几部书,供家庭学校的用,一面又编成儿童用的小册,用了优美的装帧,刊印出去,于儿童教育当有许多的功效。我以前因为汉字困难,怕这事不大容易成功,现在有了注音字母,可以不必多愁了。但插画一事,仍是为难。现今中国画报上的插画,几乎没有一张过得去的,要寻能够为儿童书作插画的,自然更不易得了,这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做诗的一点经验

俞平伯

从七年春天我尝试用白话做诗，同小孩学走路一样，语法调子都很招笑的。那时候新诗正在萌芽，不但没有法则也没有很多的模范，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做诗应守的戒律，但我很感谢欣幸这个机会，使我能离开一切拘牵，赤裸显出诗中的自我。

后来继续做《冬夜之公园春水船》在《新潮》登载。以人家的批评看来艺术或稍稍进步些，但这几首诗都染上很浓厚的旧空气。且作风太偏于纯粹写景一面，也不是新诗正当倾向，所以我后来很懊悔把未成熟的作品胡乱径行发表。

我很信好诗是没有物和我的分别的，是主观客观联合在笔下的。惭愧我没有这般的天才，只有心向着路上去学步，即以最近所做的而论，其中或还不免有旧诗词的作风。这足流露于不自觉的，我承认我自己的无力。

我在已篇文字里，要声明一点重要的观念。就是好诗没有是“天籁”的。天籁是什么？简单说来，即适之先生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上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但这个旧信条，我以为到现在还有从新解释的必要，而且要严密的解释。

凡做诗的动机大都是一情感（Féeling）或是一种情绪（Fnotion），智慧思想，似乎不重要。我们从心理学上，晓得这种心灵过程是强烈的，冲动的，一瞬的。若加以清切的注意或反省，或杂以外来的欲望，便把动机的本身消灭了。所以要做诗，只须顺着动机，很热速自然地把它写出来，万不可使从知识或习惯上得来的“主义”“成见”，占据我们的这识中心。

我想凡世界上天才的“作者”——后人说他是成什么派别——自己绝没有先知一种分别；决不先想到什么“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艺术的艺术”，“人生的艺术”这类观念；更没想到“自成一家”“传名久远”这类世俗可笑的见解。他们只是“兴到疾书”无所为的自扰，既不及管诗的“工拙”更无所谓社会上的“毁誉”。至于作品家竟如何如何，自有读者去批评；什么主义派别，自有后人编文学史的为他们分类。实在他们自己，只不过一个真率的小孩子，一个酸绉绉的书呆子罢了。授罗古勃 Sols-

gnt说：“情动于中，吾遂以诗表之，吾于诗中，已尽言当时所欲言；且复勉求适切之辞，俾与吾之情绪相调和”（见《点滴》上卷117页）这真是诗人的自白。即修辞的作用，亦无非想真实详细表出他自己的情绪，与世间的毁誉丝毫无干。我们要做诗，须得具诗人的纯洁态度；这是根本上一个先决问题。

做诗原只是做得，不该把做诗当作求他欲望的手段。诗的兴趣即在本身，不可从本身以外求趣味。若是一个学诗的人问，“做了诗，为什么？怎么样？”这是把功利的臭味，来玷污诗神，我们应该请他出诗人的范围。若是有人问，“诗要怎样做？”也大都是诗的门外汉，因为他自己带上桎梏。我可以回答，“你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我都不会告诉你”。

盛兴来了，我们不得不写下来；若不来呢，虽要写也写也写不出，即写出来的也不是诗。随盛兴来的诗，未必定是好的，却还不失诗的精神。听它的自然来去，不加一些有这的做作；已是我深信的一条最有效的做诗方法。我的主张，是诗的解放，第一步要解放做诗的动机。

诗有什么调子句法，我不是瞎说，从来没理会到这个。人家都说，新诗的律是件难事，因为没有固定的规则。我的意见都和他们相反。我以为诗律既不难，而且有很精严的规则——自然的规则——存在，但是我们却不要管它，不要有意的遵守它。只趁着“兴会”做我们的诗，它自会如形影的来符合我们。换句话说，人的盛兴和谐律的盛兴是相伴着而同源的，我们不愁有好诗而没有好的调子呵。

调子既不是固定的，又不是先有调子而后做诗的；所以我做诗的经验——对于修饰调子的经验——只是读在嘴里听在耳里，改到无可改为止。若再问我，“这首诗调子是怎样安排的？”我只有请他把原诗读一遍，因为以外我不知什么，实在也没有什么！

至于怎样才能解放做诗的动机？这关于人格的修养，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此论范围以内。我所要说的，不过如此。读者或者觉得这些议论太深渺不着边际，但我总真实表现不可忽略的事实；况且这篇所讲的，并非教人怎样做诗，不过简短自述过去的经验。

九，十一，五，作于杭州城头巷

秋 夜

玄 庐

(一) 在园里

竹外青天，
天上缀着一轮月。
微风吹动竹梢头，
影上粉墙三十尺。
这样秋光，
把心灵照得十分透彻。
从那里来也，一声长笛？

(二) 在野坂底

几棵大树黑簇簇，
树下几间茅草屋；
板门关得静悄悄，
家家困得稀烂熟。
其时月光横过茅屋顶，
茅屋顶上抹落几堆大树影。
月亮亮清清，
树影阴森林，
有人为“车夜水”开出门^①。
砰的一声门闩落，
惊起邻家小儿哭。

^① 农家夜里车水叫“车夜水”。

失 眠

玄 庐

唧唧，唧唧，床头上的表，
唧唧，唧唧，十分停匀，十分柔脆。
彼无心催我的眠；
也未必有心醒我的睡；
把一秒一秒的将来，
轻易就变成现在。
我与其懊恼彼，
不如莫辜负了彼。
起来，起来，
把电灯拧着，
读了一篇“可爱的将来”。

儿 歌

周作人

小孩儿，你为什么哭？
你要泥人儿么？
你要布老虎么？

也不要泥人儿，
也不要布老虎；
对面杨柳树上的三只黑老鸱。
哇儿哇儿的飞去了。

这篇诗是我仿儿歌而作的。我想新诗的节调，有许多地方可以参考古诗乐府与词曲，而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他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我这一篇只想模拟儿歌的纯朴这一点，也还未能做到。三只黑老鸱并不含有什么神秘的意思，不过因为乌鸦很多，最为习见罢了。儿童性爱天物，他的拜物教的思想，融入诗中，可以造成一种汎神思想的意境，许多有名的儿童诗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容易希望做到罢了。

十月二十二日

慈姑的盆

周作人

绿盆里种下几颗慈姑，
长出青青的小叶。
秋寒来了，叶都枯了，
只剩了一盆的水。
清冷的水里，荡漾着两三根
飘带似的暗绿的水草。
时常有可爱的黄雀，
在落日里飞来，
蘸了水悄悄地洗澡。

二〇，十，二二

秋 风

周作人

一夜的秋风，
吹下了许多树叶。
红的爬山虎，
黄的杨柳叶，
都落在地上了；
只有槐树的豆子，
还是疏朗朗的挂着。
几棵新栽的菊花，
独自开着各种的花朵；
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称他是白的菊花，黄的菊花。

日本元禄时代（十七世纪末）的俳句里，有服部岚雪的一句道，“黄菊白菊，其余的没有名字也罢！”我看了很是喜欢，这首诗的末两句，差不多便是从那俳句变化出来的，但是根本的意思却是不同了。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幸福

俄国 阿尔支拔绥夫 作 鲁迅 译

自从妓女赛式加霉掉了鼻子，伊的标致的顽皮的脸正像一个腐烂的贝壳以来，伊的生命的一切，凡有伊自己能称为生命的，统统失掉了。

留在伊这里的，只是一种异样的讨厌的生存，白天并不给伊光明，变了无穷无尽的夜，夜又变作无穷无尽的苦闷的白天。

饿与冻磨灭伊的羸弱的身体，这上面只还挂着两个打皱的乳房与骨出的手脚，仿佛一匹半死的畜生。伊不得不从本街移到偏僻的地方，而且做起手，将自己献与最龌龊最惹厌的男人了。

一晚上，是下霜的月夜，伊来到一条新街，是秋末才造好的。这街在铁路后面，已经是市的尽头，一直通到遍地窟窿的荒凉的所在，在这里几乎没有人家。这地方绝无声响。街灯的列，混着平等静肃的落在死一般的建筑物上的月光，只是微微的发亮。

黑影，那从地洞里爬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横在地上，还有电报柱，由电线连接着，白白的蒙了霜，月神一般闪烁。空气是干燥的，但因为严霜，刺得人皮肤烧热。

这宛然是，在这寒冷之下，全世界都已凝结，而且身上的各圆部都用着烧红的铁刺穿。于是身体碎了，皮肤的小片，全从身上离开。从口中呼出的气，像一片云，略略升作青色的亮光，便又凝冻了隐去。

赛式加已经是第五日没有生意了。在这以前，伊就被人从伊的旧寓里打出，并且扣下了伊的最末的好看的腰带。

缓缓地怯怯地动着伊瘦小低弯的形体，在空虚的月下路边；伊很觉得，仿佛伊在全世界上已经成了孤身，而且早不能通过这荒凉的境地了。伊的脚冻得一刻一刻的加凶，在索索作响的雪上，每一步都引起伊痛楚，似乎露出了鲜血淋漓的骨骼在石头上行走似的。

走到这惨淡的区处中间，赛式加才悟到了伊的没意义的生存的恐怖，伊于是哭了。眼泪从伊的发红的冷定的眼睛里迸出，凝结在暗的烂洞里面，就是以前安着伊的鼻子

的地方。没有人看见这眼泪，月亮也同先前一样在大野上亮晶晶的浮着，散布出一样的明朗的青色的光辉。

没有人到来。说不出的感情，在伊只是增高增强起来，而且已经达到了这境界，就是以为人们际此，便要陷入野兽的绝望，用了急迫的声音，狂叫起来。叫彻全世界，叫彻全世界。然而人是默着，只是痉挛的咬紧了牙关。

赛式加祈愿说：“我愿意死，只是死。”但伊忽又沉默了。

这时候，在白色的路上，忽地现出一个男人的黑魑魑的形象，很快的近前，不久便听到雪野踏实的声音，也看见月亮照在他羔皮领上发闪。

赛式加知道，那是在道路尽头的工厂里的一个仆人。伊在路旁站定，等候着他，用麻木的手交换的拽着袖口，将头埋在肩膀中间，脚是一上一下的顿着。伊的嘴唇似乎是象皮做的了，只能牵扯的钝滞的动。伊很怕，怕要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爷……（Kava-j-ier 本是 Kavalier，因为冷了，发不出 l 的音。……表声音的引长。），”伊才能听到的低声说。

走来的人略略转过脸来，便有决然地赶快走了。赛式加奋起绝望的勇气，直向前奔，伊跟住他走，一面逼出不自然的亲热的声音劝他说：

“大爷……你同来……真的……好罢，就去……我们去罢……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会笑断你的肚肠的……好，我们去……总之，一定，我什么都做给你看……我们去罢，爱的人……”

过客仍旧只是走，对伊并不给一点什么注意。在他板着的脸上圆睁着眼睛，很不生动，似乎是玻璃做的。

赛式加从他的前面跳到后面，又紧缩了双肩，声音里是钝滞的呻吟，而且冷得只是喘气：

“你不要单看这，大爷……我现在这模样了……我的身子是干净的……我的住家并不远，我们去罢……怎？……”

月亮高高地站在平野上，赛式加的声音在霜气的月光中异样的微弱的响。

“好，我们去罢，”赛式加喘息着又踢绊着说，但还是用了跳步在他前面走。“好，你不愿意，……那就求你给两个格利威涅克（Griwenik 是十戈贝克币的通称，一戈贝克约值中国十文。）就是了。买点面……包……我整一日还没有吃呢……你给罢……好，一个格利威涅克，大爷……爱的人……”

他们来到一处极冷静的地方的时候，那过客默默地和伊走近了。他的异样的玻璃似的眼睛还是毫无生气的睁在月光里。

“好，你就只给一个格利威涅克……我的好大爷……这在你算什么呢。”

一个最末的绝望的思想，忽然在伊的脑里想到了。

“我做，什么你乐意的……真的……我给你看这么一件东西……我是会想法儿的……你愿意，我揭起衣服来……便坐在雪里……我坐五分钟……你可以自己瞧着表……真的……我只要十戈贝克就座了……你真会好笑哩，大爷……”

这过客站住了，他的玻璃样的眼睛也因为一种感觉生动起来，他用了短的断续的声音笑了。

赛式加正对他站着，冷得发抖，伊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他手上或脸上，竭力的赔笑。

“但你可愿意，我却给五卢布，有是十戈贝克么？”过客四顾着说。

赛式加冷得发抖，不信他，也不开口。

“你……听着……脱光了衣服站在这里。我打你十下。——每一下时半卢布，你愿么？”

他不出声的笑而且发抖。

“这冷呢，”赛式加哀诉似的说，惊讶和饿极和疑惑的恐怖，也神经的痉挛的穿透了伊的全身。

“这算什么……你因此就赚到五卢布，就因为冷。”

“这也很痛罢，你的打，”赛式加含含糊糊的并且十分苦恼的吞吐着说。

“唔，什么，什么——痛……你只要熬着，你就赚到五卢布。”

这过客往前走去了。

赛式加愈抖愈利害：

“你……那就给五戈贝克罢……”

这过客往前走去了。

赛式加想拉住他的手，但他擎上来便要打，而且忽然大怒起来，吓得伊倒跳。

这过客已经走远了两三步了。

赛式加哀诉的叫道，“大爷……大爷……这就是了，大爷……。”

那人站住了，回过身来。

他从齿缝里简捷地说道，“唔。”

赛式加迷迷惑惑的站着。于是伊慢慢的解了身上的结束。伊的冻着的手指，在伊仿佛是别人的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伊的眼光总不能离开了那玻璃似的眼睛。

“喂，你……赶快……有人会来……”过客从齿缝里不耐烦地说。

寒气四面八方的包围了赛式加的裸体。伊的呼吸要堵住了，似乎有烧得通红的铁忽然黏着了伊的全身，冰冻的皮肤，都撕裂下来了。

“你快打罢，”赛式加喃喃地说，便自己转过背来向着男人。伊的牙齿格格地厮打。

伊一丝不挂的站在他面前，这精赤的小小的身体，在月光寒气和夜里的大野中间，皎洁的雪上，显得非常别致。

“喂，”他鸣动着喉咙喘吁吁的说“瞧这……要是你能熬……在这里，五卢布……要是不能，你叫了，那就到鬼里去……”

“是了……你打……”伊的冻坏的嘴唇喃喃地说。伊全身因为寒冷，都痉挛蜷缩起来了。

过客走到身旁便打，突然间举起他细的手杖，使了全力，落在赛式加的瘦削伶仃的脊梁上。刀割似的创伤从伊身上直钻到脑子里。伊的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成了怕人的痛楚的感觉，合凑着奔流。

“啊，”赛式加的嘴唇里迸出一个短的惊怖的声音来。伊前走了两三步，用伊的两手痉挛的去按那遭打的处所。

“拿开手……拿开手……”他跟在伊后面，喘吁吁地叫喊说。

赛式加抽回膊肘，第二下便忽然的又将一样的难当的痛楚烙着伊了。伊呻吟倒地，两手支柱着。正倒下去时，又在伊裸体上，加上了白热的刀刺似的打扑。伊的裸露的肚子便匍在地面，并且几乎失了知觉的咬着积雪。

“九，”有钝滞的轰鸣的声音计着数，同时在伊的身体上又飞过了新的闪电，发出一个新的湿的响声。有东西迸裂了，极像是冰冻的芜菁，于是鲜血喷在雪上。赛式加辗转着像一条蛇，翻过脊梁去，积雪都染了血；伊的洼下的肚皮，在月光底下发亮。正在这一刻，又打着伊左边的脑脯，噗的破了。

“十，”有人在远地里叫。于是赛式加失了神。但伊又即刻苏醒过来了。

“喂，起来，你这死尸，拿去，”一个急躁不过地声音叫喊说，“我去了……晤？”

裸体的赛式加将发抖的手痉挛的爬着地面，踉踉跄跄地想站起身，鲜血顺了伊的身子往下滴。伊已经不很觉得寒冷，只在伊所有的肢节里，都有一种未尝经历过的衰弱、不快，苦闷的颤抖，和拉开。

伊惘惘地摸着打过的湿的处所，去穿伊的衣裳。待到伊穿上那冰着的褴褛衣服，很费却许多工夫；伊在月光皎洁的大原野上静静的蠢动。

当过客的黑影已经消灭，伊穿好了衣裳之后，伊才摊开伊捏着拳头的手来。在血汗的手掌上，金圆像火花一般灿烂。

——五个，伊想，伊便抱了大的轻松的欢喜的感情了。伊迈开发抖的腿向市上走去，金圆在捏紧的手中。衣服擦着伊身体，给伊非常的痛楚。但伊并不理会这件事。伊的全存在已经充满了幸福的感情……吃，暖，心和烧酒。不一刻，伊早忘却，伊方

才被人毒打了。

——现在好了；不这么冷了——伊喜滋滋地想，向狭路转过弯去，在那里是夜茶馆的明灯，忽然在伊面前辉煌起来了。

Mikhail Artsybashev 的经历，有一篇自叙传说得很简明：

“一八七八年生。生地不知道。进 Avtoirsk 中学后，升到五年级，全不知道在那里教些什么事。决计要做美术家，进 Kharkov 绘画学校去了。在那地方学了一整年缺一礼拜，便到彼得堡，头两年是做地方事务官的书记。动笔是十六岁的时候，登在乡下的日报上。要说出日报的名目来；却有些惭愧。开首的著作是 *Vsljozh*，载在 *Ruskojs Bagastvo* 里。此后做小说直到现在。

Artsybashev 虽然没有 Tolstoi 和 Forkij 这样伟大，然而却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使他出名的小说是 *Smert Lande*，使他更出名而得种种攻难的小说是 *Sanin*。

Artsybashev 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对于他的 *Sanin* 的攻难，他寄给 A Billard 的信里，以比先前 Turgenev 的《父与子》，我以为不错的。攻难者这一流人，满口是玄想和神秘，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现实尚且茫然，还说什么玄想和神秘呢？

Artsybashev 的本领尤在小品；这一篇也便是出色的纯艺术品，毫不多费笔墨，而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浑然写出，可惜我的译笔不能传达罢了。我旧日也因为耳食，狠排斥 Artsybashev，近来看了他几篇作品，才自己知道孟浪。即如这一篇，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仆人，几乎美丑泯绝，如看 Rodin 的雕刻；便以事实而论，也描尽了“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的娱乐，及至烂了鼻子，只能而且还要以肉体供人残酷的娱乐，而且路人也并非幸福者，别有将作他为娱乐的资料的人。凡有太饱的以及饿过的人们，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为生存而取过这类的娱乐与娱乐过路人，只要脑子清楚的，一定会觉得战栗！

现在有几位批评家很说写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人们每因为偶然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趋向厌世的主我的一种原因。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记

深夜的喇叭

日本 千家元磨 著 周作人 译

这是深夜三点钟的时候，我醒着躺在床上，远远地听到什么地方的军队的悲威的喇叭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吹的呢？或者什么地方有兵营在那里罢？但是近地也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来到这里，听到喇叭的声音，还是初次。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军队的喇叭了。我想，这必然是野外演习，或是什么罢。我对于这些兵卒，昼间的疲劳还未恢复，又从渴睡的床上被叫起来，拉到野外去的兵卒，十分同情。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还熟睡着的夜半，在早田树林里，迫令团团的奔走，到得回到兵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酷热的一日又起头了。因了缺睡与疲劳的缘故，身体已是困倦了，却又须晒在太阳底下，强迫去做事：想起来神经都颤抖了。仿佛觉得面上的皮，或是血，停住了，变厚了的样子。亏得他们一点都不害羞，叫别人去干这样的事。

我听了喇叭，总是消极的，当不住地感到悲哀；觉得阴惨，不安而且孤寂。小孩的时候听了那种声音为感到的一种恐怖，又唤醒到心上来了。我还幼小的时候，同母亲住在兵营近旁，早晚都听到他。我从那喇叭声中，在我的心里没取了种种人生的悲哀。现在听了夜里的喇叭，又将我的空想激刺起来了。那空想虽然不过是一种感想，但实在很是痛切。精神消沉，完全没有安乐的处所。对于这样不可抗的暴力主义的消极的厌世，自然的发生，将世上的复杂的可厌的事情的一面，又复鲜明过来了。

我将十岁左右的时候，从乡间到东京，在上野（Ueno）的战画馆所见的西班牙与什么国战争的光景，从新的在脑里描出。战画馆的里面，是暗青的，当初一点都看不出：看了一会，才见许多兵士，活泼泼的画著。陪千几百的兵士，分成种种的形状，——炮兵骑兵步兵，军官将帅下士卒；马匹，大炮，剑，带刺刀的枪，喇叭，军旗；树木，河，山，早田，人家：这些东西与仿佛在暗黑的梦里看见的日光，都包在昏暗的恐怖的色彩里面。这里一带的空气，说不出是怎么样：就是现在想起，也还觉得苦闷。悲哀，苦痛，恐怖与绝望罢了。在我最相近的地方，有一座山；山上弃捨着许多大炮，旁边一个穿蓝衣的兵卒，血污狼藉的，将枪当拐杖支着，才得不至于跌倒。

那个面貌，那个状态，在我看了全然同实物一样，发生效力。此外还有种种地狱一般的光景，陈列在我的眼前：血的河，烧着的人家。有远向死地进军的许多活泼泼的兵，也有无数的重叠压着徒然倒毙了的人们：总之，是可怕的生与死。倒了的人，却比活着做事的人似乎更多。此后就要死了，此刻还活着的人，却更为可怕。我觉得人如判定不得不见这样的世界，还不如死的好了。我相信，在我长成以前，这样的战争必定是不可免的。便是年纪稍大的时候，我也还是这样相信。我想，既然生在世上了，无论如何，总要有遇见战争的日子，我便哭着急忙的出了战画馆去了。

我还从别的种种事物，得到这样的恐怖的印象。军旗祭的晚上，乳母背了我，走过一条暗的斜坡的时候，我听了烟火与军乐的声音，相信这世界是已将灭亡了，我突然感著死的恐怖，在乳母的背上哭了起来，似乎回家已是无望，也不能再和母亲见面了。其实母亲的家离那里还不到两町呢（案：一町为三十六丈）。

我又在查理纳马戏馆，看见马贼偷了许多马从村家出来，与追捕的队伍战争的光景，不敢再看，将脸伏在母亲的膝上，捂了耳朵，使他听不见手枪的响声。我将当时是正在看戏这一件事，完全忘却了；也不想到我是在戏馆的里面；所演的也并非戏剧，觉得都是实在的事情。

这时候，我才初次看见在入场口的两旁，重叠堆着的笼里，有狮子老虎和别种动物关着。他们正在吼叫。我很害怕，不敢走过他们的面前。心里想到将来又非走过笼的面前，不能出去，觉得非常恐慌；一直到回家之后这才安心。听说那时我还说要立刻回家去，使母亲很是为难。我不懂得特地来看这些危险东西的大人们，是什么心思。住在家里岂不还要好的多么？当大人们正在出神地看种种演技的时候，我独自留心看那戏场周围的许多的入口。那时即使猛兽将笼毁坏，走了出来，也没有人知觉；所以我很热心的想着，倘若我发现了这危险，当即通知大众。以后在演技间歇的时候。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中止呢？母亲说：“给动物吃饭哩。”我想，动物也吃饭么？又觉得管这些动物的人，是非常伟大的人物。这大约都是五岁前后的事。

随后往浦和（Urawa）以后，我所见到听到的世上各种可怕的事情，也愈多了。在我家近旁，有一所警察的寄宿舍；门楣上边，挂着一张席子大小（案高三尺宽六尺），的一个玻璃橱，仿佛是匾额模样，橱内放着与强盗格斗而死的警察的纪念品。血污的制服，血污的笔记簿，带着血痕的白手套，弯曲的剑，草鞋，裹腿，皮靴；这类的物件，有好几副都陈列在那里。厨上又贴着白纸，上写警察的姓名与死事的地方。我见了这些东西，便不禁心里阴暗起来。监狱也在附近，我常常听到狱里的钟声；又几乎每天都看到背剪着手穿着青衣的犯人，和戴了圆笠穿着红衣的犯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了。有一次，看见护送这样犯人的一个警察，穿了草鞋，在田塍上走，又引起了

的许多可怕的想象。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藏着木板的应举（Okyo）所画的“难福幸”三幅的长卷。自己仿佛只见过“难”的一幅，其余的都记不起了。这时用朱墨两色所画的；朱色是用作火灾的火焰和血的颜色。题材分地震火灾大水海啸等自然现象的难，与人事上的强盗杀人以及犯人的处刑。倒坏的大屋底下，抱着小孩的母亲和老婆子露出半身，正在挣扎，后面的火渐渐近来，黑烟中间喷出许多火星；被大水冲去的屋顶上，拼命的攀住的人们；竹林里被无数的蛇缠住，正在苦闷的人；乡间的大人家里，十人左右结队的强盗，黑装束，包着头，很是灵敏的模样，手里都拿着出鞘的刀；在一间屋里，捆住了主人和管家，将刀挺在面前，迫他们说出让安放金钱的所在；又或捉住了女人，正在强逼伊；或在井边的松树上，吊着背剪了手嘴里塞着核桃结的女人，用刀将伊砍下井去，下面有小孩正啼哭着。最后画着犯人两手缚在木桩上，两足上各拴了一头牛，牛尾上点起火来，牛往两边乱窜，犯人的腿裂开，一直到了胸前，骨头都露出了。还有旅人在山里，被狼和蟒蛇前后夹击的光景。这些可怕的印象，怎样的使我更将世间看得黑暗寂寞，这件事实在不容易说。白天因为专顾游戏，虽自暂时忘却，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必定受这恐怖的窘苦，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却不曾将这事告诉别人。那时候，俄国的皇太子到日本来，在大津（Otsu）什么地方，脸上被人砍了一刀。当时曾听祖母——或者是别人也未可知——说，因为皇太子到了奈良（Nara），在寺里首先就看应举的这幅“难”的长卷，所以他也遇见这样的难了？

那时还有一件事，在我的脑上，刻下一个苦痛的印象的，是天草骚动（Amakusa Sodo，指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年——天草时贞的战争，众皆天主教徒，谋推倒德川幕府不成，次年平）。之类的木板画图中画着基督教徒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模样。基督教的牧师穿了黑的长衣，头发中央分开，蓬蓬的垂下；穿着裳，束着白的袖绊的武士，都拿了长枪和刀站著。有牧师已经处了刑，现出美而凄惨的面相，垂头向着地面；又有牧师站在十字架底下，五六个武士围住了他，正要将他赶上架去，牧师只拱了手，将眼向上望着天空。我见了那瘦弱的白的手腕和向上望着天空的柔弱的眼色，每感到那临面无可避免的死的时候的寂寞与恐怖，与一种恨惜似的震动。为什么杀这样的人，又为什么非杀不可呢？全然都不知道；但我对于武士们，无端的怀了憎恶。我用墨涂抹那面貌，或用小刀剗割；对于那些柔弱的牧师，心里默默的替他们祈祷。

我听了喇叭的声音，将我少年时代的恐怖，又明明白白的在心里叫醒过来了。我心想这世界还是黑暗哩。我很强烈地感到世上的寂寞的事，觉得自少年时代以至现今，在这期间里，对于世间的暗黑与孤寂，居然能够不很痛切的感着，随便过去，似乎倒是一件不思议的事了。我想现在的少年，也当然感著和我的少年时代一样的不安，恐

怖与寂寞。我的少年时代，也并不是特别荒凉的时代罢。

噩梦这句话，最能够适切的表明这种感觉。我想便是渐渐死去的时候，也应该比这个稍好罢！

我每往青山（Aoyama）墓地，从对面坡上余剩的黑屋顶红瓦墙的兵营里，发出喇叭的声响，我听了心里总是非常的悲哀。墓地与兵营，这是怎样的好对照呵！我在少年时代的长育的地方，就是这坡上的兵营：我们的家便在这崖壁下面。我后来很喜欢读泪香（Ruiko，即黑岩周六）所译的侦探小说，时常因了书中的事件，在脑中想出当场的情景，这多便是兵营周围的景色。从泪香的侦探小说，我也尝到许多暗黑人世的孤寂与无聊。

在一部小说里，题目却已忘记了，记着一个志士的事。他被囚在山中的一座古城里，每日凭了高的窗户，望着空中的浮云；这时候山中割草的少女，唱着歌走过。囚人听了歌声，心想这不是来救的人唱着歌作什么信号的么？那个歌在每日一定的时候，唱着过去。这件事我还好好的记着。那样的能够使我感到寂寞无聊的事，实在是再也没有了。

我将自身替那志士设想，对于他在山中可怕的牢狱里，从高的窗内望着一角的天空与流动的浮云，每到下午听了割草的少女的歌声感着愉悦的心情，很是同情。自由只是空中的行云，少女所唱的歌罢了。

这时候脑中现出的情景，便是那兵营的一角，不过将他移到山中去了。直到二三年前为止，这兵营的附近，还常在梦中出现，我在梦里也常出入于这兵营的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喇叭忽然止住了。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同喇叭那样的能够引起我的厌恶人生的感想。当他吹起来的时候，人生便带了杀伐阴惨的色彩，在我的脑中出现，几乎是不可堪的东西了。

二三年前我在房州（Boshu）方面单身旅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早晨在旅馆起来，忽然听到喇叭的声音。那里并无兵营一类的东西，我想这只是幻觉罢了。坐了马车，走过一二里（案每里当中国六里余）之后。耳边还是听见，非常窘苦。以后这样的事，也常常遇见。

和我同感的人，我想未必没有罢。那喇叭令人想到生与死，现实与梦幻的境界；令人想到人们对于未来的无力；仿佛听见消为战场之露的那些亡魂的叫声；令人想到被那风靡世界的暴力所虐的人们的命运。这使人想到分散的亲子，分散的夫妻，分散的父子的残酷的命运。

可诅咒的喇叭呵！在日本响着这声音的期间，我们不能得到安稳的梦！

妻早已起来，抱了小孩，唱着儿歌；但小孩已不肯再睡了。

妻对我说道，“请来看呵！这样的调乖呢！”

我起来去看。

小孩装了说不出的可爱的脸，笑著。眼睛细细的，发生光辉，张开小口，尖着嘴唇，满脸通红地望着我和妻两个人笑著呢。我觉得可爱极了，便在他面颊上接吻。他还不曾这样的笑过。生了以后到今天是三十三日了。

在这时候，生后的第二日，妻便忧虑着说，因为是男孩子，不会被征去当兵么？这句话又在我的脑里反响起来。我含泪看着小孩，心里想，无论怎样，我一定要为他奋斗！什么地方，鸡已啼了。

一九一六年九月九日作

千家元磨（Senke Motomaro）一八八七年生，是日本现代的诗人，所著诗集有《我所见》（*Jibun wa mita*, 1918）《虹》（*Niji*, 1919）两种，每年又发刊杂志《诗》，现在出到第八号了。但他又做小说戏曲，也都极好，近来编作一册刊行，名《青枝》（*Aoi-eda*, 1920）。长与善郎的批评里说，“千家是现今具着希有的‘心’的一个人。这心是极端亲和的感情，又是燃烧着的猛火。千家为这个心所驱使，燃著这个火而生活著的诗人。这个心便生出他的可惊的感受性；这感受性又生出千家独特的艺术与宗教。飘飘的同风一样，千家到处因了自己的心，发现别的心与生命。感情是一切——这一句话，在千家实是真理。用了现在希有的。对于自然的真的从顺与对于或物的真的虔敬，千家仿佛是被凭依者一般，自然的喷出他的可惊叹的诗与散文。他那一字一句的活跃，恍如看燃烧着的火焰。只有能知道千家的心的人，才能知道喷出这火焰的洞穴的深奥。像千家这样善良和蔼的人，我可以说不曾有。凡是略略与千家的心接触过的人们，不能不爱这希有的自然的人罢。这集里的作品，都是我们用了深的感动所爱读的著作。我们盼望这书的出现，真已好久了。我是千家的友人，这是我的光荣；日本有这千家，也是的日本的光荣。我敢大胆的说，千家在或一点上，已经是世界的人了，”这一节话，很能说出他性格与著作的特色。这一篇小说，即是从《青枝》中间译出的；有一两处不大明白的地方，承著者给我说明，很是感谢。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八日记

反动力怎样帮忙

杜威博士原著

震瀛译自纽约九月一日号《新共和周刊》

自由是不是只能在于经济的过渡时期呢？自由的发达，是不是只为旧经济的束缚已经解放，新经济的管理还没有实施呢？德谟克拉西的运动，自由的运动——或者什么名称也可以——不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的发达么？不过是暂时的影子，由封建的制度趋于资本的制度的呢？

五年前大多数的人民以为这种的问题是荒谬绝伦的，中等社会尤甚。现在这种问题渐渐脱离抽象的形式，欢迎的人民逐日加增了。有思想的人常常承认永久的谨慎是自由的代价。但普通的人民以为谨慎应该披荆斩棘，不要令障碍物来妨害进步。现在他们质问这种自由的代价用不用变更社会趋势的情况呢？他们骇怕的是德谟克拉西进行的障碍物，不是怕他的基础。

我们试想想人情的变态，对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关系一个问题，有些希望。人人都明白，由历史证明出来，经过许久的顽固势力来反对（自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美国已经发生了），结果反足以帮助进步的缘由，但是应付反对的手段未能十分研究清楚。如果进行的法则可以实验，便可以不必由历史上得来了。社会的极端运动，不能说结果一定相反，不过保守派固然要反对，急进派也不大赞成。这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了。反对力要怎样来缓和急进的趋势呢？

这个问题只能够用心理学的知识来指导，历史的小心研究，才可以解答。但不能不用一个假定。反动力帮忙斩除进行的障碍，了解不明的事实，回复固有的势力。历史与理想有点不对，压力反足以提倡爱自由的功效。专制最坏的事，就是要被压者长久甘心于奴隶生涯。对于各事，都持着愚民政策，摧残革新的功效。压制与自由，大有关系于政治；压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这是物理的定律。反动力足以启发人心，发明前所未闻见的，栽培意志。反动力的缘由，完全发生于人类愚蒙大多数的惰性。但反动力的愚蠢，是当着危险的时机，要把实益的事件，埋没于势力之下。弄到事件

为一成不变，不过要他们长久不明了罢了。

拿神道来愚民，要长久保存固有的势力，也是非常愚蠢。这种办法，他们可以利用本来的罪恶，来实施自己的计划；否则不能成功。这种不轨的行为，反弄到那些众恶明白一点，人人都知道罪恶加增，是由为作伪产生出来的。

比方议和的条件，英国要获得煤油的专利，法国要压制德国的实业发展，这些事物都是令人看地清楚，从前许多人不相信的——经济竞争或者不是独一无二的战争缘由，也是极重要的。所谓公道和自决，都是假话。

庸众都是很难分辨的。战争的缘由，不能欺蒙经济的特色，不过有些人为他所迷惑罢了。那个缘由要证实往事。所得的结果，各时代都是一样。

他们实在是积极进行，因为他们继续不断的进行，所以不必集中一处，而分道扬镳，结果便发生许多纯正的理想。种种假话，不独不能为害，反弄到他们的进行；趋于人道的结合，不能分离。又弄到大多数人民对于经济决定的社会，视为罪大恶极。所以他们的罪恶，不独是革命派，社会党一班人所承认。反动力不过是自利派——资本家政府党——想来摧残天赋的人权罢了。

反对的声浪，又可以帮忙革新派的进行，为他们来传播，很像代他们登广告。什么坏衔加上他们，反视为荣幸。这不是美国反动力的罪恶，不能实地产生一纯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他们不是天天那样鼓动，赤派的势力，反没有这般雄厚。世事越怕越坏，资本主义越发现多一点可怕的事，革新主义越得人家欢迎。社会的忠厚长者，对于现在的制度，心意满足，不要加上什么旁的名称。虽然最普通的自由主义，他们也不愿意听闻。凡经过一次反动力的结果，在历史上常常把理想实现出来。罪恶是由习惯产生出来的。如果反动力是聪明的，就任由那种理想自消自灭。越怕越见鬼。后来的人便拿钱来做见鬼的代价了。这是见怪不怪的了。所以起初人人惧怕新思潮，到后来又愿拿很大的代价购得来。

反动力更能够帮忙革新派捐弃幻想，入于实行的境地。科学的社会主义还是在于四十八子时代的革命形式，不管是不是七十五年以后或以前，对于美国都是没有关系的。但当到反动的资本主义的 Hessians 派明白了这种学理的发达，不能不用严刑峻法来做对付的方法，这是表明他们不能长乐久安了。现时最要的事，要改造经济，渐渐普及全体对于改造世界的希望。心理的幻想，终有实验的日子。理想家经历了许多痛苦，才能够醒悟，而入于实验的时期了。

因为反动力的暴行，足以证明正当的趋势，已经发生了。实力的运动，也开始了。社会主义还用着俄罗斯派的学说底急进革命，这是世界工人凄惨、困穷和衰弱的结果，这实在是轻忽些。这种学说发生一种赔偿报复的心理，是柔弱的证明。凡是真正的革

命，都由实力产生出来。增长势力的机能和地位。战争实在是大大的帮助劳动界。美国最少也有感动。如果还是毫无觉悟，将来必然没有好结果。那无理骇怕的暴动，足以证明已有实力存在。劳动的势力所由来，永久不能忘记的。反动力的发生，由于实力的运动。理想为事实之母，所以反动力大有助于理想。越要他们迷梦，他们反越要解放。新陈代谢，必能成功。不过发达有一定的程序，人民自然觉悟。这个时机，进行自进行，反对自反对，运动和希望，向着成功路上走。恐慌自然消灭。东方既明，万物归于固有的原位。自由言论和研究已不成问题。社会上也没有压制的东西了。意志薄弱的人，也要被动向着同一趋势。压抑真理，鼓吹伪道，都有成功希望呢？但关于进步一层，损失由于动机和目的的启发。而反动力又常常减轻他的能力。这就是他的帮忙了。

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会章

汉俊 译

职工联合会主义，是承认现在资本家阶级的存在，只在这阶级的存在之下谋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他的劳动团体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工团主义，是要推翻现存的资本家阶级而以劳动者阶级支配产业的，他的劳动团体是以产业为基础的。法国的“劳动总联合会”，是工团主义的劳动团体，是以产业为基础的劳动团体。要晓得工团主义的人，要晓得产业组合的组织的人，都须将法国“劳动总联合会”的组织研究一下。法国的“劳动总联合会”的法文原名叫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普通只取其首字叫做 C. G. T. 社会事务所如下：Maisvn des Fédérations, 33, rue de la Grange-aux-Belles, Paris.

第一章 目的及组织

第一条 本总联合会的目的如下：

一 团结一切工钱劳动者，以拥护其精神的及物质的，经济的及产业的利益。

二 “本总联合会”摈除一切政治关系，团结一切对于绝灭工钱制度及雇主制度的争斗有觉悟的劳动者。无论何人皆不得利用“联合会员”的名义或“联合会”的职务作政治的选举运动。

第二条 本总联合会以下列各分子组织之：

一 产业的各国民的联合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二 各种劳动组合的县同盟会（Union départementale）。

第三条 未成国民的结合及未加入所属之劳动组合县同盟会的劳动组合，皆不得加入本“总联合会”。

各同盟会，联合会，劳动组合皆有购读本会机关杂志《国民之声》（*La Voix dre Peuple*）的义务。

第二章 管理 (Administration)

第四条 本“总联合会”的由一个国民委员会 (Comité National) 支配之。

本委员会以各加入团体的代表 (Délégué) 组织之。

各代表任期两年，自一联合大会 (Congrès Confédéral) 起至次期联合大会止。各代表最好以各该联合会或县同盟会的秘书充任，或其事务局员充任。各该团体如有相当理由解除得其代表的任务。

各代表须其所属之团体系实行第三条所规定之条件，且至少系在三年以前加入联合会或县同盟会者，方为有资格。

各同盟会的代表须系常住其所代表之县内者。

第五条 每大会后，国民委员会指命由巴里地方 (塞恩 Seice, 塞恩耶妥阿芝 Seine-et-Oise, 塞恩耶马伦 Seine-et-Marne) 战斗者中所选出的三十员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 (Commission Administrative)

候选者须由各同盟会及联盟会推荐之。

在这个指命，国民委员会须注重大会的意志。

管理委员会，在国民委员会监督之下及其集会期间，会同联合事务局，确定本“总联合会”的事办法。

管理委员会委员出席国民委员会的集会。但只有同时又系国民委员会委员者，才有投票权。

第六条 (一) 各劳动组合间或劳动组合与一个或数个联合会或县同盟会之间，(二) 联合会与县同盟会之间，(三) 各种联合会与县同盟会之间，发生了争议或冲突的时候，以仲裁的方法审查解决之。

为审查及解决，须在管理委员会内指任十名委员组织委员会，这委员会并须容纳冲突各方面所出之两名代表的仲裁员。

管理委员会又须选出第三仲裁者，以便详知及报告冲突情形。

对于各争议所决定的判决，须付管理委员会的裁可，以便审查或修正得其裁可之后，方得为关系各方的准则。关系各方或一方如不意受这判决时，得在国民评议会 (Conseil National) 提出上控。

这个上控。无论是什么争议，都只以文书行之。

第三章 监督委员会 (Commission de Controle)

第七条 监督委员会由国民联合委员会 (Comité Notionel Confédéral) 指任六人组

织之。

监督委员会选任秘书担任召集本委员会及编辑纪录之事务。

第八条 监督委员会以监督本“总联合会”各项会计事务为目的。

国民委员会（Comité Notional）

第九条 国民委员会由各国民联合会及县同盟会的代表联合组织之。每年在五月、七月、十一月集会三次，但临时集会得由管理委员会及事务局（Bureau）召集之。

国民委员会实行各国民大会的决议干涉关于劳动者阶级的一切问题，决议一般性质的一切问题。

第十条 组成本“总联合会”的各分子皆须摈除一切政治关系，由联合委员会（Comite Confédéral）所组织的一切讨论会，商议会，谈话会，只得涉及经济问题或团结及科学的教育问题。

事务局（Bureau）

第十一条 联合事务局（Bureau de la Confédération）由国民委员会指任，于每次联合大会（Congrès Confédéral）之后以总秘书一人，助秘书三人，会计一人组织之。

总秘书对于联合事务局所行事务负责任。

各助秘书以同一名义协助联合事务。

但各秘书又须特别注重下列各种事项：

一 关于各联合会与本“总联合会”之间的一切事项。

二 各县同盟会与本“总联合会”之间的报告；每年三次达到各县同盟会如报告所供给之统计及考证。报告产业的国民生活状况。

三 关于联合机关月刊《国民之声》的一切筹备，整理及编辑。

事务局员的指任由国民委员会决定之。

联合事务局所用之雇员，翻译员，速记者，不得加入管理委员会及事务局。

第十二条 事务局员由国民委员会选任，罢免，但得再被选任。

国民委员会委员为被选为联合事务局员时，其在委员会所遗之位置仍由其所代表之团体另举代表补充之。

联合会吏员不得在政治作用上作候选者的行动。要作候选者行动时，须辞去事联合事务局之职务。

遇有这种事件发生时，联合事务局至少须在其一月以前通知各加入团体，使各团体能够召合指任候补者，以便在实行选举十五日前发表姓名。

事务局员须由国民委员会委员或其补助充者中选举之。

第十三条 雇员的任命，遣派联合代表至各地方的费用须由管理委员会决定之。

事务局员或各联合会及县同盟会代表得由管理委员会以本“总联合会”的名义派遣为代表人，但在绝对紧急时，得由联合事务局派出之。

需要这代表人的日期及理由，须记入特别录事部，这个录事部又须将所访之团体名，本“总联合会”之代议员的名姓及团体记入。

会费

第十四条 为使本“联合会”便于执行各种事务，各加入团体须以印花税纸，照下例担任会费。

一 县同盟会及产业联合会：每千人每月二十法郎。

二 孤立劳动组合会每人每月二十“珊廷姆”（译者按一珊廷姆当一法郎百分之一）。

第十五条 各联合会及总同盟会须将其会计情形定期报告于联合事务局，以便酌定各团体所出之会费。

第十六条 为充特别规例所定旅费之用，先收联合会费百分之十五。

第四章 内部规则

第十七条 有第三条所定资格之各团体有取得特别徽章即联合徽章（Label Confédéral）之权利。

第十八条 在每年五月以前不向联合事务局要求证书的一切团体，无需国民联合委员会的证实及议决即以文告通知认其为退会。

联合证票及副证书系义务，须由各加入劳动组合交付其组合员。

第十九条 对于第十八条所规定之以外的联合，只有大会才能宣告除名。每当事件重要的时候，国民联合委员会得宣告违法团体中止其权利至下次大会为止，正式决定由大会宣告之。退会或除名之团体所纳会费本“总联合会”概不退还。

第二十条 在国民联合委员会之代表，为维持自己所代表之团体的利益，对于自己所受召集之集会须定规出席。代议员如无通知而缺席国民委员会时，事务局须在关系团体调查其缺席理由。

国民委员会各集会的记录，须将出席、受拒绝、缺席的团体之名记入。

杂志《国民之声》须将这些集会的情形详细报告。

代表只需将各种委员会的讨论，报告于其委任者。

第五章 大会（Congrès）及杂项

第二十一条 本“总联合会”每二年九月前后举行劳动者国民大会（Congrès Na-

tional du Travail) 一次, 加入各团体都须召集。

大会的议事日程由联合委员会妥为制定, 制定之后, 至少在大会召集两月之前通知各加入团体。

国民联合委员会得将其权力的一部分委托于所在地在大会所须定举行之城市的加入团体, 以便知道这城市有无一大会所所需的事物。

只有对于求“总联合会”尽了应尽之责任的团体才能出席大会: 即产业的国民联合会或县同盟会的分子而购读《国民之声》者。

大会的决议权以劳动组合为单位, 一劳动组合有一票决议权; 联合会及同盟会, 有发言权而无决议权。

第二十二条 求“总联合会”须将其所经理之精神上及财务上的事务作出报告, 提出于每次大会, 以求其裁可。

第二十三条 大会报告, 求“总联合会”须以责任公布之。速记草稿的誊本, 各团体及各委员会的报告, 以及事务局所收受的各种提案, 均须交与本“总联合会”文库保管。

第二十四条 在大会出席的团体, 一团体只有一票投票权, 一代表至多只能代表十劳动组合。

大会第一日以后委任状才到的, 不必发表。大会的特别规例决定组织其他之细则。

第二十五条 各县同盟会及联合会得于各大会及各国民委员会之后开特别会议。

这个会议的日程由国民委员会制定之。

第二十六条 本“总联合会”为劳动组合国际书记局 (Secrétariat Internationale Syndical) 之一员。

第二十七条 本“总联合会”, 以联合主义及自由的原则为根据, 保障及尊重加入各团体的完全自治权。

第二十八条 本“总联合会”社会事务所定在 Paris, 33, rue de la Grange-aux-Belles。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只有大会才能更改, 但只限于大会议事日程中所例提议之条款。

第三十条 本章程系从一九〇三年桃月一日实施, 后经一九〇六年亚米安 (Amiens) 大会, 一九〇八年马赛大会, 一九一二年哈佛 (Harve) 大会, 一九一八年巴黎大会,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国民委员会更改的。

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续前号)

(A Tentative Bibl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s Published Writings.)

张崧年

IV

- 4.1 G. Heymans, Die Gesetz und Element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Denkens. *Mind*, vol. 4, No. 14 (1895 四月号) pp. 245-49
- 4.2 Yeorges Zechalas, Etude sur l'espace et le temps. *Mind*, vol. 5, No. 17 (1896, 正月号) p 128.
- 4.3 A. Hannequin, Essai Critique sur l'Hypothèse des Atomes dans la Science Contemporaine. *Mind*, Vol, 5, No. 19 (1896 七月号), pp. 410-17.
- 4.4 L. Couturat, De l'Infini mathématique. *Mind*, Vol, 6, No, 21 (1897 正月号), pp. 112-19.
- 4.5 A. E. H. Love, Theoretical mechanics, *Mind*, Vol, 7, No. 27 (1898 七月号), pp. 567-8.
- 4.6 E. Goblot, Essai sur la Classification des Sciences, *Mind*, vol. 7, No. 28 (1898 十月号), pp, 567-8.
- 4.7 A. Meinong, Ueber die Bedeutung des Weberschen Gesetzes. *Mind*, vol, 8. No. 30 (1899 四月号). pp. 251-56.
- 4.8 J. Schulz, Psychologie der Axiome. *Mind*, vol. 9, No. 33 (1900 正月号), pp. 120-1.
- 4.9 P. Boutroux, L'imagination et les mathématiques selon Descartes. *Mind*, vol. 10, No. 38 (1901 四月号), p. 274. (reprinted) vol. 11, No. 41 (1902 正月号), pp. 108-9.
- 4.10 W. Hastie (ed. & tr.), Kant's Cosmogony, *Mind*. Vol. 10, No. 39 (1901 七月号), pp. 405-07.
- 4.11 K. Geissler, Die Grundsätze und das Wesen des Unendlichen in der Mathematik und

Philosophie. *Mind*, vol. 12, No. 46 (1903 四月号), pp. 267-9.

4. 12 L. Couturat, Opuscles et Fragments Inédits de Leibniz extraits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de Hanovre, (1903, pp. 16 + 682). *Mind*, vol. 13, No. 49 (1904 正月号), pp. 131-2.
4. 13 L. J. Delaporte, Essai Philosophique sur les Géométries non-Euclidiennes. *Mind* vol. 13, No. 49 (1904 正月号), pp. 132-3.
4. 14 A. Poincaré, Science and Hypotheses. *Mind*, vol. 18, No. 55 (1905 七月号), pp. 412-18.
〔般迦雷对此评论, 曾有信来。罗素答复载同志, Vol. 15. No. 57 (1906 正月号), p. 143.〕
4. 15 A. Meinong, Untersuchungen zur Gegenstandstheorie und Psychologie. *Mind*, Vol. 14, No. 56 (1905 十月号), pp. 530-38.
4. 16 H. Mac Coll, Symbolic Logic & Its Applications. *Mind*, vol. 15, No. 58 (1906 四月号), pp. 2155-60.
4. 17 A. Pastore, Logics Formale dedotta dalla Considerazione di modelli meccanici. *Mind*, vol. 15, No. 58 (1906 四月号), p. 277.
4. 18 A. Meinong, Ueber die Erfahrungsgrundlagen unseres Wissens. *Mind*, vol. 15, No. 59 (1906 七月号), pp. 412-15.
5. 19 A. Meinong, Ueber die Stellung der Gegenstandstheorie im System der Wissenschaften. *Mind*, vol. 16, No. 63 (1907 七月号), pp. 436-39.
4. 20 A. Reymond, Logique et mathématiques, Essai Historique et Critique sur le Nombre infini. *Mind*, vol. 18, No. 70 (1909 四月号), pp. 299-301.
4. 21 G. Mannoury, Methodologisches und Philosophisches zur Elementar-Mathematik. (1909, pp. 276). *Mind*, vol. 19, No. 75 (1910 七月号), pp. 438-39.
4. 22 The Professor's Guide to Laughter, Review of Bergson's Laughter, an Essay on the Meaning of the Comic. *The Cambridge Review*, vol. 32 (1912), pp. 193-4.
4. 23 William James, 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 *Mind*, vol. 21, No. 84 (1912 十月号), pp. 571-75.
4. 24 C. D. Broad, Perception, Physics, & Reality, an Enquiry into the Information that Physics Science Can Supply about the Real. (1914, pp. 12 + 388.) *Mind*, vol. 27, No. 108 (1918 十月号), pp. 492-98.
4. 25 Philosophy & Virtue, Review of Sir Henry Jones, "The Principles of Citizenship",

- The Athenaeum*, No. 4644 (1919, 六月二十号), p. 270.
4. 26 The Mystic Vision, Rev. of A. Clutton-Brock's "What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Athenaeum*, No. 4651 (1919 六月二十日号), pp. 487-8. [关于此评, 稍有辩论。罗素答复见同志 No. 4654, (1919 七月十一日号), P. 599, 同信栏。此评又曾转印于1919年的纽约 Living age 固利中。]
4. 27 The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 Eev. of N. O. Lossky's "The Intuitive Basis of Knowledge. An Epistemological Inquiry", Tr, by N. A. Dnddington, *The Athenaeum*, No. 4652 (1919 六月二十七日号), pp. 524-5.
4. 28 The Triumph of Common Sense. Review of Henry Arthur Jones' "Patriotism & Popnlar Education, *The Athenaeum*, No. 4654 (1919 七月十一日号), p. 589.
4. 29 Philosophy. without Paradox. Review of C. E. M. Goad's "Essays in Cominon-Sense Philosophy", *The Athcnseum*, No. 4656 (1919 七月二十五日号), pp. 652-3.
[罗素又曾在伦敦社会主义日报 Daily Herald 评此书]
4. 30 An Englishman's China, Review of E. T. C. Werner's China of the Chinese', *The Athenaeum*, No. 4658 (1919 八月八日号), pp. 715-6.
4. 31 Liberty & Law, Review of Laski's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 *The Nation* (London), vol. 25 No. 20 (1919, 八月十六日号), pp. 594, 596.
5. 32 T. G. Masaryk, The Spirit of Russia, *The Internotional Review* (London, 月刊, 今并入 Contemporary Review), 1919 九月号.
4. 33 The Seamy Side of Revolution: A Stndy in Democracy. Review of Nesta H. Webst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Athenaeum*, No. 4665 (1919 九月二十六日号), pp. 943-4.
4. 34 A Microcosm of British Philosophy. Review of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alian Society. New Series. vol. XIX. *The Athenaeum*, No. 4671 (1919, 十一月七日号), pp. 1149-50.
4. 35 The Philosopher King. Review of Norncod young's The Life of Frederick the Great, *The Athenaeum*, No. 4673 (1919 十一月二十一日号), p. 1221.
4. 36 The Wisdom of our Ancestors, Review of H. H. Goachim's 'Immediate Experience & Mediation', *The Athenaeum*. No. 4680 (1920 正月九日号), p. 43.
4. 37 Heroic Adventure in the Antarctic. Review of Sir Ernest Shackleton's 'South: The Story of Shaekle-ton's Last Expedition, 1914-1917'. *The Athenaum*, No. 4681 (1920 四月十六日号), p. 76.

4. 38 The Nature of Inference. Review of B. Bosanquet's 'Implication & Linear Inference'.
The Athenaeum, No. 4694 (1920 四月十六日号), pp. 515-6.

V

5. 1 A Clash of Consciences.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ation.) *The Nation* (London)
vol. 19, p. 76 (1916 四月十五日号).
5. 2 A Personal Statement. *Open Court*, vol. 30, No. 727 (1916 十二月号), pp. 766-7.
〔此文后为“Justice in War-Time”出版者印入彼书第二版(1917).〕
5. 3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Wilson. *Suney*. (Weekly, New York), vol. 37, pp. 372-3
(1916 十二月三十日号).
5. 4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Letter to the Science Progress.) *Science Progress* (Quarterly,
London), vol. 15, No. 57 (1920 七月号), p. 101.

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

震瀛译 *Soviet Russia*

(参看《罗素游俄的感想》一文)

少数派的惨剧在于乞怜的位他，他的哲学的特色问题，不独不能得心满意足的和
平派来采用，并且可以增长他的不幸。极端径庭的便要先求他的和好。

罗素先生拿着一个共产党的眼光来考察俄国。他见共产主义已经实行，但他有些
误会——因为共产党实行的法子，不大表同情。罗素君有许多有趣的论文，登在伦敦
《国民》杂志（后来又转载纽约《国民》杂志），他提出许多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地方。
大多都是根据于没有“德谟克拉西”的在于实行选举的方法，也有些地方对待国家的
管理。罗素君一定受了各处许多资本家和帝制派所载新闻的影响。但他的失望，还没
有像内阁总理莱乔治 David Lloyd-George 一班人的失望更甚。乔治八月十日在众议院，
长篇大论讲俄波的情形，并说：“我信得过众议院的议员和国人都读过罗素的名论”。
乔治拿着罗素君所例的数目来做引证，如果英国要用苏维埃的制度，人数更少是得二
十万人（乔治氏很像以为现在统治英国的人数更多的）；又以为议院制比较苏维埃制更
为“自由”和合“人道”。罗素君也用“自由”和“仁爱”的“名词”，以为俄国的
选举不是“德谟克拉西的”，还有许多别的事情。

当着俄国革命最初的时候，少数派也没有特殊的状况。许多少数派很想废除资本
制度，但是像俄国工业那般不发达，深信废除资本制度很难达到目的。所以他们对于
废除资本制要求极力反对。甚而至于用武力解决。少数派为什么要加入反革命派，讲
来实觉痛心。凡是俄民推翻政府的势力，少数派要贯彻他们的主张，反对革命的政策，
发表于报章，为反对者所借口来攻击。有许多诚实的少数派视登在《奋斗的俄罗斯》
杂志里头的论文，也有悔心这种反对的实情已经明白了，虽然这些事情常常发生，苏
维埃的政府还容许少数派有保存出版自由的机会，和旁的自由发表意见。后来经过了
许多风潮，便要夺回他们的开会权利，封禁他们的报馆。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府，
便是反对俄国工界的元素。

少数派见得帮助外敌和内敌都归于失败，后来就要帮助苏维埃政府。实在也因为协约国攻击俄国是惨无人道。这种人都是可怜的社会党，但他们还是俄人，知道爱国，反对外侮由于经济的压迫，不是像罗素君所述的情形。

我们也知道罗素君的预料，不知有这样的利害影响。他反对共产党的地方，也不是紧要的过失。不过他这发表的情形，大大伤了苏维埃俄罗斯各处朋友的感情。罗素君要做一个共产党的朋友，已经不满意他们的方法——这种要求过当的观察，徒然增加世界反对报的口实。

我们要总括起来——凡是极端急进党的命运，对于经济上没有什么经验，终必同反对的势力同归一途。我们不必说罗素君对于乔治氏的行为，有什么恨心：不过很像是一个美好无瑕的少女同一个贵妇人的年龄和道德的观念不同，这是可悲的。我们在这里忽然忆起一个威尔士的矿工，莱乔治氏，几年前是英国一个极端自由的急进党，现在已经完全变化了，由这样看来，罗素君也有同样的趋势了。

罗素君虽然是无心之失，已经铸成大错了。我们从前以为他是天上人，经历人生许多恶浊的奋斗，完全同大多数庸俗的公理相反，什么陈腐的国家主义，和狭窄的帝国主义，都极端径庭。但对于纽约《国民》杂志转载的第二期中（八月七日）这篇文章，我们见得许多事情，也不是头一次发现他们于我们的论调，如下例一段：

但是如果 we 继续拒绝和平与通商，我也不以为布尔什维克会干不下去。俄国将忍苦耐劳于来日，如过去数年一般。俄国人习于劳苦，西方民族没有一个及得来；他们能够在我们所不能忍耐的情形下生活做工。其政府将日甚一日由仅仅的自卫政策，进而为侵略政策，英法各国尽力设法任俄国用武力和主义侵入德国，由于波兰卷入惨无人道的战争漩涡中并迫挟德国解除武装。亚洲全部都是打开门户任布尔什维克的野心进来的。前俄罗斯帝国的亚洲的一部分几乎完全都在布尔什维克的掌握中。火车直达土耳其斯坦，照常的迅速，并且我曾见有棉花从那边装到 Nolga 的汽船上。在巴西和土耳其的大革命也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协助。印度和赤军的接触也不过是这几年内的事。如果我们要继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那一个政府能够止住他们在十年内得了全个亚洲。

现在巴西和土耳其的革命实在合有许多重要的布尔什维克要素，但苏维埃俄罗斯不是攻击这几个国家，假如是真的，也没有使“国际”和平派罗素君骇怕的理由。一个纯正的和平派或“大同派”对国家的制度不要发表不正当的言论，——或者这些制度，巴西人和土耳其人大概要用来施行于本国，——这是他以为俄国人有帮助的。如果罗素君实在是一个英国的国家主义者，什么“法意”，“成见”，“自由和仁爱”，都不过是空想，因为大英帝国还是续继存在呢？罗素君开口便说“亚洲全部”，埋口也说

“亚洲全体”，不是太过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学说，是苏维埃政府最重要机关的哲理，不是不能传播到亚洲各国的政府，或者是很快的，但为什么要弄到罗素君长篇大论来讲这件未及时的事体呢？

如果我们要继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那一个政府能够止住他们在十年内得了全个亚洲。

布尔什维克政府得了全个亚洲——或者是罗素君以为苏维埃政府能够违反了亚洲各国民族的心理，而克服他们，拿一个政府来管辖他们？——这一定有一种阶级的人发生了不安的状态了。或者罗素君请求日本的帝制派还要在东部亚伯利亚帮忙他们，或者罗素君要美国还管辖菲律宾；或者又要法国管辖安南 Cochin-China 各处；——或者他又怕英国失了印度，香港，威海卫，缅甸和 Mesopotamia？他要劝诫英国不要反对布尔什维克，以为那样布尔什维克会强盛起来，将来或者夺了英国富源的属土了。

罗素君现在的地位怎么样呢？他是不是以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这样没有价值，才要联合拿着一个共同的复仇主义来反对外侮？他是不是以为这一不良的政治制度，由六十万少数人的专制，并且违背大多数平民的心理，能够保存自己来反对世界全体，完全反对他们的军阀和政治的组织的势力呢？这是逻辑的么？是算术的么？或者是谬误的理想呢？

亚洲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常常以为是一个神秘的土地，和无生气的可能性，纽约有一个很著名的杂志，内容完全都是亚洲的材料——研究亚洲的特别事情，我们便视为最奇的民族。但我们要持着人道。我们也要知道亚洲民族的反抗力，和我们的普通性是一样。如果亚洲民族冒险要同苏维埃政府联合起来，或者采用苏维埃的制度，可以说他们不能够抵抗布尔什维克的侵伐么？罗素君知得清楚亚洲归向俄国那边，因为俄国苏维埃政府对于他们很觉得有利益；又因为苏维埃政府对于他们没有表示侵略的手段；就是一知半解的人也知到苏维埃政府在俄国已经获得胜利了。谁人能够联合亚洲和苏维埃政府呢？是不是苏维埃政府拿着武力来传播主义到亚洲呢？中国，巴西，印度，日本，Afghanistan 曾经受过苏维埃政府的侵伐呢？这几国有没有受过英国的侵伐呢？如果拿和平的眼光来观察，他们自然会趋向英国还是苏维埃政府呢？我们或者说——保护自己，反对外侮呢？

罗素君完全都错了。俄国苏维埃政府不能弄到亚洲的人民来同他握手——不过他们很注意来看看苏维埃的丰功伟业，要拿来比较自己的邻国。但罗素君还没有大错特错的地方，因为我们实在不能见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亚洲和苏维埃俄罗斯来握手。

罗素——一个失望的游客

袁振英译 *Soviet Russia*

(这篇文是没有著者的全姓名，只有乃 B. J. 两字。)

我们常常张大其词，——说什么交通便利，世界旅行很容易，所以人人都知到穷乡僻壤中的真相：便自夸是文明进步了——这统统是自欺欺人的。现在还是一个阶级势力，阻止第二个阶级的消息，这种情形一日不变，实在的消息还是不的确。现在我们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如门戴惠的《水陆游记》（*Voyage and Travaile of Sir John Maundeville*）一书论列东方的神秘怪异，如果那一篇已经是太陈腐了，我们不能够消化，我们又只好研究一篇新鲜的，罗素的《一九二十年的苏维埃俄罗斯》*Bertrand Russl's Soviet Russia—1920*，见纽约《国民》杂志本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第一二一至一二六页）（即《游俄的感想》一文）。

我们不要弄错这一篇文章：罗素是我们现在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一个渊博的哲学家，一个精微的理学家，在高等算术上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他也不满意于做一个高等学院式的教堂里头一个大牧师，因为当到欧洲战云弥漫的时候，他便大吹大擂他的三千毛瑟的毒气，来攻击这个万恶社会的制度，因为他产生很多惨无人道的恐怖。所以这个百折不挠的自由先驱，光明磊落来宣布社会的罪状，坚持“为自由而牺牲”的宗旨，夺了他的自由，投之于地狱中，因为他知到真理在那里，所以要特立独行，勇往直前，把那真理来宣布。

我们承认他的雄心和毅力，但不要被他欺蒙。“圣人也有过”，天日也有瑕疵。罗素氏聪明睿智的批评苏维埃俄罗斯只拿五个星期零一日的旅行为根本，在一个那么大的国家，他的全体生活和言语也自认不懂得，而为一个政治的观察家和评论家，那有不不错特错，这是很明白的。他还有一个瑕疵，比这次更早一点就是在他的“《到自由之路》（*Roads to Freedom*）里头论《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那一章（译者按：即原书下编第六章）还是有同一的缺憾；他不能研究国家主义的性质和本原；没

有这一点，便不能讨论国际关系进一步的心意满足；曾经解释过资本制度怎样利诱劳动界变为帝国主义罪恶的附属品，他便预料一种特别的矛盾点以为由于竞争，势力，和仇恨的心理，在资本制度中虽然工人会发生战争，就是革命以后，废除资本制度，还免不了战争；末了他又自命为一个“清醒的理想家”原宥欧人虐待非洲土人，他声明这种强盗的狂想，更说些白人责任的夸世炫能的文章供给社会来消遣。罗素氏有时论事也不是这样的。

一个大人物因为不明白俄国的言语和东欧的实情，并且存着成见，又要批评这个社会之缺点，所以他这样的来胡乱批评苏维埃俄罗斯，实在不能令我们发生什么感想。“俄国的朋友在这里想想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也不过是一种新代议制度，当中由男女工人来选举，这种组织法，是职业方面的，不是地理方面的。”他又接下说：“我未到俄国之前，我以为我是到那里看看一种新代议制度的”。他这样失望，我们是很对不住的。但这样情形，很难令布尔什维克派心服，因为罗素君拿英国和平派的基尔特会员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混为一谈，那就不同了。他想到俄国看看那些巧妙的工界找出什么新法来做成一个代议政体。谁知到了俄国只见得阶级的战争，不觉便大不满意了。他同列宁谈话，令人觉得没有不满足的地方，但列宁以为 Lord John Russell 的孙儿想找一个合于自己意见的平民革命。

他在表面上很像还不知到共产党对于有产阶级的德漠克拉西帮助资本家来劫夺工人的生活，是惨无人道的。列宁说过：“我们永远不许投机的农人有平等的机会，即如我们不许资本家同劳动家‘平等’，富人与贫人‘平等’，或者资本家，富人也不许‘自由’来劫掠劳动家和贫民”（见列宁所著的《过渡时代的经济》）布尔什维克要保存“国家是由阶级战争的反抗性产生出来的”（见列宁所著的《国家和革命》），他们不愿完成这种生产。“社会主义便是消灭阶级的”（见《过渡时代的经济》一书），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国家自然消灭了。这些事情，罗素君尽可以知到，不必长途跋涉由快乐的旧英格兰来了。他既然不肯放弃这一次壮游，他自己的知识也很明白苏维埃的俄罗斯不是一个美满的产儿，不过是一个过渡的阶梯。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不能够消灭阶级战争，不过发生一种新形势罢了”（见前书）。“这个过渡时代不过是死亡的资本主义和新生的共产主义一个战争的时候，或换句话说，是资本主义已经打败仗，还没有消灭，而共产主义新生还是很软弱咧”（见前书）。罗素君的深情厚谊也应该暂停止共产主义的批评罢。

罗素君更说一件可怕的事情来批评那非常的委员会，令人不能相信的，他说“枪毙了千万人，没有审讯的。……”但他没有一件是自己看见的。这种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们不可深信。一九一九年俄国平民委员会有实在的布告登于今年六月号美国《时事

评论》(Comtemporary Revn) 对于有产阶级的造谣已经辩明白了。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少不了有这些谣言。俄国的友人同敌人，都走极端，是很不对的。

罗素君报告一件事是很重要的：聚财的障碍物消灭，有才能的人必尽力来谋公共幸福，或于爱国心，或于打破从前各种习惯，思想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俄国文艺，当着这样的逆境，还是有很好的成绩，布尔什维克的功业，令人可惊。和议成后，现状回复，俄国的共产主义同艺术必有大大的进步。我很希望将来那个失望的游客更发生新希望如萧伯纳说：“人类兴了，艺术也兴了，人类衰了，艺术也衰了。”俄国将来的艺术必兴——各国都是一样。

(一三) 苏维埃的教育

震瀛译巴黎《人道报》(L'Humanite)

苏维埃俄罗斯的教育部长 Lunacharsky 在全俄大会演讲平民教育大略如下：

平民公共教育部对于苏维埃的教育、科学、文艺、美术训练的成绩，有些布告。社会主义的教育，最重要的原理，我们已经解释明白，不独传播些专门学识，并且要一切创造的精神完全都是适合于新生的纯正的社会主义为宗旨。教育的根据是“专一”学校，其中有各种设施，各界人民都是平等教育的，学校的校址，教员和仪器是很缺乏。有产阶级和贵族的阶级观念，还不能根本消灭。虽然是受协约国野蛮的封港，有物质缺乏的困难情形，但结果还很有希望。社会党在学校教育上大有助于苏维埃的势力。工人们早已成立各种有势力的团体，研究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学理，学校的数目大大增加。一年中已加多一千六百五十处。由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加增五千七百所新学校。学生的人数差不多加了一倍；第一年级有二百六十一万八千学生，第二年级有二十万学生，教员的人数更大大的增加；现在已有五万所第一年级的学校，第二年级有二千一百所。儿童适于入学年龄的有九百万人，现在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入学的。学校的预算，渐渐地加增。现在每省公共的教育经费，每星期一万四千万卢布。高等教育的方面有最重要的改革，便是废除法科，拿社会科学来替代。高等专门学校医科非常进步。现在部章规定高等教育每学期的经费四万万卢布。学生的数目增至十五万八千人，教授五千五百人。在莫斯科一城新生有二千余人。预备只有几个月，便适于入大学的程度。在彼得格勒、莫斯科、Voronezh、Kazan、Saratov 统同都有免费美术研究所，学生共有四千人。

(一四) 俄罗斯的教育状况

震瀛译 *Soviet Russia*

我们拿一九一七年的教育状况同一八九八年来比较。我们见得在一九一七年欧洲的俄罗斯有一半壮丁，由三十岁至五十岁的，能够识字。我们更考察在通都大邑间，有三分之二的壮丁，由三十岁至六十岁的，能够识字；女子也有一大半由三十岁至五十岁的，能够识字。虽在乡村间，有五分之二的壮丁能够识字。在这个统计表底，比较上次的统计表，没有进步，Buffalo 大学教授 Daniel Bell Leary 曾经研究过，有俄国小学的统计表，颇觉有趣，表明同前次比较大有进步。下头便是由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小学进步的统计表：

俄国小学校	学校总数	学生总数
一八九八年	78, 699	4, 203, 246
一九一一年	100, 295	6, 180, 510

每百分增加四十七

十三年中，由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一年，小学的学生数目差不多加增一半。照学生入学年龄看来，过于世界各国增加普通的速度。

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小学学生人数的增加统计表，只是由公共教育部直接统辖的，教会的学校完全不计。教会学校差不多有三成。由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教会学校的增加不过二成，而公共教育加增约有六成。公共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学校制度的发达，由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五年的统计表如下：

年期	学校总数	学生总数	每年份增加
一八九八	37, 046	2, 650, 058	
一九一一	59, 682	4, 186, 078	58
一九一五	80, 801	5, 942, 000	124

由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五年，公共教育部小学的注册多过半数。由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五年四年间的增加最为特色。

（一五）彼得格拉的写真

震瀛译《巴黎共产报》（*Communiste*）

偌大一个都城，四日的时间，那里能知到详细，游客更不容易。普通讲来，什么人都做不到。我们更不要以不知为知，随便把他的精神来讲讲。要知到他的亲切情形，明白他的好处，批评他的善恶。如果不懂得他的言语，更不能知道民间的实情。

一个新闻记者，经过一个地方，批评当中的事物，拿自己的宗旨来做成一篇文章，虽然不是一个历史家，也有些类似。注意看 Barzini（*Corriere della Sera* 的通讯员）文字的人，就是那些不懂他所写的事物的人。那些明白他的文章的人，便要拿来仿笑柄。阵前的军士，对于他的杂志，没有表示一点欢迎。

只有些意识的疯子，旅行一个革命的国家，手里拿着铅笔和簿记，自作聪明的，来任意批评，拿个人的意见，来指明是非，赶快做成一本书，急功近利，真是令人可笑。我以为不必考察，也不必批评。历史上有许多惨无人道的专制魔王。各国都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故事。现在专制魔王已经消灭，人民趋向自由，社会的生机，如好花怒放，万国劳动的大会，光照环球了。就是较为专制的国家，人民也有共产的观念，这就是一件大事业。

彼得格拉的街道，已经掬为茂草了。这城从前有居民二百万，现在不够七八十万。我也曾知道巴黎受道德人的蹂躏。数日内一个世界著名繁盛的都城，忽然变作与鬼为邻。在这些惨无天日的时期中，街上寂无行人，只见车站中居人拥挤，火车载了许多难民到别处去了。六年以来，二次革命，三次进攻，死伤无限壮丁，剩了许多孤儿寡妇。彼得格拉的惨状，比较从前的繁盛，不独是街中生草，并流了许多鲜血。革命的结果，是不能免的。

我和我的同志，参观 Putilov 工厂。他们质问了许多说话，我以为是无用的，这种大工厂，是世界著名的，欧战以前，有四五万人做工。现在只有几千人，多是小孩子，

妇人和老人。其余都在前敌当兵，共产党居前。入了这个偌大的工厂，谁也觉得这种惨淡生涯，毫无生气。机器差不多完全停顿，烟突上头的微烟也不常见。差不多完全不闻铁砧声。锯声也不时闻。妇人，孺子的工人，用他们的怪眼来看我们，令我们目不忍睹。其余的大机器完全停止。其中的情景，很像地狱一般。

工厂后头，还是修理车辆；四个车头，还待煤炭才可以成功。也有些大炮运到波兰前敌。现在更要制造许多，铁钢颇足用。并要机器才能够运到别处，因为恐怕彼得格拉复为他人所陷落。关于制造重要物件的工厂，进行还有希望。电力工厂也完善。但火炉完全拿木代煤，所以火力不足，工作不快，工业减少。更因为工厂食品不足，好的工人都去当兵，只有劣工执役。有许多是由俄国东部来的。拿我们南人的眼光看来，觉得从前俄国的人民都是无知无识，沉默愚钝，受了战争，革命，封港的千辛万苦，——现在完全觉得勃然有生气了。

俄国人民有些怨恨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对于共产社会实业的改组，负担的责任太重。这些艰难，不容易克服。时症流行，死亡甚众。人民对于卫生，要非常小心。布尔什维克也觉得不容易设施。俄人深受战争和革命的痛苦，缺乏各种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共产党同志，对于改造一个问题，非常尽心竭力。

我同彼得格拉共产党的部长，考察了千百家，有男女工人三万五千人，衣食住各种问题，对于卫生非常讲究。房子建筑在 Neva 岛的中心，是彼得格拉的名胜地方。从前是有产阶级和贵族的游乐地。现在已经变为卫生区域了。其中房屋宏伟，树木葱郁，人造的和天然的美术，令人想见当时贵族的逸乐。并且有许多 Tlanders 的锦绣品，其中有一件是拿破仑赠与某俄国王子的，价值八百万法郎。经过这些无价宝之前，令人肃静回避。

在这个共产村中男女数人居一房，日间在工厂，晚间便有逸乐的休息了。日中他们也有一定的时间来休息，每年也有一个月放假。现在这种房屋完全归于公共，人人都小心管理。不管游到什么地方，都觉得有尊严的气象，秩序非常齐整，各人也和蔼亲。各人的服饰完全是工人的平装。但其中的宝贵品物，已足享受一生了。

各人对于共产主义，觉得非常有趣，以为现在才能够报复旧日的冤仇。从前主人住在这里，现在都是工人了。工人精神上得大大的解放，由于共产党把旧政府推翻。宫阙如故，主人已经不知到了那里去了。这种游乐的地方，是不难改造为共产村。最后的问题便是消费的问题了。消费是容易的事。从前的人都没有生产。但革命已经把主人斩除了，另找别人来作工，谋大多数俄人的幸福。不像从前工人的血汗，都被大地主和资本家劫夺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俄国的共产党已经尽心竭力来解决各种困难的问题了。

（一六）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组织

震瀛译 *Soviet Russia*

（一）工作组织的情形

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普通义务工作局正会长有忠告工人，劳动家和国民的演说词如下：

同志们和公民们！苏维埃的共和国用武力来攻击武人，贵族，官僚，大地主和资本家；必要赶快振兴国民的实业。现在最要紧的便是同心协力百折不挠的劳动。城中或村中的工人，捱饥抵饿；铁道也不大活动；房屋多被毁坏；城市非常肮脏；时症随处发生，死亡不可胜数；工业差不多完全停滞。战争，封港，各国反革命的攻击，和国内不断的奸细阴谋。自由的希望还未达到。那些民贼和投机家无恶不作。富人随意为恶，贫民便是大大的难关。但他们的旧势力完全推翻，永久不能复现了。

现在的生机，只在于劳动。

帮忙振兴实业，拯救贫民，采柴木抵御寒冬，保存房屋的颓败，都是我们的责任。

修理一个机器，可以救济百人。除去污秽，可以免了许多人民的死亡，铁道交通便利，食物便有来源。劳动界的共和国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拯救贫民，不致疾病和死亡，各事都要合于人道。

这些责任，非劳动家莫属。

强迫劳动——是我们所采用的。我们的目的，要创造千百万工人的军队。这种创造的军队，拿工作的实力，补救腐败的社会，将来的社会，有无限的希望。从前的专制魔王建筑专制金字塔，开运河，通沟泽，竭民力，拿人民做奴隶。人民用尽心力，还不能拯救自己的危亡，又于自己有损无益。现在才有成功的希望。我们已战胜了敌人，把一切艰辛，完全推倒，不致再有饥寒的忧患。各人都要努力来作工，拿自己来做模范；反对我们的人便要拿武力对待。

他们不明白公民的责任，放弃职业，不独于己无益，后人更受实祸，饥馑也是而发生。

因为这个缘故，苏维埃的国家，最重要的创造机关，便是强迫劳动总会。组织普遍的强迫作工，指导全体势力来创造未来的世界，战胜社会一切艰巨。总会的进行，全靠人民的协助。凡是希望幸福人民都应该负责。人民的职业，要快一点注册，报名，如攻击敌人加入战争一般。这才可收完满的效果。对待贫乏和死亡的战争，要妥为筹备。旗鼓高张来战胜社会上一切罪恶。

全体人民必要有完善的组织。有残疾的人也要担负相当的义务。危机过了，我们才可以废除军队。我民要克服罪恶，在前敌各方面要完全达到目的。同志们和国民们！所以苏维埃的制度，少不了一个强迫工作的总会。各处都要有强迫工作的机关。由一乡，一邑，一城，至一省，都有机关。拿这种机关来做标准，人人便要实行强迫劳动。

人生的责任和光荣，便是做工。我们必要没有懒惰的人。一切寄生虫，当着这个危险的时机，应该由无产阶级强迫他们来做苦工。无产阶级能够拿着这种严辣的手段，才可以改造一切不正当的需要。各处强迫工作会统同要实行贯彻自己的宗旨。人人能够做工，社会便可以复苏了。

（二）新劳动军队

本年二月十一日劳农守卫团订定章程如下：

劳农守卫团因为要整顿西南方铁道交通的法子，决议利用共和国第二军一切方法和能力来改进西南方的铁道方法，并修整机器和车辆，以便加增出产。

讲到纯粹军事性质的问题，军事革命局还是保存从前一切固有的权力和秩序。

第二军事革命局所采用的方法对于第二军的后备军和劳动团体，完全在劳动界中活动，建设同赤军一样的基础，这是后备军中全体的一部分。

不管怎样要紧，这第二军的进行方法，必要完全达到目的。

（三）劳动小报

劳动革命军大营每天发行一小报，报告昨天二十四小时内，有关于军队进行的工作情形。报名“俄国中央行政部新闻。”表明他们的目的和要旨如下：

“看看这个劳动报罢，有没有旁的是这一类的呢？历史上无时没有军事，和头一页至尾一页都是。从前的奴隶军队被强迫来建设专制魔王的金字塔。但历史上不知道有劳动军队可以代表劳动界建设最大的功业。

“各种军队都是直接或间接摧残国家的经济。甚至无产阶级和工人的赤军还要重大牺牲俄人的价值。这是不可须臾离的。如果没有军队，全体都完了。但他不能够生产。劳动的军队才能够生产。那些军事报是登载城市乡村的陷落，敌人的死亡，和枪炮的夺取。劳动军队的报纸是登载木料的输运和斩伐，铁道的复通和收理，煤炭的出产，禾米的收获。

“军队战争的方法表明某村，某城，某山，某谷的占领。军队命令要各处都划一。劳动军队的命令是很多种类的。

“军队战争的利器是枪弹，炮火，炸药，机关枪，炮。劳动军队的利器是锤子，凿子，斧头，机器，锯子，铲子。”

（四）劳动军队的专门学校

拿军队来改造劳动队是解决赤军专门学校的组和问题，工人的学校也是一样。军事实习一门，是预备工人的专门学识的，现在拿来施于赤军了。其中分为各科如下：自动车和铁道部，理化交通部，电讯电话部，卫生部。

（五）工程研究科学生毕业

由赤军改为劳动军，必要有工程科学的知识。彼得格拉的专门学校是预备工程科的，有许多工程科学生，本年五月十九日已经毕业。因为把学期减少，所以速成。

（六）嘉马河 Kama 的桥梁修理竣工

嘉马桥从前被“白军”破坏，经修理了两个月，在二月十七日已经竣工。铁道如常开行，人民非常欢悦，政府派代表致谢工人云。

（一七）革命的俄罗斯的学校和学生

震瀛译 *Dublin's Watchword*

（一）速成教育

下头的叙述，是由美国内务部出版的“学校生活报”中撮出来的，对于工人的共和国学校里头儿童的教育，有确实的布告。伦拿嘉斯基 Lunacharsky 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长著有“劳动学校”一书。

革命的俄罗斯全靠“划一”的学校来造就未来的国民，有瑞典《政治》学报 *Politiken* 的记者品评伦民“劳动学校”一书。他说：

这种新学校便是划一的学校。即是儿童完全由同一的年龄入学，同在一级，将来他们的知识，能够平等。一切不平等的学校完全废止，国民分作两部分，现在俄国只有不同年级的，但同是一样的学堂。甚至实业和商业的学堂也废止了。

（二）自和教育至十七岁

这里有新学校几种章程：

儿童到了六七岁，统同要强迫入学。由六岁至八岁，儿童由幼稚园教育。普通的学校由八岁开学。年龄的限制，公共教育部对于八岁的可以减至如七岁的看待。由八岁至十三岁的教育叫做第一级。凡至十七岁的教育叫做自由教育。什体衣服，鞋帽，食物（早膳）儿童完全是免费的。

学校完全是反对宗教的。没有宗教的教育。教员不许分为等级。统同称为教员。每个教员所教的学生，不能多过二十五人。

（三）生产的劳动是教育的基础

俄国划一的学校，没有专门学术的基础。他的精神上内容的特色，便是劳动学校的革命彩色，实际上反对现在的学校宗旨。学校功课的根据完全是生产的劳动，不是为供给儿童的报酬，也不独像一种教育的方法，只要有益社会的功课。我们要管理儿童的功课是生产的。

俄国对于儿童，希望很大。他们的功课不是像教育的报酬，如果儿童已经困倦了，便要停止功课。

功课要很切实的，实际上要有关于教育。一线的光明便可以增进环境的知识。

儿童在幼稚的年龄，也要知道生产的工作，甚至那些很高深的也明白。城市间的儿童，完全学习实业；乡村的儿童完全学习农业。要旨在于儿童所亲切的，教育便当由那里起做。

（四）共产学校

功课的要点，是教育的利器，教育儿童必要和他们对于劳动学校，有绝对的愉快。学校成了一种共产学校，所有的功课实际上完全和普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从前刻版的学校训练，把学校的生活，儿童个人的自由发展，完全束缚，现在劳动学校没有这个毛病。但功课的程序是教育儿童的内性，因为这是群众运动方法的要旨，否则不成功了。儿童在学校里头的的生活，对于功课进行，获得动的教育。学校里头各事都照着方法管理的，实行分工合作，在教育上是很重要的部分。儿童才能够明白有一定法式的利用人类工作的能力，并且教育自己觉悟自己的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人人应该担任的，并且对于普通的工作，人人也应该有这种观念。总之，全体的生产工作，和全体的学校功课，都应该教育未来的国民适于社会主义的团体。

教育自然也要有纯粹的学科，如地理，科学等等，头一件要弄到儿童习为工作，并喜欢工作；所以历史一科，也应该偏重教育和工作的方面。

(五) 没有家庭的自修

不许回家自修；这又是一件革命的新闻了。

学校每日儿童都要上课。是他们第二的家庭。但每星期有两日是特别的，不是连续下去。一日是假期，用来自修，旅行，演讲和儿童各种自由的活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特别的教授法。第二本是半日做工，半日在俱乐部和试验室的实习，讲解，旅行和学生开会。由七月一日至九月一日，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一月七日，和四月一日至十四日，部定儿童的假期。学校功课每年实有九个月，据定章八个月是普通的功课，一个月在暑假前到乡村间旅行，使儿童习于自然生活。

(六) 废止考试

学校中一切惩罚都废止。一切试验都废止。

议决由阶级制度变为团体制度，并且依据着儿童发达的特别情形，由教育学上看起来是很对的。

学校管理，全在学校里头的评议会。俄国学校的评议会，由学校中职员四分之一所组织，（职员统同称作“工人”）代表各工人在于学校的区域，四分之一是年纪长大的学生，在十二岁以上的，并有社会交际部有一个代表。

学校的全体联合起来解决校内的事，这是依据特别定章的。

(一八) 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

震瀛译 *Soviet-Russia*

战争问题一日不解决，差不多是全国皆兵，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终没有解决的希望。实行这种政策的要求才可以克服内忧和外患。这个政策进行的阻力，由于反革命派，也由于高等专门学识的人，暗中怠工。敌人的成见和怠惰，很不容易克服。

苏维埃直接管理经济的机关，是根据于职工同盟的组织。

完全统属的最高机关，便是国家经济局。各省也有地方的经济局。

高等国家经济局里头一切进行，全由十一人主持。联络各种实业、矿产、化学、机械、电气、等等；局内共分为五十部。每部由委员会主持，由三人至七人不等。

高等国家经济局局长的委任，或代理人，由全俄苏维埃中央行政机关执行。局员则由平民代表会议选派。但那些候补者又由俄国劳动组合会议审定。

高等国家经济局各部的职员，由局员举荐。但又要由工团认可。工人和专门家（工程师，技师）各部的职员都是他们的会员。

各省经济局就是高等国家经济局执行的机关。根本是一样，不过范围狭一点罢了。

各处工厂的管理和各种投机事业，托拉斯的支配，由于五个或七个工人及专门家来执行，但他们还要由高等或地方国家经济局审定；审查也不甚严，凡是工团一分子便合格。

有许多专门家是管辖工厂的委员。专门家大概是六成，工人四成。

苏维埃的政府拿苏维埃的制度来替代资本制度，这种制度已经是根深蒂固。不管内忧外患怎样剧烈，这个制度也可以完全成功。

这两年战争总括起来，是拿生产的法子，完全由资本家和垄断家的手里交到合于苏维埃制度的社会的人。

工厂、铺店、矿产各事的国有，在于工业进行上大有进步。其中更有许多重要的经营。

西欧对于国有一事，常常伪造许多谣言，说什么没有一定的宗旨。这种谣言，可谓全无根据。

国有一事在一九一八年后一期，已经订定计划，凡各种实业和企业最有关于国家经济组织的，便要收归国有。

其他小买卖和协力合作等事，不独不收归国有，并且特别保护和扶持。

下列的表，是两年来国有计划进行的大略情形：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国有事宜。

（一）企业	四·〇〇〇
（二）海面商人建筑	一六·〇〇〇
（三）私产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亩
（四）各城的银行	

企业不止此数，由高等国家经济局收归管辖的是四千，但在各行省企业也收归国有，由地方机关管辖，中央机关的统计表没有这些数目。

实在有九成实业，已归国有。

苏维埃政府由资本制度遗传下来的，准备毁弃有关系的债务。

上述的经营在于建设一国家的经济机关，根据于社会主义的原理。

必要有组织的和创造的实业地盘和农民独立经营的经济组织，才能够供给根本的物料，并且他们所建设的经济制度是根据于新原理的。

这两年来（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国家经济地盘的新发展，如下列的表：
他们组织的：

一 在实业方面

- （一）国家的托拉斯 九〇
- （二）工厂的管辖 四·〇〇〇
- （三）供给木，麻，羊毛，各物的国家制度。

二 在乡村经济方面

- （一）苏维埃的开垦 二·三九九
- （二）农民共产村和农会 五·九六一

照这个情形看来，实业和乡村的经济，在这两年间，不独由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来管理，并且内部改组有关于生产的。生产的集中法已经成立了。如电气专门实业的托拉斯完全统属各种企业，自十月革命以前，久已惨淡经营，又如国家的托拉斯对于制造机器，总计有十六种企业，来代表经济界中空前的效果。

这种情形很像机织实业的国有经营，共有五百以上的企业，分为四十处会所，每个会所中有许多种企业，并完全由“总管”来处理。

由财政，品物，注册，收获，各事看起来，实业的组织，在于国家的托拉斯制度之下，是有很大的利益。国有企业和他们的会社，其中账目的章程，只有记账，不收现洋。

因为这种制度的缘故，所以分发各种物料渐渐地归于不稳。如果有人以为这两年来苏维埃俄罗斯的情形，非常困难，燃料只得十分之一的煤炭，石脑油从前每年有四万万，现在只有九千三百万。我们可以见得只有统一分发处，并帮助一种经济，才可以救济这种燃料的危机。如分发原料的机关，已经组织完善了。

在于乡村经济的方面，苏维埃企业的组织，由苏维埃的机关来管理，不独弄到能够保护农务，大地物产，并且可以弄到工业的无产阶级头一次能够加入农务的劳动，并创造工农团体的固结，联络乡村和城市的经营。

现在已经有三百万亩地由苏维埃经营，在于农人共产村的手里。

回复经济的情形和经济活动的结果，我们应该头一件要声明我们活动结果的情形全靠内乱的变机。

Urals, Caucasus, Don 河各处的地方，都是原料的来源，——什么煤，铁，钢，生铁，石油，——一手经过一手转运来的。不久全入于苏维埃的手里，但后来被“白军”攻击和劫夺，把生产的组织破坏，出产也被抢去了。

苏维埃俄罗斯结果必为我们重要的基础。

Don 河地方失守，便失了八成煤产；英人夺了 Baku，我们便断绝了石油；南方和

Urals 失守，我们便失了矿产了。

这便可以明白我们经济发达史的困难情形了。

但在于加上这种情形，我们的经济状况被这事影响极大，我们要再行整顿实业来供给战争的需要。

这又是我们经济发达的情形和我们进行达到实验的目的。

下列的数目是我经济各部活动的情形，两年来没有停顿的：

燃料和原料的准备	出产	
(甲) 燃料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一) 煤 (莫新科和 Borovichi)	约三千万石	同上
(二) 木 (存数)	四百万	五百万
(三) 泥炭	五千六百万	六千万
(四) 石油	九千三百万 (英人占 Baku)	
(乙) 原料 (存在高等国家经济局的)		
(一) 麻纱	五百五十万	
(二) 棉花	二百七十八万	四千六百五十万
(三) 羊毛	二百万	
(四) 苧麻	二百万	
(五) 牛皮	五百四十六万件	二百三十六万六个月
(六) 矿产 (保存)	三千万	四千万

上头的数目只由高等国家经济局所收集的燃料和原料。

我们可以明白，因为失了石油，燃料的情形更坏。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可以由 Baku 运入石油，但在一九一九年我们便不能了。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铁道和工厂不能用柴替代煤炭，弄到住户没有燃料了。大战以前木料比现在还少，现在因为煤，油，都不足，所以弄到柴也不足。在一九一九年泥炭增加，(在一九一八年五千八百万担，一九一九年六千万担) 机织的原料，完全足用，麻纱和羊毛有许多预备运到外洋。

讲到矿产一问题，情形非常可怜。只有把旧废的保存。自从克服了高尔萨克，Kolchak 夺回 Urals，矿产便能够应用了。

总之，苏维埃制度的供给方法，基础已经非常稳健了。

据最近的统计册，现在苏维埃俄罗斯的工人，从事于实业，除铁道，商业各事不计外，已有百余万。实业各部分差不多完全发展，(如莫斯科矿产的地方，电气专门实业。) 有些地方，机织停顿了一半。但没有完全停止的。事实不大明了。全体有工值的

劳动家差不多有三百万人。有些地方也有进步。这两年来，我们经济的机关，共有重要企业五十余处。其中有许多已经完全开工了。

莫斯科的波多尔斯克省 Poaolsk 有一个很大的修理机器厂，已经开工了。新保斯克 Sembirsk 也有制车厂。Kochira 有两电局，Chatour 也有一个，统同开工了。Saratov 也开始建设一农具机器工厂。

Samara 和 Kazan 地方自一九一九年来，已经开垦了许多矿产。

我们且把关于民事和军事的实业总数，宣布出来。在一九一九年的生产和贮藏：

织造品 每月出产约一千四百万担，贮藏十万担。

糖 苏维埃俄罗斯四百万担，Ukrain 一千万担。

火柴 一九一八年百余万包，一九一九年六个月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万包。

枳 每月二万余担。

盐 共有一千余万担。

这种出产都有一定分发的计划。最先属赤军，次归工人，其余归人民。

我们现在讲讲食品的问题。

这两年来最困难的便是民食问题。俄国南部最肥美的地方，常常入于敌人的手里。

自从十月革命以后，面包问题实是完全没有把持。一九一八年收获颇多（俄国廿五省有一，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担。便有一万万担贮藏。一九一八年底便增加速率。一九一九年收获也多，因为多了一部分西伯利亚的出产。今年粮食大概比上年好些。困难的地方在于战务阻碍交通。幸好还有些进步，虽然是不甚大。

我们只是把重要的数目写出来，苏维埃俄罗斯两年来的经济状况大概是这样。但我们不必太详细把劳动界的丰功伟业在于新生活中完全发表出来。

（一九）文艺和布尔什维克

震泽译 *Soviet-Russia*

我们很知得的确，资本家的报纸，常常拿着愚民的政策，说什么布尔什维克是生番野人，阻碍世界的文明进步。弄撒说摧残文艺和博物院的事情。凡有危险发生，必

有一线的光明，但黑暗的势力，还把他尽力来摧残。所以教育部不肯受亨利 Victor Henry 的布告，因为他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教育调查的很确切。并说他的进步很快。

但不管他们怎样反对，这种真理的光明定要传播到人间。在五月十五日文艺的生命杂志出版，足以证明的很确切。费纳伦 Felix Fenelon 把他和莫老曹 Lvan Morozov 的谈话宣布出来。莫氏是一个纱厂的资本家，欧战以前，搜罗世界近代名人的画集。一年前，他在俄国逗留了一年多。他把他的画集，说明来历。下头就是他讲的：

这是完全的，俄国画四百三十幅，法国画二百四十幅，没有一幅损坏。全集我搁在屋里，也全没有搬迁。但现在已经归国有了，像我的工厂一样，现在是“西方文艺的第二博物院”了。

第一个博物院有许多法国画，由我的朋友父女两人搜集和管理。他的名字叫做 Sergius Shckukin，他的女是 Mme. Yekaterina Keller。

“政府派雕刻师 Boris Ternovetz 管理我的全集，又举我为评议员，拨归三个房间归我，其余各房都分派各人。这一定是能够扩充我的搜罗：在帝国的时候，我每逢星期日早上，任人游览，星期一日准艺术家及批评家参观，其余各日便有些限制。我的职任要做一个注解的目录，并要演讲给游客听。我的朋友那一部分，由他的女儿讲解。我喜欢来赞美贵国的艺术。各种画由我讲解，游客没有不明白的。”

“虽然现在是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度，但政府对于艺术家也视为一种正当的职业。所以他们很能够尽心竭力来做工。在莫斯科，由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我最后经过这都城，我见得艺术会有十多处，制造许多有价值的艺术品。”

“托罗斯基的夫人管理艺术会，成绩非常优美。苏维埃共和国只有一处，艺术是受兵燹的。有许多私人的搜罗，现在都拿出来供众人展览。大多数都齐集于莫斯科。次序一毫不乱；从前不能给大家浏览的，现在都发表出来了。”

“这种好结果虽然由于个人的动机，但教育总长的帮忙也很大。这种艺术大观对于平民的教育和美术，有很大的影响。”

“彼得格拉的音乐也大有进步。各博物院中都没有损坏。前者因为恐怕彼得格拉被敌人攻破，所以尽把著名的音乐完全搬迁到莫斯科。现在又拟搬回彼得格拉了。这事是发生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

“Tretyakov 的博物院，进步很好。从前的目录不大详细。现在由管理人 Igor grabar 增订得很完美了。其中论叙的格式很小心，名字都是印刷的。……”

“布尔什维克派对于艺术前人所不能做的，现在都弄得清清楚楚了”。……

费纳伦氏后来又讲及许多有趣味的事情。但他不问俄国现在的政治状况。最后他加上一句：“这个问题，已经给西方人都明白了”。

(二十) 赤军教育

震瀛译自纽约 *Soviet Russia* 周刊

赤军在前敌，无攻不克。同时苏维埃政府对于赤军各种设施，也完全占胜利。最要的便是社会主义，赤军完全信服；把从前各种迷梦都战胜了。全国教育事业，非常发达，赤军中的教育事业，尤为特色。

苏维埃俄罗斯的传播事业，非常活动，组织非常完善。城市中统同有他们的机关；并招生研究传播的方法，分派各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解释，用显浅文字，非常明白。文学、美术、报章等思潮，风靡全国。在前敌的布尔什维克派视传播事业为最要的利器。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务局的文艺部布告由六月一日至十一月一日，教育事业在赤军中很有进步。

下头开列的是这五个月中出版的。

“赤军”杂志（第三号至第九号）	1, 004, 000 册
白军杂志	40, 000 册
小册子	241, 000 册
赤军传单	1, 810, 000 张
白军传单	1, 075, 000 张
颜色画	1, 130, 584 张
地图	45, 000 张

十二月一日赤军小册子 487, 000 册；集传单一百万张；“赤军”杂志五十万册；信五十万封；颜色画 628, 000 张；地图九十二万张。

这样重要的出版，只是中央政府一方面的。前敌各国，另有印刷。赤军教育事业，可称完善。这种印刷，全用普通文字。各处农民都能够领会。图画清楚，虽是完全没有读书的农民都能够明白。赤军的教育事业，不只传播文学一事。还有旁的活动，如组织学校，图书馆，俱乐部，剧场等。这种趋势，功效非常显著。十一月一日以前赤军组织学校共有三千八百所；二千三百九十二所图书馆，和一千三百十五所俱乐部。

每处俱乐部都有剧场。在莫斯科一处共有赤军剧场五十二所。

赤军对于求学很用心。军中有九成入学的。军人有特别时候来求学。每日都要入学。下头讲赤军剧场进步的大概情形。赤军教育部每处组织剧团。在军事医院，赤军俱乐部，城中剧场，赤军开演有一定秩序。如在八月份演剧二十四次；音乐队十四次；影戏二十九次；九月份，演剧五次，音乐队四十一一次，影戏四十次；十月份，演剧八次，音乐队五十四次，影戏六十次。各种游戏，军队都是免费的。赤军到场人数；八月份七万九千二百四十人；九月份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十月份七万六千八百六十人。总数二十九万一千九百二十人。另有三十五次演剧是在军营中的。十一月份戏剧音乐演奏二百三十五次。赤军剧界多由自己编纂和排演。这种剧本多是写实的，没有什么美学的特色。在于描写当时事实，使农民乐心从军。

前敌的赤军固然有很好的教育；国内尤为进步。共产党也尽力帮忙赤军，对于教育事业，持着互助的态度。有又许多演讲，如“人种由来”各种书籍拿来解释给赤军听。俱乐部中又有图书馆，阅报室。另设小军乐队。凡是发展赤军性实的，无不尽力提倡。

我们现在明白苏维埃政府对于赤军的教育事业，来供给他们精神上的要求。社会革命党对于赤军也尽力协助。政府对于工人和农民用发展精神的法子，使他们适合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军人不独对于自己的生活是很满足的，并劝导农民从事教育。对于从前的奴隶观念，要完全打破。

（二一）中立派大会

震瀛译自纽约 *Soviet Russia* 周刊

中立派会议或劳动界全体大会，自从去年以来，俄国是常常发生的。这种经验已经证明工人，农民，赤军，全体的政治教育是非是重要的。

自从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农民，完全醒悟，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分子。他们的政治教育和改造苏维埃俄罗斯的事业，变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莫斯科共产党头一次是由中立派传播到劳动界中。

共产党或苏维埃派会议必先公举代表团。每二十人或十人派一代表，工厂、乡村和赤军都是一样办法。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目下最重要而且有利于他们的，如现在围困那一个城的情形，饥荒，输运事件。并选举委员演说本会的特色。他们的目的在于选举代表，为将来订定宪章，所以希望人人到会明白其中的要旨。未选举以前，会议的目的，在于将工人的援助，要表同情于苏维埃政府。并解释新制度的施行方法及其利病的方面。

这种会议大概能够达到目的。人民对于各种布告有关于军事问题，社会安全，和国家的经济状况，非常注意。他们觉得很有趣，要批评，争辩；同时又发生千百条问题，立即解答。各处代表莅会，先有成见，并没有信服的诚意，但讲到具体的问题，渐变为赞成苏维埃的政策。并同时获得政治学识。大多数的代表或全体赞成采用苏维埃的政策。各处代表信苏维埃的政府，实在是劳动界的政府。中立派也应该帮忙并抵抗外侮。

这种会议虽然是中立派，但证实起来是共产主义的，实在不能把工界和共产主义分别。中立派的议会本来很少有关于政治意味，但实在看起来，算是苏维埃建设中发展的利器。没有政治团体能够创造得来的。他们由无党派方面着手设施，但不久便变为共产党了。有许多代表当会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所以每一次代表回任，军事方面必非常活动。经过许多争论和研究，结果必完全达到预定的政策。每次会议常常有千百代表到会。旁听者也有三四千人。苏维埃政府各部的重要人物都有演说。在莫斯科列宁同志最受欢迎演讲第三次劳动同盟和内政问题。

中立派会议已成为一种惯例——是我们普通生涯的一部分；各省也跟着莫斯科的办法了；所以由省而城，由城而乡，统同有种会议了。在苏维埃俄罗斯实在没有一处这种会议不成功的；教育人民，扶助苏维埃政府，整理内政。这些工人，农民，和赤军的会议，是常常举行的了。

这里莫斯科会议，人数非常众多，令人惊讶。最近苏维埃莫斯科选举，城中各村一齐举行会议。两星期中城中有十七次会议，共有代表一万五千六百人，代表二十八万工人和赤军，这数目以外，还有二十万工人加入选举。当中有五分之一是共产党代表，旁的都是中立派或赞成共产主义的人。俄国共产党立意不选举共产党来代表中立派，只选举中立派的人，但人民常常选举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会议中团体非常固结。最奇异的是一万五千六百代表中，只有三个少数派（孟什维克）二个无政府党，五个社会革命党，和旁的党员。

这是可以表明人民趋向共产党，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无产阶级和赤军全体也趋向于共产党的服利。现在选举已完，结果如下：一千四百六十一名代表中，有一千二

百八十一名是共产党和同情者，一百二十八名是中立派，五十二名属于各派。这种结果大有助于中立派。

我们明白这种中立派的选举是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于人民的无上利器，并可以指导人民入于正轨，不致和共产党作对。这种经验，谅不久必为西方无产阶级所采用的了。

（二二）俄罗斯的实业问题

美国《国民》杂志莫斯科通信 震瀛译

苏维埃俄罗斯的实业生产问题，还是非常困难。六年战争——两年半内乱——和因为新制度而发生的封锁结果，实在是没有法子来辨别。战争以前，九成以上的人民是不识字的，或者只有百分之三能够叫做通人，这三分中有一半是属于“白人”和怠工者。其余的人又有一半在前敌者。只剩这少数来管理那么大的国家。我更要说明，现在还要预备战后的善后办法。

我可以拿一个具体的明证。我住在 Dela Uoyd Cvor 旅店。第三次万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住在这里。那个旅店的设备，非常不完善。讲句良心话，我们的食品，半数都是偷来的。当中有四十个仆人，奉事四十个客人，非常不周到。管事对于我们不大有礼。为什么政府不供给一个较好的管事呢？因为现在俄国有思想的人能够做大旅店的管事，便用为军官，或什么政府里头的部长了。

俄罗斯的实业，大概说来，现在的能力比较从前，不及百分之十五。其中的缘故有许多，三个是最重要的。（一）封港。（二）输运不灵，除了 Ural 和 Doretz 地方，旁的自然统同都没有了，并且没有柴炭。（三）没有食物。

（一）我以为这种根本最大的原因，便是封港，不独物质的方面是重要，并且道德的方面也同样的重要。那不必讲封港是交战国对待布尔什维克派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人能够不承认封港和外侮是固结团体来反对侵犯者的反响。所以最大的利益便归于政治。并且人人都要承认现在大部分自然和经济的封港来反对俄国，因为他没有多大出口来抵敌入口。还有一层他有许多现金来购买制造品，必要有自然生产根据的保证。大概如波兰 Czecho Slovakia, Esthonia, Latvia 等国因为有他们从前的原动力趋于补救方

面，正是有那种外力的援助。从前有许多东西是进口的，如药品、医具、橡皮物件、皮革等等，我们以为很重要的，现在俄国都没有了。比方在医院里头，一个寒暑表用于一百多个病人，寒暑针那件东西俄国未有制造的，消毒具也没有。我不要统同讲过那些东西从前是进口的，现在都没有了。这件小事，尽能够给世人明白大概的情形，如果他要想着俄国很像美国内乱以前的工业发达的程度。

(二) 俄罗斯的主义实行以来，输运不灵的呼号，还是有加无已。我个人以为他是解决了。俄国铁道，像其他实业一样，自从三月革命以后，甚或自从一九一七年初，损坏非常利害。自从布尔什维克派执政以后，更觉每况愈下，功效很少，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里的劳动局有一个很可靠的统计表，指明当着一九一七年纷乱的时候，和一九一八年初工人停工，和厂主管事等怠工的时候，实业损失最大。自是以后，生产力无大变动，有些地方也有起色。

如果运输的法子已损坏，就是旁的实业损坏的要因。所以运输无进步，实业也绝没有进步。有许多工厂没有新机器；旧机器也不能修理。我已经在圣彼得堡各处亲见许多了。近在莫斯科的胜家缝衣机器厂，现在用为修理机器，俄国全部已有许多工厂用为修理机器的或新造的。但这些工厂现在实际上不能够供给路政的需要。如果路政修备妥当，自不然工厂的原料和城市的食品也容易输运了。但因为事实不对，修理厂不肯开工，所以我们要发生疑问，为什么修理厂不肯兴工，总结起来，因为生产全靠工人的愿意做工和能力。

(三) 这事最容易明白的，因为工厂里头的工人，没有充足的食物，所以不能开工，但工人为什么不够食物呢？因为农民不肯供给食物，又为什么农民不肯供给食物呢？因为工厂不能拿制造品来交换食物。各方面都是可怜。但他们必要想想法子来打破妨碍俄国实业的罪恶。

头一件我要多讲几句话谈及工厂的饥饿事情。我已经告诉过许多工厂的司事人。有些工厂不许人参观的，我也用通讯来告诉他们。各处都听见同样的事实。有许多工人回到村乡，因为不能够饱暖。其余的工人大半不做工，因为无食。有些工人由村乡中拿来东西做买卖，从中取利；也是为着生活起见。这个问题，实在讲个不了，但讲到俄国实业问题，便不能不讲及饥饿的情形。大凡游历过俄国的人，没有一个不知到食物缺乏，就因为生产缺乏。有少数的工厂，有特别的法子或优待，如俄美工厂，都够工人，因为食物充足。俄美工厂，每日有三五人求工，因为这个工厂很少，只能容一百五十人。所以工人入厂是很严格的。

俄国的实业问题，最后要变为单简的信用问题。如果农民不肯供给食物，因为不能即刻取回制造用品，工人也不做工，除非先得食，这不是一个死症么？现在只有快一点供给工

人的食物，然后制多点品物来供给农民，将来方有转机。现在这里有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是利用外资的投入，制造农具，使农民可以出产食品。第二个方法是由私人的作用，用中间人做担保，如旧日一样，取食物给工厂。现在苏维埃的俄罗斯，是没有机器来支配民食，这是很明白的。私人的投机事业便要发生。但旧日的中间人已经摧残殆尽。这种人本来很知道取信农民的法子，可以由他取食物到城市间的无产阶级。我是持着物价低减的意见，政治和社会价值到要减低，暂时复用中间人的办法，现在把他们推翻，时期还是太早，因为政府的机器，还是很幼稚。外资也可以帮忙，但不能为他们所垄断，为根本制度的大敌，但社会主义的团体，精神和物质上已受大大的打击了。

（二三）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改造

震瀛译自美国《国民杂志》(The Nation)

我对于粮食一个问题，已经讲了许多，尽能够供给阅者来批评粮食部的机会了。军队能得充分的粮食，谁也知道了。大概讲来，其余的人民都是不够的；由政府机关得来的更少。但各人所得的生存必需寻常日用的面包，在俄国现在不是不要紧的，实在是最重要的问题。大概政府所分散的面包，不是天天有的，每星期只有一二次。有许多人民求不得或不够的，便不能不设法另外找寻食物。如果食物不足，分配不匀，这都因为势不能免的事。定价既有妨碍，农民又不够应用品，只由农民供给食物，这实是大不利于政府党的，如果工业和人口能够回复从前的程度，粮食部必然可以活动。我更要指明内外的压力，弄到城市和村乡不和睦，这样竞争比较奥国乡村和首都维也纳的竞争更利害。

卫生局虽然是缺乏药品，蒙药等等，但进行非常灵动。苏维埃俄罗斯由高尔索克，丹尼金，和锐丹尼，的军队中传染了一可怕的瘟热症。但卫生局局长沈马斯高 Semashko 说危机已过了。由无产阶级的演讲团到处讲演通俗教育，军队中也严行设备，火车的旅行，设备也非常周密，各处都要实行洗濯和消毒，沈氏以为完全妥当了。俄国的肥皂也非常缺乏，因为这件东西最善于疗治瘟热症，自从战争封港以来，绝无入口。欧洲俄罗斯全部的霍乱症，已经减至五千宗。痘症也渐归消灭。肺癆病，坏血病，虚

弱症，还是有加无已，虽尽力设法，终归无效。

教育儿童一件事，已经讲过了。凡关于幼稚的需要，无不竭力筹措。但又为战争和封港所妨碍。教育部长宣言如果外国的教育用品不能快一点来到，教育机关必至完全停顿。因为俄国各种教育用品，普通都是由外国寄来的。不独是没有用具，并没有教员，因为当兵去了；儿童读书日多，也没有校舍，因为学堂多为军队借用。教育新制度不是不能实行的，不过碍着这种困难的情形罢了。幸好有一个幻妙的办法，厉行自由通俗演讲，由小学至大学，儿童均有求学的机会；手工，实验，农务各科的练习，都有适当的设备。并且设立工人大学，预备那些成年的人，没有多大的知识；但他们既要得高深学问，便不能不有这种实习的机关。

儿童教育还是得同一的效果。虽然是保姆院及育婴院非常讲究，儿童食品，特别设备，但死亡还是增加。食品和药料不足，衣裳又不备，因为封港的缘故，儿童受很大的打击。丹氏 Dan 同志是一个少数派的妻子，并是儿童教养局的局长，他说“如果我们不得外国的援助，便没法来保护那些儿童了。”

美术院，戏院，游戏院非常发达。大凡见得在游戏场中人数的众多，便知道是平民的俱乐部了。最可喜的，是政府各部都有德谟克拉西的趋势；平民教育弄到人民倾向于艺术的事业：如劳农戏院，音乐会，军乐队，画法研究会，文学会等；剧员不独排演得好，并对于戏场的修理，布景的完备，转动自如，无一不十分讲究。俄国各处的农民，工人，所著的许多国际革命诗歌，无限精彩。

我在这里要停顿一会，来讲讲现在的狄爱推多制，虽然不免于平民的专政，但全俄人民的活动，远非前日旧帝国所能比拟。不管是在卫生部，游乐部，教育部，平民都有一份子，设有平民的俱乐部，来发展他们的进行。政府不独不反对人民，反要人民为前驱。人民对于社会服务，争先恐后；十人本来已足，而十人又愿为他们互助。

还又许多旧习俗不能免除的，讲来也很有趣。初到俄国的人，更觉得很奇异，都由于各处风俗不同。有时政府命令各店关门休业，但各人还是随意买卖。不过把地位由铺店移到街边罢。因为大多数的人民，很难得机会来买物。三两个大市场，买卖的人，日夜不息。各种最贵或最贱的东西都可以买得。因为政府不能供给人民的需要，所以发生许多障碍；我信得过和平恢复，便没有这种困难的情形了。

俄国的赌案时有所闻。但外国人到了俄国。尤以英吉利等国的道德为甚，以为官吏不能受贿。我是由罗马尼亚来的，对于俄国的赌案，以为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异。或者我将来可以做一篇专论，来讲这件事。我们也要记得俄国帝政的时候，政治的腐败已经达到极点。但现在还有许多官吏因为受贿而被枪毙的。各国的政治家亦何曾不是为金钱呢？

一定还有许多人民，以为社会主义的时期还未到。——或以为不能长久的。产业已归国有，但还有买卖房屋的事情。外国的汇票也常常购买。习惯太深，积重难返，政府也没有制止的法子。千万的人民还有旧日私产的观念。但他们的虚荣心不能发露出来，不致妨害后生小子，这是我们所深信的。

（二四）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

译莫斯科普拉夫报 杨明齐 译

劳农议会俄国的政府的重大政治有劳农代表议会的执行部及劳农代表集会立法担任之。今将其参与全体劳农代表集于中央的省份，和加入劳农议会的执行部的各党派述之如下：

一九一七年在今劳农议会国的三分之一的领土内，曾有一百十九个劳农议会（省县及地方议会）集于莫斯科组织劳农议会俄国的政府（译音称苏维埃政府）。此一百十九个议会中有百分之五十六是县议会，百分之三十四是省议会。县议会之召集自劳农议会政府成立至今有召集九十次者。省议会之召集多者是第七次。靠着战场附近之省份例如阿尔汗结尔斯克省等也有召集十一次者。其中县议会之处于特别情形者也有召集十五六次者。总而言之，其他劳农愈觉悟者集会之次数愈多。

吾人之最注意的就是要知道那些议会的召集都是何党派参与其中，以何党派的代表为多数，何党派的代表为少数，以何党派的代表为最大多数，何党派的代表为最少。而且还要知道先次召集的代表以何党为多何党为少，后次召集的代表以何党为少。今举下列的集会数目表，虽不能证其全国劳农议会召集的切实数目，然而亦可表示其劳农议会召集的大概情形。兹将其何党参与劳农代表议会者及其执行部者为多数，分为三期调查如下：

第一期由一九一七年十月起至一九一八年七月止。第二期由一九一八年七月起至一九一九年一月止。第三期由一九一九年一月起至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止。

第一期所召集的劳农代表议会的全体会员的数目以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居十分之六，其余十分之四的会员多数属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百分之十二属社会革命党的右翼，

百分之四五属孟什维克，不列党派者兼亦有之。此期初创召集未免含糊从事难以清计。第二期所召集的劳农代表议会的全体会员的数目社会革命党的左翼较前大减至百分之三，而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较第一期大增至全体会员五分之四。此时共产党之势力日升一日，而其表同情者及其联合入党者也是与日俱增。而一方面共产党之对于抵抗反革命军及外敌来侵之牺牲较别的党派也是多数十倍，差不多劳农尽义务之投于红军者皆系共产党员及其表同情者。

第三期所召集的劳农代表议会的会员，除共产党增加外别的党派仍继续减少，而无政府党员于此期反加入从事，并有马克西马派的代表加入。此期之县议会的召集有最多之不党农民代表参与。

第二表的劳农代表议会召集的数目系按照一九一九年六月至九月计算的，在此期间的省议会的执行部员百分之八十八系共产党员，若兼其表同情者共计之，则至百分之九十二县议会的执行部员除共产党外则以本党者为多数（计百分之十八）乡议会的执行部员以共产党员及其表同情者居五分之四，不党者占五分之一。

在劳农代表议会的共产党员都是什么人才啊？可惜在这表上没说明他们究竟是何人才，但是也可就其已过之事实所选之共产党的人才，略加以研究调查，述明彼等究竟受过何等教育；或是未受教育。

劳农代表议会的中央执行部的干事员除内中有一小部分（百分之六）未能调查不知是何人才外，五分之四是真正劳农，他们只受过初等教育或是家庭教育，或是正在自修教育中。其中受过高等教育者不过居百分之四，受过中等教育者有百分之十五，此等人才多系充当差者：例如技师书记等。县议会执行部之人才多系受过初等教育者，省议会之执行部之人才兼有受过高等教育者。就这粗略表观查之，可知劳农议会俄国本是五分之四的劳农代表治理之。

集会时		统计 集会 参与者	集会的 会员数	共产党		与共产党 表同情者		无党者		共产党以外 之别党者	
从 1917 年 10 月起至 1918 年 7 月止。	省 议 会 集 会——统计	5	1,687	723	42%	103	6,7%	290	77.3%	566	33.7%
		20	1,972	836	43.9%	309	16,2%	450	23.5%	377	16.6%
		25	3,593	1,558	93.4%	472	11,4%	740	20.6%	883	29.6%
从 1918 年 7 月起至 1919 年 1 月止。	省 议 会 集 会 县——统计	10	1,447	957	66.7%	353	24,9%	90	6.2%	97	3.3%
		24	3,960	1,470	37.7%	7,787	77,9%	505	13%	204	5.1%
		34	5,407	2,427	44.9%	2739	39,5%	595	71%	257	4.6%
从 1919 年 1 月起至本年 10 月止。	省 议 会 集 会 县——统计	12	7,780	1045	58.7%	355	18,8%	378	37.3%	22	7.2%
		68	8,679	3447	39.7%	2276	26,2%	2732	31.5%	224	2.6%
		80	10,959	4492	42.9%	2677	24,9%	3770	39.8%	246	2.4%

第二表

省，县，乡议会的执行部之组织。由1919年10月19日计。

政党互相关系的情形

受教育者之分别

	会员统计	共产党员	共产党之表 同情者	社会民主党	社会革命党	无政府党	不列党者	受高等教育者	中等教育者	初等教育者	家庭教育者	他等教育者
省议会之执行部	516	456	20	6	—	7	33	51	118	251	40	56
%		33. 3	3. 8	1. 1	—	—	6. 3	9. 8	22. 8	98. 6	7. 7	10. 8
县议会之执行部	404	292	28	3	—	—	81	35	67	249	34	79
%		72. 2	7	0. 7	—	—	20	8. 6	76. 6	61. 7	8. 4	4. 7
乡议会之执行部	4166	2879	461	30	19	6	776	124	605	2779	406	259
%		69. 1	11	0. 77	0. 32	0. 1	18. 6	2. 9	19. 5	66. 5	9. 2	6. 2
统计	5086	3627	509	39	19	7	890	210	790	3272	908	334
%		71. 3	10	0. 8	0. 3	0. 1	17. 5	4. 1	15. 5	64. 4	74. 4	6. 6

(二五) 过渡时代的经济

列宁原著 震瀛译 *Soviet Russia*

—

当着苏维埃政府两周纪念的时候，我拟定拿这个题目来研究经济问题，做成一本小册子。但因为每天要做工，到现在才做得几章的大略。所以我决意把一个大略写出来，表明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要义。这是有统系的性质，一定有许多应当修改的地方。或者我能够得一个具体的论据，达到正当的目的。

由理论上讲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当中定有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把那两种社会经济的制度的特别状况联合起来。这个过渡的时期，不过是死亡的资本制度和新生的共产主义战争的时期，或者换一句话说：资本主义已经打败仗了，但还没有消灭；共产主义已产生了，但还是很软弱。不独是一个马克思派，就是一做有学问的

人，对于进化的学说，也不大明白。自己必要明白了全部的历史，为这些过时时代的特别情形所公认的，才有价值。凡关于过渡和社会主义的反响，如我们当第二国际劳动大会的共产阶级的代表都是盲争糊闹，没有一定的标准。

有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派，最明显的情形，便是憎厌阶级战争，梦寐中还想设法来消灭这种战争，常常要调和归于平静。所以这些德谟克拉西派一方面要反对承认历史上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一方面要设法来调和资本和劳动，或者制止他们的战争。

二

在俄国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应该发表一些比较先进国的特别情形，因为我国事事落后，有产阶级的精神也不大。

但实在的情形，我们见得俄国的经济状况和趋势都是同别的资本国一样。这种情形中的法度，对于各要义没有多大的影响。社会经济根本的制度，便是资本主义，小生产力，和共产主义。有产阶级的主力，便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俄国的经济活动在与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底时期，第一步便有劳动的竞争，根据于共产主义，在于大生产模型之内，反对小生产力，并反对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基础死而复苏的。

俄国现在根据于共产主义而统一劳动，头一件手续便是废除生产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的政府拿国家公有的土地来组织很大的生产机关，并由国家管理；由各种经济组织，来支配劳动的势力，团聚起来，供应国家工人的需用。

我们讲讲俄国共产主义的初步，（借用一九一九年三月的党章来讲讲），试考察那一件事，一切实在情形，现在我们只实现一部分，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现在考察实际的情形只实现了最初的一步。

当着革命的时期，我们应该立即废除一切障碍。比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头的一日，土地私有制已经立即废除，不要赔偿大地主的损失，即是把大地主的财产收没。依这个法子，在几个月后又收得一切大资本家的工厂，公司，大买买，全归于“工厂制造”，什么工厂，制造局，铁道，完全实行由“工人管理”，而在农务一方面现正开始，（苏维埃的物产，国家工人的农业大组织）。各种团体的组织，如小农人一类，视为过渡时期一种特别办法，由小私人的管理变为共产党的管理，所以要暂时采用这种办法。也有人说由国家支配生产的同样组织，来替代私人贸易，即是由国家预备转运谷麦到城市，又由城市运回制品到乡村中。收来必订定章来实行这个计策。农务一方面现在还是小投机的事业。

我们现在要讲讲很重要的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中，资本主义还可以保存命运，并且死灰复燃，猛力来攻击共产主义。他的利器便是私运出口和投机事业，反对储蓄的预备（谷麦和别的生产），总是要反对国家支配出产。

三

我们要用具体的论据来表明这些抽象的学理剖白。据人民粮务局布告由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到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由俄国政府管理的共有谷麦三千万俄石，再过一年便增至一万一千石，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头一季已有四千五百万石，比较一九一八年相同的月份（八月至九月）只有三千七百万石。

由这一表看来进步虽然是不大快，已足以证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了。并且当着这个时候，研着无限的艰辛，为历史上所无。抵敌全球强国，转战千里，历时数载，而内外的资本家又谋经济上的纷乱。

所以经历了许多谣言同各国有产阶级的摧残，直接的或间接的奸细（第二国际劳动大会的“社会党”），还是俄国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才能够占胜利，即是共产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是不容辩论的。如果全球的有产阶级，愤怒布尔什维克主义很利害，组织军队来侵伐，另设阴谋来陷害我们，这是表明我们对于经济的改造已经完全胜利，不能俾武力来征服——武力是决不能成功的。

下头详列那一表是中央部的统计，刚刚完竣预备公布的，关于谷麦的生产和消费，不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全部，只由政府管理的二十六省。表明我们战胜资本主义到什么程度，我们管理的时期极短，各种困难我们所干的都是历史上所无。

我们见得谷麦在城市中一半是由政府供给的，一半是由私人运来的。这是城中食粮在一九一九年正确的比例实数。而国家所供给工人的面包，比较私人所卖的便宜十倍。考察工人的预算表便明白了。市间所卖的面包比定价高了十倍。

苏维埃二十六省计 俄罗斯	生产 省份 城市	乡村	消费 省份 城市	乡村	总数
人口数以百万为本	4. 4	28. 6	5. 9	13. 8	50. 7
谷麦生产 (不要播种)	—	625. 4	—	14. 0	734. 4 百万 俄担
粮务局供给	20. 9	—	20. 0	12. 1	53. 0 同上
私人供给	20. 6	—	10. 0	27. 8	58. 4 同上
支配人民总数	41. 5	481. 8	40. 0	151. 4	714. 7 同上
每人消费	9. 5	16. 9	6. 8	11. 0	13. 6 俄担

我开列这个统计表，可明白俄国现在经济状况的轮廓了。

工人永远脱离了压制者的范围，由资本家和大地主解放。

向着这条路走，才能达到真自由真平等。其中的丰功伟业是空前的事实。不怕有产阶级的歧视（小有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派也在内）他们只知道有产阶级的议院式德谟克拉西的自由平等的意义，他们都以为是绝对的纯粹的德谟克拉西了。但工人另有真自由平等观，（解放大地主和资本家的羈勒，）所以苏维埃政府才有这样稳固的基础。

在农国里头，农民再先受无产阶级狄克推多制的赐，因为农民自己直接出产，便可以直接取用。

俄国农民的痛苦，实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压制。自有历史以来，农民从没有为自己做工的机会。他们一方面供给各处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很多谷麦，一方面自己便要饿死了。在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的统治之下，头一次他们能够为自己做工，自己食粮，比较市中人好得多。头一次农民知道实用自由的真义，食自己的面包得以自由，脱免了饥荒的惨祸。土地这样的改造，便达到最高的自由点；有许多地方，农民已经把土地均分给消费者了。

社会主义便是消灭阶级的。要消灭阶级，头一件事，必要推翻大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已经达前这个目的，那不是最困难的。第二件事要消灭农民中不平等的制度，这才是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够只要推翻一个阶级，便可以解决，不管这阶级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只能够由经济生命有组织的改造而解决，由私人小团体的投机生产，归于共产党公共的出产。这个过渡情形，必要经过许久的时期，如果管理和支配不得当，欲速则不达。只能够快一点用这个方法来帮助农民，使他们有尽心竭力的机会，而科学方面，也要从根本上改造。

解决那个问题最困难的第二部分，无产阶级已经战胜了资本家，便要快一点实行那政策的第二步来供应农民，把做工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的阶级来消灭，农民中各种不平等的地方都要完全消灭。

这种不同的地方便构成社会主义的精华。那些自命社会党的派别（如 Martovs, Chernovs, Kautskys 各派）实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派，都不知道社会主义的要素。

这种不同的地方，是很难着手，因为加上了许多实际的私产种类，虽然是有不同的地方，和他们互相仇视，总是由农民全体看来不能够辨别。不管这样困难，那些辨别还是可能的事；不独是可能，并且由农民的经济和生活的状况看来，觉得非常流利。做工的农民已经受了千百年压制如大地主，资本家，中间人，投机者，政府及德谟克

拉西有产的共和党都共同压制。做工的农民受了千百年的苛待，由他们的经验得来，已经知到仇视和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了；这种天然的教育，逼着俄国的农民同工人握手，来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

但同时经济状况处于生产谋利的制度，必致弄到农民变为资本家和地主，虽然不是全数是这样，恐怕多数所不能免。

由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农民供给城市间饥饿的工人谷麦四千万石。（Pood）由政府订定价格，虽然机器是由国家设立的，但还有许多间断，这是工人的政府知得很清楚——为社会主义过渡初期所不能免的，——农民做的苦工，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同志，应享受平等的利益，农民和工人是很好的朋友和兄弟，同心合力来反对资本的羁勒。那些卖了四百万石谷麦给工人的农民，取了十倍高的价值，便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变相，工人为国家出力还要勒索，弄到偷盗常常发生。他们真是社会的大敌。他们所剩余的谷麦，实是由公地得来，其中各种器械的帮忙，不独是农人有份，即工人也有份的。所以占据剩余的人，从中取利，来勒索饥饿的工人，这也是工界的仇敌。

有许多质问我们，说我们要“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而我们的宪法，任农民和工人不平等；剩余的谷麦也要从中取利。

我们回答他，历史上从没有一国能够实行废除不平等和不自由的，而俄国的农民，已经不知受了几个世纪的痛苦了。

但我们将来永远不许投机的农民有平等的幸福，即如我们不许治人者同被治者“平等”，富人与贫人“平等”，或不许资本家“自由”来劫掠劳动家。我们要解释给那一班人听，他们不明白我们对待“白卫军”的法子，如 Kautsky, Chernov, Martov 等辈，虽然自为德谟克拉西派，社会党，国际劳动同盟会员。

四

社会主义是破灭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已经尽力来实行那种破灭。但不能即刻消灭各种阶级。

这种阶级在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的时期，还可以存在。狄克推多制就是为消灭阶级而来；没有狄克推多制，阶级便不能消灭了。

阶级虽然存在，但在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中，他们的情形已不同了，而阶级的关系，也有同样的变迁，并且阶级的战争还没有消灭，不过变为一种新形式罢了。

无产阶级在于资本主义的时代，完全是被压制的，由于生产方法不良，他们的财产便全被劫掠。所以劳动和资本是很大的仇敌，这一次革命非根本解决不可。

自从有产阶级推翻以后，战胜了政治势力，无产阶级成为治人的阶级；他们执著

国家的政权，支配生产的方法，归于社会化，管辖各种机关和种类；消灭资本家的反抗力。这种阶级战争特别的问题，为无产阶级从来所未有的。

那些大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差不多已经消灭，但不能是无产阶级狄克推多制一到，这种阶级便立刻消灭。因为他们现在处于降服的地方，还没有消灭。国际间还有他们的根本，他们不过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派罢了。他们还保存一部分的生产方法，他们还有金钱，社会势力很雄厚。因为他们的失败，所以抵抗的势力，要非常增长。

他们的“经验”，在于国家管理，军事，政治，经济，范围中有很大的机会，这种结果所以弄到他们的重要比较其余的国民大得多了。阶级战争中，资本家还可以死灰复燃，极力来反抗无产阶级。如果要实行革命的人，决不能敷衍塞责，如第二次国际劳动大会的代表，仅仅可以叫做空幻的改造家吧。

末了，农民一阶级，像一切小有产阶级一般，由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来统治，视为一种必经的阶级。在一方面，工人为保存利益起见，互相联络，由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手里解放出来；在他一方面，其中也有小农民，小地主，和商人。这种经济的状况，决不能免有产与无产两阶级来战争。这种战争大有关于社会，我们要考察从前的社会状况，——其中最明显的是农民和下流的中等社会争执——我们必要把那中产阶级来消灭。

对待中等社会的法子，只要指导无产阶级来统治他们。苦心孤诣，勇往直前：这是无产阶级的天职了。

(九五) 华工

独 秀

英国人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英国国旗；我们也可以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作工。中国劳动者在国内做的工，除了瞎子都可以看得见，这是不待说的，他们并且散布到全地球了，地球上五大部洲，到处都有华工的足迹，至于开辟那新旧金山的功劳，更是历史的伟大。最近一班无耻的军人政客各人自夸参战的功，试问除赴法的华工外什么人对于参战有丝毫功绩？我们可以自夸的只有伟大的劳动力这一项，但偏偏有一班心盲的人硬说：“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在外国的华工姑且不论，试问中国国内若无劳动者，我们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从那里来的？我想他只有答道：“这些都是资本家做给我们的。”

(九六) 四论上海社会

独 秀

上海社会是那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的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出他们的威信。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

之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做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的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团结是跟着物质上生活需要自然发生的，决不能够全由政治法律的力量任意将他消灭下去。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唯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并且使工会的权力能够容纳他们，团结他们，能够应他们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秘密团结自然会消灭下去。在这一点看起来，上海工会发达不发达，不仅是劳动界利害问题，简直是上海全社会治安问题。

（九七）劳工神圣与罢工

独秀

常常听见人说，你们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一方面又提倡罢工或提倡减少工作时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像这种头脑不清的说话，一班头脑不清的人或者以为很有道理。但是要晓得我们所崇拜的劳工神圣，是说劳动者为社会做的工——即全社会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机关——是神圣事业，不是说劳动者拼命替资本家增加财产是神圣事业。为资本家做工是奴隶事业，为社会做工是神圣事业，头脑清楚的人应该懂得这个区别。我们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正因为现时生产制度下的奴隶事业玷辱了“劳工神圣”这四个字。可见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和提倡劳工神圣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我盼望社会上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免得思想新的资本家又来假劳工神圣的名义欺骗劳动者！替他拼命做工。

（九八）主义与努力

独 秀

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譬如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达到方向所在。

但现在有一班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这话真是不错。

（九九）革命与作乱

独 秀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的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

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是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

（一〇〇） 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

独 秀

上海《时事新报》上所载 P. R. 君那篇“世界改造原理”，简直是梦话，简直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人类自有二人以上之结合以来，渐渐社会的发达至于今日，试问物质上精神上那一点不是社会的产物？那一点是纯粹的个人的？我们常常有一种特别的见解和一时的嗜好，自以为是个性化的，自以为是反社会的，其实都是直接间接接受了环境无数的命令才发生出来的，认贼作子我们那能够知道！即如 P. R. 君所谓“不听命于人”之理想，当真是他个人的理想，绝对未曾听命于人吗？不但个人不能够自己自由解放，就是一团体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福利耶以来之新村运动及中国工读互助团便因此失败了。不但一团体不能够自由解放，就是一国家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罗素先生所以说俄罗斯单独改革有点危险。不但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譬如妇女殉夫他自以为个人道德是应该如此的，又如我们生在这资本制度社会里的人，有几个人免了掠夺的罪恶，这种可怕的罪恶是个人能够自由解放的吗？除了逃到深山和社会完全隔绝，绝没有个人存在之余地。我所以说 P. R. 那篇文章是梦话，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至于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的改造，我试问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主张个人物质的及精神的方面完全解放以后再改造，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所希望的人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世界，他所希望的干干净净的人生，是否也是一种主义？我们若是听命于他的这种无信仰无归宿之改造，是否也要“深入一层地狱不能自由超拔的反于本来大路上去”，是否也是人类听命于人的改造”方法，是否也要“弄得非常紊乱无限苦恼，造罪作恶总不了悟”呢？

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现在

我们万万不可再提议这些来遗害青年了。因为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非把社会回转到原人时代不可实现。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复古。

(一〇一) 民主党与共产党

独 秀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的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并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的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的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的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请看哈尔滨俄旧党《光明报》记者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的谈话（见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哈尔滨特约通信），这班民主派欺骗世人的诡计便完全暴露出来了。他说：“我们非社会党的主张，就是要在远东建立一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决不赞成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又说：“至于日本呢，我相信他能帮助我们。”又说：“谢米诺夫却是真正的民主党，现在只有他一人抵御共产党。”又说：“不论是美国是日本他们取得中东路权之后，总没有我们俄国人好。”又说：“中国取消俄使领，是不应当的。现在俄国人没有一个满意中国的审判庭的。”由他这些说话，我们看出两件事：（一）原来反对共产党的真正民主党就是谢米诺夫这鄙样贪不法（？）的人物；（二）原来民主党对中国的外交，和共产党放弃中东路权放弃领事裁判权恰恰相反。

(一〇二) 提高与普及

独 秀

一国的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的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这两样自然是不能偏废。适之先生对于大学生主张程度提高，理论上自然是正当，别人驳他的话，我看都不十分中肯。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感想：（一）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方法，就是全国多设大学，各大学中多收绝对不限资格的自由旁听生。学术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部分，但这种贵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总得使他尽量减少才好。（二）专就北京大学学生而论，现在低的还没有，如何去提高？我觉得眼前不必急于提高，乃急于实实在在的整顿各科的基础学。历来北大的毕业生有几个能自由译读西文参考书的，有几个基础的普通科学习得完备的？蔡子民先生到北大以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昏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是何等危险！我劝适之先生别高谈什么提高不提高，赶快教朱谦之易家钺一流学生多习点基础科学，多读点外国文，好进而研究有条理的哲学，好医医他们无条理的昏乱思想罢！

我这两种感想适之先生以为如何？

(一〇三) 无意识的举动

独 秀

倒军阀我们是赞成的，但是倒一军阀成一军阀，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战争我们虽然不绝对的反对，但是无主义的地盘战争，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各省自治运动我们也很赞成，但是混合一班腐败官僚安政余孽烂污政客惊察侦探(?)运动省自治，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广州人赶走一班政客官僚我们固然很赞成，但是他们又迎去一班政客官僚，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各地学生排日货我们固然不反对，但是去年天津学生今年河南学生强迫贩卖日货商人游街，实在是无识意的举动。政局统一我们也不反对，但是赞成现政府统一中国实际上就是日本间接的统一中国，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

什么话！

记者

《新湖北》第二号里载有武昌总商会会长徐荣庭一段话说道：“我不能反对督军，我因为我工厂里面的工人造乱子常常要督军派兵保护；我的资本有了缺乏，也得要督军替我在官钱局挪借。我不能反对督军，我也不是专在拥护王占元，无论谁去做了湖北督军，我也是一样地开欢迎会求他的保护。我们商人见人就向人磕头，见贼就向贼磕头，并没有什么成见的。”

上海《时事新报》上有一个署名践四的说道：“去年王儒堂在美国慨然允许陆子欣同做中国和议的代表，不是要出风头，实在因为游历国外得了一种教训。”又说：“如郭秉文等曾打电回国，请早设法统一，亦不是随便瞎说，实在因为游历国外得到了一种教训。”他又说：“因为民族自决没有办到，就想拿‘过激主义’等为终南捷径了。若说终南捷径当有一个目的，他（这他字不知道指谁？若是帮着岑宫保摇旗呐喊，不但是无的放矢，并且未免过于恭维陈炯明了）的目的就是南方，现在这种闹简直寻不出一个目的来”。又说：“现在我们应该有一种觉悟，这觉悟就是世界强国的政治家及人民十分之九，尚不与过激派表同情（我还觉悟到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军阀第一不表同情于过激派）。”

上海《字林报》上载岑春煊到沪时和该报记者一段谈话，内中说道：“陈炯明到处鼓吹过激主义，主张女子国有，此乃一可惧之事；唯贫民则百人中有九十九人赞成陈之行动及主义，此系自然之势，盖其说甚为农工两界所欢迎也。”

浙江省教育会在本年全省教育会联合会提出“各学校利用星期讲授经子建议案，”对于国民学校授《孝经》的说明道：“孝为百行之首，原出于天，为仁之本，佛知度众，耶知救世，非不仁矣，但无所本，流弊滋生，波希米之言博爱互助，即其弊之极也。……或谓事君之说有背共和，抑知君臣之名可废，君臣之义不可废，今之政

府号令不行，时局统一无望，皆昧事君之义之过也。”

日前在浙江督军署宴新任驻法公使安福余孽陈籙席上，有人说起法国之豆腐公司，陈籙说：“这是党派机关，他们现在还要在里昂办大学，实是政党支都；他们在国内办党办不够，还要办到国外去”。后有人谈及蔡子民先生，陈籙说：“蔡也不得不走了，他在北京不但不能管束学生，简直是学生管束他，他再不走，学生就要赶他走了。”

有一个什么“中国心灵研究总会”，寄一篇心灵学院教授催眠术章程的稿子到本社编辑部性真先生，叫他译成白话好复印，我们不知道这位性真先生是谁，但见这章程的叙文开首便说：“催眠术盖融会心理学生理学与哲学之各一部而成，实高尚而最有用之科学，如以人为兽，以土为金，谓犬矢为八珍，谓麝香为恶臭，能缘木以求鱼，可临渊而捕月，探汤不炙，焰火不伤，知不测之祸灾，决战争之胜负，挟嫦娥，友虎豹，履地狱，登天堂，种种奇妙现象，皆可于催眠中得之”。又说：“方今社会黑暗，道德沦亡，非从根本上着手，无以改造……苟欲潜移而点化之，舍应用催眠术其道没由矣！”

编辑室杂记

记者

上海骗钱的方法愈出愈奇了！本社社员并无性真其人，什么心灵研究会把他的什么心灵学院章程的草稿寄到本社性真先生，不知是何种催眠妙术？他章程的特色摘要如下：

- (一) 分直接教授，通信教授，速成教授三部。
- (二) 速成部是为旅行路过上海不能久留者而设。
- (三) 设院长一人（却还秘密着未拿出姓名来）。
- (四) 十六岁以上的男女均可入院。
- (五) 毕业期限直接教授一个月，通信教授三个月，速成不定。
- (六) 如学员欲提早毕业，可将毕业期缩短为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 (七) 毕业后得给予“催眠科学士”或“心灵医学士”等荣称。

(八) 学费直接教授三十元通信教授十二元速成二十元，均于入学时一次清缴，外埠可由银行或邮局汇寄，汇不通之处可代以邮票或封寄钞票。

催眠术是通信可以教授的吗？花钱至多不过三十元，时间至久不过三个月，便可以得学士的头衔，实在是世界上第一便宜的事，实在是合乎腐败青年的心理。工部局取缔娼家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对于这种挂学校招牌来骗钱的勾当，也要严重取缔才好。我的朋友说，你这样详详细细的写出来，岂不是替这班骗子登了广告？我以为不然，我便不写出，他们也会印出来骗人。我写的这样明白，或者可以唤醒一部分半糊涂的人，至于一班全然糊涂的“猪头三”让他去上一回当也好。

本志记者胡适君因病不能作文，此时虽然好了，还未曾恢复健康。

本志记者张崧年君已于前月二十四日由上海乘法国邮船赴法留学。前译罗素未了的文稿到法后再续译寄来。

自来各日报杂志所登广告与报中言论无涉，所以他的善恶好歹报社当然不負責任。惟报社对于特别有害于社会的告白，也应该加以裁制。香烟虽不是特别有害于社会的

东西，但他的害处却甚普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各报所登广告，好用肉麻的新名词和离奇的图画，实在恶劣不堪，令人看了发生一种恶感，我以为是于他营业的目的有损无益。本志前几号因经济的关系登出该公司的告白，随即接到好几封责备的信，实在感谢而且抱愧。本号该公司送来的告白稿中，竟然扯到什么“罗素博士名言”的话，实在可厌已极，已由编辑部查出送还改正，并通知经理广告先生，以后凡属用新名词来做获利的广告，一概谢绝。

山东滕县郑之坚君鉴：

《新文库》是书贾胡乱编凑起来骗钱的，与本志同人毫无关系。上海书业中这种骗钱的把戏很多，却不止《新文库》一种，本志同人实在无暇讨论这种东西，请先生也不必睬他，因为有眼睛的人必不会上他的当。

第五号

民国十年（1921年）一月一日发行

达尔文主义

周建人

进化这一个观念，虽然几乎和人类的思想一样古老，但不到达尔文五十多岁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一贯的进化说。达尔文的进化说，便是“自然选择”，始于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和华来斯合作的一篇长文（*On the Tendency of Species to form Varieties, and on the Perpetuation of Varieties and Species by Natural means of Selection.*），由虎扣尔（Hooker）和雷侠儿（Lyell）两人介绍到林那学会去公开，于是才将自然选择的要义，告诉大众。次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的有名的著作《物种的起源》刊行，于是从比葛尔军舰航行世界起，二十多年的工作，一并发表，放出烈日一般的强光，照着思想界，登时变了颜色；许多观念，都换了式样了。

达尔文的进化说，虽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但重要的意义，却从以下的一段文中，可以看出：

“各种生物，生产的比能够存活的多，所以有循环不息的生存竞争了；物类在复杂而且有时极繁变的生活状况之下，变化得虽然微细，但若能合于生活，自能得到较好的生存机会，如是便自然当选了。由遗传的原则，各种优选的变种，自能递衍他的新的而且变迁的形状。”⁽¹⁾

因此可知生存竞争，是自然选择的起因，最适的生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生存竞争的含义，我在《生存竞争和互助》（《新青年》八卷二号）中，已经大略说过；但所谓自然选择，也只是比喻的话，借了农家选择合用的物种，传播种子的意思，去引喻自然间的作动，并非说自然中也像人们一般是有意的选择。这不同处，便是“人的选择物类，只为合于他自己的用，自然的选择物类，只为合于自然的倾向。”⁽²⁾

所以照达尔文的意见，物类能生存的，便是最适合于自然的倾向的；克鲁泡特金

进为解说，说互助便是最适；然而这是积极一方面的话，不能概括一切生存。若问不合群的物类，如何也得在自然选择中存活，则自不能不有更普遍的说明；罗素的意思，是“生物的能生存与否，便以一切选择作用进行的总结果为定；情形虽然异常复杂，但平均上能够存活的，便是一般最适任用的生物。”⁽³⁾

最适任用的生物，当然是适合于自然倾向的。这范围所指，自然广大，不单以一种性质的适合，便算最适；便能在自然中得优选，例如螳螂之能生存，当然不能只靠着保护色一端，其他必尚有适于生存的地方；但保护色在自然选择中的价值，却是最明显的事，所以就这一端，很可以作一条所谓适于自然的说明。税司诺赖（Cesnola）曾用一种很简单的试验，以验螳螂的保护色，在自然选择中的用处曾载在一九〇四年英国的《生物统计杂志》（*Biometrika*）上，说：

“意大利的螳螂，分两种颜色，一种褐色，一种绿色；绿的常生在青草上，褐的生在枯草上。税司诺赖先生曾将在青草上的二十个绿螳螂约束了，不使逃散；在枯草上的二十个褐色螳螂，也照样约束。十七日后，仍都活着。他又将二十五个绿的放在枯草上，十一日后都死灭。又换一方面试验，将四十五个褐色的放在青草上，十七日后只剩了十个。大多数的死于鸟，五个绿的死于蚂蚁。由此可以得到一论证，数目虽然少，然已经很可见这两族螳螂的保护色，选择的价值了。”

保护色和拟态等，都是最易显出功用的性质；但此种性质，是已由自然选择中成就来的，而选择作用的进行，在进化上的重要，殊不止此；达尔文的意见，和选择作用在进化上的重要关系，也便可以引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选择作用虽然缓慢，但若衰微的人能行人为选择，当大有成效，我看当变化无限，能增进美好，和一切生物间极复杂的适合，彼此及与他们生活的物理状况的适合，这宗生活的物理状况，也可以在许多长时期中，经过选择的自然能力，而成效果，这便是最适的生存。”⁽⁴⁾

照上文，可知他认选择作用，是进化上极重要的原因；但生物本身的变迁，却并非纯由选择作用而起，尚有别种原因做他的辅助；辅助原因之重要的，便是“有用遗传”（Use-inheritance）。所谓有用遗传，便是生物一生中，由习惯得来的有用性质，能遗传后代，这便是生物变化的又一原因。所以他说：

“改变习惯，能发生遗传上的效果，一种植物，由一种气候移至别种气候中，能变更花期，便是一例。动物各部，如格外应用，或废止不用，也有很显著的影响。”⁽⁵⁾

“家鸭飞不及野鸭，走胜于野鸭，骨骼和野鸭的骨骼相比，也有相当的变化。马能教以步节，小马能承续这样合意养成的步伐。家兔圈禁惯了，成此柔顺的性情；狗和人相处久了，所以灵敏，来复犬能教以携运物件，而这些心智上的禀性，和身体的能

力，均能遗传。”⁽⁶⁾

达尔文的著作中，说起法国著名生物学家赖马克的地方，虽然很少，然而谓由外界得来的习惯，能改变性质，又能遗传后代，则和赖马克的“用和不用说”（Use and-disuse 也译作用进废退说）很相近了。从“有用的习性能够遗传”这一个观念上，又建立一种遗传说（泛生说 Theory of Pangenesis），谓细胞中能发生极细之点，名叫微芽（Gemules），初则游走体中，后来归宿在胚种细胞中，所以外界的影响，能由微芽带入胚种细胞，将来胚种细胞发育而成个体，复将微芽发散出来，所以前代的性质，能发现于后代；但此事在本篇不关重要，姑且不论。

至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便是他解释进化的一个重要的假设，所以平常所谓自然选择说，便是指达尔文主义，反过来说，达尔文主义，也便是一个自然选择说；然而有时，又常常称为达尔文和华来斯二人的自然选择说者，便因为英国的华来斯，也是一个倡道自然选择说的人。他在马来岛观察生物的生活状况，得了和达尔文很相像的意见；一八五八年送往林那学会的文章，又是二人合作。他后来著一册书，又称为《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所以近人往往将这二人并称了。但他们虽然皆倡自然选择说，其中不同的地方却很大：第一，华来斯的学说，是认自然选择为进化中的唯一原因，不像达尔文的只认他是一个主要原因；第二的最大的不同，便是华来斯以为人类的进化不全是出于像生物一般的选择作用。例如人类躯干的构造，虽由于自然选择，但头脑的巨大，身体的裸出无毛，以及人的声音，手，足等等，虽然也由选择而来，但当不是“盲目的”自然选择所可能的；至于精神及智能方面，则以为不能用自然选择所可解释，这原因当在不可目睹的精神界里了。一八六九年四月间，达尔文曾给他一封信，信中说：“照你的解释，我和你很有不同，我对于此事，甚觉可惜。我以为对于人类，可以无需更用了添加而且近切的原因来说了。”⁽⁷⁾ 这样看来，可知华来斯的所谓达尔文主义，其实并非达尔文的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里的自然选择，上文已经说过，不过是比喻的话；便是自然选择这话的意义，也只是一个比喻。自然中的生物，只有生活现象，和变迁的景况，并不是生活的现象中间，分明有选择作用这一件东西存在；不过生物学家观察了许多分歧的生象，仿佛生物只有变得适于生存的能够存活，有如人的选择好种，加以传播一般，便将这“选择”二字，来形容自然。人类用了生活上几句应用的话，表耳闻目睹的事物，和动作态的这些言语，描写自然中的作动，自然不能不多少涉及比喻；但我们看到这些用语，更须想到所指的物象，一想他的含义。譬如中国旧医，常说感冒的症状是“鼻塞声重”，声本无分量可称，然而“声重”的意思，却极了然，我们便不能再斥他“比不应事”；又如对人言语，说“是”或“不是”，这“是”或“不是”中间，当然

包括着对话的人所发的一段言语；但若比喻我们不习熟的事，或并不细细推量含义，则便容易“望文生义”：所以赫胥黎用了“角斗戏中的展览物”来比喻生存竞争的现象，便惹人口实了。他的文章，于一八八八年二月间，登在《十九世纪报》（*Nineteenth Century*）上，其中说：

“从道德家的观点上看来，动物界实和角斗戏中的展览物相似。牲畜教至熟练，使他战斗，只有最强，最灵敏，最狡猾的，能够存活，供异日的战斗。败者不复宽容，也无需观览的人屈拇指了。”

这一节话的缺点，便在以人间特别的行为，去比喻自然原理，却再用他来说人间社会。便如德国有名的生物学家赫克尔（*Haekel*），也不免有这类误会的议论，他道：

“达尔文主义除却社会主义，便是一切。倘有政治方针，随顺此种英国的学说——也须很有此种倾向——这显然是贵族的，不是平民的，也不很是社会的。选择说是教导我们，说人生也正和动物植物等的生活一样，在各地方，和各时间内，只是少数有特别权威的少壮，能够继续，能够繁盛？大多数必须饿着，多少尚未成丁，便死于艰苦。有无数的个体，都是这班各类的种胚，许多的幼稚，都从这些胚种生发出来。得侥幸的，只有一部分；他们便不然了，他们能长足寿命，能得到他们的目的了。这蛮暴不仁的生存竞争，竟满遍生物界中，因此所有生物，有此不息而且惨酷的角逐，此是自然必行而不可免的事实；只有那适的少壮，能够胜此角逐，而得存活，更有大多数的参战者，不久便死在困苦之中！我们对此可悲的事。能不悲伤，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此等事实，也不容改变他。‘许多被召，当选者不多！’这宗选择作用，是合着遗弃大多数的弱者死者，选出优选者。别的英国学者，甚至说达尔文主义的要点为‘最适者生存’，‘最优者胜利’。显然选择的原理是凡百事件，但不是平民的，在字的真义上，他是贵族的。”⁽⁸⁾

其实达尔文主义中的所谓生存竞争，不过是生物各求生活；而自然选择，也只是合于自然倾向的物种，得以存在，与人间行为的“好勇斗狠”，截然不同。螳螂捕虫，虎豹食羊鹿，原不是“刀锯鼎镬以待天下”，便在人道主义之下，传染病流行的时候，抵抗力薄弱的人，若说比健全者更能幸免，我们实觉得不可思议。此等谬误的起源，都因为先以人间行为引喻自然，却再用他来解说人间社会，所以无端发生了许多恐惧与悲观。人类系生物之一部，自然逃不出公例；不但人类，便是物理界中，也仍有选择作用。物理学家谓世界在无生的时代，各种物理构造不同的化合物，也并非能够一律并存；极微的分子，彼此相遇，有的依然稳固，有的便自破灭，或者另行构成新化合物。能稳存的物质，物理学上。称为安定产物（*Stable Product*），此种作动，称为物理的选择（*Physical Selection*）。便是天空行星的创始，虽不能详细知道，但物理学家，

未尝不用一般的理由去推测。微分子中有的为何能稳存，也便是合于环境；无机界的环境，只是无机界，不像生物的环境，除无机界外，又有有生界的一方面，情况自然更加复杂了。物理学家推测生物之初，也有这般起灭作用，较稳定的——便是适合外缘的——当然利于生存。如此演进，渐渐复杂，生物对于有生无生两界之间，也循着这选择作用演进，只是改了名称，称为生物的选择（Biological Selection），也就是自然选择。

但在人类的选择作用，却并不如赫胥黎的比喻，也不如赫克尔的推论；我们就事实上推究，可以知道人类是由个人的竞争，进而为群和群的竞争，再由以上两个要素，成为人类联合一气，与生物界及无生物界竞争。

未有历史以前，我们不能断定人类没有竞争；有社会之后，竞争也未尝免；然而竞争的发展，便是一切改革的动机；个人主义，也便是成社会主义的要素。社会的改进，断从竞争中产出，不是从服从中得来。服从的社会，必呈沉静的状态；沉静是退化的前兆。社会所以有一时安静，必有一时作动；安静是由于迟钝，然迟钝也是保持安定不可少的要素：至有一番作动，便有一番改进：静默之下，其实已有分子在中活动，如火山未发，地中已先作工，初只微微地震，终必喷发出来。社会中分子，也是如此酝酿，随着适于生活的一方面进发，渐渐将旧平衡倾覆。改成新的平衡，当时便又有分子在中工作；所以长处于保守状态，便是落后，不是奋进。例如动物界中的寄生物，他的适处，只在吸力强，可以吸住不放，卵壳或茧膜的牢固，进到肠胃，不致被消化液侵蚀，那便可以“苟延残喘”，用不着奋斗，也无需合群了。所以合群也便由于竞争，克鲁泡特金说，“合群的生活，是广义的生存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⁹⁾，群与群的竞争，是合大群的动机，正如社会的改进，从群的内部的竞争中发生一样。

社会中有教育，训练等各种意趣，使社会中的各分子，都具强固的生活能力，使他们能在社会与社会的竞争中存立；各社会的奋进，便是人道主义的萌芽。由知识，商业，以及各种经济上的竞争，使世界人类的相关，愈加密切；一地方的人民，发明一种有益工具，世上的人共享便利，制服一种有害病菌，多少人的生命得救；少数人不能抵抗环境的竞争，于是人类联络一体，共负责任；一种工具，能利一国人的，也能利别国人；有害病菌，有害于某地的人，不能使别处人民有益：这便是引起合力的共同点。所以人道主义的基础，也正建立在生存竞争上。不可谓生类有社交性，人类便可乐观；社交生于相互关系密切之后，正与道德观念的发生相同。倘说社交是一切动物所固具，因有社交而后能群，这话便涉神秘；事实神秘，是引人讨论的激动要素，若神秘的解释，却是思想的牢笼了。

我们观察自然中的生象，知道竞争是生活前进的要素；互助下的生活，也只有努

力和劳作的得到生活，团体不能在依赖和贪惰中建立；便是小动物如雀类，也不许在别个造成的巢中居住，即窃取草屑少许，也须受同群的攻逐⁽¹⁰⁾。所以人间社会，便在人道主义之下，也只有努力的前进；文明社会中的新生活，与未进化和不进化的人民全然无涉。而且自然中，物类又并非一律前进，许多生物，实反退后；虽说自然界中生活的状况异常复杂，退化的也尽有生活的门路，但这是就下级动物而言，若已进化为牛，断不能再化为牛虻；已进化为人，断不能再退化为头虱。古代尽有盛大的动物，不能追随环境的变迁，在地史的中途灭亡了；我们常见的银杏树，植物学家都知他渐就衰绝，虽然原因不能十分了然，但大半便因为古老的物种，不善于应变。古老的民族，也恐怕难逃公例；希望所在，便在人能觉悟，知道努力，奋力往能生活的路上走，这便是进化论借给人们的教训了。

1. *Darwin-Origin of Species*. P. 3.
2. *Do.* P. 65
3. *Thomson and Geddes-Evolution*. P. 168-9.
4. *Darwin-Origin of Species*. P. 85.
5. *Do.* P. 8.
6. *Darwin-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Vol. II. P. 367.
7. *Clodd-Pioneers of Evolution*. Che ap Ed. P. 64.
8. *Haeckel-Freie Wissenschaft und freie Lehre*. S. 73.
9. *Kropotkin-Mutual aid*. Populared. P. 49.
10. *Do.* P. 50.

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

周佛海

社会主义为救现代社会一切恶弊的万能药。恐怕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良心上也是承认的、不过里面还须讨论的，就是中国于最近的将来，能否实行社会主义一问题。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在这个社会主义风行全国知识阶级的内面，反对他的人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求其发表议论，积极地攻击他，汲取研究的态度，把他能否适用于中国一问题，详加讨论的，我简直没见过，没听过。我当时心中就生了许多疑惑：我们中国人未必都觉悟了吗？未必都相信社会主义吗？未必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都没有困难地方，都没有须商榷的地方吗？不然，出版物上，怎样没看见一篇积极地反对社会主义，或对于他抱疑惑的文章呢？果真都觉悟了，果真都相信社会主义，果真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没有困难地方。没有须商榷的地方，那是我日日所梦想，所希望的，哪还有对于这个现象，抱不满的道理。但是其实不然，中国人是否都觉悟了，是否都相信社会主义，我不能执途人一一而问之，所以就不敢决定他们没有。但是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据我以社会主义为终身宗教的人来看，确是有些困难地方，确是有些须商榷的地方（后面详说），何以竟没有人来提及呢？可见得这些主张社会主义的，先生们，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即对于社会主义，有相当的知识，而没有把他和中国的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大概都是时髦主义，东挪西扯地说几句马克思主义，说几句共产主义，来出出风头。其对于实行上的问题，他们梦中都没有想到，又何怪他们不发现出实行上的困难？所以我对于没有反对或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的现象，不但不欢喜，并且非常悲观。就是悲观这些先生们只是谈社会主义，而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决心。所以我很欢迎反对或讨论他的文章。

自从罗素到中国来后，我预想谈社会主义的，一定会要大加勇气，大吹大擂地来谈了。哪晓得结果适得其反。因为罗素有“中国须发展实业，振兴教育”的两句话，

反引出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来了。这虽出我意料之外，我恐怕还要生出好结果，就是大家都会要一去盲从的态度而取研究的态度了。所以有些人对于为这种讨论的人，大加攻击，我却不然。我不但不攻击他，反非常欢迎他这种议论。一个问题越有反对，才越能引起讨论。设若没有这种反对议论，就是我这篇文章，也不至于做了。

反对社会主义的议论，是以中国现在宜发展实业，振兴教育，不宜空谈社会主义为论据的。对于振兴教育一问题，将来再做专文讨论。现在只讨论实行社会主义和发展实业的关系。

一、中国现在是否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和资格

我现在先要讨论中国现在是否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和资格，然后再进而论实行社会主义；和实业发达与否没有关系。

有些人以为欧洲社会主义所以发生的，是因为产业革命的结果：小资本变为集积的大资本；家庭劳动，变为工厂的劳动。资本家和劳动者两阶级的对立一成立，两者的悬隔一太甚，于是才有社会主义出来救治这种弊病。所以近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不至于发生社会主义，就是发生了，也不容易入人之耳，中国现在，简直可以说没有资本家，没有劳动者。既然没有劳资两阶级的对抗，当然就没有从这个对抗，生出来的恶弊，既没有这种恶弊，当然无需救治他的药。所以结论就是没有行社会主义的必要。这种议论骤听之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我要问中国实业是否有发达的一日？就是资本家与劳动者，是否有阶级对抗的一日？我又要问中国现在是否有贫富悬隔的现象。对于第一个问，谁也不敢答没有。既有劳资两阶级对抗的一日，那么，由这个对抗所生的恶弊，也有发生之一日。像这种恶弊的可惊，可怕，以及悲惨，残酷的程度，我们只要看一看各工业发达国的劳动阶级的生活状态，和资本阶级堕落腐败的状态，就可知了。我们是否硬要等到这些弊病，随着资本主义流到中国来，并且等他根深蒂固了之后，才来谋救治呢？详说起来：就是硬要等到劳动者陷于悲惨的境遇，才来救济他；资本家作出大恶来，才来谋推翻他吗？无病而呻，都固然是没有意思；无病防病，那就不是无意思的行了！例如当虎疫症（Cholera）流行的时候，我们还是等到受了传染，病上了身之后，才去就医；还是于未受传染之前，先行预防注射呢？（行了预防注射之后，是否绝对不受传染，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不能决定）我恐怕没有这样蠢的人，硬要等到濒死的时候，才去就医！硬要等到病上身、才去就医，即能救一死，而所受的痛苦，所费的手续，究竟与行预防注射时所受的，所费的，要相差多少？这个原理也就可以适用于预防资本主义上面。有人说我们何妨等到资本主义成立后，再来设法，乃一定要干这样“庸人自扰”“无的放矢”的事？我则以为这种“急来抱佛脚，平时不烧香”的劣根性，我们总要极力排斥。等到资本制度根深蒂固的时候，你

就来想推翻他，恐怕也没这样容易了。那时非经长期的争斗，受极大的牺牲，决不能推翻地盘已固的资本制度。试看欧洲劳动运动，已几十年了；各大国除俄国及灰色改造的德国外，他们是否已推翻资本制度？我们看一看他们怎样艰难，怎样争斗，怎样牺牲，就越觉得中国于资本制度未稳固之先，就更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了。我们并不是怕斗争，然而也不必故意去找斗争；我们并不是怕牺牲，然而也不必故意去找牺牲。我们若要免掉长期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就不得不于资本制度还没有坚固的基础之先，实行社会主义了。换一句话说：就是中国现在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加以中国贫富悬隔的现象，日甚一日，这种必要的程度，就更加一层了。

次论到中国是否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

有人说实行社会主义，为绝对不可缺的武器，就是劳动阶级。国内没有劳动阶级，绝对是行不成社会主义的。试问中国有无劳动阶级？虽然通都大邑，也有了几个，他们的势力怎样？在这种状态下面，当然没有行社会主义的资格。这话虽然似乎有理，其实不然。社会主义是为劳动阶级而生的，所以要实行他，非有劳动阶级不可：这是我们所承认的。然而劳动阶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要他对抗资本阶级的。因为资本阶级有了阶级的结束，势力伟大，所以劳动者要和他们斗争，也非有阶级的结束，增大势力不可。设若没有资本阶级，劳动阶级已不成为实行社会主义上的唯一武器了（至于没有劳资两阶级时，应否实行社会主义已于前面说明）。那么，我就要问他是否承认中国现在有劳资两阶级。设若他承认有资本阶级，那么，一定就有劳动阶级——因为他俩是互相关联的。既有劳动阶级，我们就可拿他来对抗资本阶级了。怎样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呢？设若他承认现在中国没有劳动阶级，那么，当然也就是没有资本阶级了。既然没有资本阶级，那么，就不能拿有无劳动阶级的理由，来决定有无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了。质言之：就是在没有资本阶级的社会里面，虽然没有劳动阶级，也可以行社会主义的。所以中国现在即使没有劳动阶级，也断不至于失掉了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至于中国现在富力不充，将来一遇列国的封锁，就要坐以待毙；所以也是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一问题，等到后面再详说。

由上所述，我敢下结论道：中国现在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和资格。

二、社会主义与“人”的生活

有人说中国现在硬穷极了，一般下等的人，简直不是在过“人”的生活。所以我们最要紧的问题，就是要使他们得过“人”的生活，不必空谈社会主义。而要使下等人民过“人”的生活，就是要开发富源，发展实业。这个话似乎很有理的。但是我要问社会主义，是不是以使一般人得过“人”的生活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不肯发展实业的？若说“空谈”社会主义，于事无益；这确是真的。但不是“空谈”，而是

“实行”，又便怎样？设若只是“空谈”，则空谈社会主义，固然是无益；然而空谈开发实业，又是有益的吗？设若是“实行”，则实行在资本制度下面发展实业，所得的结果，与我们努力前进，趁早实行社会主义所得的结果，那样好些？要使下等社会的人民，得过“人”的生活，固然是我们承认为极重要的事。但是要使他们过“人”的生活，而其方法乃出于资本制度，我恐怕其结果乃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一天关在工厂里面，做十点钟以上的工，所得还不足以养活；这是不是“人”的生活？早晨天未亮就出去，晚上天黑了才回来；什么人生的愉快，家庭的愉快：他们一点都没尝过；这是不是“人”的生活？其余一切的悲惨情形，简直是说不尽。在资本制度下面发展实业，使下等社会所得过的“人”的生活，如是而已！我们要想使他们过的生活，就是这样吗？设若就是这样，我恐怕中国现在一般穷民所过的生活，比这个还好得多，至少也比这不得坏。现在一般的穷民，固然是衣食不足，生活不安定；然而在资本制度下面的工人，谁能保他丰衣足食，生活安定？现在一般贫民，固然也是一日到晚地作工；但是与其在树木青葱，空气新鲜的原野里作工，和一日到晚地关在煤气充天，空气污浊的工厂里作工，谁是“人”的生活？一日到晚地在青天白日下作工，和一日到晚地踞在矿坑深处，连外面的晴雨都不知道，像牛马一样地作工；谁是“人”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制下，固然免不掉在工厂矿山里作工，然而那时工作的条件，和工作的设备，比资本制度下面的总要好得多，总不至于过像资本制度下面的工厂矿坑这样的“非人”的生活。所以不说要使人过“人”的生活则已，不然，除掉了实行社会主义一法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方法。若说资本制度，反是使人过“非人”的生活的。欧美各国劳动者的生活状态，我没亲眼见过，然据我看见日本劳动者的生活状态，简直是和动物一样，还说什么“人”的生活！假设中国实业发达，就到了日本现在这样程度；而劳动者所过的生活，还不是和日本现在的劳动者的一样？我们能承认他是“人”的生活吗？人家大错已铸成，现在正在极力地谋打破；而我们乃照着他的覆辙走去，这真是舍福求祸了。所以我重复地说一句道：要使一般贫民得过“人”的生活，非实行社会主义绝对做不到。

三、社会革命与牺牲

有人说道：“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就免不掉社会革命。中国经过这几年内乱，元气消磨殆尽，还能经得起一次革命吗？设若还有革命，就是他的催命符；就是使他陷于万劫不可复的境遇。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发展实业，以培养元气。等到资本主义发生弊病时，再由政府的力打破他，来实行社会主义。就是要行社会革命，当时元气已充，也可以受得住战乱的牺牲了”。现在行社会革命，要生出种种牺牲，这是我们所预料的。中国现在，已受不起革命，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设若我们既有了实行社会主

义的决心，就等到实业发达，资本制度确立以后才来行，是否能免牺牲？果有余力经得起革命？现在实行社会革命，固然是要牺牲，然而就是等到实业发达后，其牺牲就要更大。当资本制度未成立以前，想着方法避开他而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地盘已固，实力已充，再来谋推翻他而实行社会主义；其牺牲的孰大孰小，虽三尺童子也能知道。我现在举两个正相反对的例来证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乃是有产阶级 Bourgeoisie 革贵族阶级 Aristouaeg 命，不算得完全社会革命；这大概是人人所承认的。唯其因为有产阶级刚代贵族阶级而兴，基础还没巩固；所以十一月革命，没有受什么大牺牲即完成社会革命。一八四八年的法国二月革命，人人都知道他内里社会革命的彩色很浓的。但是因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后，有产阶级的基础已渐渐巩固，所以虽然有社会革命的举动，其结果穷民被打死几万，而有产阶级还依然如故。所以既决心行社会主义，不但早晚都要受牺牲，并且愈行得晚，则牺牲必愈大。既然早晚都须经过一次，我何妨早忍心受过这次，早来谋幸福呢？既然将来的牺牲要大些，我们何不舍将来的大牺牲，而就现在的小牺牲呢？至于说等到实业发达后，才有受牺牲的余力，这却不然。设若将来牺牲的程度，和现在所必受的是一样，那么，元气多培养一层。就多有一层实力；虽受牺牲，而不至于破产。无奈那时的牺牲，比现在的要大得多。元气虽加一层，而牺牲却也要大一层；其结果就是正加负还是等于零。所以于元气薄弱时受小牺牲，和于元气充足时受大牺牲，其结果都是一样。牺牲既然免不掉，结果既然是一样，我们当然走早一日受牺牲，早一日谋幸福的这条路。

至于说将来可用政府的力，来打破资本阶级，这真是梦想。因为等到资本阶级发达了的时候，政府就是资本阶级，资本阶级就是政府。最少政府一切的行动，都要受资本阶级的支配。马克思道：“现在的政府，是处理有产阶级的一切事务的公共委员会”。要想以他们的公共委员会的力来打破他们，不是梦想吗？

总而言之：我们早晚都要牺牲；所以与其缓一日受大牺牲，不如早一日受小牺牲。

四、在资本制度下发展实业的恶弊

在现在这个状态下面发展实业，我们不能说全无益处；然而仔细考察，就可见他的害处远过于他益处了。在现在状态下面，发展实业，只有四个办法，一是由国家来办，二是由资本家来办，三是由劳动者集款来办（这是罗素说的），四是用协作社来办。现在的国家，你要他破坏则有余，——现在恐怕连破坏的力量都没有了——要他来发展实业，一定是靠不住的。所以第一个方法不足恃。劳动者连自己的饭都没有吃的了，哪还有力来办实业？那么，第三个方法也靠不住了。组织协作社来办，固然是好的；然而肯组织协作社的，是热心而无钱的人，有多钱的人不肯来组织协作社。你试随便向哪一个拥有巨资的人，问他还是愿意独自当个资本家，或为大资本家内一个

大股东来办实业：还是愿意加入协作社。我敢确定他们不愿意加入协作社。所以即有几个热心的人来组织协作社，来办实业，也不过占全数的极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不得不让资本家来占了。所以说来说去。其结果要发展实业，还只有由资本家来干。而资本家发展实业，最大且最显著的恶弊，厥有数端，现在分别地说来：

（一）财阀和军阀官阀打成一团。现在要到内地各省会各都会去办实业，非和本地的武人官僚联络成一气，他们就要用种种方法，使你的企业不能成立。所以要想企业成功，一定要和当地武人官僚，一鼻孔出气；或邀他们入股，或竟送股份给他们；或约互相维持。那么，军阀，官阀，财阀遂合并而为一了。从来军阀，官僚，虽有腐败政治，压制贫民的势力，而苦财力不充，财阀虽有财力，而苦没有势力。现在军阀官阀，则假财阀的财力而助其势力；财阀则假军阀官阀的势力，而助其财力。于是狼狈为奸，彼此都可以畅所欲为，政治之黑暗，贫民之痛苦，遂因之益甚。我们只想推翻军阀官阀已竟不易，而复加以财阀与他们的结托；财阀只以其财力，已可制贫民之命而有余，而复加以军阀官阀和他们的提携。其结果就是支配者的势力越固，被支配者所受的压迫越甚。将来社会上的黑暗悲惨，不知要到什么程度。对于贫民还有什么利益可言？

（二）军阀官阀摇身一变而为财阀。现在的军阀官阀，即以最小限度而言，谁没有拥资数十万？现在国民打破军阀官阀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他们见势头不佳，于是将以所拥有的资财，摇身一变而为财阀。再由财阀的资格，来操纵政治，肆行阴险狡诈的伎俩、以压制贫民。那么，军阀官阀的名目虽消灭，而他们的恶毒，还依然存在，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所以用资本家来发展实业，就是使军阀官阀有蜕化的余地。以保存其固有势力。

（三）酿成将来的大乱，有人说即使军阀官阀，变为财阀，而他既变为财阀，即不利中国有内乱；所以中国的内乱，就可以稍止。这却是确事。但是现在的内乱虽可稍止，而将来的大乱，就萌芽蕴蓄于这个稍止的时期内了。财阀既得势，则资本阶级当然确立；将来要打破资本阶级，须经长期的斗争，这固然是个原因。财阀既得势，则不独社会上贫富阶级，将愈悬隔，愈明了；政治亦必愈黑暗，愈腐败。于是政治革命，将和社会革命同时爆发而不可复遏。彼时财阀在政治上社会上既有稳固的基础，一时不能推翻；而财阀欲用其政治上，社会上的势力，完全扑灭贫民的反抗，也是绝做不到。于是长期的内乱，就要从此开幕了。所以内乱虽可稍止，而这个稍止的时间，就是给长期的内乱的种子以酝酿成长的机会。

上面所述的，不过是在中国现状下面，用资本家来发展实业，所必生的特殊恶弊（Special erik）。至于用资本家来发展实业，所必生的一般的恶弊（Genral evik），例如

资本阶级的道德堕落，劳动阶级的生活困难等事，已有工业最发达的各国，实地演出来给我们看了。若要把他一一举出，至少也要成一篇长文。所以就不说，谅大家也早已知道了的。由资本家来开发实业，既有这样一般的恶弊，复加以中国的特殊的恶弊，我不知将来的社会，要呈一种什么现象。所以有人对我说，由资本家来发展实业，虽然有些弊病，我们总不能“因噎废食”；我就答他道，我们明明地见着他这些恶弊，我们又甘心“食鸩止渴”吗？

有人又问道，“此后外国的资本，将如急风暴雨地侵入中国；我们要防止他这种侵入，只有奖励本国资本家来办实业一方法。设若本国资本家一推倒，外来资本，不是要即刻侵入吗？”外国资本的侵入，固然是极可怕的；然试问本国资本家就不被推倒，能抵抗他的侵入吗？现在他们还没有被推翻，而外国资本的侵入，是否已经抵抗住了？我又要问资本家一倒后，我们就不发展实业吗？谋抵制外国资本，除资本家以外就没有别法吗？设若说现在资本家不能抵制外国资本。是因为资本家少了，设若资本家一多，企业一盛，当然就可以抵制；那我就敢断言以资本家来发展实业，不独不能抵制外国资本，反是为他作前驱，开门揖盗地引他进来。不信，试看现在有几个大企业，不是中外合办？因为和外国人合办，于资本家有两种利益：一是经济上的；一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家的财力；政治上的，就是借外人的势力来保护，以免武人官僚的压迫。有这两种原因，我敢确定在中国现在这个状态下面，叫资本家来办实业，决难免他们喜欢和外人合办。那么，就是叫他们引外国资本进来，还说什么抵制！

总而言之：资本家来办实业，社会上多数人决不能受他们利益，他不过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压迫中国人罢了。

五、实行社会主义与外交问题

有人说中国现在实业不发达，仰给外国的东西甚多。设若实行社会主义，列强将以对待俄国的手段，来对待我们，把我们一封锁，那时物质缺乏，没有求处，这不是自杀吗？这确是个最大的问题，我前面说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时，有困难的地方，就是指这一点。因为我们现需要外国的机器，原料，制造品，专门人才以及一切日用所必需的东西，非常之多。那么，没有机器，没有原料，没有专门人才，我们就要发展实业。又怎样来发展呢？况且日用所必需的东西一缺乏，生活都不能维持了，遑论及他。这个问题在我脑内盘旋了好久，总不得解决。想来想去，只想得一个方法。就是我想我们实行社会主义，俄国一定要来帮助的；那时我们所需的东西就可仰给予他。然而这不过是无聊中的自慰方法，我知道是不十分靠得住的。所以这个难关，总是哽在心里不快活。我想热心社会主义的人，也会有这个同病罢。

然而现在得了解决的方法了。我们定可以超过这种困难了。我们所怕的，不是列国像封锁俄国一样，来封锁我们吗？设若他们过来封锁这确是困难。但是谁又能决定他们一定要来封锁呢？而我却敢确定他们绝不至于来封锁。协约国和俄国通商的消息，已一天一天地传起来了。英俄通商的条约且将成立了。这就是证明协约国知道封锁人家，于自己也是没有利益的；就是证明他们封锁的失败。他们既有了这一次经验，还敢重演第二次失败吗？再进一层，我们要研究协约国为什么要封锁俄国。据我的观察有三个原因：（一）劳农政府单独与德媾和，（二）宣言废弃一切国债，（三）向各国宣传他们的主义。协约国要封锁俄国的，我想就是为这三大原因。试看主张封锁最力，且极不赞成和俄国通商的，乃是法国一事实就可证明了。法国为什么这样？一，因为德国是法国的深仇宿怨，而俄国乃于战事吃紧的时候，单独和德国媾和；二，革命前只有法国在俄国投的资本最多；三，俄国宣传主义，法国就要首当其冲。从这里看起来，可知他们封锁俄国，是为这三个原因了。试问中国将来，也有这三个原因吗？第一个不成问题。中国当然没有的。第二个，我们只要承认一切国债，（俄国最近也曾这样宣言）就可以免掉。第三个，只要我们不向外国宣传，当然可以没有。协约国封锁俄国的原因，我们既然一个都没有，我就敢断言他们不至于来封锁中国。况且封锁中国，于他们也有巨大损失。第一，因为他们需中国的原料品甚多；第二，他们要以中国为销行他们的制造品的商场。所以他们绝不至于和中国断绝经济关系以自苦的。但是这里还有个疑问。就是我们要推翻资本家，就不单是本国资本家，而必连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家一起推翻；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事业很多，他们既然受了这种损失，他们的国家，一定会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的组织的。但是这也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只要他们依从我们的产业经营法，工厂管理法，以及一切关于产业上的法规，我们尽可许他们依旧在中国经营事业。就是俄国最近，也曾决定这个办法。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既然于他们都没有损失，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反对我们呢？

有人又怕列国将要像援助台尼金（Danikin），柯尔恰克（Kolchak）和欲台里起（Yudenich），兰格尔（Wrangel）一样，援助中国的反社会主义便派他们和我们战争。我也敢断言这件事是没有的。协约国所以要援助他们。打倒劳农政府的，也就是因为上述的三个原因。我们既然一个都没有，他们怎样又甘心情愿做这个恶人？况且外国人不愿意中国有战争，比中国自己还要甚些——日本除外。设若社会主义占了优胜地位，他们绝不至于援助将死的反社会主义派，延长战争，使他们自己受损失的。设若社会主义还没有占优胜地位，那就是我们的运动没有成熟，就是反对派没有外人的援助，我们也不能成功的。而怕列国援助反对派一事，是不足虑的。

六

综上所述：就是叫资本家来发展实业，绝没有好结果；实业就没有发达，也可以行社会主义。不过这个社会主义，要绝对地不受一切旧政党——无南无北，不管他是护法是违法——支配，不受一般臭伟人政客以及一切过去人的操纵，这才算真正的社会主义。

一九二〇，十二，十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周作人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北京师范学校及协和医学校所讲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看去似太广大，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我的本意，只是想说明俄国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的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本来人类的思想是共通的，分不出什么远近轻重，但遗传与环境的影响也是事实，大同之中便不免有小异，一时代一民族的文学都有他们特殊的色彩，就是这个缘故。俄国在十九世纪，同别国一样的受着欧洲文艺思想的潮流，只因有特别的背景在那里，自然的造成了一种无派别的人生的文学。但我们要注意，这并不是将“特别国情”做权衡来容纳新思想，乃是将新思潮来批判这特别国情，来表现或是解释他，所以这结果是一种独创的文学，富有俄国特殊的色彩，而其精神却仍与欧洲现代的文学一致。

俄国的文学，在十八世纪方才发生。以前有很丰富的歌谣弹词，但只是民间口头传说，不曾见诸文字。大彼得改革字母以后，国语正式成立，洛摩诺梭夫（Lomonosov）苏玛洛科夫（Sumarokov）等诗人出来，模仿德法的古典派的作品。到加德林二世的时候，俄国运动改造的学会逐渐发生，凯阑仁（Karamzin）等感伤派的小说，也加入农奴问题的讨论了。十九世纪中间，欧洲文艺经过了传奇派与写实派两种变化，拜伦（Byron）与莫泊桑（Maupassant）可以算是两边的代表。但俄国这一百年间的文学，却是一贯的，只有各期的社会情状反映在思想里，使他略现出差别来，并不成为派别上的问题。十九世纪的俄国正是光明与黑暗冲突的时期，改革与反动交互的进行，直到罗马诺夫朝的颠覆为止。在这时期里，一切的新思想映在这样的背景上，自然的都染着同样的彩色：譬如传奇时代拜伦的自由与反抗的呼声，固然很是适合，个人的不平却变成义愤了；写实时代莫泊桑的科学的描写法，也很适于表现人生的实相，但那绝对客观的冷淡反变为生观的解释了。俄国近代的文学，可以称作理想的写实的文学；文学的本领原来在于表现及解释人生，在这一点上俄国的文学可以不愧称为真

的文学了。

这一世纪里的文学，可以依了政治的变迁分作四个时期。第一期自一八〇一至四八年，可以称作黎明期。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失败以后，不免发生一种反动，少年的人虽有才力，在政治及社会上没有活动的地方，又因农奴制度的影响，经济上也不必劳心，便养成一种放恣为我的人，普希金（Pushkin）的《阿涅庚》（*Evgeni Oniegin*）来尔孟多夫（Lermontov）的《现代的英雄》里的沛曲林（Petshorin），就是这一流人的代表，也是社会的恶的具体化。一方面官僚政治的积病与斯拉夫人的惰性，也在果戈里（Gogol）的著作里暴露出来。

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又起，俄国政府起了恐慌，厉行专制，至尼古拉一世死的那一年（一八五五）止，这是第二期，称作反动期。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书报检查，本是有名严厉的，到了此刻却更加了一倍，又兴了许多文字狱，一八四九年的彼得拉绥夫斯奇（Petrashevski）党人案件最是有名，他们所主张的解放农奴，改良裁判法，宽缓检查这三条件，后来亚历山大维新的时候都实行了，在这时代却说他是扰乱治安，定了重刑。这八年间，文学上差不多没有什么成绩。一八五五至一八八一年是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时代，政治较为开明，所以文学上是发达期，这是第三期。其中又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自一八五五至一八六一年，思想言论比较的可以自由了，但是遗传的情性与迫压的余力，还是存在，所以有理想而不能实行，屠戈涅夫（Turgenev）的《路丁》（*Dmitri Rudin*）冈伽洛夫（Gontsharov）的《阿勃洛摩夫》（*Oblomov*），都是写这个情形的。自一八六一至一八七〇年顷是第二段，唯心论已为唯物论所压倒，理想的社会主义之后也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了，所谓虚无主义就在此时发生，屠戈涅夫的《父与子》里的巴察洛夫（Bazarov）可以算是这派的一个代表。虚无主义实在只是科学的态度，对于无征不信的世俗的宗教法律道德虽然一律不承认，但科学与合于科学的试验的一切，仍是承认的，这不但并非世俗所谓虚无党，据克鲁泡特金说：世间本无这样的一件东西。而且也与东方讲虚无的不同。陀思妥夫斯奇（Dostojevski）做的《罪与罚》，本想攻击这派思想，目的未能达到，却在别方面上成了一部伟大的书。第三段自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一年，在社会改造上，多数的知识阶级觉得自上而下的运动终是事倍功半的，于是起了“往民间去”（*V Narod*）的运动，在文学上民情派（*Narodnitshestvo*）的势力也便发展起来。以前描写农民生活的文学，多写他们的悲哀痛苦，证明农奴也有人性，引起人的同情；到六一年农奴解放以后，这类著作可以无需了。于是转去描写他们全体的生活，因为这时候觉得俄国改造的希望全在农民身上，所以十分尊重，但因此不免有过于理想化的地方。同时利他主义的著作也很是发达，陀思妥夫斯奇，托尔斯泰（Tolstoi）、伽尔洵（Garshin）、科罗连珂（Korolenko）、鄂斯本斯

奇 (Uspenski) 等，都是这时候的文人。亚历山大二世的有始无终的改革终于不能满足国民的希望遂有一八八一年的暗杀；亚力大山三世即位，听了坡毕陀诺斯垂夫 (Pobiedonostsev) 的政策，极力迫压，直到革命成功为止，是俄国文学的第四期，可以称作第二反动期。这时候的“灰色的人生”，可以在契诃夫 (Tshekhov) 与安特来夫 (Andrejev) 的著作中间历历的看出。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国民的暴弃与绝望一时并发，阿尔支拔绥夫 (Arisybashev) 的《沙宁》(Sanin) 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正是时代的产物，并非由于安特来夫的写实主义过于颓丧的缘故，便是安特来夫的颓丧也是时代的反映，不是什么主义能够将他养成的。但一方面也仍有希望未来的人，契诃夫晚年的戏曲很有这样倾向；库普林 (Kuprin) 以写实著名，却也并重理想，他的重要著作如《生命的河》及《决斗》等都是这样。戈里奇 (Gorki) 出身民间，是民情派的大家，但观察更为真实，他的反抗的声调，在这黑暗时期里可算是一道引路的火光。最近的革命诗人洛普洵 (Ropshin) 在灰色马里写出一个英雄，一半是死之天使，一半还是有热的心肝的人，差不多已经表示革命的洪水到来了。

以上将俄国近代文学的情形约略一说，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俄国的文艺批评家自别林斯基 (Bielinski) 以至托尔斯泰，多是主张人生的艺术，固自很有关系，即使他们的主张能够发生效力，还由于俄国社会的特别情形，供给他一个适当的背景。这便是俄国特殊的宗教政治与制度。基督教、君主专制、阶级制度，当时的欧洲各国大抵也是如此。但俄国的要更进一层，希腊正教，东方式的君主，农奴制度，这是与别国不同的了。而且十九世纪后半，西欧各国都渐渐改造；有民主的倾向了，俄国却正在反动剧烈的时候；有这一个社会的大问题不解决，其余的事都无从说起，文艺思想之所以集中于这一点的缘故也就在此。在这一事实上，中国的创造或研究新文学的人，可以得到一个大的教训。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

就表面上看来，我们固然可以速断一句，说中俄两国的文学有共通的趋势，但因了这特别国情而发生的国民的精神，很有点不同，所以这其间便要有许多差异。第一宗教上，俄国的希腊正教虽然迫压思想很有害处，但那原始的基督教思想确也因此传布的很广，成为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的根本。中国不曾得到同样的益处，儒道两派里的略好的思想，都不曾存活在国民的心里。第二政治上，俄国是阶级政治，有权者多是贵族，劳农都是被治的阶级，景况固然困苦，但因此思想也就免于统一的官僚化。中国早已没有固定的阶级，又自科举行了以后，平民都有接近政权的机会，农夫的儿子固然可以一旦飞腾，位至卿相，可是官僚思想也非常普及了。第三地势上，俄国是

大陆的，人民也自然的有一种博大的精神，虽然看去也有像缓慢麻木的地方，但是那大平原一般的茫漠无际的气象，确是可以尊重的。第二种大陆的精神的特色，是“世界的”。俄国从前以侵略著名，但是非战的文学之多，还要推他为第一。所谓兽性的爱国主义，在俄国是极少数；那斯拉夫派的主张复古，虽然太过，所说俄国文化不以征服为基础，却是很真实的，第三种，气候的剧变，也是大陆的特色，所以俄国的思想又是极端的。有人批评托尔斯泰，说他好像是一只鹰，眼力很强，发现了一件东西，便一直奔去，再不回顾了。这个譬喻颇能说明俄国思想的特色，无抵抗主义与恐怖手段会在同时流行的缘故，也是为此。中国也是大陆的国，却颇缺少这些精神，文学及社会的思想上，多讲非战，少说爱国，是确实的；但一面不能说没有排外的思想存在。妥协，调和，又是中国处世的态度，没有什么急剧的改变能够发生。只是那博大的精神，或者未必全然没有。第四生活上，俄国人所过的是困苦的生活，所以文学里自民歌以至诗文都含着一种阴暗悲哀的气味。但这个结果并不使他们养成憎恶怨恨或降服的心思，却只培养成了对于人类的爱与同情。他们也并非没有反抗，但这反抗也正由于爱与同情，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平。俄国的文人都爱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因为——如安特来夫所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不幸”，陀思妥夫斯奇，托尔斯泰，伽尔洵，科罗连珂，戈里奇，安特来夫都是如此，便是阿尔支拔绥夫与厌世的梭罗古勃（Sologub）也不能说是例外。俄国人的生活与文学差不多是合二为一，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的气象，令人想起希腊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与耶稣的故事。中国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艺上只引起两种影响，一是赏玩，一是怨恨。喜欢表现残酷的情景那种病理的倾向，在被迫害的国如俄国波澜的文学中，原来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国的多是一种玩世的（Cynical）态度，这是民族衰老，习于苦痛的征候，怨恨本不能绝对的说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实在与文学的根本有冲突的地方。英国幅勒忒（Follett）说，“艺术之所以可贵，因为他是一切骄傲偏见憎恨的否定，因为他是社会化的”。俄国文人努力在湿漉漉的抹布中间，寻出他的永久的人性：中国容易一笔抹杀，将兵或官僚认作特殊的族类，这样的夸张的类型描写，固然很受旧剧旧小说的影响，但一方面也是由于思想狭隘与专制的缘故。第五，俄国文学上还有一种特色，便是富于自己谴责的精神。法国罗兰在《超出战争之上》这部书里，评论大日耳曼主义与俄国札尔主义的优劣，说还是俄国较好，因为他有许多文人攻击本国的坏处，不像德国的强辩。自克利米亚战争以来，反映在文学里的战争，几乎没有一次可以说是义战。描写国内社会情状的，其目的也不单在陈列丑恶，多含有忏悔的性质，在息契特林（Shtshedrin-Saltykov）托尔斯泰的著作中，这个特色很是明显。在中国这自己谴责的精神，似乎极为缺乏：写社会的黑暗，好像攻讦别人的隐私；说自己的过去，又似乎炫耀好汉的行径了。这个

缘因大抵由于旧文人的习气，以轻薄放诞为风流，流传至今没有改去，便变成这样的情形了。

以上关于中俄两国情形的比较，或者有人觉得其间说得太有高下，但这也是当然的事实。第一，中国还没有新兴文学，我们所看见的大抵是旧文学，其中的思想自然也多有乖谬的地方，要同俄国的新文学去比较，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的辩解。但第二层，我们要知道这些旧思想怎样的会流传，而且还生存着。造成这旧思想的原因等等，都在过去，我们可以不必说了。但在现代何以还生存着呢？我想这是因为国民已经老了，他的背上压有几千年历史的重担，这是与俄国的不同的第一要点。俄国好像是一个穷苦的少年，他所经过的许多患难，反养成他的坚忍与奋斗，与对于光明的希望。中国是一个落魄的老人，他一生里饱受了人世的艰辛，到后来更没有能够享受幸福的精力余留在他的身内，于是不复相信也不情愿将来会有幸福到来；而且觉得从前的苦痛还是他真实的唯一的所有，反比别的更可爱了。老的民族与老人，一样的不能逃这自然的例。中国新兴文学的前途，因此不免渺茫。……但我们总还是老民族里的少年，我们还可以用个人的生力结聚起来反抗民族的气运。因为系统上的生命虽然老了，个体上的生命还是新的，只要能够设法增长他新的生力，未必没有再造的希望。我们看世界古国如印度希腊等，都能有老树的根株上长出新芽来，是一件可以乐观的事。他们的文艺复兴，大都由于新思想的激动，只看那些有名的作家多是受过新教育或留学外国的，便可知道。中国与他们正是事同一律，我们如能够容纳新思想，来表现及解释特别国情，也可望新文学的发生，还可由艺术界而影响于实生活。只是第一要注意，我们对于特别的背景，是奈何他不得，并不是侥幸有这样背景，以为可望生出俄国一样的文学。社会的背景反映在文学里面，因这文学的影响又同时的使这背景逐渐变化过去，这是我们所以尊重文学的缘故。倘使将特别国情看作国粹，想用文学来赞美或保存他，那是老人怀旧的态度，只可当作民族的挽歌罢了。

到工团主义的路(*The Way To Syndicalism*)

英国 哈列 (J. H. Harley) 著 李季 译

工团主义是在工联政府之下，由各工联的行动去实现一种幸福时代的方法，而他所根据的基本说，是为工界或第四阶级保持正义唯一的法子，在乎工界自己独立的和强迫的努力奋斗。

工团主义的界说既是如此，故他出现于世界文明之中，在比较上，只能在一种很后的时期。在人类史上早前好些时代中，我们对于一般耕作纺织者的生存状况，几乎毫无所知。不平等是原始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当石器时代之际，那些大猿一样的土豪，筋肉既强壮，爪牙又锐利，他们使用严刑酷法，统治一般弱小的同胞。到了后来，一班神秘的人物，和行妖术的人，藉保持各种可恐的仪式之力，造成一种鬼怪的特权。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少数人为治人者，大多数人为被治者，故我们在精细考究工团主义之先，对于大多数被治者或第四阶级，知道公然联合，并且敢称他们的生命为自己的所有物这种进程中各时期的事实，必须略微懂得一点。

当人类初有历史的时候，第四阶级努力工作，劳苦终身，而他们的事业是湮没不彰的。他们作工时的工具极不完备。他们当被暴虐的监工人强迫去建筑一个国王的陵寝之时，多因此丧命，恰和朝生暮死的昆虫一样。古代东方各帝国劳动者的呼声间或也遗传下来，达于我们的耳边，下面的苦情话是从马斯波罗 (Maspero) 的书中抄下来的，这是三千年以前的事：“我看见一个冶工正当着火炉之前作工。他的两手非常粗糙，好像鳄鱼的皮一样。在家内有一个织工，他的命运比一般妇女的命运还要更苦些。他的两膝和他的肚子成一水平线，他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如果他有一天没有做完曾经配定的工作，他就要受羁束，和湖中的荷梗一样。直立不能移动。他只有赂通一班狱卒，才能够希望重见天日。”一个人只要领略了这种活现的记述所描写的种种恐怖，便知道在那个时代要找出一条到工团主义的大路，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亚西里亚 (assyria) 的商业帝国中，奴隶可私有一定分量的财产，并可和他们的主人交接，但是在别处地方，一般对敌的酋长互相雄长，互相侵伐，把第四阶级当做粪土，任意践踏，毫不

顾惜。

在斯巴达（Sparta）国内，政府当局恐怕奴隶（Helots）的势力逐渐增加，将预先想像一种工团主义，故于一定的时期之中加以残杀。雅典（Athens）的民主主义久已成为许多严格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之理想，然就是在此处地方，还是把多数人陷于奴隶的境遇。而使少数人享自由的幸福。柏拉图（Plato）曾默想一种理想的社会，但他以为人类不是自由的，和平等的，他以为人类好像是由各种不同的金属造成的——有些人是金子造成的，有些人是银子造成的，但还有些人是顶劣的金属造成的。西色罗（Cicero）做了好些如火如荼的演说词，可以传之后世，但是在罗马庞大的住宅里面，大多数居民生死于罪恶，拥挤，饥饿，和瘟疫之中，情状甚为可怜，西氏却不大提及。暴动和革命的纷乱——近世工团主义者于此将点头称许——是第四阶级使古代历史家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唯一的方法。斯巴达卡斯（Spartacus）译者按斯巴达卡斯原是诸列斯（Thrace）人，因率队远征，被虏，并被卖于罗马一个教角斗的人为奴。他力劝各奴隶起兵恢复自由；他们遂于耶稣纪元前七十三年在罗马发难。两年之间，屡败罗马军。后卒为罗马军所败，斯氏亦被杀。叛乱惹起布鲁达克（Plutarch）的批评，但是生在斯巴达卡斯以前而备受痛苦，不为人所知的角斗者（Gladiators）不知道有多少啊？当卢先（Lucian）将他的精神沮丧和秩序紊乱的群众带到斯提克斯（Styx）河之际，他看见众人都哭，无法制止，他只能使一个贫穷的补鞋匠非常安静。这个补鞋匠没有什么东西恐怕失掉。等到亚洛薄斯（Atropos）初次的号令一发，他就欢天喜地跳上来了。麦曲列（Mercury）向他表示一种意思，说他应当出一点眼泪，说几句悲悼的话（你要知道，这就是从俗），于是他就尽力说了几句悲哀的话如下：“唉，我的皮条啊！我的旧鞋啊！可叹！可叹！我自早朝至晚上，将不致再没有食物充饥，我在整个的冬季中将不致再没有鞋穿，没有丰足的衣服遮蔽身体，当着严寒，牙齿乱战起来！唉，可怜啊！谁将承袭我的旧钻子和皮刀呢？”和古代这个补鞋匠一样的工人差不多不是与现在工团主义者一同体质的人。

耶稣教兴起和发达的时代，是第四阶级运动中一个可纪念的时代。帝斯曼（Deissmann）和别人的研究已经指出《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除掉《希伯来》一章以外——是用人民的土话做成的，并且起首信仰这种新宗教的人直接出于贫民的社会中。我们在这部书最早的一封信中——第二次致截萨罗尼亚人书——看见一句话，很足以表示一种工团主义的幸福时代——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作工，他就不应当得食。这部书于世界末日的神话对于人民的权力，也有一种适当的说明。在耶稣纪元的早年各种协会，盛极一时，这是丝毫不错的。这桩事还须详细调查，不能以现在已经知道的为已足。当时一定有好些工人秘密会的存在，而这些会因和耶稣教结合，遂使后来

的职工会 (Craft guilds) 和早前的工联 (Trade Unions) 之仪式, 都带着宗教的性质。

耶稣教虽要求“应没有什么犹太 (Jew) 和希腊 (Greece) 之分, 应没有什么束缚和自由之别,” 然这种新宗教却没有即刻摇动当时存在的奴隶制。当罗马帝国衰微的时候, 在实际上唯一的大变迁就是, 土地问题在经济史上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 而一班替战胜者耕种土地的奴隶——有时他们就是真正的土地所有人——从奴隶 (slave) 一变而为田奴 (serf)。一般喜欢看司卜特 (Scott) 的小说之人, 当记得他对于撒克逊田奴格慈 (gurth) 之历史的叙述——格慈的皮制短衣, 他的猪皮带绑着的草鞋, 他的暴露出来的头颅, 他的颈上带着的铜圈, 并刻有下面那些字: “格慈是俾阿威尔夫 (Beowulph) 之子, 为罗截屋德 (Rotherwood) 的塞德里克 (Cedric) 之奴隶。”

在最近一班调查中古奴役的人中, 有好些人对于讨论田奴的困苦, 有一种逐渐减轻的倾向。凡田奴可以被主人卖给他人, 但是主人却不大有行使这种特权。田奴负有贡献物品的义务, 并且在法律上有许多地方成为一种无能力的人, 但是后来的风俗习惯却将此等义务和无能力之事加以严格的限制了。中古的田奴和古代大队的奴隶互相比, 便显出第四阶级的状况略微改良了,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说中古的田奴自己能够开始为拯救自己的运动, 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他们在一处地方出生, 就只能栖息于那处地方。他们负有供给主人所诛求的物品之义务, 此等诛求无论如何严格为风俗习惯所限制, 然若应用于每桩事上, 便繁琐苛刻, 使他们不堪其苦了。他们若派代表到封建主人那边去申诉待遇的不良, 他们的主人就将那些替同胞诉苦之良民的手足砍断——当十世纪之末, 这桩事真正发生于诺曼德 (Normandy) ——以为报复之计。法国的《如卢小说》(Roman de Ron) 中有一段有名的叙述, 后来遂称为千年的马塞列国歌 (The Marseillaise of the year 1000)。当日的田奴曾大声疾呼道, “把我们从繁琐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啊, 我们也是人类, 恰和我们的主人一样; 我们也有四肢, 恰和他们一样。我们受苦的限度, 只能够和他们一样, 我们也有一个心脏——我们的心脏是温和的, 是真实的”。我们在此处看见一种精神, 可以构成一种工团主义的运动, 但是他没有工团主义所必须之结合的能力。

一直到了十四五世纪, 我们才看见那些职工会, 有一点趋于工团主义运动的趋势。当十四世纪的时候, 一般短工或自由民 (yeomen) 起首组织团体借以拥护他们的权利。这种团体的组织指出在特别的工人阶级之中, 有了一个裂口——这就是佣工或地位较高的工匠和普通工人之冲突。那些短工互相联合拢来, 保护他们的特别利益, 如工作时间和工价之类, 他们因劳动问题遂从各方面和主人宣战。雇主所组织的团体和佣工所组织的团体互相争斗, 这桩事在西欧蔓延很广, 但是在德国所起的争斗比较在法国或英国所起的争斗, 愈加显著。当十五世纪的时候, 这种争斗真正是德国工业生活中

主要的特点之一。英国的佣工团体经过一次争持完全独立之后，似乎是陷于雇主公会（Masters, guilds）的监督和管理之下了；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团体变成旧职工会（old craft fraternities）之辅助的或联合的机关了。”（见《大英百科全书》）

我们在第四阶级之中似乎发现——至少在德国是如此的——一种十五世纪工团主义运动的倾向。从那个时候起，在好些职工会的学徒中，即有一种组织，并具一种精神，到了十九世纪，这两种东西都达于成熟之期，遂有一种结果，这是显然无疑的。一班工人因为他们做长时间的工作，又因不得已而屈服于不堪忍耐的情形之中，遂激而生怒。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在里昂（Lyons）的印刷工人同盟罢工，那些学徒陈述他们的事件，词锋是很锐利的，语句是很有力量的。他们说，“我们的主人过了很快活的日子。他们躺在铺中，非常安逸，而瑞士，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学者又群集市中，讲演自己国内的风俗习惯。他们听得好些很有趣味的故事。他们听得好些外国奇怪的故事。但是我们呢，——我们对于这些好事情简直没有份啊！我们做奴隶，从早晨两点钟起，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止，我们的主人现在是伟人，是富豪，所以不能来到工厂中，站在我们的旁边看一看这种情形。”

然在世界史上，这样的罢工要想成功，时机未免还没有成熟。在里昂地方，主人阶级和学徒阶级的界限隔离虽很远，然有一桩事情尚没有严格的限制。凡学徒仍然可希望变成一个工人。而一个前程有望的工人可向他的主人的女儿求婚，到了结婚之后，他的手中，就拿着一个宝贝了。此外，大家还须记着，当时不和现在一样，却没有民事执行官以严刻的手段，去助长法律的威风。也没有警察去执行当时各种势力的命令。当里昂的印刷工人同盟罢工之际，他们起初觉得他们能够和市民事上的势力相对敌。他们攻打一班没有罢工的人，抵抗市长和他的巡查，而国中的军事执行官，当纷乱的初期，也没有干涉的意思。但是当他们几乎要饥死而仍然倾向于抵抗的时候，法王的长吏遂决意把他的威风显出来。他强迫他们回去作工。禁止他们五个人以上集合开会，干涉各种独占和联合之事，并且限制他们携带武器及加横暴于没有罢工的人。既是如此，里昂印刷工人后来的景状比初时似乎定要更坏一点。

职工会运动的目的既在乎工团主义这一类的事情上，因此遂失败了。在第四阶级中，想要有一种强有力的结合，第一须有完全的结社自由；第二在主人和佣工之间须有一种固定的大界限；第三社会的现状须安宁，而公理须有战胜强权的希望；第四无产阶级的大聚合须集在纯粹工人所居的中心点；第五工人中间须有少数有学问和有思想力的人。这些条件在十五世纪和以后几世纪的职工会运动中，没有一条是完全备具的。这种运动和势将歼灭他的经济上之大势力宣战，虽没有什么效果，却也支持一时。在各大市镇里面，职工会一时成为工业中一种不可免的附带物。但是到了十六七世纪

的时候，职工会运动的命运显然就要告终了。工业的新组织遂成为一桩不可免的事实了。“个人的自由”和“自由竞争”就是当时的格言。一个在工厂中的工人要想有一天能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便觉得毫无希望了。故十九世纪一经开幕，职工会的时代就过去了，而第四阶级遂不得不组织工联，这种机关虽含有好些旧职工会的特点，然和早前的活动完全相异的要点，加入的也很多。

十九世纪在一个大著作家卡乃尔（Thomas Carlyle）的眼中是一种革命的时代，卡氏是第一个发现这种时代之工团主义精神的人。各种旧障碍物一概除去了，各种旧禁令都为人所深恶痛绝，而向来的特权也成为过去的历史了。人类的衣服都剥去了，他如初生时一丝不挂，站在他的兄弟的面前，任其用电光似的睛眼注视。他当从事于新结合；他当寻找新的依赖物。他起初自然不能十分成功。“支付现金”就是“人类中唯一的义务”，这并不是一种理想上的事情。这位有天才的苏格兰农夫卡乃尔听见机轮的轧声继续不止，便知道他的好几千亲友戚族都关在令人讨厌的工厂里面。他遂用他自己特别的语法问道，“你听见一个曼切斯特（Manchester）城在礼拜一早晨五点半钟就醒了么？他的几千工场的轰声和大西洋的怒潮一样啦，好几万线轴纺锤都在那里营营地叫啦”。他后来听了这种声音，心中就带厌了，他在少年的时候，反复诵读格特（Goethe）的《威特》（*Werther*）和协列（Schiller）的《强盗》（*Robbers*），借以鼓舞文学上的兴趣，以为他的革命的呼声之助。

我们曾经说过，一种有效力的工团主义运动须具有几种必要的条件，此时这些条件中已有实现的，而卡乃尔的著作更把他明白宣布出来了。工业革命使人民集合于新的人口集中点。普通知识的发达，遂使有思想力的工人互相结合，成为一种工人贵族。在雇主和佣工之间，界限很分明，佣工要想向主人的女儿求婚是不可能的，而他们且以单纯无变化和前途无希望的苦工终身。近世所称的国家此时正在创造之中，社会制度颇为复杂，而公理战胜强权的倾向也愈加显著了。当十九世纪的初期，工团主义运动所必须的条件有三种正在酝酿，而此时所需的是完全的结社自由，有了这种东西，第四阶级便可自由组织工联或工团，以为工界新运动的出发点。

一直到十九世纪已经过了二十年，这种结社的自由才大概实现。德国此时还是限制工人结社，法国的工联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才得到一种保证自由的宪章。一千八百年的英国条例（The British act of 1000）规定，无论何人，如果联合别人，要求增加工费，或减少工作的数量，或以别种方法挟持从事制造或经营商业的人，可以被控于治安判事之前，并可以被拘于普通监狱中，以不超过三个历月（Calendar month）为限，或是被放在改过院中做苦工，以两个历月为限。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工界所受的压迫略微改正了一点，凡以“磋商和议决工价为唯一目的”的会议，只要那些和这

种会议的方针不同的人，不加“干涉”或“阻碍”，都认为合法。这种改正案对于工联的前途，并不是一种很大的鼓励物，不过此时工联的概念至少也是可能的，而一般工界领袖都转而希望英国树一个将来真正无产阶级运动的模范。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马克思（Marx）在伦敦（London）一个劳动会中演说，他说，“雇主和工人间的对抵，在英国极为发达，故社会中这两种阶级激烈的战争在此处是万不能免的。这种冲突将在英国开始，到结局，民主主义将得到普遍的胜利。欧洲民主主义者的成功，就在英国民权主义者的胜利。”（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当时代向前推移，就证明这种预言有须改正之处，但是马氏说这种话时的自信力，足以表示当时英国为新劳动运动中有希望的地点所达之限度。工联在别国内是一种秘密的结社，并且于办理时有种种神秘的仪式和信条。这种机关在英国可以于政府和大群的国民前公然出现。故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于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草《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之际，特于书中指出那种夹着许多中等阶级奸徒的秘密结社之时代，已经过去了。将来工界可以自由组织工联，不受丝毫限制。《共产党宣言》说“工界除掉自己身上的锁链子外，没有丝毫损失；但是他们所得的就非常之多啦。”如果英国没有一个先例，做这种宣言的人决不能显出这样洋洋自得的兴致。

到工团主义的路现在是开通了；但就是在第一章中也必须声明一下，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劳动运动并不完全向着工团主义的方向走。大概说起来，工界的“活动”有三种主要的方法——第一是政治的方法；第二是协作的方法；第三是工团主义的方法。我们起初如果略微分清了这三种方法，读到本书的后面，将愈加明白了。

在劳动界活动所表现的各种动作中，大概政治运动在公众的眼前，极为显著。这种运动除掉在英国外从没有直接依赖工联的组织，他虽是由一种“阶级战争”的观念而成立的，然他对于中等阶级的人之加入，却不拒绝。但无论在何处，这种运动也是基于集产主义的经济学说，这种学说为比人恺撒（Caesar dePaepe）于一千八百六十年以后的几年输入国际工人协会，并且有一种进步，因为大家都更懂得近世国家的重要和政治上的影响。工团主义于传播时大都直接反对政治的劳动运动。他赞成国民的直接运动，不赞成近世民主主义的代议政府。他喜欢使用暴力，没有讨论和争议的忍耐性，这种性质是近世政治思潮中的特点。他不是主张集产的因为他把国家当做一副政治的机器，更疑国家只顾别种阶级的利益，不管工界的利益。工团主义的战争是一种坚持到底的战争，因为没有一种国家一样的最高权力，能够在两敌之间，担任裁判。工团主义政府的单位是工联，而工联除掉拒绝雇主以外，听一般工人自由加入。工团主义的眼界是以国际为止境的，因为工联的组织是普遍的，远过于一个特别国家的疆界或政治范围之上，在政治的和工团主义的大劳动队伍中，似乎有无数复杂不同之点；

然在实际上，这都可以说是起于一桩很大的和显著的事实，就是，集产主义所依靠的是特别的国家，而工团主义所依靠的是普遍的工联。

就工团主义和协作运动加以区别，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体。协作者和工团主义者一样，定要将工业——生产的和分配的工业——归工界联合会管理，而每一个工团主义的理论家以为在社会革命的初期，当大大地借助于协作者。然到了后来，据工团主义者的意见，凡现在的协作社会所做的事体，工联将来都能够做；所以他就判断协作在本质上是一种过渡的和有止境的运动。协作没有工团主义之战斗的或强迫的精神。协作所遇之工业革命中对抗的势力，没有达到工团主义所遇的那种程度；工团主义的理论家对待主张协作者的态度，虽不像他们嘲笑社会主义的大政治首领一样，然他们却以为他和他们自己特别运动的领袖相比较，只占得一个次等的地位。

马克思还原

李 达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可是还有许多人正在那里怀疑，实在有替他们解释的必要，所以特意的写点出来看看。

这篇文字的大意，第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自体，其次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和历史，末了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复活的事实，使世人了解真正的马克思。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最难于简单的答复，可是这里也为省篇幅起见，特就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列举大概如下：

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三、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四、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六、无产阶级藉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七、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

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

以上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综合起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这就可以明白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

马克思是理论家又是实行家，实具有二重资格。学者的马克思与实际运动家的马克思或不免略有出入的地方，马克思的门徒就因为这种关系，发生了许多误会出来。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弄湮没了。什么正统派修正派也就发生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堕落，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是从实际的方面说明；一是从理论的方面的说明。

马克思社会主义在德国本不甚流行，可是现在一般的论者，却多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代表。所以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无论如何，非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本体及变态不可。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派的国际劳动协会和拉塞尔派的德国劳动协会并合而成的。当时马克思派以威廉里布克勒为代表，他们最初标榜纯马克思主义。对于拉塞尔派的国家主义，带有国际主义的色彩。所以社会主义的政策，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派较为彻底，可是从当时的实际问题上说，拉塞尔派反占有力的地位。再严格地说，拉塞尔派并不能称为社会党，只可称为自由党，他们承认国家承认战争承认国家的活动。而当时马克思派的主张却与此完全相反对的。可是德国民族有崇拜国家万能的根性，所以为时不久，马克思派所信奉的主义就渐呈变态了。拉塞尔派主张经济改善，须俟政治改善，以为一切社会改革非行普通选举使全体人民参政不可，所以要纠合全国无产阶级组织一个大政党。马克思派本来标榜彻底的主义，可是到了一八六九年，马克思派的国际劳动协会，组织了民主劳动党，以实现所谓自由民国为标帜。而实现这自由民国的手段，则以获得政治的自由为政纲，说政治的自由是经济的自由的基础，所以也主张行直接的普通选举。到这时候，民主劳动党所标举的政纲，已极其保守，与拉塞尔派极相接近，马克思派国际主义，鉴于周围的形势已经放弃了。两派既无根本不同之处，而合同之机运已到。所以两派于一八七五年在哥达合并，而社会民主劳动党于是产生了。当时该党在哥达所订的政纲，在理论上虽采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在实际政策上则采用拉塞尔派的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协和主义了。国际主义派与国家

主义派互相提携结为一党，实是一种变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堕落的第一步。

社会民主劳动党自经俾斯麦镇压令以后，该党颇受挫折，且因受当时社会状态的影响，于是理论上与政策上的见地，于有形无形中发生变化，把该党一八九一年爱尔弗尔特政纲一看，就可知道的。该党在理论上原来反对议会政策的，从前党员被选为议员出席国会的时候，常有一种标语说，“我们到议会非参与立法事宜，乃是妨害议场并宣传主义的。”又说，“我们不是赞成资本阶级的立法，不是卖同志。”所以他们虽然做国会议员，口头上还有几分强硬态度。可是自一八九〇年以后，该党不称“社会民主劳动党”，改称“社会民主党”，表明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简直要与权力阶级妥协了。威廉里布克勒简直承认了议会政策。他说：“主义与战术有别，我在一八六九年本反对过议会政策的，可是在今日则事实与前大变了。”于是从前反对预算，关税，立法，军备，殖民政策的，此时却不惜加以协赞了，帝国议会书记八名中也有一名的社会党员加入了，社会党自己也提出法案了。兵士增饷的法案，施行社会政策的法案，责任内阁的法案，保险官办的法案等等，或径由该党提出，或加以协赞了。从前主张阶级斗争，此时主张阶级调和，从前反对议会政策，现在反赞成议会政策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堕落的第二步。

其次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变态及堕落更堪注意的，就是该党对于战争的态度。社会民主党本来极力反对战争的。因为国际战争是资本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是资本阶级利益的冲突，劳动者是没有祖国的，国家虽亡，而劳动者除失掉铁锁以外并无他种损失的。劳动者若承认资本阶级国际的战争，就是承认资本主义，所以社会党是根本的绝对的反对战争的。可是由国际主义变而为国家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对于战争的态度也改变了。一九〇七年贝贝尔在帝国议会的演说，说明对于战争应采取的态度，他说：“本国侵略他国的战争，本可反对，若本国受他国的侵略则须应战”，是已明白承认了战争了。这种主张，支配了社会民主党大多数人的心理，直至此次欧洲大战发生的时候，该党党员因此大中其毒。在欧战将开始的时候，该党犹装腔作势，极力非战，言论鼓吹，不遗余力，可是战端开始以后，该党的态度就大变了。战费案也协赞了，党员也从军了，并且人人都努力为国牺牲，好像殉教者一般。昨日的社会党，今日已成了国民党自由党了。欧战五年间德国除加尔里布克勒、连休修达、哈艮三人及卢森布尔克、泽特金二女士外，差不多没有社会主义者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至此已完全消失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堕落的第三步。

由以上所述考察起来，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马克思的真人

日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兹基一流人湮灭殆尽了。

这是从实际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而在理论上又是如何变迁附会的呢？也有详细叙述的必要，再说明于下。

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坑。可是某种社会形式中固有的生产力，若在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期限以内，绝不会倒灭的。这种社会形式发展的结果，内中新生产力的利用和发达，当然要与这社会形式发生冲突。资本的独占成为生产关系的桎梏。于是生产机关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遂与资本主义不能两立，而新社会组织于是起来代替了。可是这里所述的“新生产力”和“资本制度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究应如何解释呢？若说资本制度的解体是资本集中的结果，则由旧社会推移到新社会的途径，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识的行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若是这样解释，社会党无需干社会革命，只听资本主义自然发展好了。社会主义者也无需鼓吹革命，只努力去开发实业好了，国家当然可以利用阶级当然可以调和了。因为资本集中的结果，自然要发生革命的。所以照这样说，马克思一面运动革命，一面唱这种机械史观的宿命论，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使人易生疑窦的地方，马克思派主义者的变态，未始不从这种怀疑点出发的。他们这种误入歧路的地方，早已有许多学者出来纠正了的，可是这种错误，一般普通人都是可以看得出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资本制度发达到了一定程度，资本阶级收集掠夺劳动者的血汗的剩余生产，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劳动者仅依工钱谋生。于是社会截然分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受了资本阶级的掠夺和压迫，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一种阶级的觉悟。有了这种阶级的觉悟，就发生一种阶级的心理。有了这种阶级的心理，就会有一种阶级的组织和阶级的运动，就自然有一种团体的结合，成为阶级斗争的行动。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得最后的胜利，自然要废止私有财产，推倒资本制度。所以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现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

过信资本集中论的人，对于马克思的学说，便生出一种根本的怀疑点，因为马克思的先见，是说明资本集中的结果，一资本家压倒多数的资本家，收夺者复遭收夺。且此时应受收夺的人已非为自己作工的劳动者，反是利用多数劳动者的资本家。照这样说，马克思的革命观，当然要跟着资本制度发达的程序益增显著。可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至于十九世纪末叶，数十年间，资本集中的步骤，并未证实马克思预言的确实。而且在他一方面看来，资本制度的范围扩大，公司会社日见增加，中产阶级的人

数因亦增多，小资本家依然存在。资本并未集中，反形分散之象。而收夺者的收夺亦未成就。马克思的预言至此竟成空想。于是马克思派主义者，对于资本集中和社会自然革命的先见，怀起疑来，以为资本集中的学说，资本制度倒坏的学说，都是不可靠的了。于是不相信革命的必然主义，以为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程，只有进化而无革命，只有运动而无目的，而所谓修正派的运动，于是盛行了。加以当时思想界的倾向，在文艺方面已由自然主义转入新罗曼主义，在哲学方面已由实证主义转入新理想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也不能超过这范围独立存在。所以新理想主义，渐至代替唯物史观的位置。同时修正派运动发生“新马克思派的康德化，新康德派的马克思化”的现象，愈增显著了。于是柏伦斯泰因的修正主义，遂支配了社会民主党员大多数的心理，都放弃革命主义流而为进化主义改良主义了。

其须最堪注目的，就是马克思派的政治运动。一部共产党宣言，差不多纯粹讲革命的，可是把那十大政纲看起来，却很平易而且是利用国家的。这种地方就含有所谓“二元的性质”。这种二元的性质，就被他们附会到议会主义去了。从实际上说起来，一切社会问题，不尽是一阶级的问题，也有阶级与阶级间的共通问题。这种阶级间共通的问题，关系阶级间共通的利害。无产阶级对于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有时也无定要推倒有产阶级的必要，而且有时也可以和有产阶级携手的。所以无产阶级对于革命运动以外，凡有可以与有产阶级协同行动的，只有阶级共通的问题。这种协同的行动，就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当然要利用国家，这也是必然的趋势。马克思派误会了这种地方，重视了这类阶级间共通的问题。专行政治运动，而且把阶级对抗的运动也附属于政治运动的范围以内了。于是社会党议会主义的大旗帜，在世界上招展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一入议会主义的范围，立刻就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失却了本来的面目。

要推倒资本主义，必须厉行阶级争斗。所以劳动团体阶级的运动，最关紧要。劳动团体阶级的运动，决不可附属于政治的团体。马克思也曾说“劳动组合要达到本来的目的，决不可附属于政党。劳动组合若失其独立，劳动组合立即死亡。劳动组合是社会主义的学校，劳动者在这学校里和资本阶级争斗，其结果要达到社会主义。一切政党无论其倾向如何，只不过唤起劳动阶级的热狂，而劳动组合，则在劳动阶级之间造成有力而且永久的团结。所以只有劳动组合能够造成真的劳动阶级的党派，能使劳动者的势力抵抗资本家的势力”。所以由这一点看起来，劳工运动是不能把来附属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也把政治运动和阶级运动并为一事，公然要借议会政策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一种梦想罢了。

以上是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的。我们从上述实际上理论上观察马

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变迁，就可以知道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牵强附会的是堕落的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完成了的，在事实上也可以完成。只有一事与马克思的预言略有不符，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四五十年间，各国的资本主义虽日见扩张，劳动阶级的人虽日见增加，而劳动者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十分幼稚，所以劳动组织和运动，都不甚发达。当时的德国固不待言，即如英国劳动组合虽日见发达，然仍不能离去地位改善运动的范围，很带保守的倾向。这种地方是与马克思的预期相反的。一般马克思派主义者，窥见当时的形势，以为与其求速成而无效，不如取渐进主义，愈改变而愈离奇，竟弄出非驴非马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来了。

可是最近二十年，各国劳动运动的发达，一一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符合了。劳动组合已由职业的组合变为阶级的组合了。劳动运动已由同业运动变而为阶级的运动了。更有一种新劳动组织，已经创造了新生产组织了。阶级的觉悟与阶级的心理，愈益增大，而阶级斗争的运动，亦日增剧烈了。“一切工业社会化！”的声浪，几乎无处不闻，所以说到这里来，我们就不能不佩服马克思的先见了。

更举实例说明，就是劳农俄国的缔造。世间以耳代目的人，都说劳农俄国所行的主义是一种什么过激主义，看做蛇蝎一般。其实劳农俄国的施設，在我的眼光看起来，并无新奇的地方。就是俄国所行的，各国最怕的“劳动专政”，都是数十年前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列宁并不是创造家，只可称为实行家，不过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于应用，这便是列宁的伟大，世人都要拜服的。

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兹基等弄堕落了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

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说：“马克思还原！”

一九二〇，一二，二六，于上海

潮 歌

九，九，廿九，在海宁 俞平伯

1

左顾汪洋；右顾迷茫。
平铺着的烂黄，
是海？是江？
云——他真闲啊！
上下这堤塘，
浮着人哄哄的响。
水——他真悄啊！
视野分际，疏朗朗的那帆樯。

2

大粘水，江接海底缝儿——
除掉些寥旷，
横撑着大小的尖，青山一桁。
“那边——什么？”
迷迷地人人心里须想。
我们的我，
直向那泱泱苍苍的处去望。

3

来了！都静下了。
似粉的丝绉，——

在太阳炫耀底下——
横划这涂遍靛的山坳。
是一线银呀？
一抹雪呀？
还是一匹练呀？
我对着——眼睁睁地，
什么是像他？

4

谁都想着哩，
淘涌在这一霎间；
当了面的你，
几十分钟的俄延。
俄延——不住的动和变。
山腰的，如今水边。
一条灰银带儿，分分明明，
拖在精铜漾也漾似的镜面。

5

鱼在涛前；
人在岸边。
近了，更高了，
轰轰地响更暴了。
百沸的潮头，
带那些叠翻翻的浪，
陡然——画如一线，
倒卷着这堤下。
人只是狂喊着；
水只是怒吼着。

6

喊声静了，

怒声也远了；
向着钱塘，
向着富春，
从那东方的老家。
前面，是平着的水？
是露着的沙？
平的将被陂了；
露的将被淹了。
你还二十四时来这两遭。

7

在比斯开（Biscay）湾，
在萨丁尼（Sardinia）岛；
漫天的湿云，
千堆雪的浪头，
怕担不得人们的惊赏。
只变啊，动啊，比照啊，
于美他的玄海里，
更深藏在“默契者”，人的心上。

8

能涤荡，是可羨的；
肯奔波，是可佩的；
会变动，岂不是可爱的。
对这常来常往的客人，
留十二分的好意。
助他勇想，
我们跳着唱潮的歌。
Hurrah! Hurrah!
喜他长久，
我们笑着唱潮的歌。
Hurrah! Hurrah!

乐 观

俞平伯

1

天外的白云，
云面前绿洗过的梧桐树；
云尽悠悠的游着，
梧桐呢，自然摇摇摆摆的笑呵！
这关着些什么？且正远着呢！
是的，原不关些什么！

2

可是云后边那一个，嗖嗖地下来。
桐叶见也只一顺风的飘，
翠衣内那金黄斑点，
一翻一摺的自己弄着。
不更妆点些颜色？
是呵！也真觉得如此！

3

可是新来的客人会淘气呵，
不肯逢迎谁们的心理。
西风阵阵紧紧；
梧桐也顿然老了，
黄的换上褐的了，

沙沙拉拉颤摇哭着。
谁还理会着，剩得烦厌罢，
谁能提起以前的事！

4

“一叶落，秋深了，”
声音去还未远。
今朝千千万的遍洒，
反随着脚见乱踹，
趁着帚儿乱扫。
老实说，憔悴也可爱的，
又何可避的。
那里是当日的眩媚？
运命先生正笑哩！
“他既不为你来的；
你为甚偏喜欢随他去呢？”

九，十一，四

梦与诗

胡 适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像，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方知酒浓，
爱过方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自跋）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Poetic empiricism）”。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北京一位新诗人说“棒子面一根一根的往嘴里送”；上海一位诗学大家胡怀琛先生说“昨日蚕一眠，今日蚕二眠，明日蚕三眠，蚕眠人不眠”！吃面养蚕何尝不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但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连吃面养蚕都不配说。——何况做诗？

九，一〇，一〇

礼

胡 适

他死了父亲不肯磕头，
你们大骂他。
他不能行你们的礼，
你们就要打他。
你们都能呢呢咧咧的哭，
他实在忍不住要笑了。
你们都有现成的眼泪，
他可没有，——他只好跑了。
你们串的是什么丑戏，
也配抬出“礼”字的大帽子！

你们也不想想，
究竟死的是谁的老子？

九，一一，二五

十一月二十四夜

胡 适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九，一一，二五

少年的悲哀

日本 国木田独步 著 周作人 译

“少年的欢喜倘是诗，少年的悲哀也是诗。宿在自然的心里的欢喜若是可歌的，那在自然的心里低语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

总之我现在想将我少年时候的悲哀之一，讲给诸君听听。”……一个男子这样的说。

“我从八岁起到十五岁止，养在叔父的家里；其时我的父母都在东京居住。

叔父的家是那地方的一个大家，有许多山林田地，家里的男女佣人，平常也总有七八人。

我的父母使我在乡村里过了我的少年时代，我不得不感谢他们的好意。倘若我八岁的时候同父母一起住在东京，我今天的情形恐怕很要不同了罢。无论如何，我的知识即使比现在或者更要进步，但我的心却未必能从一卷威志威斯（Wordsworth），享受高远清新的诗思罢。

我在山野间随意奔走，过了七年的幸福的日子。叔父的家在小山的脚下，近郊多是树林，有河有泉有池，而且相距不很远便是濑户内海（Setonaikai，即日本内海）的湾港。山野，树林，溪泉，河海，都于我没有一点不自由的地方。

我记得这是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名叫德二郎（Tokujiro）的佣人来约我，说今夜带你往有趣的地方去玩，去不去呢？

‘什么地方呢？’我问。

‘你不必问什么地方。无论哪里，都有什么要紧呢？阿德带你去的地方，没有不有趣的。’德二郎微笑着说。

这德二郎在那时大约二十五岁，是一个倔强的少年。原是孤儿，从十一二岁的时候起，便在我叔父的家里做事。颜色浅黑，容貌整齐，喝了酒必定唱歌，便是不喝也唱着歌劳动，兴致总是很好。不但他的样子常是高兴，便是他的心事也很正直；叔父常说在孤儿里是很难得的，本地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

‘但是对叔父和叔母，须得秘密才好呢。’德二郎说了，便唱着歌爬上后山去了。

这正是盛夏中间，月色鲜明的一夜。我跟在德二郎的后面，来到田间，沿著稻香馥郁的田塍走去，走上河边的堤上。堤比别处原要更高一级，所以上了这堤，便可以望见广漠的田野的一面。这虽然还是黄昏时候，高寒明净的月光，漫盖山野；田野尽头冒着薄雾，如在梦里；树林含烟，仿佛浮着一般；低的河柳叶尖的积露，珠子一样的发光。小河的末尾便是湾港了，正满涨着晚潮。用船板拼合了驾着的桥，这时候看去忽然觉得很低，便因为水面高了的缘故；河柳也一半浸在水里了。

堤上虽有微风，河里却丝毫没有波纹，水面像镜子一般，映出澄清的天空的影。德二郎下了堤，解开系在桥下的小船的绳索，一脚跳下去；本来静着的水面，这时候忽然起了波纹了。

‘哥儿，快点快点！’德二郎催着我，便驾起橹来。我急忙也跳下船去，不一刻这小船已向着湾港的方面溜下去了。

渐渐的同湾港相近，河身也渐渐的广阔起来：月将他的清光浸在河面，两边的堤愈走愈远，回顾上流，已经被薄雾遮掩，我们的船早已进了湾港了。

在这时候横渡这湖一般广阔的湾港的，只有我们这一只小船。德二郎在今夜，不像平常的高声，只用了小声唱着歌，静静的摇橹。退潮的时候差不多像沼泽一样的湾港，现在因为高潮与月光，完全变了模样，在我看去也觉得不是平常见惯的那泥臭的湾港了。南方山影，阴暗的倒映在水里；东北两面的平野上，月光苍茫，更辨不出哪里是水陆的界线；我们的小船，正向着西方前进。

西方是湾港的入口，水狭而深，岸促而高；在这里下锚的船数目虽然不多，形状大抵是西洋式帆船，所装的货物是此地出产的食盐；此外本地的做朝鲜贸易的人所有的船舶，也颇不少，也还有往来内海的客船。两岸的人家，高高低低，居山临水，约有好几百户。

从湾港的内部望出去，舷灯高高的点着，几乎疑是星光；灯影低低的映着，又像是金蛇：寂寞的山色，浮在月影里，看去真同绘画一般。

小船渐渐前进，这小港里的各种声音也愈加听得清楚了。我现在虽然不能将这港的光景详细说明，但是那夜的情形还是历历的在我眼前，可以说个大略：这是夏夜的月明的一晚，船里的人都走到甲板上，家里的人走出门外来，临海的窗户也都开了，灯火在风中微漾，水面平滑如油，有吹笛的，有唱歌的，又有夹着三弦的音的喧笑的声音从临水的妓楼起来，很是快乐热闹的样子；但包住这一幅繁华的画图的寂寥的月色，山影与水光，我却也不能忘记。

在帆船的影底下钻过去，德二郎便将小船在一处阴暗的石级面前停住了。

‘请上来罢!’德二郎对我说。他只在堤下说了一句‘请下船罢’,以后在船里不曾开过口,所以我毫不知道他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但我也就依着他的话,出了小船。

德二郎系了船索,也跨上石级,尽向前面走去,我也不作一声,只跟在后面走。石级宽不到三尺,两旁都是高的墙壁。我们走完了石级,似乎到了人家的一个院子里。院子的角里放着太平水桶,四面用板壁围着;一面的板壁上边,露出繁茂的树顶,似乎是一株香团树。月光印在地上,寂然无人。德二郎暂时立定,仿佛静听模样,随即走近右边的板壁,向里推去;原来这里是一个小门,那扇黑门便一声不响的张开了。门里面就是一座楼梯。门开的时候便听得有脚步声悄悄的下那楼梯来,‘德爷么?’一个年青的女人窥探着说。

‘等了好久了罢?’德二郎对女人说,又回顾着我道,‘哥儿也带了来了。’

‘哥儿请上来罢!你也快点上来,在这里耽搁是不行的。’女人催着德二郎,他便走上楼梯去,只对我说了一句,

‘哥儿,这里暗呢。’他同女人已经上了楼,我没法也只得跟着爬上暗而且狭,又颇峻急的楼梯去。

原来这家也是妓楼之一,现在女人引导我们进去的屋子是临海的一室,凭栏望去,不但港内的情形,就是湾港的内部,田野的尽头,以及西边的海岸,都能看见。但是这间屋里,铺着的六张席子已经古旧,看去不像是一间华丽的屋子。

‘哥儿,请这里坐。’女人将垫子掷在栏杆底下,又拿了香橙与各种果子点心劝我吃。打开间壁的门,那边预备着酒菜;女人便搬了过来,同德二郎对面坐下。

德二郎现出平常没有的懊恼的样子,将女人所酹的一杯酒一口喝干了,注视着伊问道,

‘终于决定在几时了?’

这女人大约十九或二十岁的模样,脸色苍白,仿佛一点没有力气,我看了几乎疑心伊是病人。伊屈指数着说,

‘明天,后天,大后天;决定在大后天了。但是,我到了此刻,又有点迷惑起来了。’说著垂了头,偷偷地用袖角揩眼;德二郎在这时候独自酹酒,尽量地喝下去。

‘到了此刻,岂不是没有法子了么?’

‘这虽是如此,——但想起来觉得倒不如死了,却要好得多呢。’

‘哈哈,……哥儿,这个姐儿说死了好,你看怎样办呢?——喂,喂,前回所约的哥儿现在带来了,你不好好的看么?’

‘我从先便看着呢。心想这长的真像,正佩服着哩。’女人说了,含笑向我注视。

‘像谁呢?’我急忙询问说。

‘像我的兄弟，……说哥儿和我的兄弟相像，虽然是唐突的事，你请看这个。’伊从衣带中间取出一张照片给我看。

‘哥儿，这个姐儿将照片给我看，我说这同家里的哥儿一般无二，伊托我一定带来要看一看，所以我今晚带了哥儿到这里来的；你非要教伊好好的款待不可呢。’德二郎说着话，还只是尽量喝酒。女人挨到我的近旁来，很和气的微笑着说，

‘那自然要好好的款待；哥儿你要吃什么呢？’

‘什么都不要。’我说着，转过脸去。

‘那么，坐船去罢，和我坐船去罢。呃，这样好罢？’伊起身出去，我便也跟着下了楼梯，德二郎却只是带笑望着我们。

走下前回的石级，伊先将我放在船里，解了船索，随后飒的跳下船来，很轻便的摇起橹来了。我那时虽然还是儿童，看了伊的举动，也不禁觉得惊异。

离了河岸，回头仰视楼上，只见德二郎靠着栏杆，向下眺望；里面点着灯，外面又受了月光，所以他的姿势很分明的可以看出。

‘小心！怕危险呢。’德二郎从楼上说。

‘不要紧！’伊从下边答应。‘立刻就回来的，请你等一会罢。’

我们的船暂时在六七只大船小船的中间，曲曲折折的行了一刻，便出到广阔的河面。月光愈加清寒，几乎是秋夜模样；女人停了橹，坐在我的旁边，又仰视月光和四周的景色，对我说道，

‘哥儿，你几岁？’

‘十二。’

‘我的兄弟的照片，也是十二岁的时候照的；现在是十六……是的，虽然十六岁了，但是十二岁的时候分别之后，便不曾会见过；所以到了此刻还觉得他是哥儿一般模样呢。’伊注视着我的脸，忽然伊流下泪来，在月光底下显得伊的颜色更加苍白了。

‘死了么？’

‘不，倘若死了，倒也就断念了；分别以后，还不知道他的下落与情况呢。两亲早已死别，只剩了姊弟两人，正是互相靠傍着过活，现在却又分散了，连生死还不明白。而且我不久也要被人带到朝鲜去了，恐怕在这一生中已经不能再会了。’伊的眼泪沿着面庞流了下来，伊也并不揩抹，只望着我的脸低声啜泣。

我向着河岸眺望，不作一声，听伊这番说话。人家的灯火映在水里，闪闪的摇曳着。缓缓地响着橹声，太传马船开驶过去，船上的男子用了清亮的声音唱着船歌。我在这时候，觉得在我幼稚的心里感着说不出的悲哀。

忽然有人操着小船，飞奔而来的，却正是德二郎。

‘我拿了酒来了!’德二郎在一二丈以外大声地说。

‘好呵!我正同哥儿讲我兄弟的事,哭着呢。’伊正说着,德二郎的小船已经到了。

‘哈哈,我也正想大概是这样罢,所以拿了酒来了。喝酒罢,喝酒罢!我给你唱歌!’德二郎似乎已经醉了。女人拿了德二郎给伊的一只大酒杯,注了满杯的酒,一口气喝下去。

‘再一杯!’这回是德二郎替伊斟满了;伊拿来又一口喝干,呼的将酒气对着月光喷去。

‘这就好了。现在我唱歌给你们听罢。’

‘不,德爷。我想尽量的哭一场。在这里没有人看着,也没有人听见,请让我哭罢。请让我尽量的哭罢!’

‘哈哈……那么,你便哭罢。我同哥儿两人看就是了。’德二郎对着我笑。

女人俯伏着,哭泣起来。但是也不便发出大声,所以只见伊背上抽搐,很是痛苦的模样。这时候德二郎忽然变成一副庄重的相貌,看着伊的这情形,随后突然回过脸去,对着山看,也不作一声。过了一刻,我说道:

‘阿德,回去罢!’

这时候女人连忙抬起头来,说道:

‘对不起,哥儿看着我哭,真无聊了。……我因为哥儿来了,仿佛已经得同兄弟会见过了的样子。哥儿,也请你健康,快点长大起来,成为伟大的人。’伊用了悲切的声音说。‘德爷,时候太迟了,恐怕家里对不起,你早点带了哥儿回去罢。我现今哭过了,昨天以来的那种心里的闷气都已消散了。’

伊跟了我们的船,送了三四町,后来被德二郎阻止,方才将橹停住;两只小船便渐渐的离远了。小船将要分开的时候,女人对我反复着说,

‘请你不要忘记了我!’

以后过了十七年,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的记着当夜的情景,想忘记也忘记不得。那可怜的女人的容貌,至今还映出在我的眼前。这一夜里,淡霞似的包着我的心的一片悲哀,跟着年岁逐渐的浓厚起来;即在此刻回想起那时的心情,也感着一种不可堪的,深而且静的,无可如何的悲哀的情绪。

以后德二郎因了我的叔父的帮助,成为像样的农夫,如今已经是两个小孩的父亲了。

那个漂流的女人,转到朝鲜去之后,又漂泊在什么地方,过那不幸的生活;还是已经辞了这人世,到静肃的‘死’的国土去了呢:在我固然不能知道,便是德二郎也似乎不曾知道了。”

国木田独步（Kunikida Doppo 1871—1908）是日本自然派小说家的先驱，他的杰作《独步集》在一九〇四年出版，但当时社会上没有人理会他，等到田山花袋等出来，树起自然主义的旗帜，这才渐渐有人知道他的价值，但是他已经患肺病，不久死了。《独步集》里的《正直者》（*Shojikimono*）与《女难》（*Nyonan*）等几篇，那种严肃的性欲描写为以前的小说所未有，的确可以算是自然派的旷野上的喊声；但他的兴味并不限于这一方面，他的意见也并非从左拉（Zola）一派来的：他的思想很受威志威斯（Wordsworth）的影响，他的艺术是以都尔盖涅夫（Turgenev）为师的，所以他的派别很难断定，说是写实派固然确当，说是理想派也无所不可。现在所译的《少年的悲哀》（*Shonen no Kanashimi*）也是《独少集》里的一篇，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漂流之女的命运，原来很是明显；那高兴的少年的农夫，在他高歌大笑的中间，也隐藏着多少悲哀的痕迹。“他描写那些回避公开的不幸，他特别是服从命运的人们的作者。他描画沉默的悲哀之内面的生活，——便是说不幸者的静生活。”我想起丹麦勃兰兑思（Brandes）博士批评都尔盖涅夫的话，觉得独步虽然不能完全承受，却也不愧为都尔盖涅夫的真的弟子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日记

罗素与高尔基(Russell and Gorky)

震瀛译 *Soviet Russia*

罗素君到俄国时，看见高尔基（Maxim Gorky）病在床上，非常危险。罗素君的《游俄的感想》一文，“*Soviet Russia—1920*”于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登在纽约《国民杂志》说及自己见到高尔基时的情形，弄到高尔基和苏维埃俄罗斯的朋友，发生很大的悲观。罗素君怎会说“高尔基快要死了”，“Gorky is dying”大概是说俄国的知识生命也快要死了，这样看来觉得非常可惊，因为德文《纽约平民报》（*New Yorker Volkzeitung*）上星期接到彼得格拉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一封信，是由柏林转寄来的，那个著者是德国无产阶级的诗人巴达 Max Barthel.，其中有一段如下：

“我只看见高尔基身体非常强壮，步行不倦，我同他握手。他强迫我到 he 家里。”

这样看来，内中一定有一人错误；不是罗素君，便是巴达君了。其实两人都没有错误。当罗素君见高尔基时，他是病在床上，然而巴达见高尔基的时候，他又很强壮，随便走动了。高尔基的病，变幻不定，可惜罗素君说得太着急，弄到许多人失望，比他对于俄罗斯新纪元的失望更利害。

或者罗素君的结论太急促。他不是第二篇论文里告诉我们么？说他看见莫斯科郊外有许多牛，够莫斯科全数儿童的食粮。我们要希望他对于牛和牛奶的知识，比他们医学疗治的能力更好。

高尔基自己所经历的经验，不是不像罗素君现在的环境一样。在一九一七年，高尔基著了许多论文攻击布尔什维克派的要义，在彼得格拉的 *Novaya Zhizn* 杂志中，这报是他所办的。高尔基不久便不是苏维埃政府的仇敌，却是一个最有用的工人，自从那种文字发表以后，三年来再没有一篇文反对苏维埃政府了。去年纽约 *Tribune* 报特别注意发表造谣的言论来供给阅者。登载了许多高尔基一九一七年的反对论调，如果高尔基做了平民委员会会长，恐怕他还要说他是“反对布尔什维克”。虽然罗素君现在已经

不反对了（从前八月十四日纽约《国民报》的通讯说苏维埃政府不奖励艺术），并做了许多赞美苏维埃的工作了，历史上还是说他是苏维埃政府的敌人。我们要明白他的言论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因为他有特别的作用。

俄报又载高尔基同红十字会到 Czecho-Slovakia 考察该处实情和社会主义的组织。

苏维埃政府的保存艺术

A. Lu acharsky 著 震瀛 译

许多诽谤苏维埃政府有关的事实中间，我特别注意美国报纸发表我们任意毁坏艺术的罪状，对于什么博物院，宫殿，大地主乡间的别墅，和教堂等，这些有重要的古迹和特别艺术价值的，常常毁坏。

我们当然可以否认这一层，问心无愧，因为我们特别可以保护这种纪念品。我也不敢拿个人对于艺术的意见，以为在俄罗斯革命的时期，没有损伤。我们知道有些村庄烧毁了，图书馆破坏了，书籍散失了，此外也还有些同样的事；但革命进行中，不能没有过当的地方，要知道当着这回大战的时候，所谓文明有产阶级的军队，任意毁坏人类的生命和财产，比较我们真有霄壤之别哩。

在俄国这种现象自从劳农政府得势以来，已经消灭。不但在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几处有保存古代的艺术和纪念品的社会，就是各省偏僻的地方，也有这种会所；会中的代表，依着有教育的农民和工人帮助，小心保存人民的艺术财产。

美国的报纸说什么摧残各处宫殿，是很不对的。我很喜欢把这些宫殿里头的实情来告诉外人，——当着战争的时期中，彼得格拉实在没有什么保护的机关。所以当着这种情形，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保存的能力。还有一桩困难的事，就是各宫殿的地窖中，藏有许多美酒，冬宫更多。我们不能不毁灭这些美酒，因为各宫里头的人，常常饮酒过度，发生很大的损失。兵士嗜酒尤甚。所以不能不尽力阻止这种危险。

从前格兰斯基一班帝制党把各宫等毁坏，现在我们已经修补了。博物院的管理人，尤为小心。各博物院由私人博物院送来的，增加了许多。现在各处博物院人人都可以参观，学生也可以用作参考的材料。各宫殿中还有许多布置，由政府管理。但冬宫已变为艺术院。当中繁华的房所，常常有许多人在那里听音乐，并有影戏，新剧等事。接连着演艺，其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这些游艺会和博物院，实是文化的源泉。并请许多名人演讲和参观。并有佛教的艺术和埃及人的葬礼形式。所以参观的人觉得很有兴味。

各处的宫殿，完全改为博物院，工人和儿童都容易明白帝政的历史，“人山人海”，没有一时断绝，我们小心保护，不致损坏。各人也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物件一样，也小心保护，不分国家的或个人的了。俄罗斯帝国成立的初期，有许多宝贵的东西，陈列出来，人人也发生历史的观念。各处布置的妥当，在欧洲各处也不多观，正可谓为欧洲将来文化的根源。亚历山大一世的时代很有拿破仑的帝国主义风。其后至二世，三世都各有各的艺术价值。总是专制的时代，有许多无为的牺牲，比不上现在。直到尼古拉斯二世，最为缺憾：只有些华美的家具罢了。

我们所讲历朝传下来的帝政，谁人也知道在道德上和美学上日趋下流，几乎弄到奄奄一息。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赞成保存尼古拉斯二世的陈迹，给大家知道他毫无艺术的观念。我们已经照法实行，并保存历朝的古迹，并加以演讲。我们对于各处博物院，常常恐怕敌人摧残，所以不能不极力保护，并且到不得已的时候，受敌人攻击，不能不由一处迁移到别处。

在莫斯科的 Krenlin 博物院，有许多旅行团参观。这些房屋，只有几处是政府布置，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博物院建筑，教堂也在其列。环绕莫斯科的村庄，我们也尽力保存。有历史和艺术的价值，便移置博物院中，庙堂也同样的待遇。

现在俄国虽然是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但我们还可以令游客对于这些艺术，心满意足，赞美这种大观。从前的人民虽然是奴隶的生涯，俄国工人拿血汗来做代价，还可以比美西欧，尽有艺术的价值。俄国经过了革命的危机，人民仇恨主人和皇帝之心，油然而生，因恨其人，并恨其屋房，也不管其中有什么艺术和历史的价值。因为这些主人和皇帝，也要人民不识不知，所以艺术绝不容易发展。我们现在的责任不独要阻止损坏的潮流，并要保存艺术的作品，提倡鼓励，不遗余力，创造新艺术，不以博物院为满足，弄到工人全体也发生美感。

我们还有一个责任，把从前侯门似海的宫殿，供给游客的娱乐，也是一桩紧要的事情。社会教育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一个保存历史和艺术的古迹部，为文化运动的要点，大有助于人道方面，不独为世界平民谋幸福，并且大有助于艺术家的研究。至于艺术的损坏，为各国不能免的，最文明的国家也是一样。因为野蛮的政府，不懂的艺术有什么真价值。劳农政府，对于这一点，却大大的改良，组织公共机关，为全体人民谋幸福。

(二五) 俄国与女子

(1) 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女子

希莲女士 Helen Blonina 原著

震瀛译自 *Soviet Russia*

在于资本制度的时代，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妇女，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生活，完全隔绝，——由于有产阶级家庭制度的遗传，二由于当时政治的专制。我们要谢谢政权入于苏维埃派的手里；在工界中，发生了许多复杂的建设问题，非常艰巨，而女工比较男工，对于建设事业，尤为无经验。要指导女工对于工作能够成工，就不能不先行实习，第二步才指导他们的精力，最适宜于那一种工作。

更要用新宣传的方法；进行的方法，各种新问题，又要适宜于农工的女子心理上特别的地方。女工并且对于旁的有关系的事业，也要熟习；实行宣传，直接行动。

女工代表大会已经成立，对于这些事务，大有助力，这种代表大会，由各城市工厂中开大会选派代表做成的。他们教导女工怎样来实行苏维埃的事业，怎样使用他们的革命精神和毅力来建设普通无产阶级的战争和建设的事业。由别一方面看来，他们联络女工和苏维埃各种制度，是不可少的关键。

这种代表，分为队伍，各司其事，苏维埃制度中如公益，劳动，教育，和卫生各部，并且帮忙创造，考察，管理家庭，幼稚园，各种小学，公共食堂和厨房等；由他们调和纷争；分发和支配学校的衣服鞋帽等；考察监工；严核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法。他们对于医院救伤的机关，互相联络；看护伤的病的人；考察营房，警察署，分派薪金；并介绍女工的职业，管理生产的方法和进行。

他们的责任，关于各部的活动，注册教育学校的进行，诱导苏维埃的进行，（如社会事业，家庭教育，赤军和卫生的事业。）各代表同时继续在工厂铺店作工，并布告他们的进行事业于选举者，又在工厂中组织委员会，管理女工在工厂中一切事务。

各代表在苏维埃和共产党中各务，都有直接的联络，（如燃料局，卫生局，食粮

局，救伤，消疫，稽查等事)。代表大会每月开会由二次至四次。最近莫斯科各城，代表的基础已订定，每二十女工选派一代表。在这个办法，代表大会有了标准，女工活动的范围越广，对于苏维埃和共产党的新建设，日趋稳固。《共产党周刊》已经表白很详细。比方在莫斯科一城，每星期有一万五千人入会，其中有女工数千，多由代表大会介绍的。

中立派的女工大会的活动，尤为重要。各城，市，省，郡，每三四月招集一次。传播的书籍和演说，继续进行。各种机关报都有女界一栏。不管我们现在做的事业有没有错，但比较从前已大有进步了。这是我们希望不及的。

一年前只有极少数有觉悟的女子，其余虽然有革命的精神，而对于组织觉悟上，是绝对没有的。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觉悟团体，为共产党的党员。一年来对于苏维埃共产党的事业，已经很有希望。从前是很少实行活动的，现在女子已经有许多女工的著作家了。

现在女工的运动，无处没有，在政治上占很大的势力。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各省，成绩已大有可观。在彼得格拉的女工组织和觉悟，占全国最高的地位。各省都闻风兴起，成绩也很好。在全俄共产党大会，女工的组织，已有二十八省的代表；还有许多地方，虽然有同样的组织，但不能派代表。女工的运动，已布满全俄了。

女工对于组织上和劳动上都有功效了。不管怎样困难，已大有助于苏维埃事业。而男工多赴前敌，抵抗敌人，而女工差不多完全替代男子。各种机关都有女工的位置。而女工更有充当军人来攻击“白军”的。

(2) 家庭和雇佣的女工

摘译自 *Soviet Russia*

在共产党的社会，家庭也可以保全么？将来也能如今日的情形么？这些问题令劳动界的女子不安他们的同伴男子也十分注意的。在今日这个问题，令劳动子女越发烦恼。近代人类的生活，眼见得日变一日，并不是奇怪的事。从前的习惯和风俗，都渐渐的不见了。平民的家庭，组织得这样新奇，这样出色，一天不同一天。我们也不能知得他变到什么地步？但是就现时事实而言，在苏维埃的俄罗斯，离婚的事情，比从前更觉容易。自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委员会颁发离婚布告之后，离婚这件事，已经不易为富商贵人的专利品了。劳动的妇女，也不复如从前的时候，月过月，年过年，也不能求得一张离婚的保证书；令他们能够自立，脱离他们的凶蛮和闹酒的丈夫，终日里骂他打他的冤家。现在的时候若是想求离婚，那离婚的证书最久

不过一个星期，或是二个星期，便可取得。因为离婚这样容易，一方面很受一般妇女欢迎。他们无限痛苦的婚姻，从此可以解脱了。但他一方面也吓怕了无知识的妇人；那不能自立的，为尤甚。他们以为她的丈夫是他们唯一的“供给者”。他们的生活，全靠着他们的丈夫供给。不知道现在的妇女应该自己供给自己。不论在何处，也不应该依赖别人。他的自己不是属于个人的，是属于社会的，国家的。

家庭的真相，我们也不必代他隐讳了：往昔的时候，所谓正当的家庭里头，男子当是万能，女子视为废物。女子的方面，没有他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钱财，没有自己的时候。简直是“俯仰由人”，“依人为活”；如寄生虫一般。这种家庭经了日日变迁，已经成了陈迹。这样情形我们也不要惊怪。我们深信万事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如此，日后亦是如此”。这句成语，实在谬误得很。我们试把旧时历史一翻，便知道无论什么事物都有变迁的，什么风俗习惯，什么政体，什么道德，都没有注定不破坏的。就人类生活史看来，各时期中，家庭的形式，各期必有不变动，今日的家庭，比之往日，就见大不相同了。今日所见的习俗和往时的相差很远。古时有一种家庭，人人都视为正当的，就是 Generic 公共的家庭。这种家庭，母亲就是一家的主人由子孙至到曾玄都附属于这种家庭。族系的 Patriarchal 家庭，也曾视为唯一的模样。在这家庭父亲就是主人。他的意志，是妻子家人的法律，现在这种家庭，在俄国村落农夫家庭中，也是常见的。他的家法和道德实在不同城市中的工人。国内的城市，平民已经解除了许多习惯。家庭的形式，家庭的习惯，各族有各族不同。例如土耳其，阿拉伯，和波兰来的人民，法律都准一个人娶几个妻室，直到今日，也有许多种人一个妇人同时可以嫁几个丈夫。现在因袭的道德，也许一个男子娶一个女孩为童媳。还有些种族，以一个女子有许多情人就算是无上的光荣。且把手环脚环的装饰品戴在身上，表示他的情人的人数。环数越多，他的声价便越高。这种习俗很足令我们奇怪的，我们视为不道德的习惯。在其他种族人民之中，常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反视我们的法律和习惯，是罪恶的了。所以家庭更变到没有往日的形迹可寻男子与妇女之间，发生了许多的新关系，通通都不要我们大惊小怪了。我们只要问：“我们的家庭制度怎样变迁，男女的工是怎样，男女的农民又怎样，他们的责任和人权，最适于新俄罗斯的生活，因为我们现在的苏维埃俄罗斯是工人的俄罗斯”么？凡事能够适合于这种新制度的定要保存；其他一切陈腐东西，遗留于人间足以为害的如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奴隶生活，便要完全推翻。而这些治人者是平民的大敌，也要根本铲除了。

从前的家庭为什么能够保存，第一件是有为夫的和为父的供给家庭；第二件是家庭为人的安乐窝，第三件因为儿女是由父母养育的，现在都为国管理。现在还有什么存在呢？现在男子不必完全担负家庭的责任了。他的女人也要做工，夫妇都有平等

的量能。女子知道自己谋生，就是她的丈夫和子女都能够供给。但家庭对于最幼的儿女还要自己保养。将来这一件事是不是应该由国家养育也要讨论过。现在女子对于家庭不是一件重要的责任；对于公共的幸福才是紧要的。

(3) 苏维埃俄罗斯的女工

震瀛译 *Soviet Russia*

女工的运动在苏维埃俄罗斯已成为政治中一重要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各处，非常有成效。彼得格拉的女工，组织训练，非常完善，而更有觉悟，为他处所不能及。各处的政府，实行这种办法，都有成效。

女工对于组织事宜，有很好的成绩，足以证明女子能办事。虽然国难非常纷扰，已经帮忙苏维埃政府不少了，如组织许多育婴院、幼稚园、学校、公共食堂等等。工人要到前敌加入赤军，保护苏维埃政府，女工不独能够在工厂里仅替代他们做工，并且在党会中，和军务也帮忙男子。那些女子愿意执戈攻打“白卫军”的，同男子一样，人数也不少。

抵敌外患，女子的责任，与男子有同样的价值。女子的地方，已经站得很稳固，随时可以牺牲来战胜有产阶级。他们告诉男子，要赴前敌，不要内顾，他们自己能够管理。所以当丹尼金攻击 Jula 城的时候，那里的女工开会决议宣言反对，如果丹尼金军队能够入城，除非他们死灭。同时各城也有这种决议。

俄国全体女工起而反对丹尼金和锐丹尼。已经是尽心竭力来保护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是无产阶级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最没有教育下等的社会也知道保护这个政府。有这种势力的保证，可以证明苏维埃政府是不能克服的。

有产阶级的女子，仇视苏维埃政府，他们常常造谣来蛊惑社会，他们制造各种谣言，令人不能相信。去年春英法各国的帝政派代表伪造种种无价值的谣言，什么苏维埃政府把女子收归“国有”，及“公有”。所以巴黎和伦敦的女子以为苏维埃政府是虐待女子，要求帝政派“老党”克拉门梭（法国总理）来保护俄国女子。这种诬蔑共产党的事实已不止一次了。马克思不是在《共产党宣言》攻击有产阶级的伪造么？这种离间共产党和女子的狡猾伎俩是不成功的。

(4) 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劳动的女子

波尤莲 N. Bukharin 著 震瀛译《苏维埃的俄罗斯周刊》

我们共产党在俄国遇着这般非常困难的情形，事势上现在不能把革命产生的佳境来布告给大众知道。我们现在全体奋斗来保存这次革命、为敌人碰命的攻击；我们同时也要做些改造的工夫，才能够把共产主义实现。因为这些事业和奋斗，非常压逼，不能够用全副精神来创造个人的新生机，为从前所未有的。社会有新关系才可以创造和教育新人类。有许多人责骂布尔什维克，——但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人云亦云，胡说八道罢了。或者有快一时的口舌，随便批评，实在是毫无价值。只有很少的人们，能够明白布尔什维克对于改造事业上大有助于人道方面。在这次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又因为共产党非当活动，就是下等的人民现在也有上流的人格，社会上创造了新生命，人人能够变为一个健将，充满了牺牲的精神。而光明磊落的工人，更为社会的真正栋梁咧。

普通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女子，发现种种变态，尤为有趣。他们从前的待遇，像禽兽一般，现已经明白自己是人类，平等的天赋人权。他们也要加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并反对治人和被治的制度。劳动的女子和农村的女子对于农务大有助力。他们在于苏维埃议会中，或高等委员会中都有他们的位置。责任并且很重，常常见有在前敌执兵役和看护妇的。中等社会的妇女和农家的妇女对于各种机关，非常活动。看护产妇、婴孩、老人、病人等，也很能尽社会的责任。他们在各种机关里头，如孕妇院、产妇产院、育婴院、儿童村、癲房院、休息区、校园、公共食堂、茶室、医院、老人院、幼稚园、图书馆、阅报室、宣传区，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知识，各处都有女子大小团体活动；他们实在是这些建设的精髓了。他们所做的职业，又灵敏，又热心，有创造的本能，和事物的常识。

在革命以前，女子没有听见共产主义的，有许多在党中所办的学校念书，居然能够明白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理的著作。女子的精神和天才，自从革命以后，因有自由的活动，如急雨后太阳照着的好花怒放一般。这种新生机把无产阶级和农家的女子打破了从前的迷梦；人人负担责任，实地练习，变为革命的战将，和共产社会不可少的工人。我们如果更小心考察苏维埃俄罗斯的痛苦、艰难和战争，而能够保存他的命运和发展；这种丰功伟业，不能不算是他们的能力。布尔什维克常常要用武力来铲除资本主义，抵敌全世界的反对党，并且要救护本国的饥荒、厉疫。虽然苏维埃俄罗斯是这样困难，而对于发展未来的生机，已大有希望，人人都有自由的生机，无产阶级和

农家的女子统通联络男子共同工做。如果有人要考察女子的事业，实在不知从哪里起，到哪里止。

现在莫斯科的哥萨克会议足以证明女界个人的新觉悟。女子也有代表到会，有同等的权利。这次革命把他们唤醒了，变为战将，为工人谋幸福。这不是很大的改革么？在革命以前，女子在哥萨克村中，只管理田园农务，如他们先祖一般。村外的事，他们便不知到了。如果有女子到城市间，便以为无上光荣，或发生许多谣言。现在他们对于苏维埃的会议有讨论和取决权，由很远的地方，不辞劳苦来到这个都城。他们头一次坐于异乡人的旁边，谈笑自如，讨论问题，由始至终，没有间断；他们以为是自己兄弟姊妹一样，大家共同讨论俄国最重要的问题。有许多特别的研究是由农家妇女得来的。表面上很像是假的，其实确切得很。

苏维埃政府和革命，贡献全体工人，用手工和脑力来创造，能够为社会谋幸福，和进步，所以他们都能够获得面包，自由，尊贵，光荣，申言之，——便是帮忙他们创造人类生存的价值。他们协助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什么男女区别，——这便是俄罗斯的政体，这种协助，商店，工厂，田庄，都完全实行。当着帝政的时候，女子不能参预国家的政事。上流社会的女子也不管国家的事情。从前女子的生涯大概是这样。自从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以后，有思想的妇女，便共同担当事务。对于社会生活非常热心。他们并在会场演说，但只有女子革命，有牺牲的精神，才能够完全活动于政治舞台上。革命运动和战争，是男女共同担任的。不独是苏斐亚，才能够牺牲国难，还有许多俄国女子上断头台和流于西伯利亚。革命潮流一起，女子便极力赞助。无产阶级的女子，同时活动于社会经济的舞台上。什么同盟罢工等事，都有他们的份子。劳动女子死于革命战场不可胜数。不过比较男工的数目，较为少些，而实行解放的劳动者，也是不多。十月革命以来，女子前赴后继，总有达到目的的日子，个人的智育和体育，觉悟，越多，社会便能够发达了。

(5) 俄国赤军中的女子

震瀛译 *Soviet Russia* (转载维也纳 *Die Rote Fahne* 杂志)

俄罗斯的女子——农界的，工界的，——有产界的对于全国革命的运动，占很重要的位置。Amfiteatrov 是一个俄国的著作家，承认俄国女子的成绩是很重要的，并考察俄国劳动界和有产界的解放，有这样批评：“女子教导俄国的人民读书和写字，用最新的法子，拿极大的牺牲来开通民智。”俄国女子对于解放俄国的劳动界，有很大的势力，这是真话。他们的坚决，希望，和牺牲的精神，完内趋于一种狂热主义，能够当

着帝国的时候，经历许多痛苦，违法犯纪，实行传播各种主义。数百年来，女革命家，热心毅力，亲历种种危险。组织秘密印刷机关，制造炸弹，图谋暗杀（更有俄国种种特别的战斗方法），在军队中传播，在前敌执戈，无处不见有俄国女革命家，管理危险的机关，他们的牺牲和革命精神，能够做别人的模范。

帝政消灭以后，女子毅力的革命运动，依然继续进行。不幸为有产阶级的德漠克拉西所利用。所谓“敢死队”全由有觉悟女子所组织而为有产阶级的德漠克拉西所愚弄，多用于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这种反对劳动界革命的战争，保护有产阶级的德漠克拉西，持以毅力的著名女子“敢死队”已经完全覆灭了。

在有产阶级德漠克拉西的时代，继续有产阶级的女子，就是无产界的女子，他们预备战争，决心革命的事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引火物。因为在彼得格拉附近 Nyborg 城，织造厂女工革命，有许多大工厂，相继罢工，为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十月大革命的工具。这种女子抛弃他们在织造厂中的职业，连群结队，冲入内城，为彼得格拉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先兆。

有许多证据足以表明为什么俄国无产阶级的女子会发现在赤军中。但现在那里还没有独立的女子军。当着全国募兵的时候，有很多女子加入后备兵中，同各处联合，并派往前敌，女子军同男同志，齐心协力，做冲锋陷阵的大事业，勇往直前，同男子一样。这种事业，平平稳稳做去。俄人没有一个特别注意这一件事，也没有奖励他们的英勇。但这是人人心目中所承认的了。

女子军大多数在于赞助的地位。万千女子加入卫生队。预先训练纯熟，才派赴前敌，在军医院里头，做看护妇。这种女子的卫生军队，在前敌供职，绝无一毫畏惧。他们不待军营前进，——炮火连天，还没有停息，他们便勇往直前，救助伤兵于战场中，如是者，救了同志的生命无数，这是他们亲陷矢石的了。

女子军又做后备的事宜，——如供给军需，转运器械在兵工厂，邮政局中，供役差使，——各地都有女子的职任，帮忙来保护苏维埃的势力。没有一个女子不愿意出力来扶助战事，因为他们知道保存无产阶级国家的制度，是他们万不容辞的责任。

但还有许多机关中，如教育的事业，尤为女子的专责。因为赤军中有图书馆，阅报室等机关，又有演讲会、雄辩会，讨论社会主义的事业和教育。这些机关最适宜于女子活动。这种女子在赤军中的功绩，不亚于男子，他们训练，明白自己的尊贵，应该尽职来保护社会主义的革命。但他们也要明白他们这种光荣是从那里来的咧。

大城中如彼得格拉，奥得沙，三马拉，等的女子都有加入保护本城的机会。他们被招募来做帮忙的工伙，多数是替代男子执役，在工厂，衙署中的职业，因为男子多已赴前敌了。自愿从军，保护无产阶级的家庭，拿血肉来抵抗白卫军。

女子的本能，也可以训练成军。兵役由于女子共产党担当，一如他们的男同志。每星期有一二次见有男女兵士同在军事区域中操练。各处劳动机关有千百无产阶级的女子实行军事训练。在五月一日阅兵的日期，队伍中有许多严整的女子军。女子军队保守城市，变为日常的生活。女子也有做军官的，在无产阶级的训练学校中当教授。一九一九年冬，第一个女子军官赴前敌，——为一个少年女工，训练许多女子后备军。

俄国女工热心尽职，有无限的希望和镇静。饥寒交迫，也不暇兼顾。如果有人危害无产阶级的国家，他们就把家庭的事情抛弃了，来担当保护国家的责任，他们很愿意牺牲来争取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同那一班治人者一战。他们回忆从前的专制，还是不寒而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要在无产阶级的俄国阵前宣劳，并担负军役重务。他们不是为保存资本主义而战争；如从前在中欧及西欧的战争；他们在于保存无产阶级革命的效果。

奥国无产阶级的女子又怎样呢？他们知道自己所造的枪弹攻打无产阶级的女子么？他们知俄国的女子为平民争自由么？

拿武力来摧残无产阶级的俄国，结果不独摧残人类一切自由，并且对于将来无产阶级女子的自由解放，恐怕最过百数十年还不能复原。现在俄国女子是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女子争人格，解放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度，而奥国女子制造枪弹来攻击俄国女子，这无异自杀的政策阿！

(6) 俄国女工的状况

(Soviet Russia 转载维也纳 *Die Rote Fahne* 杂志) 震瀛 译

当着这个专制和共和政体的过渡时代，有产阶级的德漠克拉西在德，奥等国造成政治上女子的平等。但这是于个人管理家庭制度无关，反阻碍女子由纸上空谈的平等达到实际生活的平等，只在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才能够废除女子政治上的不平等。并且同时解放一切女子的压制，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全俄女子大会中，已经指明苏维埃政府不独使女子在自治上和民事上完全自由，并且废除两性上，家庭上一切奴役。现在他们的进行，在于有具体的实验这种情形。

自从十月革命发生后，苏维埃政府也产生，社会上的女工不独完全摆脱家庭上，和经济上的陈腐制度，并且大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他们的决议如下：

全俄女工第一次大会宣布女工和无产阶级的一切问题没有特别不同的地方。各种自由都是跟着无产阶级全体状况的一个样子。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成功。

当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现在还是在于发展的时期，要用种种方法来发展和保护革命的功业，并且实施社会主义的建设，一切男女的工人，要变成革命军，为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出力。所以女子对于革命的运动，齐心协力，视为无上的天职。在国内或在前敌，或要执戈，或要做传播的事业。并且宣言推翻老式的家庭，抛弃一切奴役，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能够阻碍女工为共产主义奋斗。一方面废弃旧制度，一方面创造新经济制度。女工也很明白新制度，如社会支配，公共养育，公共食堂，非常活动，旧家庭完全消灭了。

因为家庭中要女子做种种奴隶，所以女子在职业上不能同男子平等；更不能占社会生活的利益，所以身心的发展都比不上男子。要救济女子这种祸害的法子，便要解放一切愚顽，提高他们的人格，同男子平等。头一样免了女子的家庭痛苦，便是有公共的食堂，由少数训练的女子执役，供给大多数的家庭。自从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俄国公共的食堂增加了许多，我们奥国也实行，不过数目还是不多。女工对于各种制度，常常要改良。现在已经没有革命以前的穷民院，只设立一种真正的平民院由男女工人管理。在彼得格拉的公共食堂最为发达。自从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概都用公共食堂，这就是表明人民都由市政厅发给粮食。在莫斯科一九一九年七日的布告已有公共食堂六百七十九所，而数目依然加增。

如果女子长此以往都是养儿理家，不独对于女子的运动，大有妨碍，就是经济一事也不能独立，长要倚靠男子。因为要供给儿女的生活，就不能不俯首帖耳于婚姻制度，有许多缘故，都是劫夺他们的自由独立。又因为要产生儿子，便惨受各种残酷的待遇。所以要女子独立自由，像男子一样，就不应该为个人的伙伴，要为社会伙伴，由社会供给儿童。在俄国现已实行这种制度。自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已经发令儿童由公共养育至十六岁为止。在莫斯科，彼得格拉和各大城市；儿童的费用，都由国家供给。女子真是摆脱了无限的痛苦。一切育婴院，幼稚园，儿童病院，休息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增加了许多。各种机关不像从前资本社会的假仁假义，现在完全由工人设施了。其中的专门家，医学家，教育家，都由无产阶级的父母延请。在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他们的衣履全由国家供给。各种教育机关都是免费的。还有一层，女子更欢喜的是私生子和婚生子的权利完全是平等的。

如果一个囚徒，完全不知道有自由的，也会找一个生机，虽然不知道怎样来打开监狱的门，也有人教导他了。虽然是女子受了几千年的专制，什么痛苦也惯受了。他们现在要同男子一样的社会生活，建设新制度，完全由自己处理各事，大多数的女子已经有了觉悟了。俄国因为农民大多数是愚蠢的，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容易设施，最重要的手续，便是实行传播。农工的女子都由苏维埃传播。社会部委员 Kolontay 同志说：

“农工女子的代表在苏维埃区域中分为队伍。他们协助来创造，考察，和管理婴儿院，家庭，幼稚园，小学校，公共食堂和厨房等，支配学校中的衣服和鞋帽，禁止儿童和妇女不正当的工作。”

现在俄国实在是由女子来建设新社会制度。而一切家庭和经济的痛苦，俄国的女子已经摆脱了，将来发达到什么程度，固然要俄国女子出力做去，但一方面也要靠着世界各国的女子来帮忙。如果俄国能够同外敌议和，全靠各国劳动界的协助。如果俄国能够实行女子解放的政策，我们一定知道俄国将来有很大的生机。

(二六) 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

山川均 著 陈望道 译

—

雄牛，握牢鼻环就很容易牵；民众，分散作一个个的个人也很容易治的。古来一切“人类驾驭人类”的政治，其实何尝有别的秘诀，只是预先驱遣人类到这最柔弱的一境——分散——然后加以统治罢了。

这条原则，在法国革命，资产阶级才上政治的威权阶级地位时，便被发现了。那以自由和民治为暗号的法国大革命宪法会议答复罢工劳动者哀诉时，就说，“监视市民利害的权利，全在国家手上。倘若同盟罢工，那便是结党营私，就是在国家里面建树国家，这种罪恶就非处死不可”。那废止“损害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各种制度”，树立“劳动自由”的宪法议会，也以“国家内部已经没有什么团体。除了个人特殊的利害和国家全体的利害，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中间的利害。从此以后，无论谁何，不许再以中间的利害鼓吹市民，以团体的利害离间市民”为理由，禁止了所有劳动者的团体。于是，劳动者在近代国家底下得到联合组织的权利，就异常艰难：在英国就至少要经过三十年劳动运动的赤手战，在法国就要费了八十年的惨淡经营。直到劳动者的团体——这国家里面的国家——备具不受压迫的实力时，那以民治和自由为原则的近代国家，方才在法律上认许他的存在。

但在现在，却有全然破坏了近代国家这一原则的政治新形式显见了。这就是“俄

罗斯社会主义的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这种政治，并不将人类离散作一个个的个人去统治他们；却将政治的基础筑在劳动者团体组织的上面。这种苏维埃政治或“无产阶级独裁政治”的政治组织，不但以生产者的团体组织为基础，却就踞在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根基上面，简直就是一种生产者的团体组织。他的活动，在多数派执政时，就有一部分成就了。

二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时，全俄只有三十万至四十万的工业劳动者，是联合的会员。而且那些联合，都是些熟练工组织的职业联合。在那专制时代，真正联合的行动又全被严重禁止；那些联合的事业，也就只干些救济疾病，伤残，失业等等的共济事务。职业共济联合，一面是于劳动界的贵族和普通劳动者团结有妨害；一面是于各种职业熟练工交互间的团结又有妨害的。所以劳动阶级的战斗力反而消失在这种联合运动上面，这样，政府自然很欢喜的。

在这专制时代的俄国，差不多全然没有有阶级意识的战斗的联合运动。这一半是因为政府和警察的压迫；一半也是因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化，尚是幼稚。便是资产阶级的支配，也同西欧有点差异；在欧洲诸先进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支配是混合在民治这种复杂政治组织里面的；在俄国，却还施行着极端的专制政治，新兴资产阶级虽然有时同专制政治媾通，却只是一时的利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组织。所以十月以前，民众革命运动总对向专制政治下攻击。就是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运动，重要分子虽然是工业劳动者，也并不是纯粹产业的革命运动，还是带着点政治的色彩。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以后，专制政治的束缚尽被扫荡；劳动阶级也就突然显出跳跃的气象。多年蓄积着的元气，一时迸发；在政治方面，就显出苏维埃的组织；在经济方面，就显出新联合运动。革命和革命结果所产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的色彩越鲜明，这些劳动阶级运动对于经济的革命的仰慕也就越发深厚，联合运动于是就渐次染上阶级的气息了。这就发生一种工厂委员的新联合运动，反抗那向来专门从事共济的行动那种保守的，排他的职业联合运动。这种工厂委员运动，他的起源同欧战时在英国发生的“工厂委员运动”（Shop Stewards Movement）并非一样。这种运动，在中央和布鲁西亚很有势力；多数派也很替他尽力。

工厂委员运动，就是劳动者要求管理产业的运动。因为三月革命纯粹是政治的革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丝毫没有增进，他们生产的产品依然要交给投机商人，让他们调弄那危害民众生活的把戏，所以劳动者，就趁革命之后各工厂的管理机关正在动摇的好机会，运动选举工厂委员参与产业管理。又因为斯哥佩兰组织国务院时，制定累进所

得税则，对于资本的利润课收十分税，为了资本家和银行家通同虚报的缘故，不曾有过什么效果；所以一九一七年夏期，彼得格兰的劳动者，就时常选出工厂委员要求管理生产、施行这种税法、保护劳动者和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又因为克伦斯奇临时政府底下，到处发生同盟罢工，劳动者的工钱虽然因此增加一点，生活的压迫虽然纾缓一点，但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同盟罢工却已经失了劳动阶级战争的效力，因为战争歇息，工厂没有从前那样出息，同盟罢工，资本家倒很欢迎。因为这样，劳动联合的运动就不再弄些劳动条件问题，却要干这经济根本改造，收回产业管理权在生产者自己手里的问题了。这种工厂委员运动，结果很好，劳动者的眼界竟因此很快地扩大起来，阶级的意识也竟因此很快地滋长起来，到了临时告终（一九一七年）从前职业的联合就全然消灭，全然成了产业的联合了。所以俄国的联合，现在虽然仍旧用这“职业联盟”的旧名，但在那时，俄国已经没有职业的联合，只有产业的联合了。那时约有三百万劳动者，组织在这种产业的联合里面；这些产业的联合，都归总在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

三

苏维埃政府极力要完成劳动联合的组织。现在俄国的劳动者，都是产业的联合的会员了。据英国下议院议员马弩大佐一九一九年十月调查的记述，那时俄国主要的职业联盟已经有二十九个，代表着二十九种产业。产业的分别是：

化学工业，都市劳动，浴室，军需品，木工，家庭劳动，铁路，造纸，制皮，卫生，艺术，金属，食品，印刷，农业，邮务和电报，理发，玻璃和陶器，粮食分配，金融机关，建筑，纤维业，运输，财政和课税，一般商业机关，被服，照相，制药，水上运输，教育。

这些职业联盟都以小地域为组织单位，集中于较大地域的委员会，再集中于全国的委员会。就工业劳动者说：职业联盟组织的单位，就是大小诸都市，这些同类的职业联盟集合起来就成一个地方委员会，这些地方委员会再集合起来，又就组成一个全国委员会。凡是同一产业的劳动者都照这样集中于三级的职业联盟。最后，更将这组织起来的三十个全国职业联盟全劳动阶级地集合起来，组成个最后的机关，这就是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统总着的劳动者，在去年七八月时，除兑基宁支配的瓦格洛那一部外，约有三百五十万人。

莫斯科的旧贵族院，现已成为全俄职业联盟的本部，称为“劳动厅”。厅前有大理石的石阶，石阶上去，就是长方形的一间大房间，这大房间怕就是俄国最大的一间大房间。房间两边，大理石支着檐头；后面是很广的散步场。从前兹亚往莫斯科时，差

不多总在这里大开宴会。如今这被宝玉的光闪惯了的大房间，变成劳动者的聚合所了。内面可容三四千人，壁上已经去了旧装饰，换上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徽章和各种职业同盟的徽章；从前竖着拿破仑时代俄国将军像的地方，也已竖着迦尔·马克思和尼古拉·列宁的半身像了。

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干事梅尔尼姜斯奇，就是革命前做过六年多政治亡命者，在美国营过铁工生活的人。

四

俄国劳动联合和别国劳动联合很有不同的处所。劳动联合原是劳动者阶级的组织；一面是对资本阶级战斗的机关，同时又是替代现今生产组织的新生产组织的萌芽。所以现今各国的劳动联合，都以战争为要务；新的生产组织不过是在这战争里有点滋长萌芽罢了。然而俄国这种劳动联合，却已经不是战斗的机关，却已是新经济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就是他重要的基础。

这种劳动联合的职分的变迁，已经呈现在对于同盟罢工的观念上面。在资本制度底下，罢工是劳动者防护自己权利的手段，所以违背罢工，便被看作劳动阶级的叛徒，但在俄国，却反将同盟罢工的，看作劳动阶级的叛徒，联盟罢工和同盟懒工（Sabotage）却已成为资本家方面的学者和专门技术家反抗劳动政治的武器，而且几乎没有这等事了。至少，属于什么职业联盟的筋肉劳动者和头脑劳动者，已经将同盟罢工认作反抗劳动阶级而且是毫无益处的手段；因为决定一切劳动条件的权力，已经操在劳动联合自己手里了。决定一切劳动条件的最高机关，是劳动人民委员（劳动部）；这劳动人民委员，全然组织在职业联盟的基础上面。劳动人民委员的委员长，从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举出；委员九名，内中五名从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举出。其余四名虽然从人民委员会（就是国务会议）选任；职业联盟认为必要时，也可以抗议这选任。这样看来，决定劳动条件的最高机关，不已经是劳动联合的代表占着决定的多数了吗？凡是关于劳动条件的法律，都先由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会议决，经过劳动人民委员会批准，才公布大众，作为法律。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底下，有许多工厂委员会选举出的专任委员会，或是担任估定工钱率，或是担任分配劳动，或是担任疾病和别的危险事情，或是担当劳工教育，或是担当娱乐的设备。这些委员会的调查，经过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的议决就成为法律案，再经劳动人民委员会批准，就是法律。

这样说来，劳动人民委员不是同劳动部一样吗？这却不然，他的职分很有差异：他不但担当着劳动交易所、工厂监督官、劳动保险等职务，并且兼任着属于议会的职务，又且兼任着现今劳动联合经营着的种种职务。

五

俄国大工厂，现在已经有十分之九收入归国有；这些国有工厂，都已依据一九一八年三月份制定的“国有事业管理条例”经营了。依这条例，国有事业中央管理部，可以选任技术主任和管理主任到各工厂。纯粹关于技术的事件，技术主任有处理的全权；不过对于他那决定，工厂委员也得向中央管理部上诉。

生产技术事件之外的一切管理权，都操在管理主任之下的管理经济委员会；这委员会，对于生产技术事件，只得提出忠告。这管理经济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1）事务劳动者的代表，（2）下级事务员的代表，（3）技师及商务上级职员的代表，（4）管理主任，（5）职业联盟地方委员会（从各种职业联盟选出的委员会）的代表，（6）那工厂一类产业的职业联盟的代表，（7）国民经济地方委员会的代表，（8）利害有关的劳动消费联合的代表，（9）那地方的农民委员会的代表。劳动者和下级事务员可以占这会全体人员的半数。

国有事业中央管理部里面，劳动者有直接的和通过劳动联合间接的两重代表。因为中央管理部，系由下列代表组织：三分之一是该产业的劳动者和事务员的代表；又三分之一是无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机关和团体（就是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全俄劳动者消费联合委员会，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余外三分之一就是学术上的团体，技师和上级商业职员，民主的全俄团体（各种全俄大会的执行委员会，赡养联合，农民委员会）的代表。

还未国有化的工厂，他的产业管理权，都依据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劳动者产业管理法”，由事务劳动者全体执掌。执掌这管理权的机关就是工厂委员。

同时又在主要城市，省份，或工业区域，由（1）职业联盟的代表，（2）各种工厂工厂委员会的代表，（3）劳动者消费联合的代表，组织地方管理委员会。厂主有不服工厂委员决定的事件时，得于三日以内，向地方管理委员会上诉。这类地方管理委员会上面，更有全俄劳动者产业管理委员会，为产业管理最高的机关。这全俄委员会，是下列这些人员名额组成：（1）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五名，（2）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代表五名，全俄劳动者消费联合执行委员会代表两名，（3）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五名，（4）全俄农工联合代表两名，（5）全国各种职业联盟代表（联合员在十万以内的，一名；十万以外的，两名；彼得格拉职业联盟委员会两名）。

六

劳动联合在俄国经济组织里面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看到这里总已知道一个大概

了。以下请跟凭据威廉哥德的记述，将俄国劳动者在这新组织的下劳动的劳动条件，约略说一说。

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常常内外受敌。外面有联合国的经济封锁，胁迫全国民众的生活；内面又有许多凭着联合国的军饷和军需品作战的反革命军，几乎把煤炭的和洋油的等工业的生命，全然夺去了。苏维埃政府，于是没办法只得将他的全力倾倒在军事上面，叫大部分的国有工厂专门制造军需品。但虽有这样的胁迫，俄罗斯社会主义的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却还不就失了生命；只此能够生存继续这一点，也可算是历史上的奇迹了。现在形势，仍然没有什么大变化。俄国处于这种形势之下，新社会的建设和创造自然异常艰难；我们对于他的成绩，自然只好打个相当的折扣，论断他。又，俄国现今尚在建设途中，情况是时时刻刻变动的；以下所述劳动条件，所根据的是去年七、八月哥德在莫斯科的记录，后来总已有些变动了。

先从劳动时间说：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是八时间，事务员是六时间；但在矿山和煤气等有碍卫生的职业，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只是六时间。烟工厂，现在是七时间。当时国民生活很危险，所以每天做两时间例外劳动，法律也不禁止。例外劳动，报酬是普通的一倍半。夜工只准七时间；绝对不准女人和少年加入。

劳动者的最低年龄，也因为要增加生产的缘故，只得定作十六岁。从十六岁到十八岁，每天劳动六时间，不许跟做例外劳动。这种少年劳动者，和大人做同类劳动时，不拘能率怎样，都有大人同一的报酬；所以少年劳动六时间，就有大人八时间的报酬。其余两时间，需往特为少年劳动者设立的学校里去读书；那学校归工厂委员管理。当时因为战争，一时也曾经允许十四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少年每天劳动四时间；可也只得准做不碍卫生的劳动。

全体劳动者，在每星期的土曜日和日曜日中间，都有接连休息四十二时间的权利。又每劳动一年，就有休养一个月，报酬仍旧完全给予的权利；不过因为战争的缘故，凡是不碍卫生的职业，当时都减到两星期了。

劳动报酬，前面已经说过，先由各产业的职业联盟立案，次由全俄职业联盟委员会酌量各产业间的情形决定他，最后交由劳动人民委员批准。各职业联盟全国委员的报酬委员会，时时应着生活费的变动，将报酬率修正。

七

当时，普通劳动者每月最低报酬是六百卢布（一卢布约合中币四角），最高是三千卢布；这最低、最高的距离，每修正一次总使报酬率更接近一点，这已经成为经常的方针。所以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实施的改正报酬表，就是最低一千二百卢布，最高四

千八百卢布。只是当时招聘必须的专门技师，仍可由人民委员设置的特别委员会决议，给予三千卢布以上的报酬。这是召集反对社会主义的专门学者来协力做事，一种暂时救急的方法。巴里脱的报告也说，“列宁一年不过得到报酬一千八百弗，某专门家却于一年内得到薪俸四万八千弗。这种法外的事实，完全因为信奉社会主义的原则需依从政府所定工钱率，但必须请非共产主义者来协力时，却可照他要求给酬这个原则发生的”。

现在俄国，还是照劳动的种类，决定报酬的差等。所以报酬的竞争，还是个劳动的诱感品。但同时，对于同一种类的劳动，同一阶级的劳动，已经给付同一的报酬，所以在同一阶级劳动者交互间，可是已经没有竞争报酬的事了。对于这点的结果，哥德的观察如下：“报酬率是照劳动者在他工作上所用的智力分出类来，依类分别给酬的。现在因为最低工价和职业确实已有确实的保障，面包的竞争便已消灭，留着的只有工作兴趣的竞争了。又因为有修养和研究的机会，可以促进劳动者的进步；劳动者现在刻刻进步，时时从现在阶级跳入上级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结果，不但不致埋灭发明力，发明力反可因此激发，隐伏的才能因此开展”。

劳动保险，包含劳动者的疾病，虚弱，失职，伤害，养老，分娩等项。伤害，分娩，以及因此全然不能劳动者，统给予全额的报酬（分娩时，产前产后各给予八星期的全额报酬）。残废的，依其轻重酌量给酬。

不能劳动者，虚弱者，年老者的年金，依据地方和职业分别给予；要医治时增给。一切工厂劳动者一到五十岁就可以支取养老年金。干别的轻易职业的已上六十岁时，如果通过特别委员会的决议，也可支取养老年金，这时，委员会倘若认为还有五成以上的精力，那也还需从事职业，必须认为五成以下，就可以支取全额养老年金，安心退隐。但这是因为人员缺乏，一时无可奈何的规定。

对于这种保险，劳动者毫不需分批交款：保险基金，在国有工厂，由国家支付报酬额中提取百分之二十五；在私有工厂，由厂主支付工钱额中提取百分之二十分积成。但在有碍卫生的职业，公积金的比率比这样还要高。

工厂监督都是劳动者自己。职业联盟，特为这目的，设施必须的教育，使劳动者不致胡乱选举。

劳动者的分配，也由劳动人民委员监督着职业联盟选出“登录和分配委员”管理。这委员会掌执登录全体劳动者的事件，工厂要用劳动者，都要经过这委员会的手，由他分配。但技师和其他例外劳动者，为便宜起见，得由各工厂自由招聘。不过入了工厂，也需到委员会登录。

这样，劳动人民委员完全管理着劳动市场，职业的竞争，工钱的竞争，便绝对地

消灭了。

八

俄国劳动者固然通过劳动联合管理着产业，掌握着一切劳动条件；同时也还通过劳动联合左右着政治。劳动联合原是生产者的组织；这一点是同俄国社会组织约略相同的。可是苏维埃这一中央和地方政治机关选举的根底，却就是劳动团体。俄国的社会组织，原则上全体人民都需做一种有益社会的劳动。在一点看来，可以说全体人民都是生产者，也就都是消费者。又凡生产者都需隶属在一个劳动联合。因此，俄国的劳动联合，也就可以说是全体人们社会生活中生产者一种资格的代表。又凡劳动联合，在生产的行动一个范围内，差不多完全有自治权。在一点下，又不妨说是工团主义的表现。

但俄国社会组织，却又在生产组织以外，认许一种政治组织，这点却同工团主义不同。在生产组织和政治组织对峙这一点上看来，俄国的社会组织又像是近于几尔特社会主义的原则。但不必就同几尔特社会主义一般，将政治组织看作社会生活中消费者一种资格的代表，同生产组织相对抗。他们采用了几尔特社会主义那般以一般的投票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却又避去了那般“议会主义”的堕落。几尔特社会主义那般把一个人有时当做生产者，有时当作消费者，势必至于一个人自己同自己相对抗，或将相对抗；俄国的组织却不认为这两性质一定要对峙，却是认全体人民都是生产者，也且都是消费者。现在他们主张将苏维埃的政治组织和那最高机关的人民委员的职分逐渐减少，逐渐归入经济组织最高机关的公共经济最高（和地方）委员会的职分里去。这样，便可知道俄国的社会组织，不一定将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代表生产者资格的人和消费者资格的人，教他们两相对峙；却全是将全体人们看作一面是生产者一面就是消费者的不可分的人格，不过社会的活动的机关不是一个罢了。

这样，一切生产者同时就是消费者了；但在从来的社会组织，一切消费者却不一定就是生产者。俄国现在，就是从这一切消费者不一定就是生产者的社会状况，进到一切消费者原则上就是生产者的社会状况中间的过渡期。因此，俄国现在，选到政治机关苏维埃做代表的资格，都不是消费者的资格，都是生产者的资格。既是生产者，自然隶属在一个生产团体（联合），所以实际上就是隶属什么劳动团体的，才有选举资格。这种苏维埃选举制，形式上也同现今选举制度一样，依据地理的选举区；但实质上可是非常的差异，一切选举都是选举区域内劳动团体选举的，换句话，不是一个个的民众参与政治，是全体人们合成的生产者团体参与的。俄国社会组织的理想，不是“人类驾驭人类”，是“人类驾驭物品”。所以迫压到最柔弱的一境再去统治的事，已

经失了价值，却需扶持到最强的一境，使他们能够刚强勇猛地统治物品了。

九

所以，俄国的社会组织上面生产者团体的劳动联合，一面是经济上的组织，一面便又是决定政治组织最重要的分子。这种选举方法组成的政治机关，实际上有什么特长呢？非理浦·白拉斯评判说：

“苏维埃组织，实际立法者很是同人民密切的。这不是什么理论，是在事实上，人民自己替自己在那里立法，可以证明的。但苏维埃组织，却同时还能够开拓那反对方面的交互作用：最外一圈的分子也有相当的影响及到圆心；圆心也可以通过苏维埃给影响与周边的分子。这种苏维埃的制度，便是人民委员一切很微细的行动，各地方苏维埃也有机会可以照他那地方的情状评判他，解释他。……便是高加索的牧羊者，乌拉儿的哥萨克，叶尼塞河畔的渔夫，也可以列席全俄大会。大会认为原则的法律，也不至于像忒松或忒紧的钢箍，不过算是各个苏维埃赖以取决自治必须行动的工具罢了。……”

然而评判俄国政治组织的优劣，现在尚非其时。现在只要知道俄国劳动联合是构成政治机关根本的要素，这就满足了。

总之，俄国的社会组织，现在还在建设和创造。不管他结果怎样，总之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实验。人类究竟能够意识怎么一点历史的必然，能够靠着意识挽回怎么一点自己的命运？这是社会上最高的问题，俄国建设的实验就会答复我们的。要是妨害这历史的实验，那便是诅咒全人类的命运。

（二七）俄国的社会教育

震瀛译 *Soviet Russia*

列宁的妻子 Krupskaya 是社会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下列的布告：

“俄国在大战以前，有八成半没有教育的人民。小学教育的状况，可为浩叹。苏维埃俄罗斯赶紧实施教育，不独对于少年人，就是成年的人也要开始或成就他们的教育。社会民众群趋于科学。自从革命以后，每个工厂都有俱乐部，图书馆和学校。不要等

到有知识的人来兴办，他们自己便创造许多大事业了。现在全国人民都渴望教育；农民拿公地和房屋来做图书馆，民居和学校。一年前全俄社会教育大会，到会者有六百代表。而一切军务局，工团，共产党，少年共产党，协助社，全有社会教育的设施。事实上建设许多小学校，中学校，平民大学，集会，阅报室，图书馆，俱乐部，民居，博物院，游戏场，旅行团，并预备农人来城居住的房屋。现在决议在城市中两年为限，乡村中以四年为限，不要有一个不识字的。教育部已拨款四十五万万为经费。这种计划，虽然经历许多困难，幸而常常都有进步。各处不识字的人都报名入学，班数很多。而反对者，也设种种方法来勉励他入学，不管是老，是幼，是男，是女，都要读书识字了。最有进步的地方，如彼得格勒、莫斯科。谭波夫，Tambov 等处，Cherepovetz 省更觉有进步：该省本来预定建设学校一万所，现在已有六千所了。谭波夫省有四万八千人从前是不识字的，已于五月一日毕业了。现在已经有四十八所平民大学教育高等人才。在乡村中的阅报室，有几种杂志是大声念出来给人民听的。图书馆的组织，废弃从前陈腐的书籍，购置各种新书。学校中有图书一科，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共有一万一千零九十五所图书馆，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据社会教育部布告，已有二万五千五百所；而协助社，工团，军营，政治机关等的图书馆又不在此数内。现在至少也有十万所俱乐部。有许多是附设在民居里头，陈设有剧场，会场，音乐队等。荷马尔 Homel 省已有六十所民居，预备农民到城居住的，内有床铺等件，并可以质问农务和政治各种问题，另设专门机关来解释。城市和村落联络日多。电话可以联络各城，乡村也可以得有消息，各种杂志有传播机关用专车船等，运送到乡村中，什么电影戏，小册子，图书册，都由车船带来，委员又派代表讲解城中的状况。社会教育，日有进步。最偏僻的村乡，都有集会报纸等传播。俄国的功业不久便可以远驾各国，工人有很大的希望咧”。

（二八）劳农俄国的农业制度

周佛海

我们研究新俄国的建设的人，主要需注意的，就是俄国土地问题，因为：第一，

俄国是个农业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要研究劳农制度的基础稳固与否，及他的前途怎样；需先研究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怎样。二，中国也是个农业国，将来于社会革命后，主要遇着的难问题，也有就是土地问题；所以现在把他研究一下，也可以作我们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鉴。但是要把他这个制度介绍给一般人，有两种困难：若是具体的把他的条文一一写出，反叫阅者摸不着头脑；若是太抽象的介绍，又不能使他们明白内里的内容，我现以日本《社会主义研究》的十一月为基础参酌 *William T. Goode's Bokhevism at Work* 及 *Crntonelli's Bokhevik Rnssia* 两书，用统系的叙述，把他的大要述于下：

一 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劳农政府，已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及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布告，废止了土地的私有权，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谓废止土地私有权的，不过把贵族及大地主的土地没收起来，使归从各地方农民所选出来的土地委员会；至于属于注册的哥萨克的兵士及农民的地，不在这个没收范围内；对于农民自己从来私用土地的事没有触着，因为就原则说，虽然是把一切的土地，归全体社会所有，而农民还是照原样有使用土地的权利；所以事实上对于小农的土地所有上，没有什么变化，照这样从皇族，贵族僧侣教会及大地主所没收的土地，都收归国有，为民国保存地（National land reservl），这个里面，一部分分配给农民，一部分用别的方法来管理，这些保存地，一九一八年总计全国属于劳农政府的二十二地方，共有一千五百八十六台莎听（Dessetine）其中的一千二百八十万台莎听，分给了农民所余的只有三百万台莎听，

但是这些土地，用什么比例来分配给农民的呢？他们是看农民的家族，用自己的劳力能耕种多少，就照着这个分配的，不准雇人来耕，一定要用自己的劳力，至于分配给农民的土地的面积，因为地方的状况及土壤的性质而异的，假设若有些地方，人多地少，不足分配的，则由农业人民委员（People's lommisany of agricultme）使这地方的人民，一部分移向土地丰富的地方，这样土地的分配，于一九一九年七八月间还在进行，政府派五千多测量队赴全国各地调查，当时莎挪妥夫（Saratov）及亚斯特挪汗（Aatrakhan）二省，已分配完了。

二 所有权的形式

既把土地分给农民，那么，土地不是就归农民所有了吗？他的所有权，不是像以前贵族大地主等的土地所有权一样吗？这却不然；他的原则，是给予农民不雇别人，用自己的劳力能够耕种这样多的土地，所以没有把土地他本身的所有权给予农民，不

过只把他的使用权给予农民，设若农民因为什么理由，不能耕种时，土地当然就不是他的，而归国家了，但是农民设若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传给子孙，是可以的；不过假设若不传，还是复归国家。

但是这样的土地分配，就原则说，虽然不是承认土地他本身的所有权，但是实际上却和土地私有没有什么不同，劳农政府不是以土地的社会化为目的的吗？为什么还用这个分配方法，致使土地私有的结果呢？这是因为俄国的农民，知识迟，眼界小，多年所希望的，就是土地的所有，假设若不满足他们的这个希望，他们即刻就会要闹起乱子来的，劳农政府因为要得他们的支持，所以不能即刻实行土地社会化，而取这个土地分配的政策，因为劳农政府的根本方针，不是以强制实行社会主义为原则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把土地社会化的理想完全抛弃的，他们还是尽力向着这方面前进，不信试看下面的记述。

三 农业的社会化

劳农政府实现农业社会化的手段，并不是强制的，乃是专由宣传的力，他一方面实际上实现农业社会化，一方面则于一九一八年的前半，用劳农政府的直辖地，及农业共产团（Agricnlnral Commune）的组织，促进农业经济上的集产的组织，当做实例，给农民看，一九一八年八月，农业人民委员舍乃达（Sereda）发出农业共产团的组织的布告；同年十一月二日政府发布了创设一千万卢布的基本金，以借给农业共产团及别的农业的集合的经营的律，他的结果就是同年的末季，除掉劳农政府直营地（当时的面积，有了三百多万台莎听，）以外，成立了五百个农业共产团，又有几个农村，实行了村落所有地的集合的耕作。

但是这些工夫，乃是向着农业社会化方面前进的预备工夫，此时没有统一，作业时，欠精密的计划，所以政府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召集“贫穷农民的乡村代表及农业共产团的委员的全俄大会（An All-Russian Congress of the mral Committees of poor peasants and of the Agricnlnral Commune），这个会才制成关于土地的社会化的基础律。

以这个律案为基础，人民委员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用着“关于移向社会主义的土地组织及社会主义的农业的手段布告”的名发布了最重要且最广泛的律，劳农共和国的土地社会化的根本政策，于此确立。这个布告现在还是有效的，他的要点如下。

四 劳农政府直营地（Soviet estates）

这个布告，以一切土地为国民的保存地，属于该管区域的人民委员及地方劳农机

关的管理，这个布告，力说大规模的劳农政府有直营地，农业共产团，集合的耕作（Collective tillage）及别的地面的土地集合利用的必要。这个布告不规定当时没有分配给各家族的土地，例如在实行集合经营及集合耕作的土地；或正要行的土地；以及有农村工业，试验场，试验农场，及别的农事教育事业的设备的土地；除了非常的时候，不准移归个人的私用。

置于社会主义的组织之下的土地的经营，在农业人民委员的监督之下，由县及地方的土地局来行，这个土地局，是由人民委员的代表，该地方种种劳动团体及农民团体的代表而成的。

据布告说，则劳农政府直营地，当做模范的土地经营一方实现最大限度的生产力，一方则给集合的农业的利益的经验与农民看，所以直营地，成为给附近地方的农民以农事教育的中心。所以布告特从国民保存地里面，选出下述的土地为直营地：从来在私人经营之下的大土地；有谷仓，果树园，及葡萄园内的土地；有茶、烟、甜菜园，及复杂化学农业上的设备（牛油制造所，路，农业，制粉所，酿造场）的土地；行着进步的畜产业的土地；有像农具修理所这样的农村工业的土地，以及可以当做养鱼场使用的池及湖等：都归直营地，内不分配给农民。

该布告又规定于直营地设试验场，试验农场，农业上的讲演及展览会，农业学校，图书，博物馆，戏院，及别的教化的设备。

直营地属于农业人民委员的管辖，各地方的事务，由特于直营地设的地方委员会来执行，直营地技术上和管理上的事务，由农业人民委员及地方委员会选任的专门家委员而行。而关于经营的内部事项，劳动者的经济卫生上的事件，则由直营地的劳动者选出的劳动委员会来决定及监督。直营地的劳动者，都是直接国家的劳动者，他们的工钱率，是由劳动组合决定，经农业人民委员的同意而定的。

该布告最后又规定因为要与邻接地的小农以物质上的帮助，直营地需于其地域内设家畜病院，改良地方的道路，组织给农业上的帮助的机关，又需和邻接地的农民保密接的接触而行动。

以这个布告为基础的直营地，一九一九年七八月的时候，总计约一千四百处，各处的面积不同，大概都是四百台莎听到八百台莎听。该年末的时候，直营地的总面积，约一万台莎听，一九二四年中，他们计划要增加两倍。

五 农业共产团

除掉直营地，劳农政府拿来做农业社会化的手段；拿来做集合耕作的模范；并且拿来表示集合耕作的利益的；就是农业共产团。这个团体的组织怎样？经营怎样？据

该布告，则以为“农业共产团是以土地的共有，及其集合的耕作，并且共产地使用他的生产物为基础的农业生产者的任意的团体”。至于这个团体的土地，或由属于这个团体的各家族，把从来各自所有的土地拿起来；或从国民保存地内面，由土地局借与的土地而成的。又其附属财产，（农具，肥料，小屋，及其他与农业直接必要的设备）。也是一样，或从属于这个共产团的各家族，把从来各在耕作土地时使用的附属财产拿起来，或从土地局借贷，从国民保存地借土地的时候，大概多是和这个土地的被没收的附属财产一起借。

农业共产团，需在农业人民委员的监督之下，依据土地局所定的一定的作业计划和规定而经营。又共产团的内部，除了常任有薪的专门家，及收获时或别的紧急的时候所雇的劳动者以外，不许使用一切雇佣劳动者。

又各共产团的一切管理，技术上，经济上，卫生上的事务，由团员互选的委员会执行。有薪的专门家及临时雇佣的劳动者，各就其事可以陈述意见；但是不能参加委员会的票决。又邻近的直营地的地方委员会，可以使其代表列席共产团的委员会。这个时候，共产团也有派代表赴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

共产团的生产物，（一）除了本团自己要用的分量以外，其剩余的；（二）则交给人民委员的供给事务当局者，以为借的钱，农具，人造肥料，及为共产团的经济的改良而行的有用的设施的代偿。

共产团有对于邻近农村人民，行教育的事业，及对于农村的放账者而保护及援助小农的义务。

因为经营的便宜上，可合两个以上的邻近的共产团为一；又散在的共产团之间，需组织共产团联合（Union of Communes）。

农业共产团，是任意自由的土地共产团，所以无论何时，都可以由团员的多数决而解散，又共产团的经营，不生产的时候，人民委员会可以命他解散。

由战线回来的劳动者，组织了很多农业共产团，又在都会失业的工人；从战线归来时，从来的所有地已失掉了的农民；及没有可以独立为自作农这样多的土地的半农半工的劳动者，大家都踊跃地组织农业共产团。所以一九一八年的夏季，已有了五百个。但是只经过一年的光景，一九一九年的夏季，已有了五千多个。于是开了属于这些农业共产团的农民的全俄会议。

六 集合的耕作

除掉直营地及农业共产团之外，实行农业社会化的手段，还有一种叫做集合的耕作（Collective tillage）。据布告的规定，则集合的耕作，也可以说是部分的农业共产团

(Partial agricultural Commune)，或不完全的农业共产团 (Imperfect agricultural Commune)；因为他只是在一定的土地内，尽各自所有的附属财产，来集合的应用。所以集合的耕作，既可由村民全体的同意一村全体而行；也可由一部村民的决议，在一村落中的一部分而行。该布告特奖励于村落的共有地，还没分配给各家族的地面，及虽为个人的所有地，而因为什么原因，不能耕作，当时又不能利用为直营地，又不能利用为农业共产团的地面，实行集合的耕作。

集合的耕作的分子，组织协会及组合，平等地共同劳动，集合耕作的内部，除了紧急时所雇的临时劳动者以外，不许雇佣劳动者。临时被雇者，对于组合事业，有进言的权利，又本人希望的，可以为完全的组合员。

集合耕作，虽是以各使用组合员各自的附属财产为原则，但是于必要时，也可以从组合员中的富裕的，有着必要以上的剩余附属财产的人，有偿或无偿地把他收用起来，供组合的专用，又可以由土地借附属财产。

组合员各有运一定量的肥料往集合耕作地的义务。又于组合员的捐助及年年从收获中除下的款项以外，需设播于集合耕作地的种子的基本金及人工肥沃法的基本金。

至于集合耕作地的生产物，一部分拿来用着种子，共有家畜的饲料，肥料，及买或修理农具的费用，剩余的分配给组合员以一定的额。其余的则交人民委员的供给事务的当局者，从土地局借来的资本金，也由这个收入里面取出偿还，租税也是一样。

我现在怕读者把农业共产团及集合耕作地还弄不清楚，再加一点说明。就是农业共产团的团员，只是耕作共产团的共有土地，私人已没有土地可耕，而集合耕作组合的组合员，则一方面和人家共同耕作集合耕作的；一方面自己还有私人的土地耕作。我们中国有些乡村的公共地，或一氏族的共有地，也有由那一乡，那一氏族的农民共同耕作的。这也仿佛俄国现在集合的耕作，因为农民一方面共同耕作公地，一方面则自己耕作自己的所有地。

现在再转到本文，农民的一部或全村，一方面应用集合的耕作，同时也可以把附属财产及农业用的家畜，渐次移归集合的所有。关于集合耕作组合一切的经营，由组合员内里选出的委员会行。

七 农业的改良

据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日布告所设的一千万卢布的基本金，由次年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布告，统一借出的方法等件。该基本金，由人民委员的代表，消费组合人民的代表，及农业共产国的代表所组织的中央委员会管理。地方则有与此同性质的地方委员会，以处理其事务，又这个基本金，因为借出的收回，及新把政府的收入，

编入这个基本金两方法，不断地填补，决无减少缺乏之忧。

基本金也有就用货币借出去的；也有用种子，农具，肥料，农具修理所，及其他近代的农业所必须的物品及设备借出的农业共产团，集合耕作组合，及别的农业团体，都可以借这个基本金。这个基本金借出去，是不要利息的。但过了偿还期以后，则每月征收原款的百分之一。又借基本金时，需遵守土地局以促进农业生产力为目的而定的规则。

因为要把农业共产团，集合耕作地及一般农业变为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集合的耕作，人民委员发了几个布告；其中的一个，就是农事教育及农业上的知识怎么用的国民化——国营。农业教育已于一九一八年中归国营，公开给一般农民，无论哪个，不要学费可得农业教育的机会。试验农场已由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二日的布告，归为国有，全国农村的各处，都有农业试验场。这些试验场，努力普及种子的改良，家畜饲养及畜种的改良，家禽及马的饲养和改良，以及一般农业上的改良和知识。又他们不独和农业共产团及集合的耕作地，并且和一般的农民不断地接触，一般农民也渐渐知道了近世的农业技术的价值，进而求这些机关的帮助。

又据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的布告，把受了农业教育的专门技术家及有实际经验的专门家，都由农业人民委员注了册。农业人民委员，有经各地方的土地委员，应着各地方的需要，派遣他们的权能。这个布告的结果，同年三月二十日，劳农政府所属的地方的农业专门家，都有了社会的职务。于是这些专门技术，已不是私人的职业，而为供给社会全体的必要的职务。

总而言之：普及农业上的知识；促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各种必要的援助给农民的，乃是农业人民委员的任务的大部分。而他有力的机关，在各地地方，就是由农民选出的土地委员会。种子的供给，虽为食粮供给管理部的任务，而其分配，还是由土地委员执行。

又讲一切的手段以启发农民知识，例如农业人民委员，于发行农业上的定期刊行物，送往全国各农村以外，又发行说明农业上一切的知识的小册送往各农村。

八 森林的经营

森林虽然不是直接的农业，然而与农业很有关系的，所以他的经营法，我们不可忽略过去。现在把他略述一下。

俄国森林地带从来是很广大的，现在占有一千五百万台莎听的地面。革命以前，其中的一千万台莎听，为皇室的所有，剩下的五百万台莎听为人民私产。现在已全归国有，由国家来经营。

全部森林一般的经营，是使用二千人的测量队及三千有经验的樵夫，已于计划设定后，着手开拓了。但是一般农民，不能参与森林经营；因为劳农政府不独以森林的开拓，当做国家的重要资源，并且材木的需要现在已是非常之急了。

关于森林经营，现在已组织了作业组合（Artek），政府已承认了。又无论哪一国的人民只要以公民的资格在国内留住，或有留住的意思的，都给予其开拓森林的权利。现在外国的移住民（Colonist），已在为劳农政府的理想的共同组织下面，要着手大规模地办起来了。

九 农业社国化的手段

照这样社会化的农业的地面，与全体的土地比较起来，虽然还是最小的一部分，但是土地及农业的社会化，因为人民委员的异常的努力，已在种种的形式下面，着着前进起来，但是这里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方法，完全是宣传和教育绝没有用什么强制力。列宁关于农业的问题道：“没有和只想以强制而改中产农民的经济关系一样大的错误，我们关于农民经济的布告，其实质实在是不错的……但是把他强制地施于农民，那就错了。我们需说服他们，需以实例说服他们”。列宁的农业政策，和他一般政治的根本原则是一样的。他对于积极的反革命行动，虽然是以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取严酷的手段，而对于民众，则不信强制的力，而信说服的力，劳农政府的原则，不是只使民由，不使民知，他们，是尽力使民众多知。他们相信自己的主张和纲领是对的，但是民众设若不容认，这只是民众还不知道，设若民众一知道，他们一定要占胜利的。对于农业政策，也是一样。他们相信集合的，社会主义的农业比个人的小规模的农业，技术上要好些。所以他们相信由事实上的实例来表明这个好处，是使农业社会化的最有效的手段。

农业人民委员舍乃达（Sereda）对英人顾特（Willierm Goode）道：“我们相信农业生产的增加，最可以土地的集合经营而实现。但是我们不以土地的强制的社会化来实行他。我们对于各个生产者，不强制他们行集合的生产。我们对于农民，特别地尊重他们的自由；所以对于土地委员及别的劳农政府的各机关，训令他们不能因为使农民行集合的生产，对于任何农民加以压迫。我们相信至于集合的生产者，确信集合的生产方法有利，自觉地来实行的时候，才有价值。……”舍乃达对兰孙（Ransome），也曾说农业共产团，绝不是强制的；不过是由实例而宣传共产的经营的思想的手段，使农民知道共产的劳动的利益，及采用这个制度，可由土地得更多的收获。

十 农民的态度

劳农政府对于农民的处置，已如上述。但是农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怎样呢？这个差

不多是劳农政府的死活问题，很有研究的必要。俄国现在最困难的问题，不是粮食缺乏吗？粮食怎样得缺乏的？就是因为农民隐匿着粮食不肯卖出来供给都会的人。我记得列宁对人说道：“农民的经济状态，比革命以前要好得多，而他们对于我们还不满，不肯拿谷出来，真是无法”（这些话记不清楚是对谁说的。就是上面所引的，也不过是大意）。从这里看起来，农民对于政府是反对的了。据顾德的记载，则以为全国农民的三分之一，是政府的支持者；其余的三分之二的大半，是颂扬现制度，希望他成功的。但是反对他的是哪一部分呢？顾德于他著的 *Bokhevisnr at work* 第八章内面，有一段很说得清楚，现在把他译在下面，作这篇的结论。

“农民的态度，可分为富裕者，中产者及贫农的三种。富裕的农民，对于劳农政府的政策和布告，都有敌意。因为政府保护贫困农民的布告一出，富裕的农民就要更受害。又生产物的价格规定的结果，富裕农民比穷困农民还要受损失，他们不能安心等到价格昂贵，以进行投机事业。所以恨政府的政策。政府对于中等阶级农民的政策，常是温和协同的。农民问题中最重要，就是处置这个要素。贫困的农民怎样？原来俄国的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是非常神经过敏的。他们于十月革命后，才能获得土地。他们知道各地方白军一占优势，虽然是一时的，劳农政府的实权一颠覆，旧地主的特权一定要恢复。所以他们已渐渐地实行起集合的生产方法，于赤军通过时，供给粮食以助之，他们知道他们的利害，是和维持劳农政府的权力有密接的关系的……”

一九二〇，十一，二十八

海属社会面面观

朱仲琴

(一) 序言

海属总东海灌云沭阳赣榆四县而言，前清属海州，民国成立以后，属徐海道；现在的社会状况，也和前清差不多；老实说一句，可算是黑暗社会，可算是一般黑暗社会的代表；我生在这个社会里，欲哭无声！但我虽然很抱悲观，断不忍袖手旁观，听他堕落，我很愿本着光明正大爱世努力的精神去改造他。我下笔做这篇文字，也并不是有意嘲骂海属社会。只愿有志青年，闻风兴起，与我同表决心，“努力！”“奋斗！”战胜社会的黑暗部分，把社会全体，引向光明那条路上去罢了。

(二) 劳动状况

我所述的劳动状况，大都是被压迫而又黑暗的状况，因为一般劳动者，多被资本主义所屈服，不得不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各种事业，既被资本家把持，劳动者的生活，遂为资本家所操纵。所以劳动者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最为可怜，对于生产事业，直无管理余地。并且被资本家虐待，同牛马一样。

在资本家势力以下受压迫最到极度的，就是劳农劳工，其次便是人力车夫及一般寄人篱下的仆役。我把他分述在下面：

(甲) 劳农——乡村农民，生活极为简陋。且因乡村土地，大半被资本家的地主所占有，所以农人工作的出品（指小农而言），都只饱资本家的贪欲，终年勤苦，仍然不够满足自己的生活。遇到荒年，除打算借贷外，简截束手待毙。而且资本家的地主，因为有几个铜臭，常与官厅往来，借着与官厅往来的势力，狐假虎威，虐待农人。农人被他们驱使，偶有不到处，便送县核办。近来乡村富豪，能招募庄兵，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对于农人，虐待更狠。农人偶犯庄规，便呼庄兵殴打，打得重的，就把农

人打死了。好在有钱花，对于官厅也挨得过去，断断不会偿命的。俗语：“关门做皇帝”，这正是描写他们生活状况最确当的一句话。

(乙) 劳工——资本家的势力，能左右社会。既已虐待农民，又想在工业上吸贫民的汗血。一般穷苦工人，固为知识幼稚，生活卑下，不能有一致的团结；资本家遂乘机操纵他们的生活，工价的多寡，工作时间的长短，完全由他们代为规定。我对于海属劳工的工价，曾经实地调查，各县略有不同。以赣榆一县论：最高工价，按日计算，裁缝仅四角；洗衣工仅一角八分，厨工仅二角六分；木匠和瓦匠，仅三角二分；小工仅一角；铁匠铜匠锡匠，仅三角六分；漆匠石匠，仅三角。工作时间，大概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例，——也有带夜工的，——除了吃饭外，绝无休息时间。其他如掌车工人、驾船工人、水手、剃头匠、篾工、皮工、机工等，工价虽不按日计算，但受资本家的支配则一。工人终日勤苦，所得报酬只是如此这般！

(丙) 车夫——论到车夫的生计，更为可怜。终日勤苦，拿自身当着牛马，所得报酬，仅足糊口，不能有丝毫余积。操这种职业的，以板浦一地论，不下百余家。我前次由板浦到青口，——约近一百里旱路，——出洋一元四角，雇一人力车，某车夫为我推着行李，路上无事，我便问他的生活状况，他道：“挣一钱，食一钱，一天不挣，便是一天不食。我们的生命，只好托在天老爷身上，想也无用。我们生平最怕的，便是丘八太爷，遇着他老人家，就算我们车夫倒运了。假着拿差的名目，耽误我们的生意，我们为他老人家效劳，终日奔波，连一个烧纸片子也得不到；一炉香烧不到，便殴打我们”。我听到这许多的话，一面为车夫叫屈，一面痛恨现在的军阀。

(丁) 仆役——此为不生产的劳动者，在贫民中极占多数。因为他们无衣无食，又没有相当职业可守；想活他们的生命，只好受人家雇用做一个仆役。且因社会上雇身的人很多，所以仆役工价，不能不减。中人之家，常用仆两人，每月工价，男仆至多不过二千文，女仆仅四五百文。这是指平常说。至于荒年，便有不取工价，仅求碗剩茶剩饭吃吃，便为人做仆役。既做仆役，“自由”二字，固然谈不到；但他们生命，总算可以维持了。他们为因爱惜自己生命，所以都在那里小心谨慎地做他们的奴隶生活。

(三) 匪乱情形

每年秋禾将熟的时候，土匪便揭竿而起，埋伏高粱以内——土名叫做“青纱帐”。官兵进攻，眼力及不到他们；他们却能看见官兵，而且便于对付。所以一个土匪，能敌千百官兵；官兵虽十分勇悍，遇着一个匪人，在青纱帐内，用枪射击，便裹足不能前进。匪人对于富豪，惯有三种表示：

(甲) “请财神”——大白昼里，乘人不备，聚一群匪人，到庄上，把富室的家主

抬去，这就叫做“请财神”。请得财神，富家自然拿钱去赎，拿钱赎人，土名叫“关门赎当”。大致被请的人，总要受三种虐待：

(1) 戴墨晶眼镜——既已请得财神，深恐被请的人，认识路途，易生后祸，便用膏药两张，将被请人的两眼贴闭，叫做“戴墨晶眼镜”。戴了这墨晶眼镜，便同瞎子一样，不辨得东西南北了。

(2) 睡高床——平置竹帘子于半空，把被请人放在帘的中间，向他说道：“这里很高，不要动，如不信我话，身体一动，帘子落下，你的性命，就保不牢了。”被请人如果爱惜生命，听得这话，不但身体不敢动，就连气都不敢喘。

(3) 睡地铺——地上铺了很厚的青灰，把被请人束缚起来，放在灰内，仅剩一个头颅在灰外；微风一动，青灰飞起，被请人在灰里，呼吸困难，苦痛万分。

(乙)“请观音”——照上述办法，把富室的妇女抬去，逼着富室拿钱赎人。倘不早赎，肆意虐待；“奸淫”一事，还算普通；至于“吃响面”“看肉牌”一类的事，我连解释也不忍解释了！

(丙)抱肉蛋——也照前述办法，把富家的小孩抱去，男女不等，大致愈贵重的小孩，愈容易在被抱之列。虽不十分虐待，但小孩离了父母，总不免无限悲啼；加之饮食不调，寒暖无人照顾；——纵有人照类，不虐待罢了，哪能像父母那样的溺爱！——能支持到一个月不死，也算是长寿的了！所以良善人家，听说“抱肉蛋”，比较“请财神”“请观音”，更觉伤心。

这许多表示，还是待遇没有仇恨的人的，倘有仇恨，便焚烧房屋，杀人如麻，用不着上述种种待遇了。他们到高粱已熟的时候，便拿起农具，做一个种田的人，遇有机会，弃了农具，还做那强盗生活，这正是——“聚则为匪，散则为农”。人们说：“强盗是我们海属的出产品”，实在不能自讳。吾们想想，海属四县，哪一县没有匪人呢？哪一年高粱成熟的时候，不是弄得民不聊生呢？他们匪人，又岂甘心牺牲人格吗？也不过为的受生活的高压，不得已而出此的。他们对于财阀，最不满意；所以前次金螃蟹围困板浦，大旗上竟有“杀富济贫”字样。他们未必真会济贫，但杀富一事，确是事实。这就可以见得打破财阀和资本主义，真是弭匪的不二法门了。

(四) 社会心理

海属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脑筋简单困苦卖力的劳动者，一部分是贩卖日货毫无国家思想的奸商，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能分利不能生利的土匪和游民，一部分是炙手可热的武人和官吏，一部分是穷困潦倒灰心丧气的小学教师，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个社会里，能不顺世堕落，就算他们大好本

领了；哪里还有征服环境的力量？所以社会人心，极不堪问；我于今抽象地叙述一番，做将来改造社会一个对症下药的根据。

（甲）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是我国社会普通的恶根性，在海属社会最狠。人类利己心，原不能没有；不过利己心有两种：（1）相对的利己心；就是深明人我的关系，既想利己，又想利人的；（2）绝对的利己心；只求自己受利，不顾别人受损，换一句说：就是损人利己。海属人的利己心，多属这类。他们心目中只有一个我在，不知“什么叫国家？什么叫社会？”。而且他们所谓我，乃是被物质界征服的个体，并不是包含精神在内的我。所以牺牲为公四字，完全做不到：冯道当五季鼎沸的时候，还以五朝元老自夸；张之洞自言：“瓜分以后，还不失为小朝廷国民”；我初听这个故事，以为奇怪。现在睁开眼来看看海属社会，还要不如冯道张之洞的，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乙）假公营私——地方绅阀，为因损人利己心很重，常借办公名目，侵蚀公款。办公的多侵蚀。小百姓因此就痛恨办公的至于极点；洁身自好的人，便多不愿意为地方办公了。

（丙）轻贫重富——有几阵铜钱臭，便人人羡慕，人人恭维，人人契重，朋友也多了；穷了，便六亲无靠。俗语讲得好：“门前系个高头马，不来亲戚也来邻；门前整个讨饭棍，肉骨之亲不上门。”我有一次在某店内，与某商闲谈，在座客人很多：某商道，“我与地方长官，都平吃平坐；前日县长儿子一百天，我与某大绅同送贺礼，花钱到二十元之多；县长很感谢我们，时常请我打扑克，我因事不能奉陪，很觉对不起他，……”满口都是势利话。我当时便对他说，“你有一个穷母舅，上天八十大寿，你的贺礼，仅五百文，并未亲往祝寿，不曾自觉对不起；县长儿子一百天，何须庆贺？既馈重礼，又以不能陪县长打扑克为对不起；你怎么这样薄于自己母舅！厚于地方长官！大抵是因为你母舅穷，地方长官富罢了。”某商被我说的哑口无言，在座客人也不能代为辩护。

（丁）好奢恶俭——乡村生活简陋，尚能从事俭朴。城市风俗，与乡村大异；富者好奢，贫者也跟着学。最可笑的，如（一）搬门烤猪肉：中正某，喜吃烤猪肉；一天买得猪肉到家，没钱买炭，把门搬下，当炭烧。只要猪肉烤得好，以后有没有门用，是不问的。（二）脱裤吃海鱼：春末要换单裤的时候，板浦下流社会，便把夹裤脱下，到礼和典内，当点钱，买海鱼到家，饱一时口腹。（三）吃山芋嫌忒贱：新浦某绅，一天到街上，见卖山芋的很多，取一山芋尝尝，很觉合口。问：“价多少？”答：“十文一斤。”某绅笑道：“山芋好吃，可惜太贱了，不值得买。”遂去——这都是关于吃上的。对于穿上，也很注意；城市中的纨绔儿，上海折白党似的穿一身时髦阔服，终日游荡，俗名叫做“街滑子”。这一类人，羡慕他的人很多，跟他学他的人也不少。大概富家子弟，多讲究阔服；而讲究阔服的，不必皆是富家子弟：我有一次在板浦商务旅馆会客，

遇着一个少年，周身阔服，看他矜骄的气概，总有几十万家财；以后调查实在，他父亲还是一个不生产的劳动者（裱糊匠）——这都是好奢恶俭的怪现象。因为好奢恶俭，各种嗜好也就不能免除；街市上十余岁的儿童，惯喜口含香烟。他们真有烟瘾吗？不是，不是。也不过习惯相沿，借此表示阔绰；以为不如此，便失却小少爷大相公的身分罢了。至于赌，更是不消说了：板浦城内，以赌博为业的，不下数十家（俗名“赌博场”，他们终天聚赌，专靠着抽“头”吃饭），豪富人家，常拿赌博当做一种家庭游戏。儿子赌钱，做父母的，不但不去禁止，并且自居指导地位。我有一次在某处，见某甲赌博，他父站在一旁，某甲大胜。在座者多称赞道，“好战将，不亚你父”。他父也涎着脸笑道，“鸭子生儿，没有不会浮水的”。他们的家庭教育，已可略见一斑了。阔一点的，赌博时还要带妓女，所带人数，多者一打（十二人）少者数只（他们拿妓女当做一件玩物，不当做人类；所以照“打”与“只”计数），带到家中，任意玩弄。他自家的女儿，目睹，又常与妓女接触，所以行为上也就都轻佻了，服装上也就不期然而然的和妓女一样了。在这环境里，要想求女子人格，不至堕落，谈何容易！新浦一地，倚门卖笑的，不下一千家，除少数冒扬州籍的南方妓女外（通称“扬帮妓女”），余外都是本地没有受过善良教育的妇女（通称“土帮妓女”）。这是什么社会？

（戊）守旧恶新——海属因地方偏僻的缘故，社会思想，大都守旧；也有喜新的，但极占少数。而且他们对于新思想，并无把握；所知者仅仅限于平等，自由，博爱，牺牲，奋斗，解放，改造。联合，互助，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若就这几个新流行的名词，问他“解释如何？与社会有何关系？”他便无言回复。所以他们的势力，也敌不得守旧者，他们的感情也易变换，方才说革新，一时觉得势力不敌，便又冒充守旧了。一走入守旧，对于新思潮，便完全目为妄诞。但他们所谓旧，也不是古人的精华；满口尊孔，实不知孔子主张哪种学说，满口道义纲常，实不知道义纲常是若何解释；这类似通不通强不知以为知的人，固然配不上革新，又何尝当得起守旧？但社会进步，却被他们阻碍不少；新文化运动的危机，也就潜伏在他们身上。

（五）婚丧仪式

婚丧仪式，与地方文化，很有关系。海属文化，向来幼稚，所以婚丧仪式，很有许多不可解的地方。我把他择述在下面：

（甲）结婚

（1）减饭——新妇初到婆家，头几天向例不吃饱饭。快要出嫁的女人多怕临时做不到，都预先减饭一二月；明明能吃三碗饭的，逐渐减到两碗一碗以至于半碗，进步到不吃才止。好好的身体，因这减饭而坏的，不计其数。

(2) 挑盖头——新夫妇相见时，夫先拿红箸两双，把妇的红盖头挑下；妇随即跪下磕头，夫只回揖。男女本具同样人格，为什么妇磕头夫仅回揖呢？这是“不平等”的表现。

(3) 做富贵——挑盖头后，夫前妇后，同到洞房内，夫左妇右，在床上静坐，约十余分钟，俗名叫做“做富贵”。当时不发言；因为他们遵守古话，“贵人少话”。分明一个贫寒人，到了完婚，却也做一番贵人模样！

(4) 拜堂——“做富贵”后，男女实行拜堂，先拜堂前木偶，次及祖宗，再次为公婆及其他邻近亲长，降而至于大伯大叔等，一一都需受拜，竟有延长到三四点钟之久，还没有拜完。

(5) 伫塔板——夫左妇右，伫在塔板上；此时道喜人拥挤房内，随便作趣，俗名叫做“闹房”，有闹到半夜不止的。可怜新妇，已经减饭数月，身体已弱不禁风；复行种种麻烦礼节，（如拜堂等）精神当然疲倦；又要陪着闹房人在塔板上板伫，汗流交背，能不因此而致病，那是万幸的了。

(6) 送房——堂前盛陈果碟，新郎新妇，伫立两旁，由亲戚朋友，依次进酒；进酒后，送到房内，实行解装，新夫妇可随便谈心。结婚仪式，于兹告成。

以上所述，不过大概；其余琐碎仪节尚多。新妇服装，不论寒夏，皆穿棉衣。酷暑的时候，素穿皮袄的柔弱女子，因出嫁时陡换棉衣而至受凉的很多；盛夏的时候，新妇因穿棉衣而至受暑的也不少。总之现在海属结婚式，大半不合人情事理，势不能不从事改良。听说南方近来有行“文明结婚”的，那例要算是一件较妥当的办法了。

(乙) 丧礼

(1) 送饭——人死后三天，做子孙的，各事不做，每天必实行送饭三次；送饭时身穿孝服，手扶泣杖，一路哭到土地庙内，用汤泼在地上，烧纸磕头。俗名叫做“送饭”，又名“泼汤”。他们以为不如此，做父母的，便在庙内挨饿。

(2) 含殓——人死以后，必待未归的儿女，或死者娘家的人，见他一面，才得入棺。入棺后，却又不封，必待一个好日子，才实行封棺。含殓本不当过缓，不过为着生者要见一面，为着一个好日子，竟而耽延许久；甚至尸体腐烂，臭不可当。

(3) 启程——父母已死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必实行“启程”；买了许多纸钱，到城隍庙或土地庙内烧化。

相传，死者得了纸钱做盘费！可向四川城都府进行，不知何所根据。普通人家，遇着这一天，大都要受吊，要酬客（越阔客越多），办了许多酒席，预备来客大吃大喝。同请客一色无二！

(4) 做斋——人死以后要过“七”，到了七，就要烧上大堆钱纸和金银箔；讲究一

点的，还要“做斋”。请了许多和尚到家吹打。

(5) 望七——“五七”这一天，（就是死者死后第三十五天）相传死者到“望乡台”上望家；所以生者到天明时，必向庭中恸哭。如果死的是女人，又要破血湖盆。血湖盆里，贮的是红色脏水（苏木和生水做成），他们说，“喝了，就算孝子”。

(6) 停柩——贫苦的人，葬期还不很久；富一点的，因为想叫后人做官，常把灵柩停在家中，各处寻觅“风水”。假使找不到风水，虽经数年之久，依然不葬。

(7) 点主——供奉“主牌”的人家，要出殡时，必先实行点主。点主的人，非有功名不可，那是不消说了；另外又要请了八个秀才“陪祭”：习惯相沿，以为非此不可。我不知到了若干年后，前清有功名的人，都已死尽，他们将请谁人点主？

(8) 出殡——出殡时候，又要做一场大热闹。先期请了许多和尚到家，吃斋念经，为死人超度。到了棺材出门的时候，和尚便排列成行，笙箫管笛，同时并奏；豪富人家，更是鸣锣开道，军乐铿锵；纸糊人马，全班职事，填街实道（俗名叫做“彩葬”）。观者也拥挤路旁，和看会一样。

上述丧礼，不过大略，未能详尽：总之，多急需从事改革。改革要点，就是（1）重精神不重形式；（2）宜简单不宜琐碎；（3）宜往俭处做，不宜朝阔处办。具体的办法如何，那就要待学者研究了。

（六）结论

海属社会状况，我已说个大概了。总之一句话多需从新改造！但是怎样改造呢？我以为改造社会，原非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必须有志青年，互相扶助，本着绵续不已的精神，去做新文化运动的事业，行之既久，才有成效可睹。我现在把我对于海属新文化运动进行的意见，择要述在下面：

（甲）讲演——海属第八师范和第十一中学两校学生，常注意通俗讲演；但仅限于一隅，未能普遍。最好仿无锡的办法，由各县教育会，另设讲演员，专门巡回各市乡，切实讲演。

（乙）新剧——化装讲演，最易感化人心；所以实行新文化运动事业，新剧一项，万不可少。

（丙）出版物——海属关于传播新思潮的出版物，有板浦《责任旬刊》赣榆《文化旬刊》两种；但因经费关系，现在皆停办了。我以为想在海属传播新思潮，原不必刊行杂志（参看下一节）；即使刊行杂志，也要用小册，不必用厚本。因为小册价值较低，销售自然容易；若用厚本，定价必高，穷寒的人，不就买不起吗？至于杂志内容，与其做许多无味文字，填充篇幅，不如转载其他报纸杂志上关系社会问题的著作。

(丁) 读书会——我上节既说传播新思潮，不必刊行杂志；那么，还有什么法子呢？就是筹办“读书会”。陈独秀先生常说：“与其邀集朋友办杂志，不如邀集朋友办读书会”；这种主张，我极端赞成。因为办杂志耗费精神太多，且未必办得好，收效自然不易；倘若本着办杂志的精神去办读书会，当然事半功倍。而况海属四县，无一读书会，这种破天荒的事业，现在不做，等到什么时候做呢？但创办读书会，有三种条件要注意的，就是：

(1) 利用场所——最好附设于县教育会或劝学所内；因为这两种机关，就我个人观察所到，房屋很多；虽然挂了一个牌子在外面，并无人在内实行办事（这是我们海属特别情形）；借此附设一个读书会，岂不是废物利用吗？至于其他市乡集镇，如有小学，能在小学内附设读书会，那更好了。

(2) 筹集经费——海属四县，教育费原不缺乏；读书会所需用款，又仅限于买书一种；（干事员无需特聘，就由地方学界人轮流服务）。经费问题，当然不至发生困难；即便因特别情形，没有相当公款支用，尽可从事募捐，就募捐所得的款项，订买书籍。

(3) 选择书籍——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出版品很多；外面都挂起“新文化”的招牌，但看他的内容，鼓吹新文化的，固然很多，借此卖《黑幕》的，也却不少。假如错把《黑幕》当作新文化，随便订阅；糟蹋钱，尤其小事，伤风败俗，为害甚大。所以我主张书籍要选择，宁少勿滥。

以上所举，原不是改良社会的根本办法；但照此审慎做去，实际上总可得点效果。

(一〇四) 旧约与恋爱诗

仲 密

《旧约》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经典，但一面也是古代希伯来的国民文学，正同中国的五经一样。《诗经》中间有许多情诗，小学生在书房里高声背诵；《旧约》的《雅歌》更是热烈奔放，神甫们也说是表人神之爱的。但这是旧事重提，欧洲现今的情形便已不然了：美国神学博士谟尔（G. F. Moore）在所著《旧约的文学》第二十四章内说，“这书（指《雅歌》）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题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在一世纪时，这书虽然题著所罗门的名字，在严正的宗派看来不是圣经；后来等到他们发现——或者不如说加上——了一个譬喻的意义，说他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在那里咏叹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才将他收到经文里去。”这几句话说的很是明了，可见《雅歌》的价值全是文学上的，因为他本是恋爱歌集；那些宗教的解释，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了。

但我看见《新佛教》的基督教批评号里，有一篇短评名《基督教与妇人》，却说“《雅歌》一章虽寄意不在妇人，然而他把妇人的性格，实在看得太轻漂了。”又引了第八章第六节作证据，说“是极不好的状妇人之词”，其实这节只是形容爱与妒的猛烈；我们不承认男女关系是不洁的事，所以也不承认爱与妒为不好：“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真是极好的句，是真摯的男女关系的极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若说男女的不平等，那在古代是无怪的，在东方为尤甚；即如印度的撒提也是一例，但他们基督教徒也未必能引了这个例，便将佛教骂倒，毁损他的价值。

中国从前有一个“韩文公”，也不看佛教的书，却做了什么《原道》，攻击佛教，留下很大的笑话。我们所以应该注意，不要做新韩文公才好。

(一〇五) 野蛮民族的礼法

仲 密

三年前的笔记里，有这样的一条，系阅英国弗拉塞（J. G. Frazer）著 *Psyche's Task* 时所记之一：

“野蛮礼法对于亲属有规避之例。非洲班都诸部落男子避其妻母，并及妻党，不得相见；此外玛撒等诸族亦然。美洲加里福尼半岛及智利土人，英属几尼亚之加列勃人等亦同，凡妻党之外并及中表，唯以异性为限；苏门答腊土人亦避妻党：其意盖以防微杜渐，著者故以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解之也。班都族之亚康巴人，又父避其女，自女成人时始，至嫁后乃止；苏门答腊之鲁蒲人翁媳不相见，加罗林群岛土人则父女母子兄弟姊妹互避，不同坐，不共杯盏，男子长成则外宿 Fel（未婚男子公共之宿所）中；黑岛群岛之少年亦居外舍，避其母及姊妹，互避名字，并名之部分（非名字而中含有其一部分的一切言词）亦禁之，母子食不授受，置令自取；又苏门答腊之巴尔达人规避之例亦同：著者引其所撰《族徽与外婚》（*Totemism and Exogamy*）云：“巴尔达人规避之俗，非出于道德之整肃，正由于道德之颓弛；巴尔达人以为男女独遇，即成私通，……荷兰教士报告中曾云，此种规则虽迹近荒谬，但在其地实为必要。”按中国古时所定男女七岁异席，授受不亲，并考《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文，礼俗正亦相近，又今妇女亦尚多讳言其名，当亦因名为身之一部，准感应魔术由偏及全之律，易于因缘为奸耳。”

这篇笔记，我本来没有发表的意思；近来看见浙江省议会里什么人的一篇查办第一师范男女共学的计划的议案，竭力主张男女的隔离，我所以将各方规避的成例介绍给他们，以供参考。倘若他们承认这办法在中国“实为必要”如荷兰教士所说，那我也不同他们多辩，不过最后要重复声明一声，那些实行男女隔离的模范礼法的是苏门答腊的土人们啊！

(一〇六) 个性的文学

仲 密

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无论他是旧是新，都是一样的无价值；这便因为他没有真实的个性。

印度那图夫人 (Sarojini Naidu) 的诗集《时鸟》(*Bird of Time*, 1915) 上，有一篇英国戈斯 (Edmund Gosse) 的序文。他说，那图夫人留学英国的时候，曾拿一卷诗稿给他看。诗也还好，只是其中夜莺呵，蔷薇呵，多是一派英国诗歌里的习见语，所以他老实地告诉伊，叫伊先将这诗稿放到废纸篓里，再开手去做真的伊自己的诗。其结果便是《黄金的门》(*The Golden Threshold*) 以下几部有名的诗集。这一节话，我觉得很有意味。戈斯并不是说印度人不应该做英国式的诗，不过因为这些思想及句调实在是已经习见，不必再劳伊来复述一遍；伊要做诗，应该去做自己的诗才是。但伊是印度，所以伊的生命所寄的诗里自然有一种印度的情调，为非印度人所不能感到，然而又是大家所能理解者：这正是伊的诗歌的真价值之所在，因为就是伊的个性之所在。正确的说来，伊的个性不但当然与非印度人不同，便是与他印度人也当然不同；倘若伊的诗模仿泰戈尔 (R. Tagore)，也讲什么“生之实现”，那又是假的，没有价值了。或者伊的确是做自己的诗，但所含的倘是崇拜撒提 (Suttee) 一类的人情以外的思想，在印度的“国粹派”——大约也是主张国虽亡而“经子”不可不读的一流人——看来或者很有价值，不过为世界的“人”们所不能理解，也就不能承认他为人的文学了。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1) 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2) 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并非由于民族主义等的主张 (3) 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愿有根本上的共同点；(4) 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

什么话！

记 者

云南唐继尧在联部谈话会席上演说闭关自治的理由说：“今之论者，动曰德俄如何推翻武力，如何实行民治。不知德之侈谈民治，转致社会紊乱，敌兵侵入，国力大挫，受人支配；俄则沾沾以共产主义自耕力食为号召，而至于今，则民无恒产，人有饥色。据英人罗素博士游俄归来沪上讲演之名言，则俄人言论益不得自由，压制较前尤甚，名为劳农政府，实则仍为少数武人官僚把持；昔之专制在皇帝，今之专制在一般假借新潮之奸人；其言可谓深切著明矣。”

浙江省议会议员姜恂如查办第一师范学校男女共学案说，“男女同学在今日虽为醉心新文化者所提倡……而其实行同学……确与中国数千年礼教，大相背谬……夫欧美教育家所谓男女同学，乃指男女应受同等教育而言。今吾浙所办女学，既未能与男子受同等教育，而其实施教育之机关，乃欲先将男女同居，不知是何用意！”

编辑室杂记

记 者

本志记者张慰慈先生的“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续稿已经寄到，只是寄到稍迟，只好留在下期了。

本志记者陈独秀先生前期致罗素先生的信，罗素先生已有回信寄出，可惜路上失落了，所以这期来不及译登。

本社社员并无性真其人，前期已经声明，哪知心灵研究会近又寄一封信来，又说什么“译件请即掷下……”大约他们心思真被“这样详详细细地写出，岂不是替这班骗子登广告”这句话猜中了。

日本《批评杂志》的“编辑室”里说：

“支那要从日本转输西洋思想，这是最近的事；但日本政治如果这样同思想逆行下去，恐怕从支那转运文明的日子就要一天接近一天了。”

《改造》杂志卷头言“遣唐使时代之再现”也说：

“诸君的文明驱逐策，十年后，廿年后将使我民族怎样孤立呵！将使我们这灿烂的国家怎样的暗黑呵！这都不明白吗？听了这北京去——北京去的声音……真令人想到遣唐使时代之再现……伤心呵！”

我们听了这话，真很惭愧——其实还是武者小路先生“与支那未知友人书”里说的“支那比日本更在自此以后”一句话对！

文学研究会宣言

我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

一、是联络感情。本来各种会章里大抵都有这一项；但在现今文学界里，更有特别注重的必要。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二、是增进知识。研究一种学问，本不是一个人关了门可以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文学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更非互相辅助，不容易发达。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需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但是一个人的见闻及经济力总是有限，而且此刻在中国要搜集外国的书籍，更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

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坚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因以上的三个理由，我们所以发起本会，希望同志的人们赞成我们的意思，加入本会，赐以教诲，共策进行，幸甚。

文学研究会简章：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文学研究会；

第二条 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

第三条 凡赞成本会宗旨有会员两人以上介绍经多数会员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之事业分为下列两种。

(甲) 研究 (一) 组织读书会，(二) 设立通信图书馆；

(乙) 出版 (一) 刊行会报，(二) 编辑丛书其他事业临时酌定举行；

第五条 本会每月开常会一次以讨论会务进行之办法如有特别事故得临时召集特

别会；

读书会集会之办法另定之。

第六条 本会设书记干事各一人任期皆为一年于每年十二月前后选举之；

会址所在地外之会员得以通信选举职员但为办事便利起见被选人以与会址在同一地点者为限。

第七条 本会的费用由会员全体分担之其募集方法分为两种：

(甲) 常年费 其款额为两元；

(乙) 临时费 无定额临时募集之。

第八条 本会为稳固基础并创办图书馆起见拟筹募基金若干元，其募集方法有二：

(甲) 募集会员或非会员的特别捐；

(乙) 由本会出版的书报所得的版税中抽取百分之十此项基金存放于指定的银行中除购买图书或特别用款外不得取用。

第九条 本会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分会办事细则由分会会员自定之。

第十条 本简章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正之。

发起人 周作人 朱希祖 耿济之 郑振铎
瞿世英 王统照 沈雁冰 蒋百里
叶绍钧 郭绍虞 孙伏园 许地山

附告：

凡赞成本会宗旨，愿加入本会者，请照简章，与下列诸人接洽，俟后择期开成立会时，商量章程，临时再行布告。

第六号

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一日发行

新教育是什么

陈独秀

这篇是本年一月二日我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说，当时朴生载扬二君记得很清楚，兹就二君所记略加增改，在本志上发表，因为广州的报纸别处不大见得着，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有人说：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其实这个分别不过是形式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或者又有人说：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其实这个分别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况且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的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的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旧教育—科举	}形式的不同	—经史子集	}教材种类的不同
新教育—学校		—科 学	

照上看起来，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的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在我说明之先，我请各位想想到底什么是新教育，什么是旧教育？

新旧教育不同的地方，各位一定有许多意见，但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和诸君各个讨论，只好拿我的意见告诉各位。我以为：

旧教育——主观的	{	教育主义——个人的
		教授方法——教训的
新教育——客观的	{	教育主义——社会的
		教授方法——启发的

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哪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各位对于这个意见，一定很怀疑，以为中国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迦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欧洲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其实，诸位细想，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要想想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迦、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定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绝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绝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绝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迦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迦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迦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迦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教不重宗族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迦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像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需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自焚殉夫为道德，像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又如一个城市里面公共卫生极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的效果上总是力量很小。

又如现在的广州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坐轿。

又如现代就是教育程度极低的人也知道奴隶制度不好，但是在蓄奴社会的古代希腊，个人伟大的亚里斯德多竟主张奴隶制度不可废。

像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

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的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独善，乃是欺人的话。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需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的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1）可见之于家庭教师的成績，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义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2）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績，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3）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績，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行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

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和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须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像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唯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的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

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惠潮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第四个缺点就是旧的个人主义教育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承受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

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不脱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的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的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部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关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以下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的根本不同及其好歹：

现在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话初听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的界说，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现在在座各位不是教师就是师范生及热心教育的人，关于这点很望诸君注意！

医生诊病，必须详察病人的病状病源才能开方，服药后的经过状况也是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凭主观的想像，补药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还要杀人哩。哺养小儿也是这样，依照大人的意思来哺养小儿是不成的，全靠检查小儿的体温、血液需要、消化机能，来做大人的指导；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之下学得许多实际的知识，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知识，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知识才能够教学生，也和医生诊病大人哺养小儿一样。

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的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需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之不同及好歹，大概我们可以明白的了。

但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施教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也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是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的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的不同。

杜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的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像日本的教育制度已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学校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

（一）伦理。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教育的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人冷了才知道穿衣的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的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

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真是伦理教育。

(二) 历史。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莫名其妙；唯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倒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三) 地理。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的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的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的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他们家里房屋的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怎么采？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怎么样？

(四) 理科。理科各科目不用说更是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广州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广州有二十多年没下雪，香港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像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儿；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着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

(五) 图画手工。我见过许多学校陈列出好些很精致的手工和图画的成绩品，装潢学校的门面；内中有些教员代学生做成骗人的固然不值得批评，就真是学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来，必以为成绩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来，便不敢恭维了。因为教育品和美术品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当把教育品看做美术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术品，便算是手工图画的教育大失败，还说什么成绩呢？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圣贤学者，所以不用教伦理道德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也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艺术家，所以不用教他习美术品的手工图画；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的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学的手工图画不是教成艺术家的，是用他发育儿童观察力创造力想像力的。因为手工图画的目的专在发育观察力创造力

想像力，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做什么，喜欢画什么画什么，使他观察创造想像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的意思教他造成艺术品，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绩，与儿童教育无关，这种教育可以叫做“填谱的”教育；一切“填谱的”教育都适以限制受教育者的知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戕贼人类最可贵的创造天才，不单是在手工图画教育如此。

（六）唱歌。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唯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著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的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的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新教育的两个特点：

- （一）新教育的主义和方法都和旧教育完全不同；
- （二）新教育的效力大过旧教育。

社会主义与中国

李 季

英国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中有一句话：“在马克思死去一世纪之内，却还有何种文明国家没有为社会主义所征服，恐怕难得使人相信。”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距今不过三十八年，而澳洲的社会主义实行已久，俄国的社会主义由理论进而为实行，也将近四年，虽因对内对外，战争不绝，以致阻力横生，不能放手做去，然俄国劳农政府的成绩已有可观。同时最近几年中世界各文明国中社会主义运动的进行，也蓬蓬勃勃，一日千里，回非从前可比了。就现今世界的趋势看起来，各文明国在这五六十年之内，次第变为社会主义化的国家，决非难事；故克氏此书的预言并不是一种幻想。

“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后来有《民声周刊》简单的介绍一点”（见蔡元培先生的克氏《社会主义史》序）。及至辛亥革命，南京政府成立，便发生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社会党成立于南京，各省也多有支部；然不久都被袁世凯解散了。我国社会主义运动遂因此匿迹销声了。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后，又有少数人提倡社会主义；及“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这可算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然就我国的现情而论，不独一般劳动的平民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知识界的人，甚至于欢迎社会主义的人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之内容的，我敢说是居最少数。现今欧、澳、美各洲有组织的工人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居最少数，而我国知识界的人真知道社会主义的居最少数；两两相较，恰成一个反比例。由此看来，在马克思死去一世纪之内，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华，恐怕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希望了。

俗语说得好，“事在人为”。又说，“有志竟成”。我们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

乎他们之上。试看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后于英，法，德等国，而他的实行社会主义，却先于诸国。这不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先例么？

我近来常听见好些懂得西文的新顽固说，“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所以发生一种反响，造成一种社会主义。这正是对症下药的。我们中国现在穷极无聊，大资本主义还没有见端，若高谈什么社会主义，岂不是无的放矢么？”他们又说，“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理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现在一班自命为稳健派的新顽固党多半具同一见解；他们不独是“不要社会主义”，反要“提倡资本主义去发达中国的实业。”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虽不足以欺有识的人，然一班老顽固见了，必定兴高采烈，把他当作新四书五经互相号召；一班资本家见了，必定欢天喜地，把他登在报纸上，借以骗钱，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把“罗素博士之名言”登在报纸上骗钱一样；一班脑筋简单的青年见了，必定为他所惑，对于社会主义不肯加以研究；就是一班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见了，也未必不呈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照这样看起来，他们这种莠言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将发生一种阻力了。他们说这种话，不是别有作用，就是不知道或误解社会主义的学说。我现在为图大家明白社会主义的学说起见，先把欧美各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所下的解说撮出几种，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加以说明，并且驳斥那些新顽固所说的话，借以表明社会主义是一种最好的学说，是救我国全体人民的唯一良策。

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说，“德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罗协（Roscher）以为社会主义‘不独是和人性相符合的，他并且含有要求大家对于公众的福利，加以更大之注意的种种倾向。’赫尔德（Held）说，‘凡属要求个人的意志服从团体之各种倾向，我们都可以看做社会主义的活动’。耶讷（Jare）对于社会主义所下的解说，更加详细，他的解说如下：‘倘若有一种主义所说的是国家有一种权力可以矫正，现时人世财产的不平等，依法将财产均分，有余的就取出来，不足的就弥补他，而这种情形是永久的，不是遇了什么特别的事件，才是这样——例如饥荒，公共的灾祸等等，这种主义我们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拉威列（laueleye）说，‘社会主义的目的，第一在使社会里面的各种情形，更加平等，第二在借法律或国家的权力，使种种改革的事体实现出来’。汪协尔（Von Scheel）乃单说社会主义是‘受压迫各阶级的经济哲学’（儿克卡朴《社会主义史》上卷第六页）。以上各种解说不是太笼统，就是流于错误；然却和克氏所说的一样，他们“将世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具的意见，实实在在反映出来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出现于世虽有了八十八年，然他的解说却仍然是不定的。想要了解他的真意义，详尽无遗，当亲自参加这种运动，绝非三言两句所能够包括的。我现在再

把美国列德莱（Laidler）博士对于社会主义所下的解说，写在下面。他说，“从广义说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实现一种社会状况，使机会均等，正义，自由，民主主义，和博爱，在这种状况之下，都为人类的遗传物”。（见列氏《社会主义之思潮及实验》第五章。按此书已由我译出一大部分，不日可以译完）

照上面最后的一种解说看起来，或者有人要问，社会主义不是和孔教的大同，佛教的慈悲，及耶教的博爱相同么？这三种教久已流行于世，现在他们分门别户，入主出奴，闹个不休，何必还要提倡社会主义去和他们相争呢？其实这三教成立于数千年以前，他们的教义都建筑在他们的时代之经济制度——即生产及交换方法——上面，当然不适用于现代。现代所谓社会主义，不但和古代教义不同，并且和马克思以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同。现代社会主义是由于看出现代经济制度——即生产及交换方法——的破绽，非改造无以救济；改造的方法是采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废除现今资本制度的生产和交换方法，建立一种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经济制度，使一阶级掠夺他阶级的事实以及工银劳动等等都归于消灭。

社会主义的优点，大家看了上面的两段话，总会明白，用不着我来学颂扬圣德的先生们，加上“至矣尽矣，蔑以加矣”的话头，替他鼓吹。就是一班新顽固也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好处，他们的意思不过是说中国没有大资本家，所以用不着社会主义。现在我要讨论的第一件事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大资本家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有许多事情原来是很古怪的，现在连带资本家也是很古怪的。试看那外国的资本家，如美国的煤油大王，钢铁大王等等，都是拿自己手中的资本去干那掠夺的事业。中国的资本家自己没有极巨的资本，不能从事大规模的掠夺，遂输入外国资本，造成一种“两重式”的资本家。外国的资本家因把资本输入中国，在我国国内掠夺一次，而中国的资本家仗着外国资本的势力又掠夺一次，你看利害不利害。现在中国的十大矿产只有一二处没有外国资本；现在的汇业银行，懋业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中义银行等等——这些东西不是大资本家的产业么，不是中国大资本家联合外国资本家来共同掠夺么？“两重式”的资本家，利害可怕，自不用说，我现在单说完全中国的资本家也是一样地利害可怕。

我去年下半年亲自到过山东峯县，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现在把这个公司的大概情形，写在下面，给大家看一看。中兴公司是完全中国的大资本家办的，资本为三百八十万元，在这五年之内，共赚千万元，内中有工人六七千人。在大煤井内的矿工每日继续作工十二点钟，在小煤井内的矿工，因上下不便，每日继续作工二十四点钟，若稍一休息，遇着一班监工和练习生，就要挨打。工人挨了打是不敢反抗的，因为公司中有一个警察局，工人若反抗，警察马上就将他捉去了。工人不独没有星期休息。就

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要照常做工，不能休息的。倘若有人疑我故意张大其词，来耸人听闻，请他到商务印书馆买一本《中国十大矿产调查记》，把内中关于记载中兴公司的各节看一遍，便知道我的话并不是闭门虚造的。

至于工人的工钱，在矿洞中作工的人每日做工十二点钟可得银二角余以至三角，除掉吃饭，每日或可余铜子数枚；在地面做工的人，每日只得铜子二十四枚，刚够吃饭，因为工人每日需吃面三斤，计铜子二十一枚，余下三枚连吃菜吃烟都在内。至于穿衣，住屋，和养家的银，简直没有法子去赚。我写到这里，不禁又令我想及柯尔（Cole）在他的《工业自治》里面所说的“他们每天逢着巨富和赤贫，高红利和低工银这些可耻的对照”的话头了。去年唐山煤矿中冤枉死了几百工人，社会大起不平之声，替他们呼冤。然中兴公司三四年前一次死了四百六十余人，去年上半年一次又死了七十余人，社会上何曾知道啊？平常一匹骡子从三四岁做工可至十五岁或二十岁才死。在中兴公司矿洞中的骡子每日（二十四点钟）做工八点钟，只能经过五年就要死了。你看工人在矿洞中每日要做工十二点钟以至二十四点钟，岂不是不如畜牲么？骡子每天做工八点钟，尚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寿年。工人每日要做工十二点钟以至二十四点钟，我请大家想一想，到底将减少若干寿年？（中兴公司的矿工得肺病的非常之多）

我现在要问那些新顽固，在五年之内赚一千万元的中兴公司，是不是我国大资本家的产业？劳动者终日替他们做工，得了二十四个铜子，他对人生不可少的衣食住三大要素，只解决一项——食——这真是他们的命该如此么？外国工人每日做工八点钟，他们所得的工资除掉维持自己的衣食住外，还可养家，还可剩下储蓄；他们尚不满意于资本家的掠夺，要实行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我们中国的工人终日劳动，尚不能自给；乃一班知识界的新顽固还说中国实业不发达，要提倡资本主义去办实业，岂非丧心病狂么？幸而中国实业不发达，像中兴公司这样的资本团体，还居少数，使大多数的劳动者得在较此略好的状况中苟延残喘；否则我国冠绝全球的劳动力，不出几十年恐怕会丧失过半，反要向欧美各国输入工人啦。

俄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分；我国因没有调查录可查，不易知道农民的确数。然据我个人的推测，我国农民和全国人口的比例数一定比俄国还要大些。

我们现在再进而考察我国一般农民的状况，是否令人满意，是否有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我是湖南平江人，我住在乡下十四年我的亲戚朋友半是乡下人，所以我对于农民的状况，颇知道一点。我们湖南的农民大多数是租人家的田地耕种的。每人每年至多只能耕田两石，出谷量的最大限度为八十石。农民如耕田两石，以半数送地主作为租谷，则所余的只有四十石。农民一人每年因吃饭耗去的谷子约十石，便只余下三十石了。他一人用度之外，还要赡养父母和妻室儿女，预备粮牛种子，肥料，农具，以

及乡里戚族的庆吊费等等。他虽可以种一点杂粮，如茴豆之类，借以增加收入，然这些东西总不足维持他家庭的生活。他的父母妻子虽不是纯粹安坐而食的，然他们也只能帮助他耕种这些田地。例如他的老父和子或可替他牧牛和砍柴，他的老母和妻子或可替他纺织和烹饪，借以供给一家的需要。总之，他终岁劳动，所入能和所出相抵，就算是幸事。我这种计算还没有把他租田时批金，以及买牛钱，买农具的钱一并加入。倘若把这些钱数一概计算起来，那么，无论他如何勤奋，他总不能跳出困苦的范围。还有一层，我这种计算若令农民看见了，他真正要骂我做书呆子；因为我的计算，是依农民耕种的力量和出谷量的最大限度作根据的。其实我国内地各省，无论何处，都是人烟稠密的，一个农民到哪里去找两石田耕啊？我国农民知识幼稚，对于虫灾水灾和旱灾等等多不知道防备，所以意外之灾时常出现，农民即或就耕了两石田，他又何能希望收入八十石谷子啊？大家如果听见“湖北沔阳州，三年两不收。”“旱灾年年有，轮流在九州”。“年年防饥，夜夜防盗”。的歌谣，及去年北五省的旱灾，大概也就明白农民的收入是极无把握的了。

农民终岁劳动，只能从收入中取得半数，有时还少于半数——例如略遇灾害，出产减少，地主仍照原来定额收租之类，地主不必劳动，也得半数，甚至多于半数，这桩事已是不应该的。乃一班地主吃了不劳而获的东西，还不安分，竟造出一种什么“衣食父母”的话，去压制农民。“衣服父母”的意思就是，地主把田地给农民耕种，农民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所以他应当把地主看做父母。大家听了这种令人肉麻的话将发生一种什么感想？

我记得上海某报记者曾说，“我们中国的农民所耕的田地，多半是自己的，他们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我当时看了，便觉得奇怪，我就自己问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二十二行省中，除掉我所亲自看见和听见的湖南地方外，其余各省的农民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同是中国的农民，为什么我们湖南人这样倒霉，各省人那样享幸福呢？后来我遇着外省人就问他们那些省份的农民所耕种的田地是不是他自己的。我所遇的答案总是说农民自己没有田的。后来我又在报上看见某报记者，说他在内地旅行，虽没有深入腹地，却觉得中国穷到极点了。我看了这段话，我才知道这位先生是一个市民，是不常到乡下去的，他那农民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的话原是出于杜撰，用起来哄一哄城市人民的。不然，农民既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而内地尽是农民，他在内地旅行，何致看见“中国穷到极点了？”

现在我们再退一步说，假定某报记者，所说中国农民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那句話是真的。农民既有产业，我们便不能说他的田地，不多不少，刚够他自己耕种。他的田地如果不足，必定向别人租地，则他便是一个被掠夺的人。他的田地如果有余，则

他处置剩余田地的方法，不出两途：一将田地租给别人耕种，二雇人耕种。他若用第一个方法，则他成为一个掠夺家，关于这一层，上节已经说明了，不必再讲。他若用第二个方法，他也成为一个掠夺家。何以故呢？譬如他除掉自己耕种的田地外，尚余下一块出谷六十石的田地；他将雇一个人耕种这种田地。他每年付给雇工的工资和饭食，及其余费用最多不能超过三十石谷的价值，其余三十石谷就是一种盈余价值，为他所掠夺了。

我们中国虽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却有无数的小资本家。大资本家所掠夺的数目很大，如像在五年之内赚一千万元的中兴公司是，小资本家掠夺的数目很小，如像上节假得定白三十石谷的农民是；他们的掠夺在数目上虽有差别，然在性质上是绝对没有差别的。我国既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既有一种掠夺的事实，那么，一种大公无我的社会主义去纠正他，应当受每个有理性和有良心的人之欢迎和赞助。我国当着这个时候，小资本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大资本主义正在勃然兴起；现在才谈社会主义，已经是缓不济急，怎么叫做“无的放矢”呢？我们中国已有了无数的小资本家，就和一个人得了许多小病一样，而社会主义就是医治这种病的圣药。现在那些新顽固说“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这就好比说“一个人若想实行服药，不得不使他大病特病。”唉，天下哪里有这种蠢材啊！

那些新顽固多半是自命为深通西洋情形的。他们所以说必定须资本主义发达到极处，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大概自以为是根据学理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曾说，产业集中，资本家数目减少，中等阶级消灭，工人痛苦增加，和工业危机继续出现，使社会分为界限判然的两阶级，之后，然后工人借政治组织之力，攫得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见马恩两氏的《共产党宣言》，恩氏的《乌托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及马氏的《资本论》等书。）马恩两氏固然是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他们两人固然有许多独具只眼的见解；然他们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并不是什么“神”。当他们著书立说的时候，为当时的环境所限，他们依照这种环境的趋势，推测将来的情形，后来时过境迁，自然是有些不大中肯的地方。如马克思的产业集中说，对于西洋各国的工业方面固然是言中了，然在农业一方面的集中运动却没像他所说的那样快。又如“他所谓一方愈富，一方愈贫，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劳动社会后来也渐渐提高。大战的影响，劳动阶级，且得益不少，工资因此提高了。他的科学的推算，以为社会主义实现最早的国家，一定是经济制度最完备的国家。他以为理想社会的实现，一定在英、美、德、法等国，不料事实上竟在经济制度极不完备的俄国。”（见杜威博士《五大讲演》上卷第六十四页）所以我们对于古人的学说，当参照现在的情形，加以考虑，断不可一味盲从，做出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样子。

并且我们要晓得马氏固然极力陈说资本集中，产业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必然实现，马氏却未曾说，必须资本集中，产业发达，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否则决不能实现。

那些新顽固说“世界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这种无意识的曲说是我所绝对否认的。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并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大家如不信我的话，我就要找出一个例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南方不是有个澳洲么？澳洲自英国人移殖后，他的政府和社会的组织都是社会主义化的。澳洲各处政府是一种真正平民的政府，而国家事业和私人事业的区别，并不明了，新西兰的国有煤矿，南部和西部澳大利亚的采矿机器以及生命保险，火灾保险，公共托拉斯等等都是澳洲所首创政府事业。澳洲的劳动法令非常之多。如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纽西兰和南部澳大利亚所实行的劳动界纷争强迫仲裁制，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维多利亚所组织的最小限度工资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纽西兰所通过的养老金制，以及各处保护劳工的工厂条例，普及教育的教育条例，和破除大产业制，保护定居农民，处罚拥有土地而不寄住在这种土地上面的土地条例等等，不过是澳洲劳动法令中几种法令罢了。我现在要问那些新顽固现今的澳洲各处没有经过资本阶级，何以能达到社会主义？

大家看了以上各节的理论和事实，自然知道社会主义是救我们中国的良药，也自然知道那些新顽固所说资本主义不发达，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话，是荒谬绝伦，大错特错了的。

民国十年一月四日作于广州看云楼

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续第四期)

张慰慈

四 德国革命

此次德国革命，和别国的革命，有大不同的地方。普通的革命的时候，总有几天流血和决战，要总要用强力去夺到政权，总有扰乱的事情，总有人民和兵士在街上冲突的事情，——总而言之，总有旧政府推倒新政府成立的日子。但是这次德国革命并不曾发生这种事情。街上争斗和流血等事，自然是有的，不过这种事情，只在激烈派想推翻军政府，或想强迫军政府宣言积极政纲的时候，偶然发生的。至于单在革命一方面，实在没有流血。爱白忒（Ebevt）组织的临时政府，不过是德国旧政府瓦解的末一步。这种瓦解情形，在海忒林（Countvon Hevtling）和马克思 pvince Max 执政的时候，就已发现。在那个时候，非但有许多积极自由的政策开始实行，并且在马克思内阁之中，有三个社会党员，其中一个就是萧爱特孟 Philipp Scheidmann，以后做新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务总理。

爱白忒接任国务总理，是由他的前任宣布的，所以执政人员，也没有什么变更。除了德皇和其余的国王退位，皇太子宣言放弃他所有的权利之外；除了宣言在国会未举出，宪法未制定之前，政府是临时的，非正式的，之外；所有其余事情和举动，均没有出法律范围之外。开尔 Kiel 地方的海军确实是谋叛的，兵士和工人会议确实是在几次地方设立的，但是我们万不能就说当时政府是无能力处置这种分散的扰乱。自大概的情形说来，人民是很平静的，这次革命实在不能算是革命，我们要明白以后七个月的事情，一定要晓得这一层。

我们如果要明白这时期德国的复杂情形，必须先要把当时各方面相争的势力，简单说一说。革命以后，所有的政党完全改组，用了新的名字，不过没有更改他们的性质和宗旨。旧时的守旧党 Conservative（Junker）与其联盟的小党改名德国民族国民党 German National Peoffle's Party。他们的领袖是 Countwestrak 和 Buron von Gamk。他们的宗旨是要用兵力保守所有的旧制度，实行大德国主义。他们很希望有机会去实行反动

革命，但是当时的光景并不见得好，所以他们非常失望。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活动，想增加兵力，压制布尔什维克的运动，并且极力反对协约国限制德国将来的发展，反对割地的和平条约。在这五年多事的时候，他们没有学得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

大半的自由党员 National Liberty Party 都加入了国民党 Gevman People's Party，领袖是 Dr. Strese mann。他们的党纲是藏在几个空泛的名词之中，如和平，自由，秩序，面包等类。他们虽则曾经正式宣布主张共和，但是他们的志愿是趋向于旧时的制度。他们也知道复辟是做不到的，反动革命是不中用的，但是他们对于共和制度，并不见得热心。在外交方面，他们主张取积极的政策，保护德国侨民的利益。这党的分子全是德国的工商业大家，他们的政策是同德国民族国民党的政策差不多，但是没有像民族国民党这样直说罢了。

旧时的天主教党更名为耶稣教民党。领袖是爱而白纳 Herr Erzberger。这一党没有像民族国民党和国民党这样固执，有时候也很愿帮助政府。爱而白纳也是政府里的重要人物。但是这一党总脱不了宗教党的彩色，关于所有的政治问题，总是从宗教方面设想的。

这三党目的相同，性质相同。他们全是右边的政党，全是资本家的政党。他们对于英国，非常仇恨，时时不忘报复的志愿。他们总以为德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协约国鼓吹出来的。他们运动选举的方法就利用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来威吓人民。他们又反对普鲁士教育总长政教分离的政策，反对政府取消阶级制度的政策。他们的格言是“分头进行，共同奋斗”。虽则没有正式的联合，这三党总是取一致的行动。

在左边有一个新的德国民治党，是由旧的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组织的。领袖是极有才干的人物，如柏鲁士教授 prof preuss 之流。这一党是纯粹共和党，主张渐渐的社会化，把所有天然的物产作为国家公有。他们主张取消进口税，政教分立，国际联盟等。这党的分子虽则全是中级社会人物，但是对于多数社会党所持的主义，是很赞同的，他们又能与多数社会党员共同维持现在的政府。这党分子之中，有许多专门技术人才，为此刻所必不可少的人物。照他们的意见，德国定能免去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将来定能恢复从前的原状。

上边已经说过，在欧战期内，政府在议会提出战费预算案的时候，有许多社会民治党员主张投同意票，有少数社会党员主张投不同意票，所以这民治社会党就分成两派。少数党员和本党脱离关系，组织一个独立社会党。多数社会党员是非常赞助政府。到了德国失败，德皇退位的时候，这多数社会党就当了政权。他们的领袖是爱白忒 Ebert 和萧爱特孟 Scheidemaun。他们的党纲是渐渐的社会化，人民选举司法和行政官吏，政教分立，增收逐渐提加的所得税。他们又主张共和政治与国际联盟。在党纲一

方面，他们和德国民治党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的党员全是无产阶级，不是中级社会人物。

独立社会党以海斯 Haase 为领袖。他们反对这次战争，所以主张根据与协约国所提及之条件，订立和平条约。他们对于政治改革的提议，总是赞成的。他们的党纲就是社会党于一八九一年在爱而福忒 Erfurt 所拟定的党纲，要求把所有天然的物产作为社会公有。最初的时候，他们尚能和多数社会党员联络起来，但是以后政府的政策趋向于反动方向，他们就取一种反抗的态度，处于反对的地位。独立社会党又成两派：右边一派是趋向于政府一方面，将来也许可以和多数社会党员合并起来；左边一派是趋向于过激方面，将来定必和这派过激分子联合起来。

在最左一方面，有一派过激分子或共产党，叫做 Spartacists。大概说起来，他们的宗旨是和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的。他们就是德国的布尔什维克，是极端的国际派，是资本家和中级社会分子的死仇敌。他们主张剥夺资本家和中级社会人的政权，取消民事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官职，与及所有国债和国税。他们反对召集制宪大会。他们的武器是直接举动，不是选举制度。此次德国各处的罢工与及各种暴动，均是这过激派主动的。他们又想用武力来推翻当时的临时政府，设立俄国式的苏维埃共和国。起初的时候，这一派人的暴动，也有几次成功的，但是未了总是失败的。他们反对订立和平条约，想强迫协约国用兵力来占据德国，借以鼓动布尔什维克主义散布于全世界，推翻资本制度，设立国际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员大半是工界中的无产阶级和退伍的兵士。这一二年来，德国人民对于他们虽则很害怕，但是他们的党员并不见得多，他们的势力并不见得大。

我们知道了当时各党的情形，就可以明白革命时候的时局。德国革命的历史可以分做几个时期。十一月九号发生革命后的第一个月，是革命分子和反动派势均力敌的时候。在第二个月内，上半个月内独立社会党员和临时政府脱离关系（十二月二十四号），下半个月内（在一九一九年正月里）临时政府和过激派宣战，所以当时的势力是趋向于右边（反动派）。在第三个月内，到了二月十三号，国民大会组织联合内阁的时候，大势又还复到革命以前的状况了。实在说起来，萧爱特孟 Schidemann 的内阁较之从前马克思 Max 的内阁更加趋向于反动一方面。这是因为外界的状况使之这样的。

德国革命的特点，是发生得太快，是平复得太快。这就可以见得革命的原动力是从外边来的，并不是从内部发生的。外界的原动力是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和协约国的压力。协约国的海陆军打倒了德国的军国主义，俄国革命又给了德国一个先例，组织工人和兵士会议以表示人民的意志——苏维埃制度。换一句话说，协约国推翻德国帝国主义，使之不能成立；俄罗斯就给德国社会主义种种鼓励，使之成立。所以革

命发生得这样快，进行又这样迅速。但是这又是德国革命不能有所成就的原因。革命发生得太快，时期还没有成熟，领袖还没有养成，政策还有决定，所以当时的政权不得不委托于几个现成的政客。革命的行政部 Central Council，革命的立法部 Congress of councils，永没有得到过实权。所有的实权完全在几个叫做“人民委员”手里，这并不是真真的革命机关，只不过是政客所组织的临时政府罢了。虽则“人民委员”的职权也是由革命的立法部委托的，但是有许多的委员觉得他们是筹备宪法会议的委员。只有一般政客式的委员可以与旧时的行政官吏共事。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换了几个民治社会党员做部长，其余行政人员均没有更动。所以旧时的机关非但没有改组，并且非革命人员所能节制得到。其结果是很不利于革命分子的。“人民代表”中的和平分子和旧时官僚联络后，就能抵制代表中的革命分子。到了十二月初，德国大势是从会议式的政府趋向到制宪大会，从社会革命趋向到政治改造。

过了十二月第一个星期，德国革命进了第二个时期。在这一个期内，“人民代表”把平民议会的权力消除，他们自己又分成改革派和革命派。到了这一期的末，约在一九一九年的正月初，改革派驱逐出革命派，成为政治的中心点。这期内的历史约略如下：德国民治社会党向来是著名革命的。这党的政治态度是向来不能与别派调和，极端反对德国的政治制度。根据于这消极态度，许多社会党员，思想不同，目的各别，才能联络起来，组织这德国民治社会党。但是欧战发生后，这种浮而的一流是支持不下去了。有一部分的多数党员，为爱国心所鼓动，就趋向于政府一方面。有一部分少数党员，抱定他们反对战争的宗旨，趋向于反对政府一方面。所以社会民治党就分成两派——多数社会党和独立社会党。多数社会党是趋向于政府一方面，所以到了欧战将了的时候，政府也极力趋向于他一方面。马克思的内阁非但是代表下议院多数议员，并且又代表多数社会民治党员。马克思倒的时候，他就把政府职权交给多数社会民治党领袖爱白忒和萧爱特孟。但是多数社会民治党，也知道他们一党是单独管不下去的，所以就请独立社会民治党员也加入新组织的内阁和中央议会。这次的阁员改名叫做“人民委员”。

多数社会民治党员不过是改革派罢了，独立社会民治党员如海思 Haase 和考思克 Kautsky 是革命派。除此之外，还有激烈的革命分子如李白你区 Liebknecht 之类，是不能加入这联合内阁的。爱白忒和萧爱特孟的意思，以为他们是不过人民的委员，预备下次的制宪大会；独立社会民治党员以为他们是全国会议的委员。多数社会民治党员以为这次革命是无需发生的，无论如何，这次政变已经预备一个地步，使德国能统一，使人民能得到普通选举权利。但是照独立社会民治党的意见，这次革命不过是一个初步而已，将来的目的非达到组织苏维埃制度和普通的社会化不可。

这两党所抱的宗旨，所持的政见，这样的不同，势必至于决裂。临时政府第一个重大事务是决定德国对于协约国的政策。独立社会党主张承认德国在此次欧战中所犯的过失，如侵犯比利时中立，潜艇战争等类，并承认德国愿出相当的赔偿，一方面讨论国内财产可以作为赔款之用。多数社会党极端反对这种主张，他们愿意取一种不发表意见的消极态度。除了这个对外政策，还有对内政见。独立社会党和多数社会党决裂的原因大半是因为对内政见的不同。那时候的激烈派——社会共产党——想与俄罗斯联合起来，鼓吹第二次革命。这党的领袖是李白你区，这党的战争分子是叫做 Spartacus。这党的根据地是柏林，德国中部和西部的工业中心点，各处海岸地方的水手。这党的人物大多数是退伍兵士，失业的工人，和不得志的少年。他们有很多的军火，又有各处兵船上的水手来帮助，所以起初的时候，政府对于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但是以从战场上还来的兵士多了，就有人提议用几旅的兵去征服这一班过激派 Spartacus。独立社会党员海思 Haase 和考思克 Kautsky 反对这种政策。多数社会党爱白忒 Ebert 和萧爱克孟 Scheidemanu 疑惑不决。但是伦斯白爵 Landsberg，也是“人民委员”之一，靠了前普鲁士陆军总长诺斯克 Noske 之兵力，极端主张用武力来剿除社会共产党。在十二月二十三号，诺斯克的兵士和在马斯忒而的水手初次宣战的时候，独立社会党员海思和考思克就辞职。所以这次革命中的理想分子从此以后和政府脱离关系。以后激烈派屡次想推翻政府，但是屡次失败。到了一千九百十九年正月十五号，他们的领袖李白你区 Karl Liebknecht 和鲁真白爵 Rosa Luxemburg 被刺后，他们就失了势力。

从正月十五号以后，德国革命到了第三个时期。当时多数社会党战胜共产党之后，就由该党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召集一个国会选举大会。独立社会党极端反对当时召集选举会，一半因为他们和联合政府脱离后，和共产党发生关系后，他们在人民方面的信用完全失去了；一半因协约国对于德国的态度，使德国人民不得不趋向于民族主义，守旧主义，这种反动力在选举时候必定表示出来。人民厌乱，达于极点，他们甚愿能寻到一个最有强力的人 Dictator 来救济当时扰乱的社会。只有一般少数人的定力和毅力，方能鼓吹出社会革命，但是独立社会党的时机已失，既不能得国内人民的赞同，又不能因为他们在欧战时所持之态度，得外国政府的援助。他们以后所有的种种计划差不多没有一处不是失败的。

国会选举于正月十九号举行。选举时候，各处的秩序是很好的。当时所采用的选举法是普通选举制度 Equal suffrage 和比例的代表制度 Prorortional Representation。无论男女，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均有投票权。这次选举，大多人民均去投票的。各政党的代表是照各党所得的票数分配的。国会议会共有四百二十一个，其中多数社会党代表一百六十五个，耶稣教党代表九十一个，民治党代表七十五个，民族国民党代表三十

八个，独立社会党代表二十二个，国民党代表二十二个，其余各小党的代表共八个。议员之中，共有三十四女代表。

新政府的第一个政策，是把国都迁到外马 Weimar，一半是因为南方几个联邦国的压力，一半因为柏林是共产党的根据地，所以非得把国都迁移不可。

所以到了二月中旬，新政府在外马成立的时候，德国的社会已经变成宪法改组。我们从这次选举的结果，就可以知道多数人民的志愿并不是在于社会革命，他们所希望的不过是宪法改组而已。独立社会党因有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失了国人的信用；守旧党因为复辟运动的关系，也失了国人的信用。照当时的时势说起来，多数社会党当然在新国会之中可以占了多数议席。但是妇人心理是趋向于宗教一方面和守旧一方面，所以选举的结果，多数社会党只举出一百六十五个代表。多数社会党在新议会之中不得不与别党联合起来，才能组织政府，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所以德国的新政府是由多数社会党，民治党，和耶稣教党联合起来而组织的。这样的政府在议会方面是非常之强，但是在政治方面是非常之弱。

德国革命在议会方面失败了，在人民方面也是失败。新国会成立后，政府就派了一队自由军 Freic-zorps，带了种种新式的武器，去打西北海岸地方的过激党。德国革命是发源于西北海岸地方，由此侵入柏林，以后在柏林失败后，再还到西北海岸边的根据地。新政府此刻就出兵去破除革命党的根据地。国军先打入白罗孟 Bremen，其余的城市亦随手打破。当时政府的兵力虽则薄弱，但是大可以剿灭边界内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德国不能成立，苏维埃制度亦同时消灭。中央议会也就把所有职权交给制宪大会。所有工人会议和兵士会议亦于无形之中取消。在临时宪法之中，所有集权的社会共和国制度完全弃除，联邦制度恢复。照这临时宪法，国会有制定永久宪法之权，有制定需要的法律，有选举大总统之权，有权设立一个国务委员会，其职务等于第二个立法院。

这许多政策只不过是新政府软弱的表示。为求欢于协约国起见，过激主义非剿除不可。耶稣教党员需用政府职位去收买。宪法需调和普鲁士的和南方各邦的地方主义。旧的民族主义已消灭了！新的革命能力已白费了！当时的政治状况是已经恢复到革命以前的状况了！但是在物质一方面，因为经过这三个月的革命，种种现况反而不如革命以前的状况了！

五 德国的新政府

德皇退位的时候，临时政府是由多数社会党和独立社会党联合起来组织的。多数社会党领袖爱白忒 Ebert 做了临时国务总理，组织了临时内阁，其中有三个多数社会党

员和三个独立社会党员。这个临时政府承诺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号协约国的休战条约，并宣布将于最早期限内和协约国订立和平条约。对于国内事件，临时政府拟先从事于经济方面的改组，和召集一个制宪大会。到了十二月二十八号多数社会党和独立社会党发生意见，独立社会党员辞职，退出政府。多数社会党员亦知他们行使职权是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觉得他们的地位不妥当，所以在国会召集之前，他们只得用一种和平政策。右边的政党（守旧党）攻击他们手段太软弱，没有用激烈方法去对付过激派的暴动。

国会选举是定于正月十九号举行。选举手续是根据于一月三十号的法律，无论男女在二十岁以上均有选举权。照欧战以前的人口计算，德国当时的选举团应当有三千九百万人民（39,000,000 其中有男子 21,000,000 和女子 18,000,000）。但是在埃而苏斯、劳伦两省 Alsace-Lorraine，选举是禁止的，在波兰的几省，投票的人是很少。除了这两处之外，其余各处的人民均没有放弃他们的投票权。这次选举，投票的人差不多有全体选举团中的百分之九十，就是垂废的人或病人也由别人扶到选举场去投他们的票。这就可以见得当时德国人民把这次选举看得非常之重要，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权利。这可以见得当时爱白忒的政府确实有能力维持秩序，保护投票的人，不致为过激派所阻止。

下表详列各党在这次选举所得的票数，和各党在一九一二年选举结果约略比较。过激党没有提出候选人物，大半的过激分子均没有投票，就是投票，他们所举的是独立社会党的候选人。

政 党	一九一九选举		一九一二选举	
	票 数	百分之	票 数	百分之
社会党多数党	11,130,452	38.7		
独立党	2,187,305	7.6	4,850,400	34.7
总数	13,317,757	46.3		
民治党	5,261,187	18.3	1,497,900	12.2
中央党	5,656,104	19.7	1,996,800	16.3
守旧党	2,408,387	8.4	1,493,500	12.2
民族自由党	1,473,975	5.1	1,662,700	13.6

如果埃而苏斯劳伦 Alsace-Lorraine 的人也能投票，德国共有三十八个选举区，每区代表是从六个到十七个，共有四百三十三三个代表。但是此次选举埃而苏斯劳伦两省是不包括在内，所以只有四百二十一个代表，从三十七个选举区内举出的。选举方法是

一种比例代表制度，英文名字叫做 List system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每党在每一选举区内提出之候选人等于该区代表的数目。每一选举票作为被选人之政党应得之票。这选举法的第一步是把该区所投之总票数，以该区应举出的代表之数目除之，除出来的商数叫做当选票数 Electoral Quotient，就是候选人所得之票数，过此数目，作为当选。各党所得的总票数，再以一、二、三、四、五、六等除之，如各该党之总票数能以什么数目除之，除出来的商数还在当选票数之上，则各该党就有这样多的代表。例如有一选举区应举出之代表是十三人，该区内各党所得之票数如下表：

	中央党	多数社会党	民治党	守旧党	民族自由党
总票数	405, 871	29, 831	94, 156	81, 389	62, 700
以二除之	202, 035	145, 415			
以三除之	135, 290	96, 943			
以四除之	101, 468	72, 708			
以五除之	81, 174				
以六除之	67, 645				

照上表看起来，中央党应举代表六个（第一个，第三个，第五个，第六个，第十个，第十二个）；多数社会党四个（第二个，第四个，第七个和第十一个）；民治党一个（第八个）；守旧党一个（第九个）；民族自由党一个（第十三个）。

选举的结果上边已经说过，就是多数社会党举出代表一百六十五个，耶稣教党（中央党）九十一个，民治党（进步党）七十五个，德国民族国民党（守旧党）三十八个，德国国民党（民族自由党）二十二个，独立社会党二十二个，其余各小党共八个。

这次选举的结果和上次德国下议院选举的结果，就不相同了！多数社会党的势力大增加，守旧党的势力大减少。中央党和民族自由党均减少一些势力，民治党增加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势力是趋向于左边一派。这是因为新国会的议员是照各处人口的数目分配的，所以没有欧战以前时候的不平均。比例代表制度第一次实行，这又是一个原因。

但是照这次选举的结果，没有一个政党在新国会之中占过半数的议席，所以这次的新内阁，必须是一个联合内阁，就是由各政党的领袖联合起来而组织的。

新政府迁都到外马，新国会定于二月六号开会。这个计划受独立社会党极端的攻击，过激分子到处暴动，其目的就想阻止新国会开会。工人会议和兵士会议领袖也定于是日在柏林召集一个联席大会议，作为不信任政府的表示，并且借以扰乱秩序。但

是当时政府的能力还算不差，居然可以维持极扰乱的时局，并能使新国会如期在外马开会，没有发生意外变故。新国会开会那一天，秩序甚好。这一班新议员也很能有一种团结力，除了几个独立社会党员，起初想阻止召集国会，现在想使得国会不能做事，新国会里边差不多没有捣乱分子。新国会开会辞，由爱白忒宣读，其大意就是攻击协约国于重订休战条约时候所提出的苛刻条件，主张德奥合并，并提及德国加入国际联盟，需与别国受同等的待遇。多数社会党员谈维持 David 被举为新国会议长，以后谈维持做了阁员，议长一席由前任下议院议长中央党员发伦白赫 Fehreubach 继任。这次新国会居然可以举出议长和副议长，没有发生冲突事情，就可以见得议会里三大政党早有一种同意。

议长举定后，新国会的重要事务就是制定临时宪法，选举临时大总统，组织内阁，宣布对外政策，和内政方针。临时宪法于二月十号制定。二月十一号选举临时大总统，爱白忒得二百七十七票，被举为德国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大总统的年薪和公费约二十四万元，大总统的住宅是柏林的 Bellevue 宫。新大总统第一个宣言就说做了总统，万不能成党派的意见，他的政策是实行和平主义和国际联盟主义。

新政府第二件重要事务就是组织内阁。新大总统第一个命令是任命萧爱特孟 Scheidemaun 为国务总理，组织内阁。各政党开了会议之后，决定第一次内阁由多数社会党民治党和耶稣教党联合组织。阁员定十四人，多数社会党员七人，民治党和耶稣教党各三人。这是德国新政府最不幸的事。德国经过这几年的大战之后，又加上三个月的革命，人民疲乏不堪，元气丧尽，非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改造政治，改组社会，恢复经济方面工业方面的种种状况。但是这第一个内阁里的阁员，党派各异，政见又不同，万不能解决当时最复杂的和最困难的重大问题。新内阁的阁员可以分做三派：激烈的改造派，宗教的复古派，和争自由的空谈派。所以新政府的政策也带有这三种形式。在外交方面，新政府主张根据威尔逊主义的和平条约，恢复殖民地，国际联盟，解除军备，强迫仲裁，开明的外交。在内政方面，新政府主张实行民治的行政，民治的教育和军备，经济方面的改造，均分食料，国家处理各种专利权利如矿产水利之类，集社自由，公众卫生，行政官吏的权利，农事发展，盈余税，死亡税，所得税，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各种的自由权利。

最初的时候，人民对于新国会和新政府，均极信任。有许多人把新国会看出一种百效膏，万应定，可以包医当时德国的种种病根。但是过了几时，人民对于政府的信用，完全失去。国会议员只有抽象的议论，而无具体的政策。加以上次下议院的几个领袖，大半又是当选，做新国会的新议员。所以政体虽已更变，这一班新举出来的议员还是旧时的政客。新议员之中自然有几个新鲜人物但是他们人少势弱，万不能和旧

官僚竞胜。所有议会里各委员会中的重要地位，他们全得不到手，并且他们有时候连发言的机会也没有。所以开会后过了两个月，新国会就被舆论界极力攻击。到了六月里，人家就不致意这新国会了。

政府的经验，也与国会相等。政府的政策是渐渐趋向于右边——守旧方面，所以处处受独立社会党和过激派的攻击。就是大多数的多数社会党员也不能满意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对于社会化的政策，持极冷淡的态度，所以激动多数社会党员的厌恶。当时德国经济改组种种问题，自然是很难解决的，但是政府对于恢复欧战以前的原状，非但没有成绩，并且未曾一试。以后人民也知道新政府的人物还是旧政府中的几个人。在名目上边，德国政体已改，在实际方面，执政的几个人还是照旧。无论在政府里，在行政方面，在议会里，所有重要人物大概与发生这次战事有关系的人。有几个鼎鼎大名的人是已经辞职了，但是大半的旧人物。旧制度均与新政府同时复活，在新政府里边占了重要的地位。

在二月三月这两个月里边，过激派是非常活动，加以工人没有工做，全国食料缺少，所以普通一般人很易被过激主义鼓动，过激派又想推翻政府，设立一个劳农制度。政府的政策虽趋向于守旧一方面，但是在右边各党（守旧党）也不能满意。他们也时时批评政府的无用，不能用利害的手段去对付过激派，所以他们也时时和政府为难。到了二月十五号，各处的罢工运动散布得非常之快，差不多从柏林直到莱茵河，没有一处没有发生罢工事情，也有经济性质的罢工，也有政治性质的罢工。在白维利埃 Bavaria，发生反动革命，国务总理于二月二十一号被刺。在撒克逊（Saxony），过激派运动推翻该处的政府。在柏林，天天有人想用激烈的方法去推翻国会，到了三月二号，柏林宣布普通罢工，并且又发生激烈的革命。其余的城市亦随之而起，各处均有剧烈的战争。

起初的时候，新政府还想用武力剿除过激派。所以在三月二号，新政府曾发了一种宣言，征求全国人民的帮助，和过激派大决一战。但是到了后来，过激派的势力一天大如一天，政府亦自知没有能力去对付，所以又想用调和方法和过激派讲和。政府又发了一种宣言，声明愿意和工人会议兵士会议讨论解决时局的方法，并说他们的要求也有相商之余地，至于社会化的政策，政府也愿意就此实行。但是独立社会党还不能满意，他们要求纯粹社会党人物的内阁。守旧党和中央党对于政府这样的软弱政策，又攻击得非常利害。所以当时的政府实在处于两难的地位：独立社会党攻击政府太趋向于守旧一方面，守旧分子攻击政府太趋向于激烈一方面。

但是到了三月十二号，时局觉得大有进步。当时的陆军总长诺斯克 Noske 是一个很利害的人，他的手段又是利害。他居然能于极短时期之内，把当时各种暴动平复，恢

复当时的秩序。诺斯克的政策大受独立社会党领袖海斯 Haase 的攻击，但是诺斯克把当时各种暴动归咎于过激派报纸的煽动。诺斯克的武力只能恢复一时的秩序，万不能永远保持德国的太平。在四月、五月、六月的时候，各处的秩序又被过激派扰乱了。这是因为激烈派的煽动，食料的缺少，和协约国苛刻的政策，所以人民又不能安稳过日子了。罢工事情又发于司忒丁 Stettin，罗白克 Lubeck。白罗斯楼 Breslau 等处。在罗安 Ruhr 地方，有三十五万矿工全体罢工，要求每天六点钟工作时间，增加工资，赦放政治犯，政府军备测防。在爱生 Eooen 和惠斯忒费立地方，状况亦相同。还有一般激烈分子极力想在各处组织俄罗斯式的苏维埃政府。

白范而埃 Bavaria 对于普鲁士本来是非常仇视，并且对于外马新政府，也不表同情，所以在四月六号，白范而埃就宣告独立，并在谋聂区 Munich 城宣布设立一个苏维埃式的共和国。但是这新共和国的命运是很短的，因为白范而埃人民求救于中央政府，爱白忒大总统就于四月二十一号派诺思克 Noske 发兵三万，包围谋聂区，苏菲埃制度就立即取消。同时别处的暴动也同样用武力平复。在这一个时期之中，德国最有势力的人要算是诺克斯。他是新政府中的国防总长。他主张的是帝国式的社会主义。在欧战时期之中，他的主张是极端趋向于军阀一方面。他是最信仰武力的人，并且很善于利用当时组织起来的自由军。如果他有了全权，德国的过激主义和暴烈分子很易被他立时征服。德国的乱状，如果不能及时平复，诺斯克也许能做出拿破仑的举动，也是说不一定的。

从休战时候起，直到五月七号协约国把和平条约草案送给德国和平代表的时候，德国在国际方面简直是轮不到说一句话。协约国方面要求德国政府派出正式和平代表，订立和平条约，所以外马政府派了外交总长 Count Von Biockdorff-Rantzan，司法总长 Lansberg，普鲁士议会议长 Leinert，邮电总长 Giesberts 等组织一个和平代表团。德国人民对于和平条约，非常不满意。当和平条约宣布后，德国举国一致反对。所以到了六月十六号协约国把正式条约交给德国代表团的时候，发生一个重大问题：究竟要签字或不签字。德国代表团团长绝对不肯签字，在阁员之中，国务总理和多数阁员主张不签字，少数阁员主张签字。但是在人民一方面，他们虽然是很反对这和平条约，不过同时他们也知道时局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拒绝签字也未必能发生什么结果，所以各政党的多数党员和普通一般人民均主张签字，借以结束国际方面的事务，使新政府能致全力于内政，收束当时极扰乱的政局。但是当时萧爱特孟的内阁是绝对拒绝签字的，所以这内阁就因之而倒。萧爱特孟于六月二十一号辞职，另由多数社会党员前劳动总理鲍安 Bauer 出来组阁。新内阁就于同日成立。六月二十二号新国务总理在国会宣言新内阁于和平条约主张签字。同时国会里就有人提出一个同意议案，该议案居然通

过。国会于七月九号正式承诺这和平条约，议员之中，二百零八人投了同意票，一百十五人投了反对票，九十九人缺席。鲍安内阁的重大职务就是对外实行和约的条文，对内解决经济改造和政治改造种种问题。

同时新宪法也已制定，于七月三十一号在国会通过。八月一号大总统以命令宣布全国。爱白忒于八月二十一号照新宪法所规定，重新宣誓，就大总统的职位。制宪会议就立即解散，以便重新选举新国会。在秋天的时候，德国的工业方面颇有恢复旧状的机会。各处工人均延长他们工作的时间，也有出于工人自己的愿意，也有用别种方法使得他们多做工。所以当时虽则缺少各种原料和煤，德国的出产大有增加。为便利运煤起，全国铁路的客车由政府正式宣布从十一月四号到十五号停止通行。但是到了将近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十一月九号——政局非常危险，过激派很想利用这纪念日的机会，激动全国人心，使之暴动。柏林预备于这一天宣告全体大罢工，但是国防总长诺斯克早有预备，一切布置得非常周密，所以这一天没有发生意外事故，全体大罢工也不能实行。当时正值天气寒冷，各处均下大雪，火车又是停止开行客车时期之内，所以过激派之计划均因之不能实行。

政府的困苦总算达于极点：一方面需预防过激派的暴动，又一方面又需抵制复辟派的活动。八月三十一号反动派的机关全德国联合会 Pan-German League 在柏林开了一个大会，当时很有许多人主张复辟。汉登堡大将 Hindenburg 于十一月初旬旅行至柏林，复辟派就利用此机会，作为一种树威运动。当时右边各政党均非常恐慌，发出各种警告，使国人致意。同时德国又发生一个新组织，叫做民族少年联合会 National Youth League，是由复辟派组织起来的，想利用一般年轻识浅的人，使他们心目中存了一个皇帝的观念，以备将来实行报复主义。这联合会的内容是由新政府教育部调查出来的，这会就被政府取缔。

在财政一方面，新政府制定了许多极重要的法律。旧时的税则制度均完全更改。新政府的两种收入是所得税和财产税。照旧时的所得税法律，进款在九百马克以下是不收税的，但是每年进款在九百马克以上的人是必须出所得税的，无论他家中人口的多寡，他总是要出这个钱的。新的所得税法律把每年进款在一千马克以下的人作为一种例外，无需出一个钱的税，如出税人家中有倚靠的人，他所需出的所得税可以照人口的多寡，免除例如有一个倚靠人可以免除五百马克应出之税，人口增加每人可以免除三百马克应出之所得税，在十二月内，政府预备筹画国内公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但是结果只筹到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

到了今年，（一千九百二十年）三月十二号，刘忒或子大将 General VonLuttwitz 的兵忽然向柏林进发，反动革命派首领甲柏 Kapp 就立刻占据柏林城中所有公共的房屋和

重要的地方。外马政府完全没有预防，柏林失守后，外马亦当支持不下起了。爱白忒大总统和政府人员就迁移到 Sresden，从此再迁移到 Stutyart。在北方一部分，政府的兵士和这次反动革命很表同情，所以均不愿意和乱党战争。但是西部和南部均表示反对甲柏的态度。甲柏自称为国务总理，任命刘忒或子为陆军大元帅。但是德国全体人民均不赞成他的举动，因为他是代表军阀主义，并带有预备复辟的意思。所有各政党，中级社会人民均表示全体一致的反对。就是海陆军之中，也有几部分很反对他的。爱白忒政府出了一个通告，使全体人民对于甲柏宣言普通罢工。德国工人对于政府的罢工通告，分做两派：普通一般工人均服从政府的通告，宣布全体总罢工；但是有一部分工人（大半均在 Rnhr 产煤区域），没有宣布全体总罢工，不过这一般工人和政府订了一条条约，所有在该处工作区域内的种种事务，均由工人自行管理。工人的罢工，也发生得很快，甲柏在柏林做了两天的国务总理，就支持不下起了。三月十八号他就逃出柏林，这忽然发生的反动革命，总算是忽然消灭了。

甲柏逃出柏林后，爱白忒的政府回来。但是当时全国全体总罢工是由政府主动的，所以政府回到外马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取消这全体总罢工。这一件事还不算十分为难，工党和几个大政党曾订有几种条件，如阁员的置配，新法的制定等，均需得他们的同意，以后政府允许了这种条件，工人方面立即取消罢工。当时政府的困难问题，就是怎样去恢复 Rnhr 产煤区域的旧状。当甲柏占据柏林的时候，该处工人并未罢工，但是他们把区域范围内所有事务，完全自行管理。他们的政府是各种委员会叫做 *Committees of Action*。工人均备有军器，完全是武装的。这一班武装工人就叫做“红色军”。但是当时该处的秩序，确实是由这一班“红色军”维持的，并且该处确实没有暴动事情。但是政府一方面的问题，是怎样可以恢复该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和怎样可以解除工人的武装。工人方面要求得到他们自由的确实保障，才肯解除武装。他们要求解散军备，由工人组织国民军。政府和工人交涉的结果，是于三月二十四号订立一个条约，叫做 *The Compact of Bielefeld*。但是以后该区域内还是发生暴动事情，政府还是用武力去征服这地方，直到四月中旬，这区域内才能勉强恢复秩序。

所以鲍安 Baner 的内阁职权恢复之后，就经过了这种种困难事情。人民对于他的信仰，是完全失去了。他是实在做不下去了。所以他就辞职。爱白忒大总统任命社会党员缪勒 Muller 做德意志共和国第三个国务总理，重新组织内阁。新内阁里边的人物，大半是得工党的同意的。

新内阁成立后，就决定于六月六号选举国会。照新选举法，每一议员需代表六万人民。当时共有二千五百万人投票，共举出四百六十个议员。各政党的代表和所得票数如下：

党名	举出代表	所得票数
多数社会党	10	5, 531, 137
独立社会党	80	4, 809, 862
中央党	67	3, 500, 800
德国民族党	65	3, 638, 851
德国国民党	61	3, 456, 131
民主党	45	2, 152, 509
耶教联邦党	21	1, 254, 963
Guelphis	5	318, 104
白范而埃农党	4	
共产党	2	438, 199

新国会举出后，内阁就辞职。爱白忒大总统任命前下议院议长法伦白赫 Fehrenbach 做德国共和国第四次国务总理。新内阁于六月二十五号成立。

德国经过这四年多的大战争，再加上了三个多战争，元气丧尽，人民的困苦是达到极点。所以新政府的地位，是非常困难。他们居然能于几月之制定宪法，一方面能抵御复辟派的活动，又一方能防御过激党，使之不能活动，这就可以见得德国人民的政治能力，非别国人民可以及得到。

性之生物学 *Biologg of sep.*

高 铨

回溯达尔文建立进化说以来，已经半世纪有余。高式生命（Higher forms of life）是从低式生命（Lower forms of cife）渐进成功的话，固然是不破的理论，是全科学界所公认，这生命问题亦由此得一道曙光。我们回想进化说时代以前，把高式来解低式，进化说出来，把耶稣破了，代以生物学的科学。看这高式生物是起源在低式，渐渐进化的，是我们今日研究生物学的方法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事实？就是性（Sex），就是生殖（Rep-rocdution）。在从前研究的人，同现在不晓得生物学的人，耶稣听见说生殖两个字，耶稣就想到性的配偶（Sexual matins），从那高级生命看来，是不可分离的两件事。加以我们从前的知识，对高等动物以外的生殖，是没有知识。高等动植物的世代沿传，是起点在两性融和 Co-mungling of the two sexes。把这生命上的附随现象，认作了行程（Process）的要枢，也不能怪耶稣。自从我们知识进步，晓得下级生物的现象。比较解剖学（Comparative alatomy）诞生以来，对于生殖的观察，立足点已是不同。我们追溯上去，不能不从下等生物看耶稣的生殖方法，渐渐的再看哺乳类，再看我们人类。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晓得的是近代的生物概念，就是怎样是生物。我们现在提这个纲领，就是身体和细胞的关系。

1. 身体和细胞（Body and cell）

只要是生物，不论耶稣是动是植，耶稣的身体都从细胞组成。什么是细胞？我们可以说是耶稣生物的单位（Unit of the living being），是有机物中有生命的最小粒子。什么是身体？我们可以说是细胞的群。耶稣们各有特形，各有大小，各有职业，照一定法来排列成功的。我们取个比喻，细胞是砖瓦和泥石。我们身体是这砖瓦石来造成的建筑物。这细胞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中空的小室，中间有半流动体，叫做原形质（Protoplasm）。质是被膜包住，膜是硬层。原形质的中间，有个圆体，叫做细胞核 Nelcleus，构造精巧，是细胞的要部。细胞体（Cell-body）的生活行程（Vital-process）都是听命于此。所谓同化（assimilation），生长（Growth），生殖（Reproduction）都是听耶稣的

指挥。同化是什么？从周围媒介质，取营养进来，由自己的意思创造自己的原形质。质加多就是生长。到了一定限度，分裂作两个，各有同样的核，各有同样的原形质：这就是生殖。所以生殖是生长到限度的结果，是过了限度，再生长的简法。

我们要把细胞和生物的关系说清楚，我们从简单的说起。最下级动物有如原虫（Amoebae）和滴虫（Infusoria），叫做原生动物（Protozoa），又如裂殖菌（Bacteria）酵母菌（Yeast）是最下级的植物，叫做原生植物（protophyta），总称起来叫做原生生物（protista），这些物都是一个身体一个细胞，是生物的始祖起源。从这里发达进化，渐成细胞联合体（Cell colonies），是一种形似细胞的群，好像那植物的藻（Algae），动物的 Volvaceal，细胞渐次差异，组织内部的，组织外部的，各有耶稣们的专责。我们更溯于植物，动物各种属，这差异更加大。筋肉，机官，因特别功用来的，都有特别的解剖的组织（Anatomical Structure），直到哺乳类和人类，都是如此。这些生物都是由许多细胞组成，我们可以想到是有了单细胞，才有这生物。从这里着眼，分别前列二项，在动物我们叫耶稣是后生动物（metazoa），在植物我们叫耶稣是后生植物（metaphyta）。我们要晓得生物界的种属虽千差万别，不论耶稣们的高低，耶稣们有根本的一致，就是都从细胞组织。这些细胞，各有各的排列，各有各的功能。

生物所以可追求进化层级的原故，正因为细胞的进化动下达上，可以追求。二者的发达，是平行进行的。动植物的生命，是起于独一的细胞。这个细胞叫耶稣做母细胞（Mother-cell），分了又分，得无数的仔细胞（Daughter cell），成一个细胞群，那个居外，那个居内，那个是筋肉，那个是机官，才能成官能完备的身体。所以从细胞说身体，身体是细胞的连续生殖，身体一部分的生长，乃起于旧存细胞，增加耶稣的数目就是了。简约说来，生物的生长，就是细胞的生殖。旧的裂出新的，我们要注意，同生殖有一并行的行程。旧的死了，新的来代；旧死新代，身体的各部都是如此。细胞生了长大，长了老，老了死，死了新的来代。我们的毛发，皮肤和指甲，我们都晓得耶稣是如此，在一定的状态的下，层层推进。我们叫耶稣做风皮，Dandruff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皮肤细胞，既死既干，代谢来的细胞尸体。那些蛇的蜕皮，鸟的蜕毛，蟹的蜕壳，那一件不平常，那一件不是细胞尸体？我们可以晓得各机官的细胞，没有不死退的，那些肠膜唇膜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明认的，细胞新生是正规生理作用。耶稣的新生不能去补耶稣的死亡，那身体就衰弱，终于死亡。把科学的来解释，这新陈代谢（Process of metabolism）中间的同化行程（Anabolism），取食物入体来组有机物供细胞之力，不敌这衰废行程（Catabolism）的时候，生物就失耶稣的生。所谓衰老（Semidecay），所谓无病善终（Natural death）者，不过是衰废变迁超过同化变迁的现象就是了。

2. 再生 (Regeneration)

生命的生长现象以外，生物更有一行程。生物的天赋，更有大伟力。是什么？是生理的再生 (physical regeneration)。就是身体各部在特别状态的底下，可以再生失去的部分，全然复元。我们的伤痕平复，破口长满，日常常事，人人都晓得的。怎样会平复长满？就是这再生行程，同前述的现象也是差不多。伤痕邻近的细胞，受这伤的击刺，徒起活气，生殖起来，数目大增，伤痕的中间，就等这新的细胞充满。细胞的再生不生异种，在一定极限的内，身体约各部大都如此。为什么说极限？因为我们的补回力不是完全，生物愈高，细胞的差异更大，再生成群之力更加小。所以这再生力，和动物的种属有密切关系。在那些下等动物，耶稣们的再生力是很广，筋肉的一小部分不用说了，那机官全部，都可以再生。守宫掉了尾，不久就再生。蝾螈 (Triton) 失了腿，亦就再生。蟹的足，蜗牛的目，都可以再生。海参 (Sea cucumbea) 的脏腑，海星 Star fish 的臂肢，耶稣都可以再生。这些例是举不清楚的。更进一层来说，动物里，我们把耶稣分做几若干部，都不失生命的很多。分开了以后，大家都再生耶稣的本有部分，反更是成了几个完全虫，生命反加扩大，竟是人为代耶稣繁殖一般。蚯蚓，蛔虫，都是如此。eaa nemones, Hydra-polypes 等也都是分开身体，就各部自成完全生物的。说到植物，更是数不清，插枝接种，是园丁农人的惯法。秋海棠 (Begonia) 的叶屑，也是各成一完全植物。所以我们说到这里，不能不惊这再生力的广大。我们更考细一想，秋海棠的再生，也同生殖很可相近。毕竟什么是生殖，什么是再生，就很难说。再生可以说做身体一部分的生殖，这样一讲，那生殖本体 (Reproduction proper) 当是全体 (Whole body) 的生殖。这新生，成长，演进，是我们的再生，生殖，同一样的。斯宾塞尔说的 Her-bert Spencer 说的。

生殖不过是不连续的生长。我们议论所到，耶稣的话好像是奇，并不是奇，不能不归结到那点的。我们再细说在下面。

3. 生殖 (Reproduction)

我说到这里，我先须告人一个大注意。平常听到生殖就想到性偶，甚且以为意思就是性偶。这是大错！大大错！我们一看下等生物就可以晓得生殖和性偶是全然两事，没有必须同存不可分离的道理，根本上竟是没相关的。我们记得沃斯佛 W. Ostwald 把一种无机官的单虫类 (Moneta) 和芒硝的结晶比较了。过饱和溶液里结晶生长，达到一定限度，大晶面上就生小晶，就好像那单虫的生殖。不过是，结晶是新物质加添在表面，单虫的生殖是摄进内部再生，一点点不同就是了。沃斯佛的比较，不是无意义的。我们记得生物学大家黑克尔 (Hernct Haeckel) 耶稣是指出这单虫的人，耶稣说：“这个最下级的无细胞核生物，是和生命起源的大秘密有关系。把耶稣们一比较，是离

其余的生物反远，和无机体更接近。”归根起来，那生殖是什么？在这广大无朋的生物界，固然是千差万别，说不清的变幻，却有一个根本意思，就是，生殖是母体发达达到一定限度，得了增加身体的材料，不能容下的时候，分出子体，让耶稣去独自发达。身体加大，是连续的细胞生长，生殖是不连续的生长，意思很明了。我们把自然界作一概观，这生殖的意义不过是种属的繁殖，不过是存续一种形式的方法，也就是生命延传，我们能分出某种种属某种种属的原因。说到这里，和两性无关，是不用说了。更进一层说，这两性是不是必须的条件？我们看下等生物体里多数，都是只得一体，不要类。我们又男和女，并没有男和女的很多，耶稣的繁殖力却高过我们人类，好些昆虫类，软体虫类，耶稣有男和女。耶稣有时却不要男性，只是一个女性可以生殖。我们可以说两性不是生殖的必须条件了。我们从奉达氏进化论，认耶稣是真理，那么生殖是先有的本源，高等动物的生殖，离不了两性融和，是进化以后的现象，男女性是附随生殖的旁支，也不用说了。我更把那生物的生殖从根本起，系统的缓缓的一述，更可以明白。

a. 无性生殖 (Unse Xpual reproduction)

我前节说了，下等动物多数只有一条，耶稣的生殖不过是个体到一定大的时候，不能再大，就分出子体的现象。

我们的性字，是从男女来的，对比生的，既然没有男女性，还说什么性，我们叫耶稣做无性生殖。我们从理论上推看，从事实上取证，我们可以晓得这却是女性的本体，下面再述。生物中的单细胞的都是这样繁殖。就是更高等的动物许多也是如此，仔细一分，可列做三项。

(1) 分裂 (Division)

这是生殖的最简方法，原虫类，滴虫类，都是如此。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细胞，达到一定大小就裂做两个子细胞。耶稣的裂法从细胞核起，渐渐伸长，变做哑铃状，中间裂开，就成两细胞。耶稣的内实物，也随着分开，成锯齿状，围绕在两子核的周围，各成了独立虫。这分裂行程叫 *Ami to sis*。生殖不过是生长的结果，母体太大，不适耶稣的营养生活分开来继续耶稣的生命的的话，在此又可一证。水媳 (*Polypesou*) 更高的动物，耶稣也是这样生殖，却不即行分开，互相接合，好像一枝树。脆足虫 *Choetopoda* (*Bristle footedworm*) 自裂成碎片。海多足虫 (*My-riainda*) 是幼虫的连锁。这些东西如果脱离，都是要再生已失部分才成一个完虫。我们说到这里，前述的再生和生殖，又可连络耶稣的关系了。

(2) 出芽 (Bndding)

母体到了一定大，生出芽脱下来，就成个体，表面看来，好像分裂。其实大不然。

分裂的是全母体都成子体。换句话说，子体成立，母体就消亡，没到子体中。出芽不是如此，耶稣们有母子的分别，子体生了，母体不消失，不是等分，子体常小。子体所取的，不过是母体的一小部分，母子各为显然的别个生物。我们更仔细一察。母体生长中，内实物涨出于某点，就变成芽，就成子孙之源。这种生殖已是进了一步。原形质不常有，都是有组织的动植物。普通酵母是个例，海绵虫等都是如此。耶稣们可以顺次出芽，子体不即分离，附在母体，终成一个树枝状的动物团，叫做 Animol stock。至于那植物，藓苔类里的植物，都是如此。就在高等生物，出芽也是常法。实际上，显花植物实具两种方法，有性生殖是花与种子，无性生殖就是出芽。树之出芽，都可以看做出芽生殖。生出的子体，同枝状动物团一比，更是明白，这样说来，那树是植物团了，可以叫做 Plant-stock。

(3) 芽胞 (Sporulation)

母体上出一个细胞，分脱后，长成新体，这个细胞常叫耶稣做种胚 (germ)。不是真正胚胎，是无性的。耶稣的形状各不同，有能运动的，有不能运动的，能运动的生一根或几根毛，在空气或水里浮游。水里的隐花植物的一般是如此，原生动物中也有如此的。这个方法，是更进了一步，母子更鲜明了。

我的话说到这里，我们好像就要列记有性生殖了。却是不然。有几句话要先说。生物界上不是同人上楼梯一样，前步是前步，后步是后步，可以划线的。不是昨日是单性，今日就有了两性生殖的。不要说有性生殖和无性是有交替现象，就是男女同体，到男女异体也是有种种的兼行现象。这些话让后面再述，生物界上的性是逐渐成功的。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中间，是有一个连锁。就是交合 (Copulation)，这个是性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细胞体全然相合永久相合的。不是我们平常说的交合，耶稣们因为要交合，就行交接 (Conjugation)。这个又要注意，耶稣的交接是没有男女体的分别。是两个全同的细胞体暂时相接，就分离。我们要说明这现象，我们举毡毛虫来说明。两个要交接的虫，先并立起来，更做一条原形质的桥，彼此联络，两个的细胞核都分成两个：一个不动的表示女性，一个动的就如男性。两个细胞里的男性核，都动起来，通过那原形质桥，各就对于女性的细胞核，成一个合体。永久相合，成各细胞里的核，再来分开。这个现象，叫做两性融和 Amphimip is (Comingling)。在这个现象里，我们要注意的，女性核和男性核是有化学的差异，不但是同在一块，而且同在一个细胞。这虫是分裂生殖，到一定次数，却要失去生殖力，非经一次交接、交合，不能回复。有关下面再述。我们现在可以晓得的，就是交合的目的在融和，交换分配特性于子体。这个是无性生殖最后阶层。我们追溯起来，融和现象的最初，耶稣并不交换，不过是两个或几个同种属者，融和耶稣的身体做一个再来分裂加数。我们鲜明男女性之生殖，

推耶稣的最初，是这融和分裂现象。中间的是分裂融和同时举行。有性生殖是分裂之后再融和就是了。我们说明了原委，我们现在可以列记有性生殖了。

B. 有性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

看上的原委，可以晓得两性融和是后起现象。我们的有性生殖，更不是生殖的根本，可以明白。不过是进化的阶段，方法的移换。男女同在一细胞的，变做在不同细胞，在不同部位，更进分得更远，不在同一细胞体，分得远了才成这两性生殖现象。耶稣的进化阶段，我们述在下面。我以前说了繁殖种属，是生物的目的。生殖行程，最初在一体，渐成两体，虽有变迁，这根本是不移换的，目的是恒定的，不过方法变换就是了。我们最高人类的生殖，同那单虫类生殖的目的，是同一样的。用不着神秘思想来称赞，也用不着神秘思想来说是秽是恶。是我们生物界全体的一致，细分起来，可为四项。

1. 自体交合 (Autogamy)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看做是有性生殖的最始。我们从细胞上看来，在原生生物，只有一个细胞。耶稣们身体相融，交合了来生殖。无性生殖中，分离耶稣的身体一部，作子孙之源，我们已述过了。在后生生物，耶稣的身体不止一个细胞，就是细胞联合体，渐见组织的生物，好像 *Volvox*，耶稣的细胞是已经带有分工性。耶稣的生殖不是掌于全体细胞，是细胞一部分，特别发达成性细胞 (Sex-cell)，来营生殖。所以后生生物决不能身体相融。耶稣的有性生殖，是这母体的一部分，生殖细胞来相融。这样一来，子孙的源，不是母体的全部，是有限定的细胞。因为这限定细胞，我们才有性现象。这个两种细胞，虽然分开，却在一个细胞体。这个我们叫耶稣做男女同体 (Hermaphrodites)。显花植物大抵雌雄蕊同生，我们都晓得的。动物里头好像少些，然而海棉虫，软体虫，蜗牛等都是如此。我述到这里，我们不要忘记了生物界上大法则，就是异质相加。这个话我详述在后面。我现在先给一个要领，两性所以分的是由这法则。所以两性同具的生物，自己交合，自己授胎，不是一般现象。达尔文证明的，花的授胎借助风虫，互相授胎的事实，不要忘了。

雌雄花的成熟期各有不同的事实也要记着。耶稣们的男性是要去觅别花的女性，耶稣们的女性是要受别花的男性的事实，实是我们男女所以异体的根元法则。不但植物如此，动物的男女同体的也是如此。我们记住了这现象，我们才可以晓得男女异体是进化的当然，是法则的一贯，我们可以记异体交合了。

2. 异体交合 (Heterogamy)

我们晓得了男女同体的耶稣是不常自己交合，耶稣虽同在一个细胞体，关系是全分离的。这可以分离的东西，自然可以分开在两处。我们从细胞组织上看来，生物愈

进，耶稣的细胞愈加功能分开。参照这分工现象，男女变成异体，又是进化的当然。我要说明这个道理，我们先看植物。耶稣们是男女同花。却渐渐有了男女异花。渐渐的成了男女异枝。最终竟成男女异本。愈分愈远，我们要更记我们人类生长的情形来证明。男女两性交合，组一个细胞，我们叫成胎。这详细话我述在后面。成了胎后，这细胞分裂起来，生出各种机能的细胞，我们以为我们人是“万物之灵”，好像我们自始至终，不同生物。实际上不过生物界上的进化阶程，我们在胎内经过，超在耶稣生物之前就是了。第一个证据，生殖细胞是单细胞，是原生生物。这不用说耶稣。我们要注意的，胎儿的最始是男女同体。渐渐的一方发达，一方渐灭，我们身体上到生出来，只见一个性，并不是没有经过男女同体的。一方渐灭不完全，就成阴阳人。耶稣们叫耶稣人妖。什么妖不妖，这都是昧于生物学，少见多怪罢了。我们回溯起来，胎儿最始的细胞里，是男女同细胞，可以推得简直是个下级原生生物，可以想到男女异体是用男女同体的进化，更是鲜明了。

我述到这里，我的性之生物学，好像可以告终。却是大不然。我们不要忘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告诉我们，生物界的法则说：生殖不同性相连，离了性交合可以生殖；一种告诉我们两性交合是方法，生殖是目的，只要达目的，方法是可以变换的。无性，有性；男女同体，男女异体；在生物，耶稣们是错杂作用，是兼用的。这两种现象是什么，列记起来在下面。

3. 单性成胎 (Parthenogenesis)

我们以为有性的生物是不能不交合生子，这个我们只见了高级生物的缘故。我们先记一个蜜蜂的事实在这里。蜜蜂是营社会生活的东西，一群之中只有一个女王。其余是职蜂，是生殖器退化了的雌蜂。雄虫虽多，是只用在一时，只容留耶稣一时的。这个女王是真女性。她的交媾是一生一度。把交媾的雄蜂的精，一起取到自己的腹中，装在囊里备用，陷雄蜂到死地。她产卵的时候，从囊里注精授胎，这就成雌蜂和职蜂（职蜂和雌蜂的分别只是营养关系与生殖不相干），她不从囊里付精出去，就成雄蜂。雄蜂是什么？就是单性生殖所生的子孙。如果这女王收精不多，精用完了的时候，耶稣就尽产雄蜂。雄蜂是绝退化的东西，除了交合没有能力，全巢都覆。这个养蜂的人所都晓得的现象，耶稣不过不晓得是单性成胎的缘故罢了。这个单性成胎，生物界中很多的。耶稣的事实，都到一七四五年 Bomet 氏从树虱 *Plantlice* 才发现的。蜜蜂的两种生殖方法好像是自由。其余许多生物是由外界有限制，成气节的单性成胎（*leaznal Parohengensis*）。好像水蜜 *Water-flea* 树虱蚜虫 *Aphides* 都属于此。夏季是单性生殖，秋季雄生，乃成两性生殖。以上说的是两种方法兼用。有种生物耶稣竟是没有男性的，好像 *Aqnatccrus ters*, *Bolifers* 诸类，从不见有男性，竟是永远的单性成胎。耶稣的子孙

并不生得少，繁殖力很大的。

我们看了这一节的事实，两性融和全然不是生殖的要枢，更是铁证。但是我们不要学那某耶教主的愚痴，听见学者发表单性成胎说，就大快活起来，说是圣玛利的清静受胎有科学基础。我们要晓得单性成胎，是无性到有性的进化阶段上的中层。现在生物界中脊椎动物以上不有此象。我们人类早过了这阶段，那些吞果而产，履巨人迹而产，只好归耶稣在这蒙昧时代的怪话，胡说。所以然的缘故我们在下章性之生理学再述。我们在这节可以得一意思，生殖是生物的目的，是种属不灭的根元。在这根元要紧的是女性。这个理论给生物学上一个大纪元，社会学上一个大变动，我们也述在下章。我先在此说个意思，提醒一提醒。

4. 世代转换 (Alteruation of generations)

我在前已经说了生物界的进化是逐渐的。我们所晓得的生物界上现象，不过是生物界上的暂存驻节，在一条进化的线上的各点。那些中间生殖，交替现象，我们不晓得很多。耶稣那种复杂变迁，我们真难说呢。但是有一层不管耶稣复杂我们归纳可以得一定法则，可以用这法则来容留说明种种现象。我上面说了，有性生殖的单性成胎。我们再扩开一看。有性无性异体同体都是错杂交替的。有些生物耶稣营一次有性生殖，中间营几次无性生殖，到一定次数就生殖无力，再要营有性生殖，回复生殖力。我们叫这现象做转换。我们回想已前述的气节的单性成胎，也是与此很相同的。真是一个有性单性的世代转换。水母 (Anrelia) 更是有性与无性转换，就是分裂出芽芽孢生殖和两性交合生殖相间为用。今就水母说明，有性虫生无性的子。这个子的生殖是分裂，生殖生出来有性子，再生又是无性子，这样的隔代相同，就是世代转换。不独水母如此，水螅是出芽同有性转换，羊齿类之植物，是芽孢和有性转换。通常羊齿类自叶背生芽孢，落于地面，发达为绿色植物，有男女性之细胞。相媾生长，再为普通形状之羊齿类。藓苔类亦多如此。然而羊齿类之有性世代，不惹人目，藓苔类别无性代不惹人目，一点点不同，就是了。显花植物我们也可以见耶稣如此。出芽以后，乃更开花。不过耶稣的关系，不是全然独立就是了。

我的记述那这里性之生物学也总算说完了大概。我们现在做个小结，看看进化的法则。我们从头说起，生物之前是无生物。无机官的单虫类是近于无生物。这是生物的起源。这生命起源的秘密，我们虽不明白，我们假定一条线，就是单虫为生物之始。耶稣的生殖是无性。一直到更近的原生生物，都是男女性同在一个细胞。进到后生生物，耶稣的身体不止一个细胞，功能渐分，就有性细胞，专司生殖。它不能同原生生物一样，两体相融，只用这性细胞来交合，遂有男女性，成有性生殖。起初是同体，因为分得愈开，变成异体，这就是现在进化的极端。这进化不是一气成功的，无性生

殖起初和有性生殖相间来用，渐渐地无性生殖灭去了，就成纯粹有性的生物。起初单性和两性生殖相间为用，渐渐地单性生殖灭了，就成了两性生殖。起初单性体两性性同生，后来两性体渐渐的减了，就成纯粹的单性体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发达到最后阶级的生物。我们把上说的复杂事项，一加归纳，从细胞上的分工，从异质相加，一看，都是一致，这就是进化上根本上的法则。我记得我们的古说，什么“天地之大阴阳而已”，什么“阴阳交媾才生万物”，全然是首尾颠倒，错误到底不用说了。

诗

小孩和小鸽

八年秋天在香山旅馆

沈兼士

几阵秋风，把避暑的大人先生都吹下山了。
旅馆里屋檐下被客人们吓走的一群小鸽子，慢慢地寻回了旧巢，咕咕地叫着。

后山坡几个乡下人，担了收获的高粱，在夕阳影里，唱着山歌往家里走。
那一群小鸽子在白场上踱来踱去，拾那遗剩下狼藉着的高粱粒儿吃。吃完了走到山溪边去喝水。

阿观在旁边站着看得出了神。鸽子们却不怕他，时时别转头看一看，依然伸着脖子一口一口地喝水。

脑海花

玄 庐

他问伊要手上那朵花：
伊也不说，也不笑，也不懊恼，也不欢喜。
伊眼睁睁地瞧着他，默默地向他数着“你——你——你……”

伊慢慢地拈起花来，微微地笑了一笑，轻轻凑近嘴唇，细细地闻了一闻，就深深地藏在伊的脑海里——

伊仍旧拈着一枝花，敛了笑容，默默地念着“我是谁？——我替……”

从此，伊顺手将花给了他，他登时痴魔了似的欢天喜地。特然说了一声“谢谢你。”

伊——伊仍旧默默地……

一九二〇、十二、廿七、上海

浣纱女

玄 庐

清水池塘鸳鸯宿，
浣纱女郎行踪独。
情人心里百样娇，
杵敲纱——心敲情——声声慢——声声续。

水定不扬泥，
心跃跃，为别离；
莫道别离苦——
无限相思，全仗别离维持住。

古衣道貌富心机，
文绣膏粱藏诈气；
难得保持盈盈一池水，
镜面朝天天作的。

池水吞面面如花，

轻漂慢杵微微搓，
微微搓，恐惊水上波——
又恐翻起泥来污了纱。

一九二一、一、六、上海

愿你有福了 (*Estu benata*)

波兰 显克微支 著 周作人 译

有一回，在光明的夏夜，聪明而且伟大的克利须那（Krishna）入了冥想，又说道——

“我以前想，人是地上最美的所造物；但是我错了。现在我看见那莲花，被晚风所摇荡。他比一切的生物要美多少呵！他的花瓣正向着月的银光开放——我不能将我的眼睛离开他。

是呵，在人类中间没有这样的东西！”他叹息着重复说。

但是过了一刻，他想——

“我——一个神——为什么不用了我的道（Vorto）的能力，创造一个生物，使他在人中正如莲花的在花中呢？这样使他为人与地的喜悦罢！莲花，你变形为一个活的处女，立在我的前面！”

水波微微地颤抖，正如被燕子的翼所触着；夜色愈加明亮；月在天上照地更为强烈；夜画眉叫得更响，但又忽然地沉静了。于是那个法术完成了：在克利须那的前面立著一个人形的莲花。

神自己也惊异了。他的说——

“你本是湖中的一枝花，以后你便成为我的思想的花，你说来！”

那处女低声说起话来，正如莲花的白的花瓣，受着夏天微风的接吻的时候，切切私语一般。

“主呵！你将我变成生物；但是你吩咐我在哪里居住呢？主呵，你要记得，我还是一枝花的时候，每遇见风的呼吸，我便颤抖，收敛我的花瓣。主呵，我怕霖雨和大风，我怕雷和电，我还怕太阳的灼人的光。你吩咐我为莲花的化身，所以我还保存着原来的性质，现在我怕那地及地上的一切的东西。”

克利须那举起他聪明的眼向着空中的星，暂时默想，遂问道：

“你愿意在山顶上生活么？”

“那里有雪和寒冷，主呵：我怕呢。”

“那么……我将在湖底为你建一所水晶的宫殿。”

“在水的深处有大蛇和别的怪物游行：我怕呢，主呵！”

“你喜欢无边的大野么？”

“呵，主呵！旋风和电雷践踏过大野，有如野兽的群。”

“那怎样办呢，化身的花？哈！在遏罗拉（Ellora）的洞窟里，住着神圣的隐士们。你愿意远离世界，住在那些洞窟里么？”

“那里是黑暗，主呵：我怕呢。”

克利须那坐在石上，用一只手支着他的头。在他的前面立着那处女，颤抖而且害怕。

这时候朝阳的光已经渐渐地照到东方的天空。湖水、棕榈和竹子，都似乎镀了金色。在水面上有蔷薇色的鹭鸶、蓝的鹤、白的天鹅，在树林里有孔雀和孟加拉雀，都合唱似的发出鸣声；此外又伴着绷在珍珠贝壳上的弦索的音和人的唱歌声。克利须那从默想中觉醒过来，说道：

“这是诗人伐尔密基（Valmiki）在那里礼拜太阳的初升了。”

过了一刻，遮住那些葛蕾的紫花的帐幔已被推开，伐尔密基在湖边出现了。

诗人见到化身的莲花的时候，他止住了奏乐。珍珠贝壳慢慢地从他手里滑下，落在地上；他的两臂挺直地垂在两旁；他无言地立着，仿佛那伟大的克利须那已经将他变成一棵水边的树了。

神见诗人对于他的创作的这种惊叹，他很喜悦，说道——

“伐尔密基，你觉醒，且说来！”

于是伐尔密基说道——

“……我爱！……”

这是他所记得的唯一的话，也是他所能说的唯一的话了。

克利须那的颜色忽然光明起来。

“可惊异的少女，我现在替你在世界上寻得一个适宜的住所了：你住在诗人的心里罢！”

伐尔密基又复述道——

“……我爱！……”

全能的克利须那的意志，神性的意志，渐使这少女向着诗人的心。神又使伐尔密基的心透明，如水晶一般。

清明如夏日，平静如恒河的波，少女走向为伊预定的圣殿。但是伊向著伐尔密基的心里更深深地一看的时候，伊的颜色忽然变了苍白，恐怖包围了伊，有如冬天的冷风。克利须那惊诧了，他问道——

“化身的花，便是诗人的心，你还怕么？”

“主呵！”少女答说，“你吩咐我在哪里居住呢？在这个心里我看见带雪的山顶；水底的深渊，充满著怪异的生物；大野以及旋风和电雷；遏罗拉的黑暗的洞窟：所以我又怕呢，主呵！”

但是和善而且聪明的克利须那答道——

“化身的花，你安心罢。倘若在伐尔密基的心里有孤独的雪，你便为春天温暖的呼吸，将使他们融化；在那里有水底的深渊，你便为这深渊里的珍珠；在那里是大野里的沙漠，你便去播种幸福的花；在那里是遏罗拉的黑暗的洞窟，你便为黑暗里的日光——”

这时候伐尔密基才回复了他说话的力，接下去说——

“而且愿你有福了！”

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的事情，我在《域外小说集》及《点滴》上曾讲到一点，所以现在不再说了。这一篇是据波兰人格拉波夫斯奇（Grabowski）的世界语译本译出，本来载在《万国文选》里边的。我们从这一篇可以看见他在理想的写实派以外，又是一个纯粹的抒情诗人。伐尔密基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的作者，被称为“第一诗人（Adikavi）”，大约生在基督公元前四百年。罗摩是印度传说中的一个大人物，说是毗湿奴（Vishnu）的第七次的化身；第八次的是克利须那，第九次便是佛陀了。

这篇小说和以下的两篇，性质上并没有什么联属的地方，只因为都是从世界语译出，所以并作一起发表罢了。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记

世界的霉 (*La shimo de L' mondo*)

波兰 普路斯 著 周作人 译

有一天，我同一个植物学家在普拉微 (Pulawy)。我们在西比拉公园 (La Sibilla)，坐在板凳上，正当大岩石的底下，石上满生著苔类或霉，关于这种生物，我那博学的同僚曾经专门研究多年了。

我便问他，观察这些不规则的斑点——苍黑的、灰色的、绿的黄的或桂黄的，有什么趣味呢？

他不相信似的望着我，但随后知道这站在他面前的人并不是专家，他就说明给我听——

“这些你所见的斑点，并非无生命的污物，却实在是生物的团体。虽然肉眼不能看见，他们生产、移动——不过我们看他不出——举行结婚，生殖子孙，终于死亡。

还有可以注意的，他们也组织类似的社会，这便是你所看见的各色斑点。他们为后代子孙安放基础、分布，在新领土殖民，而且互相战争。

这灰色的斑点，同手掌这样大，在两年以前，不过一个四格罗什的银钱模样罢了。那苍黑的小小的斑点，一年前并不存在，是近来才从占据岩顶的那大块的斑点分来的。

这两块斑点，黄的与桂黄的，他们正在开战呢。黄的从前是很大的，但是他那邻人渐渐地将他赶走，将他的地面占去了。你又看那绿的——看那苍黑的邻人怎样地正在侵略他。在那绿色基地上面，你不见有些少苍黑的点和线，和小岛么？……”

我说道：“这颇有点像人间的情形呢。”

植物学家答说：“不，这不尽然。在他们社会里，缺少言语、艺术、科学、意识、感情——总而言之，就是他们缺少精神与心，这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他们做这些事，是盲目的、机械的；没有同情，也没有反感。”

几年之后，一天的晚上，我又在这岩石的旁边，在月光底下，观察这几年来的变化，在各种的霉的形状大小上面，有怎样的不同。

忽然有人推我。这正是那个植物学家。我请他坐，他却仍旧站在我面前，仿佛将

月遮蔽了，又喃喃地低声说了几句话。

那西比拉公园，那板凳和岩石都不见了。我觉得周围都是微弱的光辉，与无限的空虚。我回头侧向，见有一个似乎学校地球仪的东西，正同我们刚才站在近旁的那块岩石一样大小。

那圆球慢慢地回转，逐渐显示出新的地域，或是亚细亚大陆和小小的欧罗巴半岛，或是亚非利加，南北亚美利加……

我更用心地看去，见在这住人的大陆上，有许多斑点，苍黑的、灰色的、绿的、黄的或桂黄的，正同那石上的一样。他们都由许多不大能够看出的小点聚集而成，仿佛是不活动的，但实在是慢慢地在那里动。每个单点向前滑走，在一段时间内不过二分弧度；而且并非直线的，只是环绕着自己的运动的中心，颤巍巍地盘旋上去。

那些小点联合了，分散了，隐灭了，又走出在球的顶上了。但各个小点的形态，并不值得什么注意，只是那全个斑点的运动很有重要的特色。他们缩小了，或者长大了，在新的地面出现，互相侵入，或被逐出在原来占据的地位之外了。

这球只是旋转着，我觉得他已经旋了千万转了。

我问那站在我旁边的那植物学家说：“人类的历史也应当是这样么？”

他点头：表示承认的意思。

我道：“也罢——但哪里是艺术、科学……？”

他阴郁地微笑。

“哪里是意识、爱、憎，与各种欲求呢？……”

他低声笑道：“哈，哈，哈！”

“总之，哪里是人类的精神与心呢？……”

“哈，哈，哈！”

他的举动使我发了怒。我追问道：“你是谁！”

一刹那间，我看出又在园里，在岩石的近旁；石上许多不成形的斑点，正浴在月光里。

我的同僚不见了，但我因了他的嘲弄与阴郁的态度，已经认识他是谁了。

普路斯（Boleslaw Prus）本名格罗伐支奇（Alexander Glowacki），是现代波兰有名的小说家。据诃勒温斯基（Holewinski）的《波兰文学史略》说，“普路斯是一个乐天的艺术家，伟大的造形的才人，实证主义的门徒——但这派的束缚过于狭窄的时候，他也摆脱了——精密的科学的的老手，有强盛男性的情感的文人。他所作的《哨兵》（*Placowka*）和《回波》（*Powracajaca Fala*），都是感情的综合；同样的综合法也见于

《泥人儿》(Lalka)、《法老》(Faraon) 诸书。《法老》是叙述少年君主想在古来承认的秩序之下，应用他那高上的正义理想之无效的努力；这部书已经遍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在这书里普路斯可以说是达到他完全的内面的和谐了。”凯拉绥克(J. Karásek)在《斯拉夫文学史》卷二说，“在普路斯看来，人生是一个谜，他所想解决的；但在显克微支却以为是色彩、人格和活动所合成的合奏。从现代的批评说来，显克微支是个性派，普路斯是综合派了。”

这一篇也是据格拉波夫斯奇世界语译本，从《万国文选》里译出。

一九二〇，九，二八，译者附记

一滴的牛乳(Guteton da Lakto)

阿美尼亚 阿伽洛年 著 周作人 译

在B村里，只有一家还没有睡觉，是夫妇和他们的很小的孩子。

天气很冷。这几个穷苦的人，只是发抖。那母亲竭力将破烂布片去遮盖小孩的身体。伊苦心地想用了这些，将他渐渐冷下去的身体温暖转来。但是无效！这些布片不够包裹；可怜的母亲绝望了，只能弯着身子盖在他上面，想保护伊的儿子不要吹风。

那父亲在这时候，用了没有表情的眼睛，看着周围进行的事情，忽然似乎苏醒了，脱下他破碎的长衣，盖在小孩上面，于是自己成了完全赤背了。

无限的大悲哀，夺去了他们寒冷的感觉了！

“阿母，一滴的牛乳！”小孩忽然叫喊起来，张大了眼睛，随又合下。他们两个人互相望着，后来忽然哭了。

妻说：“你去敲人家的门看；是一个基督教徒——去求乞一滴的牛乳给生病的小孩。”

“半夜里哪里去呢？大家都睡了，谁肯给我开门呢？”

于是又是沉默；只有蟋蟀在洞里低声叫着；小鼠咬他的食物；冷风接连地从裂孔里吹进，嘘嘘地叫。

“一滴的牛乳!”小孩又叫了说,张开眼睛望着他的母亲,随又合下。

两人又互相望着,眼里满了眼泪。男人这回并不说话,擦去眼泪,深深地呻吟,站起,挈了他唯一的武器——一支细小的行杖——和牛乳瓶,走了出去,就是他原来的状态——半裸体,也没有帽。

哪里去呢?月亮用了他的冷光,照着全村。但他能寻到一个认识他的人么?他暂时忘记他为什么站在这里;而且梦想已经将他送往哪里——往他家乡的小舍、亲爱的田野去了。他又看见他那小小的玛尔太(Marta)与红面颊的那梭(Naso)。

所有死的人们,也都在那里休息着……

“一滴的牛乳!”这声音又在他耳边响了起来。他发抖了:现在必须去寻牛乳了。

他走到一家门口,里边住着一个老年的寡妇。他站在门旁,想道——敲呢,不敲呢?倘若有人出来,侮辱他呢?而且他不是外乡人么?

“一滴的牛乳!”这句话逼迫着他。这是他小孩的最后的希求了。他忘记了恐怖与羞耻,便去敲门。

敲门的大声和狗的合叫,一齐听见了。

他又敲了一回。末后,院子里出来了一个老女人。

伊问道:“谁呢?”

外边答应说:“小祖母,是我——阿美尼亚人,基督教徒,外乡人。看神的面上,请你开门!”

老女人开门,看见一个不戴帽的赤背的男人,吓得大叫,急忙关了门跑进去了。

他在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裸体,和可怕形状。

他又敲隔壁的门。一个男子来到门口。

他对男子说道:“我是基督教徒,从渴血的地方逃来的;我的小孩正在垂死的苦痛中,想得一滴牛乳。请看造物主的面上,给一点罢……在去年现今的时光,我们也有许多牛;但现在一切都没有了,而且非常的需要一滴的牛乳。”

这请求十分动心,这形容又很悲惨。那村人拿了一瓶牛乳给予他。这不幸的人急忙向家走去。他拿了这样难得的无价的液体,同宝贝一样的珍重。他用了他困倦的两足的余力,向前飞奔。但他在夜的寂静中间,忽然听出他妻的伤心的叫唤。

他几乎跌倒了。那可怕的悲剧的末出,现在显然已经完结了……

他的妻只是哭着,拔自己的头发。在伊的膝上永久安静地睡着那个小小的人——他在这被诅咒的世界上,活过的日子虽然这样少,却是看见、感觉、又担受过这许多事。

但那月光仍旧是明晃晃地照着这一切厄运的不幸的事情。

唉，你有什么东西不照的呢……

阿美尼亚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小国，只有二百万的人口，向来为土耳其与波斯所分据。他们虽然也是伊兰人种，但因为是基督教徒，所以为回教的人所恨，到现在还是屡遭虐杀：阿美尼亚真可以说是殉道的国了。这篇的叙述大约便是虐杀时代的难民的生活。著者阿伽洛年（A. Agaronjan）的身世虽然不详，料来也是现代的人。阿美尼亚的著作，因为文字难解的关系，外国传译的极少；十几年前我曾见过一部小说，名《暴风雨之前》（*Before the Storm*），现在书已遗失，连著者的姓名都记不起了。近日在爱斯普列忒（Ajspurit）编的《万国小文选》里，看见达列陀夫（Oaridov）世界语的这一篇的译本，非常喜欢，便将他翻译出来。承孙芾仲先生借书给我，使我能够译出这篇，我很感谢。

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日记

一封公开的信给《自由人》(月刊)记者

勃拉克^①女士(Miss Black) 著 雁冰 译

敬爱之康拉特伊斯脱门：

你那篇分析罗素的对劳农俄国的反动的文章，名为《尼采柏拉图》及《罗素》(Nie, zsche, Plato and Ber rand Russell) 登于《自由人》月刊九月号的，我已经带兴趣地读过了。关于这文题的美国人的批评，我所见的，仅有这一篇是就眼前事实讲，不晓得于党派的口头禅。

因为我是熟知罗素的，知他的著作也知他的为人，而且因为我也去过俄国，即在他去了之后，而且因为我也是一个“共产党但是——”(Communist but—)(按此是引用罗素《游俄感想》中的一句。原句似为“我到俄国自信是个共产党，但是既到俄国，却找不到一个共产党”)所以我想，对你说几句话，或者是于我有用的。我一定先得谢罪这篇投稿寄邮太迟，但是当我见你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赴中国的途中，现在方到了中国。

我不打算一一替罗素辩护，但是你所攻击的各点，有许多处，我打算替他辩护，尤要辩护的，是大多数共产主义鼓吹者将用以反对他而亦即你所构成的那一点；这就是所谓，依马克思的公式，他的心是连带于他财宝所在的那一方，他的意见本是中产阶级的，因为他的利益是中产阶级的。我以公平对你，我承认你不是全以这一点为根据去攻击他，但是我倒喜欢先把这一点提起来说一，因为这是显然的而且照例的。

无论何人，凡熟知罗素及其著作的，都知道罗素对于此次大战的态度初不顾到阶级的或个人的利害，而且都知道他不是那急忙遮饰，想出些理由以自掩胆怯的人。而且他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态度，说句公平话，正表示那同一的严苛、勇敢，和公正的性质，如彼在大战时所表示的态度，这是你现在亦想否认的。反对民族的群，比诸反对他自己的前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特殊的群，所需勇气可以低减了许多倍。他视

^① (今译作布莱克)

为比太平洋派的反动有意思的多的努力奋斗（此字恐是指俄国劳农政府对付一切困难，外患内忧的努力奋斗而言——译者），就是他自俄归后心理上烦闷的缘由。指望前进的政治家能容易地了解他对于战争的见解是公正的不错的，既不是自然的事，则指望那些和这“奋斗”有切己利害关系的人们能对于他应用特殊分析方法以解剖这奋斗的见解表示公平或可爱，当然也不像是自然的事了。自此以前，他既是个独往独来的思想者，继此以后（将来），恐怕他将成更孤独的思想者了，而且据我看来，这就是所以表示他是超然于阶级的利益，并且有十分异乎寻常的胆量。

一言以蔽之，罗素是一个苛严的批评的分析的有伏尔泰（Voltaire）般性质的思想家，而且有伏尔泰般的聪明；实是一个健全的自由思想家。这样的人是异常稀有的，而且是极端少同调的，任何阶级党派或信条，他们都不合的，而且永是受人懦和爱的泉源。伏尔泰的卢梭批评曾不得其同时人的一顾，但是后世人却还他一个公平了。

我很知道和伏尔泰比较是危险的，而且将更促马克思派的人再来申说罗素简直是中产阶级议会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却错了，正如他们的经济学说不无错误一样。伏尔泰的思想是从他那时的经济制度产生的，而且是最佳的出产物，但是他有出乎十八世纪自由观之上的特点，就是信智慧与科学，并一个科学的怀疑主义，那是使他成为不朽，且不仅是他一时代的不朽。罗素也有这科学的特性，而且也就是这科学的特性使罗素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并很重要。再进一层说，也就是这科学的特性，据我看来，你是批评着的，因为你说他是“绝对真理的最后拥护者”中的一个；并以为他不喜布尔什维克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是“哲学的、民主主义的，或柔和的”，却是“科学的、惟效率是视的，并建立知识与品格的贵族阶级的”。

这就刚巧相反了，因为罗素不喜布尔什维克的理由，正因为他们不是科学的，不是讲效率的，正因为他们哲学的，或竟是宗教的，并且有宗教上的柔性和感情作用，虽然这不是个人品格上的。

至于“知识的与品格的贵族阶级”一语，我欲放在后面再说。我欲先说个明白的就是所谓科学的意义，以及科学的政治上应用。

你说的罗素是一个拥护“绝对真理”者，你不曾分清楚他是个旧派的形而上学者呢，还是个相信绝对的人。我姑作你的意思是只以为他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这就是：他相信真理是独立的，和受人信仰与否不相干（晓得了这个，许多人或者要被引得相信他所写的小事情，例如他在俄国吃什么，和什么人讲话。信仰真能构成十分奇怪的事，常可以代替物质生活的必需品，现在更能变一个不知道有封锁的乡农成一个腐败的孟什维克首领，并变鱼羹为黑面包与茶。但是，一个非实验主义的不可挠屈的头脑如罗素者，对于这些暗昧的变迁是不会觉得，亦是一定无疑的）。（注：我此言是对

F. D. 攻击罗素的所发的，F. D. 的文字也见你们的九月号上。)

让我们重复回讲到科学特性吧。在科学头脑的人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须得用批评眼光以考查的未定的假说，所以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实验马克思学说的，也是须得用批评主义来考查的。但是实验主义头脑的人们以及俄国的共产党可就不然，他们打算以宗教的教师待马克思，骂那些不肯照样做的人。

这就是罗素所抗议的：第一，因为他以为，如彼已经在《到自由之路》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内很严重的罅漏，即在不顾到纯粹的权力欲和财产欲是不同的；第二，因为一个教义的宗教劫持，每每欲减少实在的感觉，具体事实的感觉如你所指说的，而使人不能不直接在他方式之内做事。所以，如果布尔什维克也有了那个科学特性，也有了那个对具体事实的感觉如彼西方的拥护人所要求于他们的，则他们必不致不觉得，在采用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的原理是要应用在工业已开发的民族，而不是应用在仍有百分之八十五无知识农民的民族的，而且，尚有一层，在马克思的见解，以为共产制度的引进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时代之后。处置他们这问题的科学方法不是经过长期的与资本主义的发达相传俱进的教育与宣传，便是因于地位的迫切而在时机成熟之前便被逼上权位，渐次引进了重大的变更。但是这时也许要暂时不能不承认担负偿还外债，而且对付倔强顽固的农民时也一定不得不暂时牺牲了几许共产主义的原理。这两者之中，没有一件是会到英雄的宗教的头脑里求胜的。同样的原理迷惑又得见于他们处置别国的革命运动时。不曾研究该有关国的经济地位和民族心理，他们便打算迫起一个立时的暴烈的革命，处处要照看他们自己的老样抄。成功的机会似乎完全被忽视了。他们的西方的拥护人也自露出是相等地轻信的与宗教的，因为他们老以为俄国是一个梦国，有理想的国家和理想的超人的市民与治者，初不想一想那边的情形和此地西方现在的情形是不大相同的。事实应被那些有诚恳的愿望欲依照科学原理以改善社会组织的人们考查；可是关于俄国的事实，现在还是远离于理想的条件，便是布尔什维克首领引进共产主义太早，未等到俄国工业的成熟确有需共产主义，而即引用，以致他们逼得仍以资本主义的专制手段加于无识而不愿的人民，而这也是他们所以不能帮助欧洲昔盛而今衰的诸国的形似（共产政府）的政府了。因为这缘故，他们的进行一定不能结晶成为一个全世界的永久共产政府的模范。

共产主义被用如苛虐的宗教的危险，我是知道不能说得太过分郑重的。依我的见解，以为毁坏了全体的工业组织而降世界为野蛮主义，在可怕的内乱中，这是能自败其目的的。如辩者以为只有用了宗教的信仰方能鼓动人类，我可以答道，宗教是偶然的、压制的，而且在政治上又常是破坏的，至于科学进行，虽然慢些，不甚易见的，却是永久的、解放的，而且老是建设的。自由思想的进行给出一个榜样来，虽然这是

不无阻挠的，而且没有组织的，却是并不见得是不快些不稳固些。他能胜利，都只为他贡献出前此不曾梦想到的自由与发展的可能，而且也因为有知识的人们的愿望都从宗教方面转移向科学问题的考察研究了。最初这思想的自由是一个理想的而且是合理的观察，现在，已变成实用的与本能的了。

我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和自由思想一样的清澈而猛烈，一样的无敌而无解答的，而且一样的领受快乐的承认。这也是要从理性的范围到本能的范围，而且这时机将要到来，只待普遍地承认了经济利益不平的压迫是和压迫特殊信仰——对于神的或将来生活的——同一不合理的。

但是，欲求其一定能到这时机，而且不是偶然地一现，则宣传不信产业是重要的话，应比呆板的重行分配产业，更重要些。因为重行分配必须根据于社会中的一般意志所认受的。现在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做了暴虐的宗教，他的中心教义是私有产业与财富私有权的重要。共产党的目的应该是创造一个社会，在其中的男女望以此教义为可笑。这社会中的男女对于经济平等的观察是本能的，他们望有经济平等，犹如望发展工业而不以发展工业的本身，或一般的奢侈，视为目的，但以此为发展社会到更高些的一个手段。如果共产主义主点只在货品和生活的机械化，而且如果共产主义想用刀与火威吓大多数人，以自立其脚步，则共产主义就不免堕入资本主义教义的机械中并采用他的方法了，由是，共产主义自证不是科学的进步，而只是这工业主义的暴虐宗教的别一面目罢了，我们是盼望从这一个的自由，而且从这一个，自由思想家将使世界自由，在自今以后的几百年或竟几千年。

这些，实在是定要遇见而不可避免的事，除非有一些共产党能努力，从此时此地起，分别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宗教的邪僻的，自外观以至理想都要这样分别。

例如马克思：你以为列宁的恪遵马克思教义正是科学的政治家的精神，而不是徒奉传说复制的门弟子可比，那你就有意的或无意的把马克思的学说抬高到一个地位，和牛顿的宇宙论收束人们的信仰一般了。但是没有有一个科学者曾坚持牛顿所发现的是绝对的真理，不许有人来批评他。如果有这样的科学家，恐怕现在真会有骚动发生，要把那个爱因斯坦（Einstein）置于死地了。如果马克思的学说是确实的普遍的真理性的，列宁他自己便不能成立，因为他的不能出乎中产阶级理想之外，正如行星的不能出于轨道之外呀。如果你固执粘附于马克思的假定，你或者会以为列宁所自信以为被经济动力所鼓动的，实在是不能被鼓动。马克思实是科学的“哲学化”或“宗教化”的一个头号的榜样，这是我所欲批评的。马克思的经济动力理论，是大致不错的，虽然也有显然的例外，有加此方式以限义解释之必要，但他的资本集中理论简直是科学的。不过他对于将来革命来时的路子以及世界进步的路子的一切观念，却是如此“形

而上”的性质，从黑格尔学说出来的。并且是迷信的非科学的，和基督教的神论一样。正如实验主义一样，以科学的术语作护符，却护住了宗教冲动的出路，马克思亦是如此，躲在同样的外壳下，试欲行用他对于全宇宙的形而上的解释。他就是用这手段把自己推荐给那些头脑喜欢简单和综合的人们。

认受马克思如一宗教的教师正见得现代的宗教基础是实在的。人们常欲把他们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制度建设到和他们所信的宗教一般地相合。负有国家责任的人们，总努力欲把他们的行为纳入他们所觉得以为是上帝对于宇宙的行为的模型内。犹太人相信他们的上帝是竭力欲毁灭别民族的上帝，所以他们觉得剿灭别民族也是他们的职务。中古的基督教义谓上帝是更迭为福人的专制王与可畏的暴君的，所以中古的王或帝都自命有“神”权，向这两方面做去。有时候，他原也很顾到他的臣民中的个人利益，更通常的是虐待他们，但是他莫不以为是代表上帝的意志。正因天上有诸级的天神，所以世间也欲有高高下下的阶级。照这个观念，善即顺从上帝以来永久福佑之意，而欲得暂时的福利，则应顺从上帝在世间的代表，就是人间的帝王了。

自从牛顿以来，宗教思想渐渐欲借所谓“第一义”之说来做护符了：上帝仅仅是个钟表匠，或是一个做影戏的司机人，转动影片盒的柄儿的，不能密切有关于个人的生活，或关于个人的愿望。上帝是那支配宇宙的一切律令的根源，这些律令是极端的不偏颇的，对于人类不能比对于其余众生好些，都是受到一样看待的。我信这就是一般近代思想中的本能的宗教，虽然没有形成一种教义，却已统治了人们的想象。和这个一起来的，就是热烈地信仰物质的固定与重要，这又是从牛顿的地心吸力说抽引出来的。善，或竟是货物吧，总是到那足知自然律的工作因以获得物质的荣盛的人们的手里了。

近代的国家论也是和古代的一般，是从当时流行的宗教观念内抽引出来的。治者，或是一群治者，是被视做时钟上的科学的开钟人（揆转钟簧使钟走的人），他依照了某种固定的律令建造社会，处理物质的分配，完全不顾等级或阶级，个人的祈祷，或旧有的道德标准。这是，我想，你所谓“伦理辩论的除外”吧。

由此观之，代替了帝王的“神”权的，有帝王的“机械”权了，而反对这机械主义的便是可恶的邪说。对像列宁一流的人下批评，简直是和批评无偏颇的“第一义”一样的不合理，因为他们并不负社会骚动——那是因揆转钟簧而起——的责任，正如上帝不负那在他处置得很好的宇宙中所偶起的地震的责任一样。不但如此而已，反对国家是为人而设，却非人为国家而设的，正如彼以为宇宙是上帝所创造为人类之安宅者，同一做迷梦。对于这两种的话，我们只有叹息，情愿创造主曾费工夫做别事，不要创造了。

我不信这话加于俄国共产党及其拥护者有什么不公平。便是加于你的反对罗素的文章，亦没有不公平。

我反对这种国家论，第一是因为我以为人类的幸福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构造，第二因为这正和牛顿宇宙论的宗教的解释一般，没有把第一义的性质和根源说出。

但是我在往下辩论之前，我倒想先简单说一说近代的科学已经多少地改正些对于宇宙的态度，而且或者也稍稍引进一条路，去建设一个全然新的政治观念了，如果我能辩论凡造成牛顿学说所到的效果的任何事。

牛顿的学说（和马克思的一样，虽然我不愿把这比较说得太过分），在不可解说的现象的形象，有小而多的罅洞，爱因斯坦欲解说这现象的努力，不能证实旧观念，却把本来全体破坏了，旧时所谓物质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运动而合成有秩序的宇宙这观念，完全被破坏了，旧时所谓“不可变动的自然律”，大部分只是人类的习惯法，譬如说定三尺为一码这一类“法律”罢了。这话却也并非谓爱因斯坦的学说全本和牛顿的反对，爱因斯坦的学说只是改正牛顿说的错误点罢了，但是这订正可就把我上文所说的近代误谬思想的根本的物质的固定与重要这观念打破了。爱因斯坦的学说引科学家去猜疑，推想自然律——如果能为人类智慧所发现与理解——不是合理的整列的我们脑力能猜想到的习惯法。

近代心理学的工作也在人类本性的分析上指出同等并行的发展。近代心理学已不认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这旧观念了，并且说明理性的思想不是能统治的，却仅能做一个校正本能动作的东西。不像马克思派，既应用他们的学说在自己一方，且又应用到普遍的世界。

罗素在心理学及物理学的文章，远不属于十八世纪的学派，是直接地受这些近代的科学发展的鼓动的，而且他的自由观念和缩小公共的以及私人的权力至最小度的观念，我信是，和爱因斯坦的学说一样，想像地从这些所熟悉的新理想抽出，却不是从旧说的自由主义来的啊。

我能想像将来的时代也要是同样的想像的转变时代，而且或者包含有完全的、非理性的、非物质的，而是彻底科学的国家论，马克思主义要被视作基督教的神道学呢。

这些假定的建设自然尚未为足够坚固的棒儿可以抨击反对者。我说着他们也不过指出世界上已有这些新思想，而且要警告独断主义者，如果过去的经验是算得一些指导的，这些思想也应是可诚实结果的。

如果我们不使武断宇宙中第一义的性质，我们也就很少知道人类革命的第一义了。在这连接第一义的权力和管束人类的本能，那是几乎和固定物质的宇宙被不可变易的律令统治着这一个信念同其始终的，使他们倾向于视自己及如列宁等一流的人为数学

的抽象体而不是本来的人类了。照马克思的教义，凡反对他们者所做的是有待说明的，他们自己做的却是永远有理的，公平的不错的，而且是为着他们人民的真正好处的。在事实上，他们是属于尼采派的“知识与品性的贵族”，因为他们不是柔和的，却将继续继承这世界。

呵休矣，伙计伊斯脱门，这是不行的吧。

你盼望像罗素那样的人，他是贵族出身，而且熟知贵族的辩论，尤熟知英国统治者阶级在印度的行为的借口：不但止此，他曾费大部分的心力在研究近代心理学者的著作，比马克思近得多的心理学者，他对于此次大战的态度全是受了心理分析学说以及民族本能说的应用的支配：会落在这类的陷阱里么？无论哪个没有偏见的人，他观察劳动政客以及无产阶级的知识者，总以为他们亦是人类，而且也同受民族本能及人类本有欲望的支配的。你和我，正和列宁与特鲁斯奇一样，是无产阶级的知识者，所以我们都望我们一阶级的至高无上权。这是我们所以欲用尼采派的共产党以发明无产阶级专擅政治的理论的原因了。

我猜想起来，我们将来都欲变成超于道德的第一义，推此外的一切人纳入我们所创造的机械社会内。可是我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是单独地喜欢这个机械的社会。我们早就在资本主义底下经过了。我们所求的自由与温和，笼罩在我们机械生活之上，不再能受机械生活的束缚与管理。我们欲为无产阶级的治权，不欲为别的阶级，我们欲为他们的一个善的生活，并非仅仅能得更多的货物而已。在俄国的共产党的专擅政治，不曾带更多的幸福给大多数人，比诸资本主义所带给的，虽然对于真心盼望一个农业共和国而尚未学会爱好工厂工作的人民，这是显然要训练的。至于在西方各国——那是有受教育的工业人民的——行共产党的专擅政治，直是无法可以实现，或竟立刻停止实现，如果你试一下。

就使你所欲的是贵族政治，为尼采式的，你读了柏拉图，他是一个高而老的王党，欲平民永在平民的地位，在和资本阶级联络的：这也是不能。英国的治者阶级，而大战时露出他们超人的能力，智慧与英雄行为，美国的托拉斯大王也用了几乎是用样多的劳力与牺牲做他们的事，正和共产党的迪克推多忠于国家一样的。对于这两个例，罗素欲说他们的动机同是一个，就是不为爱财产，却为爱权力与制人。罗素所以终以德漠克拉西为政治理想，即是为此。而且我可以加一句，神父的马克思也是相信这个的。

我一定得谢罪这封信太长。我的辩解的理由一定得被确信，并望能了解我相信这问题的重要，以及事实上我比大多数别人更能懂得罗素的见解，因为我是跟罗素之后游俄的书记，而且最初我也是误会着，曾为你一样，写下一句“中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的教授”。

但是如果我不能确信他（罗素）有更大的事情比这个，我也不会以为值得费我生活中的一年和他同在北京了。

北京国立大学，一九二〇，一〇，二〇

都拉勃拉克

废止工钱制度

高一涵 译

这是柯尔 Cole 《实业自治》(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书中的第四章。柯尔是英国同业社会主义 (Guild Socialism) 中一个健将。同业社会主义的骨子：积极的方面是主张实业自治，消极的方面便是废止工钱制度。柯尔这篇文字可算是这派对于这种制度具体研究的代表。

译者附注

一、报酬和工钱

我们都知道批评全国同业组合经济学的人以为“报酬” Pay 和“工钱” Wages 只是名义上的区别，不承认“废止工钱制度”为合乎道理的和实在能行的目的。他们常常说对于所做的勤劳，对于公民身份，应该有一种报酬的形式，这种报酬或叫做“工钱”，或叫做别的，都没有什么区别。全国同业组合的人忍受不住这样批评！因为在他们想来，废止工钱制度是全国同业组合的经济的前提。他们并不是只把“工钱”看做报酬的一种形式！只把他看做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提之一定的报酬形式。一提到工钱制度，便是说那把劳动当做商品在劳动市场中买工卖工的制度。

要求废止工钱制度，便是完全不承认劳动是商品，不承认劳动是可以拿到“劳动市场”中去买卖的。他们所说的“工钱”便是兑付商品似的劳动的价格，因此他们便想用别种更好的方法，来代替这种报酬的方法。

全国同业组合家常常认定可以代替工钱制度的不止一种方法。普通的有动产奴隶制 Chattel-slavery、工钱奴隶制 Wage-slavery 和全国同业组合互相对立，他们对于鼓吹国有，特为指出工钱制度将有同国家社会主义相终始和国家将永远可以买工的危险。好像现在邮政和电车工人，虽然他们的雇主是政府机关或地方自治体，但仍把劳动当做商品看待，可见得便在集产主义之下，一切劳工也可以这样看待的。他是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的。国家万能，可以用法令废止地租利钱红利，在平等的基础上报酬工

人，不用这工钱制度。或者不这样做也可以。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废止工钱制度的保证；自实际上看来，大概都是不废止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工钱制度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是工钱制度是资本主义一切专制的根本，只有在这根本上直接打击才可有效。

全国同业组合家最注意的工钱制度的特点有四，现在且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之：

(一) 工钱制度把“劳动”弄成抽象的，使他同劳动者分开，结果可于劳动者之外去买卖劳动。

(二) 因此，卖工的人只在资本家买工而有利益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工钱。

(三) 卖工的人为得到工钱便把生产组织的一切支配权都抛弃了。

(四) 卖工的人为得到工钱便把他对于劳动出产品的一切处置权都不要了。

倘若废掉工钱制度，这四种堕落身份的特点必定要废止。全国同业组合对于工人至少要有下列几种事体的保证：

(一) 做人类看待，做人类报酬，不得单把有用的劳动力当做活的器具，在劳动市场上有一定的需要。

(二) 因此，对于就业和失业，对于有病和无病，都要有一样的报酬。

(三) 由工人团结起来来管理生产组织。

(四) 自己工作的出产品的处置权也由工人协力行使。

以下且顺序把这四种要求分析出来；但是第一要把妨碍我们经济学应用的误会弄清楚了——这种误会一半是由名词上来的，一半是由我们所用的解说上来的。

我们说军队中人类勤劳的观念高尚，因为他们只得报酬不是得工钱的缘故。但是照实说来，军队中服务的条件，并没有不丢开劳动制度的缺点，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军队是阶级的军队，兵士对于服务的组织没有过问的权力。他对于战利品也没有处分权，因为这种处分权是划归秘密的阶级的外交范围。他的“报酬”不是因劳动市场的情形决定；但是工钱支付的现行标准实在很有影响于他们的报酬数目的多寡——至于除队费（Separation allowance）及各级报酬和薪水更格外要受影响。我们所说的四个特点之中，只有一件是兵士和卖工的人大不相同的，便是兵士无论在就业的时候，或暂时失业的时候，在疾病的时候，或健康的时候，报酬都是一样。所以全国同业组合家常拿兵士的成例，来痛骂工钱制度四大罪恶之一；但是他们并不以兵士的情形为经济的或社会的极乐国。他们明明认定这是兵士服务情形的特点，和工钱制度不同，但是在动产奴隶制，也有这样一种情形。

现在极力解说这一点，便因为这是全国同业组合家常惹起人误会的一点。军队的情形和巴拿马运河的情形，都使我们的议论被攻击，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比较在工钱制度之下规律更要专制些，工人的服从更要利害些。

这种攻击实在是确当得很；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废去工人四大缺点之一，没有回复到动产奴隶制的事实并不因人家的攻击而改变。同时又可指出错认废止工钱制度的一个要因为废止工钱制度本身的危险。单废止和其余毫无关系的一种要因，事实上的结果将免不掉回复动产奴隶制的危险。

在动产奴隶制之下，工钱制度四个罪恶之二已经不存在了。劳动不是离开工人而成为抽象的，所以就业也不能离开失业而成抽象的。我们对于这种事实不得不反复思量。我们要求定要废除的，不是四个缺点中的一个两个或三个，是要一齐废掉。倘若要使我们的要求有效，必定要把这些废止的手段放在我们的手中。

二、劳动和工人

以上不过反复把全国同业组合家提出来的工钱制度的重要特征说明。现在且诊察这四个危害实业制度的病症之中第一个病症，想个医治的方法。工钱制度的神髓便是使劳动和工人分开，把劳动弄成抽象的，虽然不承认人类可以买卖，却早已承认劳动可以买卖了。

把劳动弄成抽象的东西，乃是往日奋斗的人想使人类自由平等可以实现。他们大言不惭地说人类是不能当做货物看待，把他权利消灭了，拿代价到市场去买卖，并且要他绝对地归物主或买主所有和支配。世界上恶憎动产奴隶制以为他是污秽不堪的东西，把他废掉，使一切人类名义上在法律之前都是平等。但是既不能使法律自己能够在人人面前平等，又不能使人人都能够在资本面前平等。

跟着动产奴隶制而来的便是“工钱的生计”是“高贵的工钱生计”的前驱。雇工的人家当这个时候知道雇来的劳动比较从前更便宜，更是有效用的器具，自然愿意抛弃人身所有权了。有田地的人家想免掉管理田地的责任，想得随意耕种田地的自由，故很愿意把农奴解放。简单说起来，在动产奴隶制和农奴制底下，资本和劳动的所有权同在一个人手里；因为土地、资本、劳动、工人，都一齐归有钱的人所有。到了工钱制度一行，资本和劳动的所有权便分开了；因为资本只在少数人手中，别的阶级除了他自己的劳动之外，一样也没有了。

在经济的方面，变更到工钱奴隶制便是从集合变到分散；便是把生活的工本的所有权分配于两个阶级。这样分散的结果，不但即刻使货物所有权从人类所有权分开，并使其大多数人类从他们自己所有劳动力分离。在动产奴隶制底下，财主把一个人完全买去；在工钱制度底下，财主只能买一个人的一定分量或一定时期中的劳动。

这件事往常好像是非常的进步，有许多地方是已经进步了。但是单就实业说，也有进步的，也有退步的。他承认一切人都有人的权利和无论何人绝对不能做别人的主

人的事实；但是同时又妨碍有权利的人行使最重要的自由处置自己勤劳的权利。我们对于由废止动产奴隶制而来的一层进步固然不可看轻；但是我们更要完全承认自资本所有权和劳动所有权分开后妨害了多少进步。

有人动不动就说由废止动产奴隶制而起的革命单是劳动和工人分离。这不但是所有权的分离，并且是趋向于集合方面的实业同时又趋到分散方面。凡是有资本有工人的人对于资本和工人都有不可争议的支配权；只有劳力的人便不得不把他们的劳力卖给资本家；有资本的人虽然自己没有工人，但可以永远支配工人。所以单重行结合劳动和工人，并不是脱离工钱制度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只有使工人得有资本和劳动的支配权。

关于这一点，全国同业组合家的议论和分配主义家（Oistributivists）及白罗克（Belloc）事实上都是一致。但是当他们仔细研究“所有”（Ownership）和“支配”（Control）的时候，他们的主张渐渐地分离。白罗克主张把资本分配于有劳力的人；全国同业组合家主张资本必定要集聚起来为国家所有。

我们对于这两个见解的观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的答案要分做两部，第一关于全国同业组合的全体制度，第二关于变到这个制度的时代。我为什么主张全国同业组合不给各个有劳力的人一点直接的资本所有权，反能实现经济的自由呢？因为他们待遇工人同同胞的公民一样，给他资本共有和资本共管的权利，这便是他行使劳动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一个保障。换句话说，全国同业组合便含有民治国家的意思。

初看见这个主张的人，也许疑惑我们承认集产主义家的主张。他们一定告诉我，这是承认国家民治化可以引起实业的自由。这种字义上的关系，我一点也不否认，因为全国同业组合家所抱的主张，除非对于工钱制度本身下迎头的攻击，便不能造成民治化的国家。所以一切事体都集注在这变转的时期和破坏工钱制度所采用的方法上边。

工钱制度一行，使劳动和资本不为个人私有，而归几个人所组织的团体所有。红利和工钱虽然终究归到个人手中，但是他们的支配权一方面转入公司、工团、徒党手中，一方面转入劳动组合（Trade Union）手中。所以转移的问题不能看做个人的关系，一定要看做合同的关系。据我看来，分配主义家的错处便在他们不承认转移时代是人类团集的关系。便是承认所有权的个人的分配是一种目的，也决不能拿这个目的作打破工钱制度的方法。

真正的问题便是关于参加实业的劳动组合的性质问题。这种参加对于资本所有权应当不应当要求永远增加干预的形式呢？或是想在现在劳动所有权之外，更要有完全支配权呢？以上所说的便是表明资本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万万不可不要求的。

我们前边说过，在全国同业组合之下，这种所有权不是归同业组合行使，乃是由国家行使。但是全国同业组合家自然不承认现在的国家是可以为全体社会行使所有权的团体。所以关于直接的政策，我们便不得不研究别的问题。在这转移时期，工人应该有的资本所有权怎样才可由国家施設起来，工人又怎样把所有权收为已有，好来建筑一个民治的国家，再把所有权让归国家呢？

这个答案是这样。工人第一事件，最重要的事件，便是要完全得到他们的劳动支配权，同时又要将统治国家的权力，或使国家变为民治的权力放在他们手中；但是如果他们应该要把资本所有权或支配权收为已有，那么，他们更当在实业界中来极力争夺这种权力了。

这种观念的真正的意思恐怕还不明白。这个意思便是在工钱制度未消灭以前多少时期以内，劳动一定要出手来经营实业，并且要采用平常所说的“公共负资本主义的责任”一句话。因为劳动逼迫的结果，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必定不能独力去支配实业，同时工人也不见得便能有完全支配权。在这个时候，从前全国同业组合的著作家所提倡的共同经营的案子可以实用。结果劳动所能做的，只有承认一种共同经营的法子，等到得到十分实力之后，再把他解散。

这个方法明明的有些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在设想的时候还少，惟在实用为战略的时候更多。因为现在还没有到共同经营的时期。必等到了工人有完全支配劳动权，使资本主义完全颠覆之后，才可见诸实行；但是至少也要有个完全平等的条件。在公共负资本主义的责任的时候，想能够抵制劳动的危险，除掉平等便没有别的法子。但是这样劳动平等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只有到了工人在矿路工厂中得有实力和威权，完全把劳动放在他们支配之下，才得到这样平等的时期。这个劳动支配权的扩张便是现前劳动所走的真正的方向。

以上所说的似乎离题太远，现在且把前边所说的大概略为说几句。动产奴隶制是把资本和劳动者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工钱奴隶制是把这两种所有权分开，并使劳动离开劳动者。工钱制度必定待到这两个东西重行集合起来，且把资本和劳动通通放在一切人手中，才可以消灭。为达到这个目的，得工钱的阶级必定要把资本支配权收为已有。在全国同业组合底下，这种支配权须由国家集合行使，但是只因劳动的实业权力继续增长，国家才可以化为民治的，故工人要想向全国同业组合的这条路上走，必定要由劳动组合把资本所有权的半分收为已有。

可是如果得不到所有权的半分，断不可承认公共负资本主义责任这件事，并且得到这样权利的时期还没有到。所以现在工人的事务只有把他们实业权力的基础之劳动支配权扩大完成起来，集中在他们手里。

三、保障

因为劳动和资本所有权分开，得工钱的人便失掉保障，这是当然的结果。就大概说，奴隶是安稳的，他的事务是继续的，他无论是就业失业疾病健康，他的主人都负有维持的义务。这种保障是根据于不承认自由而来的无权利的保障，工钱制度便把这种保障一扫而空。不用根据束缚的确实保障，乃用根据不完全的个人自由之不确实的保障。现在我们的问题，便是要重行设下保障，不要再建设确实的动产奴隶制。

在都铎（Tudor）时代，工人都从农业改归工业，地主雇不到人去种地，所以那时乃制定法令禁止工人自由改业。

连在动产奴隶制下的同等的保障都没有，故工人便为雇主所束缚。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因为军需法通过，一时也把许多工人放在这样状态之下。雇主可以不给被雇人的解雇证书，同时可以扣留事务和工钱。现在这种弊病虽然改掉，但是受军需法支配的工人为交换就业的保障，仍然被雇主束缚。自由军需工人（War Munition Volunteer）和预备军需工人（Army Reserve Munition Worker）不是受特定的雇主束缚，只受政府指定的雇主束缚。在这种状态之下，工人得回复动产奴隶制的保障；但是他这样做去，是把工钱制度所允许的有限制择主的自由牺牲了。

全国同业组合家一定要打破工钱制度的目的之一，是要重行建设保障；但是他们一定要小心，否则因欲，恐怕不免使工人阶级的束缚更加巩固。现在在改造名义底下，提倡重行建设保障，中间所含的危险便是这件事。

这个提议可分两部分。（一）主张国家要担负保障就业的安全和维持失业的生活之责任。（二）主张在就业和失业的时候，工人生活的保障应该由实业的自体直接支持。这两种提议无论在失业的时候，或疾病的时候，通通可以适用。

在限定的范围之内，这两种原则现在都正在实行。一方面有身体保险失业保险的国家行政，在工人失业条例底下，国家对于失业的人有一定的救济。又一方面按照保险法，和雇主责任法（Employer's Liability Act）工人赔偿法（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我们可以得雇主的帮助。而且保险法中有混合的原则，可使雇主在一定范围以内成为国家的代理人，作国家和工人的媒介。

但是这些策略并不能建设一种保障，这是普通承认的，积极的宣传要用两个相反的方法。主张国家活动的人，想叫国家根据非出资的原则——就是用租税收入，来完全担负救济失业的责任。对于这种办法，不但雇主和工人都反对，说官僚对于实业的管理权渐渐扩大；并且工人方面因为劳动完全放在国家支配之下，像现在军需法和战时劳动法一样，也要起来反对的。主张国家活动的温和派的救济方法，想把就业的介

绍和失业的救济的管理权放在雇主和工人共同手中，不让国家官吏去干预。于是又有一种反对论，说这就是由那非公共负责或公共监督的团体来动用由租税收人的金钱。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反对论，因为他很可以破坏我们的计划。倘若公款一定要支出，议会和财政部又要主张由他们监督；果然如此，我们立刻又要受官僚的管束了。

倘若我们先注意反对派的意见，我们更容易对付这种困难。反对国家支配的人——其中如全国同业组合家主张实业自治一样——想到脱掉这种困难的方法，除了为实业自身担负重任以外别无他策。这也不是单为着方便而主张的；因为全国同业组合要为同业组合员就业、失业、疾病、健康担负责任，一定要设下保障，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计划目下还不甚精确，但是大体似乎采取这种形式。各种实业，无论是好事业是坏事业，都应该为他全体的人员负责。失业的人应该由实业本身负责，并以生产的结果维持他们，有病的人似乎也应当这样待遇。这种原则已经应用于实本家：他无论是好是歹，是做工是躲懒，都要以实业来维持他。推广一层，凡是经理的人也已经应用，更推到极大的范围，连食俸阶级都已应用。为什么工人不能应用呢？工人拿实业的出产品来维持生活的权利应该确立保障，岂不是承认实业民治的最重要的一步吗？

这种计划的危险即在全国同业组合的建设还不能实现的事实上边。使失业者和疾病者责难同业组合是一事，使他们责难现在所设立的实业又是一事，并且可以使工人完全附属于资本主义更比从前利害些。倘若由资本家担负费用，便更加一层危险，就是资本主义既已为工人担负疾病和失业的责任，事实上更可以把工人所有权收为已有了。照这样情形，我们固然可以打破工钱制度；但是一定要造成一种新的动产奴隶制。

我以为完全由国家救济失业和资本主义救济失业均有极大的弊病。但是这种责任无论如何总要有入负的，劳动还没有到能负责的地位，而且还不能正正当地要求负责。这里似乎有两个代用的计策，我们还没有说过。

第一，有失业保险的“Ghent”制度，用这种制度可使国家对于劳动组合补助失业救济的相当的经费。这个制度在保险法底下本居于附属的地位，他的一个缺点便是国家因为补助费的代价，便要求极大的支配权。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便是国家补助的额数全靠着劳动组合所费的自动的失业保险费多少而定。结果凡是不能以自己的费用保护自己的工人阶级便不能得这个制度的保障，并且把大宗保险费责成得工钱的阶级担负也觉得很不公平。这既不是维持失业的普通的计划，尤其完全不能使劳动确实坚定。

这是全国同业组合家的第一个目的之一，因为劳动不确实，便是妨害 Blackleg-proof 工业组织的一大障碍。然则我们便不能以实业来担负失业的责任，脱离这种障碍

吗？如果这种责任归实业担负，这些管理工业的人一定要尽力把这种担负减轻了。

现在且论到第二个代用的计划，这个计划便是由劳动组合来担任维持失业或疾病的责任，所要的费用，按照议会法令从实业上征收。设下一种法律，使每一种实业成为代表雇主和劳动组合的法律上的机关，并使他有一种权力，按照雇用人数为比例，征收一切公司的税金。从这种资金中开支救济费的权力，绝对放在劳动组合手里，议会对于他征收的数目和开支的数目都没有权可以过问。这是明明白白地趋向实业自治的一步。

但是只是这样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因为实业还没有确定，有许多工人和许多雇主还不能确定他们归于哪个实业。因为这样，所以应该有个普通团体，用这个普通团体从劳动方面来代表普通劳动联合，并可以对于使用无所属的劳动的雇主征收普通税金。

劳动介绍的管理权和国家为就业问题设置的实业机关的管理权都要归到这些团体和统一的中央团体手中。

这种计划之中的危险，也和雇主同劳动组合协同组织的一切团体的危险一样，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是在资本主义之下，我们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我们对于官僚的国家支配，和为特定目的同雇主行有限制的协力两件事，应当选择，主张全国同业组合的人自然要选择第二个计划，丢掉第一个计划了。说这种计划危险的人似乎想到同雇主协同动作恐不免使劳动陷入恋爱资本主义的危险。

但是支配的兴味便不能生出要求支配的兴味吗？全国同业组合家不曾相信新社会是可以从旧社会中生长成熟的。把现在雇主保留的职权渐渐收归劳动所有，新的情形便一定从旧的情形之中发芽生出来了。在劳动不能支配以前，必定学习怎样支配；这种学习只有靠着支配之实际的经验。我们为这种经验，还要预备冒多大的危险；何况这种计划的危险，照我看来，并不很大呢。

在这些计划之中，主张保障的危险便是将有使劳动者和特别的雇主团结格外密切的结果。我们从前在国立造船所中有这样保障结果的经验，在那几年金的计划便使工人同他的事务结合起来了。因为这个理由，处理保障问题决不要想同特别的工厂生关系。工人必定要得到保障，保障他不是这个那个工厂的使用人，乃是他做工的工厂里边的一个人员。这便是朝实业自治方向去的道路；如果照这样做，虽然不能以独力去废除工钱制度，离废除的地步亦不远了。结果，就业失业的完全支配权和疾病健康的完全责任一切要归到同业组合；但是现在我们希望的极点是一种制度，在这制度之下，承认工人安全的权利，一点都不妨碍自由，工人得行使保障安定的手段之重要的管理权。

（未完）

（二九）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

佐野学 著 李达 译

一、绪言

农民性格，大概重保守，好平和，常和植物一样，在土地上栽种。古来社会史上，从没有农耕种族做过征服者，站在盘剥阶级的地位；他们是社会的一群，在被盘剥劳动力的悲惨的命运里过活的。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的时候，农民却把这社会学的定则打破，干出了正相反对的事业来了。他们那种果敢的革命势力演出的行动，就是罗素那样奉自由主义向来与贫民生活没有情愫的交际的贵族哲学者，也惊异起来了（罗素《游俄感想》中有惊叹农民那革命的态度的一节）。

这也不算是奇异的事情。马克思在五十年前，早已指摘道俄国的农民问题，也和当时英国都市劳动者问题一样，都是大的社会的危机之因子。社会主义所说的第四阶级，在俄国就是农民。他们的苦痛，是很久远的。若想到太古奴隶似的农奴时代可怕的惨苦，与为资本主义所播弄沉沦在乞丐那样穷困的近世农民经济生活，就晓得这次的大革命，对于他们，实是报复过去一千年的深仇的绝好机会。列宁现正严密地把都市的第四阶级做中心，实行建设，这不过是战术上的手段罢了，若不把农民问题好好解决，他的革命，还不能说是根本的成就。我现在把带有这种重大意义的俄国农民历史，极简单地描写出来看看。

二、古代俄罗斯之轮廓

俄国的历史，从自由出发。伊并不是生来就是专制国家。古代斯拉夫社会，都是为光彩灿然的自由所祝福的。

斯拉夫人是世界历史上最优秀人种雅利安人的一族。斯拉夫人在雅利安人中有特种的性格。从中央亚细亚故乡出来的各系的雅利安人，奋斗于印度欧洲各地，把原有

的住民当作奴隶，自为征服者，展开了婆罗门、希腊、罗马、条顿、克尔特各种文明；只有斯拉夫人不然，嫌恶战斗，爱好平和与安逸，不把原有的住民作为奴隶，反与他们同化。俄国最大历史学者克尔捷斯基的想像说，第七世纪时，斯拉夫人，滞于卡尔巴香山脉，到了第八世纪，就移到多尼尔布河流域，斯拉夫国民的潮流，这才扩张了平和的殖民的发展。他们在这个时代，虽营种族的生活，但勃珊汀（今译作拜占庭）帝国的史家也还记载着这些蛮族酷爱自由。多尼尔布河畔，给予斯拉夫人伟大的幸福。这地方早就有了发达的商业。在克里米亚半岛繁盛的希腊人殖民地，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把多尼尔布河作主要的交通路，营大规模的商业。从来专从事蜂蜜狩猎兽皮等原始产业的斯拉夫人，从此就转而成为新兴的商业种族了。

俄国人最初本不是农业种族。他们最初虽以狩猎为主要的产业，可是到了第八第九世纪多尼尔布河畔时代，就成了以交易为主业的商民了。市场在各处发达，渐至变成都市，各地方成了自然的中心的都市，如斯孟伦斯克、捷夫、诺哥罗特、捷尔尼哥夫都是代表的都市。这时候爱自由的斯拉夫人本来的性格，就成为民选议会（Vcohe）的政治组织发露出来，每逢民选议会钟鸣的时候，民众就集合起来议政。这时候没有王，没有公，也没有独裁君主。后世反逆者的理想，都在恢复古代的俄罗斯，总之，这时代的斯拉夫人，自由快活，满腔崇拜自治，是毋庸置疑的。

三、自由农民的时代

自第九世纪至第十三世纪，是东方游牧族与西方海贼种族骚动的时期，俄国自然也不能不遭袭击。比捷涅喀、波罗基诸蛮族来自东方，诺尔曼海贼来自西方，都集聚于多尼尔布河畔，把经营平和的产业的斯拉夫各都市都劫掠了。蜂蜜被夺去了，河川的交通被断绝了，队商也被威胁了。斯拉夫人对于战斗是没有兴味的。所以就有些金银财宝妇女鸡蛋，送给那些诺尔曼海贼，并且迎接那贼魁虜力克，委托他军事大权使他防御东方的蛮族（普通历史家，说是迎接这海贼首领虜力克做皇帝的）。然而诺尔曼人欲壑无穷，最易由防卫的人变为管辖的人。因此他们便夺取都市，破坏民选议会，掌握行政权，压倒主人翁的斯拉夫人，缴取他们的劳动力了。

在第十三世纪，又受了暴风般的蒙古人的大袭击，斯拉夫人的自由便完全坠地了。拔都袭击欧洲，本是很壮快的事，可是只干了大规模的破坏，并没有文化上的建设。在俄国也是一样，蒙古人三百年的统治，把斯拉夫人的自由，完全破坏，把他们的性格也弄成阴郁了。

这时候，经济组织，已由商业被移入纯粹的农业本位时代。称为 Upeli 的领地制度发达了，农民的数目也增加了。自多尼尔布河畔时代以至诺尔曼人侵入之后，俄国是奴隶

经济时代，由 Kholop 的农业奴隶，供给着劳动力；而在蒙古侵入之时，农业颇为发达，蒙古人甚至把俄人叫做“农民” Krestyanino 而在蒙古王鞭策之下，俄国更变成纯然的农业国，大多数的民众都是农民，阶级的存在，渐次显明了。

自农民阶级发达的第十三世纪至第十六世纪之间，可以称为自由农民的时代。土地的所有权在异国人的诺尔曼系公爵和蒙古王爵的掌中；然而蒙古人被逐莫斯科公国中央集权发达时候，土地多化为称作 Pomiestie 的这一种庄园了。土地归于王及王室、寺院、功臣等非劳动阶级所有，农民没有寸土，只当一个佃户，可是这些农人在这个时代犹时有自由由甲地移转乙地的权利，有自由改换主人的权利。这时代的农民，担着 Sokha 那样简单的农具，把劳动作为唯一的财产，以此阔步天下的自由生产者。肥沃的薄尔加河的中流，河口的草地，顿河的广茫的荒地，都被开胸襟，在那里等待谦虚勤勉的俄国农民的铁锹。所以这时代，农业是很发达的。

农民本是得不着土地的佃户，可是在这时代，农民之间却有一种“土地只应归耕种者所有”的观念，也是一个有兴味的现象。克尔捷斯克记载第十六世纪农民之间所流行的习俗的话，有“土地虽由我们所保有，但属于王，”“土地属于神与王，但在我们的锄和锹之下”等语。又节姆哥伊契曾经述了“属于皇帝和太公而负担租税的黑土的村落，是我和我们父亲的土地”的话。这些话就是说：土地所有权虽为王所夺，而使用土地的权，全属农民。这只有耕种者即劳动者才得有土地权的观念，简直就是近世劳动报酬全收权的观念。这种思想是俄国农民由自己崇高的体验发现出来的传说的观念；在农奴时代，又变为“我们的身子属于地主，而土地则属于我们”的观念；在近世便成为强烈的土地所有权获得的希求了。列宁革命的时候，有一类人非难农民妄贪土地，那类人果能理解这种俄国农民传统的心理吗？

四、农奴制度之抬头

自第十六世纪末叶至于第十七世纪前半期中间，自由农民的时代告终了。阴郁悲惨无极的农奴制度抬头了。

依一般人的通论，说一五九七年波里斯哥德诺夫的敕令是农奴制度的起源。但农奴制度之具体的状态，早已在第十六世纪后半期构成了。原因系由于债务、佃租与租税的过重。

农民从来本自由移徙于各地，可是他们并无资产，就不得不向地主借用农业资本，不得不成债务者。加以当时支配者阶级无穷的绞取欲所课当时第十六世纪农民的负担，较第十九世纪农民的负担额尤为超过。战争增加了，官吏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自然增大。于是国家和地主，都以为若任农民自由迁徙，实于收入大有障碍，所以努力要

使农民隶属于土地。又富裕的大地主把农民集中于自家的领地，弄得小地主疲敝不堪，这事对于国家也不失为一种大威胁，因为国家是要依赖小地主出力的。于是到了第十七世纪的前半期，就发布了种种命令，使农民隶属于土地，后来依据一六四九年乌罗采尼法典，完全禁止农民自由移转，从此农奴制度便成为俄国国法上的组织了。

在乌罗采尼法典的立法者亚历克塞时代，农民不但被隶属于土地，便是人格也隶属于地主了。农民变为农奴。地主把农奴作清偿债务的要具。农奴被抵押，被售卖，被交换。一地主同他地主的妻通奸的时候，给以农奴销账等类可唾弃的奇例也有了。于是，农民大规模的脱逃就开始了。于是农民都逃往高加索、北俄、西伯利亚顿河平原去求新自由；被捕者往往受笞刑、绞刑的惨罚。这是过去自由的农民所梦想不到的。

五、农奴制度之成熟期

后来到了亚历克塞的末代，曾经有过快汉斯敦卡拉丁大规模的反抗。从此以后反动政治，愈益进步，农民受苦更甚，诗人路易珂夫歌道：“俄土虽云广，却无寸地不遭农奴血泪染”，这真是形容得当的话了。普通历史家赞为大帝的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是把农奴地位弄坏的人，可以记忆的。

普希金虽然讴歌彼得大帝说他是向欧西开放俄国窗户的人，但他并非俄国民众的恩人，是迫害者。他想出变地租为人头税的恶制度。他改革军队，只采用贵族为士官，而征发农奴为兵卒。兵役年限定为二十五年！他课过农奴如许长期的兵役。他仿用古代埃及王作比刺弥特的方法，建设新都圣彼得堡，浪费了二十万人的生命。

农奴遭恶疫，毙死如蝗虫。俄国大经济学家马尔得夫说，“圣彼得堡立在二十万农奴之骨之上，深夜立于大广场的人，于今犹得闻农奴咽泣，”这话并不是假的。他又在一七一三年发了一个敕令，规定地主对于反抗自己的农奴得处笞刑。又规定国家的一切刑罚，除了死刑，地主得施之于农奴。于是地主对于农奴，事实上就是裁判官了。

把更换情夫看做“更换手套一样”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把农奴地位弄成劣恶了的君主。伊虽然十五岁时便读了柏拉图和西赛罗，长与塞基德罗相交，和乌尔德通信，著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但伊像在将亡的波兰行残虐的政策一般对于农奴也是一样残酷。在伊当国的时代，农奴之数增加八十万人，伊又把农奴制度，普及小俄罗斯。伊任许买卖农奴不加限制，伊严禁农奴直接诉讼，服役每周三日的，改做为五日，有的地方，甚至被役六日。伊并且许地主将农奴处流刑。他们被地主当做鸡马一样被牵往市场中卖了。地主如何地把农奴当作动物待遇的实例在谢米夫斯奇所作的“农民问题”书上，揭载得非常多。有个地主取农奴的妻的乳饲养猎犬。有个地主强迫农奴吃毛发，使其毙命。有由便所脱逃的农奴，被捕之后，将其头塞入便所而杀其身，

有某农奴之女恋爱地主之子，致遭扑杀，客来之时，使农奴之女招待，算是地主的礼仪，有不堪苦痛而欲自尽的农奴，致被捕获，缚以铁锁，系在厨房的柱上五年，农奴就因此毙命。住在都会的地主，一年巡游领地一次，去猎取农奴之女，称为“巡回慰乐旅行”，并有买农奴之子，令学技艺，成年之后，以高价卖给企业家的事。……这些现象，都是通例，并不是为特例。难怪燕格曼教授叹道，“世界无论何种农奴制度，再没有比俄国的更为可耻的！”

到了第十九世纪，农奴的状态也依然未变。热心在西伯利亚殖民的政府，一个农奴只用三百卢布就买得了。地方长官都是地主自身或是地主的傀儡，里亚山州有地主出身的地方长官，在贵族会的席上，公然说，“在我做长官的期内，地主虽欲杀农奴若干人，我亦为之隐瞒。因为圣书曾经说，‘你要爱你的兄弟’的话，”这种农奴制度，无论如何解释，都是绝对不可的。所以农奴要想脱离这种境遇，只有自杀、复仇、暴动、逃走，四种方法。这四种方法都只是绝望的东西。请更将农奴反抗的事实写出来看。

六、农奴之反抗

人类是无论如何支给代价也不甘受暴恶的绞取的生物，因此农奴的反乱，便与农奴制度同时发生。第一例就是使亚历克塞——彼得大帝之父——胆寒的斯敦卡拉丁的反乱。

乌罗采尼法典告成，自由农民堕为农奴，同时要求自由的农民就开始向南俄顿河流域逃走了。顿河被称为“自由之母”。顿河平原是逃走者的根据地。这些逃走者集合，共仰望指挥之人出来指挥，于是使有应此无声之声而起的斯敦卡拉丁。他是身长六尺筋肉无双的快男儿，他做了这些逃走者的首领，把“土地与自由”的标语高揭起来，檄告全俄农民在一六六六年举起兵来了。那檄文的大意说，“莫斯科王国，罗曼诺夫朝廷等人，以前都是我们的佣兵，现在却把我们当做奴隶了。你们在全俄境内咽泣的，快些加入我军，灭了贵族与士族，复兴自由的俄国”，这檄文传播很广，连白海地方都传到了。他的军队骤然增大，他的舰队出勤于顿河、伏尔加河，而尤以撒拉得里、里牙山、华洛涅守诸州成为叛乱的中心，其精锐正向莫斯科袭击时，便在新比尔斯克——列宁生地——决战，斯敦卡此时重伤，遂收阵于沙林清，徐图卷土重来之策；因为部下所卖被捕，遂被送到莫斯科克拉斯拿亚——今日之革命本部——处手足四断的酷刑。临死之时，有人依习惯劝他感谢基督，他从容地说，“我为俄人谋反。无用感谢什么基督，我将赞美基督而死”。他是俄人一齐崇拜的国民的英雄，赞美他的诗歌，迄今不绝。

斯敦卡之后所起的大反乱，是加达里拿二世时布卡基约夫之乱。他也是从“自由之母”的顿河河畔的哥萨克出身。“土地与自由”，“地主征伐”，“农奴解放”，是他的标语。一七七三年，他率领百四十人攻陷西部西伯利亚的亚克要塞，占领阿伦布尔克，夺取乌哈、撒马拉、卡暂、尼基尼诸哥烙特，席卷欧俄的东半部；因农奴来投者无数，其军队便骤增至三十万人。加达里拿二世大惊愕派大兵攻破布卡基约夫。无情的兵士，竟攻击解放自己阶级的恩人和同胞！这真是最愚的事情。一七七五年，布卡基约夫为部下所卖被捕，也在克拉斯拿亚受了斯敦卡所受的一样的酷刑。他在就刑之前痛快淋漓地说：“我是乌鸦之子。勿以为俄国反乱至我死而止。今后当有大乌鸦出现，拯救俄罗斯咧。”“乌鸦之子”即是“平民”之意。不料后有列宁这样的大乌鸦出现了。

农奴制度之末期，大小反乱相次而起。自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五五年之间，被杀的地主达二百人之多。地主被放火烧的，其数无限。把暴动的统计一看，在一八四二年只有二十四处，到一八四八年增至三百二十七次，其倾向渐渐险恶，渐渐增大了。当局的人受了这种“社会的不安”的威胁，遂于一八六一年把农奴解放令发布了……

七、把农奴解放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所有教会的钟声里，把农奴解放的敕令署名了。俄国各阶级被空前的兴奋所隐蔽而亡命于海外的盖尔珍也赞赏亚历山大二世，说：“加拉里亚人呵！你已征服了，”在经济史上，农奴解放一事，是中世封建的农业和近世资本主义农业的过渡点；而在社会史上，是使农民由单单的劳动原动力一跃而进为一个人的跃近的现象了。可是西欧的农奴解放，是封建制度行不下去的自然的程序如此，至于俄国的农奴解放，却是很不自然的。此处实有一种“在不妨害地主的范围以内”的原则作用于中的。

俄国的农奴解放，与西欧很不相同。第一，在西欧已被废止的土地共有制度，竟被无条件地采用了。土地不为农民所私有，而成为密尔的公有制度了。莫里斯巴林格固然把此事采作社会主义的要素；可是这是皮相的观察，这种制度，在中世自足生产时代，也许是社会主义的组织，而在资本主义的时代，不过是困苦农民的组织罢了。第二，赔偿金太重，据诸家所论难的地方农民赔偿的金额超过于地价太远，连农奴的劳力和人格的赔偿都包括在内了。第三，分给农民之地太少，务以不损害地主为主，不顾农民生活上的需要。第四，依农民种类不同，而解放之内容亦异，在解放的当时有国有地农奴、地主农奴、御地农奴三大区别；最重要的地主农奴，解放条件，最为恶劣。

在西欧被解放之农民中，有大中小的自耕农人、佃户，和农业劳动者各种，适当

发生，自足生产的粗放农业归于消灭，而移于企业生产的集约农业；但在俄国则不然，农民大多数，都陷于同等的贫农的命运，生产组织依然踏袭中世的粗放农业。而在他一方面说，如波涛澎湃的西欧资本主义，向着俄国莫斯科侵入，畸形的俄国特有的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心理成了一种封建的奴隶气息与资本的掠夺气息相混淆的奇物，其影响骤然波及于农村，大多数的农民所过的恶劣经济生活，与爱尔兰的佃户、中国的苦力所受的相等。

八、近代农民之经济生活

自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之时以至本世纪之初，俄国农民的经济生活极甚悲惨。亚列丁斯基说：“这种生活并不是生，实是缓慢地死”。每遭饥馑之年，那文字上所称的死，便来威胁他们。今再就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状态，概述于下。

第一要说的，就是土地缺乏的问题。农业上的主要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农民不能得维持生活的土地，当然非变为贫民不可。俄国的农民，确缺乏“不流为贫民的限度内所应有的土地。”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二十年之间，农民人口增加五成六分九厘，其户数增加五成七分八厘，而农民所有的土地不过增加二成五厘，含有佃耕地的全用益面积，也只增加四成五厘。在解放的当时一人的其有地曾有四德含丁零五的面积，到一八八〇年，只占有三德含丁零五的面积，到一八九〇年只占有二德含丁零六的小面积了。在他一方面约有一亿德含丁的大面积，归十万人的贵族二万的商人及其他少数人所有，有人私占一万四千德含丁的贪欲权。肥沃的土地，虽横亘于缺乏耕地的眼前，却全在与农民生活无关系的非劳动者之手。“再多给一些土地啊！”这种话是农民心坎里发出来的悲声。耕地太少，当然的结果，对于他们，不许得有够吃的谷物。依一八九七年财政部所发表，农民最低限度的食料每年需十九布多之谷，连这些谷物都没有的人，占全农民的七成七厘。又一九〇一年所组织的委员会的发表，略与此相同。所以农民或从事工场劳动，或从克斯他里工业，或成为农业劳动者忍饥受饿。巴拉诺夫司克教授说莫斯科工场劳动者的劳粮，冬期低减两成，因为冬季农人闲暇，外出求工作，农民无乘车费多沿铁路步行。

农民的衣食住最为粗恶，一年肉食之时不过数次，所嗜好的茶，不过是一些“仅仅著了色的清汤”。第十八世纪末期，人口中每千人不过死二十人；至十九世纪之末，每千人中死者达五十人，死亡率大见增加了。而且前代政府对于每年约售六亿卢布之酒精性饮料，抽取消费税。

农村女子的地位，也为悲惨。恶劣的经济生活，使农村女子，变为娼妓。所以俄国大多数的娼妓都是从农民出身的。彼得格勒娼妓，有六成五分由农民出身，尼基尼、

诺哥洛特的娼妇有七成五分由农民出身。伊们并不是纯粹职业的娼妇；实是一时的或周期的娼妇。农村闲暇的冬季，来到都会充当娼妇，到了夏天农事忙迫，伊们就回乡下耕种去了。此事与男子趁冬天到都会做工谋得工钱回乡是一样。

前代政府的态度，真是冷淡。在第十九世纪的末叶，虽曾设立农民土地银行，使农民容易取得土地，而其根本目的实在贷出超额货币于被当时经济变动所苦的地主。政府不肯与农民以知识。以为使农民无知识就是“使农民忠实于皇帝，终生做保守主义者的基本。”俄国农民一亿八千万人，约有七成不识字，都是因为受了前代政府愚民政策的影响。

柯次基说，小农所以存在，因为劳动过度而消费过小的缘故。可是像俄国的农民受了极残酷的待遇，他们也不不得不起来革命了。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磅礴郁积的革命气运，掩蔽全俄，农民也乘机起事，杀地主，烧地主家屋，烧打官宪，全俄农村变成了大混乱场。农民暴动的结果，最为悲惨，那些从战场回来的哥萨克兵，架大炮轰击他们，可怜他们的生命被杀得与犬一样。一九〇六年以后实行了的“农业改革”，虽是废止土地公有制度，确立土地私有的原则，而前代政府传统政策拥护地主的色彩著明，并未有真实顾及农民的要求。

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标语中，有一种是“土地的分配”。列宁确实捉住之农民的心理。威廉里布克勒布说，农民所最难奉行社会主义，可是俄国的农民，却自成革命的要素而行动了。革命之初，农民杀烧地主，夺其财物，一时虽现出了无政府的状态，列宁出来掌握政权，宣言土地国有，或作为劳农会的直营地，或作为农业共产团，或创出集合的耕作制度，对于农业的社会化一事，列宁实费了绝大的精力。可是他的努力虽然不挠，好像还没有得到好结果。

俄国农民的历史，真是苦痛的连续。现在他们交了好运，正要脱离千年来的重担，恢复自由的身子了。我很悲悯他们过去的凶运，同时又深为他们的将来祝福。

(三〇) 劳农俄国的结婚制度

山川菊荣 著 李达 译

前年俄国妇女国有的风说，喧传于世，不辨社会主义为何物的人，对于这种奇闻，好像都很相信。而不知社会主义常主张男女绝对平等，唱说妇女自主自由的，这些常识，稍有读新闻杂志程度的人都会知道。绝没有社会主义得势，专就政治经济等一切方面，授予男女平等的特权，而对于恋爱问题，反抛弃向来的主张，无视女子的人格，把女子看做物品一样，要用国家权力共同管理共同使用的。这种浮言，纵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有多少常识的人，也必看作是一种臆说付之一笑。

巴里特氏游俄报告中，对于俄国妇女曾有一段记述说，“俄国娼妓已完全消灭，因为伊们职业的经济原因已经铲除了，家族生活对于革命绝对未受变化的。我对列宁斯基捷林等人说世人都相信俄国已实行女子国有了，可是我说这话，他们连笑也不笑。此种虚报太过于愚蠢，谁也不肯认真地来打消的。在俄国中照今日那样尊重女子的时代，以前没有的。实在说，我到彼得格勒的那一天还是为妻与母祝贺的纪念日哩！”

普来安女史在伊所著的“俄国赤派的六个月”一书中也说，“我就那受了大批评成了名流公愤的种子的婚姻事说说。劳农会通过布告关于婚姻时的集会，我曾经出席，连正确的时日我都知道的”……这布告采决以前，有一兵士起立，主张政府应制限离婚在三次以下。于是又有一兵士站起来说：“我们相信自由的。为什么一定要命令人结几次婚呢？”讨论于是终止了。最有趣的事，结婚离婚都与喝一杯茶一样，并无别的道理，可是结婚和离婚局也并没有应接不暇的模样。这就可知一切种类的压迫已经除去之后，不品行的事已明明减少了。俄国的法律虽然和缓，而风俗纯良却为世界第一，这是可以夸口的事情。

布告女子国有的原文，是在前年四月十五日由伦敦共同通信的长文电报传到美国的，电文中关于女子国有一事，说得很详细。然而这种无根的风说，反太过于彰明较著了，所以最初发表这布告的英国《新欧罗巴》杂志，就在三月十三日所发行的杂志上，对于读者首先谢罪了。又，美国国务院也于二月二十八日发表取消的公文，把

“俄国女子国有的风说不确”的话说明白了，这种风说的由来，好像是美国方面误传出来的，最初有名叫阿里夫塞拉的美人，于一九一九年在波士顿发行“Russia; White-or”的劳农俄视察记中，有一节，报告乌阿加河畔离撒拉特夫市南西二百英里之地，约有人口二十五万的撒拉特夫小都市中一些无政府党的运动，于是讹传出来了。塞拉氏曾记那无政府党，发了一种布告，说：此布告依据克伦斯达农民兵士及劳动者代议员的劳农会关于女子国有的决议，由撒拉特夫市无政府党自由协会发出来的。于是这废止女子私有的片言只语，于有意无意中，惹起了俄国多数派女子国有命令的虚报，使世界反对革命的精神病者，发了上下颠倒的大骚动，这真是很抱歉的事情呵！

劳农俄国婚姻法之制定及其内容，对于这类的谣言：给了一个最确切的反证了。

男女关系纯粹是个人间的私事，是不许国家干涉的问题，这是许多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在俄国漫说女子国有，就是制定婚姻法一事，也有一部分的人士反对国家侵越权限的。这些人的主张，说恋爱超乎法律之外，若用法律规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应有的拘束。对于此种议论，也有一种答复的。“我们的理想，自然是那种外的拘束的状态，就是希望不受法律支配的男女关系的，可是这种期望要在社会主义永久确立之后的社会方能做到。若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内的现状中，那样的无标准无拘束，反使人民队里残留的习俗的根性越发蔓延，表面虽似急进，而内部却是维持现状，或者使其回复原状了。俄国无产阶级，在中产阶级的不行革命而且开始与封建时代遗物的思想妥协的时候，才勃然兴起的，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本来连那中产阶级所负的使命即封建的思想习惯都非破坏不可的。说起来，俄国革命一面要破坏资本主义，同时要把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思想都要扫除的。

一部分唱激进论的人以为无制定婚姻法之必要，可是又以为宗教的结婚，委之本人的希望，无干涉的必要，照这样说，准据俄国现状所存留的只有向来的教会结婚。然而教人崇拜天上及地上的权力的教会及宗教，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能两立，而尤以俄国教会有与皇室不可分离的关系，其势力就是旧思想旧制度的势力。所以打破教会的势力，实是革命的进行和大成功之上的最大急务，要与旧势力战，就有建立新理想新标准的必要。

新婚姻法不单是驱逐人民中教会及宗教势力的武器，同时又是革命的，而且是社会主义的。这婚姻法在法律上实现男女的绝对平等，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的状态中，给妇女以可能的范围内的自由，离婚则由男女双方合意或者单由一方的意思，亦可实行，父母对于子女的权利义务双方平等，因此打破旧结婚制度，同时做成未来男女关系更为自由的基础。

新婚姻法虽禁止重婚，而无制裁奸通私通之事，由婚姻以外之关系而产生的子女，

其权利和义务，完全和那由婚姻关系而产生之子女相同。所以虽说是结婚而与往时惯受形式上束缚的结婚，其内容完全不同，这婚姻法不过是对于男女根据自身内部的要求而得以自由离合的结合，公然承认的。

俄国新法典最初的四编，是关于婚姻家族及后见人的法律。第一编规定关于生产死亡结婚离婚怀孕中诸儿童的通知死去及变更的照会（这是因为要精密地知道人口和生活状态，是确立社会政策的方针上最重要的事项）。第二章是婚姻法。第三章是家族之权利。第四章是关于后见人的规定。家族的基础在于血族系统而不在于结婚，其权利和义务与由结婚而生的全然分离，连后见人的权利都与家族法分开的，这事实有特别注意的价值。这些法律使私有财产制度和父权的家族制度不能继续。努力确立共产主义与个人的自由，这种精神始终一贯。至于婚姻法的批评暂为保留，本文只介绍婚姻法及家族法的重要部分。

三

婚姻法共五章，第一章为婚姻成立之形式，第二章为婚姻成立所必要的物质的条件，第三章为婚姻之无效，第四章为婚姻之解除，第五章为夫与妻之权利及义务。今先举第一章中重要之条项于下。

第五十二条 唯有民法上的婚姻已通知于应受理民间九项登录之官厅者，发生本编所规定的夫妇之权利及义务。

依宗教的仪式藉僧侣助力而成立之婚姻，若其婚姻未依规定形式通知，则不发生夫妇之权利及义务。

第五十三条 婚姻在应受理关于民事上事项的登录之地方官厅或公证局（附属于地方劳农会之登记所之代用物的）成立。

第五十五条 婚姻于人事登记所长或其代理人，及行登记之书记或其助手，及公证人与书记会同之后，在登记所成立。

第五十条 欲登记婚姻之男女，须向所居住之地方官厅，用口头或书件通知。

第五十九条 陈述要订婚姻的意思的通告，须调印证明要结婚的男女确系本人，证明他们确系自动地要订婚，并且证明关于他们的婚姻实于第六十六条及第六十九条所指定者无障碍。

第六十一条 婚姻成立之后即由有关系的事务员依夫妇的请求出具证明书。

第六十三条 包含关于婚姻成立的法律上之障碍的通告，若在婚姻通知的记入以前接受，则事务员须中止此项婚姻登录至该问题归地方裁判所调查之时为止。若明系无根据的抗议，则事务员毋须再调查即行放弃。

注意——地方裁判所必须于三日以内将对于婚姻抗议之诉讼付诸裁判。对于这种问题的判决不能控诉。

第六十五条 关于婚姻手续的履行拒绝之诉讼，不拘定时期，得提出于地方裁判所。

第二章之要旨如下

第六十六条 要订婚之人非达于婚姻年龄不可。婚姻年龄，男子十八岁，女子十六岁。

第六十八条 不关于提出通知与否——后者亦有提出通知的婚姻之效力——已在婚姻状态之人，不能成婚。

第六十九条 直系尊族或卑族、同父母或异父母，以及异母同父的兄弟姊妹，不能成婚。

注意——“未经法律许可之夫妇”的亲类也包含在内的一切关系，视为对于前条所指示的若亲戚间婚姻的障害。

第三章之重要点

第七十五条 取消婚姻之诉讼，得依夫或妻或依因该婚姻损失利益之人，或依政府当局之代表者提出。

第七十九条 若夫妇之一方，其最初之夫，或妻死亡，或因离婚无效而犹在有效婚姻状态时所成立之婚姻作为无效。

第八十一条 婚姻不经夫妇的一方之承诺，或其成诺而在于人事不省之状态，或成立于强制之下，此时之结婚视为无效。

第四章之要点

第八十五条 夫妇之一方死亡或裁判所宣告其一方之死亡时，婚姻得以解除。

第八十六条 婚姻在夫妇生存期内得依离姻解除。

第八十七条 夫妇双方同意希望离婚，即可视为离婚之理由。

第九十条 关于解除婚姻之请愿，必须向夫妇同住地所在之地方裁判所提出，又欲离婚之人必须将此项请愿提出于自己所选择之地方裁判所提出。然若离婚之请愿，由夫妇之一方提出时，不论原告被告，非从夫之所在场所提出不可。

第九十二条 人事登记所长，确知离婚请愿系由本人提出之后，必须将离婚登记而应离婚者之要求交付离婚证。

第九十条 关于解除婚姻之地方裁判所的判决，对于控诉院受控诉而控诉期间未终了的期内，若非当事者放弃控诉的意思，不视为生法律上的效力。

四

第五章——夫妇之权力及义务——之要点

第一百条 夫妇用同姓，婚姻成立之际夫妇得以决定或用夫姓或用妻姓或两人合为一姓。

第一百零二条 依离婚而解除婚姻时，离别之请愿书必须将此后两人应用如何之姓称呼一事通告。

第一百零四条 夫妇之一方移动住所之时，他一方无移住于一所之义务。

第一百零五条 婚姻不确立财产共有

第一百零六条 夫妇得依法律为财产契约。欲削减对于夫或妻的财产之权利这种夫妇间契约无效，对于第三者或为夫妇者不使负义务。彼等随时得以拒绝履行此类契约。

第一百零七条 若夫妇之一方贫穷不能劳动之时，他一方若能抚养则有由彼人受抚养之权利。

第一百零八条 若夫妇之一方拒绝抚养贫困而不能劳动之他一方时，后者必须保留一种权利，得诉于被告——不同其为夫为妻——在所地之劳农会评议会附属社会部要求其支出抚养费。

第一百零九条 前记之社会部，于请愿保管之后，必须召唤原告被告或因便由邮通信召唤。

第一百一十条 社会部调查完竣之后，若认原告之请求为正当则必须命其支出抚养费并决定其金额与形式。

第一百一十一条 前记社会部当决定抚养费之金额与形式时，须参着当地劳动者与雇主间缔结之团体契约所决定之最低工银，同时并考察请愿人之穷困与劳动力之程度。

注意——未成年者与已达五十岁之男女，虽无他种证据，均视为无劳动能力之人。

第一百二十二条 婚姻经裁判所确认为死亡或夫妇之一方作为无效时，妻或夫若是穷困不能劳动，则可由死者所遗之财产受领抚养费。

第一百二十三条 经商或为产业上企业之所有主死亡，或经裁判所确认为死亡，或遇不在之时，所遗存之配偶者，得由此项应移归地方劳农会管理之营业收入中领受抚养费。

第一百二十四条 死者的配偶人，可由其遗产中领受抚养费。其条件与死者之亲戚同，得较死者之债权人先期领受。

第一百二十五条 死者之财产不逾一万卢布而为家屋家具农业或产业上之劳动要具时，其财产交付于生存者。生存者须将此财产均分于有应受死者财产权利之亲戚。

第百卅条 配偶者在穷困与劳动不安之状态所受他方抚养之权利，在以抚养为必要之状态中若无变化，虽在离婚之后亦须继续。

第百卅一条 将离婚之夫妇关于抚养问题意见缺乏一致时裁判所判决其解除婚姻，同时决定一方对他方支付抚养费之金额与形式。

五

关于家族权利之编，第一章为血统，第二章为子女与父母之个人权利及义务。第三章为财产之权利及亲之义务。第四章亲戚关系同伴之权利及义务。第五章为养子婚事。

今举其重要之点如下：

第百卅三条 血统之真实视为家族之基础。合法的教会结婚与非“未经法律手续之结婚”所生之关系，其间并不认为有区别。

注意一——未具婚姻通知之双亲所生之子女与已具婚姻通知之双亲所生之子女有同等之权利。

注意二——本项在民法上之婚姻布告以前（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所生之私生子，亦可适用。

第百四十条 未婚之妇人而妊孕者至少须在未生产三个月以前将妊孕之时日及父亲之住址通知于居住地民事登记所。

注意——有夫之妇而与夫以外之男子交接受孕时，亦须具同样之通知。

第百四十一条 民事登记所接受此项通知时，须将事由报告于该通知书中所指以为父之人。其人若以为母者所陈述之事实不符而有异议的，在接通知后二星期以内有起诉之权利。

第百四十三条 如第百四十一条所指示之人物，若明白认知其与此受孕之母有为此妊孕儿之父之交涉时，裁判所即将彼认为此儿之父同时须命其分担怀胎分娩及子女等抚养之费用。

第百四十四条 依裁判所之调查，如第百四十一条所指示之人物，同时又与曾经交接多人之儿童之母，在受胎前后发生关系，此事若经明了，则裁判所所须将其他有关系之多人作为被告令彼等负第百四十三条分担费用之义务。

第百四十五条 有婚姻通知之双亲所生之子，用双亲之姓。无婚姻通知之双亲所生之子，得用父姓或母姓，或用双方合一之姓。这种子女之姓依双亲协议决定，若意见缺乏一致时则由裁判所决定。

第百四十六条 离婚或依无效之声明解除婚姻之时，所生之子女对于第百四十五

条所揭之三种姓字究应如何采用何姓，依其父母决定，若意见缺乏一致，则由判事个人的权力决定，夫妇之间发生争议时由地方裁判所决定。

第一百四十九条 双亲对于男儿至十八岁为止对于女儿至十六岁为止得行使亲权。

第一百五十条 亲权由双亲协同行使。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关于子女之一切手段由双亲双方同意后执行。

第一百五十二条 双亲之意见不一致时所争之问题，双亲参加之时始地方裁判所决定。

第一百五十三条 亲权专为子女之利益行使，万一误用之时，裁判所得剥夺其亲权。

注意——关于剥夺亲权之诉讼，在地方裁判所裁判权之下，私人或政府代表者亦可起诉。

第一百五十四条 双亲尽力准备未成年子女之发达与其教育及有益之生活。

第一百五十七条 双亲受有决定子女教育抚养的方针之权利，然双亲关于自十六岁至十八岁子女雇佣之事，若不得彼等之承诺，无为结契约之权利。

第一百五十八条 双亲分居之时，未成年之子女应随父或母同住，由双亲决定。双亲之间意见若不一致，此问题依地方裁判所普通裁判法决定。

第一百五十九条 裁判所由其双亲剥夺亲权时，若不认为为亲子之会见有恶影响及于子女，则裁判所须许可双亲与其子女相会。

第一百六十条 子女对于双亲之财产并无权利，双亲对于子女之财产亦无权利。

第一百六十一条 双亲对于不能劳动而穷困之子女，有与以宿金及抚养之义务。

注意——上述父母之义务，当子女归公共或政府保护抚养时，得以中止。

第一百六十二条 父母须平等负担养小儿之义务，但抚养费之金额，依收入多寡决定。然由父或母所消费之金额，不得在对于该地小儿所定的生活工银半分以下。不能支出自己所负担之全部的父或母，单支出其一部分。

第一百六十三条 人子负有抚养贫困而不能劳动之父母的义务。但父母依据疾病及养老保险令，或依社会之施設受政府抚养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六十五条 第一百六十二条与第一百六十三条中，子女受父母抚养之权利及父母受子女抚养之权利，虽遇一方配偶者死亡、离婚，或因婚姻无效解除婚姻之时，亦须保留。

第一百六十六条 裁判长当因离婚而解除婚姻之时，谁人应负养育子女责任，其费用如何，须根据双亲之协议，于宣告离婚时同时决定此问题。双亲关于养育子女之协议，若与子女之利益不一致时，裁判官有依法律规定抚养费向该双亲要求之权利。

第一百六十八条 当决定关于抚养子女之问题时，地方裁判所必须加入考虑；有无

扶养子女之必要或母因怀孕不能劳动以及双亲收入与劳动能力等事。

第六十九条 双亲被剥夺亲权时，不得免除抚养子女的必要费之负担。

六

依照以上的记述，不加特别说明，就可知道俄国的婚姻法及家族法很简单明了，而且是常识的富有很自由的人情。此法律之制定，在劳农政治确立之后不过月余。当时私有财产制度根蒂犹深，夫妇、亲子、亲戚间之财产以及抚养之义务权利，大有明白决定之必要。然在今日一切大工业差不多都归共有，大财产均被国家没收，遗产继承权已不承认，较之规定该法律之当时已不相同，将来产业发达，社会化愈益进步，个人间之抚养义务，都要移归社会保护了。

子女而有双亲者，在丁年前虽受双亲保护，而无双亲之子女，则以国家为后见人。又如发狂痴呆等有精神的缺陷之人，直接受国家之保护监督。人民委员会社会部及各地方劳农会附属社会部，是国家后见之机关。国家适应必要，由人民中任命认为适当之后见人，当保护未成年者及精神病者之任。但此不必依血统关系，只因其充保护者之资格与否为定。俄国的后见制度，并不像第三阶级国家那样专以保护被后见人之财产为主，从而确保被后见人之完全与幸福为目的。

把俄国婚姻法和日本的婚姻法对看，俄国婚姻法专以恋爱为婚姻唯一之基础，于本人的意思以外，并无成婚或毁婚之危险，此种地方很为注意。至于日本之婚姻法，则非常复杂，对于婚姻与离婚，有许多无益之限制，单因恋爱之故而离合，均感困难。离合之困难明明不是因为本人自身有困难的，然则困难究为谁人呢？若是因为子女幸福的问题，则认定父亲对于私生子责任，又一般对于母亲亦有与父亲同等之权利，这种俄国新法律，确系与此种目的相合的。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一个根本的相异点，前者以利益为本位、以金钱为本位，后者以人为本位的。

新俄国的立法——譬如因为过渡时代的要求所迫，虽非十分完满的社会主义的立法——与资本阶级国家的立法，其间相异之点最多，均可用这种本质的相异点来简单质直的说明的。

(三一) 俄罗斯

Georg Brandes 著 震瀛 译

这篇文章是丹麦著名老评论家白兰特氏所著，登于丹麦首都 Cfiopen hagen 《政治学报》*Politiken*（是有产阶级办的）讨论列国对俄的封锁政策和干涉内政，他对于这两件事都极不赞成。他的结论对于苏维埃俄罗斯的性质说尽有变迁的余地。这也是俄罗斯研究的一重要问题。这篇文章是由“*Soviet Russia*”转译的。

如果现在的重要事情，为各方面所蒙蔽，我们应该质问自己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事情，哪一件能够妨害阅者的心理，不独是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对于现在和将来也大有关系的呢？这个答案很像下头说的：

现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列强的军队——未曾正式的宣战——预备军实，下动员令，猛力攻击俄罗斯共和国，想着推翻那个政府，但这种军队完全被俄国铲除了。最初便是丹尼金和锐丹尼的军队，后来又有高哥萨克的军队，现在又有必苏斯基 Pileudski 所统辖的波兰军队。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英法两国的执政者，调动失度，惊惶失措，这是表明他们的无能；而德奥两国的执政者，也是毫无能力，尸位素餐，当着这个政治和经济困迫的时候，不容易设施；俄国的内政由一个奇才异能的人——列宁——来指导，一举一动，所行各事，没有什么罅隙可乘，所以反对他的报纸，也无足以施其技；俄国的军事，又由另一个名将托罗斯基统辖全国既败的军队，他能够从根本上做起，反败为胜，为从来所未有；而世界的报纸也找不着他什么瑕疵来攻击他。

世界的舆论常常都有很大的势力，但他拿来攻击诈伪，揭破黑幕，做正义和公理的指导，真是无人可敌——但是他对于俄罗斯的共和国的军队，就无足以施其技。

列强经过这一次大大的失败，便不能不改弦易辙，想出一个新法子。这个新法，他们相信一定可以成功的——封锁俄国的人民，弄到发生饥荒，如奥国一样，时症流行，死了许多人，交通断绝，弄到这个大共和国的来源阻塞。

大多数的少年，从军御敌，而农工商各种职业都没有人担负。许多惨剧随即发生，而同时俄民对于敌国的政客，也深恶痛绝。这些敌国的政府常常暗中同俄国战争；他

们帮助俄国赤克 Czech 的逃犯/帝制派，或波兰囚徒。俄国常常求和都被列强反对，列国政府这种行为，大有妨害于民族自决。

这种反对是全无意识，不过全由于恐怖而发生，他们恐怕革命的思潮由俄国传播欧亚两洲。

这种同盟反对革命的俄罗斯的事实，很像一百三十年前同盟反对革命的法兰西一样。但妨害于公安更甚，因为最重要的莫如物价高涨（现在还是有加无已），衣食住都断绝，是人类很大的惨剧。

这种惨剧常常发现生的理由，自从所谓停战以后，欧西列强的对外政策，荒谬真无足以比伦。这件事弄到商务航业，不能复原，交通也不能进步；又弄到税则增加，和平阻滞，我们没有不受他的赐；欧洲大国，在一万五千万人以上的，更觉利害。甚至那些大声疾呼的狂徒，也应该明白俄国的饥荒，便增加德奥两国的凄惨，所以所谓政治上的需要，不是送面包到南方，或送千百的儿童到北方（著者在这里暗指北欧 Scandiravian），有各种团体尽力来救济中欧，而于维也纳的儿童尤多，但那国人民一定充耳不闻这种论调，只要放开双眼来看看实在的情形。

当到那个时候，不独英法各国的劳动，并且是中等社会——不管怎样恐怕社会主义——将来明白残酷不仁的外交政策，就是欧洲心腹大患的源泉，将来这个黑暗世界中定然发现一线曙光，才明白我们的痛苦。

但——还有人说——不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 民族化，Nationolization 不是共产主义来了，捣乱一切东西，劫夺我们的物产，并且把我们自由人变为奴隶么？

拿军队来攻击理想是无济于事的。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祸胎。我们要知道一国可以成功的，他国未必能成功。各有的历史，社会的异点，特殊的教育，不管什么思想，到了一个殊异的国家，思想也要改变，要适合于国情的需要，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的意义，在于取夺天主教的财产，但他在英德瑞士，和北欧 Scandinavian 诸国，各有不同的进行。法国革命实施收没贵族财产的政策。但是虽然有许多法国的理想输入最保守的德意志，而德人只采用那些适用于他们的，德国贵族还是保守他们的财产。

欧洲各国如果能容许俄国自由处理各事，越多机会，而俄国人民也对于欧洲各国和平待遇，使各国也可以平平安安来处理自己国内的事。

历史上我们得了许多经验，凡是一种政治运动，各国不加干涉，自然日趋于和平纯正，摆脱一切暴气，由内部变动起来，未了达到一的程度，适宜于邻邦各国的关系。

但有一种手续，弄到共产主义的理想，达到极端的地位，如现在各国不断地干涉俄国的内政，明目张胆的英法各国，帮助各新小国的军械和指挥。

所以现在已经有了六年的战争，应该取消封锁政策，同谋和议。

这不独是为人道的理由，才有这样行事，并且为欧西各国的利益。他们必要全体对付土耳其来更改和约。或者他们不更改这种条约，他们对付七千万的回教印度人，还是千百倍的困难，因为他们很反对欧洲驱逐土耳其，他们的强国，出境。欧西各国不久便要尽心竭力来保障文明（英文译做油井）和教化（英化做煤）。小亚细亚 Asia Minor 和印度供给许多思想的材料，各国是不容易同俄国握手的。

（三二）列宁与俄国进步

震瀛译 *Sovet Russia*

俄国马克思派传播社会的经济的新思潮和新方法来救济全国的生活，并推翻帝国主义；要俄国的人民的思想，同西欧各民族的并驾齐驱。俄国马克思派对于俄国社会工人和农奴在一八一六年的解放，负很大的责任，又要弄到俄国人民脱离中世的生活，使俄国朝着进化线上走。

俄国的政治思想史，在初时俄国马克思派一部分同西欧方面不同。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发达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封建制度。那里，这种学说已经成为劳动界拿来作自由竞争的问题。这种进化学说同工人的希望大有关系，并且有关于社会和经济的进化：因为这种劳动竞争，是历史上必要的事件，为一较新较高的社会制度。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变为劳动界一种学说，同他未来的理想，并且是初发生的资本主义一种学说来解决当时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问题。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德谟德拉西的知识阶级，鼓吹反对当时的帝政，并要把俄国的陈腐思想推翻，因为旧日的宗旨，要发达资本主义。

列宁的原名，叫做 Vladimir Slyich Ulyanov，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在少年的时代，已经有许多经济学说的知识，并对于俄国当时和过去的经济和社会发达情形，知得很清楚。他同俄国初期马克思派九十子中，共同辩护马克思的学说，他的辩论，在文学和政治界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他曾著了许多文章拿马克思的学理来解答当时

俄国的状况。但当时的阅者，不大注意。然而对于农奴解放的过去事情，也多所论到。所以在俄国政治理想的历史上，还是占重要的位置。

当时又有许多人反对以为不适宜于俄国，因为俄国的实业还不发达（译者按，中国现在一班人还有这种思想，要先发达资本主义，拿来作振兴实业的工具；这实在是梦话。所以这篇文章，尽可以有供给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的价值）。我们明白他的雄辩和斗智，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大智慧的人。他考察人类进化的实在情形，明辨社会不平的制度，对于历史的特质，特在现主义，并深信人道的进化。他是马克思派出类拔萃的奇才，与旁的社会学派不同。列宁更有一种异能，就是使马克思派的方法论的要求，完全适合于个人理想。

列宁反对资本主义要在俄国发达，同反对俄国中世主义的生活一样。而他的目的在于发展俄国的社会和和经济的情形，同欧西并驾齐驱。虽然欧西的议会主义和宪法主义都是不大好，不过比较资本主义总好些。所以不能不设法避免资本主义的过程。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劳动界的坟墓。

列宁的目的，在于披荆斩棘，不要使资本主义阻碍进化的途径。所以他以为发展资本主义是大大的过失。在一九〇四年至五年，俄国经过一次战争，一九〇五年又经过一次革命，俄国的变迁实在是很大的了。萌芽的资本主义，原来是铲除帝政主义的利器。工人所以不能不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展他们的出产于外国市场。但是农民还是很痛苦；因为本国的出产，自己不能享受，只运到中国、满洲、小亚细亚和巴尔干等处。这因为是政治腐败，农业不能发展之故。俄国自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以后，只能推广外国市场。

资本主义的实业发达得很快。但是本国市场不能推广，只增加政府的势力，而国内人民的生活程度日日增加，又因为经过一场战务。反于俄国出产的势力，大有阻碍。布尔什维克主义乃乘时而起。跟着战争的趋势，早已隐伏于社会进化中。资本主义既然不能发达俄国的工业，达到最高的程度，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便少不得要用社会主义的新制度了。

历史家对于社会状况明白生活和思想的变迁，俄国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列宁等所发表各种布尔什维克的文字，便能够明白他的特色，这种文字在俄国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早已发现。所以他能够这般快把旧制度推翻，由劳农界创造新社会制度，尽能够发达生产最高的程度。将来俄国的社会进步，定然有合理的、新经济政策产生。

世人以为布尔什维克很像用幻术一般，弄到国库非常充满，全国铁道密如蛛网，港埠非常发达，货物供应全国人民，什么实业都完全发展。这种情形，俄国的现状还相离很远，今日的经济困苦，虽已达到十二分，但还不能不谢谢布尔什维克的极力

维持。

俄国的新社会制度，实在不容易设施；将来的岁月，更不能预料。照这样情形看来，我们决不敢断言俄国的社会现状，是有进无退。但是有一桩事实可以决定的，就是俄国不会复回旧日的社会制度，他决不肯采用有损无益的资本制度。不管俄国怎样进行，难在还要实力奋斗，发展全国生产势力，来供应人民，决不能有所畏怯，使资本主义能够死灰复燃，人民为长期的奴隶，到万劫不复的田地。

我们还有历史的观念，明白从前的战争、军阀、大地主，和资本家等，蚕食全国的金钱，弄到俄国经济的恐慌，资本主义灾害，蔓延全国。所以俄国人民的希望，在于未来，已往的事实，长埋地下了。俄国将来最终的胜利达到的时候，列宁的名字，永远深入平民的脑海中了。

(一〇七) 性美

陈望道

性美的理想，在各民族各时代虽然不是完全没有统一的处所，却也不免有分歧的现象，概括地指出，自然有点为难。但研究低级社会性美的理想，却也还容易，我们只需看那些人为的装饰，便可了然。

许多土人们已经将他们身体上的造作，显出他们性美的理想了。北亚美利加印第安人往往用人工把颜面压平，太平洋诸岛也有压平儿童鼻梁的习惯，这完全同中国人缠足一样。我们看见缠足便晓得中国人们性美的理想，看了这些，我们也便学得他们的性的美感了。

那望低级的人们并将他们性美的理想，在抹粉一桩事情里显示我们了。亚美利加印第安人身上往往涂着赭石或污泥；亚非利亚达拿河畔古铜色的土人往往染着浓厚的黑色；曷胡人盛装时，多将黄粉抹在身上；日本老年女人，齿上也还染着黑色。这又同中国人们抹粉涂脂的性美的理想，几乎可以嵌入同一的模型。

现在有位论者反对湖南女人恢复人权的宣言，说“涂脂”“抹粉”者，“人类应有之修饰也”，又说“涂脂”“抹粉”者，“完全一美术上之问题……深愿我敬爱之女同胞，培植吾国之美术，更谋发挥而光大之”。但是可惜这位热心的论者并不曾举出别处的模范，“发挥”“光大”似乎没有把握。我现在略略指出低级人们的习惯给他们看，他们从此也许更有希望了！

(一〇八) 女人压迫男人的运动

陈望道

最近日本“新妇人协会”有一种运动，引起世人的注意了。这就是对于花柳病者限制结婚并请求离婚的请愿。

这请愿事件的主要点是：

(a) 要结婚的男人须将有资格的医生那一星期内作成证明没有染传性花柳病的诊查书，送呈市町村长换得“婚姻许可证书”。

(b) 没有婚姻许可证书的男人不得结婚，也不得结事实上的夫妇关系。

(c) 女人不得与没有婚姻许可证书的男人结婚，也不得与他结事实上的夫妇关系。

(d) 违背(c)条的男人处断三百元以下的罚金，违背(c)条的女人也同。

(f) 对于提出伪虚的诊查书换得婚姻许可证书而结婚或结事实上夫妇关系的男人，处断五百元以下的罚金。

(g) 结婚后当事者的一造害花柳病时，他造得请求这病痊愈以前分居或离婚。

(h) 离婚后被害者得向加害者请求直到痊愈为止的医治费与相当的慰藉金。

这运动一发现，日本男人就以为是女人在迫男人的运动，群起反对了。但我却觉得男人无需反对，而且还须赞成伊们。因为男人们花柳的毒霉也许因这运动可以减少一点咧。

但又觉得女人们似乎还须更进一步！更进一步那就不致被人指摘为“中等阶级妇女利己的运动”，于理论与实际上也更为妥当了。

(一〇九) 从收政治的运动向社会的运动

陈望道

最近湖南成立了个女界联合会，开成立会这一天就通过一篇“恢复女子人权的宣言”。

宣言的大纲是：

(a) 要取得“财产匀分权”，“公民选举被选举权”，“教育同等权”，“职业对等权”，“婚姻自决权”这五种权利。

(b) 现在先运动取得“匀分财产”和“参与选举”两事。

(c) 预备从“宪法”上着手运动。

这纲要里最可使我们注意的就是“参与选举”这政治的运动的。

现在男人已经从政治的运动向社会的运动了，女人如果同男人有同等的自觉，似乎不该终于落后，终于不同男人走同一的路径。我也知道女人的政治运动，在或一意义上也有相当的需要和根据；但从当代政治的本质和女人的地位下评判，我们却总没有力量反驳那些讥刺女人参政的议论。

因为现代的政治，从治者一面看，不过是取得自己或自己阶级生活上特权的事；从被治者一面说，便是自己生活上的支配。所以现在政治运动，总是朝着两个方向走：一个方向是取得权力，使自己或自己阶级的生活享有特权；别一个方向就是图谋那生活所受的支配得着最便利的一境。所以现在男人的政治运动，积极方面就是生活余裕的人想得到特权；消极方面就是生活没有余裕的人想脱却生活上穷乏的压迫。但要在消极方面脱却生活上穷乏的压迫，终非得到特权不能实现他们的希望，结果便又须从积极方面运动了。

以前因袭的政治运动，都是这样抢夺特权的扰乱。特权在你手里，我就受压迫；特权在他手里，你便被损害；人们本性不肯终于受压迫被损害，抢夺的扰乱这一篇著名悲剧也便没有闭幕的时候了。

所以男人现今注意到这历史上著名悲剧的葛藤，便着手改造这国家权力的本质，

从事于根本的社会运动了。

女人怎样？可是重新要想做这悲剧里的艺员吗？

我希望女人们觉醒过来。虽然不一定要如圣书所说，“落后者在前，在前者反而落后”，却也似乎不应该终于“落后”！觉醒过来，向社会的运动去罢！

什么话!

记 者

广东孔教会会长林泽丰在广州河南曹范女子师范演说道：“红皮书天地玄黄可以不读，五字经我们不屑读，但《三字经》就不能不读；因为他第一句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其余天文也有，地理也有，历史也有，实是一本大学问的书。”

三月八日上海《中华新报》上说：“陈独秀之禽兽学说：……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若决江河，沛然莫御；即各校以外，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目下如民军之肆扰……究属一时的痛苦，至于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

广东省议员伍瑶光提议咨请省长正学术以弭乱萌案上说：“古先哲人乃定为五伦之教，使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圣贤相传，至春秋孔子时乃大定。……乃今泰西一二学者提倡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父主义、公妻主义，吾国所谓伟人巨子，又从而翻译之，传播之，几欲取中国数千年五伦之教根本取消以为快。……今日俄罗斯劳农政府亦只在试验中，而厌故喜新之士，乃欲举吾国而付之一掷，且从而标识之曰新文化；吾窃以为五伦之教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纬地，无一而可废也；今日共和政体，似乎无君矣，不知古所谓君臣者，指上下尊卑言之耳，非指臣仆之对于专制皇帝也；《左传》有十臣之说，考之经传皆可取证，今乃并父子夫妇之伦而废之，使复返乎图腾社会，以子女从父为无人格，以男女恋爱为天性自由，以共产公妻无父无政府为无上目的，甚者乃倡万恶以孝为先，百行以淫为首之说，人欲横流，天理灭绝，洪水之祸，即在目前，其大乱安有纪极耶。”

后 记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它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该刊先后由上海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但印量都非常少，这些影印本（繁体竖排版）大多珍藏在大型图书馆的特藏室，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一般读者难以读到。

其实，《新青年》创办初始是想改为横排版的，这个建议最初也是由钱玄同提出来并得到陈独秀认可的。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作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但是横排版的想法却遭到群益书社的反对，理由是费工且费时。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其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普通读者能阅读到这部重要的中国现代文献。此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谓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年的心愿。

《新青年》简体横排版最初是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席云舒博士利用业余时间，历时6年，将《新青年》繁体竖排版整理为简体横排版电子文档，合计11卷（含季刊和不定期刊）63号，计700余万字。2008年底，宁夏人民出版社经与席云舒博士多次联系沟通，最终达成出版共识。目前，经过细致的加工整理，《〈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终于面世。

《新青年》创办时正处于白话文之滥觞、语言文字规范均尚未形成之际，前三卷只有断句没有标点，第四、五卷大多都是“一顿到底”的标点，这些文章点点滴滴地展示着当时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从不规范向规范发展的过渡。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请教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得到了国家语委厉兵教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厉兵教授百忙之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同时，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为本套书

的出版撰写了推介信，原宁夏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龙城顺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聘请了蔡永贵、马丽珠、关爱群、宗志远、王琨、潘忠、吕国安、王丽云、武耀东、苏惠、喻通、白玮、刘涵等13位老师对本套书进行了校订工作，出版前我们又特邀了郎伟、李仁安、杨胜利、陈春霞、周惠玲、马丽珠、白玮、陈海洋、喻通、白丽等老师，进行最后的审读把关。付梓之前，对他们的真诚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11年6月25日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研究新文化的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新青年》都是必读的杂志。它不仅开始了新思想与新思维的历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与精神风采。

此次以简体横排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的传播史，都有不小的意义，是《新青年》传播的重要渠道，将把它从历史的深处拉到今人的阅读视野里，会有亲切的感觉。

孙郁 鲁迅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新青年》是我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的创刊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随后又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它的创办人陈独秀和主要撰稿人鲁迅、胡适是五四新文化的三位旗手，他们和《新青年》的其他同仁一道，为我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教授

ISBN 978-7-227-04748-3



9 787227 047483 >

总定价 880.00元